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约瑟夫·康拉德 著

# 康拉德小说选

袁家骅 等译

赵启光 编选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康拉德小说选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袁家骅 等译

赵启光 编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3.125 插页 5 字数 516,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3,500册

书号：10188·578 定价：4.00元

# 出版者的话

《康拉德小说选》共收这位英国著名作家较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九篇，其中大多数（如《走投无路》等）都是新的译文；《"水仙号"的黑水手》一篇采用袁家骅先生解放前的旧译，这次由编辑部根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本对照原文作了局部修订。赵启光同志提供本书篇目、撰写序言后即赴美国进修，全书编辑、校订工作均由编辑部负责。

一九八五年五月

# 译 本 序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是波兰出生的英国作家，有些评论家认为他是英国现代八大作家之一。美国著名文学家H. L.门肯说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我国作家老舍称他为“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①]。一九七四年，在康拉德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在英国坎特伯雷召开了研究康拉德的国际会议，与会代表从各个方面对康拉德进行了探讨。如今，国外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康拉德的专著问世，有些人年年反复阅读康拉德的著作，历时几十年之久，而每次总能从这位属于全世界的文学大师身上发现新的境界。

在我国，康拉德对读书界是比较陌生的。他作品的中译本以及评介他的文章为数不多。一九二四年康拉德逝世后，《小说月报》刊登了樊仲云写的《康拉德评传》。老舍在《文学时代》第一期上发表过评论《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最大限度地肯定了康拉德的艺术成就。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袁家骅译的《台风及其他》以及梁遇春、袁家骅合译的《吉姆爷》以后，古今出版社出版了柳无忌译的《阿尔迈耶的愚蠢》，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琪桐译的《不安的故事》，朔风书店发行了鲁丁译的《激流》（即《吉姆爷》）。一九四九年以后问世的有文化工

① 《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康拉德）》，老舍，《文学时代》第一期。

作社的刘文贞译《芙丽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梁遇春、袁家骅译《吉姆爷》。此外，各杂志零星介绍过一些康拉德的中短篇小说。但比起与康拉德齐名的英国近代作家狄更斯、萨克雷或哈代来，我们对康拉德的翻译评论研究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够的。考虑到康拉德的许多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向我国读者全面介绍康拉德更是很有必要的了。

约瑟夫·康拉德生于波兰南部当时沙俄统治下的别尔吉切夫，童年生活十分不幸。一八六二年，康拉德的父亲由于参加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被流放到俄罗斯的沃洛格达。康拉德的母亲带着孩子随他前往流放地。三年后，康拉德的母亲去世。一八七〇年，他和父亲迁往克拉科夫，他的父亲就死在那里。一八七三年，康拉德第一次看到了海。一八七四年秋天，他离开大学，来到法国马赛，开始了他的海员生涯。一八七八年六月，康拉德第一次去英国。他在英国商船上当水手，以后逐步当上了三副(1880)、二副(1881)、大副(1883)，直至船长(1886)。他的足迹遍及南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及澳大利亚。一八八六年，他取得英国国籍。一八九〇年，他航行至非洲。同年，他开始用英语写作。一八九五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问世。从此，康拉德开始了写作生涯。一八六九年，他同一个英国女人结婚，两年后便在英国南部肯特定居，直至一九二四年逝世。

康拉德的一生充满了变化，而每一个重要的变化都与民族问题有关。康拉德的足迹遍及全球，他不是走马看花式地漫游世界，而是以全部身心扎根于四个民族文化之中。四条民族文化之线在康拉德的一生中融合，纠缠，抵触和互相影响着。这四种民族文化的对比不仅是种族的对比，而且是不同社会结构，不

同生产方式的对比。这种生活经历是康拉德特有的，它不仅包括实践还包括思想、文化和文学本身的洗礼。这一切不能不全面影响康拉德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

这四大民族文化区是：波兰、俄国(斯拉夫)——→法国(拉丁)——→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亚非地区(殖民地各民族)。波兰给了康拉德爱国热忱和对沙俄的仇恨；法国为康拉德准备了文学素养；英国为康拉德提供了写作语言，使他接触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形成了政治观点，亚非地区则构筑了康拉德海洋小说的背景。波兰使康拉德的作品深沉凄婉，充满“黍离”之情，法国使得他的作品细腻感人，大有福楼拜之风，英国使得他眼界开阔，在沉着刚毅中隐现着自信和讥讽。亚非地区则检验和激发了他的上述风格，在悲凉之外加上了苍茫的大海和壮丽的原始风光。

评论家对康拉德的作品的主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的创作的中心是海洋，还有人强调他的“悲观遁世”思想。这些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都没有全面反映出康拉德作品的主题的内在意义。首先，康拉德的确着力描写海洋，但他显然与斯蒂文生等“海洋作家”不同，他在写海洋的时候，把陆地当作了对应物，并把海洋与陆地的对立引伸到自然与社会对立的高度。其次，康拉德并不厌恶或企图逃避整个世界，他在批判文明世界的同时，强调了与其相对立的原始的尊严。

康拉德的父亲是一个为民族独立奋斗终生的志士，但康拉德与父亲不同，他并没有采取实际的爱国行动，反而离开了祖国，后来加入英国籍。对此，康拉德一直耿耿于怀，未肯稍忘。A. 纪德(André Gide)把康拉德这种心理状态称为“失根”(déracinement)。康拉德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有着流荡异乡的游子的

羁旅之思。以东方为背景的小说的主人公总是背起行囊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进，而以欧洲为背景的小说的主人公则向西方退去，与日落的方向一致。总之，这些主人公们都是向远离波兰的方向走去。许多评论家都说孤独与忧郁是康拉德作品的主要特征，殊不知孤独与忧郁与"有国归不得"的流亡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沉痛的亡国之音也许只有《诗经》中的《黍离》才能表达吧。

波兰三次受到瓜分，沙俄是始作俑者。康拉德以欧洲为背景的著作大都流露出与沙俄对立的情绪。在这本选集中，这方面的作品选得不多。但仅从所选的《罗曼亲王》中，已可略见一斑。

沙俄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宪兵，当时波兰摆脱沙俄的斗争不只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是民主对专制的斗争。俄罗斯帝国自东向西生产力水平依次提高。马克思认为俄属波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比沙俄本土先进，他说："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独立……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① 但康拉德把波兰解放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西方的援助上。他认为波兰文化是古罗马的拉丁文明通过法国插入日耳曼（德国）和斯拉夫（俄国）两个"蛮族"中间的楔子。

康拉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极深的成见。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喜欢说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似之处，这使康拉德极为不满。不管康拉德自己是否承认，俄国文学的影响在康拉德著作中屡见不鲜。俄国终究是与波兰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国家，康拉德对俄国的感情也是复杂而微妙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 293—294 页。

波兰文学本身自然也深刻地影响了康拉德。密茨凯维支的《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富有东方色彩，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可以说开了康拉德流亡主题的先河。康拉德·瓦伦罗德（Conrad Wallenrod）的灿烂诗篇是赞美爱国并痛诋专制的，约瑟夫·康拉德的心与他是相通的。

波兰文化与法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波兰知识分子一向寄希望于法国。许多波兰人心中怀有波兰迟早要在法国的帮助下摆脱俄国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拿破仑为了法国自身的利益也曾建立过独立的波兰国。波兰国歌《波兰还没有灭亡》就是源于拿破仑麾下波兰军团的军歌。康拉德登上了一艘法国船开始了他的航海生活，也是离开了一艘法国船结束了他的航海生活。康拉德受法国文学影响之深是惊人的。他推崇巴尔扎克和莫泊桑，不过他的创作风格与福楼拜最为接近。

康拉德在英国船队服务近二十年。他是百分之百的波兰人的子孙。他的生活方式、感情和举止莫不如此。而同时，他又是正统的英国公民。他选择了法国文学，却看中了英国语言。尽管最初的时候他的法语比英语好，但他后来却屡次说如果他当初不用英语写作，他终生不会有一行字被印出来。不过这两个国家在他心目中都与波兰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他说："我走上世界，从法国到英国，在这两个国家我从未感觉自己是陌生人，从思想到制度丝毫没有不适应的感觉。"①

一经与英国的先进生产力和资产阶级民主相结合，康拉德久积在心头的爱国热忱就腾空而起了。伦敦成了他声讨沙俄的场所。马克思说过"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

① 奥立佛·华尔纳：《约瑟夫·康拉德》，西方印刷服务社一九五一年版，第176页。

兰”①。英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状况，读者和编辑的鉴赏力等都为康拉德提供了抒发爱国热忱的机会。

同时，英国式的保守也影响了康拉德。他喜欢秩序和常规，讨厌混乱和分裂。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不同，他对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比较冷漠，也不企图进行激烈的社会改革。

最令人惊讶的是康拉德直到二十岁时还不认识一个英文字，但他居然成了英语文体家，这是文学史上的奇迹之一。

亚非地区是康拉德表现“原始——文明”和“陆——海”主题的背景。原始古朴的亚非地区的风光和永无休止地喧嚣的大海对于生长在“文明”的北国的康拉德有着无穷的魅力。原始与文明的对立，陆与海的冲突在这种环境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分明。

在康拉德的著作中，文明与原始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西方强国与亚非地区的矛盾。从康拉德创作之初，他就注意到十九世纪的历史性场面：东西两大文明的交锋。西方依靠“船坚炮利”取攻势，东方从印度到中国节节败退。但康拉德认为，东方人的精神文明自有一种古朴庄严的伟力，可以清除西方文明中的浊气。

在亚非两洲，康拉德作为海员有长期与海接触的机会，海与原始一样，成了洗濯文明的污浊的神圣的东西。康拉德笔下的海员对陆地和陆上人有一种微妙的心理，他们既向往着陆地，又深深地感到陆上的社会存在着一种压抑、束缚他们的力量。陆地的阴影不时映射到船上来，使本来应该圣洁无瑕的航船布满了阴霾，结果船成了小社会，社会成了大船。

在陆与海的矛盾中，康拉德倾向海，在文明与原始的冲突中又左袒原始，这两个主题线索是互为表里的，是同一思想的不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294页。

反映，都是反抗"社会对自然的歪曲"，都是康拉德把亚非地区和欧洲进行了对比之后的思想产物。人们一向所说的康拉德的悲观主义观点或遁世思想实质上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是当时和在此之前流行的意识形态在艺术上的独特转化，即感到文明世界的历史徒然循环，个人孤独，人类价值荒谬，只有转向自然才能在原始的朴实中发现人生的真实意义。

康拉德生在西方世界，受到社会的种种束缚，自然的情感，内在的厚望，被民族压迫和官僚政治束缚得动弹不得。只有在东方异国他乡的纯朴人民之间，在茫茫的大海里，久居心头的郁愤才得以舒展。极端的痛苦之后则是抛弃身心的束缚，放浪形骸，驰心于自由理想之邦。说康拉德悲观，或有其事，说康拉德厌世，决无道理。他对祖国的怀念，对大海的尊崇，对于海员在质朴劳动中建立的感情的信任，对于忠诚的无比尊重，对于专制、阴谋和压迫的厌恶，以及晚年(！)表现出来的对于爱情的珍视，说明他是爱这个世界的。

在艺术手法方面，康拉德自称受巴尔扎克的影响甚于受福楼拜的影响，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巴尔扎克关心影响人的环境，康拉德则关心受环境影响的人。康拉德很少通过人物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突出人物性格，他的主人公不受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约束，他们大多是处于特殊环境中的异常人物，往往被迫和固有环境分离，与原先的社会割断联系，在新的环境中追寻解脱。他们悔恨自己的过去，怀疑现存的一切，但对如何改造自己或环境又无把握。他们喜欢俄国式的沉思，反反复复，有时显得重复断续，但康拉德极少运用意识流的手法。

康拉德刻画的人物的感染力不在于他们有超自然的力量(常见于神话)，也不在于他们有超乎众人之上的智力与体力(常

见于浪漫主义文学)或对于现实环境的观察入微(常见于现实主义文学),而在于他们对于异常环境的追求,企图改变过去的愿望和与流动于世界和内心之间的神秘力量的结合。异常的新环境,特别是海中土著居民的小岛,往往是医治心灵创伤的场所。康拉德无力改变又不屑适应固有的社会环境,只好弃之而去。然而,我们也可同时从中看出康拉德不安于现状,追求理想自由生活的积极因素。

康拉德的写作手法也与其经历一样是多样化的。他写作的年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时英国文学的特征是非现实倾向增长。康拉德的作品既继承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点,又浸透着与这两种传统截然不同的色彩。有些文学史家认为他和劳伦斯、托·斯·艾略特组成的英国文学的一条发展之线与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组成的另一条发展之线形成尖锐对照。康拉德一般不被称为现代派的前辈,但他对英美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托·斯·艾略特的《空心人》这一标题就取自《黑暗的心》。

长期以来,评论家对康拉德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争论不休。康拉德描写的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和切身经历。对于一个海员来说是很现实的体验,对于多数读者来说就是很浪漫的。一个东方世界的探索者每日目睹的现实生活,万千西方读者就会当作海外奇谈。所以脱离读者与作者在生活经历方面的差异侈谈现实与浪漫往往会引起概念的混乱。以康拉德所熟悉的法国作家为例,莫泊桑喜欢讥讽市民阶层的发财梦(如《项链》),欧仁·苏擅于"以明显的笔调描写大城市'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恩格斯语)。这种现实康拉德既不熟悉,又不感兴趣,因而不见于他的著作,同样,康拉

德习以为常的现实也不见于这两位作家的作品。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康拉德的作品确有极浓厚的浪漫色彩。于是有人把他归入斯蒂文生一类的“新浪漫主义”作家行列。不过，斯蒂文生的海是石印图上蔚蓝的海，人物是生龙活虎的海员（及海盗），康拉德则把描写重心转向人物的心理。他注意的不是冒险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在康拉德看来，如果低估主观因素，艺术就失去了特色，如果忽视人在充满矛盾的世界中的内心体验，文学就不成其为文学。

康拉德航海二十年，没有片纸只字的记录以资回忆。只见他笔走龙蛇，凡星河晨雾、海涛孤帆无不翩翩入画，亡国之恨、无家之苦莫不剪裁成书。一颗孤心在茫茫的大海中跳动，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如此浅近清晰，又这般朦胧深远。多种民族文化背景交相掩映，忧郁和旷达融为一体，怀疑和信仰铸于一炉，宇宙和内心彼此交融，海涛的声响和海员的呼唤此起彼伏——悲凉、雄伟、壮阔、深沉，这位海员艺术家的境界也真非同凡响。如果有人坚持要求我们讲清浪漫和现实何者是他的最突出特征，我们或许可以说，对于康拉德自己来说，在陆地上，他的现实成分居多，在海洋里，他每每是浪漫的。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的以欧洲为背景的作品现实成分居多，以亚非为背景的作品中浪漫风格占了上风。而这两方的接触（陆与海，东方与西方）是康拉德百谈不厌的主题，也是他悲剧作品主题的源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现实一碰上浪漫就会导致悲剧的意思吧。

所以康拉德与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不相同。很少有作家象康拉德那样在一生中充满惊心动魄的矛盾。他爱波兰却加入英国籍，爱海洋却最终离开海洋而定居英国，喜欢冒险却又崇尚秩序与克制，自己与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相结合（航海），

却又对原始生活表现出无限眷恋。他的艺术手法中的对立因素与他本人实践中的对立因素紧密相联。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出现浪漫与现实的矛盾也是不足为奇的。R. W. 斯托尔曼说："这两种人格的矛盾——梦想家与现实主义——可以解释康拉德身上的矛盾，解释他的'反浪漫浪漫主义'以及他的已成为一体的对波兰的爱国主义和对'波兰事业'的怀疑。"① 称康拉德为"反浪漫浪漫主义"(anti-romantic romanticism)始见于C. 米洛兹(Czeslaw Milosz)的《波兰人心目中的康拉德》②。其实这个词不过是"现实的浪漫主义"的意思。这种提法有其道理，不过康拉德自己的说法有些不同。他在《我的经历》里说："有人说我是浪漫主义的，只有随他去，也有人说我是现实主义的，这是值得注意的。"看来康拉德希望人们称他为"浪漫的现实主义"者。但无论什么头衔都要看其具体内容，所以在"浪漫"、"现实"两个敏感的名词之间盘桓并无多大必要。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康拉德一方面承认科学的现实，同时又看出其间浪漫的要素，在可知世界的背后，看到了未知世界的景象。在海洋上忘不了陆地的影子，在东方眼睛紧盯着西方的侵扰，在英法两国，又倾听着俄国的脚步。他的精神世界是与众不同的充满对立因素的世界。他驰骋的文学领域也是充满矛盾、兼容并蓄的艺术王国。

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对生活有深刻体会的作家，他笔下的主题必然是与这些体会密不可分的。多种文化的熏陶可以扩充作家的眼界，以全世界文化为背景的作家往往擅长使用多种形式反复申明自己的主题。思想境界高了，对世界有独到的见

① R. W. 斯托尔曼："约瑟夫·康拉德的声誉"，见《约瑟夫·康拉德的艺术》一书，密执安大学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8页。

② 《大西洋杂志》，第二百卷第五期(一百周年纪念号)(1957年)。

解，作品也就深刻了，形式也就多样了。

康拉德一生著作很多，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都很丰富。此外他还写有剧本、政论和大量的书信。一般认为，他的代表作是《"水仙号"的黑水手》、《黑暗的心》、《吉姆爷》、《台风》、《诺斯特罗莫》、《特务》、《在西方的眼睛下》、《阴影线》等小说。

康拉德的作品有多种分类法。比较流行的以写作时间为序的分类法认为从《阿尔迈耶的愚蠢》(1894)到《台风》(1909)是康拉德向纵深迈进的时期，即所谓"深渊中的漫步"时期。从《诺斯特罗莫》(1904)到《胜利》(1914)着重刻画人的心理，强调人的悲观情绪，即所谓"空虚的人"时期。从《阴影线》(1915)到《流浪者》(1922)是"回忆与总结"时期。

为了清楚起见，我们依据故事背景把康拉德的作品分成三类：

以海洋为背景的著作有：《"水仙号"的黑水手》*，《台风》，《走投无路》*，《青春》*，《阴影线》*，《秘密的分享者》*，等等。

以亚非拉地区为背景的著作有：《黑暗的心》*，《吉姆爷》，《阿尔迈耶的愚蠢》，《诺斯特罗莫》，《胜利》，《进步前哨》*，等等。

以欧洲为背景的著作有：《特务》，《在西方的眼睛下》，《罗曼亲王》*，等等。

下面我们从这三方面评介一下本书所选的康拉德作品：

康拉德对海洋的热爱在许多著作中都有体现，在《"水仙号"的黑水手》里表现的比较突出。康拉德认为自己凭《"水仙号"的

---

注：带*号者为本选集选登著作。

黑水手》站住脚或垮台，并且以罕见的自信称这部书为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这篇作品的情节很简单，黑人新水手吉姆斯·惠特一上船就病倒在床，以后对整个航行没有出过一点力，却处处表现出“暴躁和怯懦”。在航行中，有人照顾他，有人鄙视他，有人害怕他。最后，惠特死在船上。海员们为他举行了水葬，惠特的尸体刚一掉在海里，海面上就刮起了一阵怪风，此后一切正常，“水仙号”抵达英国，海员们登陆后四散而去。

由于惠特的出现，“水仙号”上笼罩着一片肃杀、凄凉和大难临头的气氛。康拉德说过：“它（‘水仙号’）看起来很美——但人们又宣告它在劫难逃。”[①] 这“劫数”就是惠特。他一上船就宣称他属于这条船，结果这条船反而属于了他。他躲在船舱里，企图避开一切人，但人人与他有关。他的呻吟诅咒令人毛骨悚然，但他分明不会直接伤害任何人。他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什么也没做。他的威胁只存在于其他海员的想象之中，而不是在他本人的言行里。他显然不是十九世纪的狄更斯、萨克雷等人笔下的社会人物。这种独特的形象激起了评论家的巨大兴趣，评论《“水仙号”的黑水手》成了解释惠特的意义，结果有多少康拉德评论家就有多少惠特。

康拉德自己说过：“在书中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船上的集体心理中心，行动的枢轴。”[②] 在物理学中，人们为研究物体的运动，往往在空间假设一个静止点作为参照物，以观察其他物体对于它的位置变化，而这个点本身并不是研究对象。惠特就是这

① 约·康拉德：《“水仙号”的黑水手》序言“致美国读者”，双日—潘奇公司出版，第14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样的“参照物”。惠特的名字在船员名册上只是“模糊的一团”，他的实际含义在每个海员的想象中各不相同，把这“模糊的一团”看成具体的人物将把康拉德的匠心化为乌有。比如，如果我们在惠特的肤色问题上盘桓不前，或在他的海员的社会身份上大作文章，《“水仙号”的黑水手》的特色就将丧失殆尽。康拉德让一个黑人担当这个“参照物”，只是为了强调其虚构性，其梦魇性和异己性，强调他与丛林的联系。在蓝色的海，白色的月和黝黑的船舱的掩映下，他是一团飘忽不定的阴影，他身上没有丝毫黑人的典型性，所以瓦纳·扬的说法是对的：“把吉姆斯·惠特看成是康拉德种族沙文主义的表现是错误的。”①

惠特是虚的心理枢纽，但有实的社会背景，他是抽象的，但我们知道，任何抽象都是万千具体事物的凝结。在康拉德看来，海是纯朴的，是劳动的对象；陆是复杂的，是苦难的根源。惠特显然是陆上从林里来的异己分子，他不属于海，身上没有一点海的气味。这样的人物具备了一种罕见的价值，他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衡量其他海员的尺度，是确定陆与海，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座标。海员们心头有一种来自社会生活的“不安全感”。面对苍茫的大海，这种感觉有了一种似乎虚幻的色彩。惠特对船员的心理威胁是“陆上社会矛盾”的抽象集合。因为任何心理问题都有其物质基础，所以任何“虚”总要最终落在“实”上。惠特表现的是普遍矛盾，但普遍矛盾是特殊矛盾的综合，惠特不过是陆上千千万万具体社会现象投向大海的阴影的焦点。康拉德把人类的普遍痛苦“物化”成了惠特，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人物。

康拉德对陆地的痛恨和对海洋的热爱，在他许多著作中都

---

① R. W. 斯托尔曼：《约瑟夫·康拉德的艺术》，密执安州立大学一九六〇年版，第128页。

有体现，在《"水仙号"的黑水手》里尤为突出。毋庸置疑，康拉德用海与陆来区分纯洁与龌龊，劳动与压迫是不科学的。地理概念对社会关系的这种混淆无疑是染有主观色彩的。

为了调动视觉效果，康拉德千方百计使读者"眼见""水仙号"的航行。镜头在"水仙号"扬帆之始就牢牢地盯住惠特。他安静、冰冷、高大、健壮。海员们全都走过来站在他身后，他比最高的海员还要高上半头。这里惠特的外貌似乎还清晰，随着"水仙号"的前进，惠特的形象反而模糊起来，他往往逃出视野，只在甲板上留下一片呻吟诅咒。评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所惯用的词藻如"性格的发展"，"形象愈发饱满"等等，在这里完全不适用。惠特对于"水仙号"命运的影响只存在于海员们的想象之中，他没有做过一件实际上危害船员的事情。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法旨在涂出一片含混阴沉的背景，以便在这神秘黝黑的参照物上勾勒出"陆海对立"的鲜明图画，达到以虚映实的视觉效果：被海风鼓满的白帆，海员的古铜色的脸庞，造币厂的雪白的大理石墙壁等等，都在读者面前显现得一清二楚。惠特的模糊的形象，反而加深了读者的印象。

全书画面不断地在海与惠特这两个场景之间变换，又不时加入"水仙号"在水天一色的海面上扬帆而行的雄姿。康拉德把它比做乘风浮动的金字塔。在惠特死后，镜头又瞄住了炫目地惨白的造币厂大厦，"水仙号"的航程到此结束，镜头终于追不上四散而去的海员，然而惠特的形象永远留在读者的心中。

在《台风》中，一种明朗的气氛陡然而起。如果从康拉德的著作中选出几篇来表现他二十年的海洋生活，《"水仙号"的黑水手》和《台风》以及下文要谈到的《阴影线》是很有代表性的。

海是康拉德的理想和神祇。通过海，他与世界上"最崇高的

感情”沟通了。无边无际的大海在翻腾，这位海员艺术家的思想也在翻腾。海使他忘记一切，又使他想起一切。海水的腥味浸透了他的作品，因为那咸水本来就是他生命的饮料。康拉德驾驶着“水仙号”和《台风》中的“南山号”接受大自然的洗礼。我们听得见整个宇宙的骚动，看得见天接云涛，海雾骤起。舷外，时而是激烈的音乐，时而是和谐的舞蹈，无穷的自然变化永无止境；舷内，时而是莫测的人群，时而是起伏的心涛，世态炎凉在一叶扁舟上细细描出。海水冲上船舷，铁锚深扎海底，海员与海结合在一起，自然与社会在互相影响，人和宇宙在彼此交融。《“水仙号”的黑水手》和《台风》在这里可以说是描写大海的姐妹篇。

康拉德自己认为，如果按题材分类，《“水仙号”的黑水手》和《台风》都不妨说是写暴风雨之作。但这两个暴风雨又有很大差别，表现手法以至主题都有所不同。

《台风》讲的是一年冬天，“南山号”船长马克惠① 奉命将二百名中国苦力从南洋运到福州去，路上“南山号”遇到台风，水手们战胜了台风和船上的骚乱到达了目的地。

《“水仙号”的黑水手》里的风暴好象一幅泼墨山水画，沉郁、暗淡、滞重，线条虚中带实。惠特是陆上压迫和丑恶投到海洋上的阴影，他从舱下发出的呻吟是鲠在海员与大海之间的骨头。而《台风》中的风暴好象一幅七色水彩画，鲜明、轻快、迅捷、明朗，全船找不到陆上的阴影。如果说“水仙号”上有死神的低吟，那么“南山号”上就有一只玉色蝴蝶飞舞在了望台、仪表室、机器房以

---

① “南山号”的原文是 Nan-shan。据[illegible]家骅说，这是汉语或暹罗语的音译。此船名也曾出现在康拉德的《七岛的[illegible]芙丽亚》中。1887 年，康拉德在“佛莱斯特高地号”上当大副，船长为[illegible]翰·马克惠，可能即为书中马克惠的模特儿。

至整个海空。尽管海员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但这种死是明白的，不过是对纯洁的自然的回归，强似在看不见的来自社会的恐惧中挣扎。《台风》表现的是劳动和人与自然的斗争，表现的是力，是海员与大海的力量的合奏。正如评论家 F. R. 里维斯 (F. R. Leavis) 所说，"现在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在什么地方可以发现最纯洁的力量？我认为《台风》是最好的例证。"①

世纪之交的海洋正是气象万千。装上了蒸汽机的轮船和朵朵白帆并肩行驶，给我们的星球带来了新的面貌，而海员是与最先进生产力结合的新时代的英雄。

大自然发怒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座座巨浪的山峰向"南山号"压来时，船上也曾出现一片恐慌。人们逃进舱底，乞求有一盏灯来照亮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海员们并没有放弃斗争，而是以力相搏。

书中最生动的人物是马克惠船长。他航行在海洋的表面，就象有些人无忧无虑地打发日子，最后悄悄地沉入平静的坟墓。他懂得大海，但始终没有懂得生活，也没有机会看见生活里的一切阴险和怨恨。康拉德在许多著作中描绘过类似的船长。此外，我们要注意到，《台风》中中国"苦力"的形象的塑造，受到了历史和当时白人中流行的偏见的限制。实际上，中国"苦力"是以勇敢勤劳著称于世的，历史称颂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经济发展中的丰功伟绩。

康拉德爱海，更爱海员，康拉德与海员是融为一体的。他说过："我所有的道德的和理智的生命都被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心渗透了。那信心是，凡来到我感觉以内的一切，决逃不到自然界以

---

① F. R. 里维斯：《伟大的传统》，却托—温都斯公司，一九四九年版，第 182—191 页。

外去。所以无论如何特别的事物，在本质上同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里的一切影响都不能分离，我们便是这个世界里自觉的一部分。”① 康拉德的青年时代的世界是由海与海员组成的，他是其中自觉的一员。这种与周围环境融成一体的愿望是康拉德多年坚持海员生涯的动力之一。

康拉德说过，“人们靠一种很专门的职业挣面包，总爱谈他们自己的本行，一则因为这在他们的生涯里最富浓烈生动的趣味，再则他们对于别的问题知道的也不多。他们实在也没有工夫跟旁的问题打交道了。”《台风》正是康拉德对他本行的集中描写，没有涉及海洋生活以外的东西。

康拉德一向是把对立因素的双方都写进书里的，但这里他似乎只写了矛盾的一方。他写了没有陆地的大海。但是在与《“水仙号”的黑水手》比较之后就可以发现，没有来自陆地的阴影的笼罩，大海可以呈现出一幅瑰丽的景色。因而，《台风》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但不是一本独立的书，只有在与康拉德的其他著作(《“水仙号”的黑水手》，《阴影线》，《秘密的伙伴》等)比较之后，人们才能更充分地认识到它的价值。

除《“水仙号”的黑水手》和《台风》外，这本选集还选了康拉德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海洋小说。

《走投无路》中的船长双目逐渐失明，但他千方百计掩饰这一情况，在一位马来族舵手的帮助下他依然指挥着航行。船上有一个卑鄙的船员，他有意在罗盘旁边放了一件装了铁的上衣，结果轮船触礁。船长拒绝逃生，与船一起沉入海中。善与恶，能力与责任，忠诚与背叛的对照使这篇小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① 约瑟夫·康拉德：《阴影线》序文，第3页。

一八八一年秋天，康拉德在"巴勒斯坦号"三桅帆船当二副。第二年这条船运煤到东方，遭遇到几次风暴，终于失事烧毁了，后来作者简练生动地记叙了这一段不平凡的航行，写成《青春》。一群平凡但是意志坚强的水手，面对大自然的威力作生死搏斗。气势磅礴的《青春》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对青春的活力，对人的勇敢、智慧、力量的颂歌。

《阴影线》是康拉德最佳海上小说之一。著名评论家里维斯认为它比《黑暗的心》还要好。① 故事本身笼罩着神秘阴郁的色彩，但结尾是乐观的。大意是"我"受命担当一艘帆船的船长，在航行中遇到重重困难，船似乎被这艘船的已故前船长的阴魂所缠绕。前船长葬在北纬八度二十分，而这道线成了死亡之线，横在船的前方。最终船驶过了阴影线。"我"又奔向了新的航程。康拉德是为他心爱的儿子写的这篇小说，他的儿子当时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康拉德还把这篇故事献给"象他(其子)一样在青年时代的初期穿越自己一代的阴影线的人们"。《阴影线》在气氛方面与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老水手》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康拉德把克服青年时期的心理困难与穿越阴影线联系起来，在世界文坛上开拓了一个新鲜而有意义的领域。《阴影线》的阴沉气氛是为康拉德的鲜明目的服务的。

在这篇故事中，康拉德牢牢地把握了神秘与迷信的界线，并没有肯定前船长阴魂的存在，只是把他做为一个悬念放在全篇的中心。前船长并没有出现，他的存在全凭大副口头勾画。同时大副这一形象本身的意义又全在于衬托那并不存在的已故船长。

---

① F. R. 里维斯：《伟大的传统》，切托一温都斯公司，一九四八年版，第182—191页。

厨工兰塞姆是康拉德笔下最正派的人物之一，他在最后辞职与开头"我"的行为相呼应。全船其他海员虽然沉默，但他们的精神呼唤却象海底的鸣钟，响彻整个海空。在真实与幻觉，疾病与健康，过去与未来，使命与困难，生命与死亡的搏斗中，这"沉默的一群"是穿过阴影线达到胜利的保证。

故事里"我"的心情，可以说是对康拉德本人心理的刻画，对此康拉德说："这篇小说是回忆，是个人的经历，明白无误地存在于脑海之中。在当时那种场合下，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有那种感觉，对此人们没有理由感到羞耻。"

在渲染大海气氛方面《阴影线》与康拉德的其他海上小说不同，这里"风平浪静"成了海的力量的象征，与《"水仙号"的黑水手》、《台风》中的风暴形成对照。

在以亚非地区为背景的小说中，《黑暗的心》最为有名。

泰晤士河口是《"水仙号"的黑水手》的终点，又是《黑暗的心》的起点。某汽船从泰晤士河口出发，到达非洲。它沿着刚果河深入非洲的荒林莽原。一路上，船长马洛不断听说非洲腹地有一个叫库尔兹的白人代理商脱离了"文明世界"，与土著混在一起，土著把他奉若神明，尊为领袖。马洛对这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千方百计想见到他。马洛历尽艰险，终于见到了库尔兹。这时库尔兹已经生命垂危，不久就死去了，死前连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黑暗的心》具有历险故事的全部特征——恐怖、神秘、异国风光、逃跑、追踪、伏击等等。但康拉德不囿于表面题材本身，而是借助"悬念"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内在的思想内容。这一悬念就是库尔兹。评论家公认故事的主角是马洛。马洛深入黑暗的

神秘的非洲大地，在与自己对立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向着反复耳闻，但未曾目睹的目标前进，旨在在"黑暗的中心"发现理想的人物。维吉尔[①]说过："真理隐身于黑暗之中"，马洛成了"寻找圣杯的骑士"，在黑暗中"追寻"真理。

"追寻"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在文学中表现为"追求式"(Quest)。在诗歌上，追寻常为抽象的悲凉之声。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屈原的"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作者用抽象的追寻，表达内心的悲凉。在小说方面，追寻常表现在具体的旅途上，即所谓"路的主题"(road motif)。如J.班扬的《天路历程》，吴承恩的《西游记》等。这里，目标达到之日，即追寻结束之时。《黑暗的心》是诗歌化了的小说，正因为如此，诗人托·斯·艾略特才从《黑暗的心》里汲取了灵感。康拉德在这里结合了诗歌和小说两种追寻，具体与抽象浑然一体。

马洛对自己的追寻目标有时不甚了了。他只是觉得自己沿着刚果河，向着"太初的混沌"前进。不管马洛自己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是在追寻原始。库尔兹找到了，马洛的具体目的达到了，但马洛感到极大的不满足。库尔兹不是理想中的处于原始状态的隐士，而是抢掠村落，猎取象牙，骗取土著崇拜的"暴君"。

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库尔兹，一个是马洛心目中理想化了的库尔兹，一个是实际上堕落了的库尔兹。马洛行程的结束就是两个库尔兹的合一。马洛目标达到的结果就是目标本身的消失。浪漫与现实相逢的结果真是"太可怕了"（这句话分明是库尔兹替马洛说的）。

马洛溯刚果河而上，回到了原始的"黑暗"之中。人越向河

---

①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前19)，罗马诗人。

流深处去，越感到回到“太初的混沌”。马洛在原始与文明的冲突中，或西方与东方的冲突中反观西方文明。正如G.格林所说：“在这里，你可以反过来衡量文明的价值。”①

马洛之行揭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欧洲有意义的事在非洲不复有意义了。铁路本是文明的先锋，在这里却成了与环境极不协调的盲目的怪物：火车仰面躺在地上，轮子伸到空中，锅炉埋在草丛中。如果说欧洲的机械产品在这里变了形，欧洲的词汇在这里也改变了内涵。“敌人”是黑人的代用语，“犯人”是土著劳工的同义词。“黑暗的心”——非洲大陆确实是太可怕了，但这种恐惧不是来自非洲本身，而是来自欧洲“文明”对古老大陆的侵扰。

西方评论家喜欢把马洛之行比做下地狱。他们把《黑暗的心》与维吉尔的《伊尼德》②，但丁的《地狱篇》③比较。在殖民主义者的奴役下，黑人真是在地狱中挣扎：黑人被欧洲人用锁链锁起来分成小组，在被苦工和饥饿折磨得筋疲力尽时就自己爬到等死的场所，在那里慢慢地死去。

但同时，黑人与环境结合得天衣无缝，而白人是不协调的异物，是“不真实”的。库尔兹一方面追求古老的质朴，拒绝回到文明世界，一方面又企图把“文明”的统治强加给黑人，不愿真的与黑人结合，其结果是自己的堕落。他不但背叛了土著而且背叛了人性本身。他夺取了土著的生存意志和尊严，把土著驱到了痛苦的阴影中，在此同时他自己也成了阴影。

在康拉德看来，非洲人要比文明人高尚得多。在刚果河驾

---

① R. W. 斯托尔曼：《约瑟夫·康拉德的艺术》，密执安州立大学一九六〇年版，第178页。

② 《十九世纪小说》第九卷（一九五五年三月），第280—292页。

③ 《近代小说研究》第九卷（一九五五年三月），第56—62页。

舟行驶的黑人与周围的环境协调契合，身心健康。与殖民者的苍白羸弱形成尖锐对照。显然，康拉德之所以在文明与原始的比较中左袒原始，这不只有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还有着深沉的对原始本身的切切实实的尊敬。

马洛不远万里来到非洲接受原始的洗礼是对大自然的回归，也是对人类最深意义的探索。那些天空泥土和阳光相为融合的精神国度不是喧嚣的文明所能取代的。康拉德在英、法等"文明的中心"巡礼之后，在"黑暗的中心"发现了原始中的"真实"。康拉德对原始的自然非常热爱，大海森林都是他讴歌的对象。他发现文明人被剥夺了自然，所以空谈什么爱自然。而非洲人无所谓爱自然，他们自己就是自然。原始对康拉德说来代表人类失去的童年，马洛的追寻就是重温这失去的童年。

当然，康拉德并不主张完全抛弃文明，他对原始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在那无与伦比的美的下面也奔突着残忍和神秘的力量。已进入文明的人们，似乎难以重温自己的童年之梦。于是，这不可知的黑暗"使人着迷也使人厌恶，令人恨爱交错"。任何抛弃自己固有环境进入未知世界的人们，都不可能听不到自己过去生活的呼唤。已经被西方社会的权势熏染的库尔兹不可能，在实质上也不愿意和黑人一起在原始中享受宁静，他拒绝回到"文明世界"的结果是自己的堕落。

康拉德自己也隐隐地感到从原始到文明的发展是必然的，因而书中反反复复地提出"真实"还是"不真实"的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的变迁是永远不会回头的。

资本主义社会与原始社会相比是进步的社会形态。但它本身有着对人的本性的歪曲，内部生长着否定自我的因素。马克思在研究人类发展史时，也重点考察了原始社会的状况。他在

把原始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比较之后断定公有制将再次在人类历史中出现，在高级形式上再现原始社会的某些特点，认为“人类的童年有着永久的魅力”。所以康拉德对原始社会的向往也不能断然视为一种要历史倒退的观点。

在《黑暗的心》里，康拉德触及了人类最古老的秘密，在原始和文明的交错中发现了震撼人心的奇观。这就是《黑暗的心》为什么成为迄今英国非洲“探险”故事中最深刻的一部的原因。

几年前，由美国米勒斯编剧，科波拉导演的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轰动一时。这部电影的背景是越南战争，但它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超越了表面题材本身，直接从康拉德的《黑暗的心》里汲取了灵感。《现代启示录》不但再现了库尔兹的名字，而且还让他连呼“太可怕了”。因为托·斯·艾略特的《空心人》这一标题本身就是取自《黑暗的心》，所以影片中还有朗诵《空心人》的场面。尽管编导试图把《现代启示录》编成一部哲理片，但为了票房收入又不得不加上《绿色贝雷帽》式的立体战争的宏大场景，这么一来却使该片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部片子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抓住文明与原始对立这条线索，从而没有表现出《黑暗的心》的本来面目。

《进步前哨》是环绕在非洲的两个管理贸易站的白人展开的，结局是一个人由于争吵杀掉了另一个人后自杀。两个“文明的代表”的行为是可怜可笑的。在这里情节是悲剧性的，人物是喜剧性的，标题本身就有深刻的讽刺意味。这篇故事的气势不如《黑暗的心》，但脉络清晰，轻松明朗，可做《黑暗的心》的注释来读。

《卡伦·一段回忆》，通过卡伦的两次精神危机体现了作者关

于"忠诚"的道德观念，间接反映了帝国主义对南洋的"掠夺贸易"，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东方西方的冲突。

脱离了海洋和异国情调，康拉德依然是伟大作家。他的以欧洲为背景的小说写得也极为深刻动人。在这些书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长篇的《特务》和《在西方的眼睛下》表现了康拉德对欧洲社会的看法，涉及俄国与西方冲突等问题。但由于篇幅太长，只好割爱。在短篇方面，我们选了《罗曼亲王》。这篇虽短，但内容十分丰富，足以使读者了解在欧洲的康拉德，了解他对当时已不复存在的波兰祖国的怀念。

《罗曼亲王》的背景是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当时，俄、普、奥组成的"神圣同盟"正准备武装干涉法国革命，波兰起义无形中是对法国革命的支持。波兰人民以大无畏的精神表现了自己的尊严。但波兰面前的敌人太强大了，它一次一次地被东、西、南三方面的强国打败。康拉德在谈到他的祖国时，总是以一种追忆亡父的情调，爱它、但不相信它会复生。"他的那个民族，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在苟延残喘。它在自己的坟墓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思想、呼吸、言语、希望和痛苦；它被一百万把刺刀团团围住，受着三个大帝国的三重统治"(《罗曼亲王》)。

但是，失败者也有尊严。《罗曼亲王》与其说是一篇故事，不如说是一幅画像，一幅康拉德记忆中的衰老而威武不屈的老独立战士的画像。他心目中的波兰就是如此。

康拉德笔下的罗曼亲王并不是这起义的中心人物，可以说是普通一兵。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在沙皇宫廷中服务的波兰贵族，这就使他的身份与众不同，同时他又如同康拉德的其他人物

一样，心中带着创伤，——新婚妻子的亡故。这样，这个人物就带有双重悲剧性：个人和祖国的双重不幸。但这双重悲剧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罗曼亲王的形象就更高大了——他不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才参加起义的。而那个主持审判的军官本来是企图借此为他开脱的。罗曼亲王的供词是："我参加民族起义，是出于我的信念。""出于信念"，是罗曼家族纹章中的题铭，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这句话刻在自己历史的足迹上，尽管其代价可能是生命。

罗曼亲王不能说是最先进的人物，但当人民群众掀起民族起义浪潮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参加进去。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的波兰起义，带有一定的保守性质，参加的有不少贵族和地主，贵族出身的人牺牲的也不少。罗曼亲王的形象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爱国热忱。这种反抗异族侵略、争取祖国独立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波兰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故事中一再提到的舅舅是康拉德的舅舅包布罗斯基的化身。康拉德的父母死后，他的舅舅担当起教育、抚养他的责任。以后康拉德航行在外，与舅舅保持着通信联系。舅舅从生活、思想等多方面对康拉德进行指导。通过舅舅，康拉德与祖国保持着联系。

康拉德是以多产作家著称于世的，以上所选仅为一小部分。尽管这些作品比较有代表性，但要了解他的著作的全貌，尤其是以欧洲为背景的作品，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翻译评论工作。

一九二四年八月三日，康拉德因心脏病发作逝世。消息传到一艘航行中的轮船上，一位年迈的船长说："人们可以喜欢他的任何书，对于我，他将永远是在台风中看到马克惠船长的人。

我想他将永远活在台风中。”①

不过，永生不是康拉德的心愿。他在所著《流浪者》一书的扉页上引用过一首斯宾塞的诗，这首诗后来雕在他刻有波兰文姓名的墓碑上：

> 劳累后的睡眠，暴风后的港口，
> 战乱后的和平，生命后的死亡，
> 这是最大的快乐。

康拉德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小说月报》上载文说："康拉德……追忆想象，神游于幻想之境，别营如梦似的象征自由的生活，兹据伦敦八月三日路透电讯，康拉德业已下世，我文艺界同人缅怀先哲怎能不怅惘无已呢。”②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康拉德的读者可以忘记他所塑造的人物，情节，但他的精神境界是难以忘记的。他使我们变得谦虚起来，认识到宇宙和内心的广袤无垠。

康拉德的小说情节展开较慢，初读时有人也许会觉得繁冗。读他的书必先沉下心来，随着他的节奏前行，然后才能深入他的世界。康拉德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偏见，这是历史和异常的生活环境的印记，无伤大雅。康拉德是一位劳动者、观察者和思考者，情场风波、仕途利禄都不收入他的眼底，下笔之处，尽是大海长天、荒原莽林，其间出出进进的人物固然有时孤独沉郁，但多是意志坚强，深沉冷静的人物，反面人物也个个不俗，不乏发人

① 奥立佛·华尔纳：《约瑟夫·康拉德》，朗曼斯·格林公司一九五一年版，第91页。

② 《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十期，樊仲云《康拉德评传——纪念这个新死的英国大作家而作》。

深省之处、康拉德的议论评说，句句发自肺腑，使人窥见其肝胆尽如冰雪。至于心理和自然环境的描写，那更是他的长处。可以说，他用亨利·詹姆士[1]之笔，写出了麦尔维尔之心[2]。

康拉德的舅父曾经写信给康拉德说："我将在心中记住你说过的一切。"当我们屏气凝神，拉开他的作品的帷幕时，我们就会明白他的舅父为什么要这样说了。

赵启光

---

① 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 1843—1916)，美国作家，以描写细致见长，作品有《贵妇人画像》等。

② 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美国作家，其代表作《白鲸》充满神秘色彩。

# 目　录

# 进步前哨

## 一

两个白人管理着这个贸易站。头头叫凯亦兹，是个矮胖子。助手卡利尔却是大高个儿，大头宽身体，架在一双细长腿上。这个班子的第三个人是塞拉利昂①的黑人，他声称自己的名字是亨利·普赖司。可是由于某种原因，这条河下游的土人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马可拉。在这个国家里，无论他到哪儿，都这样称呼他。他用鸟啭似的口音说英语和法语，写得一手好字，还懂得簿记。在内心深处则对于凶神恶煞怀有崇敬之情。他的妻子是罗安达的黑人，身材高大，生性聒噪。三个孩子在他的棚子似的矮屋门前的阳光中打滚。马可拉沉默寡言，令人莫测高深，心里看不起这两个白人。他经管着一个干草盖顶、泥土打墙的小仓库，并且自称仓库里存放的珠子、棉布、红手帕、铜电线，以及其他商品的账目都是正确无讹的。除了这个仓库和马可拉住的茅屋以外，在这个贸易站开辟出来的空地上，只有一座大房子。这是用芦苇整齐地修造起来的，四周都有走廊，围绕三间屋子。中间是起居室，放着两张粗木桌子，几张凳子。另外两间是

① 塞拉利昂(Sierra Leone)，旧译塞拉勒窝内。在非洲西部，濒临大西洋。居民大部分是曼迪人和泰姆奈人。曾经是英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1961年独立。

白人的卧室，每间各放着一张床架和一顶蚊帐，这就是全部家具。地板上堆满了白人的物品：打开的半空的箱子，破旧的衣服，旧靴子；一切肮脏破烂的东西都莫名其妙地乱堆在这两个邋遢的人的周围。离这些房子一段路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寓所”，里边长眠着一个人，上边歪歪斜斜地竖着一个高大的十字架。这个人曾经目睹这一切的开头，计划并照料过这个进步前哨的建立。在国内，他曾经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因为倦于空着肚子追求名声，便经过大力荐引，出国到这儿来了。他是这个站的第一任头头。马可拉以他一贯的“我早就说过”的冷漠样子，眼看这位精力旺盛的艺术家在刚刚建成的屋子里，死于热病。有一个时候，马可拉和家属、账簿，以及统治赤道线上的土地的魔鬼单独住在一起。他和他的神明相处很好。或许是安抚了他，答应他不久还会有一些白人可以给他玩弄。无论如何，伟大贸易公司的董事乘着那艘好象在大沙丁鱼罐上竖着个平顶小屋的汽艇来的时候，发现贸易站还井然有序，马可拉象平常那样不声不响，勤勤恳恳。董事把十字架树立在第一个代理人的坟墓上之后，指定凯亦兹接替，卡利尔则被派做第二把手。董事是一个冷酷而能干的人，喜欢不时地、但是难以觉察地来一点刻毒的幽默。他对凯亦兹和卡利尔说了一大套，指出他们的贸易站大有可为的前景。最近的贸易站距此大约三百英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好使自己出人头地，在贸易方面赚些佣金。这种任用是对于新手的一种恩典。董事的好意使凯亦兹感激涕零。他说自己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来报答这使人受宠若惊的信任，等等，等等。凯亦兹曾经当过电报局里的行政人员，知道如何确切地表达思想。卡利尔原是一支托庇于欧洲列强的骑兵队里的一名低级军官，他对此却感受不深。要是有佣金可拿，这很不错；可

是，用阴沉的目光看看那河流，那森林，那似乎把贸易站和世界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深不可测的树木，他打牙缝里咕哝着说：“咱们马上就会明白的。”

第二天，把许多包棉织品和几箱食品抛到岸上以后，那艘沙丁鱼罐似的汽艇就开走了，半年内不会回来。董事站在甲板上手触帽沿告别两个代理人，他们站在岸边挥着帽子。在回总部的路上，董事转身对公司的一位老仆人说：“瞧这两个笨蛋。公司里的人准是疯了，给我送来这一对宝货。我吩咐了这两个家伙开辟一个菜园子，建造新的仓库，筑篱笆，造趸船。我敢打赌什么也办不成！他们不知道怎么下手。我一直觉得这条河边的贸易站毫无用处，他们两个在那里倒正好合适！”

“他们会在那里锻炼自己，”那个老于世故的人微微笑着说。

“不管怎么说，我可以把他们甩开半年，”董事回答。

那两个人眼看着汽艇转了弯，然后手挽手登上岸边斜坡，回到站上去。他们来到这个广大而愚昧的国家里为时很短，到目前为止还一直是在其他白人中间，接受上级的监督和指导。现在呢，尽管他们对于环境的微妙影响很迟钝，但是他们忽然被孤立无援地抛弃，面对一片蛮荒，却感到非常孤单。这片蛮荒包含着蓬勃的生机，神秘地闪现出来，这就变得更为神奇，更为不可理解。他们是两个微不足道的、没有能力的个体，只有在高度组织的文明社会里才可能生存。很少有人懂得，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个性的本质，他们的才干和胆量，都不过是相信自己的环境是安全无虞的一种表现而已。勇气也好，冷静也好，自信也好，情绪也好，操守也好，每一种伟大的和每一种渺小的思想都并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群众的，属于盲目地相信法规和道德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相信警察和舆论的权力的群众的。然而一接触

到这天然未凿的蛮荒，这原始的大自然和原始的人，便猛然深深地搅乱了心弦。感到和自己的同类隔开的孤独，感到自己的思想和知觉的显然的寂寞——对于令人安心的习以为常的事情要加以否定，反之，对于危险的不习惯的事情却要肯定。想起了那些模模糊糊，控制不了的令人厌恶的事情，那种叫人心烦意乱的侵扰便会刺激一个人的想象力，折磨不论是愚者还是智者的文明化了的神经。

凯亦兹和卡利尔手挽着手走着，好象在黑暗中的孩子那样紧挨在一起。他们有着同样的、不完全是不愉快的面临危险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否属于想象，叫人有些拿不准。他们用亲热的声调唠唠叨叨地谈着。“我们的贸易站地点很好，”一个说。另一个热烈地赞同，滔滔不绝地夸大这个站有多美。接着两人走到坟墓附近。“可怜的鬼魂！”凯亦兹说。“他是生热病死的，是不是？”卡利尔咕噜着说，忽然站住了。“哪儿的话，”凯亦兹不高兴地反驳说，“我听说这家伙是冒冒失失的，让身子在太阳里晒。大家都说，只要你避开日头，这里的气候并不比国内坏得怎么样。你听到这么说吗，卡利尔？我是这里的头头，我的命令是你决不许晒太阳！”他假装开玩笑地摆出领导架子，但是他的意思是一本正经的。他想到也许有一天不得不埋掉卡利尔，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心里不禁一阵寒战。他忽然感到，在这非洲大陆的中心，这位卡利尔对他来说，比在任何别的地方的一个亲兄弟都更宝贵。卡利尔领略到个中情趣，行了个军礼，用兴致勃勃的声调回答说：“执行你的一切命令，长官！”然后纵声大笑，拍拍凯亦兹的背，嚷着说：“我们要让这里的生活过得轻松！只要安安稳稳地坐收那些野蛮人送来的象牙好了。这个国家到底有它的优点哪！”他们两人哈哈大笑的时候，卡利尔想：“这个可怜的凯亦

兹，如此虚弱的胖子。要是我不得不把他埋葬在这儿，多可怕哪。他是我尊敬的人。”……快到走廊的时候，他们彼此称呼：“我的亲爱的伙伴。”

他们头一天很活跃，时间消磨在锤子、钉子和红印花布上，挂起了窗帘，把屋子打扮得适于居住，象模象样，决心舒服地安排他们的新生活。这是一项他们办不到的工作。要有效地解决即使纯属物质的问题，都需要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平心静气和更坚毅不屈。再也找不到比这两个人更不适合这一斗争的了。不是出于任何善意，而是因为希奇古怪的需要，社会曾经小心照顾过这两个人，禁绝了他们所有的独立思想，所有的首创精神，所有的超越常轨的事；是以违者必死的法则禁绝的。他们只能在成为机器的情况下生活。现在，他们从耳朵上架着笔，或袖子上镶金边的人照看孩子似的侍候下解放出来，就象无期徒刑的囚犯在囚禁多年以后获释，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自由是好。这两个人缺少实际锻炼，不会独立思考，不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能力。

到了两个月的末了，凯亦兹常常说：“要不是为了我的梅丽，你不会在这里看到我。”梅丽是他的女儿。他虽然在电报局里过了极为幸福的十七年，还是抛弃了那个职位，来为他的女儿赚一笔嫁妆。妻子已经去世了，孩子是他姐姐带大的。他怀念那些街道，人行道，咖啡馆，多年故交；怀念日复一日看惯了的种种事物；怀念由熟悉的事物勾起的种种思想——一个政府雇员的不动脑筋的、单调而又平稳的思想；怀念政府办公室里的闲聊扯淡，小小的不和和玩笑以及不伤大雅的恶意。卡利尔会这样说：“要是我有一位好连襟，为人厚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他离开军队以后，那样好吃懒做，叫家里人直摇头，一个对他恼火的

连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他在那家公司里搞到个二级代理人的职位。他身无分文，明摆着再也不能从亲戚那儿榨点油水了，便不得不接受了这个饭碗。他象凯亦兹一样，怀念过去的生活。怀念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军刀和靴刺铿然作声，怀念军营里的妙语，驻防城镇里的姑娘；不过，此外他还有一些牢骚。他显然受到很大的亏待，这使他不时感到闷闷不乐。然而这两个人相处得不错，在昏庸懒散方面颇为相得。两人什么事都不做，完完全全地无所用心，享受着游手好闲的滋味，他们就是以此支取工资的。终于，他们感到彼此之间有一种近乎相亲相爱的感情。

他们象盲人一样住在大屋子里，只知道接触到的一些东西（而且还很不完全），却看不到事物的整个面貌。河流、森林、沸腾着生活的整个大陆都象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即使灿烂辉煌的阳光也没有展示什么可以理解的东西。事物在他们眼前出现又消失，断断续续，漫无目标。河流好象从乌有处来，流到乌有中去。它流经空虚。在这片空虚之中，有时却出现了独木舟，手持长矛的人突然聚集在贸易站的院子里。他们裸着乌黑发亮的身子，装饰着雪白的贝壳和闪闪发光的铜丝，手足健美。说起话来，一阵粗野的咕噜声，举止行动很英武，转动不停的圆睁睁的眼睛射出迅速而犷悍的目光。他们的头头们跟马可拉连续几小时商谈一根象牙交易的时候，武士们就在走廊前面蹲着，长长的好几行，足足有四五排。凯亦兹坐在椅子上，瞧着商谈的进行，什么也听不懂。他的圆圆的蓝眼睛看着他们，大声叫唤卡利尔说："喂，瞧啊！瞧那个家伙——还有左边那个。你看到过这样的脸吗？哦，有趣的畜生！"

卡利尔用短短的木烟斗吸着土烟草，手指绕着八字胡子大摇大摆地走来，傲慢恣肆地观察着武士们，说：

“很好的动物。带骨头来了吗？嗯？可不能算很快啊。瞧那家伙的肌肉——倒数第三个。我不在乎让他在鼻子上打一拳。两臂很好，但是膝盖以下的小腿不行。他们不能成为骑兵。”他得意地看看自己的小腿以后，常常这样结束：“哼！他们太臭了！喂，马可拉！把那群牛赶到物神那儿去。”（每一个贸易站都把仓库叫做“物神”，或许因为它包含着文明的精华）“把你藏着的垃圾货拿些出来打发他们走。我情愿看见仓库里塞满骨头也不要塞满破烂。”

凯亦兹表示赞同。

“不错，不错！结束你那边的生意经，去吧，马可拉先生。等你准备好了，我就来称象牙。我们得小心点儿。”接着转向他的同伴说：“这是住在河下游的部落；他们是香气馥郁的。我记得，有一度，他们曾经住在这里。你听到那场争吵了吗？在这个倒霉的国家里，一个人得怎样耐着性子啊！我的头都要裂开了。”

这种有利可图的访问是少有的事。这两个贸易和进步的先驱要天天眼望那当头的烈日发出微微抖动的光辉，照射在空空的院子里。在高高的河岸下面，静静的河水闪烁着，不断地流淌。在河中心的沙洲上，河马和鳄鱼并排晒太阳。一望无际的森林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包围着这贸易站的渺小的开辟地。这片森林隐藏着奇梦幻想般的人生的命运攸关的复杂奥秘，无声无息地沉浸在伟大而富于表现力的静默之中。这两人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关心，所想的只是把他们和那艘汽艇开回来相分开的日子的推移。他们的前任留下了一些破书。他们拣起了这些小说的残骸，因为生平从来没有阅读过这种东西，觉得惊喜交集。于是好长一段日子里没完没了地讨论着情节和人物，真有股傻劲儿。在这非洲的中心，他们结识了黎希留①、达尔大尼

央②、老鹰眼③和高老头④，以及其他许多人。这些虚构出来的人物都成了谈话的材料，好象曾经真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低估他们的德行，怀疑他们的动机，否定他们的成功；对于他们的表里不一的作风觉得可耻，对于他们的勇气感到可疑。一想到那些罪恶，使他们满肚子愤慨；温情或者悲伤的段落则使他们深深感动。卡利尔清了清嗓子，用军人的口吻说："胡说八道！"凯亦兹的圆眼睛里热泪盈眶，胖鼓鼓的面颊抖动不已，抚摩着光秃秃的脑袋，声称："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想不到世界上竟然有这样聪明的人哪。"他们还找到了几份国内出的旧报纸，上面夸夸其谈地讨论叫做什么"我们的殖民地的扩展"。说了许多文明人之权利和责任，传播文明这一工作之神圣，赞美那些到处奔走，把光明、信仰和贸易带到地球的黑暗地带来的人的丰功伟绩。卡利尔和凯亦兹读着，想着，开始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评价。一天晚上，卡利尔向四下挥着手说："百年之内，这里或许会建起一座城市。码头啦，仓库啦，军营啦，还有——还有——弹子房啦。文明啦，我的孩子，还有德行啦——还有一切。那时候，小伙子们会读到有两个好样的，凯亦兹和卡利尔，是最初生活在这块地方的文明人！"凯亦兹点头说："不错，想到这点真是个安慰。"他们似乎忘掉了死去的前任了。然而，有一天清晨，卡利尔跑出去把十字架重新竖好。"我每次经过那条路，这东西总教我瞧着不舒服，"在早晨吃咖啡的时候他对凯亦兹解释。"它歪得太厉害了，教我瞧着不舒服。所以我就把它竖直。竖得很扎实，我向你保证！我两只手拉着横木吊起来，动都不动。哦，我干得很对劲

---

① 黎希留（1585－1642），法国红衣主教兼政治家。

② 达尔大尼央，法国作家大仲马（1803—1870）所著《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③ 老鹰眼，美国作家库柏（1789－1851）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的人物。

④ 高老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所著《高老头》中的人物。

儿。”

有时候高必拉来看他们。高必拉是邻近一些村子的酋长。他是头发灰白的土人，又瘦又黑，白布围着腰，一块肮脏的豹皮挂在背后。他迈着骨瘦如柴的腿大步走来，摆动着一根和他一样长的拐杖，进了贸易站的公用房间，他却蹲在房门的左边。就那样蹲坐着，瞧着凯亦兹，不时说些对方听不懂的话。凯亦兹在他停顿的时候，有一句没一句，态度和蔼地插言："那是怎么回事，你这位老神像？”他们相视而笑。两个白人都喜欢这位不可理解的老家伙，称他为高必拉神父。高必拉的态度象父亲般慈祥，看来真的爱所有的白人。在他看来他们都很年轻，象得分不清(除了身材)，他认为他们都是兄弟，而且也都是不会死的。那位艺术家是他头一个熟悉的白人，他的死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因为他坚信这个远客是出于一种神秘的目的假装死掉，埋掉，而这一目的是问不出所以然的。说不定那是他返国回家的办法呢？无论如何，这些人是那个人的兄弟，因此他对他们表达了自己可笑的温情。他们用某种方式报答他。卡利尔拍拍他的背，大手大脚地胡乱划着一根根火柴让他开心。凯亦兹则总是乐于让他闻闻阿摩尼亚药瓶。总之，他们就象那个已经藏入地洞里去的白人那样做法。高必拉聚精会神地打量着他们。说不定这两个和那个是同一个人呢——或者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他决不定——解不开这个谜，但是他仍然一直是非常友好。作为这一友谊的结果，高必拉村子里的妇女们一字单行穿过芦苇丛生的草莽，每天早晨向贸易站送来家禽、白薯和棕榈酒，有时候还有山羊。公司从来没有以充分的粮食供应这个站，代理人必需靠地方上供给来生活。他们由于高必拉的好意得到了这些东西，日子过得不错。常常，他们中的一个发一阵烧，另一个就无微不

至地护理对方。他们对疾病并不重视，疾病却使他们身体较前虚弱，面色变坏。卡利尔眼睛眍瞜了，脾气急躁起来。凯亦兹颦眉蹙额，面颊松弛，腆着个大肚子，奇形怪状。然而由于一直在一起，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渐渐发生在外貌上、也发生在性情上的变化。

这样过了五个月。

于是，一天早晨，凯亦兹和卡利尔躺在走廊里的椅子上，谈着汽艇快要开来的事，正在这时候，打森林里出来一群武装的人，径直向贸易站走来。这个国家的这一部分没见过这些人。细高挑儿，饶有古风地从脖颈儿到脚跟披上有穗子边的蓝布，裸露的右肩上扛着击发滑膛枪。只见马可拉激动不已，奔出仓库（他整天整天耽在那儿），去见这些来客。他们到了院子里，用沉着的、鄙夷的目光四面打量。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孔武有力、神情坚毅的黑人，两眼充血，站在走廊跟前，发表长篇大论。他指手划脚，又戛然而止。

他的语调里，他说的长句子的声音里，有些什么使这两个白人感到吃惊。那好象叫人想起一种不完全熟悉、然而近似有文化的人的言谈。它听来好象一种我们有时候在梦中听到的不可能有的语言。

"讲什么外国话呀？"卡利尔惊讶地说。"一开头我只当这家伙在说法国话了。不管怎么样，和我们听到过的不同，这是另外一种莫名其妙的话。"

"不错，"凯亦兹回答说。"咳，马可拉，他说什么来着？他们打哪儿来的？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可是马可拉好象热锅上的蚂蚁，慌慌张张地回答："我不知道。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也许普赖司太太听得懂。他们

说不定是坏人。”

那个领袖停了一下以后，对马可拉厉声地说句什么话，马可拉摇摇头。那人环顾四周，然后看到了马可拉的茅舍，便向那儿走去。接着只听见马可拉太太滔滔不绝的说话声。其余的陌生人——总共六个——从容不迫地到处闲逛，在贮藏室门口探头探脑，聚集在坟墓周围，心领神会似地对那个十字架指指点点，一概都显得随随便便的样子。

“我不喜欢这帮家伙——我说，凯亦兹，他们想必是从海边来的。他们带着枪，”机灵的卡利尔打量着说。

凯亦兹也不喜欢这帮家伙。两个人头一次发现他们处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反常的事情可能就是危险的事情；发现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决没有什么力量能为他们对付反常的事情。他们觉得不安，进屋去把左轮手枪装好子弹。凯亦兹说：“我们必须命令马可拉告诉他们要在天黑之前离开。”

生客在下午就走了，吃了马可拉太太为他们做的一顿饭。这高大的女人很兴奋，跟客人们谈了很多话。她的尖嗓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上上下下地指着森林和河流。马可拉坐在一边瞧着，不时站起来小声和妻子说些什么。他陪着生客越过贸易站场地后面的峡谷，自己慢慢走回来，满腹心思的样子。两个白人问他的时候，他神态异常，好象听不懂，好象忘掉了法文——好象完全忘掉怎么说话了。凯亦兹和卡利尔认为这个黑人喝了太多的棕榈酒。

他们商量过轮流守望的办法，但是到了晚上一切看来都那么和平宁静，便象平常一样去休息了。整个夜里他们被村子里阵阵鼓声惊扰。附近一阵深沉急速的鼕鼕声停了，远处跟着响起来——于是一切寂然。不久，短促的呼吁声从这儿那儿叽里

咕噜地传来，又都汇合在一起，逐渐增强，变得雄浑而持久，扩散到森林之外，沉沉地响着穿过黑夜，连续不断，远远近近，好象这整个大地就是一面巨大的鼓，不停地、轰隆隆地向苍天发出呼吁。透过这一大片深沉的吵闹声，突然间听见阵阵叫喊，好象是疯人院里时断时续的歌唱，又尖又响，迸发出不谐和的声调，好象要直冲牛斗，把繁星下的安宁一扫而光。

卡利尔和凯亦兹睡不好。两人都觉得夜里听到枪声——至于什么方向则说法不一。第二天早晨马可拉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中午时分带了昨天来过的一个生客回来，凯亦兹怎么想接近他，他都避开了，显然是装聋作哑。凯亦兹迷惑不解。卡利尔刚在河边垂钓，回来给人看他的鱼的时候说："黑人看来骚动得很，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看见大约十五条船在我钓鱼的两小时之内划过了河。"凯亦兹不安地说："马可拉今天就是为这个变得那么古怪吗？"卡利尔建议说："把我们的人全部集合起来，以防不测。"

## 二

董事给站上留下了十个人手。这些人和公司订了六个月的合约（却没有特别的关于月份的观念，只有一般的非常模糊的时间概念），已经为这一进步的事业服务了两年以上。他们所属的部落在这个苦难的黑暗大陆的非常遥远的部分，他们没有逃跑，自然是唯恐陌生人到处乱跑会被这个国家的土著杀掉，这一点他们是对的。他们住在芦苇丛生、野草遍地的峡谷的斜坡上的草屋里，正好在贸易站的房屋的背后。他们不快活，怀念着自己国家里节日的咒文、法术和生人祭。他们在家乡也有父母和兄

弟姐妹，也有敬爱的酋长、尊敬的法师、可亲的朋友，以及其他一般被认为是人伦的联系。而且，公司配给的大米不合他们的口胃，因为他们的国土里没有这种食物，他们吃不惯。结果身体差了，情况很糟。如果他们是其他部落的人，一定会下决心死掉——对于某些土人没有什么比自杀更容易了——这样就能逃避生存的迷津。然而，正因为属于有尖牙利齿的好战部落，他们就比较硬朗，因而继续木头木脑地生活下去，受着疾病和苦难的折磨。他们事情做得很少，魁梧的体格脱了形。卡利尔和凯亦兹悉心给他们诊治，却不能使他们恢复原状。他们每天早晨给召集起来，分派各种各样的工作——割草啦，修篱笆啦，伐木啦，等等，等等，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引导他们有效地工作。两个白人实际上控制不了他们。

这天下午，马可拉来到大房子，发现凯亦兹正盯着瞧看森林上空升起的三柱浓烟。"那是什么？"凯亦兹问。"几座村子烧了，"马可拉回答，似乎已经恢复了理智。然后他忽然说："我们象牙搞到很少。半年来生意不好。你要再多搞点象牙吗？"

"要的，"凯亦兹急切地说。他想到佣金收入减少了。

"昨天来的那些人是从罗安达来的商人，他们有许多象牙，没办法带回家去那么多。我去买可好？我知道他们的营帐。"

"当然好，"凯亦兹说。"那些商人都是些什么人？"

"坏人，"马可拉淡淡地说。"他们跟人打仗，抓女人和小孩子。他们是坏人，有枪。这地区里大乱。你可要象牙？"

"要的，"凯亦兹说。马可拉一时没说什么。然后说："我们那些干活的一点都不好，"他四面看看，嘟哝着。"站上乱七八糟呢，先生。董事要骂了。最好搞一大堆象牙来，他就不会说话了。"

“我没办法。那些人不肯干活，”凯亦兹说。“你什么时候把象牙搞来?”

“很快，”马可拉说。“也许今儿晚上。你交给我办吧，你待在屋子里好了，先生。我想你最好今晚给我们的伙计弄些棕榈酒，让他们跳跳舞，乐一乐。明天就干得好些。有许多棕榈酒哪——都有些发酸了。”

凯亦兹说:“好的。”马可拉亲手把好些大葫芦搬到他的茅屋门前。一直到傍晚大葫芦都放在那儿，马可拉太太对那里边一一查看。伙计们在日落时分把它们取走了。凯亦兹和卡利尔去休息的时候，在伙计们的茅屋前燃起了熊熊篝火。他们听见叫喊声和击鼓声。高必拉村子里的一些人也参加了贸易站员工的晚会，这一场游乐非常成功。

深更半夜里卡利尔忽然醒来，听见一个人大叫，接着一声枪响。只有一声。卡利尔奔出去，碰到凯亦兹也在走廊里。两人都感到吃惊不小。他们穿过院子去叫马可拉的时候，看见黑暗里身影晃动。其中一个喊着说:“不要开枪! 普赖司，是我。”于是马可拉出现在他们跟前。“回去，请你们回去，”他催促说，“你们把一切都弄糟了。”“到处有陌生人呢，”卡利尔说。“没关系，我知道，”马可拉说。然后悄声低语:“没什么。带象牙来了。别出声! 我知道怎么办。”这两个白人勉强走回屋子里，可是没有睡。他们听见脚步声，耳语声，呻吟声。好象有许多人进来了，把沉重的东西抛在地上，争论了好久，然后走掉了。他们躺在硬床上想着:“这个马可拉可是个无价之宝。”到了早晨，卡利尔非常疲倦地走出来，拉着大钟的绳子。站上员工每天早晨听到钟声都来集合的。这天早晨却一个也不来。凯亦兹也打着呵欠出来了。他们看见马可拉在院子那头走出茅屋，端着一铁盆肥皂

水。他是一个文明的黑人，身上很整洁。他灵巧地把肥皂水泼在他的一条可怜巴巴的小黄狗身上，掉转头来对代理人的屋子远远地大声嚷着："伙计们全都在昨天夜里跑了！"

他们听得清清楚楚，可是由于惊讶，两个人同时喊道："什么！"又面面相觑。"我们现在可相当狼狈了，"卡利尔怒声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凯亦兹咕哝着说。"我到茅屋那边去看看，"卡利尔说，大步走开了。马可拉走来看见凯亦兹一个人站在那儿。

"我简直不相信，"凯亦兹热泪盈眶。"我们关心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们跟海边上的人跑了，"马可拉迟疑了片刻说。

"我才不在乎他们跟什么人跑了呢——这些忘恩负义的畜生！"另一个嚷着。忽然他怀疑起来，直瞪着马可拉，又说："这件事你知道些什么？"

马可拉耸动着肩膀，眼望着地下。"我知道些什么？只不过是猜想。你要来看看我搞来的象牙吗？一大堆呢。你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

他向仓库走去。凯亦兹呆呆地跟着，想着这些伙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逃亡。在"物神"门前的地上放着六根精彩的象牙。

"你拿什么换来的？"凯亦兹满意地察看了以后说。

"不是正规的买卖，"马可拉说。"他们把象牙带给我，我告诉他们可以拿站上他们最需要的东西。这一堆好漂亮。没有哪个站拿得出这样的象牙。这些商人要脚夫，要得很急，我们的伙计在这里没用处。不是做买卖，没登账；一点都不错。"

凯亦兹差不多要气炸了。"什么话！"他大叫着，"我肯定你是把我们的伙计卖了换象牙！"马可拉冷冷地站着，一声不吭。

“我——我——要——我，”凯亦兹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魔鬼！”他高声喊。

“我为你，为公司，尽了最大努力，”马可拉镇定地说。“你为什么大吵大闹的？看看这个象牙。”

“我撤你的职！我要告发你——我不要看象牙。我不许你碰。我命令你把它们扔到河里去。你啊——你啊！”

“你的脸涨得通红，凯亦兹先生。要是你在阳光里这样激动，你就会发烧，死掉——象头一个头头一样！”马可拉危言耸听地宣称。

他们静静地站着，用紧张的眼神彼此打量，好象从相隔很远的地方用力瞪视。凯亦兹哆嗦着。马可拉的话里并没有更多的含义，但是在凯亦兹听来似乎充满了不祥的恐吓！他突然转身，向屋子那边走去。马可拉退回到他的家庭的怀抱里；象牙被留在仓库门前，在阳光下显得非常大，价值不赀。

卡利尔回到走廊上。“他们都走了吗，啊？”凯亦兹从两人公用的房间的一头用压抑的声音问。“你没有找到一个人吗？”

“哦，是的，”卡利尔说，“我发现一个高必拉的人躺在茅屋跟前死了——子弹穿过身体。我们昨夜听到这枪声的。”

凯亦兹快步走出来。他看到他的同伴对院子那头仓库旁的象牙看着。他们两人静静地坐了一会。然后凯亦兹讲述他和马可拉的一席话。卡利尔不言语。他们午饭吃得很少。那天简直不谈一句话。巨大的沉默好象沉沉地笼罩了贸易站，压在他们的嘴唇上。马可拉库门不开，他跟孩子们玩儿，消磨这一天。他直挺挺地躺在门外一张草垫上，孩子们坐在他胸膛上，在他身上乱爬。这是一幅动人的图画。马可拉太太象往常一样，整天忙于烧饭。白人们晚饭多少吃得好一些。然后，卡利尔吸着烟斗，

漫步走到仓库那边去；他站在象牙跟前好长一段时间，用脚踢踢一、二根，甚至想把最大的一根拿着尖头提起来。他回到待在走廊上一动不动的他的上级那儿去，往椅子上一坐，说道——

“我明白了！他们是在沉睡的时候给抓去的，喝了许多你让马可拉给他们喝的酒。这是个奸计！明白吗？最糟的是高必拉的一些人也在那儿，被带走了，毫无疑问。醉得最浅的人醒过来了，就为了他的清醒给枪打死了。这是个奇怪的国家。你打算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不能碰它，”凯亦兹说。

“当然不能，”卡利尔同意。

“奴隶制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凯亦兹声调颤动，结结巴巴地说。

“可怕——这种灾难，”卡利尔粗声说，坚信不疑。

他们相信自己的言论。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所能发出来的某种声音，都表现出一种恭敬的从命惟谨的样子。然而关于感情问题，人们实在一无所知。我们气愤填膺或者热情洋溢地谈话；我们谈论压迫、残酷、罪行、信仰、自我牺牲、美德，可是在这些单字之外我们就不知道其真意了。谁也不知道痛苦或者牺牲是什么意思——也许这些幻影的神秘目的的牺牲品知道。

第二天早晨他们看见马可拉非常忙碌地在院子里准备大磅秤称象牙。过了一会儿，卡利尔说：“这个可恶的无赖在干什么？”他闲步走到院子里。凯亦兹跟着。他们站在那儿瞧。马可拉不理会。磅秤校准了以后，他要把一根象牙搬上去，可是太重了。他无可奈何地抬头望望，一言不发，一时间，他们三个站在磅秤周围，不言不动，好象三尊雕像。忽然，卡利尔说：“拿着那一头，

马可拉——你这野兽!"他们一起把象牙扔上去。凯亦兹四肢颤动,咕哝着说:"哎呀!哦!哎呀!"从口袋里摸出一小片稀脏的纸和铅笔头。他对他们背转身子,好象要做什么狡诈的事情,偷偷地记下卡利尔用不必要的高声对他报出来的分量。一切妥当以后,马可拉自言自语地说:"这里的太阳太厉害了,象牙放在这里不好。"卡利尔用漫不经心的调子对凯亦兹说:"我说,站长,我还是帮他把这堆东西搬到仓库里去吧。"

他们正要回到屋子那儿去的时候,凯亦兹叹口气,说:"不做不行。"卡利尔说:"这是可悲的,然而,伙计是公司的伙计,象牙又是公司的象牙。我们必须照料。""当然,我要打报告给董事,"凯亦兹说。"当然,让他决定,"卡利尔同意说。

中午他们饱餐了一顿。凯亦兹长吁短叹。一提到马可拉的名字,他们总要给它加上一个责骂的形容词。这使他们良心舒泰。马可拉给自己放了半天假,替孩子在河中洗澡。这一天没有人从高必拉的村子到贸易站附近来。第二天,第三天,整个星期都没有人来。高必拉的人可能已经死了,埋了,无影无踪,无声无息了。然而他们只哀悼那些由于白人的魔法而失踪的人,白人把坏蛋带入了这个国家。坏蛋们走了,可是恐惧仍然存在。恐惧一直在那儿哪。人可能摧毁心中的一切:爱,恨,信仰,甚至怀疑;可是只要他执着于生命,他就不能摧毁恐惧。恐惧是微妙的,不灭的,可怕的,遍布整个身体,沾染思想深处,潜伏在心底,在唇边看望着最后一口气的挣扎。那位和气的老高必拉因为恐惧而把额外的生人牺牲贡献给了所有的凶神恶煞,这些凶神恶煞也控制了他的白人朋友们。他的心是沉重的。有些武士们主张去杀人放火,但是这位慎重的野老人劝阻了他们。谁能预见到这些神秘的人物如果被激怒起来会带来怎样的祸患呢?千万

别去惹他们才是。也许到时候他们会象头一任那样消失在泥土中。他的村民们一定不要来碰他们，并且但愿最好的情况出现。

凯亦兹和卡利尔没有失踪，而且仍然生活在大地上，不知怎么，他们觉得大地变得更大了，而且非常空虚。使他们深有所感的，与其说是这个站的全然无味的孤独，不如说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感到发自他们内心的东西，那些保证他们安全，使荒凉不致干扰清心的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家庭的想象，对于象他们一样的人的回忆，那些人象他们一样经常思索和感受，这些都退到老远的地方，被万里无云的强烈阳光映照得迷离惝怳。从环绕四周的荒野的巨大寂静里，散发出的绝望和荒凉，似乎离他们更近了，用一种不可抗拒的、却是亲昵而又可憎的关切，温柔地拉拢他们，照顾他们，包藏他们。

一天天过去，一星期一星期过去，然后是一个月一个月过去。高必拉的村民们象先前一样，在每一次新月的时候，对月击鼓高呼，但是不到站上来。马可拉和卡利尔有一次坐了独木舟想去和他们交往，可是挨到阵雨般的箭，只得逃命回到站上来。他们这次行动，使得沿河一带地区陷入骚乱，许多天来都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一片喧嚣之声。汽艇迟迟不来。开头他们还有恃无恐地谈论那是耽搁，然后就焦躁不安，然后更垂头丧气。事情变得严重了。储备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卡利尔在岸边抛下钓丝，可是河水变浅了，看不见鱼。他们不敢逛游到离站老远的地方去打猎。何况在这密不通风的森林里也没有猎物可打。有一次卡利尔打中了河里一头河马，他们没有船去把它弄到手，它沉下去了。等到氽起来却又漂走了，让高必拉的人捞到了死河马。这时正好是国定假日，可是卡利尔对它一肚子气，大谈有必要斩尽杀绝所有的黑人，才能使这个国家让人待得下去。凯亦兹不

声不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几小时几小时地瞧着他的梅丽的肖像。像上是一个小姑娘，颜色变浅的长长的披散的头发，脸上有些愁眉不展的样子。他的腿肿得厉害，几乎不能行走。卡利尔受到热病的损害，不能再昂首阔步了，趔趔趄趄地走，仍然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好象一个兵想起他的有名的团队。他嗓子哑了，爱挖苦人，喜欢说些令人不快的话。他把这叫做："跟你说实话。"他们很久以前计算过贸易的佣金，包括最后跟"这个恶劣的马可拉"做的一笔。他们也决定了丝毫不要提起这件事。凯亦兹起初还犹豫——因为怕那位董事。

"暗底下做的比这更坏的事他都看到过，"卡利尔嗄声笑着辩护。"相信他吧！要是你泄露秘密他也不会感谢你。他并不比你我好。要是我们闭紧嘴巴，谁会说呢？这里又没有别人。"

这正是麻烦的根子！这里又没有别人。正因为他们具有种种弱点，孤单地在一起，他们日渐象是一对同谋犯，而不象一对相爱的朋友。八个月没有得到家里一点儿消息了。每天晚上他们说："明天就会看见汽艇了。"可是公司里的一艘汽艇失事，董事忙着别的事，正要解救大河上很遥远的重要的贸易站。他认为这个无用的站和无用的人可以等等再说。这时，凯亦兹和卡利尔吃没有盐煮的米饭，骂公司，骂整个非洲，骂他们生出来的日子。一个人一定得吃过这样的饮食才会发现，食物一定要勉强咽下去，会成为多么大的苦恼。这个站上除了大米和咖啡之外，真正是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喝着没有糖的咖啡。凯亦兹把最后十五块糖和半瓶法国白兰地锁在他的箱子里，"以备患病之需，"他这样解释。卡利尔首肯。"谁生了病，"他说，"额外得到一点点这类东西都是好的。"

他们等待着。茂盛的青草在院子里蔓延。现在钟声再也不

响了。日子静静地、慢慢地、令人恼火地过去了。这两个人一开口就怒气冲天；静默则是凄然的，好象沾染上了他们思想上的愁苦。

有一天，中午吃了米饭以后，卡利尔放下杯子，不想喝了，说道："岂有此理！这回咱们可要喝一杯象样的咖啡。把糖拿出来，凯亦兹！"

"生病用，"凯亦兹嘟哝着说，连看都不朝上看一眼。

"生病用，"卡利尔学他的话。"胡说八道！……好哇！我病着哪。"

"你还没有我病得厉害，我却不用糖，"凯亦兹心平气和地说。

"喂！把糖拿出来，你这个小气的老奴隶贩子。"

凯亦兹立刻抬起头来望着。卡利尔存心傲慢地微笑。凯亦兹忽然觉得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人。他是谁啊？一点都不认识了。他能干出什么事情来？他怒火中烧，杀气腾腾，好象面临着一种做梦也没想到的、你死我活的危险。然而凯亦兹尽量用镇静的声音说话——

"这种玩笑很无聊。不要再说了。"

"玩笑？"卡利尔从位子上向前冲着说。"我饿了——我病了——我不是开玩笑！我恨伪君子。你是个伪君子。你是个奴隶贩子。我自己也是个奴隶贩子。在这个该死的国家里没别的，只有奴隶贩子。无论如何，我今天非要在咖啡里放糖不可！"

"我不许你这样跟我说话，"凯亦兹义正词严、态度坚决地说。

"你！——什么东西！"卡利尔跳起来嚷着。

凯亦兹也站起来。"我是你的领导，"他开口说，尽量抑制声

音的颤抖。

"什么?"对方高喊着。"谁的领导？这里没有领导。什么也没有;只有你我两个人。把糖拿来——你这个大肚子笨驴。"

"住口。滚出这间屋子,"凯亦兹尖叫着。"我撤你的职——你这个流氓!"

卡利尔扔过来一张凳子。他一下子凶相毕露。"你这个软弱无能的饭桶——给你一下子!"他咆哮着。

凯亦兹躲到桌子下面，凳子飞到屋子的草编的隔墙上。卡利尔要把桌子掀翻的时候,凯亦兹象一头走投无路的猪一样,低着头,拼着命,盲目地往前直冲，一下撞倒他的朋友，穿过走廊，奔到自己的房间里。他锁上门，抓起左轮手枪，站在那儿直喘气。不到一分钟,卡利尔就狂暴地踢着门,咆哮着说:"你要是不把糖拿出来，你一露面我就毙了你，象条狗一样。瞧着吧——一——二——三。你不干吗？我要叫你明白究竟谁是主人。"

凯亦兹只怕门要倒下来了，从他这间屋子的当作窗户用的一个方洞里爬了出去。于是他们一个在屋子的这边，一个在屋子的那边了。然而那另一个显然没有足够的力气撞开房门，凯亦兹听见他跑着兜过来。他也用发肿的腿费劲地跑起来。他拿着手枪,尽最快速度跑着,还闹不清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连续看到的是马可拉的房子、仓库、河流、峡谷,以及矮树丛。绕着房屋跑第二圈的时候，又从头到尾看到了。接着这些东西又闪过他的眼睛。这天早上,他走几步路就得哼一声。

此刻,他跑着。快得要使另一个人看不到他。

于是，他精疲力尽，绝望地想:"还跑不完下一圈我就要死了,"他听见对方重重地摔倒了，脚步声停了。他也站住。他在房子后面，卡利尔在前面，象原来一样。他听见他倒在一张椅子

上，骂着，忽然他自己的腿瘫软无力，不由得滑倒下来，靠墙跌坐着。嘴巴象煤渣一样干，脸上都是汗水——还有泪水。这都是怎么一回事？他觉得这一定是个可怕的幻影；他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他觉得自己要发疯了！过了一会，他恢复了神志。他们刚才都吵些什么来着？糖嘛！多么荒唐！给他就是了——自己并不需要啊。他带着一种安全的感觉爬起来。但是还没有站稳，一种常识上的考虑油然而起，使他又陷入绝望之中。他想："假使我现在对那个当兵的畜生让步，他明天又要开始这种恐吓——还有后天——每一天——都提出别的要求，作践我，折磨我，把我当做奴隶——那我就完了！完了！汽艇多少天之内不会来——也许永远不会来。"他颤抖得厉害，不得不再坐到地板上。他感到孤立无援，浑身直打哆嗦，觉得再也不能、再也不愿动一下了。他心里一团乱麻，因为忽然发现这种处境没有结果——不论死还是生一下子变得同样困难和可怕。

猛一下他听见那个人把椅子往后推；他极其机灵地跳起来，倾听着，心里拿不准。还得跑哪！往右，还是往左？他听见脚步声，马上拿着枪直往左边冲，他觉得就在此刻，两人猛烈地撞在一起。他们都高声惊呼。两人之间响起了一阵爆炸声，红色的火光轰鸣，浓烟翻滚。凯亦兹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仓皇后退，想着："我被打中了——一切都完了。"他等待那个人过来——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的痛苦。他抓住一根支撑屋顶的柱子——"一切都完了！"接着听见房子的那一头一阵瘫倒的声音，好象是谁一个倒栽葱被椅子绊倒——接着万籁俱寂。没有别的事情发生。他没有死。只是肩膀上觉得似乎扭伤得很厉害，枪也丢了，手无寸铁，无依无靠！只有等死。那个人却没有声音。这一定是个策略，他在偷偷走过来了！从哪一边呢？说不定这

一分钟就在瞄准着他哪！

挨过几分钟可怕而又荒唐可笑的痛苦之后，他决心去面对他的厄运。他准备无条件投降。转过了屋角，一只手扶墙支撑自己，挪动了几步，几乎要昏过去了。他终于看见在房子另一头的拐角，地上有一双朝天的脚伸出来，那双裸露的脚上穿着红拖鞋。他觉得恶心得要命，他站了一会儿，眼前一片漆黑。接着马可拉出现在面前，静静地说："来吧，凯亦兹先生。他死了。"他得庆更生的眼泪夺眶而出，抽抽搭搭地嚎啕大哭起来。过了一会，他发现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瞧着卡利尔仰面朝天地躺在那儿。马可拉正跪在尸体旁边。

"这是你的枪吗？"马可拉递上来问道。

"是的，"凯亦兹说，又很快地加上一句："他拿枪追着我——你看见的！"

"是的，我看见，"马可拉说。"这里只有一管枪。他的枪呢？"

"不知道，"凯亦兹悄没声儿地说，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十分细弱了。

"我去找找看，"另一个轻轻地说。他沿着走廊找了一圈，凯亦兹则静静地坐着，瞧着那具尸体。马可拉空手而返，站在那儿沉思，然后悄悄地走进死者的屋子里，不久就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出来了，送到凯亦兹面前。凯亦兹紧闭上眼睛，只觉得天旋地转。他发现生比死更可怕，更艰难。他杀死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思索了片刻之后，马可拉指着地上那个右眼被打穿的死人，轻声轻气地说——

"他是发烧死的。"凯亦兹直愣愣地望着他。"是这样，"马可拉深思熟虑地重复说，走到尸体旁，"我认为他是发烧死的。明

天埋了他吧。”

他慢慢地走开，到他的期待着的妻子那儿去，把这两个白人留在走廊里。

夜降临了，凯亦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他不声不响地坐着，好象服了一剂鸦片。他刚才经过的一场感情的风暴产生了一种精疲力尽的宁静之感。在一个短短的下午，他探测了恐怖和绝望的无底深渊，现在，他找到了安宁，由于觉悟到生对他来说不再有秘密了，死也是这样！他坐在尸首旁想着；非常活跃地想着，有许多非常新鲜的想法。他似乎完全从自己游离开来了。他的老的想法、省悟、爱好和厌恶、尊敬的事物和嫌弃的事物，最后都在它们真实的光照中显露出来了！显得无聊而又幼稚，虚伪而又荒谬。坐在被他杀死的人身旁，他沉溺在自己的新智慧之中。他跟自己讨论着天下万事万物，思绪错误而神态清明，这种情况也许会在一些精神错乱的人的身上看到。忽然他想到这个死人多少总有些象一头害人的野兽；想到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也许是几十万呢——谁知道？——想到一个人的死，总起来说，不可能发生什么影响；不会有什么重要性，至少对于有思想的动物来说是这样。他，凯亦兹，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直到此刻以前，他整个一生都象其余的人类一样，是许多无聊事物的信徒——他们都是些笨蛋；然而现在他思绪万千！他大彻大悟！他心中平安；他已经领悟了至高无上的哲理了！接着他想象自己死了，卡利尔坐在这张椅子上瞧着他；他的这种想象竟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在片刻之间，他变得完全拿不准究竟谁死了，谁活着。然而，他的幻想的异常成功使自己吃惊，于是，依靠一种聪明的和及时的心灵的力量，他正好适时地使自己没有变成卡利尔。他的心怦怦地跳，想到这种危险，不禁全身

发热。卡利尔！多么卑鄙的东西！为了镇定他现在被搅乱的神经——这并不奇怪！——他想吹吹口哨。忽然，他睡着了，或者觉得自己睡着了。然而不管怎么说，起了一阵雾，不知是谁在雾里吹起口哨了。

他站起来。已经是白天了，云雾笼罩了这片大地：无孔不入的、席卷一切的、无声无息的云雾；热带早晨的云雾；缠绵胶着的、致人死命的云雾；死灰般惨白的、毒气般纯净的云雾。他站起来，看着尸体，双臂高举过头，好象一个人从梦幻中清醒过来，却发现自己被永远禁闭在坟墓之中。“救救我！……上帝啊！”

忽然一声不象是人喊出的颤抖的尖叫，象一支尖锐的标枪刺破了这个苦难大陆的白色裹尸布。三声短促而急躁的尖叫跟着传来，于是，一时间，一圈圈的云雾翻滚着，稳稳当当地透过这令人生畏的静寂。接着又响起了许多尖叫声，又快又刺耳，响彻云霄，好象什么被激怒的残暴的野兽在嚎叫。进步在河里呼唤着凯亦兹哪。不但进步，还有文明以及种种美德哪。社会在呼唤着它的有造诣的孩子回来，照料他，指示他，审判他，定他的罪。它呼唤他回到垃圾堆上来，他是从这垃圾堆上远走的，如此才合乎公道。

凯亦兹听到了，心里很明白。他跌跌冲冲地离开走廊；自从他们两个一起被抛弃在这儿以来，这还是头一回他让那另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那儿。他在雾中摸索前进，愚昧无知地呼唤着看不见的上苍收回它的创造。马可拉在雾中掠过，一面跑一面嚷嚷——

“汽艇！汽艇！他们看不见，对站上鸣汽笛。我去打钟。你到码头上去吧，先生。我打钟。”

他不见了。凯亦兹站着不动，仰面望着，雾低低地滚过他的头。他环顾四周，好象迷路的人。他看见在流动的洁白的雾幕上，有一个暗黑的污点，那是一个十字架形的污点。他踉踉跄跄地朝它走过去的时候，贸易站响起了一阵杂乱无章的钟声，来响应那艘汽艇的迫不及待的吵闹声。

伟大文明公司①（既然我们知道文明是跟踪贸易而来）的常务董事头一个上岸，他立刻就看不见汽艇了。河畔的雾非常浓；在上面贸易站那儿，不停地响着破锣似的钟声。

董事高声对汽艇喊着：

"没有人来接我们；也许有什么不对头，尽管他们打着钟。你们最好也来呀！"

他开始艰难地走上陡坡。船长和轮机手跟在后面。他们爬到上面的时候，雾淡了一些，能够看到董事走在前面，离他们有好多路。忽然看见他朝前奔跑起来，一面回过头来对他们喊道：——"快跑！跑到房子那儿去！我已经发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了。快跑，去找那另外一个！"

他已经发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了！即使是他，这个饱经世故沧桑的人，对于这种样子的发现也多少有点儿心烦意乱。他面对凯亦兹站住的时候，在自己口袋里掏摸（一把刀子）；凯亦兹是用一根皮带吊在十字架上了。显然他曾经爬上这座又高又窄的坟墓，把皮带的一端缚在十字架的横杠上，然后把自己荡开去。他的脚趾离地只有二英寸；双臂直挺挺地下垂，似乎僵硬地

---

① 伟大文明公司(Great Civilizing Company)在本文前面作伟大贸易公司(Great Trading Company)。

站在那儿立正，但是那发紫的半边面颊滑稽地贴在肩膀上。大不敬的是他的发肿的舌头吐向那位常务董事。

吴钧陶译

# 青　春

这件事儿只能发生在英国，别处就不行。在这个国家里，可以说，人跟海洋打成了一片——海洋跟大多数人结下了缘；一般人对海洋上的消遣、海洋上的旅行，或者海洋上挣面包的生涯，不是完全熟悉，也懂得那么一些儿。

我们这儿个人围着红木桌子坐下来。酒瓶，红葡萄酒杯，以及我们的脸儿（当我们用胳肘撑着的时候）都在桌面上反映出来。一个是公司董事，一个是会计员，一个是律师，一个叫做马罗，还有我自己。那董事从前在"康威号"上当过水手，会计员在海上干过四年；律师——一个出色的多年的保守派，高派教会①的信徒，一个最好不过的老头儿，有德行的君子——曾经在"英国轮船公司"的船上当过大副，当年风光好，邮船至少有两支桅杆扯起横帆（此外还高高低低地张了好些辅助帆），往往乘着一阵和顺的季节风，直航到中国海。大家都是在商船上开始谋生。所以海洋，还有同行的友谊，把我们五个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是什么热心于乘游艇、荡船以及这一类玩意儿所能建立的，因为一个只是生活中的消遣，另一个却就是生活本身。

马罗(Marlow)——至少我想他是这样拼写自已的名字

① 高派教会，英国注重仪式派的教会。

的① ——给大家讲了一个航海的故事，或者不如说，讲了一段航行史：

“是的，我也见到过一些东方的海洋；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到那里去的航行。你们几个都知道，有些航行仿佛老天特地安排好来阐明人生，作为生命的一种象征的。你奋斗、苦干、淌汗，几乎拼上了命，有时候可真拼掉了命，只是为了想干好一件事，结果还是不行。这并不是由于你的过错。你就是什么也做不成——大事也罢、小事也罢，总之世上没有你能做成的事——就连娶一个老姑娘，或者把可怜巴巴的六百吨煤运到指定的港口都办不到。

“那次航行，从头到尾是件值得纪念的事情。那是我头一次到东方去的航行，又是我第一次当二副；又凑上我的船长第一次带船。你们得承认这可是一宗难得的巧事儿。船长少说也有六十岁了；是个小个子，腰背宽大，却并不十分挺直，肩膀向前弯，有一条腿往外曲得更厉害。他有一种庄稼汉所常有的扭来歪去的古怪模样，脸儿就象一副胡桃钳子——下巴尖跟鼻尖几乎碰到一块儿，把瘪进去的嘴巴遮住了。脸儿四周嵌上一溜铁灰色的绒毛般的须发，有些象洒上煤屑的棉织品帽带。在他那张老脸上有一对蓝眼睛，活象小孩子的眼睛，流露出坦白的神情——有一种十分平常的人，凭着天生难得的纯洁的心灵和正直的胸怀，一直到死都保持着的坦白的神情。他怎么会挑中了我可难说了。我本来在一条走澳洲的上等快船上当三副，那时候刚离

① “马罗”这个姓氏按照正规的拼法，应为“Marlowe”——末尾有无声的“e”。马罗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在《青春》里第一次露脸，他又出现在康拉德的以后几个作品里，性格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了职。他对于上等快船似乎存着一种偏见，认为太贵族化，太时髦。他跟我说：‘你知道，在这条船上可得干活啊。’我说不论到哪一条船，我都得干活，向来如此。‘啊，可是这里的情况不同，而且你们这班从大船出来的先生们……好吧！我敢说你行。明天就来吧。’

“第二天我就去了。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我才二十岁。时间过得多么快！那一天也算是我生平最快乐的一天了。想想吧！第一次当上二副——一个真正负起责任来的职位！就是让我发大财也不能叫我抛掉这个新职位。大副仔细地把我打量了一番。他也是个老头儿，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他长着一个鹰钩鼻，留着雪白的长胡须，名字叫‘马洪’(Mahon)，不过他硬说他这个名字应该念做‘曼恩’(Mann)。他有很好的亲戚；可是命运总是不好，所以从来也不曾得意过。

“至于船长，他多年来一直都是在沿岸来往的商船里，后来在地中海的商船上，最后进了走西印度群岛的商船。他从来没有绕过好望角。他勉强能写几个字，可是根本就不喜欢写什么东西，这两个当然都是本领到家的海员，夹在他们两个老头儿中间，我觉得自己象一个小孩儿跟两个老爷爷在一起。

“船也老了，名字叫做‘犹太号’。可不是一个怪名字？它属于一个叫做‘维尔麦’的，也许是‘维尔可克斯’——大概总是这一类的名字吧；他早已破产，死去二十来年了，因此他的名字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那条船本来在夏德维尔船坞里搁了好长一段时间，你们可以想象出它那副光景，满身都是铁锈、尘埃、污垢——上面是烟垢，甲板上是污泥。我就象从一座皇宫里出来，走进一间墙倒壁塌的小茅屋似的。这是一条四百吨左右的船，有一个简陋的绞盘，门闩是木头做的，船上没有一片黄铜；大的

四方形船尾；船名就写在船尾上，字体很大；底下是好些旋涡形装饰，镀金已经脱落了，还画了一个纹章似的东西，下面有一句铭文：'死而后已'。我记得当时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在这句话里含有一种浪漫的情调，含有点什么东西使我爱上了这条老船，而且打动了我年轻的心。

"我们离开伦敦时，船上装着压舱的沙包，准备到北方一个港口装上煤运到曼谷去。曼谷！我兴奋极了。我在海上已经有六年了，还只到过墨尔本和悉尼，这都是好地方，各有各的风光——可是曼谷！

"我们张着帆驶出了泰晤士河；有一个北海的领港在我们船上。他的名字叫杰尔明。他整天躲在船上的厨房里，在炉火前面烘他的手巾。他分明从来不睡觉。他是个垂头丧气的人，鼻尖上永远有一颗泪珠在闪光；他如果不是受过苦难，就是正在受苦受难，或者在盼望着苦难临头——除非出点乱子，他是不会高兴的。他放心不下我这个毛头小伙子，我的常识，以及我的航海本领，总是想尽办法在一些小地方来表示他对我的看法。我敢说他并没看错。今天看来，我当时的确懂得很少，即使现在，也并没长多少见识，可是直到如今我还恨着这个杰尔明。

"我们行驶了一星期，来到雅穆斯停泊处，就碰上了暴风——那二十二年前人人皆知的十月暴风。狂风、闪电、冰雹、雪花，再加上一片惊涛骇浪。我们这条船就轻飘飘地飞了起来；舷墙也打碎了，甲板上是一片洪水，你们听了这个，想吧，情况是多么糟。第二晚，压舱的沙包滚到了船头的下风处；那时候，我们已经被刮到道格海岸附近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拿着铁锹到下面去把船身弄平衡了再说。我们爬到那广大的舱底，就象钻进了阴森森的山洞。插在横梁上的牛脂蜡烛忽明忽暗；暴

风在头上怒号，船身倾侧，发狂似地颠簸着；我们全都在那儿——杰尔明、船长以及每一个人，都站不住脚，动手干这掘墓似的勾当，想把一满锹、一满锹的湿沙扔到上风边。只要船身颠簸一下，你就可以借着昏暗的灯光，隐约地看见有些人摔跤了，一把把铁锹在空中挥舞。有一个仆役(我们船上有两个仆役)面对这种惊险的场面，吓得直哭，好象要把心都哭碎了。我们听得见他躲在暗里呜呜地哭。

"第三天，暴风停息了，后来有一艘北方来的拖船把我们带回来。从伦敦到泰因河，我们一共花了十六天工夫！等驶进船坞，早已错过了我们装煤的时机，人家把我们拖到一个码头，在那儿我们一待就是一个月。

"比尔德太太(船长的名字是比尔德)从科尔彻斯特赶来看她的老伴。她就住在船上。临时雇的水手都跑了，只剩下几个高级船员，一个仆役，一个管事——他是个黑白混血儿，大家叫他亚伯拉罕。比尔德太太已经是个老婆子了，脸上满是皱纹，红红的，就象一个冬天的苹果，她的身材却象个少女。有一次，她瞧见我在缝一颗钮扣，就一定要替我补衬衫。这跟我从前在上等快帆船里碰见的那班船长太太的作风可不大一样。当我把一件件衬衫交给她的时候，她还问：'袜子呢？我敢说它们也需要补补了。约翰——比尔德船长——的东西现在都弄得整整齐齐的了。有活儿干我就高兴。'愿上帝赐福给这位老太太！她替我检点了行装。那时候，我第一次读了《衣裳哲学》① 和伯纳比的《基伐骑行记》②。我不大看得懂前一本书，不过记得当时我喜

① 《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英国作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一部唯心主义的作品。

② 伯纳比(Frederick Burnaby, 1842—1885)：英国骑兵军官，《基伐骑行记》是他在1876年旅行该地所写的一本游记。

欢军人甚于哲学家，后来我对于人生的体验又巩固了这个偏爱。一个是人；另一个不是超人，就是低人一等。然而他们两位都死了；比尔德太太也死了；青春、力量、天才、思想、成就、朴实的心灵——都死了……那算什么呢。

“他们总算给咱们这条船上了货。我们雇了一班水手。八个熟练的水手，两个仆役。一天晚上，我们把船移到船坞门口的浮标旁边，准备出发。看光景，多半明天就可以开航。比尔德太太准备坐晚车回家。船泊好之后，我们就去用茶。吃茶点的时候，大家都不大说话——马洪，老夫妇俩和我。我第一个吃好，溜到外边去抽烟。我的卧室在舱面室里，正好靠着船尾。

“正是满潮的时候，海风清凉，夹着细雨。船坞的双重闸门开着，运煤的汽轮在黑暗里驶来驶去，船上的灯亮晃晃地照着，只听得推进器哗啦哗啦的溅水声，绞盘戛啦戛啦的响声，码头上更是一片喊闹。我眺望一排排桅灯在黑夜的高空里滑过，一排排绿灯在低处滑过……忽然间，我眼前红光一闪，随即消失了，接着红光又出现了，而且继续存在着。一条汽轮的船头隐约地逼近了。我向下面舱房喊道：‘上来，快！’接着听到远处黑暗里，有人慌张地喊道：‘停船吧，船长。’一阵铃响，又有一个喊声在警告：‘咱们要冲到那条帆船上去了，船长。’得到的是一声粗暴的回答‘没有问题’，接着就是一阵沉重的撞击声——汽轮的船头斜斜地撞上了我们的前缆处。

“在这一刻里，真是一片混乱、呼号和奔跑。蒸汽在咆哮。听得有人喊道：‘完全离开了，船长。’……‘你们没事吧？’粗暴的声音问道。我早跳到前面去瞧了一下损害的情况，向对方喊道：‘我想是这样。’‘慢慢向后退，’粗暴的声音喊道。一阵铃响。‘你们这条船叫什么？’马洪高声喊道。这时候，这条汽船在我们看

来不过是一个在附近移动的庞大黑影。他们向我们喊了一个什么名字——女人的名字，‘蜜兰达’或者‘梅丽莎’或者这一类的名字。

“‘这么说，还得在这个狗窝里待一个月，’马洪跟我说，我们俩正提着灯查看撞碎的舷墙和撞断的转帆索。‘但是船长到哪儿去了呢？’

“这么些时候我们没听到他的声音，也没看见他的影儿。我们到船尾去找他。有人在船坞中央的什么地方凄惨地喊道：‘“犹太号”，来呀！’

“见鬼，他怎么会到那儿去了？……‘喂！’我们叫喊道。‘我没有桨，在船上漂荡，’他叫喊道。有一个迟归的船夫愿意帮忙，马洪跟他讲好，给他两个半先令，把我们的船长送过来。但是先走上梯子的却是比尔德太太。在这冷冷的细雨里，他们两个差不多在船坞里漂荡了一个钟点。我生平也没有这样吃惊过。

“原来他听到我一声喊：‘上来，’他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抱起他的太太，跨上甲板，奔到船边，跳进缚在软梯旁的小艇。六十岁的老头儿有这么一手可真不赖。你们想想，这位老汉英勇地双手救起了一个老妇人——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命。他把她放在小艇里的坐板上，正要爬回船上来，不料系船的绳子落下来，他们俩就一起漂去了。

“当然，在那乱糟糟的当儿，我们谁都不曾听到他的叫喊。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神色。她却高兴地说：‘我想现在我赶不上火车也不要紧了吧？’‘对，珍妮——你到下面去，暖和暖和吧，’他抱怨地说。然后他向我们说：‘当海员的就不该娶老婆——我说。你们看，我都到船外去了。唉，这次算是没有什么大损伤。让我们去看看给那条混账的汽轮撞成个什么样了。’

“并没什么了不起的损伤，但是我们却因此又得耽搁三个星期。等到这三个星期过完，船长正忙着跟一些代理人接洽事务，就由我拿着比尔德太太的行李袋，送到火车站，把她好好地安顿在三等车厢里。她放下窗门向我说：‘你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看到约翰——比尔德船长——晚上没有围上围巾，就说我要他好好地把喉头裹起来。’‘一定照办，比尔德太太’我说。‘你是个好小伙子；我看在眼里，你多么照顾约翰——比尔德船长——’火车忽然开动了；我向这位老太太脱帽告别：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把酒瓶递过来。

“第二天我们出海了。我们这次启程去曼谷时已离开伦敦三个月了——原先我们还以为至多只有半个月光景呢。

“那是一月，天气真好——阳光和煦的冬天比夏天还要美妙，因为那是出乎意外的，碰不起的，你知道它不会也不可能长久。这种好天气就象是一笔横财，象上帝的恩赐，象意外的好运。

“这种好天气一直维持到经过北海，英吉利海峡，维持到帆船驶过蜥蜴岬① 西面三百英里左右的地方；于是风向一转，呼呼地刮起西南风来了。刮了两天就变成暴风。‘犹太号’停住了，在大西洋的浪涛里打滚，就象一个古老的蜡烛箱。风一天天刮下去：它刮得好凶，一刻也不间断，一点也不留情，一点也不放松。整个世界就只有无边无际的巨浪，白沫翻腾，向我们冲来；头上的天低得似乎伸手就摸得着，肮脏得象烟熏过的天花板。

“我们被包围在暴风雨里，飞溅的水花就跟空气一样稠密。日日夜夜，船的前后左右没有别的，只有风号、海啸、浪涛打在甲板上的声响。船休想有片刻清静，人也休想有片刻安宁。它摇

① 蜥蜴岬(Lizarde)在英国本土的最南端。

晃，颠簸，一会儿倒竖蜻蜓，一会儿金鸡独立，它辗转滚动，呼号呻吟。我们在舱面时，就得抓住东西；到舱下去，就得紧贴着床铺，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全身紧张。

“一天晚上，马洪隔着卧室的小窗子对我说话。那窗子就朝我的床开着，我正躺在床上睡不着，没脱下长靴，觉得好象有几年没有睡觉了，偏是怎么也睡不成。他兴奋地说道——

“‘你这儿有测量杆吗，马罗？我没法叫抽水机抽水，天哪！这可不是玩儿的。’

“我把测量杆给了他，又躺下来，胡思乱想了一通——想来想去只是那些抽水机。后来我走上甲板，他们还在那儿干，而我还是在抽水机旁交的班。甲板上有盏察看测量杆用的灯；借着灯光，我瞥见他们一张张疲乏的、严肃的脸。

“我们抽水抽了整整四个钟点。我们抽了整夜、整天、整个星期——一班接着一班。船身松散了，漏水漏得厉害——还不至于立即把我们淹死，可是够叫我们累死在抽水机边了。我们正在抽水的时候，这艘海船一块一块地跟我们脱离了关系。舷墙完了，支柱掉了，通风管给刮碎了，舱门给冲开了。船里没有一块干地方。它被一块一块地挖空了。长艇好好地绑在那儿，象受了魔力似的，一会儿变成木片儿了。是我亲手把长艇绑在那儿的，我对于自己的手艺还感到很得意，因为能够跟惊涛骇浪对付了这么久。我们老是抽水。天气没有一丝变化。海洋成了一片白色的泡沫，就象一锅煮沸的牛奶；乌云不露一些儿破绽，不——就连一巴掌大的漏洞也没有——不，就连十秒钟的时间也不放松。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天空，没有星星，没有太阳，没有宇宙——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愤怒的乌云和发狂的海洋。

“我们一班接一班地拼命抽水；这个工作好象一气干了好几

个月，好几年，干到了天老地荒，好象我们都已死了，这会儿在地狱里当水手。我们早忘了现在是星期几，在哪一月，在哪一年；忘了我们是不是曾经在陆地上待过。帆给风刮掉了，船斜侧着，盖着油布，海水从上面倒下来，我们可不在乎。我们只是转动抽水机的柄，瞪着白痴般的眼睛。我们一爬上甲板，我总是用绳子把人、连抽水机、连主桅圈在一起。我们转动，不停地转动抽水机，水齐到我们的腰间，齐到我们的颈部，水漫过我们的头了。反正都是一样。我们早已忘却干燥是什么感觉了。

"在我心灵的一角，却有这样一个思想：哈哈！这次冒险真是他妈的——活象你在书上念到的；这又是我第一次当二副的航行——我才二十岁——这会儿我可照样顶着，不比这些人里哪一个差，而且叫我的下手个个尽到责任。我感到满意。我怎么也不愿意舍弃这样的经历，哪怕你把整个世界来跟我交换也不行。我有心花怒放的时候。每逢这条支离破碎的老船把后尾使劲地竖立在空中时，在我看来，它就是在把船尾上所写的几个字'"犹太号"，伦敦。死而后已。'对准乌云无情地扔上去，作为控诉，作为挑战，作为呼号。

"啊，青春！它那股精力，它的信念，它的想象力！对于我，这条船不是咔嗒咔嗒作响的破旧玩意儿，为了一笔运费，载着一大堆煤，赶东赶西的跑——对于我，它是人生的干劲，人生的考验，人生的磨练。现在我回想起它时，还带着喜悦，带着感情，带着惋惜——正象你回想起你死去的亲人。我永远忘不了这条船。……把酒瓶递过来。

"一天晚上，就象我方才讲的情况，我们缚在船桅旁边，正在抽水，耳朵给风刮聋了，累得甚至没有精力来想不如死了吧。一阵巨浪横扫过我们的头顶，轰的一响打在甲板上。我一透过气

来，就本着我的责任喊道：'撑住，孩子们！'正这么喊的时候，我的小腿忽然给浮在甲板上的什么硬东西打了一下；我伸手去捞，却没有抓到。你们知道，当时一片漆黑，大家对面都看不见彼此的脸。

"遭了这一阵冲击之后，这条船倒安静了一会儿。那个玩意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又在我腿上打了一下。这一回给我抓住了——原来是一只带柄小锅。我累得昏头昏脑，除了那个抽水机，什么也想不到；所以一开头，我竟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忽然间，我明白过来了；我喊道：'孩子们，舱面室完啦。住手吧，咱们去看看那个厨子怎么样了。'

"船前头有一间舱面室，里面有厨房，厨子的床，水手们的床铺。好几天之前，我们就预料到这间舱面室会给海水卷去，所以叫水手们到下面舱房里去睡——那是船里唯一安全的地方。偏是我们的管事亚伯拉罕死也不肯离开他的床位，蠢得好比一头骡子——我相信这完全是因为吓昏了，就象一头牲口在地震时不肯离开快坍下的畜栏。于是我们去找他。这是拿生命去打赌，因为我们一离开捆在身上的绳索，就好比站在筏子上一般，毫没掩护。但我们还是去了。

"那间屋子已经粉碎，就象有一颗炮弹在里边爆炸了。东西一大半掉到海里去了——炉子，床铺，各人的财产，全都没有了；可是有两根柱子，撑着一部分房舱隔板，却象奇迹似的依然挺立在那儿。亚伯拉罕的床架就钉在那隔板上。我们在破碎的物堆里摸索，碰到了这个东西。他就在那儿，坐在床架上，周围全是白沫和碎片儿；他正高兴地自个儿叽咕着呢。他神经错乱了；他本来已经到了快受不住的地步，现在忽然吃了这一惊，可完全疯了，永远疯了。我们把他抢救出来，拖到船梢，再把他倒栽着扔

给下面舱房里的人。你们可以想得到，我们哪儿有工夫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到底下去，再守候着看他的情况怎样。下面的人会在梯子脚边把他捡起来的。我们急于要赶回到抽水机边。那件事可是耽误不得的。那个大漏洞可不跟你讲什么交情。

“可能你还以为天上刮起这场穷凶极恶的暴风，唯一目的就是要把那个可怜鬼混血儿弄疯吧。还不到早晨，风势就平息了；第二天，天色也开朗了。海水平静下来，漏洞也就不漏了。

“当我们装上一套新帆之后，水手们要求把船驶回去——此外也的确没有别的办法了。小艇给刮掉了，舱面给冲洗得一干二净。舱房给掏空了，大家除了裹在身上的衣服之外，再没有一丝一缕，粮食霉烂了，船也七扭八歪了。我们掉转船头，向老家驶去——唉，你能相信吗？现在却又刮起东风来了，正好是顶头风。风刮得很猛，不停地刮，我们必须一英寸一英寸地迎风破浪地前进。船总算没有漏得那么厉害了；海水也比较平静一些儿了。每四个钟点要抽两个钟点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但是就这样，这条船居然漂到了法尔马斯。

“那里的好老百姓是靠海上的灾难吃饭的。看见我们来到，当然高兴。一群饥饿的造船匠望见这么一条只剩骨架的破船，赶紧磨快他们的凿子。老天爷！等到他们放手的时候，果然凿去了我们不少的钱。我猜想船老板的境况已经很窘了。先是拖延了一些时候；后来才决定把一部分货物搬上岸去，用麻丝填了舷侧的船缝。填缝之后，一切修理也都竣工，货物又运上了船，雇来了一班新水手，于是我们又扬帆出发——到曼谷去。过了一星期，我们又回来了。水手们拒绝到曼谷去——那有一百五十天的航程——在一条小渔船般的破船里，一天二十四小时内要抽水三个钟点。于是航海日志上又插入这么一小段：‘“犹太号”，

三桅帆船从泰因驶往曼谷；载煤；折回法尔马斯，船身漏水，水手不愿干。'

"又是几次拖延——又是一番修修补补。船老板来住了一天，说这条船一点毛病也没有。可怜的比尔德船长操着这分心，又丢了几次脸，憔悴得活象一个煤船船长的幽灵。记着，他已六十岁了，这是他第一次带船。马洪说这是一件蠢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比从前更喜欢这条船了，一心巴望到曼谷去。到曼谷去！富于魔力的名字，幸福的名字。美索不达米亚跟它比，算得了什么！记住，我才二十岁，这是我第一次担任二副。东方正等待着我。

"我们驶出去，停泊在外面的码头边，又招了一批水手——第三批。它漏水比以前更厉害了。看来那些该死的造船匠当真在船上凿了一个洞。这一回我们连海口也没有驶出。水手们根本不愿意去照看绞盘。

"他们又把这条船拖回内港里，我们成了那块地方的一件设备，一种景色，一个名胜了。本地人把我们指给客人看：'这就是到曼谷去的那只三桅船——待在这儿六个月了——折回来三次。'每逢放假的日子，小孩子们摇着小船，喊道，'嗨！"犹太号"！'倘使那时有人从栏杆上面露出头来，他们便喊道：'你们到哪儿去？——曼谷吗？'这样嘲笑一番。船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可怜的老船长在下面舱房里发呆。马洪充当了厨子，想不到他倒把法国人做精美小菜的天才，全部施展出来了。我没精打采地照料船索。我们变成法尔马斯的市民。开店铺的个个认得我们。在理发店或者纸烟店里，他们熟不拘礼地问道：'你们以为真有一天到得了曼谷吗？'在这当儿，船老板、保险商、租船商正在伦敦彼此争吵着，我们照旧领薪水……把酒瓶递过来。

“这真是可怕。精神方面的痛苦比为逃命而抽水还糟。我们仿佛被这个世界忘却了，不属于谁，也到不了任何地方；看来我们好象中了邪魔，只能永远待在这个内港里，被那些世世代代的沿海游民以及不老实的船夫们当作嘲弄对象和笑柄。

“我得到三个月的薪水和五天的假期，匆匆忙忙赶到伦敦去。去的路程费了一天，回来也恰好费了一天——可是三个月的薪水还是花光了。我不知道钱是怎样花去的。我记得听过一次音乐，在摄政街一家上等馆子里吃早餐、午餐、晚餐；赶回来正是时候，除了一套《拜伦全集》和一条新的旅行绒毯，算是我干了三个月的酬报以外，什么也没剩下。渡我到大船去的船夫说：‘喂！我还以为你离开那老家伙了。它吗，怎么也到不了曼谷。’‘你呢，只知道这些吧，’我轻蔑地说道——但是我对这个预言感到很不痛快。

“忽然，有一个人，是什么人的什么代表，以全权代表的资格出现了。一张酒糟脸，具有不屈不挠的精力，是个嘻嘻哈哈的家伙。我们顿时又有了生气。一只旧船来到船边，搬下我们的货物，于是我们驶进干船坞，把船身上的铜皮剥下来。它不漏水才怪呢。这个可怜巴巴的东西给暴风欺凌到忍无可忍了，好象怀着厌恶的情绪，把它下面夹缝里的填塞物全都唾出来。船重新填了缝，包了铜皮，弄得象瓶子般紧密。我们回到旧船上，把货物又搬了回来。

“接着，在一个皎洁的月夜，所有的耗子都离开我们这条船了。

“我们一向吃足了耗子的苦头。它们咬坏我们的帆，吃掉的粮食比水手们吃的还要多，陪我们睡，有难共当；现在这条船可以航海了，它们却决定搬家了。我叫马洪来欣赏这个奇观。耗

子一只接着一只出现在栏杆上，回过头来，望了最后一眼，就啪嗒一声跳落到破旧的空船里。我们想数数有多少耗子，但是一会儿就数乱了。马洪说：'好吧，好吧！别再跟我说耗子有多么聪明。它们要走早就该走，那时我们真危险万分，差一些儿沉没。现在你亲眼看见，关于耗子的迷信是多么无聊。它们离开了一条好船，到一条老朽的旧船上去，而且那儿什么吃的都没有，这一群傻瓜！……我不相信它们会比你比我更知道什么对它们安全，什么对它们有好处。'

"大家又谈论了一会儿，一致认为耗子的智慧是一向给夸大得过了分，其实它们并不比人们高明多少。

"这样一来，这条船的遭遇，从地极角直到福尔兰① 这条海峡的人们都知道了，我们再没法从南海岸雇到一班水手。他们从利物浦给我们送来了全班水手，我们又一次扬帆出发——到曼谷去。

"我们风平浪静地一直驶进了热带，这条老'犹太号'就在阳光底下笨重地前进。当它每小时走八海里时，船上面的一切东西都格格地响起来，我们得把头上的帽子缚住；但是它通常是踱步似地每小时走三海里，你们对它能有多大的指望呢？它累了——这条老船。它的青春正同我的青春一样，已过去了——也正同你们的青春一样——诸位听这个故事的朋友们。有哪位朋友肯当面说你们年纪太大了，或者太疲乏了呢？我们并不埋怨这条船。至少，我们这几个住在船梢的职员觉得仿佛我们在这条船里出生，在这条船里长大，在这条船里住过不知多少年头了——仿佛从来不知道还有别的船。拿同样的情形来说，难道

① 地极角(Land's End)：英国最西端的海岬。福尔兰(Forelands)在英国东端。从地极角直到福尔兰，意即沿整个英吉利海峡。

我会因为我家乡的老礼拜堂不是一座大教堂，就去责备它吗？

“至于我，我的青春也使我更有耐性。在我的前面展开着整个的东方，展开着生命的一切，还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在这条船上受到了磨炼，而我居然对付得很不错。我想起了古代的人们，他们在几百年前，驶着并不更高明的船，也走这条航路，去到那遍布棕榈树、香料和黄沙的土地，那里住着棕色的民族，统治他们的国王比罗马的尼罗王更残酷，比犹太的所罗门王更奢华。

“老船还是步履蹒跚地往前走，由于上了年纪，又压了这些货物，显得更沉重了；而我却是在幼稚无知和满怀希望中度着青春的生活。它蹒跚地往前走，一天又一天，好象永无尽期；新涂的金在夕阳里反映出来，好象在向这昏暗下去的大海喊出了漆在船尾的那几个字：‘“犹太号”，伦敦。死而后已。’

“于是我们驶进了印度洋，再往北朝爪哇岬前进。海上只有微风。几个星期过去了。船还是在那儿往前爬，死而后已，国内的人们准备公告我们误期了。

“一个星期六的黄昏，我已经下了班，水手们问我讨额外的一桶水——为了洗衣服。我不打算这么晚还去扭淡水唧筒，就吹着口哨往前走，手里拿一把钥匙去打开船头舱的小舱口，想从我们放在那儿的一个备而不用的水柜里取水。

“下面的一股臭味儿真是又可怕，又出乎意外，你还以为有几百枝石蜡灯在那个洞里燃烧、冒烟好多日子了。我走出来，松了一口气。跟我同去的人呛咳着说道，‘怪味儿，先生。’我不知所云地答道，‘听说这对身体有好处，’就走向船尾去了。

“我干的第一件事，是低下头去，伸进船中间的通风管的方口。当我揭开盖子，一股看得见的气体，有些象一阵薄雾，象一股轻烟，从方口里升起来。上升的气体是热的，有一种很浓的烟

垢和石蜡的臭味。我只闻一下，就轻轻地把盖子关上。何必叫自己窒息呢。下面的煤堆分明燃烧起来了。

"第二天，它毫不含糊地冒出烟来。你们看，这是意料得到的，船上载的虽然是一种安全煤，可是把那批煤这么搬来搬去，搬的时候又弄得这么碎，看起来它简直只好算是铁匠铺里的煤块罢了。后来又浸了水——还不止一次。当我们把煤从那破船搬回，老天一直在下雨，现在走了这么长一段路程，煤发热了，这又是一次自燃的事例。

"船长把我们叫进舱房。他把一张海图铺在桌上；面带愁容，说道：'西澳大利亚海岸离这儿不远，但是我打算向我们的目的地继续前进。当前又是暴风的月份；但我们还是要把船往曼谷驶去，跟火作斗争。哪怕把我们都烤焦了，也绝对不再折回去，停在什么地方了。我们首先试一试用不透空气的办法来熄灭这该死的燃烧吧。'

"我们尝试了。我们拿到什么就往舱口上钉，可是它还是在冒烟，烟老是从看不见的裂缝里冒出来；烟硬是从船舱的间壁里，从船面的盖布底下钻出来；烟在这里那里，从四面八方一丝丝漏出来，象一片看不清的薄雾——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烟闯进了房间，溜到了船头甲板；连船面有遮盖的地方也染上了毒气，甚至在主桅的顶上也嗅得出烟味。如果烟能够溜出来，那么分明空气也能够钻进去。这叫我们灰心丧气。船底的燃烧就是闷不死。

"我们决定用水来试一试，就把货舱口打开了。一大团一大团的烟——白烟，黄烟，浓烟，油腻的烟，雾一般的烟，叫人透不过气来的烟——一直上升到桅顶。全体人手都躲到船梢去。等这阵毒雾吹散了，我们回去工作，现在笼罩在我们周围的烟，只

有一般工厂烟囱里喷出来的那么浓密了。

“我们装好压水唧筒，接上水龙管，可是没多久水龙管就破裂了。嘿，这个水龙管就跟这条船同样老呢——一条老古董的水龙管，已无从修补了。我们于是改用软弱无力的抽水筒，拿桶子来盛水，就这样总算把好些印度洋的海水及时灌进了货舱的大舱口。在阳光下闪亮的海水，倾泻到一层慢慢蠕动的白烟里去，就消失在煤块的黑色表面上了。蒸气夹着煤烟一齐冲上来。我们好象把盐水灌注在一个无底的大桶里。我们命中注定该在这条船里抽水——把水从船里抽出去，又把水从船外抽进来；本来把水从船里排出去，免得淹死；现在却没命地把水往里灌，免得烧死。

“天气美好，船依然在爬行，死而后已。天空纯净得出奇，蔚蓝得出奇。海面光滑，湛蓝，透明，象宝石一般闪闪发光，向四面扩伸，直到天边，复归于一——仿佛整个地球是一颗宝石，一块巨大的蓝玉，就是独粒钻石雕成的星球。在这亮晶晶的平静的大海洋上，‘犹太号’几乎察觉不出地滑动着，船身笼罩在沉闷龌龊的烟雾里，笼罩在懒洋洋的、向下风处飘去、又轻又缓慢的烟云里；这一团乌烟瘴气把海天的壮丽景色都弄脏了。

“在这段时期里，我们自然没有看见火。煤在舱底下什么地方冒着烟。有一回，马洪和我一块工作时，他向我古怪地笑一笑，说道：‘喂，只要这会儿船上开一个刚合式的漏洞——就象我们第一次离开海峡时那样——那就可以把这团火制下去了。对吗？’我答非所问地说道：‘你还记得那些耗子吗？’

“我们跟火作斗争，同时小心地驶船，仿佛并没出什么乱子。管事做饭，照料我们。其余十二个人，八个工作，四个休息。人人轮班，船长也包括在内。真是一律平等；即使算不得亲兄弟，

也可以说彼此的感情很融洽。有时候，有谁把满桶的水倒进舱口，喊道：'曼谷万岁！'其余的人就哄笑起来。不过通常我们总是沉默、严肃——而且口渴。啊，多么口渴！我们又不敢随便用水。有严格的限制。[①] 船冒着烟，太阳在燃烧……把酒瓶递过来。

"我们试尽了一切办法。我们甚至想掘到起火的地方。这当然是白费劲儿。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底下待上一分钟。马洪第一个下去，晕倒在那里；去救他出来的人也晕倒了。我们把他们两个拖出来，放在甲板上。然后我跳下去，要叫大家瞧瞧，这是多么容易办到的事。这一回他们学乖了，只用链钩缚在扫帚柄上(我相信是用扫帚柄)把我钩起来。我也不要求下去捡起我那把铲子，它掉在下面了。

"情形有些不妙了。我们把长艇放到水里去。第二条艇我们也准备扔出去。我们还有一条十四英尺长的小艇，挂在船梢吊艇架上，那里倒是很安全的。

"然后，你瞧，烟忽然减少了。我们使出加倍的劲儿去灌船底。两天后，一缕烟也没有了。船上的人个个笑得合不拢嘴。这是星期五的事情。星期六没有做什么事儿——船当然还是照常行驶。

"两星期来大家第一次洗洗衣服洗洗脸，享受了一顿特别丰盛的大餐。他们谈到自燃时，带着一副轻蔑的样子，好象他们就是扑灭自燃的好汉。我们个个都觉得仿佛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可是有一种可恶的焦味老是回绕在船中，比尔德船长双目深陷，两颊瘦削。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他竟是这样弓腰曲背。他和马洪严肃地在舱口和通风管旁边巡行，到处嗅着。我忽然发觉可

① 指"犹太号"一再出事，船上储存的淡水已是有限，船员饮水，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限制。

怜的马洪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家伙了。至于我自己，我是又骄傲又快乐，就象我出力打胜了一场大海战。啊！青春！

“夜是美好的。早上，有一条回国的船从我们的旁边经过，太远了，只见船桅，不见船身——这是好几个月来我们第一次遇见的船；但是我们终于走近陆地了，离爪哇岬只差一百九十海里，而且几乎就在正北面。

“第二天，从八点到十二点，是我在甲板上值班的时间。在早餐的时候，船长说：‘真奇怪，舱房里老是有那种味儿。’十点钟左右，大副在船梢的甲板上，我就走到正甲板上待一会儿。木匠的长凳放在主桅旁边；我靠着主桅，抽起烟斗来；木匠（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说：‘我想我们干得不坏，是不是？’我心里却有些不痛快，因为感觉到这个傻家伙要使这条长凳歪倒了。我急躁地说道：‘别这样，木匠。’立刻我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一个荒谬的幻觉——我好象挂在半空中呢。只听得前后左右仿佛有一股郁积的气息迸发出来——好象一千个巨人同声叫喊‘噗！’——只觉得一下迟钝的撞击，叫我的肋骨顿时疼痛起来。不用怀疑——我是在半空中，我的身子正在画一条短的抛物线。尽管短促，我还是有时间闪现了几个念头，就我记得起来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次序：‘这不会是木匠捣蛋——是什么？——出了事啦——海底火山吗？——煤，煤气！——老天！我们的船炸了——大家都死了——我掉进后舱舱口了——我看见里面有火。’

“在爆炸的一刹那里，浮动在船舱上空的煤屑呈现出暗红色的光辉。一眨眼，从长凳摇晃后的一秒钟的几千万分之一的时间之内，我已全身扑倒在货物上面了。我直起身来，往外就跑。快得好象弹回来似的。

“船面上全是碎裂的木材，横七竖八，就象飓风过后的森林；一块巨大的帐幕般的肮脏布片在我们面前轻飘——那是扯成了碎条儿的大帆。我想到船桅马上会倒下来，就赶紧避开，连手带脚地向船尾甲板的梯子那儿奔去。

“我第一眼看见的人是马洪，眼睛瞪得象碟子，嘴巴张开，头顶四周长长的白发一根根直竖起来，象一圈银色的晕光。他正好要走下来，忽然看见正甲板在摇动，在掀起来，在他眼前变成纷纷的碎片；他给吓住了，呆呆地站在梯子的最高一级上。我信不过地瞪眼瞧他，他也带着古怪的吃惊、好奇的神气瞪着我。我不知道自己没有了头发，没有了眉毛，没有了眼睫毛，我年青的胡子给烧掉了，脸儿墨黑，脸颊一边的皮肉撕开了，鼻子割破，下巴在流血。我失掉了我的帽子，一只拖鞋，我的衬衫也碎成布片儿了。这些情况我全不知道。我惊讶地看到船竟还是浮着，船梢的甲板依旧完整——尤其看到居然还有人活着。苍天的安详，海洋的恬静，也分明叫人吃惊。我还以为大自然要吓得发抖呢……把酒瓶递过来。

“不知哪儿有一个声音在喊我们的船名——这声音来自空中，还是天上，我说不清。接着我看见了船长——他是疯了。他急切地问我：‘舱房里的桌子到哪儿去了？’听见人家问你这样一句话，真要吓了一跳。要知道我刚被抛到空中，还在心惊肉跳——我自己是否活着，我还有些弄不清楚呢。马洪跺着双脚，冲着他喊道：‘老天爷！你没看见甲板炸掉了吗？’我能出声了，好象自知有了严重的失职行为，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舱房里的桌子到哪儿去了。’这一切就象一场荒唐的梦。

“你们猜得出他接着要干什么吗？呃，他要我们调整帆桁。他很镇静，好象陷在沉思中，坚持要把帆桁跟桅樯弄成直角。

‘我不知道船上还有人活着没有。’马洪几乎呜咽地说。‘当然，’他温和地答道，‘剩下的人总够调整帆桁的。’

“看情形，这个老头儿正在自己的床位上给航海时计上法条，忽然轰的一响震得他晕头转向。他立刻想到（他后来这样说）船撞到什么东西了，就冲到外面舱房里去。奔到那里，他看见舱房里的桌子已不知去向。甲板既然炸掉，当然桌子也跌落到船尾贮藏室去了。那天我们吃早饭的地方，现在他只看见地板上开了个大窟窿。这件事他觉得怪极了，而且给了他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他到甲板上以后的所见所闻跟这个一比较，就都成为无足轻重的小事了。

“看吧，他立刻注意到舵轮没有人掌管，他的帆船离开航线了——他唯一的念头就是要使这个不象样的、赤裸裸的、没有甲板的、冒烟的船壳重又朝着原来的目的地驶去。朝着曼谷！这就是他的目标。我告诉你们，这个小老头儿可真了不起，他沉默、驼背、长着罗圈腿，差不多可以算做畸形，却是这样专心致志、泰然自若，毫不理会我们怎样心慌意乱。他以一种命令的姿势指示我们往前头跑，他自己去掌管舵轮。

“可不是，这是我们干的第一件事——调整这条破船的帆桁！一个人也没有死亡，甚至也没有一个人成为残废，但是每个人多少都受了些伤。你们真该瞧瞧他们当时那副模样！有的穿着千疮百孔的衣服，脸儿黑得跟运煤夫一样，跟扫烟囱的一样，头颅好象剃了光头似的，变得圆圆的了——其实是给烟火一直烧到了头皮。其余在下面的船员，由于寝棚倒塌，被扔了出来而突然惊醒，不断哆嗦着，甚至我们动手干起来的时候，还在那儿呻吟。但是他们全都干起来。这班利物浦的硬汉真有气概。凭我的经验，他们向来都是这样。海洋——就是包围在他们那蒙

昧、迟钝的灵魂四周的那一片广漠和寂寞 ——赋予他们这种气质。

"哎呀！我们绊交，我们爬行，我们摔倒，我们的胫骨在碎木头上擦去浮皮，我们东拉西抓。船桅立在那儿，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船桅下面烧焦到什么程度。天气可说是平静的，但是从西方卷来一阵浪头使船晃动。那些船桅随时可能倒下来。我们提心吊胆地望着它们。你没法预料船桅会向哪一边倒下来。

"我们退到了船梢，四面一看，只见船面全是纵横零乱的破板、碎木片和毁坏的木器。船桅从这堆杂乱的东西里挺起来，就象大树伸出在纠结的矮林上面。在这堆杂乱的破残物的空隙里充满了一种徐徐蠕动的白蒙蒙的东西——一种油腻腻的迷雾般的东西。那看不见的火又冒烟了；烟雾低绕，有如浓重的瘴气弥漫在朽木阴森的山谷里。飘呀飘的火星已经开始从这碎木片堆里往上回旋了。有一些木头直竖在这儿那儿，象一根根柱子。卷索座板一半穿进了前桅帆里；在那脏得不象话的帆布的破洞眼里，透露出那么一块碧蓝的晴空。几块联在一起的木板有一部分横到栏杆外边，一头突出船外，象一个导向'虚无'去的跳板，象一个把人引到深海——引上死路的跳板——好象请我们快快'走跳板'① 去，从此结束了我们这种种无谓的烦恼。在空中，天上——仿佛有个精灵，一个什么看不见的家伙依旧在叫我们船的名字。

"有人倒还想得起来向船外望一下，看见了我们的舵工在海里。原来他当时想都没想一想，往海里就跳，现在正急着想回来。他喊着，象一条人鱼似的没命游着，总是紧跟在船边。我们

① "走跳板"是海盗残害俘虏的一种方法：把人蒙着眼，强迫他在一条伸出舷外的跳板上行走而掉落在海里。

抛一条绳子给他，不一会儿他就站在我们面前，浑身淌水，垂头丧气。船长让出了舵轮，独自退到一旁，肘靠着栏杆，手支着下巴，默默地凝视着海洋。我们问自己道：‘还有比这更稀奇的事儿吗？’我想，这才有些象样。这才是伟大。我真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呢。啊，青春！

“忽然间，马洪望见，船梢后边，远远地，有一条汽轮。比尔德船长说：‘它还可以让我们用一用呢。’我们升起两面旗子，用海洋上的国际语言来说，那就是：‘着火，速救！’

“汽轮很快地越来越大了，一会儿也在前桅上挂起两面旗子，回答道：‘我来救你了！’

“过不了半个钟点，汽轮跟我们齐头了，在上风那一边，彼此喊得应，它停了引擎，微微颠簸着。我们沉不住气了，兴奋得齐声高喊道：‘我们的船炸了！’一个戴白色遮阳帽的人站在船桥上喊道：‘是啊！不要紧！不要紧！’他点头微笑，还做了一个抚慰的手势，好象在对着一群吓坏了的小孩子说话。

“有一条小艇下水了，在海上划着长桨向我们驶过来。四个加拿士人轻快地划着。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马来水手。以后我见得多了；但当时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漠不关心——他们来到船边，甚至那划头桨的人站起来，拿艇钩搭在我们的大铁链上时，也不肯赏脸抬头瞅我们一眼。我总以为给炸过的人该被看重些。

“一个小个子，干枯得象根木片，灵活得象只猴子，爬了上来。这就是汽轮的大副。他看了一眼，就说道：‘啊，伙计们——你们还是离开这条船吧。’

“我们都不说话。他走开去跟船长谈了一会儿——仿佛在跟他争辩。然后他们俩一同上汽轮去。

“等我们的船长回来，我们才知道这条汽轮叫做‘索麦维尔’，船长纳许，从西澳大利亚经过巴达维亚到新加坡去，带有邮件，双方言明由它拖我们到安杰，假使可能，就到巴达维亚；到了那儿，我们可以在船侧打个洞，把火扑灭，然后继续我们的航程——到曼谷去！老头儿好象兴奋起来。‘我们还可以干它一下，’他狠狠地向马洪说。他握着拳头向天扬了扬。别人都不吭声。

“到了中午，汽轮开始拖我们。它走在前头，又高又苗条；‘犹太号’这条破船在七十呼长的船缆的末端跟着——象一团黑烟一样迅速地跟着，上面只露出船桅的顶。我们爬到高处去卷船帆。爬到帆桁时，我们咳嗽起来，爬到鼓起的帆腹时分外小心。你们想得到我们在那上面的这班人吗？——替那条注定永不会到达任何地方的船利落地卷起了船帆。谁都认为船桅随时会倒下来。爬在上面，我们只见烟，看不见船。下面的人小心地工作着，不快不慢地传递着帆索。‘进港收帆①——你们在上面的人！’马洪在底下喊道。

“你们懂得这一点吗？在这班家伙里我不相信有哪个想照通常那样滑下来。等我们平安下来之后，只听见大家彼此说道：‘我只道我们要跌下来了——连人带木头，一古脑儿跌进了海里——我真是这样想的。’‘我那时心里也是这样想呀，’另一个受了伤、缚了绷带、憔悴不堪的人会疲倦地这样回答。请注意，这班人并没有受过纪律训练。在旁观者的眼里，他们只是一批粗野的饭桶，一无是处。什么东西使他们这样呢——什么东西使他们服从我呢？——当我有意识地想到，这有多么好，叫他们把前帆的帆腹再放下一次，试着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什么东西

① “进港收帆”是航海的术语，意谓把船帆卷起，用绳索捆扎好，象进港一般。

呢？他们并没有职业上的荣誉——没有榜样，没有表扬。这也不是出于他们的责任感；他们都很会偷懒，会磨洋工，会吊儿郎当——只要他们想这样——而在大多数场合他们是想这样的。是不是两镑十先令这一笔把他们招来的月薪呢？他们还嫌拿得太少，再加上一倍才好呢。不，这是他们的一种气质，一种天生的、微妙的、磨灭不了的气质。我并没有绝对地说，一条法国商船或者德国商船上的水手不会干这些事；但是我怀疑他们会不会这样干。这里存在着一种完整的东西，坚实得有如一项原则，巧妙得有如一种本能——它透露出一些秘密——一种隐藏着的东西，一种造成民族差异的、决定国家命运的、天赋的善恶之感。

"那天晚上十点钟，我们看见了火，自从我们跟火作斗争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见面。拖引的速度扇起了冒烟的火。一线青光显现在前面，在残破的甲板底下闪烁。火光斑斑点点地摇晃着，它仿佛在蠕动、爬行，象一只萤火虫的光。我先瞧见，告诉马洪。

"'那么完蛋了，'他说。'我们还是趁早别让人家拖吧，否则会一下子前后爆裂起来，连脱身也来不及。'我们齐声喊叫，打着铃促使对方注意；他们还是向前拖。末了，马洪和我只好爬到前面，用一把斧头把绳子砍断。再没时间去解绳索了。我们赶回船梢时，已经看见火舌在舔我们脚下的一大堆碎木片了。

"当然，他们在汽轮上很快就发觉绳索断了。汽笛大叫了一声，汽船上的灯光又扫射了一个大圈子；接着船驶过来，紧靠在我们船旁停住了。我们紧紧挤成一团，站在船梢望着它。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小包或一个口袋，忽然间，一团圆锥形的火焰（火焰头是螺旋形的）冲上天去，在黑色的海洋上投下一个光圈，两条船并排在光圈中心，轻轻起落着。比尔德船长坐在铁格子

门上发呆有好几个钟点了，现在他却慢慢站起来，走过我们前面，一直走到后桅桅索上。纳许船长喊道：

"'赶快！当心些。我船上还有邮包呢。我一定把你们连同小艇带到新加坡去。'

"'谢谢你！不！'我们的船长说，'我们要给这条船送终。'

"'我不能再守在你们旁边啦！'对方喊道，'邮包——你们知道。'

"'是啊！是啊！我们没有问题。'

"'好吧！等我到新加坡时替你们报告……再见！'

"他挥手告别。我们的人悄悄地放下手里的包裹。汽轮向前驶去，驶出了光圈，随即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我们的眼睛早给熊熊的烈火弄花了。

"这时候我明白我第一次瞧见东方时，我将是个小艇的指挥员。我想这很不错。我们这样忠于老船，我觉得也不错。我们应该给它送终。啊，青春的魔力！啊，青春的火焰！比燃烧起来的船上的火焰更令人目眩，它射出了富有魔力的光辉到广大的世界上，肆无忌惮地跳向天空，很快就给'时间'压灭了，比海洋更残暴，更无情，更不饶人——跟燃烧起来的船上的火焰一样，被包围在深不可测的黑夜里。

"老头儿用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告诫我们，尽力替保险商抢救船上的东西是我们责任的一部分。我们于是到船梢去干活；向船头烧去的火焰正好给我们照得通明。我们拖出了一大堆废物。还有什么我们不抢救的呢？一只陈旧的气压计，没来由地钉上了许许多多的螺旋钉，几乎要了我的命；忽然一阵烟向我冲来，我几乎来不及躲开。这里有多种多样的物品：好几捆帆

布，好几圈绳子；船梢上看起来倒象航海用具的市场，几条小艇给堆满到船舷边。你会以为这个老头儿想从他第一次带领的船上尽量带走东西呢。

“他非常、非常地镇静，但分明是糊涂了。你能相信吗？他要拿一段旧的中型锚链和一个小锚到他的长艇里去。我们尊敬地答道：‘好，好，船长，’暗地里却让这些东西溜到海里去了。一只沉重的医药箱也这样去了，还有两袋生咖啡，几罐油漆——你们想想吧，油漆！——还有其他许多东西。然后，我得到命令，带着两个水手到几条小艇里去装货，作好准备，时机一到就离开大船。

“我们把一切东西装好，替我们的船长把长艇的桅杆竖起，这条艇将由他负责；我能坐下来歇一会儿，倒也不错。我的脸上刺痛，四肢疼得就象折断了似的，我感觉到每一根肋骨，至少我的脊骨一定扭歪了。三条小艇紧靠在船梢，躺在黑影里，我看见前后左右的一大圈海面给火照亮了。一团巨大的火焰明晃晃地从船头笔直升起。火势好猛，发出象鼓动羽翼的声响，夹着象雷声隆隆的吼鸣。此外还有噼噼啪啪的杂音，爆炸的声响。火星从这个圆锥形的火焰里迸出，只管往上空喷射，正象人生来就是受苦受难，一会儿是漏水的船，一会儿船又着火了。

“使我为难的是大船的船舷朝着滚来的浪潮，对着风——当时有一些儿微风——因此小艇不肯安分地靠在船尾——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却偏象一般小艇那样使着倔劲儿，死活要钻到船尾突出部的下面，然后摇摇摆摆地溜到旁边去。它们危险地碰来撞去，挨近火焰，大船在它们上面滚转，自然，每时每刻还有船桅倒出船外来的危险。我和两个守船的人用船桨和船钩极力设法不让它们挨近大船；但是老是卖这种力气真叫人受不了，因为我

们没有可以滞留不走的理由。我们望不见船上的人们，也想不出为什么他们这样耽搁下去。守船的那两个在轻声诅咒，我不仅有我分内的工作，还得注意那两个人，因为他们老想往下一躺，听任小艇溜去。

“最后，我喊道：‘船上的人！’有一个人往下瞧。‘我们这里准备好了，’我喊。那个头不见了，不过很快又伸出来。‘船长说，好的，二副，别让小艇靠近大船。’

“半个钟点过去了。忽然间只听得一阵可怕的乱糟糟的嚷叫声，碰撞声，铁链的琅珰声，水的嗞嗞声，无数火星迸溅到颤动的柱状的烟雾里，烟柱斜立在那儿，稍微比船高一些。船头的吊锚架烧掉了，两个烧得通红的锚也落到海底去了，把烧得通红的两百英寻铁链也一起拖了下去。整个船在颤动，那一团火焰颤巍巍地象要坍下来了；上桅[①]倒下来了，象一根火箭往下直窜，射进海里，又立刻跳出来，离小艇只有一桨远，然后又安静地浮着，在亮晃晃的海上显得非常黑。

“我又向船上喊。隔了一会儿，有一个人来跟我说话了，声气出乎意外地高兴，但又听不十分清晰，好象他想闭着嘴说话似的：‘马上就来，二副，’于是又不见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只听得火焰在呼呼地响，在咆哮。同时还有嘘嘘的声音。小艇跳动着，艇索绷得很紧，闹着玩儿似地彼此冲来撞去，碰在一起；不管我们怎么搞，这些小艇总是一窝蜂地涌到大船旁边。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就攀着一根绳子，从船梢爬上了船。

“船面照耀得如同白昼。这样爬上去，那迎面的一片火光看着真是可怕；乍一上来，那股热气简直受不了。船长比尔德枕着

① 三桅船的船桅由下桅、中桅、上桅、最上桅四节组成；自下向上数起，上桅在桅身的第三节。

一条胳臂，双腿蜷曲，正睡在那从舱房里拖出来的长靠椅垫子上，火光在他身上飞舞。你们可知道其余的那班人在忙什么呀？他们正坐在船梢甲板上，围着一只打开的箱子，在吃面包、干酪，喝瓶装的黑啤酒。

"火焰在他们的头上卷动着凶猛的火舌，他们落在这样的处境里却仿佛毫不在乎，就跟火蛇一般；看他们的神气，活象一班亡命的海盗。火焰在他们的眼白里闪光，映在他们破衬衫底下的一块块白皮肤上；个个都象在战场上挂了彩——绷带包着头的，手臂扎了起来的，用肮脏的破布片裹着膝盖的——个个都是双腿夹着一瓶酒，手里拿着一大块干酪。马洪站了起来。看他那英俊而放荡的头，他那鹰钩鼻子，他那长长的白胡子，手里拿着开了塞子的酒瓶，真象从前那班天不怕、地不怕的海盗，在抢劫烧杀中间寻欢作乐。'船上的最后一餐，'他郑重声明道，'咱们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干吗把这许多东西留下来？'他挥舞着手里的瓶子，指着正自好睡的船长。'他说他什么也咽不下，所以我让他躺了下来，'他接下去说；看到我瞪着眼睛，他又说道：'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小伙子，这个老头儿有好几天没闭眼了——将来在小艇里也别想睡他妈的好觉。'

"'你们再瞎混下去，一会儿连小艇也别想有了，'我气忿地说。我走到船长那儿，推他的肩膀。最后他总算睁开了眼睛，可是身子一动不动。'该离开船了，船长，'我温和地说。

"他痛苦地撑了起来，看看火焰，望望海洋——围绕着帆船四周，海洋在闪闪发光，在远处，海洋黑得象墨水；他望望星星——星星透过薄薄一层烟雾，在那黑幽幽的、地狱门一般的天上发着昏暗的光。

"'最年轻的先走，'他说。

“一个普通的水手，用手背擦了擦嘴，站起来，爬过船尾栏杆，看不见了。别人跟着下去。有一个正要跨过去，却站住了，把瓶里的酒喝个干，再挥动手臂，在空中画个大圆圈，把瓶子扔进了火里。‘拿去吧！’他喊道。

“船长还是赖着不走，看他好不难受；我们让他独个儿跟他第一次带的船默语一会儿。后来我又爬了上去，这才算把他带走。走得正是时候，船梢的铁器摸上去已经发烫了。

“长艇的艇索随即割断了；三条小艇系在一起，远远地漂离了大船。我们放弃它，恰恰在发生爆炸后十六小时。马洪负责第二条小艇，我管最小的那一条——十四英尺长的玩意儿。本来一条长艇就够载我们了；可是船长说，我们必须尽力抢救船上的财物——替保险商出力——这样我得到第一次带船的机会。我手下有两个人，还有一袋饼干，几听肉，一桶水。我得到命令，要紧靠长艇，万一逢到风浪，我们就可以给收留到长艇里去。

“你们可知道我那时在想什么？我在想，一有办法，我就跟他们分手。我要独个儿运用我第一次带船的机会。如果有机会独自航行，我才不愿意整队前进呢。我要凭自己的本领带船靠岸，我要压倒别人的船。青春！全都是青春！可笑的、迷人的、美丽的青春。

“但是我们还不立即出发。我们要给大船送终。因此那天晚上，小艇只是在那儿漂荡，随着波浪起伏。小艇上的人打盹，醒来，叹气，呻吟。我望着火烧的大船。

“在漆黑的天地中间，它烧得好旺——在被血红的、摇曳的火光照耀出一圈紫色的海面上——在一圈亮晃晃又阴森森的水面上。从海里腾起了一股明亮的火焰，一团巨大、孤独的火焰；火焰的顶端吐着黑烟，一个劲儿地直向天空冲去。帆船猛烈地

在燃烧，好不悲壮，就象火葬的积薪在晚上燃烧，大海围绕着，星星守望着。这条辛苦奔波的老船，临终却这样煊赫，好象这是老天给它的一种恩惠、一种赏赐、一种嘉奖。它把疲乏不堪的灵魂交出，托付给星星和海洋，就跟光荣的凯旋同样激动人心。船桅倒下时，刚巧在天亮以前；一时里只见迸出万千火星，纷飞乱溅，叫那耐心守望的黑夜，那默默地躺在海洋上的广漠的黑夜，好象充满了流火。黎明时分，大船烧剩了一个焦壳，却仍旧载着一船燃烧着的煤块，飘浮在那烟云底下。

"大家这才使出木桨，小艇列成一行，好象送葬似地绕着大船的遗骸游行——由长艇带头。我们划过船梢时，一支细长的火箭恶狠狠地向我们射来；突然，大船沉下了，船头先沉，发出很大一阵水蒸气的丝丝声响。船梢没有烧光，最后沉下去；不过油漆已经没有了，龟裂了，剥落了，上面没有字母、没有字了，那倔强的、就象它那灵魂般的铭文，再也不能迎着朝阳，闪耀出它的信念和它的名字了。

"我们往北划去。海面上吹起微风，到了中午时分，这几条小艇最后一次集合在一起。我的艇里没有桅，也没有帆；我就拿一支多余的桨做成一条桅，挂上一个船篷充当船帆，拿有钩的篙子当作船桁。装上这样一支船桅对小艇是过重了；可是我心里很得意，因为我知道靠着从艇梢吹来的风，我就能追过其他两条小艇。我得等待它们。然后我们一起看了一下船长的航海地图；大家很亲切地吃了一顿硬面包、喝了水之后，就听船长最后的指示。那是很简单的：朝北划，大家尽可能地靠拢。'当心你那张临时的船帆，马罗，'船长说；马洪呢，在我得意洋洋地驶过他的小艇时，把他那个弯鼻子皱了起来，喊道：'小伙子，假使你

不当心些，只怕你要把你那条船驶到水底下去了。’他是个存心不良的老头儿——但愿他这会儿正当作眠床的大海洋会轻轻地摇荡他，温柔地摇荡他，直到天地的末日！

“日落以前，一阵带雨的暴风掠过了远远落在后面的两条小艇，在以后一段时期里，我就再也没有望见它们。第二天，我坐着驾驶我那一叶轻舟——我第一次带领的船——周围除了碧海蓝天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在下午，我确实远远望见一艘大船的帆顶，可是我没有做声；我的两个水手却并没有注意到。告诉你们，我就怕这艘船是回国去的，我不愿意就这样在‘东方之门’前掉回头去。我是向爪哇驶去——你知道，跟曼谷一样，那也是一个可祝福的名字。我一连驾驶了好些天。

“在一条没有甲板的小艇上颠来簸去是怎样一种滋味，那也不用跟你们细说了。我记得一连几天几夜没有一点儿风，尽管我们划了又划，小艇就是停留在那儿，好象中了邪魔似的，被困在这海平线画成的圈子里。记得那时天气好热，暴雨倾盆似的倒下来，为了要这一条命，我们不停地把艇里的水往外倒（但是顺便装满了我们的水桶）；记得这样接连十六个钟头以后，一张嘴干得就象焦炭一样。船梢还留一支舵桨，使我第一次带领的船还能正对着那迎面扑来的海浪。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是多么棒。我记得我手下两个人那种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的样子；还记得我的青春和一去不复返的感觉——我只觉得我能够永久支持下去，比海洋、大地、全人类都更永久。就是这种幻觉引诱着我们走向欢乐、危险、爱情和徒然的努力——以致死亡。可是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满怀信心，包藏在一撮尘土里的生命的热力，一颗炽热的心，一年比一年黯淡下去，冷却了，萎缩了，终于熄灭了——熄灭得太早、太早了——在生命还没完结前就熄

灭了。

“我就是这样跟东方见面的。以后我曾踏进东方的那些秘密所在，洞悉它的灵魂；不过现在东方留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总是从一条小艇里望去，只见那么一列高山，在早晨显得青苍、遥远；在日中的时候，象一层薄雾；在夕阳里，象一道锯齿般的紫色城墙。我这会儿仿佛手里还握着一支桨，眼前看见一片沸腾的蓝色海洋。我眼前还出现一个海湾——一个广阔的海湾，平滑得象镜子，光洁得象冰块，在黑暗里闪闪发亮。远远地，在陆地的幽暗处燃烧着一点红光。黑夜又柔和又温暖。我们抬起疼痛的臂膀，挥动木桨。在这静夜里，忽然间吹来一阵微风，一股轻悠悠、暖烘烘的气息，带着花木的异香——东方第一次在我面前叹了一气。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这种境界可难以捉摸，又真迷人，就象一种魔力，就象有人悄声地允许给你一种神秘的欢乐。

“我们这最后一阵子一气划了十一个钟头。两人划船，谁轮到休息，就坐在舵柄边。我们辨认出了海湾里的那点红光，朝着它划去；估计这点红光该就是某一个泊船的小海港的标志。我们划过两条船，式样很怪，船尾翘起，抛了锚躺在那儿。我们驶近那点红光时（这时候它已经很暗淡了），艇头猛地碰上了突出的码头。我们累得眼前发了黑。我那两个水手掉下手里的桨，从坐板上倒下来，象死了一般。我把小艇缚在一根木桩上。只听得潺潺的流水声。原先是一片朦胧，散播着香气的陆地，这时聚成了一堆又一堆——可能是密密层层的巨大的丛生植物，哑寂而奇形怪状。在它们脚下，半圆形的海滩在微微闪光，象一片幻梦。这当儿没有一线光亮，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息声响。神秘的东方面对着我，象花一样芬芳，死一样沉静，坟墓一样黑暗。

“我坐下来，累得无法形容；可是心花怒放，就象是个征服者，兴奋、出神得就象面对着一个深奥的、生死攸关的谜语。

“木桨溅水的声响，一阵在海面上回响的有规律的击水声，由于陆地上的寂静，更显得响亮；我跳起来了。一条小艇——一条欧洲的小艇来了。我用死者的名字召唤：我喊：‘“犹太号”，嗨！’一个细微的喊声在回答。

“这是船长。我比‘旗舰’抢先了三个钟头；我高兴又听到那老头儿的声音——颤动的、疲乏的声音。‘是你吗，马罗？’‘留心码头的顶端，船长，’我喊道。

“他小心地驶近来，用测量深海的锤条抛了锚，这个锤条也是我们抢救出来的——为了保险商。我解松我的艇索，让两条小艇并排靠拢。他精疲力尽地在船梢坐着，双手握着，搁在膝上，一身都是露水。他的两个水手早已睡着了。‘我可经历了不少困难，’他嘟哝着说，‘马洪在后边，——不多远。’我们小声讲话，耳语一般，好象唯恐惊扰这片大陆。至于那几个水手，这当儿哪怕是炮轰、雷鸣、地震，都不能把他们弄醒。

“在谈话的当儿，我们四面张望。我望见远处海上，有一点明亮的灯火在夜航。‘那边有条汽轮正在驶过海湾呢，’我说。原来这条船不是过路，是进港；并且驶得很近，抛下了锚。老头儿说：‘我希望你能打听出这是不是一条英国船，也许他们能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去。’看他的神情很焦躁不安。于是我拳打足踢，把我的一个水手弄成梦游的状态，塞给了他一支桨，自己拿起了另一支，向汽轮的灯光划去。

“船上有模糊的人声，机器间里发出的金属的铿锵声，甲板上的脚步声。它的船边小窗上发出光亮，圆圆的，象一只只睁大的眼睛。人影在船上走动，隐约有一个人高高地站在船桥上。

他听到了我划船的声响。

“于是，我还没能开口，东方先向我说话了，但发出的却是西方的语音。瀑布般的话语直泻进了那谜一样的、似乎不祥的肃静中。外国的、忿怒的话里夹杂着几个英国字眼，甚至夹杂着整句整句的地道英国话，这虽然听来不那样陌生，可更叫人吃惊了。那人放声赌咒发誓；这一连串的怒骂把海湾的肃穆、平静，打个粉碎。他开头先骂我是‘猪’，接着一句比一句难听，到后来把那些难以出口的话一齐都骂出来了——还是用英国话骂的。站在高处的人用两种语言高声怒骂；他暴跳如雷，一点也不是装腔作势，几乎叫我相信，不知怎样，宇宙的和谐已经给我破坏了。我看也看不清他，但是开始在那儿想，他也许是要把自己气得昏倒为止。

“忽然他不骂了，我能听到他喷着鼻息，喘着粗气，象一头海豚。我说——

“‘请问，这是条什么汽轮？’

“‘呃，怎么说？你又是谁？’

“‘一个遭难的水手，他的英国帆船在海里烧掉了。我们今晚来到这里。我是二副。船长在长艇里，他想了解一下，你们能不能把我们带到别的地方去。’

“‘喔，我的天！我说……这是“天国号”，从新加坡回去。明天早晨我跟你们的船长谈一下……还有……我说……你刚才听见我说的话吗？’

“‘我想整个海湾都听见了。’

“‘我还以为你是一条本地的船。现在，你听着，这个该死的懒惰的流氓——那个看守又去睡觉了——他真该死。灯也灭了，我差点儿跟他妈的这个码头的顶端撞个正着。这是他第三

次叫我上这个当了。现在我问你，谁能够受得了这个？可不活活叫人气疯了。我要把他报告上去……我要叫副领事把他开除，他妈的……！看——那边没有亮；已经灭了，是不是？我要你做个见证，那个亮是灭了。那边应该有个亮，你知道。一盏红灯在——'

"'那边起先有个亮，'我温和地说。

"'但现在已经灭了，老兄！象这样谈话有什么用呢？你明明看见现在是灭了——是吗？如果叫你带着一条贵重的汽轮经过这么一个荒凉的海岸，你也需要一盏灯的。我要把他从他这个鬼码头的这边踢到那一边。你看我会不会饶过他。我一定要——'

"'那么我可以告诉我的船长你同意带我们走吧？'我打断了他的话头说。

"'好，我可以带你们走。再见，'他粗鲁地说道。

"我划回去，又把小艇缚在码头边，这才算可以睡一觉了。我面对过东方的寂静。我听到了它的一些语言。可是，当我重又睁开眼来的时候，那整个寂静好象从没有给打乱过。我正躺在一片光海底下，天空从来没有这样高、这样远。我睁开眼睛，身子毫不动弹，躺在那儿。

"于是我看见了东方的人们——他们正对我望着。沿着整个码头全都是人。我看到了一张张褐色的、古铜色的、黄色的脸，一对对黑色的眼睛——东方民族的光彩和色调。这班人全都瞪眼看我，不出一声，不透一口气，不动一动。他们瞪眼看码头下面的小艇，瞪眼看那夜里从海外到他们这儿来的、睡着了的几个水手。一切都纹丝不动。棕榈树对着天空，静静地伸出它们的叶子。沿岸的树林不见有一根枝儿摇动；被遮没的房屋的

棕色屋顶从绿荫中露出来，从阔大的树叶隙缝里露出来，那些阔大的树叶挂在枝头，闪闪发亮，一无动静，简直象是用重金属打成的，这就是古代航海家的东方——这么古老、这么神秘、灿烂而又阴森，生机旺盛，而又一成不变，充满了危险和希望。这就是当地的人们。

“我顿时坐了起来。人堆中间起了一阵全面的波动。波浪从一个个头上传播开去，叫一个个身体摇摆起来，沿着码头荡漾开去，象水面上的波纹，象田野中的一息微风——于是一切复归于平静。我现在仿佛又看见了——一大片海湾，闪烁的沙滩，庞杂的、无垠的绿色世界，海蔚蓝得象梦中的大海，一群对着你瞧的脸儿，象火焰般鲜艳的色彩——这一切都在水面上反映出来；曲折的海岸，还有码头，还有静静地浮在水面、翘起船尾的异乡的船只；还有三条小艇，艇里有从西方来的疲劳不堪、呼呼入睡的人，他们对于这片土地、这里的居民、这里强烈的阳光毫无感觉。这些熟睡的人，有的横躺在坐板上，有的蜷伏在小艇的底板上，横七竖八，象死了一般。老船长往后靠在长艇的船梢上，他的头垂倒在胸前，那光景好象他永远也不会醒过来了。再过去一些，老马洪脸朝着天，长长的白胡须散开在他胸前，好象是他坐在舵柄边时给人一枪打中了。还有一个人，蜷成一团，睡在小艇的前面，双手抱住艇头，脸颊贴着艇舷边。东方不声不响地望着他们。

“此后我领悟了东方的魅力；看见过多少神秘的海岸，静止的水，棕色民族的国土，复仇的女神就埋伏在那里，追赶着，袭击着那许多自以为有智慧、有知识、有力量的征服者民族。可是对于我，整个东方全都包括在我那青春的幻象里。当我睁开年轻的眼睛来看见东方时，东方就尽在于这一刹那了。我跟海洋恶

斗了一场，碰见了它——我那时又正年轻——而我看见它对我望着。这就是我留下来的唯一的印象。只是一刹那；这一刹那里具有力量、浪漫气质、魅力——以及青春！……阳光突然倾注在异乡的海岸。难忘的时刻，值得怀念、叹息的时刻——再会吧！——黑夜——再会吧……！”

他喝酒。

“唉！当年的大好时光——当年的大好时光。青春和海洋。魅力和海洋！强大可爱的海洋，苦咸的恶毒的海洋，它能够跟你细语，也会向你咆哮，把你吓得气都喘不过来。”

他又喝酒了。

“最称得上奇妙的，我相信就是海洋——还是只有青春才算得上？谁能说得准呢？不过各位在座的——你们从人生中都有所得——金钱啊，爱情啊——这种种在陆地上获得的东西——不过告诉我，是不是那段大好时光——那时候，正当我们年轻，过着海上的生活；年轻，一无所有，在除了狠狠地揍你几下什么也不给的大海洋上——有时候给你一个机会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只有这个——最叫你们难以忘怀？”

我们一个个都向他点了头——金融家，会计员，律师——我们坐在一张光滑的桌子边，一个个都向他点了头；那光滑的桌面就象一片静止的棕色水面，把我们的脸儿都反映了出来；只见一张张脸上都起了皱纹；劳役、欺诈、成功、爱情，全都在我们的脸上留下痕迹，我们疲倦的眼睛还是在探索——始终在探索——焦渴地在向人生探索什么东西；可是我们还在期待的当儿，它已经溜走了——已经无影无踪地，在一声叹息、一道闪光中逝去了，随之而去的是青春，是力量，是充满着浪漫色彩的幻梦。

方　平译

# 秘密的分享者

## 来自海岸的一段插曲

## 一

在我的右方，一排排鱼桩就象一半浸入水中的一张神秘的竹篱，莫测高深地划分着热带鱼的领域，看上去挺荒凉的，似乎给某群浪迹天涯的渔人永远抛弃了似的；极目远眺，不见半点人烟的踪迹。左方，是扎根在蔚蓝的海水中的一组光秃秃的小岛，使人联想到石墙、高塔和地堡的废墟。海水自身看上去也象是凝滞不动的，静静地、稳稳地在我的脚下，甚至西下的夕阳也在平静地照耀着；水面上没有那种生气勃勃的闪烁，告诉人们一丝可以觉察的涟漪。我回过头去，朝着那艘把我们拉到沙洲外停泊的拖轮瞥了最后一眼；我看到，平坦的海岸笔直一条线地连着寂静的海洋，边缘贴着边缘，真是完美无缺、不着痕迹的吻合。仿佛是硕大无比的圆顶般的苍穹下的一块平整的地板，半是棕色，半是绿色。跟小小的海岛一样不起眼的两处树簇，分别位于毫无疵瑕的连结线缺口的两边，说明这就是我们刚才离开的梅纳河河口。这是我们回国旅程的第一段。远方，遥遥地在内陆的水平线上，更大而更高的一片，是围着辉煌的帕克纳姆塔的小树林；人们徒劳地在景色单调的地平线上凝神察看，这是唯一

可以赏心悦目的。到处微光闪烁，就象四散的碎银，标志着长河的一弯一曲。其中最近的一片，恰好在沙洲之内；拖轮吐着蒸汽向陆地驶去，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船体、烟囱和桅杆一起消失了；仿佛冷漠的大地毫不费力地、一无所动地把它们吞下了。我的目光追随着她淡淡的云似的烟，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从迂回曲折的蒸汽来看，显然在平原旁，但越来越淡，越来越远；最后，到了座落着那幢著名的高塔的主教冠形状的山岭后面，从我的眼帘中消逝了。只剩下我和我的船孤零零地一起；停泊在暹罗湾的顶端。

船在一次长途航行的起点上浮着；巨大的静谧中，一动不动，夕阳把它桅影远远投向东方。此刻，我一个人伫立在甲板上。船上阒无声息——在我们的周遭，没有一样有生命的、会活动的东西，海水里不见一叶片舟，晴空中不见一只飞鸟，天幕上不见一抹云彩。在一次远航的前夕，屏神息气停顿着，我们仿佛在衡量：我们是否有能力从事这番漫长和艰巨的事业，履行我们共同指定的任务，远离一切人的眼睛，只有天空和海洋作我们的观众和法官。

半空中准是有光线的一闪，扰乱了视线，因为太阳刚要落下地平线时，在群岛中主岛高耸的山脊上，我漫不经心的目光看到了某样东西，它破坏了绝对孤独中的庄严气氛。黑暗的潮水急速地涌来，群星以热带地方惯有的迅疾出现在荫影密布的大地上空。我还留连着，手轻轻放在船的栏杆上，仿佛在一位挚友的肩上。然而，天上的万千天体都往下注视着我，我与船静静的沟通、溶为一体的快感，就此一去不复返了。此时还传来了烦人的声音——人声、向前的脚步声；管事沿着主甲板急急而来，他可是个好管事的忙人；船尾甲板下手摇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我看到我的两名副手在灯火通明的小舱里的晚餐桌旁等我。我们立刻坐下就餐，我一边给大副挟菜，一边说道：

“你没注意到停在岛屿里的一艘船吗？太阳落山时，我瞧见它露出在山脊上的桅顶。”

他猝然抬起他那张傻乎乎的脸，满脸怕人的络腮胡子。他发出他惯常的惊叹：“天呵，阁下，真有这回事？”

我的二副是个圆脸庞的，落落寡言的青年，按他的年龄来说，他是严峻得过了分。我们的目光正好相遇，我察觉他嘴唇微微一动，我即刻垂下了目光。我可不能在自己的船上助长相互取笑的风气。然而话也得说，我对我的副手们了解得甚少。由于某些只对我本人才有特别意义的事件，我被任命为这艘船的船长还不过半月。我对前面的水手了解得也并不多些。这些人呆在一起已有十八个月左右了，而我却处于船上唯一的陌生人的地位。我提及这点，因为它和下面将要叙述的事有着重要关系。让我当时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我是那艘船的陌生人；如果一定要把心里话和盘托出，那么连我对我自己，也多少是个陌生人。好算得船上年纪最轻的人（二副除外），对于一个要负起完全责任的位置尚无经验，因此我很愿意相信其他人的能力，他们只要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就行了。对于这一点我心中无数；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树起自己的理想的人格，对于自己的理想人格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是忠实的？

同时，大副圆圆的眼睛和怕人的胡子显然在一起努力，试图发挥一套关于那艘停着的船的理论。他最显著的特征是爱把所有的事都正经八百地考虑一番；他是那种动死脑筋的人。就象他常说的那样，他“喜欢为他自己解释”每一件他遇到的事，小至他一星期前在他的舱里发现一只可怕的蝎子那样的事。有关

那只蝎子的种种原由——它怎样上了船，怎样选中他的房间而不挑上配膳室，(配膳室是个黑糊糊的地方，那可是蝎子更愿去的场所呵）又怎样终于淹死在他写字桌上的墨水瓶里——使他苦思冥想了好一阵子。那艘停泊在岛屿之间的船容易解释得多了；我们正要从桌子旁站起身，他发表了宏论。这艘船无疑是新近从国内来的。也许她吃水太深，只能待到春潮的顶峰期才能越过沙洲。于是她驶入那个自然港等上几天，不愿耽在一无遮掩的锚地。

“是这么一回事，”二副突然用他微微嘶哑的声音附和说：“她吃水超过了二十英尺，是来自利物浦的一艘运装煤船，名叫赛弗拉。离开加地夫[1]已有一百二十三天了。”

我们惊讶地望着他。

“拖船船长到船上来取你的信时，他这样告诉我的，阁下。”那个年轻人解释说。“他打算后天把船拖出海。”

他消息的内容如此详尽，我们都怔了一下，他却悄悄溜出了小舱。大副略带憾意地说他“无法解释那个年轻人的稀奇古怪的念头”。到底什么缘故他没有一下子全告诉我们，大副很想弄个明白。

他正要走开时，我留住了他。过去的两天里，船员们干了许多繁重的工作，昨天夜里他们又睡得很少。我痛苦地感到，我——一个陌生人——正在做一件违反常例的事：我吩咐他把所有的船员都撤下来，夜里不用打锚更了。我打算自己上甲板，守到一点钟左右。到了一点，让二副来接我的班。

“四点钟他就让厨子和管事起床，”我最后说，“然后叫你一声。不用说，稍有一丝起风的迹象，就让所有的船员起床，立即

---

① 威尔斯东南部一海港。

启程。"

他掩饰了他的惊诧。"很好，阁下，" 他走出小间，把头伸在二副的门里，告诉他我那闻所未闻的奇想——我要自己打五个小时的锚更。我听到二副诧异地提高他的嗓音——"什么？船长本人？" 然后是嘁嘁喳喳的几句，一扇门关了，接着又是一扇。几分钟后，我步上了甲板。

因为我的陌生感觉，我毫无睡意，这也促成了那一不按常规的安排；仿佛我想乘这夜深人静和这条我一无所知的船熟悉起来；至于驾驶这条船的人，我了解得更少了。我的船紧挨着码头，跟港中所有的船一样，上面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又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岸上人，我还没好好地打量过她呢。此刻，她准备出海了，星光下，长长的主甲板显得十分动人，就她的大小来说，真是十分壮观、宽敞、诱人。我步上后甲板，在船腰部踯躅；头脑中描绘出未来的航程——。穿过马来群岛，直下印度洋，再到大西洋。大海上我可能会面临的每一个特点，每一种选择——每一件事物！这一幕幕都是我熟稔的，……只有指挥船只的新奇责任性是例外。不过我合情合理地想着，这艘船正如其他的船，船员就象其他的船员，海洋也不见得会有意节外生枝，让我下不了台。这样想着，我也就鼓起了勇气。

我得出了这一令人安慰的结论，就想到要点上一支雪茄，到甲板下去取了。舱下，万籁俱寂。人们都在后舱中熟睡。我回到了后甲板，夜色温煦，没有一丝儿风，我穿着睡衣，光着脚，叼着一根亮着的雪茄，感到舒适而自在。我往前踱着，迎面而来的是船首的一片寂静。经过艏楼门时，里面传出某个睡着的人的一声深深、静静、信任的叹息。蓦然，我欣喜万分了：与陆上的纷烦相比，海洋是多么安宁；我选了那未经诱惑的生活，这里没有

令人不安的问题，因为它的魅力的直接，也因为它的目标的单一，这种生活充满了一种重要的道义上的美。

前索具中的锚位灯燃着一团清晰、安详、仿佛还带有象征性的火焰，在黑夜神秘的阴影中，自信而又明亮。我沿着船的一侧向船尾走去，发现绳梯翻过来放了，无疑拖船船长来取我们的信时，人们为他把它翻了一下，却没吊回到它应放的位置上去。我有些恼怒，因为小事上一丝不苟正是纪律的灵魂。然而我想到，我自己不也是独断专行地让我的副手们下岗，使得锚更无法正规地打，事情不能确切地做吗？我心里在想，即使出于最好的动机打破职责分工的老套，是不是明智也很难说。我的行为也许使我显得十分古怪。老天才知道，那个长着一大把荒唐的络腮胡子的家伙会怎样"解释"我的举动，整艘船上人又会怎样理解新船长的不拘形式，我对自己恼了。

并不是因为良心不安，但仿佛是机械地，我自己去收梯子了。这种侧梯分量轻，收起来容易，我用力一拖；绳梯本来应该落到甲板上来，没料到它猛地一晃碰了一下我的身体反弹了回去。见鬼！梯子一动不动，我惊呆了，怔怔地站着。我想和我那愚蠢的大副一样，为我自己解释一番。不用说，最后我把头伸到了栏杆的另一侧。

船的这一侧在黯淡地闪烁着的海面上投下一条乳白石似的影子。但我立刻看到某样长长的、白白的东西浮贴在梯子的一旁。我还没来得及猜想一下，只见一道微弱磷光仿佛从一个人赤裸的尸体上猝然射出，和夏夜转瞬即逝、悄然无声的闪电一起，一掠而过。我惊愕地凝视着，只看到一双脚、两条腿，从宽宽的灰色背部直到颈部，沉浸在浅绿、苍白的光中。一只给浪潮冲打着的手紧紧攥住梯子的最下面的档子，除了头外，他的肢体倒

是齐全了。一具无头尸体！雪茄从我张大的口中掉了下来，轻轻的一声啪，短短的一声嘶，在万籁俱寂的苍穹下，清晰可闻。他准听到了这声音，抬起了他的脸，船舷的阴影中，他的脸是一个微白的椭圆形。但就是在那一刻，我也只能辨认出他长着黑发的头形。不过一瞥之后，攫住我胸部的那种可怕的冰冷感觉就消失了。再也不会无用地惊呼。我爬上备用的桅杆，尽力把身子俯过栏杆，让目光更接近飘在船旁的那团神秘东西。

他挂在梯子上，象一个在休憩的游泳者。海面上的道道闪光在他的身体上嬉戏。在闪光中他看上去阴森森、银闪闪，宛如一条鱼。而且同鱼一样默不作声。他一动不动，没想爬出水面。他竟然没有试图上船，实在令人费解。我猜想他也许无意那样做，这一猜想却是奇特地不安起来。我的第一句话正是由那不安的狐疑触发的。

“怎么回事？”我用寻常的语调向我下面那张抬起的脸庞问。

“我抽筋了，”回答的声音并不比我的响。然而微微有些焦灼，“听着，没有必要叫人来。”

“我本来就没打算叫人，”我说。

“甲板上就你一个？”

“是的。”

不知什么原因，我产生了一种感觉：他正要放开梯子游掉，游到我所能知道的范围之外——就象他来时一般神秘。但在这一刻，这个仿佛从海底升起的人（这自然是距这条船最近的陆地）只是想打听时间。我告诉了他，他在下面试探地问道：

“你们的船长睡觉了吧？”

“他肯定没睡，”我说。

看来他内心在斗争，因为我听到某种怀疑似的低沉、苦涩的

喁语。“问他有什么用呢?”他的下一句话迟疑着迸了出来。

“听着,伙计,你能把他悄悄叫出来吗?”

我觉得是说出我自己身份的时候了。

“我就是船长。”

我听到水面上低低的一声“天呵”。水涡中他周身磷光闪烁,他另一只手抓住了梯子。

“我的名字叫莱格特。”

嗓音平静而有力。一副动人的嗓音。不知怎样一来,那个人的镇定在我身上激起了一种相应的东西;我十分平静地说:

“你准是个出色的游泳家。”

“是的,九点钟后我就在水里游了。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离开这架梯子,继续游泳,游到精疲力尽为止,还是——还是在这里上船。”

我觉得这不是绝望中语言的套话,而是一颗坚强的灵魂的眼中一种真正的选择。凭这点我应该能够推断出他是年轻的;确实,也只有年轻人才会面对这样清晰的问题。但那一刻,这在我身上只是一种直觉。我们两人之间已建立起了一种神秘的沟通——面对着这片寂静、漆黑的热带海洋。我也是年轻的,因此不想作什么评论。水中的人突然开始爬上梯子,我急忙从栏杆旁走开,去取一些衣服。

但进舱前,我站停了,在楼梯下的走廊里侧耳听着。从大副房间的关着的门里传来轻微的鼾声。二副的门搭了钩,里面黑咕隆咚的,绝无声响。他也是年轻的,能够呼呼熟睡。还有管事,但不叫他,他是不大可能醒来的。我从我的房间里取出一套睡衣,回到甲板上。我望见海里上来的那个赤身裸体的人坐在主舱盖上。黑暗中一片模糊的白色,他的肘支着他的膝盖,手捧着

头。不一会儿，他湿漉漉的身体就裹进了那套灰色条纹的睡衣，睡衣和我身上的一模一样。在船尾上，他象我的影子一样跟着我。我们一起向船尾走去，光着脚，默不作声。

“怎么一回事啊？”我用一种闷抑的声音问；从罗盘座里取出一盏亮着的灯，举到他的脸旁。

“一件丑恶的事。”

他五官很端正，有模有样的嘴，稍见浓黑的眉毛下是明亮的眼睛；额头方整、平滑，腮上没长胡子，只有一绺棕色小髭，圆圆的下巴样子很好。借了我举到他脸旁的灯光看去，他的表情是凝神沉思的；一个人在孤独中苦思冥想时就有这种表情。我的睡衣正好合他的身。真是一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至多不过二十五岁。他洁白、整齐的牙齿咬着他的下唇。

“哦，”我把灯放回罗盘座里说。温暖、沉重的热带夜色又笼罩在他的头上了。

“那儿有一艘船，”他讷讷地说。

“是的，我知道。赛弗拉号。你听说过我们吗？”

“一点都不知道，我是那艘船的大副——”他停了一停又马上纠正了一下自己的话。“我应该说我曾经是——”

“呵，出了什么差错？”

“差错，大错特错。我杀了一个人。”

“你是什么意思？刚杀的？”

“不，在航程中。几星期以前的事了。在南纬三十几度。当我说一个人——”

“在发脾气时吧，”我满有把握提了一句。

他那朦胧、黯黑的头，就象我的脑袋一样，仿佛在我睡衣惨淡的灰色上难以觉察地点了点。黑夜中，我宛如在一面巨大的

幽暗的镜子前面，对着自己的身影。

“一个康威[1]出来的海员不得不坦白这种事，真不好受，”我的幽灵清晰地咕哝着。

“你也是康威出来的？”

“是的，”他显得吃惊似的说，接着慢慢地问我：“兴许你也是——”

确实如此，因为大上一两岁，我离开时他还未上康威。我们相互告诉日期后，一阵寂静降临了。我突然想到我的荒唐的大副，和他那部可怕的络腮胡子，还有“天呵——你没那么说吧”那类的聪明才智。我的幽灵使我了解了一点他的思想，他说道：

“我的父亲是诺福克的一个牧师。你愿意看到我因为那个罪名站在法官和陪审团前吗？我自己可不认为有那种必要性。有些家伙是从天国堕落的安琪儿——我不是那类人。他可是一天到晚都因为一种愚蠢的邪恶而不得安生的人。可恶的魔鬼，根本没有必要活着。他不愿履行他的职责，也不让别人干。但这样谈有什么用！你知道那种坏心眼的、狺狺狂吠的狗杂种——”

他打动了我的心，就仿佛我们不但衣服一样，经历也相同。那种法度所不及的不逞之徒可恶的威胁，我领教得够清楚的。因此我心里完全明白，我的幽灵不是杀人的恶棍。我不想向他打听细节。他用兀突、不相连贯的句子为我讲了事情的大概。这些就足够了。我的脑中可以看到这一切经过，好象穿着另外一套睡衣的就是我本人。

“当时，我们正在升起缩紧的前桅帆。黄昏时分出事了。缩紧的前桅帆！你明白这是什么样的鬼天气，我们就留下这面帆让

---

[1] 康威是一条训练船的名字，英国商船学校的学生都是在康威号上实习的。

船行驶。因此你可以猜想，一连几天船是怎样航行的，真叫人心神不定。在帆脚索旁他给我摆出了他那该诅咒的傲慢嘴脸。要知道那仿佛没有尽头的可怕天气，已使我疲劳不堪了。可怕，我对你说——而且船吃水又很深。我相信那家伙自己也吓得半疯了。这可不是来一番绅士式责备的时候，于是我猛地转过身，象头公牛一样将他撞倒在地。他跃起身，向我扑来。我们抱成一团，正好一个巨浪向船打来，所有的水手看到波涛袭来，就向索具奔去。但我扼住了他的脖子，继续象摇一只老鼠似的摇着他，在我们上面的人大叫大嚷，小心！小心！这时一声霹雳，天空仿佛塌落到我的头上，他们说大约有十分钟时间，船上什么东西都看不清了，——三根桅杆、艏楼和船尾楼的部分全都浸在水沫中前行着。他们居然还发现我们两人在前制具后面紧紧抱在一起，真是个奇迹。显然，我是真来火了，因为他们找到我们时，我仍扼住他的脖子。他脸全黑了。这一下他们可受不了。他们似乎一窝蜂地拖扯着我们向船尾涌去，尽管我们两人还是紧紧扭在一起，他们尖声嘶叫着，'杀人了！'他们象一群疯子一样，冲进了小舱。船依然在风浪中苦苦搏斗，险象环生，任何时刻船都会在波涛中灭顶。看一眼这险情就会使你的头发变白。我明白，船长也象其他人一样，开始胡言乱语了。这个人一个多星期没好好睡了，狂风正在尽情施威，又受到这个刺激，他快失去理智了。他们从我手指里夺出他们宝贝伙伴的尸体后，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我扔到海里去。他们告诉我，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们两人分开来。这真是个可怕的故事，足以使老法官和令人尊敬的陪审团听得毛骨悚然。我恢复神志时首先听到的只是飓风的不停狂号，风声中还有那个老人的声音。

"他靠在我的舱位上，在西南风中凝视着我的脸。

“‘莱格特先生，你杀了一个人。你再不能当这艘船的大副了。’”

他努力放低他的声音，话听上去很是单调。他把一只手放在天窗边上，使自己站得稳一点，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至少我没看见他动。“对于一个安静的茶话会上的客人们来说，这可是一段小小的精采故事吧。”他用同样的语调结束。

我的一只手也靠在天窗边上，据我所知，我也是一动不动，我们俩站得相距不到一尺远。我突然想到，如果那位“天呵——真有那回事”的家伙伸进头来，看到我们，他准以为看到了幽灵，或以为遇到了一幕神奇的巫术场面——古怪的船长在船尾悄悄地和自己灰色的鬼魂谈起天来了。我急于想防止这一类的事。我听到那个人的安慰性的低语。

“我的父亲是诺福克的一个牧师，”他说道。显然他忘了他已经告诉过我这个重要的事实。真是一个精采的小故事。

“你现在最好悄悄到我下面的睡舱里去，”我说着蹑手蹑脚地走开了，我的幽灵紧跟着我，我们的光脚板没有发出声响。我让他进了舱，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我去叫了二副后，回到甲板上去等候换班。

“还没什么起风的迹象，”他走近时我说。

“是没有。阁下，没多少，”他睡意未消地用粗嗓音回答说，勉强地抑止住一声呵欠，算是表示了足够的敬意。

“嗯，你要注意的就是风，我就给你这些指示。”

“是，阁下。”

我在船尾上来回踱了一两回，看到他站在他的岗位上，脸朝着前方，肘支在三桅索的绳梯横索中。我走了下去，大副的鼾声仍在安详地响着。小舱里的灯在桌子上方燃着，桌子上放着

一只插着花的花瓶，这是为船只供应粮食的商人们表示礼貌献的殷勤——我们至少将有三个月的时间看不到花。两扎香蕉对称地挂在横梁上，舵棚旁各挂一扎。船上一切如前，只有船长的两套睡衣在同时使用中：一套在小舱里一动不动，另一套在船长的睡舱里一动不动。

这里得说明一下，我的睡舱的形状象大写字母L。门在角里，开门出去是L字母的短的一部分，一张睡椅在左边，床位在右边，我的写字桌和精密时计表面对着门。任何打开门的人，除非走进来，是看不到我称为字母的长部分的(或垂直部分的)。里面有些小橱柜，上面是个书橱。几件衣服，一两件粗茄克、帽子、油布雨衣，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挂在钩上；那部分的底部有一扇门，可以通往我的浴室，从大厅里也能径直进入浴室。不过那条路从未用过。

那个人神秘的来临，使我发现了这种特殊形状的有利之处。我走进我的房间，我写字桌上一只舱壁灯照得雪亮，可是直到他自己从那幽黯部分里挂着的衣服后悄悄地走出来，我才看见他。

“我听到有人走动，所以立刻躲到里面去了，”他低声说着。

我也压低了声音：“不经敲门，不获许可，没人会进这里来。”

他点点头，他的脸庞瘦削，太阳晒黑的皮肤有些发白，仿佛病了似的。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我很快就听说，他在他的舱里被关了将近七个星期。可在他的眼睛或表情中，毫无病恹恹的模样。尽管实际上他一点也不象我，然而我们这样伫立着，靠着床肩并肩地耳语，黑色的头凑在一起，背对着门，任何一个有胆悄悄打开门的人准会看到两个船长，一个忙着和他另外一个的自我悄声低语，这真会是一幅怪诞离奇的景象。

他又讲述了风暴过去后赛弗拉船上的一些情况。“你讲了这

么些，可我还是不明白你怎样来到我们的侧梯上的，"我用那几乎听不出的讷讷声问道。

"当我们看到爪哇岛的前部时，我已有时间把那些事反复想上好几遍了。整整六个星期我什么事也没做，只是每天晚上大约有一小时的时间在前甲板上踱步。"

他在我的床位边低声说着，双臂交叉，从敞开的舱门向外凝视。我完全能够想象他那苦思冥想的样子——一种执着，即使不是稳重的样子，这可是我完全做不到的事。

"我琢磨着，不到靠岸天就会黑下来，"他继续说着，声音是那样低，我还得全神贯注地听，尽管我们俩靠得很近，肩膀几乎贴着肩膀。"于是我就要求跟那个老人谈一谈。他来看我的时候总是显得病病歪歪——仿佛不能正面看我一样。你知道，前桅帆救了那条船，她吃水太深，桅上无帆走不了多远。而正是我设法为她起帆的。反正，他来了。我把他让进舱里——他站在门边，瞅着我的神色，好象我的脖子上已经套上了绞索——我直截了当地请求他，船经巽它海峡时把我的舱门开着，安基角外两三里内就是爪哇海岸。这是我唯一要求。我在康威的第二年里游泳得过奖。"

"这我相信，"我悄悄说着。

"天晓得他们为什么每夜要把我锁起来；看他们中一些人的脸，你准会认为他们担心我夜里乱走，把人扼死。我是杀人的野兽吗？我看上去象吗？天呵，如果我真是那样的人，他自己也不会那样放心地走进我房间来。你会说我当时就可以把他推开，冲出去——天已经黑了。哦，不。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也不想砸碎门，人们听到响声就会一窝蜂地赶来抓我，我不想卷入一场混战，会有人丧命，我不想冲出去又给捆了回来。我再也不想受那

份罪了。他一口拒绝我的要求，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怕那些水手，也怕那个与他一起航海多年的老二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骗子；还有他的管事，鬼才知道他们共事多少年了——十七年或要更多些——一个刚愎自用的懒鬼，他对我恨之入骨，只是因为我是大副。你知道，赛弗拉号上从没有过航行一次以上的大副，这两个老家伙一手操纵着船。天晓得什么东西是船长不怕的（在我们经受的恶魔般的坏天气中，他的神经垮了）——怕法律会给他的制裁——或许还怕他的妻子。噢是的！她在船上，虽然我认为她不会乱管闲事。但只要能把我撵出船，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她只会太高兴了。'该隐的烙印'① 这类玩意儿，你明白。好吧，我完全有准备在地球的表面上到处流浪——为那种艾伯付出的代价也算绰绰有余了。但是不管怎样，他不肯听我的主意。'这件事必须按程序做。我在这里代表法律。'他哆嗦得象一片叶子，'那么说你不肯了？''是的！''我希望夜里你把这件事再想想，'我说着，把背转向了他。'我就不信你能，'他嚷着锁上了门。

"嗯，此后我真睡不着了。睡不好。那是三星期前的事。我们慢慢地驶过爪哇海，在克里马塔附近漂了十天。我们来到这里停泊时，他们准认为一切平安无事了。最近的陆地（一共才五里路的距离）就是船的目的地；领事很快就会来逮捕我，我也不会有打算逃到小岛上去。我琢磨岛上没有一滴水。不知道怎么搞的，今晚那个管事给我端进晚饭后，走了出去让我一个人吃，没把门上锁，我吃了——吃得一干二净。吃完后我走上了前甲板，想干什么，自己也不清楚。我相信当时只不过想透透新鲜的

① 《圣经》中故事。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艾伯，上帝罚该隐在地球上到处流浪，还在他的额上打了烙印，怕人们杀死他。

空气而已，然而突如其来的一阵诱惑降临到我身上。我踢掉拖鞋，还没有打定主意就已跳进了水里。有一个人听到水哗啦一响，接着传来一阵可怕的喧闹。‘人不见了！放下小船，他自杀了！不，他在游水。’我自然是在游水。一个象我这样的游泳者要溺水自杀也不是容易的事。小船还没放下水，我就登上了最近的岛。我听到他们在黑暗中划来划去，叫呵嚷呵，过了一忽儿他们放弃了这徒劳的努力。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停泊地变得死一般寂静。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开始思考。我肯定他们天一亮就要开始对我进行搜捕，在这片乱石堆中无处藏身——即使有地方藏身，又有什么用呢？我离开了那艘船，就不想回去。过了一会，我脱下所有的衣服，把它们打成一个包，里面放了一块石头，在岛的另一头把它们投入了深深的水中。这样就真有点自杀的味道了。他们爱怎样想就怎样想吧，我可不想蹈海，我要一直游到沉下去为止——那可不是一回事。我奋力向另一个小岛游去。从那个小岛上我第一次望见你们的停泊灯，这是一样值得游去的东西，我轻松地游着；半路上我遇到一块高出水面一两英尺的礁石。我敢说，白天你在船头用望远镜准能瞧见，我爬上礁石，休息了片刻。然后重新游了起来，最后的一程肯定超过了一英里。”

他的低语越来越轻；他的目光始终直直地透过舷窗向外凝视着，舷窗外甚至见不到一颗星星。我没打断他，他的叙述中——也许是他的身上——有种东西，使人无法作评论；一种情感，一种品质，我不能确当地称它为什么。他停下来时，我能说的只是一声无甚意思的耳语：“于是你向我们的灯光游来了？”

“是的——径直游来的。这是值得游去的一样东西。我那儿望不到一颗星，因为海岸挡着视线。我也看不到陆地，水平如

镜。一个人也许会在一千英尺深的、找不到可爬出去地方的贮水池里游泳，但我不喜欢这样设想：象一头疯了的阉牛似的游呵游，一直游到没命；何况我不想回去……不，你能想象我被人从小岛上赤身裸体地揪着后头颈皮拖回去，象只野兽似地挣扎的情景吗？而且肯定还会有人送命，我可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我继续游着，游到了你们的梯子旁——”

“你为什么不高声叫船上的人呢？”我稍稍提高了声音问道。

他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懒洋洋的脚步声来到我们头上，又停下了。二副从船首的那一边踱了过来，也许正俯在栏杆上呢，我可说不上来。

“他不会听到我们的谈话吧？”我的幽灵焦急地小声说。

他的焦虑给了我一个答案，足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并使我对他所处的困难境地一清二楚。为了万无一失，我悄悄地关上了舷窗，怕话讲响了，让人偷听到。

“他是谁？”他压低了声音说。

“我的二副，但我对他的了解不比你多。”

于是我把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我是在最意外的情况下受命指挥这艘船的；这一任命下达了还不到两个星期，我既不熟悉船，也不熟悉船员，甚至没有时间到船上各处看一看，或了解任何一个人。而那些水手们，他们只知道我奉命指挥这条船回国。我说，至于其余的事，我在船上几乎和他一样一无所知。就在那一刻，我最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点。我觉得，只要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在船上那伙人的眼睛里，我就会成为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了。

谈论中他转了身；我们，船上的两个陌生人，姿态相同面面相觑。

“你们的梯子——”他沉默了一会后咕哝说。“谁能料到，夜深人静，在一艘停在这里的船上会找到一条悬着的梯子！我那时感到一种很是难受的虚脱，过了九星期象我过的那一种生活后，任何人都会不舒服的。我无力迂回游到你们的舵链去。哦瞧啊，这里有一条可搭手的梯子。我抓住它后，对自己说，‘有什么用处呢？’当我瞧见一个人的脑袋伸过来看，我想我得立即游开，让他去大叫大嚷——随便用哪一种语言，让人看见我好了，我不在乎，我——我喜欢。然而你这样安详地对我说话——仿佛你知道我要来似的——于是我又坚持了一会。这可是孤独得要命的一段时间啊——我不是指游水的那一程。我乐意和一个不属于赛弗拉号的人谈一会。至于要想见船长，那只是冲动，不可能有任何用处。船上的人都知道我，而那些人早晨肯定要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只想被人看到，和某个人谈谈，然后再游下去。我不知道一开始我说了什么……‘夜色美好，不是吗？’或诸如此类的话。”

“你估计他们很快会到这里来吗？”我稍带不信地问道。

“十分可能。”他微弱地说。

他突然看上去极其憔悴了。他的脑袋在他的肩膀上搭拉着。

“嗯，我们走着瞧。先上床吧，”我低语着。“要帮一把吗？来吧。”

这是个相当高的床位，下面是一些抽屉。这个令人惊异的游泳者真需要我抓住脚托他一把。他爬了上去，翻过身仰天躺着，把一条胳臂搁在眼睛上，脸几乎全掩了起来，他看上去准象我本人睡在床上一样，我对我那另一个自我凝视了一番，然后审慎地把挂在铜条上的两面绿色哔叽帘子拉上。我一度想把两面帘子用针别起来，这样就能更安全一些。但我在长沙发上坐

下了，一坐下就不想再站起身去找针了。其实用不了什么时间，就能找到那根针。我疲惫不堪，而且是种内心深处的疲惫，这是因为刚才的偷偷摸摸，因为费劲的贴耳低语，还因为这种激动常有的秘密性质。此刻已是三点，九点起我就一直忙个不停，但我毫无睡意。我也根本睡不着。我坐在那里，精疲力尽地瞅着窗帘，试图从我的头脑里去掉那种同时身在两处的纷扰感受，头脑中仿佛有人讨厌地在不停地敲，我更感烦躁了。当我突然发觉敲门声不是在我的头脑里，而是在门外，我真松了口气。我还没来得及想好，“进来”两个字就脱口而出了。管事端了一只盘子走了进来，给我送来早晨的咖啡。我毕竟还是睡了一会了；我猛吃一惊，嚷了起来，“朝这里走，我在这里，管事！”仿佛他远在数里路之外。他把盘子放在沙发旁边的桌子上，然后才平静地说：“我看到你在这里，阁下。”我觉得他用锐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而我的目光不敢和他相遇。他一定感到纳闷，我在长沙发上睡下之前，为什么拉上了床上的帘子。他走了出去，象往常一样半掩半开钩上了门。

我听到船员在我的头上冲洗甲板。我知道，一旦起风，人们立刻会来告诉我的。风平浪静，我思忖着，于是我愈加烦恼了。确实，我更感到我的双重人格了。管事冷不防地在门口出现。我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他吓了一跳。

“你到这里来要干什么？”

“关上你的舷窗，阁下——他们在冲洗甲板。”

“窗关上了。”我脸红耳赤地说。

“好吧，阁下。”但他没从门口离开，反过来用一种奇特的难以捉摸的目光注视着我。接着他的目光动摇了，整个表情起了变化。他用一种不同寻常地温和、几近哄劝的声音说：

"我能进来把空杯子取走吗，阁下？"

"当然罗！"我把背转向他，他急急地进又急急地出了。接着我取下门钩，关上门，甚至上了闩。这种状况持续不了多久。睡舱里热得象火炉。我偷偷瞅了我的幽灵一眼，发现他一动都未动过，他的臂膊依然搁在他的眼睛上；但他的胸脯起伏着；头发湿漉漉的，下巴上闪着汗珠。我从他身上伸过手去把舷窗开了。

"我得到甲板上去，"我思忖着。

当然从理论上说，我可以为所欲为——在整个地平线以内没人会对我说一声不。但要关上我的舱门、取走钥匙，我实在没有勇气。我刚把我的头伸出后甲板天窗，就看到我的两个副手在一起，二副光着脚，大副穿着长长的印度橡胶靴，站在靠近船尾的地方，管事在船尾梯子的中段上向他们激动地说话。他正巧瞧见我，便往下一钻；二副奔下主甲板，大声发布了一些命令；大副走过来见我，手碰了碰他的帽子。

他们眼中有一种我不喜欢的好奇，我不知道管事到底对他们仅仅说我"稀奇古怪"，还是说我酩酊大醉了，但我明白那个人是想好好打量我一番。我看到他笑容可掬地过来，他走到我面对面的地方时，这微笑竟使他的络腮胡子都无法抖动了。我不给他时间先开口。

"水手们吃早饭前，应该用转帆索和吊索把帆支成直角。"

这是我在这条船上给的第一道确切的命令，我留在甲板上察看命令的执行。我觉得我必须立即树立起我的地位，那个冷嘲热讽的小家伙，这回得杀杀他的威风。我还抓住这个机会，对列队走过的每一位去后帆索的前桅水手好好的打量一番。用早饭时，我自己不吃，却一本正经地主持着，使得大副二副一俟礼节许可，就赶忙溜出舱外了。这段时间里，我头脑里的双重工作

几乎把我逼疯了。我不断地观察自己、我的秘密的自我，此刻他睡在那张床上，在那扇对着我的门后，就象我坐在桌子的上首一样。我的一举一动，我的个性都对他关系重大。这很象是疯了，因为我意识到这点，故而更糟。

我把他实实足足摇了一分钟，他最后睁开眼来，神态十分清醒，目光中有着一种询问。

"至今一切太平，"我低声说，"现在你得躲到浴室里去了。"

他照着做了，悄无声息，象个鬼魂。于是我摇铃叫来管事，我鼓起勇气直视着他，命令他在我洗澡时把我的睡舱清扫一下。"得快一点，"我的语气容不得什么推托，他说："好的，阁下。"就奔去取簸箕和扫帚了。我洗了一个澡，穿衣、溅水、尽可能发出声响，还低低吹着口哨，好让管事明白，而我生命的秘密分享者在那块弹丸之地里站得笔直，他的脸在阳光下凹陷得厉害，他的眉头微微一皱，严峻、漆黑的眉毛下，眼睑低垂着。

我离开他回进我的房间，管事快打扫完了。我把太副叫来，和他作了一场无关宏旨的谈话。好象是和他络腮胡子的可怕特征开玩笑，但我的目的是给他一个机会，好好看看我的睡舱。然后我才能心安理得地关上我的舱门，让我的幽灵回到那个凹进去的部分。没有其他的办法呀。他得静静地坐在小折椅上，挂在那里的厚厚衣服几乎闷得他透不过气来。我们侧耳听着，管事走入大厅外的浴室里，给水瓶灌水，擦洗浴缸，把东西拾掇整齐——急促的脚步，乒乒乓乓——重新进入大厅——拧动钥匙——咔嚓。我就这样略施小计，把我的第二个自我隐藏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我们坐在那里，我在我的写字桌旁，准备随时让人看上去是埋头于一些文件之中，他在我的身后，从门外望是望不见的。白天谈话是不谨慎的，而且

那种仿佛是在对自己耳语的奇特兴奋感，我也受不了。我不时回过头去，望见他远远地在那里，直僵僵地坐在矮凳子上，他的光脚靠拢，双臂交叉，头垂到胸脯——纹丝不动，任何人都可能把他误当成我。

我自己对这情景也着了魔了。每过一会，我就得回过头去看看。我正凝视着他时，门外响起了一个声音：

“请原谅，阁下。”

“嗯！”……我的目光依然紧盯住他，门外的声音宣告说，“有一只船上的小艇向我们驶来，阁下。”我瞥见他吓了一跳——这是几小时来他的第一个动作，但他没抬起低垂的头。

“好吧，把梯子拿过去。”

我迟疑了一下。我该对他小声说些什么吗？但又说什么呢？他一动不动，仿佛丝毫不受打扰。我能告诉他一些什么他还不知道的事呢？……最后我上了甲板。

## 二

赛弗拉号的船长长着满脸稀稀拉拉的红胡子，脸色和胡子的颜色倒是挺配的，眼中也是那种奇特而腌臜的黯蓝。他的身材并不显眼，肩胛高耸，个子中等，一条腿比另一条微微弯一些。他握着手，失神地望着四周；他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无精打采的固执，我作了这样的判断。我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使他有点不知所措。也许他生性腼腆。他向我讷讷说着，似乎为他所说的一切感到羞愧。他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好象是阿却波尔特——但已隔了这许久年月，我不能肯定了），他的船名，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就象是一个罪犯在作一篇不情愿和凄惨的招

供。他出航的时候遇上了可怕的天气——可怕——可怕——妻子也在船上。

我们在舱里坐下来时，管事端进一个放着瓶子和杯子的托盘。"不，谢谢。"从来滴酒不沾，倒想喝点水。他喝了满满两杯，干这种事真把人渴坏了。天亮后就一直在周围的岛上搜寻。

"为了什么——有趣吗？"我带着一种有礼貌的兴趣的样子问道。

"不！"他叹了口气，"痛苦的职责呵。"

他依然是那样咕哝着。我想让我的幽灵听到每一句话。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对他说，很遗憾，我的听觉不灵。

"年纪轻轻就这样呵！"他点着头，用他模糊、黯蓝、迟钝的眼睛盯着我。"怎么会聋的呢？——疾病引起的吧？"他这样问着。其实毫无恻隐之心，看来他是这样想的，如果真是因病至聋，我也是命中注定了的，活该。

"是的，是疾病。"我用轻松的语调同意说。这似乎使他感到惶骇，但我的目的达到了。因为他要向我讲他的故事，只得抬高了嗓音。他的话不值得记下来。事情发生不过两个月多一点，然而由于他翻来复去地苦思冥想，把其中的因果关系全搞懵了。但他对事件的印象仍是深刻的。

"如果你自己的船上发生这样的事，你又会怎样想呢？我驾驶赛弗拉号已有足足十五个年头了。我是个颇有名气的船长。"

船长十分苦恼——要是我能把那个还没被人疑心在睡舱里的分享者当作我的第二个自我的幻象去掉，也许我会同情船长的。他在那里，就在舱壁的那一端，离我们四五英尺远，就这点距离了。而我们就在大厅里。我彬彬有礼地望着阿却波尔特船长（他大概叫这个名字），但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穿着一件灰色的

睡衣，坐在一只低凳上，赤裸裸的双脚并拢，臂膊交叉。我们说的话句句落入他的耳朵，他的头发乌黑，头低垂在他的胸脯上。

"从孩子到大人，我在海上足足航行了三十七年，从未听说过一条英国船上发生过这样的事。而偏偏会在我的船上。我的妻子就在船上呢。"

我几乎不在听他说话。

我说："你刚才谈到了的那阵扑向船来的风浪，你不认为它也会杀死那个人吗？我看到过海水的压力干净利落地杀死过一个人，把他的脖子折断了。"

"上帝呵！"他激动地嚷着，把模糊的眼睛直盯着我，"海洋！给海浪打死的人绝对不会这副样子。"他显然对我的看法大为惊诧和恼火。我凝视着他，自然不想听到他任何有创见的话。他把头凑近我，突然向我伸出他的舌头，我不禁吓了一跳。

他用这样绘声绘色的一招，挫败了我的冷静，他又聪明地点点头。他告诉我说，倘若我看到了那幕情景，一辈子都无法忘掉。天气太糟，无法为尸体举行一个合适的海葬。第二天黎明，他们把尸体搬到船尾，用一片旗布盖上了死者的脸，由他读了一篇短短的祷文，随后就照死者生前样子，穿着雨布衣服和长统靴子，把它扔进山一般高的海浪。波涛汹涌，每一刻都想把船吞下，船上的人个个胆战心惊。

"收紧的前桅帆救了你们，"我插进去说。

"上帝在上——是前桅帆救了大伙。"他狂热地嚷着："这是一份特殊的恩典，我坚信不疑。它顶住了狂风。"

"那是因为升起了这片帆——"我开始说。

"靠的是上帝的力量呵，"他打断我说，"只有上帝才能那样做。我不怕告诉你，我当时几乎不敢下这个命令；我们几乎是碰

上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会完蛋。这样的话我最后的希望也完了。"

这场飓风使他至今仍有余悸。我让他又说了一会，然后漫不经心地说——仿佛回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题目。

"你急于想把你的大副交给岸上的人吧?"

他说是的，交给法律。他那固执中有一种无法理解、令人惊恐的东西，一种仿佛是神秘的东西，这和他担心被人怀疑为"赞同那种行为"的焦虑完全没有关系。海上三十七个德行昭著的年头，其中有二十多年在完美无瑕地履行船长使命，最后的那十五年是在赛弗拉号上的，他仿佛因此只能听命于某种无情的义务了。

"你知道，"他接下去说，羞愧交加，尽在自己感情中摸索。"我并没雇用那个年轻人，他的亲戚在我的老板那里有些股份，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被迫接纳他的。他看上去很精明——绅士风度十足，但你知道，不知怎么的，我从不喜欢这个人，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你明白，他不是适合在赛弗拉号那种船上当大副的人。"

我的思想、感觉和我舱中的秘密分享者如此紧密相连，我自己好象也开始相信：我也不是做赛弗拉号大副的那块料，对此我心中确信无疑。

"根本不是那号人，你明白，"他一个劲盯着我重复了他的话，其实多此一举。

我有礼貌地微笑着，他看来一时不知所措了。

"我想我只得报告他自杀了。"

"我不懂?"

"自杀！我一上岸就得写信报告我老板。"

“可你得在明天前能设法把他找到才行，”我表示同意，一点不动情感……。“我是说，活的。”

他嗫嚅着说了些我没真正听清楚的话，我用一种迷惑的样子把我的耳朵向他凑上去。他几乎吼了起来：

“陆地——我说，陆地离我的停泊地至少有七里路。”

“差不离。”

我并不激动。既不好奇，也不惊讶，缺乏任何明显的兴趣；这引起了他的怀疑。除了巧妙地装聋外，我没试图装假，我感到要我扮演一个毫不知情者的角色，是扮不象的，因此不敢一试。可以肯定他来的时候就有些心存疑惑，他把我的彬彬有礼看作一种奇特而反常的现象，但我还能用其他什么方法接待他呢？总不见得衷心欢迎吧！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某些我不想在这里赘述的心理上的原因，我唯一的念头是想法不让他开口询问。用粗暴的态度对付吗？可以，但粗暴态度也许反而会刺激他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由于事件的本质和使他产生的新奇感，看来只有小心翼翼的毕恭毕敬才是止住那个人的上策。但是不存在他径直突破我的防线的危险。我不能直截了当对他撒谎，那也是因为心理上的（并非伦理上的）理由。要是他知道我多怕他把我与另一个人的同一感考验一下！但奇怪的是——（我事后才想到这一点）——我认为他对那种奇特的情景的反面毫无不安，也没有因为我身上某种使他想起他正在追寻的人的东西而惶骇。这东西会使他联想到我与那个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不喜欢的年轻人神秘的相似之处。

尽管如此，还是沉默了没多久。他又旁敲侧击的发了问。

“我估计，我只划了两里路就来到你的船，就这么点路。”

“在这种酷热的天气中，够远的了，”我说道。

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满腹狐疑的停顿。人们说，必要是发明的母亲，但恐惧也能产生巧妙的主意。我担心他会单刀直入地向我提问关于另一个自我的问题。

“这个小客厅怎么样，挺舒适的吧？”我说着，仿佛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目光正滴溜溜地从一扇关着的门转到另一扇，“内部装修也不赖，譬如，”我接着说，不经意地把手伸到我椅子后面，把门摔开，“你看看我的浴室。”

他身子急切地动了一下，但几乎没对它瞧上一眼。我站起身，关上了浴室门，请他到处看看，仿佛对我的起居条件感到十分骄傲。他只得站起身，东瞧瞧，西望望，可他这样做时毫无一丝喜悦。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的睡舱，”我用一种我敢发出的大声说，出了舱向右舷走去，故意把脚步放重。

他跟了进来，四处瞅了一瞅。我聪明的幽灵消失了。我继续装模作样。

“很方便——不是吗？”

“不错，十分舒……”他话还没说完，兀突地走了出去，似要逃脱我的狡计。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给他吓得够呛，真想报复一番。我觉得我正弄得他团团转，我要让他继续转个不停。我彬彬有礼，然而坚持不让，使他感到了某种威胁，因为他突然屈服了。我一个地方也不让他漏掉：大副的房间、配膳室、贮藏室、船尾下的藏帆柜——叫他一一看遍。最后我把他带到主甲板上。他颓唐地长叹了一声，脸色阴郁地讪讪说，他真得回他的船去了。此时大副已到了我们中间，我命令他把船长的小船准备好。

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吹了一下他常挂在脖子上的哨子，高声叫道，“赛弗拉号的人要走了！”我下面舱子里的幽灵准也听

到了；不用说，谁也不会比我更感到如释重负了。四个家伙从船首某处奔了出来，跨过栏杆，我自己的船员也出现在甲板上，排列在栏杆旁。我礼节隆重地把我的客人护送到舷门，几乎隆重得过火了。他可是个固执的蛮子。在梯子上他停留了一下，用那种独特的、心中有愧的方式提起了老问题：

“我说……你……你不以为那——”

我大声盖过了他的嗓音：

“当然不……我很高兴。再见。”

我有一点料到他想说些什么，可利用听觉不灵的特权救了我自己。他太受震动了，无法坚持下去；但我的大副，目睹了分手这一幕，显得大惑不解，脸上露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因为我不想让人看上去不愿和我的副手们交谈，他抓住这个机会同我扯谈。

“看来是个挺好的人。他船上的水手讲了一个故事。如果管事讲的是真的，倒是一个离奇的故事，我琢磨你从船长那里听说了。”

“是的，我从船长那里听到了一个故事。”

“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是吗，阁下？”

“是的。”

“连我们听说过的那些美国船上的谋杀也比不上。”

“那倒不见得。我认为没有相象的地方。”

“天呵——真的吗！当然，我和美国船只没有打过任何交道，从来没有过。这方面你有经验，我说不上来，不过我听来已够吓人的了……但最奇怪的是，这些家伙好象认为那个人藏在这艘船上。他们真有那种想法，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

“异想天开——不是吗？”

我们在主甲板上横着走来走去，前面不见一个水手的踪影（那天是星期天），大副继续说：

“为此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执。我们的人来了气，‘好象我们会藏那样一个人似的，’大家说，‘要不要到煤舱里去搜一搜？’大动了肝火，但最后大家讲和了，我琢磨他实实在在是淹死了，你说呢，阁下？”

“我什么都说不上来。”

“你对那件事没有怀疑吗，阁下？”

“毫无怀疑。”

我猝然离开了他。我感到我正在给他一个坏的印象。可我的幽灵在下面，而我在甲板上，这是不堪忍受的。在下面几乎也是同样难受，完全是一种折磨人的境地。总的说来，和他在一起时，我却没有那种被一撕为二的感觉。整个船上我没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由于所有的水手都知道了他的故事，因此无法把他说成另一个人冒充过去。此刻他被人偶然发现的可能性，是更令人担心了。

管事忙于铺桌子准备晚餐；我刚下去时，我们只能用眼睛交谈。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小心翼翼地试着低语了一阵子。船上星期天是宁静的，这对我们不利，周围的空气和海水的静谧也对我们不利；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对我们不利——在我们秘密的关系中，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时间本身也是如此——因为这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我猜想由于他的过失，他丧失了对上帝的信念。我该承认这一思想使我十分沮丧吗？至于在成功之书中起了这许多作用的偶然之章，我只能希望这一章已合上了。因为还能期望什么有利的偶然呢？

“你都听见了？”我们紧挨着坐下，靠在我的床位上。我一开

口就问了这句话。

他听到了，他低低的急切的话就是证明，“那人告诉你他当时几乎不敢下命令。”

我明白他指的是救命的前索帆。

“是的，他担心帆会在扯开时丢失。”

“你相信我，他从未下过命令，他也许会想象他下了命令，但他从未下过。他和我站在船头的边缘上，主索帆吹走了，为我们最后的希望呜咽——不折不扣地呜咽，不做其他的事——而夜色正在来临！在这样的天气里听到一个船长哭哭啼啼，真要使人发疯；我进入了一种绝望状态。我自作主张，接过了指挥权，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他——但告诉你又有什么必要？你是知道的……倘若不对他们凶一些，我能使他们做任何事吗？不能！水手长也许会？也许！那可不仅是风暴大作的海洋——是发了疯的海洋。我揣摩世界的末日就会是这种样子；一个人要是见识一次，以后再也不打交道，也许还有胆量——但要是不得不一天接着一天面对它——我不怪罪任何人。我不比其他人好多少，只是——我是那艘老掉牙的装煤船的一名指挥者，不管怎样——”

“我完全理解，”我在他耳边表示了我诚挚的信任；他因为压低了嗓门说话，都喘不过气来了。我可以听到他微微的喘息。一切十分简单，那同样极度紧张的力量，至少给了二十四个人一个求生的机会，在一种反作用中，毁灭了一条卑劣、反叛的生命。

可我没有余暇来衡量此事的得失——客厅里响起了脚步声，门上重重地敲了一下。“风够大了，可以起航了，阁下。”这是新的召唤，需要我的思想和情感作出反应。

“让水手们上去，”我透过门喊着。“我马上到甲板上来。”

我要出去和我的船熟悉熟悉。离开睡舱前，我们的目光相

遇了——这是船上仅有的两个陌生人的目光。我指了指那个幽暗角落，小折凳正在那里等他，我把手指放在我的嘴唇上。他作了一个手势——稍微有些模糊——带一丁丁点儿神秘，还有一个微微的笑容，仿佛是表示遗憾的意思。

这是我第一次独当一面指挥航行，但对此产生的种种感受，我不想在这里大加渲染。在我的身上，感情并不是没有掺杂的。我并不是孤立无援地在指挥，因为我的舱里还有那个陌生人。也可以说，我不是全副身心都交给了船。我的一部分其实不在甲板上。同时分身两处的情感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就好象秘密的心绪浸透了我的灵魂。船开航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找了机会把大副差开去（他站在我身边）叫他用罗盘测量塔的方位。我猛地发现我低声讲话时，把身体都凑到他耳朵上了。说是自己发现，其实是露了马脚，把那个人吓了一大跳。我无论怎样轻描淡写，他确实吓退了。打这以后，一种严肃、出神的模样就没离开过他，仿佛他获得了某种令人不解的情报。过了一会儿，我离开了栏边去看罗盘，我的脚步引起了舵手的注意——我注意到他眼睛睁得出奇的圆。我举的是微不足道的例子，但一个船长被人怀疑有可笑的怪癖，总是不利的。我也因此更胆战心惊了。作为一个海员，在特定的环境中某些措词，某种姿势，会自然而然产生，就象一只受到威胁的眼睛会眨眼一样出自本能。一个命令应该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一个姿势必须不经思想自发作出，然而我潜意识中的敏锐已丧失殆尽。我得靠意志，才能把我的思想（离开睡舱）转到眼前的情景。我觉得那些用挑剔眼光打量着我的人们看来，我是个优柔寡断的船长。

此外，还有一些惊吓。姑且举个例子吧，航海的第二天的下午，我走上甲板（我光脚穿着稻草拖鞋），在敞开的配膳室门前停

下来同管事说话。他正背对着我在做什么事，一听到我的声音，他真象成语说的那样魂飞魄散了，还失手摔破了一只杯子。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惊讶地问。

他如堕五里雾中。"请原谅，阁下。我刚才以为你在舱里呢。"

"你看我不是在外面吗？"

"不，阁下，我可以发誓，就在刚才我还确确实实听到你在房间里走动。真是不同寻常……十分抱歉，阁下。"

我向前走去，内心不寒而栗。我和我秘密的幽灵如此浑为一体，在我们那些少得可怜、提心吊胆的交谈中，我压根儿没提到这件事。我估计他准是发出了这种或那种的声音。他如果始终不发出一点儿声响，倒也真是咄咄怪事了。然而，他尽管十分憔悴，看上去总是不乏自制力，这不仅仅是冷静——简直是无懈可击。在我的建议下，他几乎一直呆在浴室里；总的说来，那是最安全的地方。管事打扫完毕后，就谁也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进去了。这是个非常狭小的地方，有时他斜躺在地板上，腿蜷着，头靠在一只肘上。有时我会看到他坐在折凳上，身穿灰色的睡衣，黑发剪得短短的，象个耐心的、死硬的囚犯。到了夜里，我让他偷偷上床，我们一起悄悄耳语。守夜的船员的有规律的脚步声在我们头上走来走去，这是极其难熬的时刻，我睡舱里的柜子里藏了些不错的腌肉罐头，实系幸运；硬面包我总是能弄到手的。他就靠着炖鸡、肥鹅、肝饼、龙须菜、烩牡蛎、沙丁鱼过日子——这类罐头食品名为美肴，其实难以下咽。他总是喝我的早晨咖啡，在这方面，这是我敢为他所做的一切了。

每天都有可怕的一套走马灯，我的房门和浴室中也得来这么一套例行公事：我渐渐变得看到管事就痛恨，听到那个没有

恶意的人的声音就厌恶。我觉得发现我们秘密，使我们大祸临头的准会是他。这象一柄剑悬在我们头上。

起航的第四天（我们正驶下暹罗湾的东边，连续抢风行驶，风儿轻漾，海平如镜），我想那是第四天。我是说，那是与不可避免的结局玩把戏似的第四天，我们坐下来用晚餐，那个一举一动我都怕的管事，放下盘子就忙碌地跑到甲板上去了。这没有什么危险。片刻后他又下来了，紧接着他仿佛记起我晾在栏杆两边的一件外衣——下午在一阵暴雨中淋湿了。我呆呆地坐在桌子头上，看到他臂上挎着的外衣，顿时惊恐万分。不用说，他在向我舱门走去。刻不容缓。

"管事，"我大喝一声。我已吓得魂不守舍，再也控制不住嗓音，也掩饰不了惊惶。正是因为这种举动，我那位长着怕人的络腮胡子的大副，用食指轻轻敲了敲他的前额。有一次他在甲板上用一种诡谲的神态和木匠说话，我看见他就做过这个动作。当时距离太远了，一句话也没听清。不过我相信这类哑剧手势只能用来指古怪的新船长。

"是，阁下，"脸色苍白的管事顺从地转向我，我这样对他吆喝，随心所欲地横加阻挠，一会儿把他赶出舱房，一会儿把他叫进里面，命令他从配膳室里飞跑出去，去干一些莫名其妙的差使，把他弄得够呛，只见他表情越来越见悲苦。

"你拿着这件外衣到哪里去？"

"到你房间去，阁下。"

"又有一场暴雨来临了？"

"我搞不清楚，阁下。要不要我到甲板上去看看，阁下？"

"不用，别管它了。"

我的目的达到了，因为我的另一个自我自然听到了发生的

一切。这段插曲中，我的两个副手始终没将他们目光从盘子上抬起来，但那搞糊涂了的小家伙——二副的嘴唇显然在颤动。

我盼着管事挂好我的外衣后马上就出来。他磨磨蹭蹭的；我抑制着内心的紧张，没有朝他吆喝。突然我感到（这能十分清楚地听到）那家伙为了某个原因正在开浴室的门。这下完了。这是块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我的声音卡在嗓子里，全身都僵硬了。我预料要听到一声惊恐的嘶叫，我动了动身子但没有力气移动步子。什么动静也没有。难道我那第二个自我扼住了那个可怜家伙的喉咙吗？要不是接着看到管事走出房间关上门，然后静静地站到舷旁，我真不知道下一刻会干出什么事来了。

“得救了，”我想，“但，不！完了！走了！他走了！”

我把刀叉放下，身子在椅子中往后靠，头直发晕。过了一会，才渐渐恢复过来，说话的声音也平稳了。我指示我的大副八点钟时把船转向。

“我不到甲板上去了，”我接着说，“我要上床。除非风向转了，午夜之前最好没人来打扰我。我有点不舒服。”

“刚才你气色是有点儿不好，”大副说道，脸上没显出真切的关注。

他们俩出去了，我看着管事收拾桌子。那个可怜的人的脸上看不出什么东西。但为什么他避开我的眼睛，我感到纳闷。我想听听他的声音了。

“管事！”

“阁下！”和往常一样惊惶。

“你把我的衣服挂在哪里了？”

“在浴室里，阁下。”还是寻常的局促不安的调子，“还没全干呢，阁下。”

我在小舱里又坐了一会。我的幽灵象他来时那样消逝了吗？他的来临总还有一个解释，而他的消失却是不可理解的……我慢慢地踱进我的黑洞洞的房间，关上门，点亮灯，一时间不敢转身。最后我终于望了一下，只见他笔直地站在那个狭隘、幽暗的角落里。如果说我吃了一惊，其实不太确切。我的脑海里掠过难以抗拒的疑虑，这个人会不会真是虚无飘渺的精灵？我满腹狐疑，会不会除了我以外，其余人的肉眼都看不到他？就象是给鬼缠住了。他一动不动，脸色灰白，向我微微抬起手，作了个手势，意思很清楚，"老天，好险呵！"真是险呵。我准是不知不觉地接近了发疯的边缘，只差一步，就要越过这道界线了。仿佛这个手势才制止了我。

络腮胡子怕人的大副正在驾船抢风行驶。水手们全到岗位上去了，随后那一阵深深的寂静里，我听到他在船尾上抬高了嗓门："往下风处驶！"主甲板上遥遥传来重复命令的声音。微风中，帆只发出轻轻的拍动声。拍动声停了，船身慢慢转过来；在一阵新的期待的寂静中，我屏住了呼吸，也许人们会以为船甲板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突然清脆的一声"满帆！"打断了我出神的状态，我们头上传来一片闹哄哄的叫喊声和脚步声，人们向主转索帆奔去，而我们两个在下面的舱里，一起来到我们床边平常的位置上。

他没等我发问。"我听到他在这里摸索，就勉强在浴缸里蹲了下去，"他低声对我说，"那个家伙只打开门，把手伸进来挂衣服，尽管如此——"

"我从未想到那点，"我低声回答，想到这九死一生的一幕更感惊恐。对他性格中那种使他能够安度难关的不屈不挠精神，我赞叹不已。他的低语中没有一丝激动，任何人都会心烦神乱，

他可不会，他头脑清醒。他重新耳语时，他的清醒就更明显了。

“看来我要想死而复生也不行了。”

这倒是鬼魂可能会说的话。不过他指的是他的老船长不情不愿地接受的他已自杀这一说法。这显然也帮了他的忙——如果我真理解了他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似乎决定了他的行动的目的。

“船一驶到柬埔寨海岸外的岛屿中，你就得把我放逐到孤岛上。”他接着说道。

“放逐你！我们可不是在孩子们冒险故事里生活。”我抗议说。他轻蔑的低语使我激动了。

“我们确实不是。这里面毫无一个孩子的故事味儿，但没有其它的办法啊，我受得够多了。你认为我不怕人们会对我做的一切吗？坐牢、上绞架，或他们高兴的任何一种惩罚。可你不愿看到我回国去，向一个戴假发的老家伙和十二个受尊敬的商人解释这种事吧？① 我是不是有罪，或在哪一点上有罪，他们又能知道什么呢？这是我的事。《圣经》上是怎样说的？‘在大地的表面上被人到处驱赶着。’好吧，我现在要到大地的表面上去了。我是夜里来的，我也想夜里走。”

“不行！”我喃喃地说：“你不能这样。”

“不行？……不是象末日审判时的一颗灵魂那样赤裸裸的。我还要继续穿着这套睡衣，最后审判日还未——而……你理解了吧？”

我突然感到一阵羞赧，可以说我确实理解了——我犹豫着不让那个人离开我的船，只是一种虚假的感情，一种懦怯。

“要到明天夜里才行，”我终于说道，“现在船是在海岸外逆

① 这是一个年老的法官和陪审团的十二个成员。

风行驶，风可能于我们不利。”

“只要我明白你理解了，”他又悄悄地说，“不过你当然是理解了。有一个人理解，真是极大的宽慰。你好象是故意等在那里的。”依然是窃窃私语，仿佛我们两人无论什么时候谈话，都得向对方说些这个世界不宜听的事，他添了句，“真是奇妙呵。”

我们肩并肩地偷偷地谈着话——不过有时默默无言，或过好长一会才低低地交换一两声。和往常一样，他向舷窗外眺望，一丝风不时向我们脸上拂来。船就象停在船坞里，轻柔、平稳地在水中滑行。船过之处，海面一片静谧，黑影憧憧、寂然无声，宛如死海一样。

午夜时分我登上甲板，把船掉转了航向，这使得大副惊讶不已。他可怕的络腮胡子在我身边来回抖动，算是无言的责备。如果仅是为了尽快驶出那个睡意蒙眬的海湾，我当然不应该掉向。我估计他对来换班的二副说我毫无判断能力。另一个只是打着呵欠。那个教人难以容忍的小家伙睡眼惺忪地拖着鞋走着，懒洋洋地靠在栏杆上，一副不羁、无礼的样子，我尖刻地冲着他说开了。

“怎么你还没有睡醒！”

“不，阁下。我十分清醒呢。”

“那好吧，打起精神，象一个人一样好好站立，用心望着，如果有什么海流，我们天亮前就能接近几个岛屿了。”

海湾的东面边缘满是岛屿，有几个是孤零零的、其它的是一群、一群的。高高的海岸线，蓝色背景中，这些岛屿仿佛在一小片、一小片银色的、宁静的水面上飘浮，光秃秃、灰蒙蒙，或是深绿的、圆圆的象一丛丛常绿的灌木。稍大一些的岛屿，足有一两里长，在湿漉漉的斗篷似的黯黑叶子下，露出山岭的轮廓，灰色的岩石。对于商人、旅游者、甚至地理学家来说，这些都是陌生

的，岛上的生活是一个没解开的谜。那里准有村庄——至少有一些渔民的定居点——在最大的岛屿上，他们和世界的联系可能是由本地人的小船沟通的。但整个下午，轻风吹拂，我们向这些岛屿驶去，我的望远镜一直对着这些四散的岛屿望着，却看不到一个人或独木舟的踪迹。

不消说，中午我没下改变航向的命令，大副的那部络腮胡子显得越加操心了，仿佛老是过分地到我面前吹胡捋须，引起我的注意。我最后说：

“我要径直朝里面驶去。深深地进去——船能进去多少就进去多少。”

他极其惊讶地瞪着我，这给他的眼睛增添了一种恶狠狠的神情。一刹那间，他看上去真是凶相毕露了。

“我们在海湾中间干得不好，”我漫不经心地说，“今夜我要找到陆风。”

“天呵，阁下，你的意思是说，黑漆漆的，要在这些岛屿、礁脉和沙洲中间找。”

“嗯——如果海岸旁有什么陆风，我们必须驶近岸边去找。对不对？”

“天呵！”他压低了声音喊了一声。整整一个下午，他带着一副梦幻的、沉思的神情。在他身上，这是惶惑的标志。晚饭后我走进我的睡舱里，让人看上去是打算休息一忽儿。我们两个在我床上半展开的海图上，低俯着我们黑发的头。

“那里，”我说。“就是科林岛了。日出后我就一直在观察它。它有两座山岭和一个低点。岛上肯定有人居住；在对面的海岸上，看上去有一条相当大的河的出口——不远处无疑还有座小城镇。照我看来，这是你最理想的机会了。”

“什么都行，科林就让它是科林吧。”

他若有所思地瞅着海图，仿佛从高处打量机会和距离——他的目光仿佛追随着自己在交趾支那空旷土地上徘徊的身影，然后越出了那片图纸，进入了没有标出的地区。那就仿佛船上有两个船长在为她计划航线一样。这一天，我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奔上奔下；甚至都没心思换衣服。我一直穿着睡衣，拖着稻草拖鞋，戴着一顶软帽。海湾中闷热逼人，水手们看到我那副贪图凉快的打扮，也习以为常了。

“按照现在的方向一直驶去，她就会远远绕过南面那一点，”我在他耳中说。“至于什么时候，那只有天知道了。但可以肯定是天黑以后。我将往里面驶半里，在黑暗中，再远我就无法判断了——”

“小心，”他用警告的口吻低声说——我猛然意识到：如果我第一次指挥船只就出岔子，我的未来、唯一我适合的未来，就彻底完了。

我在房间里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做手势让他藏了起来，自己走上船尾。那个令人生厌的小家伙正在了望，我来回踱了一会儿，把事情想出了一个头绪，就招呼他过来。

“派两个水手去把后甲板舱口打开，”我语气温和地说。

他居然放肆起来了，或是因为他对这样一道莫名其妙的命令惊讶不已，忘了自己的身份，他重复了一下我的话说：

“打开后甲板舱口，为什么，阁下？”

“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我吩咐你这样做，其它的事不用你操心。把它们打开，好好地撑住。”

他的脸涨得通红地走开了。但我肯定他在木匠那里对我打开后甲板通风的不近情理的主意取笑了一番。我知道他一头钻

进了大副的舱里，把那件事告诉了大副。那个络腮胡子来到了甲板上，好象纯属偶然，他从下面对我悄悄张望——看看我有没有失常和喝醉的迹象，我想。

晚饭前的一会儿，我愈加忐忑不安了，我又和我的第二个自我一起呆了一会。他居然能够安详地坐着，真是令人惊讶，这倒有点象违反自然、违反人性的了。

我在急急的低语中展示了我的计划。

"我将尽可能地把船靠近，然后掉头。我立即想办法把你弄出这里，混入帆柜，它是与走廊通的，但有个出口，是一个让人把帆拖出去的方形出口，它笔直通向后甲板；天气好的时候从来不关上，为的是让帆透透空气。等船速慢下来，用上支索，水手都得到后面的主桅杆那里去。你就悄悄地溜出去，不会有人看见的，从打开的后甲板舷窗下船。我让他们把两扇舷窗都固定了。你可以用一根绳梢把自己降到水里，免得发出溅水的声音——你明白，要是给人听到准会惹出麻烦的。"

他默默无言了一会，然后说，"我理解了。"

"我不能到那里送你，"我费了劲才开了口："其余的事儿……我只希望我也理解了。"

"你已经理解了。从头到尾都理解了"——他的低语仿佛第一次有了一种颤抖、一种紧张。他抓住我的手臂，但晚饭的铃声，让我吃了一惊。他没惊，只是把他的手松了。

吃过晚饭，一直到八点过后，我才走了下去，微弱的、平稳的风中已有露水。湿漉漉、黑黝黝的帆就靠这些风推动着。夜色清澈，星光灿烂，映着低沉的星星的是飘浮的岛屿，看上去象乳白的、无光泽的、缓慢地移动着的一片片。船首左舷，更远的一座大岛，遮去了的天空中的巨大一片，朦朦胧胧地给人深刻的印

象。

一打开门，我就象看到我自己看海图的背影。他从角落里走了出来，站在桌子一旁。

“真够黑的，”我悄声说。

他向后踱去，靠在我的床上，目光平稳而安宁。我坐在长沙发上，我们相互没说什么。在我们的头上，守望人员正在踱来踱去，接着我听到他的步子加快了。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在朝升降口而来，一会儿门外就响起了他的声音。

“我们驶得够快了，阁下。陆地看上去相当近了。”

“很好，”我回答说。“我马上就到甲板上来。”

我等到他离开小舱，然后站起身。我的幽灵也站了起来。这是最后一次低声交谈的机会了，我们两个人都从未听到过对方自然的声音。

“瞧！”我拉开一只抽屉，取出三个金镑。“不管怎样说，拿着这钱。我一共有六个，本想全给你，可我得留下一点，等船过巽他海峡时，好从土人的船上给水手买水果和蔬菜。”

他摇摇头。

“拿着，”我催着他，几近绝望地低声说，“谁也说不上——”

他微微一笑，意义深长地在睡衣唯一的口袋上拍了一下。当然这不保险。可我取出了一块大的旧绸手帕，把三块金币系在一个角里，硬塞了给他。他准是感动了，因为他终于收下了，迅速地把它贴肉系在睡衣里面的腰上。

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几秒钟过去了，我们的视线依然交织在一起，我伸出手把灯关了。我走出了小舱，让我的门敞开着……。“管事！”

他仍逗留在配膳室里，劲头十足地擦着镀银调味瓶座，这是

他上床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我担心会把大副吵醒，他的房间就在对面，我压低了声音说。

他紧张地回过头。“阁下！”

“你能为我到厨房里去取一点热水吗？”

“恐怕厨房里的火已熄了一会儿了。”

“去看看吧。”

他一溜烟地上了楼梯。

“来吧，”我大声向客厅说——也许声音太大了，因为我担心发不出声音来。他一下子就到了我身边——幽灵船长溜过楼梯——通过一条小小的黑走廊……一扇滑门。我们来到了帆柜，手忙脚乱地爬到了帆中间。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我看到我自己赤着脚光着头在流浪，阳光直射在我黑黑的头上。我一把取下我的软帽，在黑暗中急急忙忙地想把它戴在我的第二个自我的头上。他身子一闪，无言地避开了。我不知道他以为我是想到了什么，然而他理解之前，就猛然拒绝了。我们的手摸索着握到了一起，依依不舍、一动不动地紧紧握了一会……手松开时我们两人都没吭声。

管事回来时，我静静地站在配膳室门旁。

“对不起，阁下。水锅几乎没热气了，我来点酒精灯好吗？”

“别管了。”

我慢慢地走上甲板。把船尽可能地驶近陆地，这可是件有关良心的事——因为船一放索子，他就必须下船。非下不可！他是没有办法回来的。过了一会儿我走向下风处。想到船首与陆地已近在咫尺，我心里紧张得要命。在任何其它的情况下，我再也不会多坚持一分钟的。二副焦急地跟着我团团转。

我仍然向前望着，最后我感到我能控制自己的声音了。

“她可以捱过去的，”我用一种安详的语调说。

“你想试一试吗，阁下？”他不信地结巴着说。

我不去理他，只是提高我的嗓音，吩咐舵手。

“全速向前，”

“全速，阁下。”

微风拂在我的脸上，船帆熟睡着，万籁俱寂，陆地黑色的轮廓越来越大，越来越浓，我望着望着可受不了了。我闭起我的眼睛——因为船必须驶得再近一些，必须这样做。这片静谧难以忍受。我们已停了吗？

当我睁开我的眼睛，第二次看到的景色使我的心扑通一跳。科林岛黑色的南岭好似悬在船上，就象那永恒的黑夜的高耸的断片一样。一片漆黑中，看不到一线光亮，听不到一个声音。岛屿不可抗拒地向我们逼来，仿佛我们的手已可摸到它了。我看到了望的人们的朦胧的身影聚集在船腰上，在惊恐的静默中注视着。

“阁下，还要往前行驶？”我肘边一个颤抖的声音问道。

我不理睬。我非继续前进不可。

“全速前进，别停。那可不行，”我警告地说。

“可帆看不清楚呀，”舵手用奇怪、颤抖的声音回答我。

她够近了吗？我说不上是否到了陆地的影子里，可实在是在陆地的黑色中了，就象已给吞没于其中了，驶得太近，再也无法折回，完全失去我的控制了。

“叫大副一声，”我对那死人一样地站在我肘旁的年轻人说，“让所有的水手都干起来。”

我的声音被陆上高地反射回来，听起来格外洪亮，几个人的声音一起喊了出来，“我们都在甲板上，阁下。”

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巨大的影子悄悄逼近，愈见高耸、没有光、没有声。一片死寂降临到了船上，她真象慢慢通过艾勒伯斯① 之门的死人之船。

“我的上帝！我们在哪里呵？”

这是在我肘边的大副在呻吟。他象是遭了雷击，络腮胡子给他的精神上撑持也丧失了似的。他双手一拍嚷道，“完了。”

“镇静，”我严峻地说。

他低下音调，我模模糊糊瞥见他做了一个绝望的姿势。“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寻找陆风。”

他仿佛要撕他的头发，死活不顾地向我嚷了起来：

“船出不了这里了。都是你干的好事，阁下。我早就料到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她过不了这个难关，太近了，要停都停不下。不等她转过身就会冲到岸上去。噢，我的主！”

我抓住他的手臂，因为他正把手乱挥，砸他那可怜的虔诚的脑袋，还把它拼命摇着。

“她已经碰到了岸，”他哀鸣着，想挣脱身子。

“是吗？……全速前进！”

“全速，阁下，”舵手用一种吓坏了的尖尖的孩子气声音喊道。

我没有放脱大副的手，继续摇动着它，“准备好了，你听到了吗？你到前面去，”——摇动——“停在那里”——摇动——“别太闹了”——摇动——“注意头上的帆，好好地撑开了。”——摇动，摇动——摇动。

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不敢往陆地上看，生怕自己也会丧失勇

① 希腊神话中阳世与阴间之间的黑暗区域。

气。我最后终于松了手，他逃命似的向前跑去。

帆柜里的幽灵对这片混乱不知是怎样想的，他什么都可以听到——也许他能理解，出于良心我不得不把船驶得这样近——而不是离得稍远一点。我的第一道命令“下风满舵”在科林岛的巨大影子下不祥地回响，就象我在深山峡谷里呼喊。我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陆地。静静的水，微微的风，根本感觉不到船在顶风行驶。是的，感觉不到。我的另一个自我已准备溜出来下船了。说不定他已经离开了……

在我们主桅杆上，黑压压的一大片开始从船的一边无声地转开了。此刻我忘了那个即将离去的秘密的陌生人，只记得，对这只船来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我不了解她，她能行吗？怎样操纵她呢？

我转过主帆的桅横杆，绝望地等待着。船也许停住了，她的命运未卜。黑压压一片的科林岛，就象永恒的黑夜之门，高高耸立于她的船尾栏杆之上。她现在怎么办呢？她还能行驶吗？我疾步走到船边，朦胧的水面上只能见到一道微弱的磷光，映出那熟睡的水平如镜的大海。一切无法逆料——我还没学会凭感觉来了解船的情况。她在动吗？我需要一样清晰可见的东西，一片纸，我可以把它扔到船外用它来观看，但我身边一无所有。奔下舱去取吧，我不敢。没有时间了。突然我紧张、渴望的眼睛瞥见一样白色的东西在离船一码远的地方飘浮。黑色水面上白色的一片。一道磷光在它下面闪过，什么东西？我认出了我那顶软帽。准是从他头上掉落下来的……他没顾到。现在我得到我要的东西了——在我的眼里。这是救命的标志，可我几乎没想到我的另一个自我，现在他已离开了船只，永远远离了友好的脸庞，在大地上做一个逃犯和流浪汉，他健全的额头没有诅咒的烙

印，让人拦住一只杀人的手……太骄傲了，不想解释。

我凝视着那顶帽子——这表明我对他血肉之躯产生了突如其来的怜悯。帽子原来是想为他无家可归的头遮去阳光的威胁的，而现在——瞧——它救了船。因为它给了我一块标记，使我摆脱了由于陌生而造成的对情况的隔膜。哦，它在向前飘去，及时地警告我，船向后退了。

“转舵，”我用低沉的嗓音对象一尊雕塑似僵立在我身旁的舵手说。

那个人的眼睛在罗经柜发出的光中狂喜地闪烁，他跳到另一边，转过舵轮。

我走到船首；满是阴影的甲板上，所有水手在前索旁边站着，等候我的指示。前方的星星宛如从右面滑到了左面，世界是如此的寂静。我听到两个水手如释重负地说：“转过来了。”

“让我们去起帆吧。”

前庭一片人声喧哗，夹杂着欢呼之声。那可怕的络腮胡子也在发布各种各样的命令。船已在前行了。我独自和她在一起。在这个世界里无物、无人现在能把我们隔开，在我们无言的理解和共同的感情之间投下阴影；一个航海者同他第一次指挥船的使命有了完美的沟通。

我走到船尾栏杆旁，我还来得及看到，在象艾勒伯斯之门似的黑暗、高耸的一片的边缘——是的，还来得及看一眼留在后面的白色帽子，它标出了我的睡舱和思想的秘密的分享者——仿佛他是我的第二个自我——入海去领受他惩罚的地方：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骄傲的游泳者努力向一个新的命运游去。

裘小龙译

# 罗曼亲王

“七十年前发生的事太遥远了，就那么谈上一次恐怕是难以扯清楚的。毫无疑问，一八三一年对于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年份，它是那些苦难岁月中的一个年头①，在那些岁月里，我们被迫又一次在世界人民默默无言的愤怒和滔滔不绝的同情面前咕哝着‘败者遭殃吧’②，悲痛地计算着自己付出的代价。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从来就工于计算，不管是走运还是倒霉的时候，我们都不善于此道。这是一门我们永远学不会的功课，我们的敌人为此十分恼火，给我们加了个形容词，说我们是‘不可救药的’……”

讲话的是一个波兰人。他的那个民族，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在苟延残喘。它在自己的坟墓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思想、呼吸、言语、希望和痛苦；它被一百万把刺刀团团围住，受着三个大帝国的三重统治③。

谈话的内容是关于贵族问题。这个如今已名誉扫地的贵族阶级，又是怎样被提出来作为话题的呢？那次谈话是几年前的事了，确切的情形已记不清楚。可是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几乎没有把贵族阶级看作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确信，我们是在交换关于爱国主义的看法时谈到那个问题的——由于我们的人道主义者都具有高雅的情趣，他们认为爱国主义只是一种野蛮风尚的残余，因而它在今天已经是一种不怎么体面的感情了。虽

然那个临终还惦念着自己城市的伟大的佛罗伦萨画家④，还有那个用自己最后一口气为阿锡西城祈福的圣弗朗西斯⑤，都不是野蛮人。要正确地解释爱国主义，需要一种伟大的气魄——或者，至少也得有一点儿真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现代思想的庸俗教养所不容的；而正是这种现代思想，对于那种出自事物和人类本性的高尚纯朴的情操，根本不能理解。

我们所谈论的贵族阶级，是那些欧洲最高贵的伟大家族，没有败落，没有改变信仰，没有自由化，是一切阶级中最显赫最特殊的阶级。对于这样一个阶级，甚至野心本身也不受通常的行动诱因和行为准则所制约。

我们认为，那些贵族们在丧失了不容争议的领导权力之后，他们的大宗财产，通过广泛联姻形成的世界性联系，以及对于他们利少害多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必将使他们在政治动荡和民族

---

① 1830年11月，在华沙爆发了闻名世界的波兰起义。起义迅速蔓延到外省，给沙俄占领者以沉重的打击。沙皇立即派军队进行镇压，第二年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的"神圣同盟"正准备武装干涉法国革命，波兰的起义牵制了沙俄的力量，恩格斯曾说过："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页)在这以后，沙俄进一步加强了对波兰的统治，执行全盘俄化的政策，甚至禁止波兰语言。

② 原文为拉丁语，系一高卢人首领对被自己打败的罗马人所说的一句话，意为胜者对败者决不留情。

③ 波兰建国于公元965年，十六世纪时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合并成立波兰贵族共和国，十八世纪下半叶丧失独立，曾三次被外国瓜分。1795年普鲁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第三次瓜分波兰。普鲁士侵占了波兰本土的大部分；奥地利在其侵占地区建立了所谓"加里西亚和洛美多里亚大公国"；沙俄则把原先瓜分到的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大部分，以及此次吞并的立陶宛一并划入了自己的版图，对波兰人民实行着极其野蛮残暴的民族压迫。

④ 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米开朗琪罗。1529年，他曾以佛罗伦萨军事工程总监的身份和市民一起进行反抗侵略的斗争。

⑤ 圣弗朗西斯(1182—1226)，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始人。

动乱的时期处于困难的境地。他们不再是生来就可以颐指气使的人了——贵族之所以为贵族，本来就靠这一点——除了使自己远离反映民众情绪的伟大运动外，他们很难再干别的什么事情。

当我们议论到那些遥远的事件并提到一八三一年这个年份的时候，我们一致同意上述的结论。于是讲话的人继续说道：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那遥远的年代我已经认识了罗曼亲王。虽然我开始感到自己上年纪了，可是我还没有老到那样的程度哩。说准确点儿，罗曼亲王结婚那年，我父亲刚好出世。那是在一八二八年，十九世纪正处于青春年少之际，而罗曼亲王比那个时代还要年轻，但到底年轻多少我可说不上来了。不过，他结婚是很早的。从任何角度来看，那都是一桩完美无缺的婚姻。姑娘年轻美貌，出身名门，并且是一大宗产业的唯一继承人。亲王当时是禁卫军军官，在同事中以沉默寡言和深思熟虑而出名。他一头栽进了爱河，爱上了她的美丽，她的妩媚，也爱上了她理智和感情上严肃持重的品质。他是一个相当沉默的年轻人，可是他的眼神，他的姿态，以及他整个风貌举止都表明了他对自己选中的姑娘已经一往情深；而姑娘也投桃报李，以特有的那种坦率而迷人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情。

"这一对年轻人的纯洁的爱情之火有可能长此燃烧下去；一时间它照亮了圣彼得堡枯燥而玩世不恭的上流社会。甚至连尼古拉皇帝[①]本人，对这一对新婚夫妇也表示出某种兴趣。尼古拉是当今沙皇的祖父，死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忧患之中，他可能是信奉神秘的君权神授说的最后一个帝王了。确实，尼古拉对于

①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年即位，曾残酷镇压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并曾帮助奥地利镇压1849年的匈牙利民族革命。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有过年轻、富有、美貌的时候；我不可能知道，他曾经享受过美满婚姻所带给的幸福，这场婚姻把两颗年轻的心、两个显赫的姓氏、两笔巨大的财产联结在一起；他享受过的幸福，就象童话里描写的那样，似乎注定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可是那幸福并没有长久存在下去。它注定了是短命的，即使按照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被许可的历程来衡量，它也算是相当短促的；在这个世界上，持久的幸福本来只不过在童话故事的结局里才能找到。亲王夫妇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年轻的公主身体垮下来了。在一段时期里，她强作欢颜支撑着，因为她感到现在她的生命关系到两个生命的幸福。可是丈夫对她那迅速憔悴下去的形容感到十分惊骇，终于请了不限期的长假，带着她离开京城，到乡下的父母家里去。

“老亲王和夫人见到亲爱的儿媳已经病成这个模样，都感到极为惊慌。他们立即进行准备，打算让儿子、媳妇去国外作一次旅行。但是看来已经太迟了；病人自己也温和而固执地反对这个计划。她靠坐在一张大安乐椅里，瘦削而苍白，尽管她仍然保持着微笑的眼色，憔悴的脸上始终带着惹人喜爱的优雅神情，但查不出原因的神经疾病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加剧，使她一天天消瘦虚弱下去。她不愿离开家乡，她要呼吸家乡的空气。她认为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可能象这里那样使她的病迅速好转，也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以让她如此安逸地离开这个世界。

“小女儿还没有满两周岁，她就死了。丈夫的悲痛达到了可怕的程度。他不说一句话，不发一点声音，两眼干枯没有眼泪，这使他的双亲更加感到害怕。大群脱掉帽子的农民围在庄园空场上的家庭小教堂周围，丧礼结束后，他们逐渐散去。亲王挥手

向离去的亲友告别，独个儿留下望着庄园的石匠封闭家墓的穴门。当最后一块墓石安放就位后，他发出了一声呻吟，这是多少天来第一次从他嘴里发出的痛苦声音。他垂着头离开墓地，重新把自己关在住室里。

“他的父母担心他精神失常。他表面上的宁静更使他们惊恐万状。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儿子还年轻，然而也正因为年轻，才使他的悲哀如此专注如此深沉。老亲王约翰又愁又急，反反复复地说着：‘得想点儿办法叫可怜的罗曼打起精神来。他太年轻哪。’但是他们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促使他打起精神来。老亲王夫人擦拭着眼泪，暗暗指望儿子会走来伏在她膝上痛哭一场，因为他毕竟还年轻啊。

“罗曼亲王也时而勉强参加家人的聚会。但是，看来好似他的身心已经跟他失去的爱妻一起埋葬在墓穴里了。他喜欢带着一支枪在森林里漫游，一个管林人受命暗地里察看他的行动。晚上，管林人总是这样报告：‘尊敬的殿下整天未发一枪。’有时候，他一早来到马厩前，用压低的嗓音要一匹备好鞍的马，在等候时就用鞭子抽打自己的皮靴，直到马夫把马牵到他跟前。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跨上马，驱马缓步走出大门。他一去往往就是一整天。人们看见他在大路上，两眼直视，脸色苍白，僵直地坐在马鞍上，活象一个石雕的骑士，坐在一匹活马身上。

“在空旷的田野里干活的农民，远远地盯着他望；时而有位好心肠的老婆婆被他感动了，站在矮茅屋的门槛上对着他的背影用手在空中划十字，好象他是她们自己人，一个遭受痛苦折磨的纯朴的庄稼汉。

“他两眼直瞪瞪地骑马前进，看不见一个人，好象世界是一片空虚，整个人类都已经装到那个坟墓里去了；就是那个坟墓，

在他前进的道路上突然张开大口，吞噬了他的幸福。人们以及人们的悲哀、欢乐、劳动、爱情对他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如此深深爱过的那个人，为什么竟然这么早就被剥夺了这些权利？

“他们都不存在了；若不是因为这一带是他出生并度过欢乐童年的地方，他本会感到象在恶梦中挣扎似地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他对这儿非常熟悉——每一个隆起在耕地中间的长满树木的小丘，每一个隐藏着村庄的山谷，他都很熟悉。由水坝拦住的溪流，在茵绿的草原上形成了一连串湖泊。在北面遥远的地方，立陶宛的大森林朝着太阳，看上去还没有树篱那么高；南面，是通向平原的大道，辽阔的棕色土地一直伸展到与蓝天相接的地方。

“这熟悉的风景与他童年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岁月紧密相连，这一片土地——他即使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它的魅力——抚慰着他心头的创伤，象一个老朋友在你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不声不响地、不显眼地坐在你的身旁。

“一天下午，亲王正掉转马头准备回家，发现在他视线下方的一角横过一阵浓密的烟尘。他在一个土丘上勒住了马，向前凝望。在滚滚尘雾中到处有金属物在闪闪发光，还可以看见正在移动的影子；终于，他看清那是一长列满载士兵的乡村马车，在哥萨克骑兵的护送下，排成双行缓慢地向前推进。

“那行列就象一条匍匐在田野上的巨大爬虫；它的头部钻进一个细长的洞穴，已经看不见了；它的尾部还在扭动，而且越来越短，好象那只爬虫正在咬啮着向地心缓慢地掘进。

“亲王穿过一个离大路不远的村庄。一家路边客栈连同马厩、牛房和谷仓都盖在同一个大茅草屋顶下，铺得很开地矗立在农民的小草屋中间，象一个畸形的、驼背的、衣衫褴褛的巨人。客

栈老板是位肥胖而可敬的犹太人，穿一件长达脚跟的黑色缎子外套，系一根大红腰带，站在门口捋着银白色的长须。

“他看见亲王走近，便庄重地弯腰鞠躬。他并不指望亲王会注意到他，因为人人知道，他们的少东家由于过度悲伤，对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视而不见了。他委实大吃一惊，因为亲王来到他面前，而且开口问道：

“‘这都是什么呀，扬克尔？’

“‘那是，尊敬的殿下，那是一支由骑兵护送的步兵，他们正赶路到南方去。’

“老板警惕地向左右张望，看见除了几个孩子在村子里的泥路上玩耍，附近没有别人，便上前几步靠近亲王的马镫。

“‘殿下不知道吗？那边已经动手啦。有地的人，不管地多地少的，统统拿起了武器，就是普通老百姓也起来啦。就在昨天，葛罗代克（附近一个小镇）的那个马鞍匠带着两个徒弟打这儿过，也投奔去了。他连马车也丢下给我啦。我给他一个向导，带他穿过这片地区。您知道，亲王殿下，我们的人到处走动，见多识广，他们认得所有的路。’

“他努力压抑住兴奋的心情，因为这位客栈老板、包租领地上全部磨坊的犹太人扬克尔，本是个波兰爱国者。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当年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跟着拿破仑经过这条大路时，我已经娶了亲。啧，啧！死的人可多啊，啵！这次说不定上帝会开恩。’

“亲王点点头说：‘说不定。’——接着陷入沉思之中，让马驮着他信步走回家去。

“那天夜里他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清早派遣一名快马信使送

到邻近设有邮局的市镇。白天，他打破沉默跟他父亲谈论起最近发生的事件来，这使全家人都感到万分高兴。他们讨论了华沙的起义，康士坦丁大公[1]的逃跑，波兰军队的初获小胜（那时候波兰有一支军队），外省各地的暴动。老亲王约翰既感动又不安，从纯粹的贵族观点出发阐述自己的看法，他不信任这次运动中民众的力量，对运动中显现出来的民主倾向表示遗憾，也不相信运动有可能获得胜利。他感到悲哀，但内心却很激动。

"'我在冷静地评判这一切。关于正统和秩序的问题存在着永恒的原则，它们在这次肆无忌惮的冒险事业中遭到了破坏，而这一冒险只是为了去满足那些最具破坏性的幻想。当然，尽管激励着人们的爱国心……'

"罗曼亲王若有所思地倾听着。他利用父亲讲话的停顿平静地告诉父亲，当天早晨他已经发信到圣彼得堡，辞去他在禁卫军中的职务。

"老亲王没有马上讲话。他觉得这事应该事先跟他做父亲的商量商量。他儿子还兼任皇帝的军械官，他知道沙皇对于波兰贵族的这种不忠表现是决不会放过的。他用不满的语调向儿子指出，他既然已经请了长假，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保持沉默。他们完全可以设法在宫廷里应付过去，使人们不再提起他的名字。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以谋得一个到远地去的差事——例如到高加索——离开这一场令人不快的争斗；这场争斗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因而注定了要遭到失败。

"'不要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无所事事，对生活失掉了兴趣。我可怜的孩子，你需要干点儿什么，来占去你的时间和精

[1] 康士坦丁大公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哥哥，被派往华沙坐镇，是当时波兰的最高统治者。

力。我怕，你这事做得太鲁莽啦。'

“罗曼亲王喃喃地说道：

“'我想过还是不干的好。'

“他父亲看见他那凝视的眼神，讲话有些支吾犹豫。

“'是啊，是啊——也可能！可是作为一个皇帝陛下的军械官，受到皇族普遍宠爱的……'

“'当我们家族已经赫赫有名时，那些人都还是无名小卒哩，'年轻人轻蔑地漏出这样一句话来。

“这一类话是很能引起老亲王共鸣的。

“'好吧——也可能那样做是好些，'他终于让步了。

“父亲和儿子亲热地道别，各自回房睡觉。第二天，罗曼亲王好象又回复到原先那种漫不经心的模样。他照常骑马外出。他记得前一天曾看见刺刀林立的一支军队，爬虫似的在地面蠕动前进。这土地是他的；那位他热爱的女子也曾经是他的，可是死神把她从他手里夺走了。她的死使他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震动；打开了他的心扉使他面对一种更巨大的悲痛，打开了他的思路使他进行了更广阔的探索，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看见了过去的一切，也看见了面前存在着另一种爱，这种爱虽然充满痛苦，但也和他曾经寄以幸福而终于失去的爱一样，带有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那天晚上他比较早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打铃唤来了贴身仆人。

“'去御马总管的住处看看还有灯火没有。要是他没有睡就叫他到我这儿来回话。'

“在仆人前去传话的时候，亲王匆匆撕去一些文件，锁上写字台的抽屉，把一个刻有他爱妻肖像的圆形雕饰系在脖子上，紧

紧贴在胸口。

“亲王等待的人，是一个属于过去的人，这个过去由于他爱情的死亡而被召回到眼前来了。此人出身于小贵族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世世代代给S王族的王子们做随从、仆人或朋友。他还记得最后那次瓜分①之前的岁月，而且参加过最后时刻的抵抗斗争。他是那个阶级中典型的老一代波兰人，富于感情，充满盲目的热情；具有军人的本能和朴实的信念；甚至还带有昔时那种喜欢在讲话中夹杂大量拉丁词语的习惯。他和善而锐利的眼神，红通通的脸颊，高耸的额头以及浓密、灰白、学究气的八字须，在他那一类人中也都是十分典型的。

“‘听我说，弗朗西斯总管，’亲王亲切地、开门见山地说道：‘听我说，老朋友。我要悄悄地离开这儿了。我前去的地方，有一个比我的悲痛更响亮但又很相似的声音在召唤我。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到时候你会知道该怎么说的。’

“老人懂得了亲王的意思。他伸出的双手颤抖得很厉害。但他一恢复讲话能力，就高声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给了他足够的年寿，使他能亲眼见到这个显赫家族的年轻后代，为万众子民树立了一个热爱祖国、效命疆场的榜样。他毫不怀疑，他亲爱的亲王能文善武，必将赢得一个无愧于自己高贵出身的地位；他已经看见了一幅家门生辉、光照社稷的灿烂图画。在讲话结束时，他号啕大哭起来，一头栽入亲王臂中。

“亲王抚慰着老人，让他坐在一张安乐椅里，等他稍稍平静下来，亲王说道：

“‘别误解我，弗朗西斯总管。你知道我多么爱我的妻子。失去那样的爱会使人看见无可置疑的真理。这儿不存在领导权和

① 指1795年普、奥、俄第三次瓜分波兰。

荣誉的问题。我打算独自一人前去，隐姓埋名地跟广大士兵在一起战斗。我将向我的祖国奉上我自己的一份献礼，那就是我的生命，这简单得和葛罗代克来的那个马鞍匠一样，他昨天带着两个徒弟到那边去了。'

"老人大声反对这一点。那是决计不可以的。他不能允许这样做。可是亲王竭力争辩，并且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决心，他不得不屈服了。

"'唉，要是您说那是个感情和良心问题——那也好吧。可您不能孤零零地一个人去。哎呀！我不中用了，太老啦！亲爱的亲王哪，一想到我已经七十出头，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及教堂门廊下一只踏脚凳顶用，我怎能不放声悲哭啊。看来我可以做的事，只不过是坐在家里为祖国为您向上帝祈福。可是我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叫做彼得。他配得上做您的伴当。而且，刚巧现在他正呆在我身边。多少世代以来，任何一个S王族的王子在冒生命危险时，总有我们家的人骑马陪伴在他身边的。您身边一定得有个作伴的人，即使为了让您的双亲和您的老奴随时知道您的情况，也得有个人在您身边才行啊。那么，您亲王殿下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一个钟点以后，'亲王说；于是老人匆匆去找他儿子了。

"屋里了无声息，罗曼亲王拿起一只烛台，沿着漆黑的走廊静静地走去。据保姆总管后来说，那天夜里她突然惊醒过来，只见亲王正望着他的孩子，一只手遮住蜡烛，不让烛光直接照射到孩子的眼睛。他站着盯住孩子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烛台放在地板上，俯下身子，轻轻地吻了吻在摇床里熟睡着的小女孩。他悄悄地走了出去，把烛光也一起带走了。她清楚地看见他的脸，可是从他脸上她看不出他的意图是什么。那张脸很苍白，但极为

平静，他从摇床边转过身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头望过一眼。

“除了老人和他儿子彼得外，亲王唯一信得过的就是那个犹太人扬克尔。当扬克尔询问亲王前去的确切地点以便替他引路时，亲王回答说．‘到最近的起义队伍那儿。’犹太人的一个孙子——一个瘦高个儿少年——带领着这两个年轻人沿着人迹罕至的小路，穿森林、过沼泽，最后来到一条山谷前。从那里可以望见远处有几堆篝火，那是驻扎在山谷里的一支小分队燃点的。他们听见马在嘶叫，但看不见马的踪影，黑暗中一个声音喝道：‘什么人？’……带路的犹太少年匆匆告别而去，解释说他必须及时赶回家去守安息日。

“罗曼亲王就这样根据自己对责任的朴实见解，谦逊地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祖国。他之所以能看到这个责任，是由于死亡解开了蒙住他眼睛的灿烂的幸福之带。他的伙伴自称是S王族家御马总管的儿子，说亲王是他亲戚，一位和他来自同一地区的远房堂兄，就跟人家猜测的那样，他们同姓。事实上，也没有人进一步探询他们的底细。又有两个显然挺不错的小伙子来投奔他们的队伍，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罗曼亲王在南方并没有呆多久。一天，他和几个伙伴一同出外侦察，在一个村口附近的地方遭到俄国步兵的伏击。第一排子弹就打倒了好几个，剩下的人四下逃散了。俄国人也没有留下，怕对方杀回马枪。过了不久，前来探视的农民把罗曼亲王从死马身下救了出来。他没有受伤，可是他那忠实的伴当在第一阵枪声中就丧了命。亲王帮着农民掩埋了他和其他几个死者。

“现在只剩下他独自一个人了，他拿不准到哪儿才能找到自己的队伍，因为它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不断地在移动。他决定设法去参加波兰军队的主力，这支部队正在立陶宛边境上与俄国

人对峙着。他怕路上会遇到哥萨克骑兵的骚扰，就化装成农民出发，走了两个星期，终于来到一个由波兰军队占领的村庄，村里驻有一团担任警戒任务的骑兵。

“在一座稍微好点的茅屋前面，一位年长的军官坐在长凳上，亲王认为他就是团长。他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简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要求入伍；那位军官仔细打量了他一番，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灵机一动把他那死去的伴当的名字说了出来。

“这位年长的军官思忖着：这是一个摆脱了异族统治的农家子弟。他喜欢他的外貌。

“‘你能念书写字吗，我的小伙子？’他问道。

“‘是，阁下，我能，’亲王说。

“‘很好。到屋里去，团副官在那儿。他会把你登上花名册，替你安排宣誓的。’

“副官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新来的人，但是没有说什么。等所有手续履行完毕，新兵走出屋子以后，他转身对他的上级说：

“‘您知道那是谁吗？’

“‘谁？那个彼得吗？是个有出息的小伙子。’

“‘那是S王族的罗曼亲王。’

“‘胡扯。’

“但是副官很有把握。两年前，他在华沙的城堡里曾好几次看见过亲王。在康斯坦丁大公举行的一次军官招待会上，他甚至还跟亲王讲过话哩。

“‘他的模样变了。他好象老多了，可我能肯定这个人就是他。我特别擅长记住人们的面孔。’

“这两位军官默默无言地对望着。

“‘他迟早总要让人认出来的，’副官低声说。团长耸耸肩。

“‘他自己喜欢当兵，跟我们没有关系。至于让人认出来，我看也不见得。我们的军官和士兵都是从波兰的那一头来的。’

“他严肃地沉思了片刻，笑了起来。‘他告诉我会念书写字。只要一有机会，毫无问题，我要把他提升为军曹。他一定会干得很出色的。’

“当了军曹的罗曼亲王，干得比团长所预期的还要出色。没有多久，彼得军曹就以机智勇敢而出了名。那不是绝望者的亡命之勇，而是一种好似为良心所激励、冷静沉着的勇气，什么都不能挫伤它；那是一种无穷无尽而又平稳宁静的献身精神，它不受时间和挫折的影响；没完没了的退却引起的沮丧，暗淡下去的希望带来的痛苦，战争艰险加上疫疠横行造成的恐怖，都不能动摇这种献身精神。就在这一年，欧洲第一次出现了霍乱病。它蹂躏着双方的军营，神秘的死神悄悄地在架着的武器中间、在营地的篝火周围游荡，恫吓着那些最坚定的头脑。

“时而会有一声突如其来的尖叫，惊醒那些受折磨的士兵，他们会在篝火余烬的微光中看见一个伙伴在地上翻滚扭动，象一条虫子被一只看不见的脚在践踏。等不到天亮，这个人就冰冷僵直了。据说，遭到疫疠这样袭击的队伍，会不约而同地立即起身，抛弃营火，惊恐万状但又悄然无声地向黑暗中逃之夭夭。有时候，行军途中一个正在跟你讲话的伙伴，一句话才讲一半，会突然结结巴巴起来，接着就转动着恐怖的眼睛倒在地上，面孔扭曲，嘴唇发青，痛苦地抽搐着，吓得队伍四下奔逃。人们在马上、在哨所、在火线、在递送命令途中、在操作火炮时，都受到疫疠的袭击。有人告诉我，有一个营在敌人炮火下从容镇定地编好队形，准备进攻一个村庄，可是队伍前列突然间在五分钟内有三人暴发疫病；进攻无法进行了，因为几个主力连队象糠秕当风

似地在田野里奔逃溃散了。

“尽管彼得军曹年纪还轻，在士兵中却很有影响。据说他所在的那个中队，是整个骑兵师中开小差数字最少的一个中队。这被认为是由于有一个人在任何危险和恐怖面前保持镇定无畏，从而为大家树立了有说服力的榜样。

“总而言之，他受到普遍的爱戴和信任。最后关头终于来到了，敌人从四面八方进逼过来，那个军团的残余队伍准备穿越普鲁士的边境。就在这时刻，彼得军曹仍有足够的号召力团结了二十个骑兵在他周围，并设法在夜里一起逃离了那支被围困的军队。他带着这一小队人马穿过两百英里的乡村地区，在这片土地上，驻有无数俄国人的分遣队，霍乱病在这儿蔓延流行。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免遭敌人俘虏，也不是想躲藏起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不！他带领他们进入了一个仍然掌握在波兰人手中的要塞，在那儿，这次失败了的革命正准备进行最后一场拚死斗争。

“这似乎只不过是一种狂热。但狂热也是人类的本性。人们崇拜凶猛的神祇，而任何热烈的感情中都含有凶猛的因素，即使爱情也是如此。忠于永不消逝的希望，也如疯狂地崇拜绝望、死亡和毁灭一样，两者非常相似。它们的区别在于有着不同的心理动机，这种动机出自信仰者内心的需要和潜在的热望。只有那些追求虚荣的人，才会觉得四大皆空；只有那些向来自欺欺人的人，才会觉得事事都是骗局。

“就是在这个要塞里，我祖父遇见了彼得军曹。我祖父跟S王族家在乡间是邻居，但他不认得罗曼亲王，而罗曼亲王却清楚地知道我祖父的名字。一天夜里，亲王和我祖父倚着炮架并肩坐在要塞的护墙上，亲王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要求我祖父替他做的事，就是如果他牺牲了，希望我祖

父把消息告诉他的双亲。

“他们低声交谈着，那尊大炮的炮手们就睡在他们附近。我祖父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坦率地问道(因为他对这个意外的发现感到很大兴趣)：

“‘但是请告诉我，亲王，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要求呢？是不是你得到什么不祥的预兆了？’

“‘一点也没有；我在想念家里的人。他们不知道我在哪儿，’罗曼亲王回答说，‘如果你乐意的话，我愿同样为你效劳。可以肯定，我们中至少有一半人在战事结束以前就会被杀死，因此我们两人机会相等，可能你活下来，也可能我活下来。’

“我祖父根据猜测，告诉他自己的妻子儿女当时在什么地方。从那时起直到围城结束，他们俩经常在一块儿。在总攻击的那一天，我祖父受了重伤。要塞的市区被攻陷了。第二天，要塞的城堡也陷落了。城堡的医院里全是已经死去和奄奄一息的人，弹药库空空如也，保卫者用完了最后一粒子弹，打开了城堡的大门。

“在整个战役中，亲王始终身先士卒，可是连皮也没有擦破一块。他一直没有被人认出来过，或者说，至少没有人泄露过他的身份。直到那时以前，只要他尽了自己的责任，他到底是谁那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个曾经当过禁卫军军官和皇帝的军械官的叛乱分子，处境十分危险，他很有可能受到特别关注，那就是让他站在十步之外面对一个行刑队。有一个多月时间，他混在大群不幸的囚徒中间，被关在城堡的暗炮台里。他们得到的食物仅足以勉强维持生命，而伤痛、匮乏、疾病使他们每天有四十来人丧生。

“要塞是个中心地点，在进行彻底扫荡的过程中，从原野里

抓到的俘虏不断被送到这儿来。在这些新来的人中间，碰巧有一个青年，从求学时代起就是亲王的朋友。他认出了亲王，在极度惊讶中不禁喊出声来：'天哪！罗曼，你在这儿！'

"据说，那人由于这一时失却控制而铸成的大错，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受到悔恨的折磨。这一切发生在城堡中间的方院子里。亲王做了警告的手势，可是太迟了。一个值班宪兵军官听见了惊呼声。他觉得这件事值得探究一下。随后的审讯并不太费劲，因为当他直截了当要求亲王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时，亲王立即承认了自己是谁。

"在囚犯中找到了S亲王的情报被送往圣彼得堡。他的双亲已经住到那儿去了，成天生活在悲伤、疑惧和忧虑之中。对于一个在叛乱时期儿子神秘地从家中失踪的贵族，住在皇帝的京城里是再安全不过了。好几个月来，老人没有收到儿子的信，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上流社会中流传着关于罗曼亲王因绝望而自杀的谣言，老夫妇小心谨慎地不使自己的言行跟这个谣言相矛盾。那些上流社会人士还记得那一段有趣的恋爱婚姻，以及那因死亡而告终的令人神往的真诚幸福。但是老亲王夫妇暗中希望儿子仍然活着，并希望他能够跟着那一股军队越过边境，那支队伍已经向普鲁士人投降了。

"罗曼亲王被俘的消息对他们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他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去营救儿子。可是他们显赫的姓氏、地位，以及他们在权贵圈子里广泛的亲友关系，有可能使他们间接地进行活动，正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想尽一切办法来拯救他们的儿子，使他幸免于承担那'由于疯狂而带来的后果'，这是可怜的约翰亲王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的思想。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前往显赫的权贵那儿走动，大人物受到访问，有权有势的大官

被劝说关心这一事件。任何有助于暗中产生影响的可能性都被利用起来。一些私人秘书得到了重重的贿赂。某个参政员的情妇得到了一大笔钱。

“但是，正如我说过的，对于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件，不可能直接提出什么要求，也不可能公开采取什么营救活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通过私下的渠道，设法影响主持审判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思想，使他倾向于宽大处理。他终于受到来自圣彼得堡的种种暗示和建议的影响，其中有一些来自非常高级的人士。毕竟，从世故人情的角度来看，得到象S王族这样高级贵族的感激确实是有点价值的。他是一个地道的俄国人，但他也是一个性格随和的人。而且，那时候，对波兰人的憎恨还不象三十年后那样，还没有成为爱国信念中的基本条件。他一见到那个年轻人就产生了好感。那年轻人皮肤黝黑，面孔瘦削，几个月来的激烈战斗，围城时期的艰难困苦，被俘以后的凌辱苛待，已经把他弄得筋疲力尽了。

“委员会由三位军官组成。他们坐在城堡中一间有拱顶的空屋里，面前放着一张黑色长桌。几个录事坐在长桌的两端。除了押解亲王进来受审的宪兵外，屋里没有其他人。

“四垛凶险的墙壁阻断了亲王跟外界的所有联系，他看不见自由的景象，也听不见自由的声音，他失去了对未来的全部希望，他不再能从任何幻想中得到慰藉。谁能说得出，处身于这四垛凶险的墙壁中间，孤零零地面对着审判他的敌人，此时此地亲王心中对生命到底还有多少留恋？他在悲痛中领悟到的那种责任到底还剩下多少？他那觉醒了的对祖国的爱到底还保留多少？这个国家所要求的爱，是其他任何国家未曾得到过的。它需要的是那种痛惜难忘的死者所具有的感情，是那种有如不灭之火

的希望的激情；这火焰，只能由一个生机勃勃富于热情的理想，为着我们的自尊、厌倦、喜悦和毁灭，才能将它点燃在我们胸中。

“提出这样一个苛刻的要求，本来是有点荒谬的。但这种爱现在确实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它表现为一种既无畏惧又无怨尤的忠诚。一切快要结束了，在生命中决定性时刻到来时，亲王还能有什么别的感觉呢。他清楚而简要地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带着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情。在度过了那许多紧张的战斗日月之后，他连讲话也感到疲倦了。可是他不让敌人看出来，以免他们从他的态度猜测他是由于沮丧绝望而麻木不仁了。不管怎样，他的行动的种种细节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至于他的思想，这些人对他毫无办法。他保持着一种认真而有礼貌的语调。他们容许他坐下受审，他拒绝了。

“关于这次初审的情况，人们只能从那位主持审判的军官那儿了解到一点。审判一开始，他就试图引导亲王按照他设计的线索替自己进行辩护，在那样一个糟糕透顶的案件中，这是唯一可能的出路。他确实故意提出了一些问题，以便从犯人口中得到他所需要的回答；他甚至明白无误地暗示亲王作这样的口供：他因妻子早逝而极度伤心，绝望中一时莽撞，对自己的行为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危险和可耻的。就这样，在一时冲动之下，他跑到离他最近的叛乱分子那儿，参加了这次叛乱。而现在，他后悔地……

“但是，罗曼亲王一言不发。军法官怀着希望看着他。他默默地伸手拿起一支笔，在他手边的一张纸上写道：‘我参加民族起义，是出于我的信念。’

“亲王隔着桌子把纸推过去。主持审判的军官拿起那张纸，

依次给坐在他左右的两位同事看，然后凝视着罗曼亲王，那张纸从手中落了下来。屋里仍然是一片寂静，最后他开口说话，命令宪兵把犯人带走。

“这就是罗曼亲王在生命攸关时刻写下的证词。我听说，S王族家的亲王们，不论是哪一支的，后来都采用了‘出于信念’一语作为自己家庭纹章的题铭。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靠。我舅舅也不能肯定。他只说，在罗曼亲王自己的印章下，当然没出现过这句铭言。

“他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矿区终生苦役。尼古拉皇帝总是亲自审批对于波兰贵族的判决，他亲手在判决书的边上批道：‘执行官员注意，此犯在押解途中应与其他犯人同等待遇，全程带镣步行，切切毋违。’

“这实际上是一个缓期执行的死刑判决。很少有人能够在那些矿里呆三年以上活着出来。可是，三年过去以后，据说他还活着，在他父母的请求下，蒙皇上特别开恩，他获准去高加索当一名小兵。他被禁绝与任何人通信往来。他被剥夺了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实际上，除了受苦以外，他跟死人也差不多了。在约翰亲王逝世以后，那个小女孩继承了全部财产。当年罗曼亲王为了怕惊醒这个睡在摇床里的小孩，吻别她时是多么小心翼翼啊。由于小女孩的存在，才使那大宗产业没有被充公。

“经过二十五年之久，罗曼亲王才被准许回到波兰，这时他身体衰弱，两耳全聋了。他的女儿显赫地嫁给一个波籍奥地利大贵族，出入于欧洲各国高级贵族的圈子里，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尼斯和维也纳。亲王定居在他女儿的一个庄园里，不是那个有宫殿般宅第的庄园，而是一个有一幢朴素小屋的庄园。他跟女儿很少见面。

“可是罗曼亲王并没有象完成了任务似地从此深居简出。左邻右舍，不论私事公事，差不多全都找他商量，请他帮忙，而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过。人们说得好，他的时间似乎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同胞，尤其是对于一切从流放地回来的人，他更是他们特殊的朋友。他给他们钱，替他们出主意，为他们安排工作，帮他们谋生度日。

“我从舅舅那儿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热心助人的故事；纯朴的智慧、高度的荣誉感、严格遵循在人前人后正直不阿的观念，始终如一地指导着他的行动。自从在弹子房里的那一次会面以后，他一直活在我的心中。那一次，在我急切地想打听一只恶狼的消息时，却跟一个人中俊杰有了短时间的邂逅，此人感受深刻，信仰坚定，爱情炽烈。

“时至今日，罗曼亲王瘦骨嶙峋布满皱纹的手握紧我那墨迹斑斑的小爪子时的感觉，舅舅严肃而兴味盎然地朝下望着我这闯进他弹子房的小外甥时的神情，我都还历历在目。

“他们往前走去，忘记了那个小孩。可我没有动；我盯着他们的背影，这个跟童话里的王子如此截然不同的亲王，与其说使我失望，倒不如说使我仓皇失措。他们慢慢地穿过弹子房，在到达另一扇门之前，亲王站了下来，我听见——我现在仿佛还听见——他说：‘我希望你写信到维也纳去把那职位要下来。他完全应该得到那个职位——而你的推荐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舅舅转过脸去看着他，露出惊讶的神情。就象语言能够表情达意的一样，这意思非常明白：难道还需要比父亲的话更加有力的推荐吗？亲王擅长于迅速理解人们的表情。他用他那平板的声调讲起话来，这个人已经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声音了，对他说来，这个无声的世界就象是一个黑暗寂静的住宅。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当时讲的话：‘我请求你是因为，你知道，我的女儿和女婿不相信我能对人作出正确的评价。他们认为我过于听任自己受感情支配了。’”

薛诗绮译

# 艾米·福斯特

肯尼迪是一位乡村医生，住在东湾海岸的柯尔布鲁克。这个小镇的红屋顶后面突然陡起一片高地，把一条古色古香的哈依街挤到防海浪的坝边。堤坝外头是一大片曲曲弯弯、光秃秃的卵石海滩，海滩有好几英里长，开阔匀称，布瑞泽特村就在中间，黑黝黝地背衬着海水，象树丛中冒出来的塔尖；再往外，矗立着灯塔的柱子，远远望去，不比一支铅笔大，这就到了陆地的尽头。布瑞泽特村子后面的地势低平，但这一溜海湾，海浪冲击不到，你站在布瑞泽特"海员客栈"后门口，有时候可以看到被风浪或者坏天气逼到这里来的船只利用这片锚地抛锚，就在你北面一英里半路。近处有一部坍坏了的风车抬着它破破烂烂的胳膊，风车下面的土墩不比垃圾堆高出多少，海岸守卫队的小茅屋往南半英里一座圆形的石头碉堡蹲在海边。这一切，小船的船长们都是熟悉的。这一些是官方对于这一片可靠的海滩尽头的航海标志，在英国海军部的航海地图上是一圈不规则的卵形逗点，围成几个"6"字形，中间印上一个小锚，注明这一带全是"泥浆与贝壳"。

高地的顶坡高出柯尔布鲁克教堂的方塔。斜坡是绿色的，一条白色的路绕过坡去。沿着这条路往上走，你来到一片宽阔、低浅的谷地，绿色的牧草和树篱把这块土地染成紫色的深景，线条平滑，一直伸延到尽头。

我的朋友肯尼迪就在这片谷地行医，往下到布瑞泽特村和柯尔布鲁克镇，往上到十四英里路外的市镇达恩福特。他起先在海军当外科大夫，后来陪一位著名的旅行家游历，那时候有些大陆的内地还没有人去探过险。他发表了一些关于动植物的论文，在科学界有点名气。现在，他自己选定在乡村开业。他的头脑具有深入探究的力量，象是腐蚀性的液体，我猜想这使他壮志泯灭。他的智力富于科学的条理，喜好探讨研究，对什么都富于压抑不住的好奇心，以为每一件神秘的事物都含有一点普遍真理。

好多年以前，我从国外回来，他邀请我去小住。我欣然前往，他不能为了陪着我而耽误看病，就带我一起出诊，有时候一个下午一转就转三十英里路的样子。我在路上等他；马儿昂起头去攀树上的叶子；我高高坐在马车上，从小屋半开的门里听得见肯尼迪的笑声。他的笑声热诚强烈，象是个儿比他大一倍的人的笑声，举止爽朗，紫铜色的脸儿，配上一双灰色的、专心致志的眼睛。他有本事叫人家毫无拘束地同他谈话，有非凡的耐心听人家讲他们的故事。

有一天，我们马车跑出一个大村子，来到背阴的路上，只见我们左首有一间低矮的黑色的屋子，窗子配的是菱形的玻璃，山墙上长着爬藤，圆卵石铺的房顶，小小的门廊上有一架东倒西歪的格子棚，上面爬着几朵玫瑰花。肯尼迪勒住马缰，改成走步速度。在大太阳底下，有一个女人正把一条湿淋淋的床单搭在拴在两棵老苹果树之间的绳子上。那匹截短了尾巴的、长脖子栗色马想松一松头上的缰绳，把医生戴着厚厚的狗皮手套的左手猛地向上一抖，这时，医生隔着矮树篱，提高嗓门喊道："艾米，你孩子怎么样？"

我正好看见她那张呆板的脸飞红起来，不是那种满脸羞红，而象是她扁平的两颊被人狠狠打了一巴掌，我还正好看清楚她矮胖的个儿，她稀疏、昏黄色的头发拢到脑后，打了一个紧紧的髻。她看来怪年轻的。说起话来明显地有点堵塞，声音又低又羞怯。

“他很好，谢谢你。”

我们又跑了起来。我说了“是你一位年轻的病人”，医生心不在焉，用鞭子轻轻地打着马，轻声说：“她丈夫过去是我的病人。”

“她象是一个呆板的人，”我无精打采地说。

“说得对，”肯尼迪说，“她很顺从。你只要看看她短短的胳膊下面那双红红的手，看看她那双迟缓的棕色暴眼睛，就知道她头脑迟钝——你会觉得她迟钝得保险永远不会有惊异的想象力。不过，我们哪个能保险呢？不管怎么说，你看她这副样子，她的想象力足够她去闹恋爱。她是一个名叫依萨克·福斯特的人的女儿，这个人从前是小农庄主，后来沦落为牧羊人；他从私奔开始倒霉，那是同他鳏夫父亲的厨娘私奔——他父亲是一个富裕的牧场主，得了中风，他很生气，把他的名字从遗嘱里勾掉，听说还要他的命。但是，这桩旧事虽然可耻，够得上一部希腊悲剧的主题，却来源于他们性格上的相近。有的悲剧不那么难听，那么强烈，起因在于人们不可调和的差异，在于害怕悬在我们所有的人头上的那个不可理解的东西——悬在我们所有的人的头上……”

栗色马累了，由小跑改成走步；太阳通红的边圈背衬在晴空无云的蓝天上，亲切地挨在路旁犁过的平滑的高地上面，好比我见过无数次的，它贴近远处海上的地平线。一律棕黄色的耙过

的田地染上了红色，好象泥土把无数农夫的劳动化为血红的小珠子。从灌木林的边上过来一辆双马拉的马车，它沿着田埂缓缓向前。它的位置比我们高，在地平线上面，背着太阳，时隐时现，看上去特别大，好象巨人的马车，由两匹传奇式的战马拉着，慢步向前。走在主马前头是一个粗笨的人，他的影子投在无尽的背景上，带有传奇英雄的荒漠之感。马夫的鞭梢子在高高的蓝天上抖动。肯尼迪说话了。

"她是一大家子中最大的孩子。十五岁上，家里人把她弄到新仓农场去帮佣。场主的妻子，史密斯太太，是我的病人，我在她那里头一次见到那个姑娘。史密斯太太斯斯文文的，长了一只尖尖的鼻子，叫她每天下午穿上黑衣服。我不知道她什么地方引起我注意。有些脸引起你注意，是因为它们总体上特别缺乏明确的东西，好象你在雾里走，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模糊的形体，弄到最后，这个形体也许只是一道路标，没有什么稀奇的。我注意到她唯一的特点是说话稍微有一点犹豫，说话之前有点结巴，说出第一个字就好了。你同她说得尖厉一些，她会一下子不知所措；但是她的心眼儿是最善良的。从来没有听说她说过厌恶别人的话，她对任何活的东西都很温和。她对史密斯太太忠心耿耿，对史密斯先生忠心耿耿，对他们的狗、猫、金丝雀忠心耿耿；至于史密斯太太那只灰色的鹦鹉，它的特点可真把她迷住了。可是，这只奇怪的鸟受到猫的攻击，用人的口音喊救命的时候，她就跑到院子里去，捂着耳朵，不去赶猫。在史密斯太太看来，这又证明她的愚蠢；另一方面，人人知道史密斯轻薄，考虑到这一点，姑娘长得不好看倒是可取之处。她那双泪汪汪的近视眼会满是同情地看一只被夹子夹住的可怜的老鼠。有一回，几个男孩看见她跪在潮湿的草地上帮助一只蛤蟆摆脱困境。有一个

德国人说，没有磷光就没有思想，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我们说，没有一定的想象就不会有一颗善良的心，这就更有道理。她有点想象。了解别人的痛苦，怜悯得感动，必需要想象，她还超过了这一点。她在一定情况下陷入情网，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你能形成一个美的观念，需要想象力，在不寻常的东西里发现你的理想，更需要想象力。

"她这分悟性是怎么来的，又靠什么培育，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奥秘。她生在村子里，从来没有走远过，只到过柯尔布鲁克，可能到过邓恩福特。她跟史密斯一家人住了四年。新仓农场远离人烟，离大路有一英里地，她安心于天天看同样的田地，同样的洼地，同样的高地；看那些树木，一排排的灌木；看农场上四个男人的脸儿——老是那些东西，看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她从来不想跟别人说话，我看她好象不知道怎么笑。有时候，星期天下午逢到好天气，她穿上最好的衣服、耐穿的靴子，大灰帽边沿插上一根黑色的羽毛（我见过她那么打扮），抓起一顶细得出奇的伞，爬过两道阶梯，穿过三垄田，走两百码路——从来不走远一步。那里是福斯特的小屋。她帮她母亲给孩子们端茶，洗洗陶器用具，亲亲小的孩子，再回到农场。这就完了。这就是她的休息、她的变化、她的消遣。她好象从来不想要别的东西。后来她恋爱了。她的爱情是悄悄的，固执的——也许是无依无靠的。它来得慢，但一旦来了，它的魔力象一个有力的符咒；这是古人所理解的爱情：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支配的冲动——着魔！是的，就在她心里，她着了魔，入了迷，命里注定，看中了一张脸，一个人，好象她当初是一个在愉快天空下拜物异教徒——终于从神秘的忘我中，从魔法中，从狂喜状态中觉醒过来，象野兽似的感到莫名的恐惧……"

太阳低低地悬在西方的天边，辽阔的草地嵌在高地的外崖里，看起来又华丽又忧郁。寂静的田野散发出一种深入人心的哀愁感，象是听了一首沉郁的乐曲。我们遇到的人缓慢走过，没有笑脸，低垂着眼睛，好象过分沉重的大地的忧郁加重了他们的步履，压在他们的肩上，逼得他们目光朝地。

"是呀，"医生注意到我的观察，"人们会以为大地遭到了诅咒，因为在她所有的子女中间，同她最亲的孩子们体格笨拙，行动呆滞，好象他们的心灵本身被链条拴住了。但是，这儿，就在这条路上，在这些沉重的人们中间，你也许见过一个灵巧、柔软、长胳膊长腿的人，挺得象一棵松树，外表上有副欣欣向上的神气，好象他的心轻快活泼。这也许只是从对比而来的力量，但他在这里从村子里的人身旁走过的时候，我好象觉得他的脚底碰不着路上的土。他跳过阶梯，轻轻快快，大踏步地走在这些坡上，你老远就可以看见他，一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他同这一带的人类很不相同，行动自由，柔和的目光略带惊慌，橄榄色的皮肤，仪表优雅，他的属性使我想起林间的动物。他是从那边来的。"

医生用鞭子一指，从陆地高处望去，掠过路边园子滚滚如浪的树梢，看得见我们下面远处的海面，象巨大建筑物的地板，嵌着一条条黑色的波纹，闪烁着宁静的光彩，一直延伸到天边一带明净的海水。一艘看不见的汽船吐出的白烟消失在浩大明净的天际，象是呵在镜子上的气雾；靠近海岸的地方，一艘商船扬着白帆驶过，从这边望去，好象慢慢地把自己从树枝底下挣脱出来，白帆也离开了树上的叶簇。

"在海湾里沉了船？"我问道。

"是啊；他是一个遇难者。一个可怜的移民，从中欧到美国

去，遇到风暴，冲到这岸上来。他对地球一无所知，对于他来说，英国是一个没有被发现的国家。他过了一些时候才学会这个名字；我看，他黑夜里在堤坝那一边爬上来、滚到沟里去的时候，还以为会在这儿碰到野兽或野人呢。他从另一边滚下去，居然没有淹死，这又是一桩奇迹。他象一只掉进网里的动物，凭着本能盲目挣扎，挣扎到一块田里。他经受了这样的搏斗，激烈的挣扎，经受得住这样的恐惧，而没有死去，他的体格和神经确是比看来的坚强。后来他用特象孩子说话似的、不成句的英语对我说，他相信上帝，相信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的确如此——他可以补充一句——他怎么会知道呢？他从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里挣扎过来，最后爬到蜷缩在树篱下避风的几只绵羊旁边。绵羊四处逃散，在黑夜中咩咩哀叫，他很高兴听到上岸以后第一个他熟悉的声音。那时一定是早晨两点钟。我们只知道他是这样上的岸，虽然并不是一个人来的。只不过他吓人的伙伴当时还没有靠岸，要晚得多……”

医生收住缰绳，嘴里“嗒嗒”喊着；我们快步下山。接着我们猛地拐过一个弯，直接拐进哈依街，嘎拉嘎拉地走在石子路上，回到了家。

傍晚时分，肯尼迪驱散了刚才的忧郁心情，继续讲他的故事。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在长房子里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台灯的灯光全集中在他书桌上的报告上；我坐在开着的窗户旁边，经过了这一个没有风的大热天，看到茫茫的大海躺在月光下面，一动不动，幽幽发光。听不到一丝声息，听不到溅水的声音，听不到石子的声音，没有脚步声，下面的大地没有一点动静——没有生活的气息，只有爬藤的素馨送来香味：我身后传来肯尼迪的声音，透过宽大的窗户，消失在窗外阴凉浩瀚的宁静之中。

“……从前海上遇难者的亲属会告诉我们许多遇难的痛苦。逃出来的人没有淹死，却常常痛苦地饿死在不毛之地；有的人惨死，有的人当奴隶，度过危险的岁月，那是因为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们怀疑、厌恶或者害怕这些异乡人。我们读到过这些事情，这些人挺惨的。一个人发现自己来到地球上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沦落异乡，孤立无援，人家不懂他的话，又不知道他来自何方，确实是件很难受的事情。然而，在全世界一切荒无人烟的地方，在所有海船失事遇难的人中间，在我看来，还没有一个象我说到的这个人遭受到这么悲惨的命运，他是外出冒险的人中最单纯的一个，被海浪冲到这个小海湾里来，你从这扇窗户望出去几乎看得见这段海湾。

“他不知道他的船叫什么名字。真的，后来我们发现他不知道船居然还有名字，——‘象基督徒’那样；有一天他站在托尔福德山顶上，看到前面一片大海，他极目远望，大为惊奇，看得发呆，仿佛他从来没见过这种景象。他说不定是没有见过。据我推测，他是在易北河的河口上的移民船，跟许多人胡乱挤在一起，迷迷糊糊的，注意不到周围环境，累得什么都看不见，心里着急，不在乎四周的事情。这些人从一开始就被赶到甲板间，一直压挤在里头，天花板很低——他会这么说——头上是木梁，就象他家乡的房子，不过你从楼梯上走下去。里面非常大，非常冷，潮湿阴暗，睡的地方是一只只木头盒子，人们一个叠着一个睡，一路上大家老在晃动来晃动去。他爬进一只木盒躺下，穿着他好几天以前离开家时穿的那身衣服，包袱和手杖放在他身边。人们呻吟，孩子们啼哭，水往下滴，灯熄了，墙板吱吱嘎嘎作响，一切都在晃动，你挤在小盒子里面，头都不敢抬一抬。他同他唯一的伙伴（他说是与他同一个谷地来的年轻人）失去了联系，外头

狂风一直在怒号，巨浪‘砰！砰！’打来。他晕得厉害，都快忘了做祈祷了。另外，你不知道这是早晨还是晚上。在那个地方，好象永远是晚上。

“下海之前，他在铁路上旅行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窗子的玻璃非常明净，他看见窗外：树啊，房子啊，田地啊，还有长长的路在他身边飞过，看得他头都晕了。他同我说，他在这段路上看到无数的人——整族整族的——全都穿着有钱人穿的衣服。有一回，人家让他下车，叫他在砖房一张板凳上睡了一夜，包袱垫在头下面；又有一次，他只好坐在平石头铺的地板上打盹，一坐好几个钟头，缩起膝盖，包袱夹在两腿中间。他头上有一个屋顶，好象是玻璃做的，高得很，他见过的山间最高的松树也碰不着屋顶。冒汽的机器一头进一头出。人们涌进涌出，比在平原上加尔默罗修道院举行的节日里来看神奇的圣像的人还要多，他离家之前，赶了一辆木制的车，带他母亲去过那个院：这位虔诚的老太太要去做祈祷，为儿子的安全许愿。他说不清那个地方有多大，多高，多闹，都是烟雾，阴暗得很，还有铁玩意儿克啷克啷地响，可是有人告诉他这个地方叫做柏林。接着铃响了，又进来一辆冒汽的机器，人家叫他上车，这一路上尽是平原，哪儿都看不到一点山丘，看得他眼睛都累了。又一个晚上，他缩在一座房子里过夜，这所房子象一间漂亮的马厩，地上铺着干草，他挤在人丛中间守着他的包袱，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听得懂他说的话。早晨这些人都被领到一条很大的、混浊的河上，在石头砌成的岸边等着，这条河不在山间流，而在特大的房子之间流动。河上有一条蒸汽船，他们都站在船上，挤在一起，不过现在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妇女和吵吵闹闹的孩子们。下了一场冷雨，风朝他脸上刮来；他湿透了，牙齿直打颤。他和同一个山谷里来的年轻人手

拉着手。

“他们以为这是直接到美国去，但是突然这条船靠在什么东西的边上，那象是水上的一所大房子。墙是平滑的、黑色的，上面好象是从顶上长起的十字形的、不长叶子的树，特别高。他当时就这么以为的，因为他从没见过一艘海船。这艘船直接驶往美国，人声嘈杂，一切都在摇动；有一架忽上忽下的梯子。他手脚并用爬了上去，非常害怕掉到下面的水里去，那会溅起好多水来。他同他的伙伴分开了，他下到船底的时候，突然伤心起来。

“他告诉我，那年夏天有三个人跑遍他家乡山麓小丘所有的小镇，也是上船的时候，他同其中的一个永远分了手。这三个人逢到赶集的日子，赶一辆农民的马车，在一家旅店里或什么犹太人的房子里设立一个办公室。三个人中间，有一个长胡子的，看来德高望重；他们脖子上围着红色领子，袖子镶上金边，象是政府的官员。他们神气活现地坐在长桌子后面；隔壁房间有一部精巧的电报机，以免老百姓听见，他们通过这部机器可以同美国皇帝通话。做父亲的在门口转来转去，但山区的年轻人挤到桌子前头去问这问那，因为美国一年到头有活儿干，三元美金一天，不必服兵役。

“但是，美国恺撒皇帝不是人人都任用。才不呢！他自己叫别人任用还困难重重呢。那个德高望重的穿制服的人不得不几次自己走出屋子，为他自己发报。美国恺撒皇帝终于以一天三元美金录用了他，因为他年轻力壮。可是，许多能干的年轻人打退堂鼓，害怕路途遥远；此外，只有有点钱的才被录取。有的人卖田卖屋，因为到美国去要花很多钱；但是你一旦到了美国，一天可以挣三元，要是机灵的话，你可以找到低头就捡得到纯金的地方。他父亲的房子住满了。他两个哥哥结了婚，有了孩子。

他答应到美国以后一年寄两次钱回家。他父亲卖掉一头老母牛，一对自己饲养的山区小花马，又把一小块开垦过的上好的牧草地卖给一个开旅馆的犹太人，这块土地坐落在向阳的山坡，入口的地方种着松树，为的是付船上的人的钱，船上的人把大家送到美国去，大家立刻就会发财。

“他在骨子里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冒险家，因为征服地球的多少最伟大的冒险家，为了海市蜃楼，或者为了远方的纯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卖掉了他赖以生存的母牛！我告诉你的是在这两、三年里零零星星听到的东西，大致上是用我自己的话说的，这段时间里我从不放弃同他友好交谈的机会。他告诉我这番冒险故事的时候，雪白的牙齿一闪一闪，乌黑的眼睛灵活地转来转去，开始时象婴儿急于说话似的，后来学会了这种语言，说得很流畅，但总是带着唱歌似的、柔软同时又是颤动的语调，在最熟悉的英文字声音里渗进深邃得出奇的力量，好象是一种神秘的语言。他讲到最后，总是拚命摇头，说明他一上那条船他心里伤心难过的感觉。后来一个阶段，他好象什么都不知道，至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疑问，他一定晕船晕得厉害，非常不高兴——这个柔和、热情的冒险家就这样脱离了他所熟悉的世界，躺在移民的铺位上，感到非常寂寞，痛苦万分；因为他天性异常敏感。后来我们弄得清楚的是他躲在哈蒙德的猪栏里，那是在诺顿的路边，到大海的直线距离是六英里。这些经历他不愿意谈：它们好象把一种困惑和愤怒混在一起的阴暗情绪熔入了他的灵魂。从乡间流传了好几天的说法判断，我们得知，自从他来了之后，西柯尔布鲁克的渔民受到惊扰，他们听到重重敲打装有檐板的茅屋墙壁的声音，夜间语言奇怪的尖叫声。有几个人开出门来，但是，毫无疑问，他听到黑暗中互相招呼、粗鲁忿怒的声

音，突然吓得逃走了。他一定是在狂乱之中爬上陡峭的诺顿山。第二天清早，布瑞泽特村一个搬运工人看见路边草地上躺着（应该说是昏过去了）一个人，毫无疑问就是他。那搬运工人确是走近去看一看，可是见那流浪汉一动不动，面容古怪，这样安静地睡在一阵又一阵的大雨里，心里害怕，又缩了回去。过些时候，诺顿的学生们冲进学校，吓得要命，女老师就出来，责骂路上那个'面容可怕的人'。他垂着头，侧身后退了几步，接着突然飞快地逃跑。布拉德莱先生运牛奶的车夫扬言，他用鞭子揍了一下那个长毛的吉卜赛家伙，说这个家伙从万茨家路旁拐角的地方跳出来，想抓住马缰绳。他说他也劈面给了他一鞭子，把他打倒在泥里，那样子真有趣，倒下去的速度比跳过来快；不过他足足跑了半英里路才把小马勒住。可能是这样情况：这个可怜的人急于取得帮助，需要同别人联系上，想叫马车停下来。还有三个男孩后来承认，他们朝一个滑稽的流浪汉扔过石头，那流浪汉全身湿泥，在灰窑旁边一条又深又窄的胡同里悠悠逛逛，好象喝醉了的样子。这一切成了三个村子好几天的话题；可是费恩太太（史密斯家车夫的老婆）无可辩驳地证实：她看见他跨过哈蒙德家猪栏的矮墙，东倒西歪地直奔着她走来，嘴里发出咿咿哑哑的声音，声音大得会把人吓死。费恩太太用推车推着孩子，叫他走开，可是他还是往前走，越走越近，她鼓起勇气，用一把伞打在他头上，接着不敢回头瞧一瞧，推着车子一阵风似的飞快地往村子里跑，跑到第一家房子停了下来。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正在那里敲打一堆石头的老路易斯；老头儿摘下他黑色金属边的大护目镜，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朝她指的方向看去。他们的目光一起跟随着那个人跑过一片田地；他们见他跌倒了，爬起来，又往前跑，摇摇晃晃，两只胳膊在头上挥动，朝新仓农场跑去。很清

楚，从那个时候起，他是在同他不可知的可怜的命运挣扎。这以后发生的事就没有疑点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史密斯太太怕得要命；艾米·福斯特不赞成别人惶惶不安的攻击，呆头呆脑地坚信那个人'并无恶意'；史密斯刚从邓恩福特集市回来，发现狗在狂吠、后门上锁、妻子歇斯底里发作，心里恼火；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倒霉的、肮脏的流浪汉，据说这会儿他正躲在堆草的院子里呢！真的吗？他吓唬妇女，得教训教训他。

"史密斯是有名的暴躁脾气，但是一见到这个无法形容的瘦长个儿盘着腿坐在散草堆里，象笼子里的熊那样晃来晃去，不觉一怔。接着这个流浪汉悄悄地站在他面前，从头到脚一身污泥。在风雨交加、响彻着疯狂的狗叫的黄昏中，史密斯独自一人同这个幽灵在草堆里，感觉到奇怪得不可名状的恐惧。那个人用黑色的手分开他又长又乱、披在脸前的头发，好象你把布幕拉开两半，用闪闪发亮、野性未驯、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他，这时候，这一无声的、怪诞的遭遇真叫他又惊又怕。他后来承认（这段故事多年来成了这里正统的话题），他当时后退了不止一步。后来，那个人突然很快地说了一通他听不懂的话，史密斯马上感到，他是在跟一个逃跑的疯子打交道。实际上，他这个印象从来没有完全消除。一直到今天，史密斯私下里没有放弃过这个人骨子里是疯子这一想法。

"那个人一步步靠近，嘴里令人不安地吱吱喳喳地说着话，史密斯（不知道对方是在叫他'仁慈的老爷'，以上帝的名义恳求他给一点吃的，借个地方住一住）一边坚定地、轻声地同他说着话，一边不停地退到另一个院子里去。最后，他看准了一个机会，猛地一推，把疯子没头没脑地塞进一间木头小屋里去，立刻闩上门。于是他擦掉额上的汗，虽然这天很冷。他把一个游来

荡去、说不定是危险的疯子关了起来，已经为这一带的居民尽到了责任。史密斯根本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但是他脑子里只有'疯子'一个想法。他居然没有想到要问一问自己，这个人会不会饥寒交迫得快死掉了。开始的时候，疯子在小屋子里大吵大闹。史密斯太太把自己关在楼上卧室里面高声尖叫；只有艾米·福斯特在厨房门口可怜巴巴地哭泣，两只手拧来拧去，一边咕哝道：'别这样！别这样！'那天晚上，这儿吵，那儿闹，我看真够史密斯受的。门里老是传来疯子扰乱人心的叫声，只会使他更加恼火。他没有把这个讨厌的疯子同邓恩福特集市上谣传的东湾沉船的消息联系起来。我看屋子里面那一位那天晚上真的快疯了。他在黑暗中拚命撞来撞去，在脏麻包上打滚，饥寒交迫，气急败坏，陷于绝望，咬自己的拳头，然后垮了下来，不省人事。

"他是喀尔巴阡山脉[①]东部山区里的人，前一天晚上沉到东湾海里的汉堡移民船是'海尔佐金·莎菲亚-陶洛西号'，真是骇人听闻。

"几个月以后，我们可以从报上读到一则骗局的消息，说在奥地利较为偏僻的省份，揭发出欺骗斯拉夫农民的伪造的'移民代办处'。这些坏蛋的目的是吞占无知贫民的家产，他们与当地高利贷者串通。他们大都从汉堡输出受骗上当的人。我正是从这扇窗的窗口看见这条船在一个昏暗的、风雨欲来的下午，扬着小帆顺风驶进湾来。她根据航海地图，在布瑞泽特海岸守卫站外边准确地抛了锚。我记得我在天黑之前又朝窗外眺望过，看见浮标杆和帆缆黑色的轮廓，背衬参差不齐、石板块似的云彩，象是布瑞泽特教堂塔左边又冒出一个稍小的塔尖。晚上起风了。

① 位于欧洲中部。

半夜里，我躺在床上听得见狂风大作，暴雨瓢泼的声音。

“大概在那个时候，海岸守卫人员说他们在锚地上见到了一条汽船冒的白烟。一会儿白烟不见了；这可是很清楚：又来了一条什么船，见晚上天气糟糕，辨不清方向，想进湾躲一躲，猛撞在那条德国船的中部，——后来有一个潜水员告诉我，这种撞力‘可以把泰晤士河上的驳船撞穿’——接着就不见了，谁知道这条船撞坏没撞坏；反正不见了，没人知道，没人看见，命里注定神秘地消失在海上。关于这条船，后来不见任何消息，然而只要她存在于海面上，不论在哪个角落，全世界这么叫嚷，是一定会发现她的。

“这一谋杀性惨案的特点是一点痕迹都不留，悄没声儿的，干得利索，你也许记得，这是一桩臭名昭著的案件。风太猛，再大的声音岸上也听不见；显然来不及发遇难信号。不留一点痕迹，致人于死命。那条汉堡船马上进水，沉下去就覆没，天亮的时候水面上连桅杆的顶端都看不见。人们当然记得她，守卫海岸的人起初以为她在夜间什么时候，不是拖着锚，便是锚链脱节，被风浪刮到海上去了。退潮以后，沉船一定移动了一点，漏出了几具尸体，其中有一个小孩——穿红外衣、淡色头发的女孩——漂到岸上石堡的旁边来。到了下午，你可以在长达三英里的海滩上看见浪头把赤露着腿的黑黝黝的尸体冲过来冲过去，大家用担架、篱笆和梯子抬起面容粗犷的男人，外表坚强的女人，大都是浅色头发的孩子们，他们的身体是僵硬的，正在滴水。队伍排成一长溜，经过‘海员客栈’的门口，抬到布瑞泽特教堂的北墙根，排成一排。

“正式地说起来，从那条船漂到岸上来的头一样东西是那个穿红外衣的小女孩。可是西柯尔布鲁克航海的人中间有找我看

病的，我在私下听说，那天清早有两个兄弟出去照看他们拉到岸上的大圆卵石，发现离布瑞泽特很远的地方有一只普通船上的鸡棚，漂到岸的高处，已经干了，里面有十一只淹死的鸭子。他们两家把鸭子吃了，用一把斧子劈掉鸡棚当柴烧。如果一个人在出事时正好在甲板上，那么他有可能靠这个鸡棚漂浮到岸上。他有这个可能。我承认这实际上不行，但这个人上了岸——上岸了几天，不，几个星期——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唯一从这场灾难里逃出来的幸存者。那个人后来说话虽然别人能懂，却说不出什么来。他记得他感到好多了(我想是在船抛锚之后)，夜里又是风又是雨，他连呼吸都觉得困难。看样子他夜间不知什么时候上了甲板。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已经脱离了他所熟悉的东西，晕过船，在下面憋了四天，他对船、对海一无所知，因此他到底出了什么事，自己搞不清楚。下雨，刮风，天黑，他知道；他也听得出绵羊在叫，他记得他为自己不幸和悲惨所感到的痛苦，但是别人不知道、不了解他的痛苦，他惊异得心都碎了，他发现男人火气都这么大，女人都这么凶，他灰心极了。他说，他是向他们乞讨，这倒是真的；在他家乡，大家即便不给你什么东西，对乞丐说话总是和气的。在他家乡，没人会教唆孩子去向恳求同情的人扔石子。史密斯这种做法把他全弄昏了。那间小木屋象可怕的土牢。下一步拿他怎么办？……难怪在他眼里，艾米·福斯特成了周身发出光环的天使。姑娘想那个可怜的人，想得睡不着觉，早晨趁史密斯一家人还没起床，就从后院溜了出去。她把小木屋门拉开了一点，探进头去，给了他半块白面包——他老说，'就象我们家乡有钱人吃的那种面包'。

"这时候，他慢慢地从各种各样垃圾中间站了起来，僵硬，饥饿，浑身发抖，又可怜又不放心。她轻声地、胆怯地问他：'这个

你能吃吗?'他一定是把她当成'贵妇人'了,他狼吞虎咽地嚼着,眼泪滚到面包皮上。突然他撂下面包,抓住她的手腕,在她手上亲了一下。她并不害怕。他的境况虽然凄惨,她却观察到他长得好看。她关上门,慢慢地返回厨房。过了好一会儿,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史密斯太太,史密斯太太听到同那个人直接接触,吓得发抖。

"他通过这一冲动的同情行动,被带回到新环境的人性关系中来。他永远忘不了——永远忘不了。

"就在那天早晨,史威弗老先生(史密斯最近的邻居)前来出主意,结果把他弄走了。他双腿不稳定地站在那里,神情柔和,全身都是半干半湿的污泥,那两位先生站在他旁边说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史密斯太太非要等那疯子离开她的房子才肯下楼;艾米·福斯特远离黑暗的厨房,从开着的后门看着他们;他们两人给他打手势,尽量让他明白,他听从他们的手势。但是史密斯满腹狐疑。他用警告的语气反复叫道:'先生,多加小心!这可能都是他的诡计。'史威弗先生赶马动身,可怜的人谦逊地坐在他身边,因为体弱,差一点从高高的双轮马车上翻下来。史威弗直接把他带回家。我是在这个当口开始参预这件事的。

"我碰巧驾车路过,老头儿只是用食指隔着他家门口向我示意,叫我进去。我当然下车了。

"他含含糊糊地说,'我这里有一样东西',领我走向离他别的农舍一点儿路的一间外房。

"我头一次见他就在那儿,一间又长又矮的房子里,象普通马车房那么大小。里头空荡荡的,白粉刷的墙,另一头有一块方方的小孔,配了一块出现裂缝的、满是尘土的玻璃。他正仰面躺在一块草荐上;他们给了他两张马鬃毯子,他好象把他剩余的力

气都用来擦洗自己。他几乎不说什么话；毯子一直盖到下巴，呼吸急促，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神色不安，叫人联想到一只落在网里的野鸟。我在检查他身体的时候，老史威弗一声不响站在门边，用手指尖儿抚摸着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嘴唇。我说了几点要注意的事，答应送一瓶药水来，自然也问了一些情况。

“老头儿有意用冷漠的态度说：‘史密斯在新仓的草院子里把他逮住的，’仿佛他真是一头野兽似的。‘我把他弄过来。真稀奇，是不是？医生，你到过世界各地，请问你看我们逮住的是不是印度人？’

“我大吃一惊。他长长的黑头发散披在稻草枕垫上，脸儿却是苍白的橄榄色。我想他会不会是巴斯克人①。当然，他不一定听得懂西班牙语；我只懂几个西班牙字，试了一试，又试试他是不是说法语。我凑过耳朵去，听他轻轻发出的声音，根本不知所云。那天下午，从教区长那儿来的年轻女士们（其中有一位借助字典能读歌德的作品，另一位啃了多年的但丁）前来拜访史威弗小姐，站在门口同他说德语和意大利语。他从草荐上转过身来，朝她们说了一通很动感情的话，她们稍微有点害怕，转身走了。她们说他说话声音悦耳，柔和，有音乐感——但是，同他的长相一联系，可能听来叫人吃惊——这样激动，你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音。村里的男孩爬到坡上，从小方孔里张望。人人都纳闷史威弗先生拿他怎么办。

“他就是养着他。

“史威弗要不是这么受尊重，人家会说他古怪。他们会告诉你，史威弗先生晚上坐着看书，要看到十点，他们也会告诉你，他

---

① 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一支古老的民族，居住在西班牙与法国的比斯开湾地区。

会毫不犹豫地开出一张两百英镑的支票。他自己会告诉你，史威弗家族占有从这儿到邓恩福特之间的土地已有三百年。他今年准有八十五岁了，但同我初来这里的时候相比，一点也不见老。他养了许多羊，牲口的买卖范围做得很广。不论什么天气，他赶好几英里地去参加集市，弓着背坐在车上拉住缰绳，细长灰白的头发卷缩在他暖和的外套的领子上，腿上裹着绿色花格呢毯子。他年老沉着，举止庄重。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薄薄的嘴唇很敏感；他的五官严峻，有点象修士，给脸部增添了某种庄严的格调。大家知道，哪怕下雨天，他也会赶几英里地到别人的园子里去看一朵新品种的玫瑰花，或者哪个村民种出的一棵特大的白菜。他喜欢听，喜欢看他所谓'洋的'东西。也许正是这个人'洋'，吸引了老史威弗。也许这只是一个没法解释的怪僻的行为。我所知道的是三个星期末，我看见史密斯的疯子在史威弗厨房的园子挖土。他们发现他会使铁锹。他是赤着脚干活的。

"他的黑头发披到肩上。我估计是史威弗送了他这件旧的条子布衬衫；但是他仍旧穿着他民族的咖啡色布裤子(他给冲上岸的时候就穿的这条裤子)，裹在腿上，简直象紧身裤；腰里系了一根宽皮带，上面装着铜的小圆孔；他从来没敢进过村。在他看来，他脚底下的土地够整洁的了，好象地主的房边地；拉车的马大得惊人；道路象花园里的通径；从人们的外表看，尤其到了星期天，说明都很富裕。他不明白这些人心为什么这么狠，孩子们这么无礼。他从后门领吃食，用两只手小心地端回他住的外房，独自坐在草荐子上，划了十字才开始吃。天日短，擦黑的时候，他跪在草荐子旁边，高声念祷文，然后睡觉。他一看见老史威弗，就尊敬地弯腰鞠躬，站得笔直，老人则用手指摸着上嘴唇，

默默地看着他。他也向史威弗小姐鞠躬，她为父亲管家十分节俭，——这个女人四十五岁，宽肩膀，大身架，衣服口袋里塞满了钥匙，灰色的眼睛，目光坚定。她就是教堂——照人们的说法（她父亲是浸礼会教堂理事之一）——腰间拴了一个小的铁做的十字架。她身穿黑服，十分严肃，以悼念一位姓布拉德莱的人，邻近一带有无数姓布拉德莱的人，她大约于二十五年前与其中的一位订了婚——他是一位年轻的农民，结婚前夕外出打猎时摔断了脖子。她耳聋，面部毫无表情，很少开口，嘴唇象她父亲，也是薄薄的，有时神秘含讽地往上一翘，叫人吃惊。

“他效忠的就是这些人，那年冬天阴沉沉的，不见阳光，他更觉得孤独到了极点。人人愁眉苦脸。他没法同别人交谈，也不指望能听懂别人的话。好象这些脸是另一世界上的人——死人——的脸，几年以后他常常这样对我说。嗳呀，我奇怪他怎么没有发疯。他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离开他的山很远的地方——越过大海的地方。他嘀咕，这是美国吗？

“他说，要不是史威弗小姐腰上拴的那个铁十字架，他还不知道他是不是生活在基督教国家。他常常偷偷地看它几眼，心里觉得放心一些。这里什么都跟他的家乡不一样！土地和水不一样；路旁没有救世主的像。连草都不同，还有树。所有的树，只有史威弗房前面一小块草坪上三棵古老的挪威松使他想起他的家乡。有一次，别人看见他在天黑以后把前额靠在一棵松树上哭泣，自言自语。他肯定地说，那个时候，这几棵松树在他看来象他亲兄弟似的。其他一切都格格不入。你想想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天天为这样的物质环境所笼罩所压倒，好象恶梦中的景象。晚上，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他老想到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给他第一块面包的那位姑娘。她不凶，不发火，也不害怕。在

他的记忆中，她这张脸是他唯一能够理解的脸，比不得其他所有的人的脸，神秘莫测，闷声不响，象死人似的，含有活人无法理解的东西。我心里嘀咕，是不是他想起她的恻隐之心，才没有割破自己的喉咙。但是，对了！我想我大概是上了年纪的感伤主义者，忘了人们对生活有出于本能的爱，要克服这种爱，需要一种不寻常的绝望使出所有的力量。

"史威弗交给他什么事，他干什么事，智力出乎老史威弗意外。史威弗渐渐地发现他会犁地，会挤牛奶，会在牲口院里喂小牛，还会放羊。他也开始学话，学得很快；突然，在春天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救了老史威弗外孙女的一条命。

"史威弗的小女儿嫁给威尔柯克斯，他是一个律师，柯尔布鲁克镇的书记[①]。他们通常每年来两次，同老人相处几天。他们的独生女儿，当时还不到三岁，系了一条白色小围裙，一个人跑到房子外头去，用不稳的步伐穿过平台园子的草地，爬上一道矮墙，脑袋朝下，掉到下面院子的马饮水池里。

"我们说的那个人同马车夫在最靠近房子的一片地上犁地，他正扶犁拐过弯来、另起一垄的时候，他透过门缝看到在别人看来无非是什么白色的东西一闪动。可是他眼尖，看得又清楚又远，他只在茫茫大海面前丧失他惊人的眼力。他赤着脚，模样够'洋气'的，正如史威弗欣赏的那副样子。他把马停在拐角的地方，跳了开去(赶车的说不出有多讨厌他)，大步跨过犁过的田地，突然出现在孩子妈妈面前，把孩子塞在她怀里，又大步走开了。

"池子不太深；但要是他眼力没有这么好，孩子是会死的——会陷在池底的烂泥里可怜巴巴地闷死。老史威弗慢步走

① 掌管一镇案卷并就某些法律问题提供意见的官员。

到田里，等犁车走近他身边，仔细地打量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回到房子里。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叫他在厨房餐桌上用饭；开头的时候，史威弗小姐穿着一身黑服，带着无法测知的表情，来到起居室门口，看他在用饭之前划一个大大的十字。我相信，从那一天起，史威弗也开始按时付给他工资了。

“我不清楚他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把头发剪短了，到村子里去，跟旁的人一样，他来来回回走在路上去干活。孩子们不在他背后喊叫了。他开始意识到社会上的差别，但是他长期以来不能理解，为什么人这么富而教堂这么穷。他也不明白教堂平时为什么关门。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好偷的。是叫人不要常去做祷告吗？大约在那个时候，教区长很注意他，我相信年轻的女士们想为他改信教作了点准备。然而，她们改变不了他划十字的习惯，但是他居然取下了系着六便士大小那么两枚铜奖章的绳子，一只金属做的小十字架，一块他围在脖子上的长方肩衣。他把它们挂在他床边的墙上，每天晚上可以听见他背诵祷文，用的字谁也听不懂，语调缓慢而热烈，同他天天晚上听他父亲领着全家老小跪在地上念的一样。他干活的时候穿灯芯绒裤子，礼拜天穿一套现成的、椒盐色的衣服，虽然如此，他走在路上，不认识他的人会转过头来瞅着他。他的外国腔带有一种特殊的、抹不掉的印记。最后，人们看惯了。但对他这个人总是不习惯。他迅速的、飘掠而过的步伐；黑黝黝的肤色；帽子歪在左边耳朵上；晚上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习惯于把外套披在一个肩上，象轻骑兵的长袍；他跳过篱笆两边的阶梯，不是表演灵巧，而是一般的走路——所有这些古怪的行径可以说成了村民们轻蔑他、厌恶他的因素。他们不会在吃中饭的时候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他们也不会尖声唱着凄凉的曲调在田地上游荡。我有许

多次听到山脊后面放羊的斜坡上传来他尖尖的歌声，轻快、昂扬，象百灵鸟的叫声，却又带有人间哀怨的调子，传播在我们只听得见鸟声的原野上。我自己也吃一惊。啊哟！他是与众不同；心地纯洁，心眼儿好，但别人不需要这一些，这个遇难的人象是被移植到另一个星球上，同他的过去相隔着无边无际的空间，他的未来又无从卜测。他说起话来又快又热切，肯定使大家惊讶。他们称他为'一个激动的魔鬼'。一天晚上，他在车马站的酒吧间里喝了一点威士忌，唱起他家乡的情歌来，把大家都唱烦了。他们呵斥他，叫他别唱，他感到很难受；但是跛足的修车人普瑞勃尔、胖铁匠维森特和其他几位知名人士喜欢在晚上安安静静地喝啤酒。另一次，他想表演跳舞给人家看。沙铺的地板扬起阵阵尘土；他一下子跳到卖酒的桌子上，脚跟一敲，一个脚跟蹲地，蹲在老普瑞勃尔前面，另一只腿向前踢出，嘴里高兴地狂叫，又跳起来用一只脚旋转，伸出手指，在头上发出嗒嗒的声音——一个正在那里喝酒的陌生的赶车人骂出声来，把手中的半品脱酒倒在酒吧间里。他突然跳到另一张桌子上，继续在酒杯中间跳，这时候，老板过来干涉。他的酒吧间不需要什么'杂技表演'。他们伸手去抓他。史威弗先生家的外国人已经喝了一两杯，想劝说老板，被大家用武力赶出酒吧间；还打肿了一只眼睛。

"我想，他感觉到周围的人对他含有敌意。但是他坚强——体力强，精神也强。只是想起大海就害怕，这是恶梦给他留下的模糊的恐惧。他的家远着呢；他现在不想去美国。我常解释给他听：世界上不存在遍地黄金、只消你弯腰一捡的地方。他就问：他家卖掉了一头母牛、两匹小马和一块土地给他做路费，现在两手空空，怎么回家呢？他泪水盈眶，为了防止眼泪流成闪闪发亮的大海，他就脸朝下趴在草地上。但有时候，他歪戴着帽

子，得意扬扬地反驳我的说法。他已经找到了他那点黄金。那就是艾米·福斯特的心；他会用极有信心的音调说，那是‘一颗金子的心，见了别人的痛苦就软化’。

“他名叫扬柯。他解释说，这是小约翰的意思；但他也常说他是山里人（这个字他们家乡方言读作古拉尔），他就把它当作姓。这是后世的人们在教区婚姻登记簿上可能发现的唯一关于他的线索。教区长书写的名字——扬柯·古拉尔，就在那儿。这个逃亡者划的歪歪扭扭的十字，对于他来说无疑是整个婚礼中最严肃的部分，是唯一遗留下来使他的名字永存的东西。

“自从他在居民中间勉强站稳脚跟以后，他花了一些时间去求婚。开始时，他送给艾米·福斯特一条从邓恩福特买来的绿色缎带。这是他的家乡的风俗。你逢到集市，在犹太人的货摊上买一条缎带。我看那姑娘拿了缎带不知怎么办，但是他好象觉得他高尚的意图是明白无误的。

“只是当他宣布他要结婚时，我才弄明白，由于一百条微不足道的、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他在整个乡下的人们的眼里是何等——我该说是‘可憎’。村里的老太婆个个表示反对。史密斯在农场附近见到他，威胁他说，如果再在农场附近见到他，就打破他的脑袋。但是他用一副好斗的神气把小黑胡子一扭，又大又凶的黑眸子朝史密斯一转，这个威胁就落了空。然而，史密斯对姑娘说，她要是嫁给这个头脑肯定有毛病的人，她一定是疯了。尽管如此，黄昏时分，她一听到果园外面传来两三节神秘忧伤的曲调，就会撂下手上的活儿——没听完史密斯太太正在说着的一句话——跑出去找他。史密斯太太称她为不要脸的荡妇。她不作声。她对谁也不吭声，独行其事，好象耳朵聋了似的。我想，在所有的地方，只有她同我两个人才看到他真正的

美。他长得很好看，身材很有风度，仪表上有山里人某种粗犷的气概。姑娘每逢休息日去看她母亲，母亲总是很难过地呜咽诉苦。她父亲阴沉不语，但装着不知道；有一次费恩太太直言不讳地告诉她，'亲爱的，这个男人总有一天会伤害你。'事情就这样发展着。人们可以在路上看到他们，她呆头呆脑地走着，穿着她的好衣服——灰衣裳，插黑羽毛的帽子，厚靴子，非常白的棉手套，离她一百码都看得见；他呢，外套别致地吊在一个肩膀上，走在她身边，一副骑士派头，用一颗纯洁的心含情脉脉地看着她。我不知道他注没注意到她的长相平常。也许他生活在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类人们中间，他没有判断能力；也许他为她富于同情心的高尚品质所俘虏。

"同时，他遇到了一大难题。在他的家乡，你请一位老人作媒去说亲。他不知道怎么进行。可是，有一天，他在放羊的田野上（他现在由史威弗安排在福斯特手下放羊），向艾米的父亲脱帽致意，卑逊地提出求婚。福斯特只说了一句话：'依我看，她要是嫁给你，她就是一个傻瓜。''当时，'福斯特后来常告诉别人说，'他戴上帽子，狠狠地瞪着我，象要割断我喉咙似的，对狗打了个哨子，就走掉了，让我一个人看羊。'当然罗，福斯特一家人不愿意损失姑娘挣的工资：艾米总是把她挣的钱如数交给她母亲。但是，福斯特心里真正反对这门亲事。他说这家伙放羊放得不错，但不适合同任何一个姑娘结婚。举个例说，他常常沿着树篱自言自语，象个大傻瓜；还有，这些外国人对妇女的态度有时十分古怪。说不定他会把她拐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自己跑掉。这件事靠不住。他劝诫女儿说，这个人可能会用某种方式虐待她。她没有作声。人们说，好象那男的玩了什么魔法。人们议论这件事。这是一个怪有刺激性的话题，这两个人不顾别

人反对，照样在一起‘散步’。接着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不知道老史威弗是不是明白，他那个外国佣人在什么程度上把他当成父亲。不管怎么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奇怪得有点封建。扬柯正式提出面谈——‘包括小姐在内’（他把古板、耳聋的史威弗小姐只称作小姐）——请他们准许他结婚。史威弗无动于衷地听完之后，只点了一下头把他打发走，随即对着史威弗小姐那只较好的耳朵把这个消息大声地告诉她。她毫不表示惊异，只是用含混平板的语调冷冷地说：‘除了她，他娶不到别的姑娘。’

“一切慷慨的名声归于史威弗小姐。但是过了几天，听说史威弗先生送了扬柯一间小屋（你今天早晨看见的那一间），还给了大概一英亩地，——转在他名下，归他绝对所有。威尔柯克斯迅速办理这件事，我记得他告诉我，他很高兴把这件事办妥。文中写道：‘感谢救我亲爱外孙女贝尔瑟·威尔柯克斯一命。’

“当然，这么一来，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们的婚事。

“她迷恋着她的爱情。人们见她晚上出去同他见面。她眼睛眨也不眨，痴情地望着他即将出现的那条路上，无拘无束地走着，屁股一扭一扭，嘴里哼着他家乡的情歌。孩子出世后，他在车马站庆祝，又想唱歌跳舞，再一次被人阻止。人们对嫁给那个玩偶盒[①]的女人表示同情。他不在乎。现在有了一个人（他对我夸口说），他可以唱歌给他听，用他家乡话说话，慢慢地教他如何跳舞。

“但是，我不明白。在我看来，他走起路来不象从前那么轻

① 一种玩具，盒盖一开，盒中就跳出一个小人。这是当地人对扬柯的蔑称，因他性喜跳舞。

快，体重增加，眼力也不那么敏锐了。没有疑问，这是我的猜想；但是我现在想来，好象命运的罗网已经把他勒紧了。

“有一天，我在托尔福德山道上遇见他。他跟我说‘女人有趣’。我已经听说他们内部有矛盾。人们说艾米·福斯特开始发现她嫁的是什么人。他漠然地望着大海，视而不见。有一天他坐在门口对孩子低声哼着他山里的母亲们对婴儿哼的曲调，他妻子一下子从他怀里把孩子抱走。她好象以为他是在伤害他。女人挺有意思。她反对他晚上大声作祷告。为什么？他是盼望孩子慢慢地跟着他大声祈祷，就象在他的家乡他小时候常跟着他老父亲背诵一样。我发现他盼望孩子长大，他可以同一个男人用我们听来这么使人不安、这么热烈、这么奇怪的语言说话。他的妻子为什么反对这么做，他不明白。不过，他说，这会过去的。他歪着脑袋，蛮有把握的样子，轻轻地拍拍胸骨，说明她心肠好，不冷酷，不凶狠，富于同情，对穷人慈悲。

“我边想边走了开去；我不知道他的与众不同，他的奇特之处，曾经不可抗拒地吸引过那个呆板的人，后来是不是引起了她的反感。我不知道……”

医生走到窗前，眺望冷漠、壮丽的大海，海上烟霭弥漫，仿佛用所有迷失于爱情与恐惧中的心灵包围着所有的大地。

“现在，从生理学来讲，”他说道，突然转过身来，“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

他沉默了。接着又往下说——

“反正，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生病了——肺病。他是坚强的，但是，大概不象我原先以为的那么服水土。那年冬天气候不好；山里人自然怀念家乡；情绪不振，抵抗力就减弱。他半披着衣服躺在楼下长椅子上。

“这间小屋子当中放了一张桌子就全满了，桌子上盖了一块黑色油布。地上有一只柳条编的摇篮，炉架子上一只水壶在冒汽，炉子围栏上晾着一些小孩内衣。屋子很暖和，可是你也许注意到，门开出去就是院子。

“他烧得很厉害，不断自言自语。她坐在一把椅子上，隔着桌子，用模糊的、棕色的眼睛盯着他。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弄他到楼上去？’她吃了一惊，慌乱地结巴着：‘噢！啊呀！我不能同他一起呆在楼上，先生。’

“我告诉她一些注意事项；到了外面，我又提出他应当睡到楼上去。她绞着手。‘我不行。不行。他老说一些事情——我不懂说的什么。’我想起灌到她耳朵里那些不利于他的话，我仔细地看着她。我看着她近视的眼睛，看着她一生中曾经看中过一个可意的人的那双呆滞的眼睛，但是它们虽然瞅着我，现在却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我看出她的不安。

“‘他什么病？’她毫无表情地颤抖着说。‘他看来病得不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象这副样子……’

“我生气地问道：‘你是说他在装病吗？’

“‘我没有办法，先生，’她迟钝地说道。突然之间，她拍了一下手，环顾左右。‘还有孩子。我害怕。就现在，他叫我把孩子交给他。我听不懂他同他说些什么。’

“‘你不能请一位邻居今天晚上来陪你吗？’我问道。

“‘对不起，先生，没有人会来的，’她咕哝道，一下子呆滞、沮丧起来。

“我对她说必须极为精心地护理他，说罢我得走了。那年冬天，生病的人很多。‘哎哟！我希望他别说话！’我正打算离开的时候，她轻声地叫道。

“我不明白我当时怎么会没有看出来——但是，我的确是没有看出来。可是，在我进入马车的时候，看见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仿佛在考虑从那条泥泞的路上逃跑。

“晚上，他的热度升高。

“他翻来复去呻吟，不时抱怨。她隔着桌子，坐在他睡椅对面，观察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响，渐渐产生对于那个她不了解的人的恐惧感，莫名的恐惧感。她把柳条摇篮拉近她的脚边。现在，她只剩下了母亲的本能和那份无法解释的恐惧。

“他突然醒了过来，他嘴干，要水喝。她不动弹。她没有听懂，虽然他可能以为他说的是英语。他等着她，瞧着她，烧发得非常厉害，没想到她既不说话，也不动弹。他不耐烦地喊道：‘水！给我水！’

“她跳了起来，一把抱起孩子，静静地站着。他同她说话，他热切的要求只是增加了她对这个陌生男人的恐惧。我相信他对她说了好久，我猜想他是请求她，表示奇怪，恳求她，指示她。她说她尽量忍着。接着他一阵火气上来了。

“他坐了起来，可怕地喊出一个字——某一个字。他站起来，好象根本没生病似的，她说。他又发烧又生气，又沮丧又惊异，想绕过桌子去抓她，她干脆打开门，抱着孩子逃了出去。她听见他在路上两次用可怕的声音喊她——她逃走了……哎哟！但是，前一天晚上，离福斯特茅屋门口三英里半路的地方，她那呆板、没有表情的眼神早就存在着恐惧的幽灵，你早该看到！第二天我看到了。

“是我发现他脸朝下、身子趴在小柳条门外面的坑里。

“那天晚上，我在村里有一个急诊，天亮回家路过他的茅屋。门开着。我佣人帮我把他扶了进去。我们扶他躺在长椅子上。

灯里冒着烟，火熄了，风雨之夜的寒气从墙上阴暗的黄纸上散发出来。我高声喊‘艾米！’我的声音消失在空无一人的小房子里，象是在沙漠里叫喊。他睁开眼。‘跑了！’他清楚地说。‘我只问她要水喝——只要一点水……’

“他身上有泥。我给他盖上东西，静静地等着，不时听到他痛苦地、气喘喘地讲出来的一个字。它们已经不是他自己的语言了。他热度退了，生命的热量也随之退去。他胸脯起伏，眼睛发亮，又一次使我想起一只落在网里的鸟儿，陷阱里的野兽。她已经离开了他，任他——病倒——孤弱——口渴。猎人的矛已经刺进他的灵魂里面去了。‘为什么？’他用愤怒、刺人的声音向认真的上帝呼吁。回答是一阵大风和嗖嗖的雨水。

“我正转过身去关门的时候，他说一声‘上帝！’便断了气。

“结果，我开的证书里把直接死因归为心脏病。他的心脏一定不行了，不然的话，虽然他在暴风雨的露天里熬了一夜，他还是经得住的。我合上他的眼睛，坐车走了。离小屋不太远的地方，我遇到福斯特，他从正在滴水的树篱中间坚定地走来，牧羊狗跟在他脚后。

“我问他：‘你知道你女儿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喊道。‘我要找他谈谈去。他这个样子吓唬一个可怜的女人。’

“‘他不会再吓唬她了，’我说，‘他死了。’

“他用拐杖敲敲泥地。

“‘还有这孩子。’

“他深思了一会儿说——

“‘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了结。’

“他说的就是这些话。艾米现在什么都不说。对他一个字

也不提。从来不提。他大步跨越的矫健的身影，他欢乐的声音从我们的田野上消失了，他的形象也完全从她脑子里消失了吗？他已经不再在她眼前了，不会把她的想象化为爱或怕的激情；对他的记忆从她迟钝的脑袋里消亡，好比白色银幕上掠过的一道阴影。她住在小屋里，替史威弗小姐干活。在每个人的眼里，她是艾米·福斯特，孩子是'艾米·福斯特的男孩'。她叫他约尼——小约翰的意思。

"这个名字是不是使她联想起什么，我们不可能知道。她还想不想过去？我见她俯身在孩子的床上，满怀慈母的感情。小家伙朝天躺着，有点怕我，但非常安静，张着又大又黑的眼睛，神情不安，象落在网里的鸟儿。我见了他，象是见了另一个人——他的父亲，被神秘的大海驱逐出来，死于孤寂绝望的特大灾难之中。"

石　枚译

# “水仙号”的黑水手

## 第 一 章

“水仙号”的大副白克从灯光照耀的官舱一大步就跨到了后甲板的阴影里。他头顶上面，沿船尾楼陡峭的边缘，值夜班的人连敲了两下钟。时间已是九点了。白克抬头问那上面的男子道：——“伙计们都上了船么，脑尔士？”

这汉子一瘸一拐地走下扶梯，想了一想说道：——

“我想都上了船吧，先生。老伙计们都在那儿，另外还来了一批新手。……他们准都在那儿。”

“通知水手长打发新老水手都上船尾去，”白克继续说：“再叫一个小伙计带一盏点好的灯来。我想点一点人数。”

正甲板的后部是黑暗的，但是在前部的中段，从船头水手舱敞开的门洞里，透出了两股明晃晃的灯光，把那罩没了船身的寂静夜影划分了。那里听得见人声嗡嗡；同时左右两舷所有透亮的门道里，偶尔现出了移动的人们的侧影，黑黝黝的并无凹凸，好象是铅铁皮剪成的形象。船儿准备好出航了。木匠已经在主桅旁的升降口窄板上，钉嵌了最后的木条，随后他扔下手里的大锤子，不慌不忙地揩擦他的面部。钟刚刚敲了五下。上下甲板已经打扫干净了，绞车也上了油预备起拔锚链；粗壮的拖索蜿蜒曲折，躺在正甲板的一边，一端悬空挂在船头，等候拖轮的来

临——在明天澄澈凉爽静悄的清晨，拖轮便要拍打着外翼轮，激起唰唰的声响，热烘烘烟腾腾地驶来呢。船主还在岸上，正在招募新手来组成他的全副水手班子；白天的工作完了，船上的高级职员们也回去休息了，乐得偷空喘口气。天色刚黑，几个被准许自由上岸的水手和一些新手乘着滨岸的小艇来到；划这些小艇的是穿白衣裳的亚洲人；不等靠近舷梯，他们便如狼似虎地吵嚷着要船钱。狂野而尖颤的东方语言的絮聒声，同醉醺醺的海员们的专横口气互相争执，海员们用些猥亵的吆喝驳斥那不害臊的勒索和不老实的企图。这东方的天空闪烁着灿烂的繁星，但是这班人为了些少的数目，从五个安那到半个卢比，便直着嗓子狂呼哀号，竟把那夜空的深谧和平静搅得稀烂粉碎；漂浮在孟买港的人们没一个不知道"水仙号"新雇的水手们正上着船哩。

烦扰的喧嚣渐渐平息了。小艇也不再溅着水花三五成群地挤上前来，却零星四散地荡漾在船的周围，发出嗡嗡低沉的抗辩声；可是当时来了个汉子——一个黑魆魆的人形，肩膀上掮着个摆得很平稳的长口袋，摇晃着走上舷梯，大喝一声："一个铜子也不多给！滚你的蛋！"这一来把那嗡嗡低沉的抗辩声打断了。船头水手舱里，新来的人们直挺挺的混在许多绳子绑扎的箱笼和一捆捆的铺盖里面前摇后摆，结识那些老手，而这班老手一个顶着一个坐在上下两排吊铺上，用严肃而和善的目光端详他们未来的伙伴。水手舱里的两盏灯挑得很高，放射着强烈的光芒；这些水手上岸戴的圆帽子远远推在脑袋后面，或者零乱地滚在甲板上的索链里；他们的白衣领解开了，凸出在红脸两旁；粗壮的胳膊套在白袖子里舞动作势；他们老是叽里咕噜发出愤愤不平的声音，其中还混夹着阵阵的狂笑和沙哑的叫喊，"喂，小子，你就占那张铺吧！……别这样！……你上一回是什么船？……我知

道她。……三年了，在普热海峡。……这张铺漏水，我老实告诉你！……喂，来；让我们摇一摇那个箱子看！……你们可曾带瓶酒来，你们哪位岸上的阔少爷？……给我们点儿烟草吧。……我知道那条船；她的船长贪酒送了命。……他倒是个怪漂亮的小子哪！……老喜欢灌得酩酊大醉，他可不是！……不！……你们别瞎嚷嚷啦，你们这些小家伙！我告诉你们，你们到一条小渔船上来了，他们花一个钱就得要可怜的老蠢货卖一分力气的，啊！……”

一个矮个儿的，名叫克雷吞，绰号白耳发的汉子，撒野地痛诋这条船，一个劲地在信口雌黄，他无非想供给这班新手一些思索的资料。阿吉歪坐在他的衣箱上，缩拢了膝头。用一块白布补缀一条蓝裤子，孜孜不倦地推针引线。穿黑色短衫戴硬领子的人们，同赤脚光膀穿颜色衬衣露着毛茸茸的胸膛的人们，混杂在一起，在水手舱的中间你碰我撞。一群人摇摆晃荡，在喷云吐雾的浓烟里旋来转去，好象扭成了一团。大家乱谈一气，说一句就骂一声。一个俄罗斯种的芬兰人，穿着一件粉红条儿的黄衬衣，眼神恍惚如在作梦，透过杂乱蓬松的头发向上方凝视。两个细高个的青年，长着一张圆润的婴孩脸——两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互相帮忙打开铺盖，他们默无一语，面对这寻开心而无意义的狂咒乱骂，露出恬静的微笑。老辛格尔敦，全船最年长的能干海员，独自待在甲板的一方，位置就在两盏灯下面，腰部以上脱得精光，活象一个吃人的蛮族首领，魁伟的胸膛和壮大的臂膀双头肌上刺满了花纹。他白皙的皮肤绫缎似的透露在红蓝花纹之间；他赤裸的背脊靠着船头斜桅的底部；他双手捧着一本书，书离他那张晒黑的阔脸约有一臂之远。他戴着一副眼镜，须发雪白得令人肃然起敬；他俨然象是一位博学的蛮族长老，原始

智慧的化身，在猥亵纷扰的境地还能清明在躬。他一心凝神。而每当他翻揭篇页时，一种庄重而惊奇表情便浮上他皱纹很密、凹凸不平的颜面。他正在读《沛兰姆》。白尔瓦·李敦的作品在许多南行的海船的水手舱里如此流行，倒是一个很可惊叹的离奇现象。他那雕琢的语句，浮华牵强而又十分新奇，在这些麇集于黑暗而漂浮不定的场所的大孩子们的单纯心灵里，到底能唤起什么观念呢？他们朴质而缺少经验的灵魂，在这漂亮的词藻里，找得到什么意义呢？能引起什么刺激？——能令人忘忧解闷？——能给予什么安慰？太神秘了！难道唯其不可解，才这般销魂么？——唯其不可能，才这般迷人么？不然，难道这班超脱尘俗的人们，受了他这些故事的蛊惑，便仿佛猜透了一个谜语，发现了一个灿烂世界么？而这个灿烂世界里充塞着的是恶名与丑行，贯盈着的是污秽与饥饿，愁惨与荒淫，所有这一切从四面八方注入了这不朽的无涯无际的海洋。这一切便是他们所知道的生活全部，也便是他们所看见的周围陆地的全部。——这些被大海终身监禁的囚徒哟，真是神秘啊！

辛格尔敦从十二岁起便在南洋航行了；在已往的四十五年里，他住在陆地上的时间总共不过四十个月(这是我们根据他的履历证明书估计出来的)——这老辛格尔敦，他平安地度过了如许悠久的岁月，养成了和平温静的态度，他曾以这样的态度夸张说：从他被一条船解雇的一天起，到他登上另外一条船的那天，他往往忙得连白天黑夜都分不出——这位老辛格尔敦坐在震耳的喧嚣声里，兀然不动孜孜兀兀逐字逐句地诵读《沛兰姆》，沉浸于一种深深的凝神状态，宛如着了魔的样子。他的呼吸不快也不慢。每当他用硕大发黑的手掌翻动那本书的时候，他那粗壮白净的手臂的肌肉便在他光滑的皮肤下面微微滚动。他的嘴唇，

被雪白的胡髭遮没了，被淌到长须下面的烟汁沾湿了，颤动着好象在暗暗地轻声说话。他模糊的眼睛躲在闪光的黑边眼镜后面，一眨不眨地向前凝视。在他对面，同他的脸在同一条平行线上的，是船上的猫儿，坐在绞车的转柱上，朝着它的老朋友正眨着碧绿的眼睛，那种姿势就好象希腊神话里狮首羊身龙尾的喷火怪兽蹲伏在那儿。它似乎很想纵身一跃，越过一位坐在辛格尔敦脚下的普通海员弯着的背脊，跳上那老汉的膝头。这位普通海员便是年青的嘉雷，很消瘦，长颈脖。他的背脊藏在旧衬衣下面就象一串连绵起伏的低矮山脊。他的脸象一个街上野孩子的脸似的——早熟，聪明，略含嘲讽，又阔又薄的嘴唇两边有两道深刻向下的皱纹——低低俯垂在他瘦骨嶙峋的膝头上。他正在用一根短短的旧绳，学打系带绳索的结子，点点小汗珠在他鼓凸的额头沁出；他不时呼呼地使劲抽动他的鼻腔，从忙乱的眼梢偷偷瞟着那老海员，老海员倒没理会这一面唠叨一面赶着活儿的叫人不解的小伙子。

喧闹声变大了。水手舱里闷热得慌，小白耳发怪滑稽地暴躁不安起来，象是热锅上的蚂蚁。他的眼睛翻上翻下正在跳舞；涨红的脸象假面具似地可笑，嘴张成了个黑窟窿，怪模怪样地打着呵欠。在他对面，一个半裸的汉子睫毛微湿，正在哈哈大笑，笑得双手捧腹，前仰后倒。旁的人们瞪着惊奇的眼睛注视着他。蜷曲着身子坐在上铺的人们，抽着短烟斗，在那些俯身箱笼傻笑着或者嗤笑着倾听的人们的脑袋上，晃荡着棕色的光脚。卧铺的白边上伸出了挤眉弄眼的人头；身体却隐没在幽暗的铺位里，这些铺位好象白粉刷墙灯光照耀的停灵所里许多盛棺材的狭窄壁龛。嗡嗡的人声越来越高。阿吉抿紧嘴唇，把身子围拢，似乎退缩到了一个更小的空间，但还在孜孜不倦，默默无语，一针又

一针地缝补。白耳发就象个得了神谕的伊斯兰教托钵僧，尖声叫道：——“……我就对他说了，伙计们，我说，‘对不住啊，先生，’我对那条轮船的二副说，‘对不住啊，先生，商务局的人一定是喝醉酒了，才把执照给了你哪！’‘你讲什么？你！——’他说，好象一条疯狂的公牛似的对我赶来……浑身上下穿着白衣裳；我便提起一罐黑烟油，对准他那活该倒霉的漂亮的脸蛋和漂亮的短衫泼去，……‘你拿过去！’我说。‘无论如何我到底是个水手，你好管闲事，拍船长马屁，没用的废物，垫船桥的家伙，我就是那样的人！’我大声说。……你们可惜没有看见他那副跳脚的模样啊，伙计们！被烟油淹没了，睁不开眼啦！他简直是！所以……”

“别信他瞎吹！他压根儿就没有泼翻油罐；我明明也在场的！”有一位嚷道。那两个挪威人并肩坐在个衣箱上，一模一样，不动声色，宛如一对鸳鸯栖息在一处，天真烂漫地睁着圆圆的眼睛；而那俄罗斯种的芬兰人，在雷鸣似的叫嚣和连珠炮似的狂笑声里，依然一动也不动，显得弛软而且沉闷，活象个没有脊梁的聋子。阿吉靠近他，对着针微笑。一位胸脯宽阔眼神滞钝的新来者趁喧声消退风波平息的片时闲静，从容不迫地对白耳发说道：——“我倒不明白，有你这样一个小角色在船上，其余的伙伴竟有人还活得下去！据我推想，小子，要是你从前把他们驯服了的话，他们现在也不至于这么坏啦。”

“不坏！不坏！”白耳发尖叫道。“要不是我们团结一气的话。……不坏！他们可真不坏，只要他们没有抓到机会，呸，烂掉他们的黑骨头。……”他嘴里喷着唾沫，两条胳膊飞舞着，忽然露出牙齿冷笑起来，从口袋里掏出薄薄的一片黑色烟叶，带着怪可笑的凶狠模样咬下了一小块。另外一个新手，长着一双调皮的

眼睛和一张削尖的黄脸，原来一直躲在船腰储藏库的阴影里张着嘴倾听着——这会也发起议论来了，声音尖得象耗子叫：——“呃，这次航海反正是回家。坏也吧，好也吧，我觉得比翻个筋斗还不费力——只要我回得了家。我的权利我自己会照应！让我给你们瞧一瞧看吧！”一个个脑袋转向他去。只有那个普通海员和猫儿没有理会。他双臂撑着腰站在那儿，身材矮小，眼睫毛是白的。看他的样子，仿佛他已经备尝人间的屈辱和怨愤了。他仿佛被人拳打脚踢辗转于沟壑过；他仿佛被人抓搔，被人唾弃，被难堪的秽语所辱没过……然而却带着安全无损的感觉，对周围的面庞微笑。他的耳朵垂在他那顶凹凸歪扭的沉重毡帽下面。他的黑外衣的尾部破成了一条一条，在他后腿上轻轻晃荡。他解开了仅存的两个钮扣，谁都看得见他里面没穿衬衣。我们绝想不到会有人穿那样破烂的衣裳，而穿在他身上就好象偷来的东西：虽说有点冤枉，倒也是活该。他的颈脖又长又细，他的眼皮是红的；稀疏的须毛飘挂在他上下颚；他的肩膀瘦削低垂，宛如一只鸟儿折断的两只翅膀；他身体左边全是一块块硬结的污泥，足见他前不久还睡在潮湿的阴沟里呢。有一回，因为糊涂健忘，他大胆混进一条美国船，险些儿死于暴力之下，拚命逃跑才救了他这不中用的躯壳；他在当地一带海滨，流浪了两个星期，讨些饮料，受冻挨饿，睡垃圾堆，在太阳光下乱跑乱窜；俨然象个从梦魇世界来的吓人的访客。周围突然沉默了，他怪惹人厌恶地站在那里微笑。这白净的水手舱倒成了他的避难所；待在这儿他很可以闲散了；他尽管打滚，挺尸，吃——并且咒骂他所吃的东西，却大可显一显他的本领，躲懒、欺骗、行乞的本领了；他定能发现有人可以哄骗，有人可以硬敲——干了这一切勾当，他还会得到报酬。他们都对他有所了解。这样的一个汉子，简直是

个不祥的遗物，证明撒谎与轻狂是永远适于生存的要素：难道世间还有地方不知道他么？一位沉默寡言的长臂老水手，指头弯曲似钩，朝天仰躺在那里吸烟，毫不动情地在床上翻转身来仔细端详他，接着凑在他脑袋上朝着门口直啐出一长条干净的唾沫。他们都知道他哩！他这个人既不能操舵，又不能绞绳，黑暗的夜里躲着活儿不干；他一爬到桅樯高处便如癫似狂地抱紧双臂双腿，不肯放松，对着黑暗赌咒发誓；旁人工作时他只顾咒骂大海。当全体海员被召唤时，他是末了一个出去，头一个回来。他大半事情都干不了，别的事情又不乐意干。没想到这个家伙却成了博爱的慈善家们，和自顾不暇的刚上岸的陆地汉们的如意宠儿。好个值得同情的人儿啊，对自己的权利他是无所不知，而对勇敢，坚忍，存于中而不形于外的信义，以及全船同伴借以团结一气的不出诸口的义气，他却一无所知。这个生长于穷街陋巷的下流而自在的环境里，没人管的家伙，对于海上严酷的苦役，怀着满腔的鄙薄和憎恨。

有一个人对他喊道："你叫什么名字呀？"——"唐庚，"他说，望望四围，怪高兴的，一点也不害臊。——"你是什么人？"又一个声音发问。——"哎，跟你一样的水手啊，老家伙，"他回答，音调装得很豪爽，其实很鲁莽。——"真正要命，你那个模样儿，简直比烫伤的火夫还寒伧得厉害，"有一人用自信的口吻低声加以评论。嘉雷抬起头来，孟浪地抬高声音道："他是个人和水手，"——接着用手背揩了揩鼻子，仍然低了头辛勤地忙他那段绳子。有几个在哈哈大笑。旁的人们疑疑惑惑地睁了眼看。那衣衫褴褛的新来者却不胜愤慨——"难道这就是水手舱里欢迎一个新人的体面方式吗，"——他冷嘲说。"你们到底是人呢，还是吃人肉的野人？"——"别为了一句话不对劲儿，就又是摩拳勒袖又是脱

衬衣的，老兄，”白耳发放声叫嚷，跳到前面，火样地暴烈，神情带点恫吓；同时却又很和蔼可亲。“难道那家伙瞎了眼么？”那个倔强的瘦鬼问道，左右看看，假装惊奇的样子。“他难道看不见我没穿衬衣么？”

他伸出两臂交叉着，晃荡那挂在他的骨架上的破衣裳，怪可怜见的。

“因为什么？”他提高声音继续说。“那些狠心的美国人想要踏穿我的肚肠呢，因为我为人不错，要保护我自己的权利。我是个英国人呀，他们要揍我，我只好逃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们难道没有见过人落难么？啊！这是条什么瘟船呀？我窘死了。我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没有包袱，没有床铺，没有被毯，没有衬衣——连一根多余的布条都没有了，只剩下我身上穿的。不过我倒还有点儿胆量，敢同那些美国人硬干。你们谁有点儿心肝呀，匀条裤子给一个同船的朋友吧？”

他知道怎样去征服那一伙人淳朴的天性。刹那间，他们对他大示怜悯，有点滑稽，有点鄙夷，又有点暴躁；头一个同情的表示便是有人扔给他一条被毯，其时他站在那儿，从古怪暗黑的破布里露着他四肢的白皮肤，显出他同旁人的种族关系。随后，一双旧鞋落在他泥污的脚旁。一声叫喊：——“从下面来了，”于是一条卷叠好的帆布裤子，被烟油涂得很沉重，打在他肩膀上。他们的慈善象一阵风也似地发作了，在他们狐疑的心怀搅起了伤感的波浪。为得解救一位船友的困苦竟是如此热心，他们不禁被自己感动了。许多人声齐嚷道：——“我们要把你打扮得齐齐整整哩，老朋友。”还有许多人喃喃低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窘况。……可怜的穷鬼呀。……我倒还有一件旧汗衫哩。……你可用得着？……拿去吧，朋友。……”这些友爱的低语声充满了

水手舱。他用他的光脚四下里抓爬，把许多东西聚成一堆，望望周围，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来。吝啬的阿吉循例敷衍似地在这一堆上捐助了一只扯掉顶的旧布帽子。老辛格尔敦沉浸于恬静的小说意境，继续往下看，全没有理会。嘉雷少年聪明反而冷酷无情，尖声说道——"要是你新制服上需要铜钮扣，我倒替你预备着两个呢。"那大众慈悲所专注的肮脏对象，向这小伙子舞了舞他的拳头。——"我就叫你趴在这儿地上打滚把水手舱打扫个干净，小家伙，"他恶狠狠地咆哮道。"别害怕，我不过是要想教一教你对一个能干的海员应有的礼貌，你这个不懂道理的笨蛋。"他包藏祸心地睁着眼，却看见辛格尔敦合上他的书本；他那珠子似的小眼睛开始从这张铺位移到那张铺位。——"就占那边门口的那张铺吧——那倒是挺不错的，"白耳发暗示说。他受了这个劝告，把脚旁的许多赠品收集起来，团成一捆抱在怀里，随后小心提防似地看了看那俄罗斯种的芬兰人，其时这位芬兰人站在一边，眼神迷茫，也许正凝视着那时常显现在他同种人民心里的一种离奇幻景吧。——"别挡着我的路，外国佬，"受过美国人虐待的牺牲者说。那芬兰人并没动弹——并没听见。"滚远点，你这个混蛋，"另一位叫道，用手肘将他推开。"滚远点，你个死聋子，笨哑巴。滚远点。"那汉子两腿摇晃起来，勉强站稳，默默地望着这发言的人。——"这些可恶的外国人，叫他们待在下面才对，"怪可爱的唐庚对着水手舱发表意见。"你要是不叫他们好好地待在一个地方，他们就挤你，跟你乱碰瞎撞。"他将他的全部家当扔在空空洞洞的床铺上，又射出一道奸刁的目光估量这次行动所包含的危险成分，接着跳到那呆立沉思的芬兰人面前。——"我来教你怎样挺胸凸肚，"他呐喊道。"我来用拳头捅你的眼睛，你个傻瓜。"大多数的人们现在已经上了他们的铺位，水手舱里的空

甲板完全让他们二位占据了。贫困的唐庚所采取的步骤倒很惹人注意。他披着破烂的衣衫在那惊讶的芬兰人面前手舞足蹈，隔着相当的距离对着那板着不动的脸庞摆开了架势。有一二位鼓励叫道："下手，穷光蛋！"说着自己却安安逸逸地高坐在床铺上作壁上观。旁的人们嚷道："你们别胡闹啦！……去蒙上你们的脑袋，养养神吧！……"骚扰的喧声又开始了。蓦地，头顶甲板上接连传来用杠杆捶打的粗重声音，震得水手舱里应天响，好象个小炮在射击。接着门外传来了水手长的声音，拖长的调子里带有几分权威；——"你们下面听见没有？上船尾去！上船尾去点名！"

一阵是惊讶的静默。过后人们一骨碌跳出各自的铺位，光脚板踏在船板上劈拍作响，水手舱里的甲板顿时被他们站满了。帽子从翻乱的被窝里挖将出来。有些人打着呵欠扣腰带的扣子。抽了一半的烟斗匆匆地在木器上敲着，随后塞到枕头底下。人们咕噜着在埋怨：——"什么事呀？……难道我们就不许歇一歇么？"唐庚吼叫道：——"要是这条船有这种规矩，我们非得整个儿改变一下不可……你们不用管我……我这就要……"谁也没有理会他。他们三三两两地蹒跚着走过舱门，简直是商船水手的模样，跟初次航海的旱鸭子似的连出一道门都走不大稳。倡导革新的信徒跟在他们后面。辛格尔敦使劲套上了他的衬衣，尾随而来，高高的个儿雍容慈蔼，象个长老，老运动员似的躯体上高昂着一个饱经风霜的圣者的脑袋。只有嘉雷还待在这白亮的空空寂寂的地方，坐在两排索链中间，那索链一直伸展到前面狭窄的阴暗处。他急忙使了一下劲，拉紧绳索，把结子打完。他猛然跳起身来，将绳索向猫儿一扔，跟着黑猫轻轻地蹦蹦跳向前跑。黑猫从容地走开了，跳上制链机，笔直地竖起它的尾巴，活

象一根小小的旗杆。

水手舱里烟雾腾腾，灯光闪耀，可是一走出舱外，宁静澄澈的夜氛，把海员们罩没了；夜氛的气息湿润而和煦，流荡在繁星之下。那无数的繁星高挂在桅梢上方，裹着薄薄的透明的云翳。靠市镇一面，海水的深黑掺杂着条条光影，光影随着微波缓缓起伏，好象是植根于海滨荡漾在水面的纤维。还有一排排灯光，形成直线，由近而远，仿佛在颤巍巍的建筑之间，排了阵势正在耀武扬威；但是海港的另一面，许多阴沉的小山高高弓起了深黛色的背脊，山脊上东一点西一点的星星，好象天上掉下来的火花。遥远处，朝比克拉一带，船坞闸门旁的电灯点照在高柱的顶端，鲜红的灯光冷清清的耀得人眼发花，仿佛是邪恶的月球被囚禁的幽灵。抛了锚的船只，散布在黑沉沉而又亮晶晶的停泊处，异常悄寂地荡漾着，高处张挂了夜泊标记的白灯，光芒微弱，朦胧隐现，庞大而不透明，好似奇异巨大的建筑物，被人们抛弃了，保持着永久的安静。

白克正在官舱门前点阅水手班子哩。当他们踉跄摇摆着走过主桅旁边时，他们望得见船尾那边他那张阔的圆脸，脸前放着一张白纸，他肩旁一个小伙计在打瞌睡，垂着眼睑歪着脑袋，一盏透明球形的灯挂在他擎起的手臂前端。光脚跟在甲板上拖曳而过的声音还没停止，大副就开始叫唤一个个人名了。他把字眼报得很清楚，音调的严肃显得这种点名特别适合于不安静的静寂，适合于无名而幽晦的奋斗，或者适合于那忍受琐碎困厄和烦琐义务的能耐。大副每报一个名字，人群里便有人回答："是，先生！"或者"这儿哪！"于是在右舷壁上方一片漆黑里伸出一只模模糊糊的脑袋，光脚板走入光明的圈子，悄悄地跨了两大步，来到后甲板左舷上的阴影里。他们回答时音调变化不一：或低沉

含糊，或清晰响亮；有些人觉得这完全是跟他们故意捣乱，抑扬的声调里含着怒意：因为商船上纪律并不严格，阶级意识也很薄弱，在冷漠无情茫无边际的大海和苛求无已放松不得的工作之前大家觉得是一律平等的。

白克不快不慢地往下点：——“韩森——凯倍耳——施密斯——王密保。咦，喂，王密保。你干吗不答应呀？每次都得把你的名字叫上两遍才行。”芬兰人终于发出了笨浊的低声，拉开脚步，跨过一块光明的所在：他的服饰古怪繁俗，脸上表情宛如梦游。大副越念越快了：——“克雷吞——辛格尔敦——唐庚。……老天呀！”他情不自禁地惊叫，这时那鸠形鹄面的怪人正出现在亮光里。这人形站定了，凶恶地冷冷一笑，露出长长的上牙和灰白的牙龈。——“我有什么不对劲儿么，大副先生？”这人形问道，勉强而干脆的音调里带了盛气凌人的味道。甲板两边听得见压低的嗤笑声。“没有什么，去吧。”白克哼着说；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个新水手。唐庚突然从光明里消失了，混入点过名的人们的黑丛里，有人拍着他肩背，还有人谄媚地在低语：——“他才不怕哩，他还敢跟他们开玩笑哪，你瞧他敢不敢吧。……简直是演滑稽傀儡戏。……你看见大副对他吃了一惊没有？呃！……真要我命！”

末了的一个人点完名走过去了，大家暂时保持着沉默，大副仔细地看着他的名单。——“十六，十七，”他嗫嚅道。“我看就差一位啦，水手长，”他高声说。他肘旁那硕大的西乡人，浅黑而带须，好象个西班牙巨人，用雷鸣般的低音说：——“前面一个人也没有留，先生。我四面都看过了。他不在船上，可是也许天亮以前他会回来的。”——“哦。他也许来，也许不来，”大副解释说，“末了那个名字认不大清。一团乌墨……没有事啦，伙计们，下

去吧。”

清晰而静止的人群蹭动着分散了，开始向前移走。

“回来！”一个深沉震响的声音这样呐喊。

大家站定了。白克正打着呵欠转身想走，重新张着嘴回过来。他终于很愤怒地猝然叫道：——“怎么回事啊？谁嚷‘回来’来着？什么……”

可是他看见一个高身材站在舷栏上。那高个儿走下来了，推搡着挤过人丛，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后甲板上的亮光里。响亮的嗓音固执地重复了一句说：——“回来！”灯光照出了那汉子的身体。他个儿很高。几只临着甲板支着垫木的救生船的阴影将他的头部遮没了。他的眼白和牙齿发出清晰的闪光，但是他的脸庞不很分明。他的手很大，似乎戴着手套。

白克气势汹汹地走上前去。“你是谁？你怎敢……”他开始说。

那小伙计跟其余的人们一样惊讶，提高了灯光去照那汉子的脸。那脸是漆黑的。传来一阵吃惊的哼声——微弱的哼声，听来好象卡着嗓音低低地说着“黑人”二字——这声音传过甲板，逸入了夜空。黑人似乎并没听见。他在他站立的地方按着节奏昂然踏了几步，保持他身体的平衡。过了一忽儿，他镇定地说道：——“我的名字就叫惠特——吉姆斯·惠特。”

“喔！”白克说。随后经过几秒钟静默的酝酿，他的脾气发作了。“啊！你的名字就叫惠特。那又怎么着？你打算要怎么样？你到这儿来大声吆喝，是什么用意？”

黑汉镇静，冷淡，巍然屹立，与众不同。人们走拢来了，拥聚在他后面。他比他们里面名列第一的长子要高过半个头。他道：“我也是这条船上的人哪。”他说得很清楚，准确而轻巧。他深沉

的隆隆然的音调，毫不费劲地震彻了全甲板。他那副神气好象天生就是瞧不起人的，迁就而不做作，仿佛从他六英尺三英寸的高度，他已经看透了人类无比的愚笨，已经打定主意不去过分苛求了。他继续说："船长今天早晨雇妥我的。我不能老早就上船。我正走上扶梯，看见你们都待在船尾，并且立刻看出是你召集了水手在点名哩。我不知不觉地嚷出我的名字来了。我以为你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总会明白的。你却闹错了。"他猝然住了嘴。他周围人的愚笨更显得狼狈了。他自然是对的，并且很情愿原谅旁人。那鄙夷的口吻停止了，他兀立喘气，被这些白种人环绕着。他在闪耀的灯光里昂起头来——昂起那强烈地刻画着深暗与晶明的头——雄壮而畸形的头，还有一张受伤压扁的脸——凄恻而凶野的脸：好象一幅悲剧的，神秘的，讨厌的假面具，罩住了黑汉的灵魂。

白克恢复了他的平静，凑近纸仔细看了看。"喔，是；正是这样。一点也不错。惠特把你的行李放到前面去吧，"他说。

黑人的眼睛突然狂野地转动起来，只剩下两片眼白。他将一只手护着腰，连咳了两下，咳嗽声铿锵空洞，异常洪大；仿佛穹窿下发出两声爆炸；圆拱形的苍穹也响起了回声。舷壁的铁板也似乎起了共鸣的颤震，他于是同旁人一起，大踏步向前走去。徘徊于官舱门口的职员们听见他说："你们这些小伙子有谁肯劳驾帮我搬搬行李么？我只有一个箱子和一只口袋。"话说得很响亮，调儿抑扬平匀，全船都能听见，而那发问的态度竟叫人无从拒绝。人们搬着重东西，急促的移步声往船头去了，但是黑汉的高高身影徘徊在正甲板的升降口旁，混在一些形体较小的人群里。旁人又听见他问道："你们的厨师傅也是个有色的先生么？"听说厨子不幸是个白种人，他失望而且非难地下了句评语"啊！

哼！”可是当他们大伙儿往船头水手舱走去时，他折节下交似地把头低下伸到厨房门口，对着里面放声大嚷，“晚上好，大师傅！”这一来把所有的锅碗都震响了。暗淡的灯光里，厨子正坐在煤箱上打盹，面前放着船长的晚餐。他好象给皮鞭抽了一下，连忙跳起身来狂野地冲到甲板上去，看见好些个人的背影，他们正在一边走一边笑。往后谈到那次航海，他常说：——“这可怜的家伙可吓坏我了。我以为我碰见了魔鬼呢。”这厨子跟着那位船长一起待在船上已有七年了。他是个态度严肃的人，有一妻三子，一年之内同妻儿们平均只有一个月的团聚。住在陆地上的时候，每逢礼拜天他要带他的家族到教堂里去两回。在海上呢，他每晚就寝总把灯捻得雪亮，嘴里衔着烟斗，手里拿了本摊开的《圣经》。每夜总得旁人走去替他吹灭灯火，拿下他捏在手里的书本，和咬在齿缝里的烟斗。“因为，”——白耳发常常生气地埋怨道——“总有一夜，傻瓜厨子啊，你会吞下你那老粘土烟斗的，到那时我们就没人做菜了。”——“啊！小子，我是准备应赴上帝的召唤呀……愿你们大家也能如此，”对方回答，那恬静慈祥的神气简直懦弱得令人感动。白耳发在厨房门外边急得双脚直跳。“你这神圣的傻瓜呀！我可不愿意你死啊，”他咆哮道，抬起狂怒颤抖的脸和温柔的眼睛望着上面。“干吗着急呢？好一个木头木脑的老异教徒啊，魔鬼到时候自然会来找你的。替我们想想……替我们……替我们！”他跺着脚走开了，向旁边唾了一口，觉得嫌恶而且恼怒；同时那一位走出来，油锅端在手里，又热又脏，心平气和，带着高超确信的微笑目送着“那古怪的小人儿”生气摇摆的背影。他们倒是很知己的朋友呢。

白克徘徊在后甲板的升降口，吮吸着潮润的夜气，陪伴着二副。——“那些西印度黑人长得又壮又大——有些个真是……

喔！……他们可不是么？那汉子多壮大啊，克雷吞。把他吊在绳子上试试看。嘿？喔！我想把他派在我班头上呢。”二副是个面孔漂亮温文尔雅的青年，面容果断，体格壮健；他静静地说他也是这么想的。他的音调微微有一点酸溜溜的，白克便委婉地加以解释。“喂，喂，少年人，”他频频哼着说。“喂！不要太贪心。这次航海，那庞大的芬兰人全部时间派在你班头上了。我做事最讲公平。那两个年青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不妨归你，我呢……喔！……黑人算是我的，那……喔！那穿黑外套的铁脸皮菜贩子似的家伙就归我吧，我得叫他……喔！……叫他好好地干，不然的话，我……嗨！……就不叫白克。喔！喔！喔！”

他连哼了三声，样子凶猛可怕。他有一种狡猾的惯伎，说到半截或说完一句话就喔地哼一声。这猪叫似的喉音很传神，同他威胁的谈吐，脖子象公牛似的沉重躯体，跳跃摇晃的步伐，刻划着伤痕的大脸，稳定的目光，以及含有讽刺意味的嘴巴，无一不和谐。但是这喉鸣的效力早已叫旁人减削了许多了。旁人都很喜欢他；白耳发——受一般人爱戴而且自己一清二楚的白耳发——模仿他的样子也不用躲着他。嘉雷——可谨慎得多了——学他摇摇摆摆的步伐。他的话有些成了现成的典故，在水手舱里天天被人引用。真可谓风行一时，什么也比不上！再说，大家自然也承认：遇到合适的时机，大副能够“按照西方海洋上的派头，大喝一声叫人不敢开口”。

他现在发他最后的命令了。“喔！……你呀，脑尔士！四点钟把大家叫醒。我想……喔！……在拖轮来到以前，把锚链收短。留神候着船长。我这就去了，和衣睡下。……喔！……你一见拖船开来就叫醒我。喔！喔！……老头子回了船一定有话吩咐呢，”他对克雷吞说。“唔，明儿见。……喔！明天起我们日子可长

了。……喔！……现在还是去睡吧。喔！喔！”

黑暗的甲板上一道光芒闪了闪，接着一扇门砰地一响，白克走进了他干净的卧室。年青的克雷吞凭倚着舷栏站在那里，朦胧似梦地凝望着东方的夜空。他从这里面看得见一条漫长的乡间小径，绿叶摇荡和阳光闪耀的小径。他看得见老树伸展着震颤的桠枝，桠枝环成的拱顶里透露着英格兰天空温柔妩媚的碧蓝。一位衣饰素淡的女郎撑着阳伞，微微含笑，似乎从温柔的天空袅袅走出，从那青枝绿叶的拱顶下面越过。

船头的水手舱里此刻只点了一盏灯，在朦胧的空虚里渐渐入睡了，空虚里掠过高声的呼吸和突兀短促的叹息。双层的铺位黑沉沉地张着口，好象是不安定的尸体居住的坟墓。东一幅西一幅华丽的印花布帷幔，拉下了一半，使得这个所在看上去就象登徒子的安乐窝。一条雪白而无生气的大腿挂在床沿。一只手臂伸得笔直，乌黑的手掌向上翻着，粗壮的手指半曲着。两个轻快的鼾声，先后参差，就象争论中的问答令人发嘘。辛格尔敦重新卸了装——这老汉受不了令人烦恼的酷热——站在门廊里凉快凉快他的背脊，两臂交叉在袒露的刺花的胸膛上。他的脑袋直碰到上面甲板的横梁上。黑人半身赤裸，正忙着解开捆箱子的绳索，将他的被褥铺放在一张上层的铺位上。他穿着短袜走来走去，高长个儿，默不作声，让一双吊裤带拍打着他的小腿。唐庚混在船头斜桅和一些支柱里面，啃着一块船上的硬面包，翘着脚并且翻动着眼睛坐在甲板上；他整只手抓着那块面饼放在嘴面前，牙床一动一响地啃着，满面怒容。任凭碎屑掉在他叉开的两腿中间。随后他站起身来了。

“我们的水桶在哪里呀？”他压低嗓子问道。

辛格尔敦没有说话，只用一只拿着将灭未灭的短烟斗的大

手指了指。唐庚向水桶弯下腰去，凑着马铁罐喝了起来，弄得水花飞溅。接着他转过身来，发现黑人神色冷静高傲地正回头望他呢。他侧着身子走上前去。

“好一顿人吃的晚餐啊，”他凄苦地低声说。“我家里的狗都怕吃不下哩。难道你我只配吃这种东西？还算是一条大船的水手舱哩！……盘子里连一片肉也没有。我把所有的厨柜都看过了。……”

黑汉目瞪口呆，好象出于意外地被人用外国话招呼的样子。唐庚换了个语气：——“给我们点儿烟草吧，朋友，”他很亲热地说道，“我已有一个月没有抽烟，也没有嚼烟草了。我简直要发疯啦。喂，老家伙！”

“别凑什么近乎，”黑人说。唐庚倒吓了一跳，在近旁的一只箱子上坐下了，简直莫名其妙。“我们又没有在一起待过，”吉姆斯·惠特用深沉的低音继续说。“喏，烟草在这儿。”犹疑了一会儿，他问道：——“上回你在哪一条船？”“黄金国号，”唐庚嚼着烟叶含糊地说。黑人低低地吹着口哨。——“逃出来的么？”他简截地问，唐庚点点头，他鼓着一边面颊。“我自然只好逃走，”他咕哝说。“他们打这儿路过，拳打脚踢地揍死了一个侨居美洲的南欧人，跟着就来找我。我只好远远避开。”——“丢下你的行李没带出来？”——“是啊，行李和钱，”唐庚回答，微微提高他的声音；“我什么都没有啦。没有衣裳，没有铺盖。这儿有一位脚向外拐的爱尔兰小伙子给了我一条被毯。……我想今晚上我只好裹着前中桅的支索帆睡觉呢。”

他在甲板上走着，背后曳着被毯的一角。辛格尔敦目光没斜一斜，稍微移向一边让他过去。黑人脱了他岸上的服装，穿着干净的干活时穿的衣裳坐在他的箱子上，一个胳膊伸在膝盖

上面，他对辛格尔敦注视了片刻，随便问道：——“这是哪一种船呀？倒不错哩？嗽？”

辛格尔敦没有动弹。过了许久，他板着脸说：——“船！……什么船都没有错儿。关键在船上的人！”

他保持着深深的沉默继续吸烟。他曾经消磨了半个世纪去倾听波涛的澎湃，所得的智慧这会不自觉地从他干枯的嘴唇边吐露出来了。猫儿在绞车上呜呜地叫。吉姆斯·惠特突然发出一阵响亮的咯咯的咳嗽，咳得他浑身摇动，好似一阵飓风把他吹得忽上忽下，他扑倒伏在他的箱子上，睁着眼喘气。好几个人被吵醒了。不知是谁昏沉沉地从他的吊铺里说：“真要命！闹什么呀！”——“我胸口着了点凉，”惠特直喘气。——“着凉！你这样说吧，”那汉子愤愤地说：“恐怕还不止着凉呢。……”——“噢！你以为如此么，”黑人说，重新挺直身子，露出高傲鄙夷的神情。他爬上他的铺位，开始不断地咳嗽，同时他伸出头来，目光炯炯地向水手舱里四面探望。再没有谁提抗议了。他往后一仰，倒在枕头上，旁人听得见他在那里幽幽扬扬地喘息，好象一个人睡梦里受着压迫的样子。

辛格尔敦站在门口，脸朝着亮光，背对着黑暗。水手们睡熟了，他独自一人待在这朦胧的空虚里，显得更庞大，雄伟，老迈了；老迈得跟时光老人一样，可惜时光老人没有到那里去，到那悄寂得同坟墓样的地方去，用能干的眼睛静观安慰者睡眠的短促的胜利。可是他只是时光的婴孩，被吞蚀被忘却的一代孤寂的遗物。他站在那里，仍旧很强壮，依然无忧无虑；好一个敏捷的汉子，有渺茫空虚的过去，但是没有将来，他小孩似的冲动和成年人的热情早已在他刺花的胸膛里面扑灭了。那些能够了解他这沉默的人们已经永逝了——那些知道怎样生存于生活

藩篱之外和永劫景象以内的人们。他们原是强壮的，跟那些不知忧虑也不知希望的人们一般强壮。他们是急躁而又坚忍，喧嚣而又虔诚，不羁而又忠实。善意者谈起那些人们，硬说他们吃一口东西总要含泪吞声，干起活来总替他们的生命担忧。其实不然，他们这般人知道辛苦，穷困，凶暴，荒淫——但是不知道畏惧，心里也没有怨恨。他们是难于驾驭而易于激动的人；无声无臭的人——但依然不愧为堂堂男子汉，由衷地瞧不起那种为命运困厄而哀哀啜泣的伤感音调。这是他们有独无偶的命运；能够担当起这个命运，在他们看来似乎倒是少数优秀分子的特权哩！他们活了一世，无言无语，无可讳避，不知道爱情的甜蜜和家室的安逸——死起来也用不着害怕那阴沉沉的狭小坟墓。他们是神秘的海的永恒的孩子啊。他们的继承人便是在贪餍的陆地长大的孩子们。这般继承人不怎么顽皮，但也不怎么天真；尘思俗虑较少，但是信心或许也较少；假使他们学会了讲话，他们同样也学会了哭泣。先前的那些人们却是强壮，沉默的；他们被抹杀了，鞠躬尽瘁，好似女像石柱，暗夜里支托着光辉灿烂的殿堂。他们如今一去不复返了——这倒也无关紧要。大海和大地对于它们的孩子是无信义的：一个真理，一个信仰，一代的人，去了——被遗忘了，这倒也无关紧要！除非在少数的，相信真理，承认信仰——或爱惜旁人的那些人，倒或许有点不同。

海上刮起了一阵风。一向抛着锚被浪潮激荡的船身，被一阵更猛的风吹得晃动起来；突然间，绞车与锚链孔之间松弛的索链开始丁当作响，向前滑了一英寸，轻轻地离开甲板，带着吓人的意味，暗示在钢铁里面潜隐着谁也想不到的生命。锚链孔里互相挤轧着的链环发出一种声音传遍了船上，好象一个人在沉重的负担之下正在呻吟叹息。紧张的力量移到了绞车上，索链象

弓弦似地被拉得紧紧的正在震颤着——螺旋制动机的把柄也在轻轻跳动。辛格尔敦于是向前走来。

直到那时候，他老站在那儿，若有所思而不动天钧，安详镇定而绝无希望，脸色凶狠而空虚——好个神秘的大海的六十岁的孩子呀。他一生的思想能用六个字概括，但是他眼前那些东西，在他生存里所占的位置的重要不下于他搏动的心脏，这些东西的震动在他严峻的老脸上唤醒了一丝敏感深悟的闪光。灯光摇曳，老汉紧蹙着毛茸茸的眉头，俯临着螺旋制动机，凝神定睛一动不动的站在物影里，物影晃动好象在跳狂热的西班牙舞蹈。船身终于服从了船锚的使唤，微微向前移动了一下，放松了拉紧的索链。锚链放松之后，低低垂下，无声无形地来回摇荡了一会儿，接着砰的一响打在船侧坚硬的窄板上。辛格尔敦抓住高高的杠杆，身体猛然往前一送，将制动机又转了半圈。他重新站起身来，畅怀呼吸，呆了半晌，注视那踯在他脚旁甲板上的机器，这机器强悍而且紧凑，活象个安静的巨怪——惊人而又驯服的动物。

“你……带住！”他摆着主人架子——透过一簇乱蓬蓬的白胡子对它咕噜着。

## 第 二 章

第二天破晓时分，“水仙号”驶向了大海。

薄薄的轻雾弥漫在天际。出了港湾，一片汪洋浩渺的海水璀璨发光，好象珠宝铺砌的地板，跟苍天一般空寂。短短的乌黑的拖轮，照平常的老样子，使劲向上风一转，接着撤掉索缆，在那儿舞荡了片刻，让机器暂停工作；与此同时帆船纤长的身影缓缓

前进，张满了几面下层的中桅帆。松弛的高层帆布迎风飘拂、兜成柔软的圆圆的曲线，宛如朵朵白云被纵横交错的绳索网络着。接下来帆脚索拉紧了，帆桁高吊起来了，一条船变作了一座孤独崇高的宝塔，雪白，晶亮，在日光照耀的迷雾里滑行。拖船掉转头，驶向陆地去了。二十六对眼睛守望着她低低的宽阔的船尾，那船尾没精打采地在平滑的水波上蠕动，夹着两片急转的桨轮猛烈地连连打水。她就象一只其大无比的水边生长的黑甲虫，经不起太阳的照射，被亮光吓得抱头鼠窜，想往阴沉遥远的陆地逃跑，偏偏又使不出劲儿来。在她曾经停留的地方遗留着圆圆的一摊黑烟灰，随着波涛荡漾——好象动物休息过后遗留下的不干净的痕迹。

“水仙号”只剩下她自己了，她船头朝南破浪前进，光彩夺目，宛似站定不动的样子，在不安静的海面上，在移动着的太阳下。片片的泡沫扫过她的两旁；海水闪闪地冲激她；陆地愈离愈远，渐渐模糊了；几只鸟儿展开一动不动的翅膀，在摇曳的桅梢翱翔尖叫。过不多久，陆地消失不见了，鸟儿高飞远去了；遥望西方，一条驶往孟买的阿拉伯单桅船的尖帆，笔直的三角形，出现在天际一线，幻影似的徜徉片时，终于也隐灭了。于是船行的痕迹，漫长而无曲折，伸展不已。无限寂寞的一天度过了。西斜的夕阳，在水平面上燃着紫艳的光焰，压在黑沉沉的阴云下面。后方刮来了一阵日暮时分的暴风，化为丝丝细雨，顷刻间海天尽被淹没。雨后的船身，从桅顶木冠直到吃水线，和透湿暗黑的布帆，都在闪耀发光。和煦的季风一吹，船行驶得更轻快了，甲板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过夜；随着船身移进，不断传来单调的潺潺流水声，船尾的喊喳低语声——人们正聚集在那里分派值班任务哩——；高处滑车的短促咕噜声；以及不时呜呜叹息的

风声。

白克走出了官舱，还没关上背后的舱门，便猛地叫出头一个人的名字。他准备到甲板上去负责管理。照海上的老风俗，回家的旅程中，初夜班——从八点到夜半——总是大副值的。所以白克听见了最后一声"是，先生！"之后，便快快地说，"管舵轮和管了望的换班去休息吧；"接下来他提起沉重的脚步，爬上船尾楼的阶梯，来到上风。接着克雷吞轻轻吹着口哨走了下来，进官舱去。茶房倚在门阶上，沉思默想，拖着便鞋，把衬衣袖管直卷到膈肢窝。正甲板上，厨子关锁着厨房门，为一双短袜同年青的嘉雷吵架。船腰黑暗里，听得见他恳切动人地说："你太不识抬举了。我替你把袜子烘干，你现在倒怪我在上面烧了些窟窿——还要当着我面！赌咒发誓！假使我不是基督教徒——你自然不是，你个小坏蛋——我真要给你劈头一拳哩。……滚开点！"人们三二成群地兀立沉思，或者沿着船腰部的舷壁悄悄移步。归途中忙忙碌碌的头一天渐渐没入沉闷的平静之中，恢复了刻板式的旧程。船尾高高的楼板上，白克拖着鞋跟在踱步，低徊沉吟，独自一个喉咙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守在船头了望的汉子，直挺挺的待在两个锚爪中间，哼着一支没完没了的小调，睁着空洞的两眼，向前方凝视，一眨不眨，一刻不松懈。群星出现在清澈的夜空，布满了寂寂的天际。海上灿烂的星星仿佛也有生命，环绕在奔驰的船身周围，比人群眈眈虎视的眼睛还要亮，比人类的灵魂还要玄妙难测。

航行已经开始了；这条船，脱离了最后一片陆地，继续前进，孤寂而迅速，好象一颗小小的游星。她周围，天与海的深渊交汇在不可到达的渺茫边界。一个伟大寂寞的圆空随着她移动，变化无已而又始终如一，永远单调而又永远庄严。偶然也有旁的

白点在游移。负载着生命，远远地出现了——又消灭了；朝着它自己的命运趋奔。太阳整日价照耀着她，每天早晨带了永不消灭的好奇心，睁了烈火熊熊的圆眼，从东方升起。她有她自己的前程；那些践踏在她甲板上的人们赋予了她生命；同将她抛弃给大海的陆地一样，她也有忍受不了的悔憾与希望的重负。她被胆怯的真理和狂勇的谎骗盘据了；同陆地一样，她无自知之明，却有悦目之姿——被人们判处了卑贱的命运的。她路途的庄严寂寞，使她巡行的庸俗动机，也显得高贵了。她吐着泡沫，向南方奔驶，仿佛被一种高尚的目的引导有着巨大的勇气。广阔无垠的大海在微笑，缩小了时间的长度。白天一个接着一个过去了，好象灯塔的闪亮，转瞬即逝；暗夜则多事而短促，宛似逃逸的梦景。

人们匆匆来到他们的原来地方，半点钟敲一回的钟声支配了他们操劳无已的生涯。不管夜晚和白天，总能看见一个海员的脑袋和肩膀靠近船尾的舵轮，轮廓分明地高高映衬着阳光或星光，沉着稳健地露出在旋转的舵轮柄上方。这张脸循环轮流地变换。年纪轻轻的脸，长了胡须的脸，乌黑的脸；有的脸恬静，有的脸郁闷，但是由于大海的缘故，大家亲如手足；每个人的眼睛都同样地专注，慎重地守望着罗盘或帆篷。船长阿里斯笃，一副严肃的神态，颈脖上围着一条旧红围巾，一天到晚老盘据在船尾楼。夜里，他频频从黑沉沉的舱口走出来，好似坟墓上的鬼影，警惕而且沉默地站在繁星之下，他的睡衣象一面旗帜一样飘拂着——随后他一声不吭，重新走了下去。他是在喷兰湾的海滨生长的，少年时代在比德岬捕鲸船上干过，是个投鱼叉的能手。他谈起那时候的光景，神情不定的灰色眼睛便会发呆，冷冷的，好象水面上远远浮起的冰块。后来为了要改变生活环境，他便到

东印度去经商。“水仙号”建成以后，他一直是她的船长。他珍爱他的船，毫不容情地驾驶她；因为他抱着野心，想早晚能有一天，让她完成一次声名赫赫速度异常的航行，从而载入航海的史册。他提起他主人的名字总不免带有嘲讽的微笑，他很少同他的职员们谈话，指摘别人的错误时总是轻声轻气，但是，措词的锋芒却很锐利。他的头发铁灰色，脸很呆板，颜色就象漆皮舞鞋。他天天早晨六点钟刮胡子，但是有一回（在毛里求斯岛西南八十英里遇到了猛烈的飓风）他接连三天忘了刮。他什么都不怕，只怕不饶人的上帝；他愿意在一所小小的房屋里结束他的岁月，房屋旁边要附带一块空地——在内地乡间——还必须是望不见海的所在。

他，那个小小天地的统治者，难得走下奥林帕斯高峰似的船尾楼。在他下面——在他脚下，不妨说——庸俗的凡人们过着他们忙碌而渺小的生活。沿正甲板呢，白克在哼哼唧唧，他那样子简直吃得下人，其实并无毒意；他一刻不放松地叫我们苦磨苦练，因为花钱雇我们——他曾说——就是为了干那件事啊。甲板上工作的人们心宽体胖——海员们一旦深入大海，多半是如此的。到了同最近的陆地隔离一千英里远的任何所在，上帝的真正和平便开始了；当他派他的权威使者们上那里去时，他行使权威的方式并不是用可怕的暴怒去惩罚罪恶，恣纵和愚蠢，而是用慈爱的态度去儆戒那些朴质的心灵——浑浑噩噩的心灵，不懂得生活，也不受妒忌与贪婪所纷扰而搏动着的心灵。

黄昏时分，打扫干净的甲板一片静谧安逸，好象陆地上的秋天。太阳渐渐西沉，行将敛迹，包裹在厚厚一层温暖的彩云里。在前面放着许多剩余备用的圆材的一端，水手长和木匠师傅坐

在一起，交叉着手臂：他们是两个互相亲密，胸膛宽厚的健壮汉子。曾在海军舰队里当过差的帆工，又矮又壮，待在他们身边，一边衔着烟斗吞云吐雾，一边讲些海军大将们子虚乌有的故事。人们成双作对地踱来踱去，毫不费劲地保持步伐的整齐和身体的平衡，在一处受限制的空间。好多头猪在大猪圈里哼哼地叫。白耳发若有所思地将手肘倚在猪圈的栏杆上，通过他沉默的冥想同那些猪谈心。好些人敞开了衬衣，露出日光晒焦的胸脯，垫着锚链等系船具，坐在船头楼梯的梯级上。前桅近旁围着几个汉子正在谈论绅士的特点。一位说：——"只要有钱就行。"另一位主张：——"不对，这全在他们说话的态度。"跛腿的脑尔士一瘸一瘸地走上前来，脸也没有洗（他在水手舱里是个出名的脏汉），狡猾地微笑着露出几只黄牙，巧妙地声称他"倒见过些他们穿的裤子哩"。这些裤子的后面——他注意观察过——因为公事房里时常起坐，磨得比纸还稀薄，可是从别方面看呢，倒是头等货，能经穿许多年哩。这完全是靠表面。"做一个绅士，"他说，"真是容易极了，只消你一生中找到一样干净的差事就行了。"他们争论着，固执得象孩子，老没有完；他们红涨着脸，大声疾呼地复述他们惊人的理论；同时柔软的海风，灌下那张在他们裸头顶上的前桅帆的大凹膛，仿佛娇纵的抚爱也似的轻轻抚摸着，吹动着他们乱蓬蓬的头发。

这时候，他们竟忘了他们的艰苦工作，忘了他们自己了。厨子走拢来倾听，站在旁边，内心感悟的信仰使他脸上生了光彩，好象个自负的圣者老忘不掉他光荣的果报；唐庚形单影只地待在船头楼顶默默回忆他受的种种委屈，移近了些，想捉摸他下面正进行的讨论的大概意思；他掉转他苍黄的脸朝向大海，翕动他薄薄的鼻腔呼吸海风，懒懒散散地凭倚着栏杆。夕照的光辉里，

人们脸上显出兴会淋漓的神色，露出雪亮的牙齿，眼睛闪闪发光。一对对散步的人儿突然站定，咧开阔嘴冷笑；有一个弯着腰凑在洗衣盆上的汉子，神魂颠倒似的坐直了腰，让肥皂泡斑斑点点地沾染着他湿漉漉的臂膀。甚至那三位小职员也往后斜倚，靠得舒舒服服地侧耳倾听，自鸣得意地微微含笑。白耳发不再替他宠爱的那头猪搔耳朵，却张大了嘴，眼神很迫切地想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他抬起手臂，扮了个鬼脸，又怔住了。嘉雷从稍远处对这围成圈子的人们尖声嚷道：——"我对绅士们的了解，比你们谁都高明啊。我同他们来往过。……我替他们擦过皮鞋哩。"厨子伸长颈脖想听得更清楚些，不禁大吃一惊。"长者说话，休得开口，你这不懂规矩的小东西——你。""好好，老祖宗，就算我错，"嘉雷和缓地回答。肮汉脑尔士带着神秘的狡猾神情发表了一些意见之后，轰然的笑声，浪头似地涌起，突然怒吼似地爆发了，渐散渐远。他们跺着双脚；他们朝天抬起他们叫啸的脸庞；好些人们喷着唾沫拍打他们的大腿；同时还有一两个人弯腰曲背，双臂捧腹，气喘吁吁，好象受不了疼痛的样子。木匠师傅和水手头儿倒没有改变姿态，只是坐在老地方笑得浑身摇震；帆工呢，肚子里装着个海军司令的故事似乎很不高兴；厨子用一块肮脏的破布擦眼睛；瘸腿的脑尔士。对于他自己的成功颇为惊讶，站在他们中间，脸上慢慢浮起微笑来。

高耸着肩膀倚在楼顶栏杆上的唐庚，脸色忽然变得很严肃。水手舱的门洞里传来了微弱的咯咯声：继而变为喃喃的低语；终于化为呻吟叹息。那正在浣洗的汉子突然将手臂伸下水桶去；厨子比堕落的罪犯被发现了隐私更显得沮丧；水手长怪难受地扭扭肩膀；木匠一下子跳起身来，姗姗走去——同时帆工似乎抛弃了他心里的故事，阴郁地下了决心开始喷吸他的烟斗。漆黑

的门廊里，一对圆睁着的眼睛又白又大地闪闪发光。吉姆士·惠特伸出了头，两手抓着脸孔两旁的门柱，仿佛那头便悬挂在两手中间。他那蓝色的羊毛睡帽歪戴在前额，流苏轻飘飘地在左眼睑上跳舞。他摇摇摆摆地大踏步走出门去。他的外貌还是和一向那样地雄壮有力，可是他的步履似乎有点不稳，这未免太奇怪而太不自然了，他的脸也许消瘦了些，他的眼睛却特别惹人注意。他这一出现，简直是催促将逝的光明赶快退隐；落日猛然下沉，仿佛逃避我们的黑家伙哩；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黑雾；一种微妙而阴郁的感应；一种凄清惨淡的气息漂浮四散，象服丧的黑面纱似的笼罩在大家脸上。围聚着的人们星散了。欢快的笑意在僵硬的嘴唇上消逝了。全船的伙伴们里面再没有谁留下一丝笑容。谁也不说一句话。好些人转过身来，故意装作漠不关心的模样；还有些人歪着脑袋，从眼角射出不大乐意的光芒。他们倒很象罪犯们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象诚实的人们为了疑难而感到烦恼；只有二三位睁了眼看，坦白而发怔，若有所待地微张着嘴唇。大家期望吉姆斯·惠特说些话，同时装作预先已经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话的神气。他将背靠着门柱，抬起沉重的眼睛向他们扫射了一道凛然而令人难受的目光，好象一位带病的暴君威胁着一群卑贱而不可靠的奴隶呢。

谁也没有走开。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地等待着下文。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讥诮说：——

“谢谢你们——这些兔崽子。你们也算……识体面……安静……你们倒是！……在……门口这样狂叫瞎嚷。……”

他停了一会儿，扭动着他的肋骨，狠命地喘息着。那样子可真有点令人受不了啊。脚步移动了。白耳发唤了一声；可是待在上面的唐庚眨了眨他那看不见睫毛的红眼睑，凑在黑人的

头顶上凄厉地微微一笑。

黑汉异常泰然地重新往下申说。他不再喘气了，他的声音洪钟也似的空洞而且响亮，仿佛他是待在空谷里讲话。他鄙夷不屑地大发脾气。

"我本想眯一眯眼睡忽儿觉的。你们知道我好几夜不能安眠了啊。你们偏偏上这儿门口来，好象一群讨厌的老娘儿们，叽里咕噜地闹个不清。……你们自以为是很好的船友啦。你们是不是呢？……你们哪还顾到一个快死的人！"

白耳发忽然转身离开猪栏。"吉密，"他颤声叫道，"要是你没有病的话，我可要——"

他住了嘴。黑人等待了一忽儿，于是声调悲抑地说道：——"你可要。……怎么样？去跟你别的对手去挑衅吧。别来搅我。我等不了多少时候了。我就快死啦。……死就在眼前啦！"

人们呆呆地站在周围，眼睛里迸发怒火。那潜蹑偷渡的死的概念：正是他们所常期待，而又不乐意听闻的东西，这位惹厌的黑人又象吹嘘又象威胁地把这观念刺激他们，每天总要好几回。直到如今，为了过安逸的生活他死不离口：似乎以此自豪；因此而盛气凌人，仿佛世间再没有旁人能同这样的伴侣如此亲密了；他不断地在我们面前夸耀它，他那肉麻的固执态度使人觉得它的光临似乎是无可怀疑，同时又难以相信。难道能想象出谁能有这样可怕而畸形的友谊吗！它是个实体呢——还是个假象——这位吉密永远期望着的访客？我们在怜悯与猜疑之间犹豫，与此同时他只消受到极细微的挑动，便在我们眼前晃动他那讨厌而丑秽的瘦骨。他动不动就抬出它来作幌子，他谈到那快来的死，仿佛它已经光临了，仿佛它正在外面甲板上散步，仿佛它马上会走进来睡在那张唯一的空铺里；仿佛它每次用餐总坐在

他身旁哩。它天天打搅我们的工作，打搅我们的闲暇，打搅我们的娱乐。我们晚上不唱歌也不奏乐，因为吉密（我们大家很亲热地管他叫吉密，为的是要隐瞒我们对他那个同谋者的憎恨）利用在他逆料中的死亡消息，竟扰乱了阿吉心境的平静。阿吉是小手风琴的主人；可是听了两回吉密刺得人疼的演说之后，他再也不肯弹弄了。他说：——“那倒是个古怪的滑稽家啊。我不懂他到底有什么不对劲儿，可是总有点不对劲儿，很不对劲儿。问我也是白搭。我可不愿意弹啦。”我们的几位歌唱能手变作哑巴了，就因为吉密将死的缘故。为了同样的理由，无论哪位伙计——照脑尔士的说法——倘要“钉一个钉子挂上他几件可怜的破烂衣裳”，总会有人提醒他这样搅乱吉密的无穷而不断的最后瞬间，简直跟犯下滔天大罪一般无异。夜里轮流换班时，再也听不见：“钟敲一下了！出来呀！你们那儿听见没有？唏！唏！唏！起床吧！”这种欢乐的叫嚷了，轮值的人们只是幽声幽气地一个叫醒一个，免得打搅吉密在人间的或许是最后的酣睡。不错，他老是睡不着，而且当我们偷偷地走到甲板上时，老是在我们后面来句把刺骨的话，当时听了觉得我们未免带有野蛮人的气息，过后思量又疑心我们自己是傻瓜。我们在水手舱里说起话来把声调放得很低，仿佛就在礼拜堂一样。我们用餐时沉默而满怀恐怖，因为吉密脾气很古怪，对于食物任意挑剔，用恶毒语言咒骂腌肉，咒骂饼干，咒骂茶，似乎这些都是不适于害肺病人的东西——“别提一个快死的人吃不下！”他会说：——“你们就不能找一片好点儿的肉给病人么，他还正想回到家里去调养——或者埋葬呢？可是你们瞧！只要我有点儿机会，你们这些家伙就想法子来破坏：你们要下毒药送我命哪。看看你们给我的是什么东西呀！”他躺在床上，我们愤怒填膺却又卑躬屈节地去服侍

他，仿佛我们是个被憎恨的王子的随从；他却以绝不妥协的批评来报答我们。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利用人类天性的懦怯叫人们永远不得安宁；那垂死的坏蛋，懂得生命的秘密，他每时每刻都俨若我们生存的主人。我们恨不得铤而走险，结果却依然唯命是从。多情易感的白耳发，时时想下攻击令，却又时时要落眼泪。一天黄昏，他找了阿吉谈心：——"依我性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拳就打掉他那丑怪的黑脑袋——那闪闪躲躲的瘪三！"爽直的阿吉假装大吃一惊的样子！那个从圣克脱岛来的跟我们素昧平生而又萍水相逢的黑人，竟有着如此穷凶极恶的左右我们这班正直汉子的魔力。同一天晚上，白耳发从厨房里偷了职员们礼拜天吃的果馅饼，想以此促进吉密吹毛求疵的食欲。他这样做不但损害了他跟厨子长久的友谊，并且——照当时的形势看——破坏了他永远的幸福。厨子愁得什么似的；他不知道是谁干下了这个勾当，但是他知道人心坏得厉害；他知道魔王撒旦混在这班人里面了，这般人多少还受了他精神上的照顾哩。他每逢看见我们三四位站在一块儿，他便离开他的炉灶，赶到外面来讲经说法。我们望风而逃地躲开他；只有嘉雷（他知道那窃贼）不买帐，射着坦率的目光站在他对面，这可叫这个好人儿生起气来了。"就是你，我相信，"他很悲伤地叹息说，下巴上沾着一块黑灰。"就是你，你这家伙只配下火坑！再不许你把袜子送到我厨房里来了。"顷刻间传遍了一种非正式的消息，说是假使再有一件窃案发生，我们的果酱（额外的赏赐：每人半磅）就要停止发给了。白克不再对他所宠爱的人们肆意嘲骂，只是疑神疑鬼地对大家喔喔地哼叫。黄昏时候，我们照例去拉所有的绳索，黑压压的一小堆人从升降索涌到转桁索，而船长则待在高高的船尾楼上监视我们，冷冷的眼睛里闪着狐疑的光芒。这样的小

偷在商船上是难于禁绝的，很可以看作人们厌恶长官的明白表示。这是个恶兆，结果将发生什么麻烦，那只有上帝知道。"水仙号"依然还是一条和平的船儿，可是互相信任的心理被动摇了。唐庚倒并不隐藏他的喜悦。我们可狼狈了。

于是不讲理的白耳发暴跳如雷地责斥我们的黑家伙。吉姆斯·惠特将手肘支着枕头，哽噎得喘不出气似地说：——"我叫你偷那劳什子来着么？谁稀罕你那块饼。我吃了反觉得更不舒服——你爱尔兰的小疯子呀，你！"白耳发涨红着脸，颤抖着嘴唇，向他身上猛扑过去。水手舱里人人呐喊着爬起身来了。天翻地覆似地闹了一阵子。不知是谁刺耳地尖叫道：——"住手，白耳发！快住手啊！……"我们预料白耳发不必费劲马上就可以把惠特勒死。只见尘土飞扬。我们从弥漫的尘土里听见黑汉的咳嗽，铜锣也似地洪亮爆裂。随后一会儿，我们看见白耳发俯临在他上面。凄婉地说道：——"别啦！别啦，吉密！别那样啦！天使都容不下你的——就说你是在害病。"他从吉密的床旁滑稽地抽搐着嘴巴，透过盈盈的泪眼向四周看看我们；接着他将搅乱的被窝铺平拉直。永无休止的海浪低语声充满了这水手舱。吉姆斯·惠特到底是害怕呢，感动呢，还是懊悔？他朝天仰躺，一手放在腰际，动也不动，仿佛那意料中的访客终于来临了。白耳发在他脚头慌张忙乱，感情冲动地重复说道：——"是的。我们知道。你不舒服，可是……你打算要怎么样呢，说呀，并且，……我们大家知道你是不舒服——很不舒服。……"大谬不然！吉姆斯·惠特既未感动，也不懊悔。说实话，他倒似乎吃了点惊。他坐起身来，出奇地神速而且惬意。"啊！你们以为我不舒服，是不是？"他用极清晰的次低音闷闷地说（有时听他讲话，你决想不到那汉子会有什么毛病）。"你们是不是呢？……既是这样，举止就请留

点神吧！你们有些人真是混得可以，替一个病人盖被都盖不好。算啦！由它去吧！我反正快要死了！”白耳发软弱无力地走开了，做了个灰心丧气的手势。水手舱里人人感到兴会淋漓，正在沉默静悄的当儿，唐庚朗朗如诵地说道：——“咳，糟糕透啦！”继而格格地笑了起来。惠特看了看他。他以十分亲善的态度看了看他。谁也说不清什么事使我们这位不可理解的病人觉得可乐：可是对我们说来，那窃笑的轻蔑态度倒有点怪令人难受哩。

唐庚在水手舱里的地位很卓越，可是并不安全。他所处不利的卓越地位，就是受一般人的嫌恶。谁都不理会他；陷于这样的孤独，他唯一可干的事就是想念好望角的各种大风，和妒忌我们享有温暖的被褥和不透水的雨衣。我们航海穿的长统靴，我们的油布雨衣，我们装得满满的旅行箱，都是引起他愁思苦想的原因；这些东西他一样都没有，而且他自然觉得一旦需要时，谁也不会分点儿余润给他共同享受的。他对待我们不惜厚颜的谄媚，对待长官们却始终一味的蛮横。他希冀这种行为可以为自己得到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失算。这样性格的人从想不到人们遇着极端的挑衅是不讲客气，只讲公道的——不管他们本意是不是如此。唐庚对于隐忍许久的白克蛮横无礼，最后连我们也觉得不堪忍受，所以一天黑夜，大副一劳永逸地驯服了他之后，我们都非常高兴。这件事处置得干脆而且漂亮，不伤体面，也没有骚扰。刚刚快到半夜时分，我们被叫唤去调整帆桁，唐庚照老样子说了些侮辱的话。我们矇眬未醒地站了一行，手里捏着前桅桁的回旋索，正在等候第二道命令，黑暗里只听见咚咚乱响的脚步，一声惊惶的叫喊，拳打掌击的声音，闷住的，咝咝的低语：——“啊！你还要不要！”……“别！……别！”……“那就得放规矩些。”……“噢！噢！……”随后又有轻轻的砰然的震

响，夹杂着铁器的铿锵，仿佛一个人的身体骨碌碌地滚到了主唧筒的手柄里，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还没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又听见白克的声音离得很近，并且有点不耐烦：——“拉呀，伙计们！吊住那根绳子往后拉呀！”于是我们极敏捷地吊住那根绳子往后拉。大副若无其事地继续调整帆桁，还是照往常那样挑剔，真叫人心烦。我们当时没有看见唐庚的影子，也没有理会。假使大副将他扔下海去，谁也不见得会说声“啊哈！他可完了！”但是尽管唐庚掉了一只门牙，实际并没有多大损伤。牙齿是我们到了早晨才发现的，为保持礼貌起见，谁都没有则声：照水手舱里的规矩，遇到这样的事，我们不得不装聋作哑，我们爱护我们生活的体面比普通的陆上人更厉害。不可饶恕地缺乏娴雅态度的嘉雷，大声叫道：——“你去找过牙医么？……你受了伤吧，是不是？”他顶要好的一位朋友给了他一个耳光。这小子倒吃了一惊，沉浸在悲哀里至少有三个钟头哩。我们也替他难过，但是少年人比老年人更需要严格训练。唐庚刻毒地冷笑了笑。从那天起，他变得残酷无情；对吉密说他是个“黑骗子”；向我们暗示说我们是一群不中用的家伙，天天受一个下流黑奴的欺骗。而吉密倒似乎很喜欢这家伙哩。

辛格尔敦的生活毫不带有人间的感情。他沉默而无笑容，同我们在一起呼吸——他和旁的伙伴只有这点相同。我们竭力想做体面的人，然而觉得烦难极了；我们一忽儿渴望保持正直的美德，一忽儿又深怕闹出笑话；我们想避免后悔的痛苦，但是不愿意受自己感情的欺蒙，变成可鄙的傻瓜。吉密的可恨的同谋者似乎利用了他不干净的呼吸，把梦想不到的微妙感觉嘘入了我们的心怀。我们心里不安而又胆怯。这我们知道。辛格尔敦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我们一向以为他就象他外

貌那样地聪明，但是现在，有时也敢于疑心他大概是老糊涂呢。然而有一天用晚餐，我们坐在我们的箱子上，把我们的脚绕成一个圆圈，围着甲板上面的一个白铁盘子，这时吉密发表了他平素对于人和事物的嫌恶之感，那措辞简直令人喷饭。辛格尔敦抬起头来了。我们哑口无言。这老汉对吉密问道：——"你是不是快死了？"听得这样的诘问，吉姆斯·惠特显出异常惊惶和慌乱的样子。我们都愕然了。嘴张得很大；心怦怦地跳。眨巴着眼睛；一根白铁叉子掉在盘子里叮啮作响；一个汉子站起身来，似乎要往外跑，结果却兀立不动。不到一分钟光景，吉密重新抖擞了精神：——"怎么？你还看不出我么？"他一面抖一面回答。辛格尔敦举起一块浸渍过的饼往嘴唇边送（"他的牙齿"——他宣布说——"如今已经咬不动这些东西了。"）——"唔，好好儿去死吧，"他带着凛然的和顺态度说；"不要大惊小怪的用这件事来搅乱我们。我们也帮不了你的忙。"吉密向后倒在他的铺上，静静躺了许久，揩擦下巴上的汗污。菜盘很快地收拾掉了。我们待在甲板上低声细气地讨论这回事变。有些人意气扬扬，格格地嬉笑。许多人装作很严重的样子。王密保做梦也似地眼睛呆瞪了许久，勉强装笑，总是装不好；两个斯堪的纳维亚青年之一，满腹孤疑忍耐不住，第二次分班轮值时壮了胆走近辛格尔敦身边（那老汉是不大喜欢我们同他说话的），忸忸怩怩怪害臊地问道：——"你以为他快死了么？"辛格尔敦抬头望了望。"唔，他当然是快死的了，"他从容不迫地说。这话仿佛成了定案。他求神问卜之后，一转眼的工夫把消息向人们传遍了。他又害臊又热切地，走上前来，侧着目光背诵这条公式！——"老辛格尔敦说他快死了。"这倒是个宽慰哩！我们终于知道我们的同情并没有落空，我们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微微含笑了——可是我们没有把唐庚算

在里面。唐庚“不乐意跟那些龌龊的外国人有什么来往”。纳耳生给他带来“辛格尔敦说他快死了”的消息，他却含恨挟嫌地回答他道：“你早晚也是一样——你肥头胖耳的北方佬啊。但愿你们这些北方佬死光了——省得来收刮我们的金钱带到你们饿得要死的本国去。”我们吓坏了。我们明白辛格尔敦的回答毕竟是毫无用意的。我们恨起他来，因为他拿我们开玩笑。我们所有的信念都溜走了；我们同长官们互相猜疑；厨师傅以为我们不可救药，也不再管我们；我们曾偷听到了水手的评论：“我们是一群没出息的傻瓜。”我们猜疑吉密，我们彼此互相猜疑，甚至猜疑到我们自身。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卑贱的生涯里每回发生微小的转变时，总是遇见吉密盛气凌人地挡着出路，同他可怕的蒙着面纱的好朋友手挽着手。这种奴性生活太是离奇。

这件事是我们离开孟买一星期以后才开始的，跟任何旁的大灾难一样偷偷朝着我们袭来。人人都注意到吉密一起手做事就是懒懒散散地没有劲儿；但是我们还以为这不过是受了他的人生哲学的影响。唐庚说：——“你拉一根绳子比一只瘟麻雀还舍不得使劲哩。”吉密不屑跟他搭讪。白耳发准备动武，故意挑拨地叫道：“你还不自杀，老汉！”——“你呢？”他极端鄙夷地反驳——白耳发退避了。一天早晨，我们正在擦洗甲板，白克对他嚷道：——“把你的扫帚带到这儿来，惠特。”他软弱无力地蹶着步。“快迈步呀！喔！”白克说；“你的后腿有什么毛病么？”他突然站定了。以鼓凸的眼睛慢慢地注视着白克，表情勇猛而又悲哀。——“我的腿没有什么，”他说，“倒是我的肺部。”大家侧耳倾听。——“什么……喔！……肺部有什么毛病呀？”白克追问。全体值班的水手围绕着站在潮湿的甲板上，咧开嘴冷笑，扫帚和吊桶拿在手里。他很伤心地说道：——“快不行了——或许已经不

行啦。你看不出我是一个快死的人么？我自己知道！”白克恨不得呕出来才好。——“那么你干吗还要上船呢？”——“我未死以前总得活下去——对不对？”他回答道。格格的冷笑渐渐听得见了。——“滚开，别待在甲板上——别待在我眼面前，”白克说。他这下可狼狈不堪了。这是绝无仅有的体验。吉姆斯·惠特服服帖帖地扔掉他的扫帚，慢慢走向前去。一阵哄然的笑声尾随在他后面。太滑稽了。全体哈哈大笑。……他们哈哈大笑！……啊呀！

我们无时无刻不被他困扰；他比梦魇还坏。你并看不出他有什么不舒服：黑人最不善于表情。他不很胖——的确——可是就我们所知道的黑人们说，他也不见得比他们瘦。他时常咳嗽，但是最怀偏见的人倒看得明白：他的咳嗽十回有九回是出于某种需要。他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干活——却又不愿意老躺着。有一天他同他们中最强壮的几位一起，在高处跳来纵去，没多大一会儿工夫，我们又不得不冒了生命危险去把他软弱的身体搬到下面来。他的情形给呈报了，他被检查了；他受劝阻，受威胁，受甘言的诱骗，受严正的教训。他被唤到官舱里去会见船长。于是发生了荒诞无稽的谣言。据说他很傲岸地对答老头子；据说他吓了他一跳。嘉雷坚持说“船长流着眼泪替他祝福，还给了他一罐果酱呢”。脑尔士听得茶房说，那难以言语形容的吉密在官舱里跌跌碰碰地乱撞家具；他曼声呻吟；他抱怨一般人的残酷和猜疑；最后他对着当时摊放在桌子上的，老头子所有的气象学杂志，大咳了一场。旁的不提，惠特回船头时是茶房扶着的，他用痛苦而惊恐的声音请求我们道：——“喂！你们来一个人，扶住他。他要去躺下哪。”吉密喝了满满的一白铁杯的咖啡，蛮横地欺侮这个，又欺侮那个，然后爬上床去。他的时光多半是躺

在床上消磨掉的，但是只要机会适合，他便来到甲板上跟我们厮混。他鄙夷不屑地萦回思索；他遥望前面的大海；谁也说不清这黑汉是什么意思，独自坐在那里沉思冥想，同雕像似地兀然不动一动。

他始终拒绝服用一切药品；他将西米和玉蜀黍粉扔出船去，结果把茶房给搅腻了，懒得再给他端送。他要小孩吃的止痛药。他们送给他一大瓶；尽够毒害大批的小孩哩。他把它放在他的席条和船侧松板的中间；谁也没有看见他服用过一回。唐庚当面骂他，他一面喘气一面还嘲笑他；就在同一天，惠特借给了他一件温暖的紧身毛衣。有一回唐庚骂了他半个钟头；怪他的装病给值班的人们增添了额外的麻烦；最后还叫他“黑脸的猪猡”。可恨的是我们一味执拗，着了魔似地，给恐怖制服了。但是吉密对于这种辱骂，似乎反而感到愉快轻松呢。他因此显得很高兴——把一只海船上穿的旧靴子扔给唐庚。“喂，你贫民窟里的垃圾呀，”惠特雷鸣似地嚷道，“你拿去穿吧。”

最后，白克不得不告诉船长说吉姆斯·惠特扰乱了船上的和平。“把纪律破坏了——他快要，喔，”白克埋怨说。事实是，一天早晨，水手长打发左舷值班的人们刷洗水手舱，值班的人们千方百计地违拗，不肯克尽他们的责任。大概是吉密不愿意让地板潮湿——而那天早晨，我们都怀了怜恤的心情。我们觉得水手长是个毫无心肝的蛮汉，并且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这样说。幸亏白克用微妙的手腕防止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他不愿意和我们太认真。他手忙脚乱地走到前面来，叫了我们许多不雅的名字，但是他的态度是如此豪爽，不愧为一个海员，我们自己倒觉得怪难为情的。我们真觉得他这样的水手是太好了，不愿故意同他捣麻烦；至于吉密，毕竟难保不是个骗子——说不定就是哩！那

天早晨水手舱里洗刷得很干净；可是到了下午，甲板室里布置了一间病房。这倒是间小巧的房舱，对甲板开门，带两张床位。吉密所有的东西都给搬过去，随后——尽管他怎样抗议——连吉密自己也搬过去了。他说他不能行动。四个汉子把他放在一条被毯上抬走的。他抱怨说，他只好象条狗似地一个人死在那里了。我们替他发愁，可是把他搬出了水手舱，又觉得愉快。我们照旧侍候他。厨房门紧挨在旁边，厨子一天要向里面探望许多回。惠特稍微高兴点了。脑尔士说，有一天如雷贯耳地听见他对他自己哄然大笑了一场。旁人还看见他夜里在甲板上散步。他小小的舱位，门半开半掩地挂在个长钩上，永远充满着烟草的浓烟。我们忙着自己的活儿，打那儿路过时，常隔着罅缝说些话，兴致勃勃，有时却也未免恶声恶气。他引得我们神魂颠倒，他永远不让疑问完全消灭。他好象伟大的阴影把这条船罩没了。他尽管预言迅速腐朽的来临，同时似乎连毫毛也没伤一根：他蹂躏我们的自尊心，他天天指摘我们缺乏道德的勇气；他玷污了我们的生活。假使我们是一伙苦恼不堪永远不死的神仙，被希望与恐怖所骚扰的话，他还这样作威作福地对我们显示他那至高无上的特权，实在是太残酷无情了。

## 第 三 章

“水仙号”放平帆桁驶过了晴朗的季风天气。她慢悠悠地在海上漂浮，罗盘频频旋转，连续几天捉摸不定的软风弄得她心烦意乱。温暖的骤雨，淅淅沥沥地一阵阵地下着。人们喃喃抱怨，把沉重的帆桁转过来又掉过去。他们唉声叹气地抓着浸湿的绳索，他们的上司，浑身雨水滴滴答答。撅鼓着嘴，不时扬起

疲惫的声音指使他们来回奔忙。偶尔有了片刻休息，他们便怪腻烦地摊开他们僵硬的手掌，看着那火辣辣作痛的掌心，凄苦地互相问道：——“要是他能当农夫，谁还愿意当水手呢？”大家意兴阑珊，没人理会别人说的是什么。一天黑夜，值班的人们闷热得直喘气，差不多给雨水浸透了，从这根转帆索转到那根转帆索，整整四个钟头没有歇一歇；白耳发公然说他宁可“永远抛弃海洋，到一条火轮船上去”。这话当然说得太过火。阿里斯笃船长竭力保持着镇静，他愁闷地对白克嗫嚅道：——“这还不算太坏——不算太坏，”同时他用尽一切办法，或推或闪地操纵着他那条漂亮的船儿，一天一夜才走六十英里海程。吉密站在小舱的门阶上，下巴托在手里，睁着傲慢而悲哀的眼睛守望着我们乏味地苦干。我们和言悦色地跟他攀谈——等他看不见时，便又相对苦笑。

随着风和天清，船又向赤道南的纬度一步步推进。她经过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的海岸外面，没有瞥见陆地的影子。剩余备用的圆木又用了些绳索加固。盖板的升降口都察看了一遍。茶房遇有闲暇的工夫便带着烦恼的神色用防水板装配舱门。厚实的帆布仔细叠好绑紧了。焦虑的眼睛向着西方，向着那暴风雨发源的海角探望。船开始迎着向西南汹涌奔腾的波涛破浪前进；在我们的头顶低纬度的天空，由柔润的晴朗变为鲜明的光彩，而且一天比一天强烈：天空形成高高的弧形悬临在船身上方，颤震，苍白，犹如其大无比的钢质穹窿，同那愈刮愈起劲的呜呜风声，起了响亮的共鸣。阳光冷冷的照耀着黑浪的鬈形白顶。在西风怒吼之前，船上收起了帆篷，缓缓倾斜着漂浮，倔强而又驯服。她不断地挣扎，横冲直撞想在海风的无形暴力里杀开一条出路：她一会儿一头栽到了黑暗光滑的凹谷；一会儿向上攀登，越过滚滚

巨浪的雪峰不停地左右颠簸，好象正在经受着苦刑。她坚忍而且勇敢地听从人们的使唤；她苗条的桅桁急促地挥舞着不停地画着半圆形，似乎是在打招呼，恳求风雨骚动的天空帮忙哩。

那年冬天，沿好望角一带的海面气候很坏。掌舵的人们下班之后，挥舞着双臂离开。或者使劲跺着脚奔跑，对着红肿的手指嘘气。甲板上值勤的人们躲避着寒浪的敲打，或者蹲伏在风浪吹打不到的角落里，满心忧愁，眼睁睁地瞧着那无情而崇高的波涛时时刻刻怒不可遏地朝船上扑来。一股股的海水从几扇水手舱门的上端奔泻而下。你得冲过一条瀑布，才能走到你潮湿的床铺跟前。人们湿漉漉的跑进来，又直僵僵的跑出去，被他们光荣而微妙的命运驱赶着去承受那救苦救难而无恩无爱的酷刑。从迷蒙的飓风里能看见远远船尾上高等职员们凝神定睛地朝着上风探望。他们站在迎风的围栏旁边，狠狠地把握着，直挺挺的身子裹着闪烁的长外衣；风浪吹打得那么紧，船只是往水里乱钻，因此他们所站的地位显得很高，聚精会神而且兀然不动地在阴云密布的灰色水平线上面猛摇狂摆。

他们守望着风云和船身，无异于岸上的人们守望着重大的时运转机。阿里斯笃船长始终没有离开甲板，仿佛他也变作船上装置的一部分了。茶房直打寒战，却老是只穿件衬衣，不时挣扎着端杯热咖啡给他送去，可是杯子还没有到得船长的唇边，咖啡已经被狂风吹掉一半了。他郑重其事地一口气把剩下的咖啡喝干。沉重的水花哗哗地溅打着他的油衣，飕飕的海浪飞散在他高统皮靴的四周；他的眼睛盯着这条船没有片刻离开过。他目不转睛地瞅着她，好象一个痴心汉子凝望着一个柔美女郎毫无私心地勤奋赶活儿：她纤细的生命线维系了世界全部的意义与欢乐。我们都守望着她。她美丽而带点缺陷。我们却并不因

此减少对她的钟爱。我们高声赞叹她的品质，我们还互相夸耀，仿佛那些品质是我们自己的，而对她唯一的缺点，我们明明知道，却缄口不谈，埋在我们爱情的深处。她诞生在克来德河畔：在那灰暗的天空下，黑烟缭绕，锤子打铁声轰轰地宛似雷鸣。这条鼓噪震响而阴沉黯淡的河流，产生了许多美丽的东西漂流到普天同照的阳光下，去受人们的钟爱呢。“水仙号”便是从这完美的窝儿里出来的一个。也许不如旁的许多那么完美吧，但是她既为我们所有，所以旁的自然赶不上她。我们以她自豪。在孟买时候，无知的陆上人管她叫“标致的灰色船儿”。标致！多鄙陋的褒词啊！我们知道，她是头一条下过水的壮丽的海船。我们竭力想忘却她也同许多很好的海船一样，有时难免摇摆不稳。她过于苛刻了。装货，驾驶，都得为她操心，没人确切地知道操心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够。人总是这样地欠缺无能啊！船很明智，所以有时便利用健康的恐怖训练，去校正人性的愚妄。我们对于过去的历次航海，倒也曾听说过许多凶险的故事。厨子（按资格说也是个海员，其实算不得水手）——遇到锅子滚翻这一类的灾祸，总不免心慌意乱，一边揩擦地板，一边忧郁地咕哝道：——“唉！你瞧，她干的好勾当！总有一次航海，她会把全体水手淹死的！你看她会不会呢。”茶房百忙中偷了点闲，在厨房里喘一口气，正好听到了厨子的议论，他便带有哲学意味地应声道：——“无论是谁看见了就不会再说了。我可不愿意看见啊。”我们嘲笑这些杞人忧天的想法。我们一心向着那个老头子，那时他正对她步步紧逼，叫她不得退让，得寸进尺地向着上风挣扎；同时使她扬着卷缩的帆篷，侧身向着惊涛骇浪腾跃。人们聚集在船尾，静待风浪转恶，只消甲板上来一个负责管理的长官，尖声的命令一发：——“值班的人们快准备好，”他们便可随时开

始动作：他们正这样站在那儿欣赏她的勇猛呢。他们的眼睛在风头里闪烁；他们暗黑的脸被水点溅湿了，那水点比人泪还咸还苦；长长短短的髭须湿透了，宛如纤细的海草，滴滴沥沥，挂得笔直。他们的外形怪诞得出奇；他们脚蹬高统靴，头戴盔状帽，笨重地摇晃着，庞然大物似的僵硬在闪亮的油衣里——他们这样奇怪的装束，好象寓言里的人物正准备去从事一件冒险壮举哩。每当她轻飘飘地随着一个巍然的碧浪涌起时，大家就会用手肘碰碰肋骨，满脸生辉，嘴唇轻轻地颤动说：——"这一招真机灵，"接着大家就会一致地掉过头来，带着讥讽的冷笑，凝望那受挫的浪头咆哮着滚到下风去，魔鬼般地发着狂怒，泛起雪白的泡沫。可是有时她还不够敏捷，受了沉重的打击之后，便战战兢兢地倾侧不动，于是我们捏住绳索，抬头望着透湿绷紧的窄条帆篷在高处没命地飘摇，我们心里想：——"怪不得。太可怜了！"

出孟买海湾后的第三十二天，发现了不祥的预兆。早晨，一扇厨房门被浪头砸得稀烂。我们在水花弥漫里冲进去，发现厨子浑身透湿，对这条船很是恼火：——"她一天不如一天了。她想让我淹死在自己的炉灶面前呢！"他怒火直冒。我们劝慰他，叫他平静些；木匠虽然被冲跑了两回，终于设法把门修理好了。由于这次意外事故，我们的正餐直到很晚才备齐，但是比起结果来，这还不打紧，因为脑尔士去端饭时，被一个浪头打倒了，竟把全盘饭菜泼到了海里。阿里斯笃船长，显得比一向更坚忍，嘴唇也封得更严密，一心守望着满满的中桅帆和前桅帆，至于船本身，不得不勉强承担过重的工作，我们认识她以来，这还是头一回看见她这样失魂落魄的样子，然而船长并不理会。她不肯向上浮起，只是怏怏地在浪涛里钻进钻出。接连两次，她仿佛瞎了眼或厌世起来，故意将鼻尖伸入一个大浪，让全部甲板从头到尾被扫

荡了一遍。我们大伙儿溅着水花冲前赶后，想拯救一个毫无价值的洗衣桶，那显然很恼火的水手长倒说得好：——"今儿下午船上的劳什子一样样都要滚下海去了。"庄严的辛格尔敦打破了他平素的沉默，向高处瞥了一眼，说道：——"老头子同天气在赌气呢，可是对天上的风云发脾气是没用的啊。"吉密，不消说，把他的门儿关上了。我们知道他待在小小的房舱里很干爽很舒服，我们心里明白也就罢了，偏偏傻头傻脑地一会儿觉得可乐，一会儿又觉得可恼。唐庚没羞没臊蹑手蹑脚地乱窜，心神不定，模样怪可怜的。他咕噜道：——"我披着湿破布待在外边冷得撑不住啦，那个黑鬼倒挺干燥挺舒服地坐在那边塞满衣服的箱子上；揍他这个黑鬼！"我们没理会他；我们压根儿没有把吉密和他的知心朋友放在心里。没有闲工夫去胡思乱想啊。帆篷在飞舞，听凭风浪吹打。样样东西都离根脱绊似的。我们又冷又湿，在甲板上被水冲来冲去，同时还想去修理损坏的部分。船受了剧烈的摇震，正在前后左右地颠簸，就象一件玩具拿在疯子手里一样。夕阳西沉，阴云密布，看形势似乎会下冰雹，我们于是手忙脚乱地赶紧收起了帆篷。一阵猛烈的风吹来了，挥拳也似地凶狂。好在船上帆篷落得很早，精神抖擞地承受了这阵风势：她虽不得已暂时屈服于凶暴的突袭：可是随后庄严而且倔强地动荡着浮了起来，迎着呼啸着的风暴把她的桅桁转到了上风。从头顶上黑沉沉无底的层云里，落下雪白的冰雹来，不断地倾注在她身上，打得索链托托发响，整捧整捧地溜过帆桁，满甲板来回跳跃——圆圆的闪闪的，在阴暗的混沌状态里好象下了一阵珍珠。冰雹下过了。刹那间，惨淡的太阳沿水平线放出了她最后的阴森森的光芒，射在山峰般陡峭的滚滚浪涛之间。接着茫茫的夜色急急赶来——大吼一声，把一天风暴所剩下的那凄惨遗物踩

灭了。

那天夜里，船上人可睡不成觉了。海员们一生的记忆中总有那么一两夜刮着这种登峰造极的狂风的。宇宙间似乎什么都不存在了，只剩下黑暗，叫啸，忿怒——同这条船。船在分崩离析的宇宙里好象是最后的质点，负载着罪恶贯盈的人类的备受煎熬的余孽，漂浮着经受了惩罚以后的恐怖：灾难，骚扰和痛苦。水手舱里谁都没有睡。白铁的油灯挂在一根长线上冒烟，画出一个个大圆圈；闪烁发亮的船板上是一堆堆乌黑的湿衣裳；浅浅的一摊摊水正在冲来冲去。人们穿着皮靴躺在床铺上，支着手肘，睁大了眼。一套套悬挂着的油衣飘来又荡去，生气勃勃，不肯安静，好象砍了头的海员们的幽灵不顾一切地在风暴里跳舞呢。没人说话，大家都在倾听。夜在舱外呜咽呻吟，应和着绵延响亮的颤音，仿佛遥远处敲着无数鼙鼓。尖叫声横空越过。阵阵洪大沉闷的风，吹得船儿浑身发抖，她被泼到甲板上的波涛压迫着，不住地颠簸。有些时候，她迅速地扶摇直上，仿佛要永远离开这个地球的样子，她好一阵子悬在半空，使得船上人们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末后来了一下惊人的震撼，虽说意料所及，倒也非常突兀，轰隆一响，重新推动了他们心脏的搏动。船儿每回脱离羁绊跳跃之后，王密保总要伸手展足躺得笔直，脸贴着枕头，轻轻地呻吟起来，为他苦难的世界忍受着痛苦。有时在不堪忍受的瞬间，会爆发出更凶猛可怕的吼声，船儿老侧向一边，颤抖而又静止，那静止状态比最狂烈的动荡更怕人。每当这个时间所有那些平伏着的身体就会产生一阵不安，引起一种提心吊胆的战栗。有人焦急地伸出头来，一双眼睛在摇曳四射的强烈光芒里闪烁。有几个微微动了动他们的腿，仿佛准备往外跳。但是许多人都一动不动地朝天躺在那里，一手抓住床边，眼

睁睁地凝视着上方，神经质地抽着烟，喷吐得特别快；他们凝滞在祈求和平的迫切渴望里了。

夜半时分，传来命令，说是要卷起前桅和后桅的中帆。人们花了莫大的力气，同无情的风浪作了一番肉搏苦斗，爬到高处，收下帆篷，差不多精疲力竭了才爬下来，他们默默地喘着气，忍受着海浪残暴的攻打。值班员被吩咐到下面去，他却偏不肯离开甲板，仿佛受了恶毒的暴力的蛊惑，不得不待在那儿似的：这在商船航海史上倒怕是空前的头一遭哩。每回来了阵暴风，蜷缩在一起的人们便交头接耳说道：——“没比这个刮得更厉害啦，”——但是转瞬不迭，暴风刺耳地一声长啸，戳穿了他们那欺人之谈，把他们的气息吹回了喉头。猛烈的狂风似乎劈开了浓重的黑雾；在零乱的轻云上面，能偶尔瞥见高高挂在天空的月亮，正在向后方飞奔，快得可怕，直钻到风的眼睛里去。许多人低了头，嗫嚅说，看了这情景，“把他们的胆都给吓破了。”不久工夫，乌云聚合拢来，全世界又变成一片暴怒的瞎了眼似的黑暗，呼啸之声依然不绝，咸涩涩的泡沫和雨雪不断抛向这条孤零零的船。

七点半钟左右，我们周围的漆黑一团渐渐变作惨淡的灰白色，我们知道太阳已经东升了。这不自然而带有威胁性的天光，让我们看清了彼此狂野的眼睛和皱缩的脸，从而格外加深我们心头的煎熬。天水交界线从四面八方凑近来，与船身好象只差一臂的距离。狂暴的海浪跳进这缩小的圆圈，打一下，再跳出去。腥咸沉重的雨点如同迷雾般地斜飞而下。主桅中帆不得不象蝶翼似地张开，人人带着呆呆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准备重新爬向高处；但是长官们放声叫喊，把我们往后推赶，最后我们才明白除了这次工作少不了的人以外，谁也不许爬上桅桁。因为

桅樯时刻有折断或吹下海的可能，所以我们推想船长大概是不愿意看着他的全班水手一下子都掉进海里去。那倒是很合理的。当时负责值班的人们，由克雷吞率领，开始攀着索链往上挣扎。风刮得他们贴紧了索梯；随后，风势稍稍缓和些，让他们爬上去两步；接着又蓦地一阵狂风，把络绎而上的人们完全钉在护桅索上，那种姿态同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两样。其余的值班员跳下正甲板将帆篷往上拉。人们的脑袋抵挡不住海水冲击，忽左忽右地在摆动。白克混在我们里面用浓重喉音鼓励我们，混在纠缠不清的绳索里面呼叫嬉戏，好象一只雄健的海豚。幸而风浪停息了片刻——虽然并不吉利，并不可靠——工作总算完毕了，倒也没有牺牲了谁——没人从甲板上溜出去，或者从帆桁上掉下来。一时间，风势似乎减弱了，船儿仿佛很感激我们的努力，强打起了精神，更巧妙地去应付当时的情景了。

八点钟时候，下了班的人们候着适当的机会跃过洪水泛滥的甲板奔向前去，打算歇一歇力。其余一半的水手待在船尾轮流换班，照他们的说法是为的"照料她熬过这苦难"。大副和二副恳劝船长到下面去。白克凑近他的耳畔低声说道：——"喔！现在好了……喔！……放心交给我们吧……没有事啦……她肯定挨得过去。喔！喔！"那高个青年克雷吞兴兴头头地俯望着他微笑道：——"……她决出不了岔子！去歇一会吧，先生！"船长睁着因睡眠不足而充血的眼睛，冷酷无情地看着他们。他眼眶绯红，慢慢儿使着劲不断地动着他的上下颚，仿佛正在咀嚼一块橡皮。他摇摇头。重复地说道：——"不用管我。我非得看守到底——我非得看守到底不可，"但是他同意在天窗口坐一会儿，他毫无畏缩地把他坚毅的脸朝向上风。大海唾他的脸，那泰然自若的脸不停地淌水，好象他正在哭泣的样子。在船尾楼迎风的

一边，值班的人们照看着后桅的绳索，彼此互相照看着，勉强说些鼓励劝慰的话。辛格尔敦待在舵轮旁边，高声叫道：——“你们各自当心啊！”他的声音化作警告的低语传入了他们的耳鼓。他们兀地吃了一惊。

一个泛泡飞沫的巨浪从迷雾里涌来了，狂野地咆哮着直扑船身，那猛冲急进的样子好象个疯子带了把斧头，居心叵测令人丧胆。有一两个人叫喊着爬上绳去；大多数人慌忙屏息，紧紧把稳了各自的立脚点。辛格尔敦将他两个膝头塞在舵轮壳下面，并当心地松了松舵，以防船身向前倒栽，他的眼睛却没有离开那奔腾前来的浪头。那浪头巍然高耸，临近了看去，好象一座碧绿的玻璃墙，顶上盖着白雪。船儿迎浪浮起，宛然展翅翱翔，庞大的海鸟也似地暂栖在泡沫飞溅的浪峰之上。我们还没来得及换口气，一阵猛烈的疾风便又袭来，又一个卷浪毫不容情地打在她受风的船头下面，她倾侧起来几乎就要颠覆似的，海水灌满了甲板。阿里斯笃船长跳起身来，又跌倒了；阿吉从他上面滚过去，尖声叫道：——“她要向上浮呢！”她再度向下风倾侧；下层的三眼滑车猛然浸到了水里，人们的脚从身体下面飞扬起来，悬挂在倾斜的船尾楼上乱踢乱舞。他们看得见船身侧向一边，没在水里，于是大家齐声叫道：——“船要沉了！”前面水手舱的几扇门飞开了，只见下面值班的人们扬着手臂，一个挨一个跳将出来；接着手掌和膝盖着地跌倒在甲板上，那甲板比倾斜的屋顶还要陡峭，他们便沿着高的一边爬向船尾去。下风波涛汹涌追赶着他们；他们狼狈不堪地拚命挣扎，好象是獐麂鹿兔逃避着泛滥的洪水；他们一个接一个爬上船尾楼迎风的阶梯，裸了半身，怒目睁视；刚爬到上面，他们就闭着眼二三成群地直溜到下风去，直到胸肋碰着围栏的铁柱，才兀地停住；这时他们唉声叹气，大伙

儿乱滚在一起。刚才船身向上掀动时搅起了大股的水冲向前去，把水手舱靠下风的那扇门冲开了。他们看见他们的箱笼，枕头，被褥，衣服，都从门洞里挤出来漂浮到了海上。他们挣扎着回到上风去时，一副丧魂落魄的神情。床上的草垫高高浮起，被褥摊开了忽上忽下；同时箱笼吃饱了水，倾侧得很厉害，在沉没以前宛如桅樯被摧毁的船的空壳前后猛烈颠簸；阿吉那件肥大的上衣伸直了两臂，好象一个脑袋没在水里淹死的海员浮荡着。人们尽往下溜，拚命把手指插到窄板缝里去；还有些人挤在角落里，翻动那奇大的眼睛。他们大家不断地叫喊：——“把桅樯！砍断！砍断！……”阴沉沉的暴风贴着船身上面呼呼怒吼，船身侧向一边，使得受风的桁臂指着层层乌云；同时高长的桅樯，差不多快歪到水平面了，显得无限苗条。木匠放下他手里握着的东西，滚到天窗边才被挡住，他接着向房舱门口爬去，那里放着把大斧头，正是为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预备的。正当这时，中帆下隅索裂开了，沉重的铁链的一端在高处晃荡，嘀嗒震响，撞击出来的红红火星落到了飞扬的水花之中。帆篷猛跳了一下，哗啦一声，似乎要把我们的心脏从齿缝里撕拉出去，可是一转眼间，那帆篷又变作一束急飞的布条，打起了一团团的结，沿着横桁渐渐安静了。阿里斯笃船长竭力挣扎，想要站直，把脸靠近甲板，这时甲板上的人们正吊着绳子的下端晃荡，倒好象悬崖上偷袭鸟巢的许多强盗呢。他一只脚搁在不知是谁的胸膛上；他脸色发紫；嘴唇打颤。他大声叫喊；他弯着腰嚷道：——“别！别！”白克一条腿悬空放在罗盘架上，狂吼道：——“你是说别么？别砍断么？”他发疯似地摇头。“别！别！”匍匐着的木匠从两腿间听了那声音，蓦然晕倒了，笔直躺在天窗角上。许多人声跟着叫喊：——“别！别！”于是大家一动不动。他们静待着这条船整个儿地翻

一下身把他们扔下海去；除了狂风大浪的极端可怕的吼声以外，那些人没有发出一点责难的怨声，每人都不惜牺牲还有许多年可活的生命去看“那些可恶的桅樯滚下海去”。他们大家相信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可是一个板着脸的小个子摇了摇他灰白的头，只喊了声“别！”却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他们默默地喘着气，将绳子的一头绕在胳膊下面，手握着栏杆；捏紧了螺钉环，你推我挤地爬到了可以站住脚的地方；他们用双臂撑好，或用手肘，用下巴，甚至用牙齿钩住上风头的一样东西：有几个，摔在什么地方爬不起来了，只觉得海浪高跃，打在他们背上，可是他们还挣扎着向上爬。辛格尔敦照管着舵轮。他的毛发在风头里飞舞；狂风仿佛找到了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把揪住他的胡子，来摇撼他那只老年人的头颅。他怎么也不放手，将膝头嵌在舵轮的辐射状的把柄里，好象挂在树枝上似地飞上飞下。死神似乎没等准备妥帖，便又赶忙张罗起来了。唐庚一只脚给套进了一条绳圈里，头冲下悬挂在我们下面，脸靠着甲板狂叫道：——“砍呀！砍呀！”两个汉子小心翼翼地吊下去凑到他跟前；旁人使劲拉绳子。他们把他揪上来了，推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按住他不让动。他大声咒骂船长，说些可怕而不堪入耳的话，对他挥舞拳头，用秽亵的言辞叫我们“砍呀！不要理会那杀人的傻瓜！砍呀，你们谁去！”刚才拯救他的人们有一位给了他一个反掌嘴巴；他的脑袋碰着了甲板嘭地震响，他突然变得很安静了，脸色雪白，吃力地喘着气，被打破的唇边流下了几滴鲜血。靠下风的一面，又看得见一个汉子伸手展足横在那儿，吓呆了似的。还幸亏遮水板挡住了他，没让他滚下海去。那是茶房。我们只好把他象一捆包裹似地吊到了上面，因为他受了惊，浑身麻木了。他在感觉船儿快要翻身时候从厨房里冲了出来，却不由自主地直滚

下去，手里抓着一个瓷壶。瓷壶倒没有打碎。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这瓷壶从他身边抢了过来，随后他看见它拿在我们手里，异常惊愕。"你们从哪儿拿到这东西的？"他老问我们，声音直发抖。他的衬衣吹成了碎片；裂开的衣袖好象翅膀似地拍打着，两个汉子用绳子把他系紧，他虾米似地蜷曲在这条缚着他身体的绳子下面，活象一捆水淋淋的破布。白克沿着这排人爬过去，问道：——"你们都在这儿么？"于是从头到尾将他们看一遍。有些人茫无所视地眨眼，有的人痉挛地震战；王密保的脑袋垂在胸脯上，他们都在缓慢沉重地喘气，种种姿态无不是苦痛的表示，他们被绳索擦破了皮肉，手脚把握得精疲力竭了，在角角落落里推推挤挤。他们扭动着嘴唇；每当倾侧的船身令人心泛作呕地向上浮起时，他们便张大嘴巴，好象要放声叫喊的样子。厨子抱着一根木柱，不知不觉地背诵祷辞。周围洪大可怕的喧声只消平息一会儿，便能听见那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便鞋的厨子在这风暴里祈求生命的主不要引他们走入险途。随后不久，他也沉默了。那一大群饥寒交迫的人，疲乏地等待暴死的来临，并不出一点声音；他们哑口无言，在阴郁的沉思里倾听狂风的可怕诅咒。

几个小时过去了。船身倾侧得很厉害，他们趁势可以避风。风在他们头顶上狂吹，呼呼的风声漫长而无间断；凄冷的骤雨不时落到他们平静而不安的栖处。受了这新灾祸的折磨，有人会微微扭动一对肩膀。牙齿打起战来。天色渐渐放晴，鲜艳的阳光在船身上空闪耀起来。每当澎湃的浪涛猛烈地冲击之后，生动而易逝的彩虹便显现在飞散的水花里，弓曲在漂浮的船壳上方。飓风席卷也似地吹过去了，象一把尖刀鲜明而且锋利。嘉雷夹在两个长胡子的老水手中间，被不知是谁的一条长围巾系在甲板的螺钉环上，悄悄地啜泣，被惊惶，饥寒和愁苦榨出了

几滴眼泪。他身旁一个汉子在他肋骨上捶了一拳，粗鲁地问道：——"你嘴巴怎么啦？这么好的天气也封不住你的嘴吗？小伙子。"他小心谨慎地望了望周围，慢慢脱下他的上衣，扔给了那少年。又有个汉子凑拢来，嗫嚅着说：——"这倒把你打扮得象个人样了，好小子。"他们扬起胳膊来把他夹紧。嘉雷缩起两脚，垂下眼睑。水手们发觉他们还不至于"马上就淹死"，便想法使他们的地位变舒服些，这一来引起了呻吟叹息之声。克雷吞伤了一条腿，咬紧嘴唇躺在我们里面。有几个在他属下的汉子张罗着使他舒服些。他不则一声，不瞧一眼，接连抬起两只手臂来，让张罗的人们省点劲；他那峻刻而年青的脸上，肌肉纹丝不动。他们很担心地问他：——"现在可舒服些了，先生？"他非常干脆地答道：——"这就成啦。"他是个严厉的年青职员，但是他班上的许多人常常说他们倒满喜欢他的，因为他"吆喝我们上下甲板干活的时候很带几分绅士派头哩"。旁人不懂得这种微妙的情感，敬重他只是为的他漂亮。自从船儿侧在支甲板的横梁的一端驶行以来，阿里斯笃船长是头一回低头看了看他的水手们。他差不多快站直了——一只脚抵着天窗边缘，一个膝盖衬着甲板；把斜桁支索的一头拴在他腰里，来回晃荡，凝神定睛地老盯着前方，好象正在观望一个信号的样子。他眼前这条船，半边甲板没在水下，随着滔滔巨浪忽起忽伏：巨浪从船底下翻腾涌起，在凄冷的阳光里闪烁发光。我们开始觉得她的浮力惊人——按当时的情形说。于是听见气壮的人声在叫喊：——"她不碍事了，伙计们！"白耳发狂热地嚷道：——"只要能让我抽上一管烟，我情愿出一个月的薪水呢！"有一二个人将干枯的舌头舔着咸涩的嘴唇，念念有词好象是在说"想喝口水"。厨子仿佛得了灵感，爬上去，将胸部靠着船尾楼上的水桶，朝里面望了望。桶底倒还有

点水哩。他挥着两臂大声叫喊，于是两个汉子捧着杯子开始爬前爬后递送。我们大家挨次喝了满满的一口。船长怪不耐烦地摇摇头，拒绝接受。当杯子递到嘉雷时，他旁边的一位嚷道：——“那小子睡着啦。”他睡得那么死，仿佛他服了一剂安眠药的样子。他们没去叫醒他。辛格尔敦喝水时，一手把紧舵轮，弯下了腰让他嘴唇避开风。王密保还得旁人硬推高叫，这才看见举在他面前的杯子。脑尔士可说得妙：——“这比一杯甜酒还香。”白克咕噜道：——“谢谢你哪。”克雷吞喝完了点点头。唐庚狼吞虎咽地一饮而尽，目光炯炯地瞪着杯子边。白耳发惹得我们哄然大笑，因为他用嘴做着怪相高声嚷道：——“朝那边递过去。我们这儿都是些禁酒守戒的人。”一个汉子蹲伏着重新向船长献上杯子，并对他尖声叫道：——“我们都喝过了，船长，”于是船长伸手摸着杯子，他始终望着前面，又呆呆地将杯子递还，仿佛他的目光离不得船半秒钟似的。大家脸上生了光彩。我们向厨子叫道：——“手艺真不错啊，厨师傅！”他朝着下风坐在那儿，支撑着水桶，滔滔不绝地大声回答，但是正在这时候，海浪雷鸣般轰响起来了，我们只能偶尔听得几个好象“天意”和“转世投胎”一类的字眼。他又在玩他那套讲经说法的老把戏了。我们对他打了些亲善而嘲谑的手势，他从下面擎起一只手臂，用另一只手臂握紧了一样东西，他的嘴唇闭合着；向着我们眉开眼笑，抬高了他那诚挚恳切的嗓音，低垂着他的脑袋躲避水花。

蓦地，有人嚷道：——“吉密上哪儿去了？”于是我们又吓得什么似的。在一排人的末尾，水手长嘶声叫喊：——“有谁看见他出来没有？”许多声音沮丧地惊叹道：——“他怕是淹死了吧？……不，在他的舱里呢！……老天呀！……好象一只大老鼠关进了笼子。……大概打不开门吧。……唉！船侧得太猛，水把门

关死了……可怜虫啊!……谁也帮不了他的忙。……让我们去瞧瞧他看……”“滚他的，谁能去呀?”唐庚尖声嚷。——“谁也没让你去，”他身边一个汉子咕噜道:“你是块木头。”——“怎么有可能到得他跟前呢?”有两三个汉子齐声发问。白耳发不顾一切，解开他身上的绳子，转瞬之间就溜到了下风，比电闪还来得快。我们大家提心吊胆地狂呼;可是他将两条腿伸在船沿外面，把得很稳，吼声如雷地要根绳子。我们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什么都不觉得可怕了;所以他在那儿乱踢，脸色仓皇，我们反而觉得有趣。有谁出声笑了，于是那些狼狈的野汉们，仿佛传染了大叫大笑的疯病，接二连三地哄然大笑起来，瞪着狂野的眼睛，活象一群被绑在墙上去“见鬼”的疯子。白克从罗盘架边钻了出来，把一条腿朝他伸了过去。他爬上去，带几分惊惶，说些可怕可恨的话，意思是叫我们去见鬼。“你……嗨!你这家伙，还出口伤人哪，克雷吞，”白克咕噜说。他气愤极了，讷讷地回答:——“瞧瞧他们看，先生。那些肮脏的坏蛋!一个老朋友快掉下海去了，他们还在取笑哩。他们还居然自命为人呢”。但是水手长从船尾楼陡峭的边缘叫喊道:——“来呀，”于是白耳发连忙爬到他那儿去了。五个汉子，睁大了眼挂在船尾楼的边沿，想找个最好的方法走向前去。他们似乎踌躇不决。旁的人们拴在绳索里扭动，很艰苦地转过头来，张嘴咋舌地睁大了眼。阿里斯笃船长什么都没有看见;他似乎凭借超人的集中的力量，用他的眼睛维护着这条船呢。风在阳光里呼啸;一股股浪花象柱子似地涌起;彩虹突然出现在颤震的船壳的上空，人们在彩虹光芒照耀下小心翼翼地朝前爬去，动作异常谨慎，接着隐没不见了。

波涛打在半边被淹没的甲板上。人们便在波涛上摇晃，从拴绳的木桩荡到系索的铁角。他们的脚趾在木板上摩擦沙沙作

响。一桶桶碧绿的凉水泼过舷壁，浇在他们的头顶。他们暂时挂在拉紧的双臂上，喘不过气来，闭紧眼睛——随后放脱一只手，歪倒着脑袋保持身体的平稳，想再往前去攫取一条绳索或一根木柱。那位长臂运动家，水手长，飞快地摇晃着，用坚硬如铁的拳头抓着东西，忽然断断续续地想起他"老婆"最近给他信上说的话来。小白耳发怒气冲冲地爬着。一面叽里咕噜骂着"该死的黑鬼"。王密保神色慌张，伸出了舌头；勇敢镇定的阿吉以机灵的冷静态度等待着他可以移动的机会。

到了甲板室边上，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松了手，这一跤摔得可不轻，四肢展开了直挺挺地倒在那儿，手掌贴着光滑的黄褐色硬木。他们周围，大浪的余波沸腾泛白，嗞嗞作响。所有的门，不消说，都变作平滑的活板了。头一道是厨房门。厨房占据了整个左右舷中间的部位，他们听得见里面有海水在冲击，发出了空空洞洞的震响。第二道门是木匠间。他们提起那扇门来，往下面看了看。这房间仿佛遭了地震，糜烂不堪了。里面的东西样样都滚在门对面的板壁上，吉密便待在隔壁，也不知是死是活。长凳，完成了一半的装肉箱，锯子，凿子，金属丝绞成的杆子，斧头，铁梃，乱七八糟一大堆，上面稀稀拉拉地散落了些钉子。一把尖头斧竖立着，晶亮的锋口在下面闪耀，好象险狠的恶笑。他们几个人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在那儿探视着。不料船身暗暗地起了倾侧，叫人心泛作呕，几乎将他们一伙儿送下海去了。白耳发喊了声"动手！"随即纵身跳下。阿吉很机灵地紧跟而来，抓住了那承支横梁的木板，可是连人带木都滑走了，落到了正在断裂劈啪作响的木材上好不容易才缓过气来。几乎没有一个够三个人同时移动的地方。在那日光照射，碧空映透的见方门洞里，水手长毛森森黑苍苍的脸，王密保狂野而惨白的脸，临空悬

挂——正在凝神窥探哩。

他们齐声叫喊："吉密！吉姆！"水手长在上面用一种深沉的哼声也插了一句："你……惠特！"人声暂停了一会儿，白耳发恳求似地喊道："吉密，乖乖，你还活着么？"水手长说："再来一次！大家一起喊，伙计们！"于是大家非常兴奋地齐声狂吼。白耳发用一块铁在舱壁这边冬冬地敲。一切突然平息了。只有尖叫和捶打声很清脆的继续不断——好象合唱以后的独唱。他并没有死。他在我们下面且叫且敲，那种气急慌忙的情形仿佛一个人尚未死透就被钉进了棺材。我们于是动起手来。我们奋不顾身地向着那一堆可怕可恶的东西发动了攻击，重的，尖的和粗笨难拿的种种东西。水手长爬开了，想到什么地方去找一根飘飞的绳头；王密保，被"别跳！……别上这儿来，糊涂蛋！"的喝声挡了驾，依然目光炯炯地待在我们上面——只剩了闪光的眼睛，发亮的牙齿，乱蓬蓬的头发，活象一个半痴半呆的魔怪，津津有味地看着一些遭了永劫的人们的骚扰混乱。水手长勒令我们"劳驾"，垂下一根绳子来。我们把许多东西紧紧绑到了那根绳子上，这些东西迅速旋转着吊上去，从此以后再也看不见了。扔东西下海的狂欲占据了我们整个的心。我们凶猛地从事，割破了手，彼此对答非常粗暴。吉密搅起一片叫人心慌意乱的喧嚣；他刺耳地尖叫，也不换一换气，好象个受苦刑的老娘儿们，他拳打脚踢，乒乓价响。他那惨恻的恐怖如此暴烈地绞榨我们的心脏，我们恨不得丢下他来，逃出那井一般深沉和树一般飘摇的地方，逃出他听闻能及的范围，重新回到船尾楼去，待在那儿我们好保持极端的安宁，无可无不可地等候死神的来临。我们高声叫他"看在上帝面上，闭上嘴吧"。可是他更加高声地呼号。他一定以为我们听不见他哩。也许他的喧闹连他自己也听不大真

切吧。我们想象他大概蜷缩在上铺的边沿，在黑暗里挥舞着两个拳头捶打木板，嘴张得很大，为的是便于那样不断地叫喊。那真是难捱的瞬息啊。一朵掠过太阳的乌云使门道顿时变暗了，带来了几分恫吓的意味。船身每回的动荡都是苦痛的渊源。我们四下里乱爬，连喘气的地方也没有了，只觉得心泛作呕，难受得可怕。水手头儿对在下面的我们喊道：——"劳驾帮一下忙！劳驾帮一下忙！你们再慢一点，要不我们俩马上就要打这儿冲跑了！"接连三回，大浪跳过高高的船边，把整桶的水直泼上我们头顶。吉密被这次袭击吓怔了，暂时停了停他的喧闹——许是等待船身沉没吧——然后他又重新开始了，声音高大凄切，仿佛这阵恐怖给他增添了新的活力。地上铺着一层钉子，有好几英寸厚：煞是可怕。世界上无论什么钉子，要不是牢钉在什么地方，似乎都跑到这木匠间里来了。各式各样的钉子，七次航海存货的剩余，都摊在那里。白铁包的平头钉；针一般尖的铜钉；抽水筒上用的钉，头特别大，俨似细致的铁菌；无头钉（最可怕）；又光又细的法国钉。这许多钉砌成厚实的一大堆，比一个刺猬更挨碰不得。我们踌躇不决，急于想找把铲子，可是吉密就在我们下面叫啸，好象他给剥了皮的样子。我们呻吟着把手指插下去，受了重伤，只要挥挥手，就有一颗颗钉子和一滴滴的鲜血洒落下来。我们把帽子装满了各种钉子递给了水手长，他仿佛是举行一桩神秘的媾和仪式，全给撒到狂暴的大海上去了。

我们终于来到船舱隔壁了。舱壁木板很坚厚。"水仙号"是一条工精活细，绝无破绽的船儿。没有哪一条船的舱壁有过这样坚厚的木板——我们想——随后我们发觉我们仓卒之际竟把木匠的工具完全扔下海去了。荒唐的小白耳发想用他身体的重量压倒这座板壁，象一只南非羚羊似地提着两脚直跳起

来，同时还诅咒克来德河畔造船匠干活太认真。他信口谩骂整个苏格兰，谩骂地球上其余的地方，谩骂海洋——谩骂他所有的伙伴们。当他脚跟着地，沉重地降落时，他发誓说他无论如何再也不同"脑筋简单，手脚不分的"傻瓜来往了。他乒乒乓乓地捶播，简直要吓跑吉密最后所剩的一点神志了。我们听得见我们忧愁烦恼的对象在板壁下面窜来窜去。后来他嗓子变哑了，只能啾啾地哀叫。他的背，要不就是他的头，在板壁上摩擦，有时靠在这儿，有时又靠在那儿，令人捉摸不定。他一面闪避那目不能见的打击，一面唧唧地尖叫。这可比他的咆哮更觉凄惨可怕。阿吉突然拿出一根铁杆来。这是他原先留下的；另外还有一把小小的手斧。我们大喜过望大声欢呼起来。他猛地砸了一下，细碎的木片便飞散在我们眼前。水手长从上面嚷道：——"当心！那儿得当心！可别打死了那家伙。手脚放轻点！"王密保奋激欲狂低垂着头，拚命地催促我们：——"嘀！打死他！嘀！嘀！"我们深怕他钻进我们里面来误伤了谁的性命，便连忙请求水手长"把那该死的芬兰人撵出去"。于是我们大家一起对着下面板壁狂叫：——"别站在下面！往前去！"说完了侧耳倾听。我们只听见头顶上呜咽低抑的风声，混杂着澎湃与窸窣的涛声。船儿仿佛被绝望的情绪压倒了，毫无生气地震荡摇摆，我们的脑袋只好随着那不自然的运动浮沉起伏。白耳发说道：——"为了上帝的爱，吉密，你到底是在哪儿呀？……敲敲看！亲爱的吉密！……敲敲看！你该死的黑畜生！敲敲看！"他静寂得跟坟墓里的死人一样；我们这些人也好象站在一座坟墓上面，险些儿掉眼泪——可是不免带点烦躁，又紧张又疲乏；我们恨不得撒手走开，到什么地方去躺下来休息，为的是能看清我们的危险和维持我们的呼吸。阿吉叫道：——"让开些地方给我！"我们蜷缩在他背后，小

心地保护我们的脑袋，他便在木板接榫处砸了一下又一下。板壁轧轧作响开裂了。突然间，半段铁杆插进了一个碎裂的长方形窟窿。只差半英寸，才没打中吉密的脑袋。阿吉连忙抽回铁杆，那可怕的黑奴奔到窟窿跟前，凑上他的嘴唇，低低地说"救命啊"，声音细微得快灭绝了；他把脑袋往窟窿里送，拼命想从那一英寸宽三英寸长的裂口钻出来。我们正慌乱得没有头绪，见了他这不可思议的行动，简直吓呆了。要赶他走开似乎是不可能的。终于连阿吉也保不住他心境的平静了。"你要是再不滚开，我就用铁杆捅你脑袋了，"他以毅然决然的声音叫喊。他怎么说，就打算怎么干，他那迫切的态度似乎给了吉密一点影响。他突然隐没了，我们于是对板壁下动员令，连撬带扯，那种欲得而甘心的情景就象人们攻击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心想撕碎他的肢体呢。木板破碎得五花八门，轧轧地响，终于倒塌了。白耳发把脑袋和肩膀向前冲，往下直钻，恶狠狠地四面摸索。"我捉住他了！捉住他了，"他叫喊。"喔！喂呀！……他溜啦；我捉住他了！……快拉我的腿！……快拉呀！"王密保也不住嘴地叫喊。水手长大声发号施令：——"揪住他的头发，白耳发；一直往上拉，你们俩！……使劲拉呀！"我们便使劲拉。我们猛然一把拖出白耳发来，怪厌烦地把他丢在地上。他脸色紫涨着坐在那儿，绝望地呜咽道：——"叫我哪儿揪得住他又短又软的瘟毛呢？"蓦地，吉密的脑袋和肩膀又出现了。他中途卡住了，翻着滚圆的眼睛将口沫唾在我们脚下。我们野蛮而且性急地向他扑去，扯掉了他背上的衬衣，使劲拉着他的耳朵，俯临着对他喘气；转瞬间，他跑到我们手里来了，仿佛谁已经放掉了他的两条腿。接着我们又以同样的动作，没有稍停一停，便把他扔到了上面。他的呼吸发出尖厉的吹啸声，他乱踢我们仰着的脸，握紧了他头顶上的两只手臂，一曲一扭地扶摇而

上，轻飘得好象个灌满的气泡，简直要从我们手里逃逸的样子。我们汗流如注地拥上绳索，来到凄冷的风口，气急得好象浸没在冰水里一样。我们脸上发烧，身上打战，寒冷直透骨髓。那时我们觉得，以前似乎从不曾有过这样猛烈的风，这样疯狂的海，这样残酷不仁而含讥带嘲的阳光，这样绝望而怕人的船儿所处的地位。她每回的动荡好似凶恶的预兆，暗示她的苦难行将结束，而我们的苦难即将开始。我们蹒跚地离开舱门，突然船身倾侧了一下，我们吃惊地跌倒了，滚作了一团。我们觉得甲板室边上似乎比玻璃还光，比冰还滑。没有一样能凭倚的东西，只有一个长长的铜钩子，那是用来勾带那扇敞开的门儿的。王密保便拉紧那钩子，我们再拉紧王密保，怎么也不让吉密溜脱。他现在已经完全软化了。似乎连握拳头的气力都没有了。我们忘却了恐怖，怎么也不肯抛弃他。我们倒并不害怕王密保会松手(我们记得这蛮子的力气比船上无论哪三个人加起来都强)，我们担心的是钩子不争气，并且我们也相信船儿已经打定最后的主意要翻个身哩。可是她还不就翻身。一个大浪掠过我们头顶。水手头儿结结巴巴在嚷：——"往上去。这会儿风浪平了。你们赶紧上船尾去，否则我们都要在这儿送命啦。"我们围绕着吉密站起身来。我们恳求他要把稳，至少别放松。他睁了鼓胀的眼睛，鱼儿似地不则一声，所有的硬劲都给赶跑了。他不肯站稳；他甚至于不肯揪住我们的颈脖；他成了一块冰凉的黑皮，松松地填满了柔软的棉绒；他的两臂两腿无力地摇荡着，好象脱了关节；他的头滚来滚去；下唇低垂，又大又重。我们紧紧地围护他，厌烦而又沮丧；我们混作一团，东倒西歪，替他遮蔽风浪；我们已濒于永恒的边涯，大家一起踉跄逡巡，做些遮掩和荒谬的姿势，就好象一群醉汉手足无措地受困于一个偷来的尸体。

总不能就这样罢手。我们还得送他到船尾去。一根绳子松松地系在他两个膈肢窝下面；我们不顾死活地伸手攀缘，把他挂在前桅帆下隅索的铁角上。他不发一声；他那可怜又可笑的样子活象个木屑掉得半空的洋娃娃；我们沿着正甲板上侧开始了紧急危险的旅程，谨慎地拖走了那怪寒伧，怪瘦弱，怪讨厌的累赘东西。他并不很沉，可是假使他有一吨重的话，搬弄起来也不见得有那么不灵便。我们不说虚话，是一手换一手递他过去的。有时我们还得找个就近的绳把他拴挂起来，换一口气，重新排好队伍。拴钉要是断了，他就会掉下海洋，救也无从救起的，那他只好凭他自己的造化了；待了片刻，他显然对他的危机恍然大悟了，便微微呻吟，使大劲轻轻捣了几声鬼。我们急切地侧耳倾听。他责备我们太马虎，让他冒这样的危险："你瞧，我自己离开那儿之后，"他软弱无力地吐出这句话来。"那儿"是指他的房舱。他居然是自己离开的呢。显然没有我们的功劳哪！……不在乎。……我们还是干我们的，让他碰他自己的造化去，只因为我们再无旁的好办法：虽则那时我们比过去更恨他——比恨天下无论什么东西都厉害——然而我们并不愿意抛弃他。我们始终在救护他；如今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同海洋打交道。我们丝毫没有遗弃他的意思。假使我们（打个过分的譬喻）为一只空桶而经历了类似的艰苦困难，那么我们一定会把桶看得跟吉密一样的宝贵。事实上却更宝贵，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恨桶。而我们恨吉姆斯·惠特。是因为我们老去不掉怀里的鬼胎，以为这个怕人的黑汉是假病，毫无心肝地装病躲懒，不顾我们的辛苦，我们的鄙夷和我们的能耐——现在依然是装病躲懒，不顾我们的忠诚，——不顾死活。我们因憎恶他那毫无丈夫气的诳骗，唤起了模糊而不全的道德观念。他却以惊人的丈夫气概坚持他这种行

为。不！这是不可能的。他正陷于极端的苦难哩。他觉得那富于挑拨性而不可抗争的死神老待在他身边，结果自然只有酿成他这种怪僻的脾气。同这样的一个专横朋友朝夕相处，无论谁都会生气的。可是那时我们尽想这些念头，算得是什么一种人呢？愤恨与疑惑在我们心里角斗，把我们最微妙的一部分感情蹂躏糟蹋。我们因为怀有鬼胎所以憎恨他；我们因为疑惑所以讨厌他。我们瞧不起他，因为他连累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怜悯他，也不能损害我们的尊严。因此我们尽管恨他，还照样谨慎行事，一手接一手地递送他。我们嚷道，"接好他没有？"——"行。没有错儿。放手吧。"他荡秋千似地从一个仇敌转换到又一个仇敌的手里，比一个长圆形的旧枕垫不见得有更多的生气。他的眼睛在黑脸上形成了两条狭窄的白缝。空气逸出他的嘴唇发出风箱似的声响。我们终于来到了船尾楼的扶梯——这是个比较安全的地点，我们便停下休息片刻，精疲力竭地挤作一堆。他喃喃地说起话来，我们总是那么急切得不可救药地想听他到底有什么话可说。这回他使着性子咕噜道："难为你们倒费了点工夫来找我。我还以为你们这一群体面小伙子已经冲下海去啦。什么东西挡住你们的？唏？害不害怕？"我们没有回话。我们叹息着重新动手拖他上去。我们心里隐隐含有一种热狂的愿望，想不客气地挥拳乱捶他的脑袋；同时我们却这般温柔地搬弄他，简直当他是玻璃做的呢。……

我们回到了船尾楼，这光景就象流浪汉多年漂泊之后回到了历尽沧桑的人群里。他们的眼睛在眼窝里慢慢地转动，向我们瞥视。还听见幽幽的低语，"你们到底捉住他了么？"许多熟识的脸显得生疏而又亲切；显得憔悴而又肮脏；表情是疲惫与热切的混合。他们在我们离别的期间似乎消瘦了许多，仿佛这些人一

向都处于挨饿挨冻，沦落见弃，束手无策的境地。船长手腕上挽了圈绳子，蹲在膝头上，露着冷冰冰的脸色前摇后摆；可是他仍以灵活的眼睛掌管着这条船儿，并不理会旁人，仿佛沉溺在那超越人间的努力里了。我们将吉姆斯·惠特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白克爬过来帮了一下忙。克雷吞朝天仰躺在那儿，脸色很苍白，喃喃说道，"干得不错啊，"鄙夷不屑似地向我们和吉密和天空瞥了一眼，于是慢慢阖上他的眼睑。周围偶尔有人微微地动弹，但是大半的人依然漠不动情，只不过显得有点坐卧局促，他们嘴里叽叽咕咕，身上阵阵寒战。太阳渐渐西沉了。好个庞大的太阳，红红的，没有云翳，低低歪斜着好象正在弯腰仔细观察他们的脸呢。呜呜的风呼啸着横过漫长的太阳光芒，那光芒鲜明凄冷，直射着睁大的眼睛里膨大的瞳孔，却没有使瞳孔闪霎。粘成团团的头发和缠结的胡须沾了海水的盐分变灰白了。人人脸色似土，眼睛下面的黑斑延长到耳根，模糊地消失在凹陷的双颊的低洼里。嘴唇青紫而且脆薄，拨动起来很费劲，好象已经胶粘在牙齿上了。有些人对着日光凄然冷笑，打着寒噤。还有些人愁闷而无动静。嘉雷突然发觉自己因年轻而被人撇在一边，颇为扫兴，射出凶狠的目光来。两位没有胡须的挪威人宛如衰弱的小孩，呆呆地睁了眼看着。靠下风的一面，沿着水天交界线，黑浪向着红光四射的太阳涌起。太阳慢慢低沉，浑圆而且鲜艳，浪花便冲刷着辉明的圆球的边缘。挪威人中的一个似乎忽然望见了这幅夕照风景，猛然吃了一惊，开口说起话来。他的语音惊动了旁的人们，使他们也不能保持安静了。他们动了动他们僵硬的头，或者很费劲地掉转来看他，带点惊奇，带点恐怖，或者保持着严肃的沉默。他摇头摆脑的对落日絮絮诉说，此时滚滚的巨浪开始掠过那绯红的圆盘；在一片辽阔汹涌的水面上，高浪的阴影挟着黑

暗狂奔而来，扫过人们的颜面。一个顶似鸡冠的卷浪发着洪亮的吼声冲散了，太阳也隐没了，仿佛被扑灭了似的。那絮絮的话声起了顿挫，随着光明消逝了。接着是喟然的叹息。海浪冲散的碎声过去之后突然平静了片刻，有个汉子懒洋洋地说道，"那个北方佬发疯啦。"一个海员腰际缚了根绳子，用一只摊开的手的指节弹叩甲板，连珠也似地响个不休。暮色渐浓的黯淡里，看见船尾上一个庞大的人体在浮动，撑着四肢开始匍匐向前，动作宛如一头小心翼翼的大野兽。那是白克打这排人旁边经过。他对谁都要哼两下来鼓舞一下，他摸摸人们的绳结。有些人眯起了眼睛，张大了嘴直喘气，好象受不了闷热似的；还有些人扬着睡梦未醒的声音，机械地回答他道，"呃！呃！先生！"他爬过了一个又一个，咕噜道，"喔！……还得叫他渡过这重难关哪；"忽然他不知怎么的拉响了喉咙气愤地责骂起脑尔士来了，因为脑尔士把临时安装起来的绞轳滑索割掉了一长段。"喔！——不害臊——这绞轳是临时装上的——你连这点头脑都没有！喔！——还算是个能干海员哩！"那瘸子懊丧极了。他喃喃地说，"找根绳子给我绑在身上吧，先生。"——"喔！绳子——给你绑在身上。你是打杂的还是当水手的——什么？喔！——也许马上就得用着那绞轳了——喔！比起你这个一瘸一拐的瘟尸来它对船的用处倒还大些哩。喔！——可别扔掉啊！你已经使了，可别扔掉啊。"他慢慢地爬走了，一面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连小孩子都不如"。这场吵架倒起了松弛一下神经的作用。有人低声喝起彩来："啊哈……啊哈。"……那些打盹硬熬着的人们惊惶失措地断续问道，"怎么啦？……什么事呀？"回答来得意外地高兴："大副不知怎么了，为了那瘸子什么都不顾了。""不！"……"他干下了什么啦？"有人竟格格地笑起来。这好象给了他们一线希望，使他们

想起了往日的太平日子。吓得目瞪口呆的唐庚忽然苏醒了，嚷了起来：——“你们听，他们对我们就是用这种口气讲话的。你们干吗不揍他——你们谁都可以揍他呀？揍他。揍他呀！大副对我们好不威风。我们跟他一样是人呀！我们现在快下地狱了。过去我们在这条瘟船上挨饿，现在还给那些黑心的强盗快逼上死路了。揍他！”他在渐渐深沉的朦胧暮色里尖叫，他呜咽泣诉，嚷道：——“揍他呀！揍他呀！”他因自己生活的权利受到忽视而感到愤怒和恐怖，这比含有威胁意味的夜影还要折磨人，还要搅乱人心。夜影在不断呼呼怒号的狂风里步步紧逼。船尾上传来白克的声音：——“你们谁去止住他？——难道非得我去不行？”“住嘴。”……“别闹！”几个烦躁的冷得发抖的不同人声这样乱嚷嚷。——“我马上就来赏你一个耳光啦，”一位隐匿不见的海员扬着疲倦的调子说，“我想叫大副省点儿麻烦呢。”他不再噜苏了，默不作声失望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繁星走出了暗黛色的天空，闪烁在墨黑的海面上；海面点缀着泡沫，浑沌黑暗的波涛里产生了耀眼的转瞬即逝的惨淡白光，同星空互相映衬。星斗远远地藏在永恒的静谧里，放射出严峻的寒光，照临着鼎沸的地球；她们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这条被征服遭苦难的船儿；她们比一群征服者的眼睛还要残酷不仁，同人类的内心一样地无法接近。

冰冷的南风在阴沉而灿烂的天穹下呼啸雀跃。暴烈难当的寒气侵人肌肤教人不住地打颤，浑身骨节都快碎散了。短促的呻吟刚到僵硬的嘴唇边就被吹跑了，没有谁能听见。有些人咕噜着抱怨，说他们腰部以下完全麻木了；同时有些人闭了眼睛，心里还以为胸口放了块冰呢。旁的人们，又固执又疲乏，软绵无力地用手敲弹着甲板，手指却感不到一点痛苦，这可叫他们愕然了。王密保茫然地睁了眼看，恍似作梦。两个斯堪的纳维亚人

老是从格格打战的齿缝里喃喃地发着毫无意义的低语。几个消瘦的苏格兰人勉强使劲，硬叫他们的下颚不动。几个西部人躺在那儿，又大又笨，满怀的忧郁无可排遣。有一个汉子不是打哈欠便是赌咒发誓。又一个汉子呼吸起来喉头咯咯作响。两个上了年纪共过患难的水手，并肩挨着，凄清地低声谈论他们俩都认识的一位妇人，桑德兰一家公寓的老板娘。他们赞扬她的慈悲和宽厚；他们又谈论楼下厨房里的牛腱子和旺火。字音幽幽地在他们嘴唇上凋萎了，终于化为轻微的叹息。突然有个人声向着冷冷的夜空叫道，“老天呀！”并没有谁移动，更没有谁注意那声叫喊。只有一二个人做着莫名其妙的重复动作，用手抹了抹脸，但是大多数的人依然不动一动。他们身体麻木僵硬，离奇而生动的梦境却潮水般地袭来又匆匆而去，使他们倦怠到了极点。他们不时很突兀很骇人地叫喊一声，仿佛是回答一种虚幻离奇的招呼；随后又沉默了，脑海里浮沉着熟人的面貌和熟悉的事物。他们想起那些遗忘了的船友们的神色，听见许多早已死去的船长们的声音。他们又记起煤气灯照得通亮的街道的嘈杂，酒馆里蒸气弥漫的闷热，以及海上风平浪静时灼热的太阳。

白克离开他不安全的地域，沿船尾楼两步一停三步一歇地爬过去。在黑暗里撑着四肢，他俨然象个食肉兽在死尸堆里秘密逡巡哩。到了陡峭的边界，他倚靠在一根柱子的上风，看望下面的正甲板。他觉得船似乎有站直一点的趋势。风稍许缓和些了，他想，但是海浪依然涌得那么高。波涛不怀好意似地泛泡起沫，甲板靠下风的一边浸没在咝咝作响的一片雪白里，仿佛浸没在沸滚的牛奶里一般，同时绳索带着深沉颤震的调子不绝如缕地歌唱，而船身每次向上动荡时，狂风便在桅桁里劲吹，发出拖长的噪音。白克兀然不动地观望着。他身旁一个汉子开始拨

动嘴唇，发出啵啵的响声，又突兀又响亮，仿佛冷气暴烈地戳破了他的身子。他继续吹弄：——“吧—吧—吧—啵—啵—吧—吧。”——“别那样！”白克在黑暗里一面摸索一面叫了起来。“别这样！”他顺手摸到一条腿，揪住了连连推摇。——“怎么回事啊，先生？”白耳发喊了起来，声音就象睡梦中被人突然惊醒似的；“我们正在这儿照料那个吉密哩。”——“是你么？喔！那就别瞎嚷嚷啦。你身边那个人是谁？”——“是我——水手长，先生，”那西部人哼哼地说；“我们想拯救那个可怜虫的性命哩。”——“呃，呃！”白克说，“你轻一点儿不好么？”——“他要我们把他举起来放在围栏上呢，”水手长怪烦躁地接着说，“说他蒙在我们短褂下面透不了气啦。”——“我们要是把他举起来，定会把他掉下海去的，”另一个声音说，“我们的手冻麻了。”——“我不管。我闷死了！”吉姆斯·惠特叫道。音调很清晰。“噢，使不得，我的孩子啊，”水手长说，什么都不顾了，“今晚天气这样好，我们大家没有死以前，你可别死啊。”——“比这情形更糟的还多的是，”白克很兴头地说。——“这可不是小孩子玩把戏啊，先生！”水手长回答。“在我们后边的几位可真有点儿糟糕呢。”——“要是早把这些瘟杆子砍掉了的话，她现在也许跟旁的体面船一样，浮动起来会灵便多了，让我们大家也好再碰碰运气，”不知是谁叹了口气这样说。——“老头子不许啊……他才真替我们操心呢，”又有谁喊喊喳喳地说。——“替你们操心！”白克愤愤地嚷。“他为什么要替你们操心？难道你们是一群乘船的娘儿们还得旁人去操心么？我们在这儿是为这条船操心——你们连这点儿都不明白。喔！……你们做了些什么漂亮事，配叫旁人替你们操心？喔！……你们简直是吹了一点风就忍不住要大呼小叫了。”——“喂，先生。我们还不至于这样泄气呢，”白耳发抗议说，声音因战栗而发抖；“我

们还不至于……啵……”——“又来了，”大副高声呼喊，想揪住那阴影般的身体；“又来了！……呃，你只穿了件衬衣！你干什么来啦？”——“我把我的雨衣和短衣都盖在那个半死的海（黑）鬼身上了——他还说他闷呢，”白耳发抱怨说。——“我要不是半死的话，你也不会叫我黑鬼了。你这爱尔兰的要饭鬼！”吉姆斯·惠特大发雷霆地使劲说。——“你……啵……你就是一点儿毛病没有，你也决不会变白的……我非得揍你一顿不可……啵……等天气好了……啵……我把一只手反绑在背后……啵……”——“我不需要你的那些破布啊——我需要空气，”那一位软弱无力地喘气说，仿佛突然萎顿下来了。

浪花嘶嘶淅淅地扫过去了。人们在平静的麻痹状态里被争嚷的声音所搅扰，呻吟叹息，低声咒骂。白克朝下风稍微爬近了些，那儿隐约显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水桶，紧挨着还有一样白色的东西。“是你么？包特莫！”白克问。他不得不重复问了两遍，然后那个厨子才轻轻地咳着嗽掉转头来。——“是，先生。我心里正在祈祷，希望早点儿解脱呢；因为我是预备上帝一招就去的。……我——”——“喂，厨子，”白克抢着说，“人们快冻坏了。”——“冻！”厨子凄然说；“他们这就快够温暖的。”——“什么？”白克问，沿着甲板眺望那一片渺茫的翻腾的海水。——“他们是一伙坏蛋，”厨子继续说，很庄严，但是声音摇曳不稳，“跟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任何一条船上的家伙们一样坏。现在呢，我……”他发着抖，话也说不连贯了；他所处的是毫无遮避的地位，穿的是一件布衬衣，一条薄裤子，膝盖放在鼻头下面，他就这样颤抖着任凭刺骨的咸水滴敲打；听他的声音似乎疲乏极了。“现在呢，我——无论什么时候……我的大小子，白克先生呀……一个挺机伶的男孩……这次航海出发以前，岸上待的最

后一个礼拜天，他不肯上教堂去，先生。我说，‘你去替你自己赎下罪，你不去的道理可瞒不过我的！’他却干了什么好事？……池塘，白克先生——掉下池塘去了，身上穿的是他最漂亮的衣裳，先生！……意外的不测？……‘什么也救不了你啦，尽管你是个刮刮叫的学者！’我说。……意外的不测！……我鞭打他，先生，一直鞭打到抬不动胳膊。……”他的声音发抖停住了。“我鞭打他！”他重复说，牙齿轧轧地打战；过了片刻，又发出一种悲凉的声音，半似呻吟，半似打鼾。白克摇了摇他的肩膀。“喂！厨子！打起精神来，包特莫！告诉我——厨房水柜还有没有淡水了？我觉得船没有刚才侧得那么厉害啦；我要到前面去。让他们喝点水也是好的。喂！留神！留神！”厨子努力挣扎。——“你可别去，先生——你可别去！”他开始向上风爬。“厨房！……是我的事！”他嚷道。——“厨子快发疯了！”好几个声音一起说。他咆哮道：——“我发疯？我随时随地死都不怕，比你们哪一位都更有思想准备，连长官也在内——哪！她浮一天，我就要当一天厨子！我替你们煮咖啡去。”——“厨子，你真是个正人君子啊！”白耳发叫道。但是厨子早已走过上风的扶梯了。他又站定了一会儿，回过头来对船尾楼喊道，——“她浮一天，我就要当一天厨子哩！”接着消失不见了，仿佛滚到海里去了。听见他说这话的人们高呼着欢送他，那欢呼声宛似生了病的孩子们的哀号。过了一个多钟头以后，有人清清楚楚地说：“他一去就回不来啦。”——“倒也许，”水手长表示同意；“就是风平浪静时候，他来回走甲板也比一条初次航海的乳牛好不了多少。我们该去瞧瞧了。”可谁也没动一动。时光在黑暗里慢悠悠地挨过了一个又一个钟头，白克沿船尾楼已经爬了好几个来回。有些人恍惚依稀听见他同船长低声交谈了几句，但是那时节任何实际

的东西远比不上记忆里的来得活现生动，所以他们不敢断定这低声细语到底是现在呢，还是许多年以前听见的。他们也并不想去打听。捣一句半句鬼话，并算不了回事。太冷了，打不动好奇心；也引不起什么希望。他们的精神专注于求生的欲望，再拨不出一点余暇，再想不了旁的心思。他们就靠了这种对生命欲望才保持了一点生气，才能面对严酷的永不退让的风寒而毫不动容坚韧不拔；与此同时幽暗的穹窿似的星空在船身上方慢慢地回转。那船儿负载着他们的忍耐和苦难，漂浮过了大海的狂暴和寂寥。

他们挤在一起挨得紧紧的，心里反而觉得异常孤独。耳畔老听得高声的喧嚣，又经过漫长的时间，保持着深深的沉默，忍受着生存的痛苦。黑夜里，他们看见了阳光，感到了温暖，可是又蓦然吃一惊似地想道：这冰冷的世界再也不会有太阳上升了。有些人听见了笑声，或侧耳谛听了一支支歌曲；还有些人靠近船尾楼的尽头，听见了响亮的人声尖叫，他们睁开了眼睛，这声音依然能够听见，虽则隐隐约约，而且很遥远。他们不禁愕然了。水手长说：——“呃，我想这大概是厨子在前面大声嚷嚷吧。”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说话，辨不清自己的嗓音了。过了好久，紧靠在他身边的那个汉子才有了一点生命的迹象。他把另一个邻近的人狠命拧了一把，说道：——“厨子在叫喊哩！”许多人莫名其妙，旁的人毫不理会；更近后梢的那些人多半不大相信。可是水手长和另一个汉子竟有勇气爬到前面去看个究竟。他们似乎去了好几个钟头，很快就被遗忘了。突然，那些早已心灰意懒，听天由命的人们，似乎一下子被一种想去伤害旁人的狂欲所侵袭。他们捏紧拳头互相殴打起来。暗头里只消近旁碰着样软东西，他们的拳头就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激奋地窃窃耳语，可是比放

声呼号使劲更大！——"他们哪儿来的热咖啡。……水手长刚喝过呢。……""不见得！……哪儿呀？"……"拿来了！这是厨子煮的。"吉姆斯·惠特呻吟叹息。唐庚不怀好意地连爬带抢，也不理会他踢在什么地方，心里很焦急，唯恐被长官们喝去了。咖啡盛在一个罐里，他们轮流地喝。火热滚烫的，说来难信，把贪馋的上下颚也烫起泡来了。人们同罐儿握别时，叹息道：——"亏他怎么做得出来的。"有人软弱无力地喊道：——"你本领真大啊，大师傅！"

他竟神差鬼使似地把咖啡煮好了。打这以后，阿吉总向人说，这件事倒"有点神秘味儿"。我们诧异了许多天；直到航海终了，这件事还是趣味无穷的话题。天气好的时候，我们问厨子。当他看见他的火炉"颠倒竖起来的时候"，心里究竟作何感想？东北贸易风泱泱地吹着我们前进，每到了晴明的黄昏时分，我们常问：他是不是还得头冲下倒栽着去安排一切呢？我们暗示说，他大概是把揉面板当作木筏，满舒服地蹲在上面拨弄火炉的；我们竭力利用巧妙而优雅的讽刺去掩饰我们的钦佩。他硬不承认，怪我们轻佻，神情庄严而活跃地宣称说：为要拯救我们邪恶的生命，他自己受到了上帝特殊的怜悯。原则上他自然很对；但是他犯不着为这点子事便煞有介事啊——他犯不着老提醒旁人说，要不是他，有功而无疵的他，在那儿承受神明的灵感和力量，去担当这桩善心的工作——要不是他这样，我们可难捱了。假使他是靠他的粗鲁或敏捷救活了我们，我们最后也会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个事实；可是单单对于一个人的德性和圣洁感激不尽，别说我们，就是世界上无论哪一帮人，都是难以办到的。同许多仁慈的恩人们一样，这厨子自以为了不起，结果反而招致了他人的不敬。然而我们也没有忘恩负义。他依然很激昂慷慨。他的

名言——他生命所寄托的那句名言——变成人人口头座右铭，好象这是某个征服者或圣贤所说的一样。往后，每逢我们有谁被一桩工作所困扰想撒手不干还在踌躇时，总要用这句话，表示自己不屈不挠，非获得最后胜利不可的决心：——“她浮一天，我就要当一天厨子！”

热咖啡给我们增添了新的活力，这才挨过了黎明以前怪凄冷的几个钟头。临近水平面的低空，泛起了绚丽的粉红和淡黄颜色，好象珍奇的贝壳的里面。较高处，闪耀着珠光宝气的天空里，出现了一朵小小的乌云，仿佛是暗夜遗忘的残片，镶嵌在闪烁的金边里。丝丝的光芒在浪尖跳跃。人们的眼睛转移到了东方。日光沐浴着他们疲乏的颜面。他们尽情地沉溺在疲倦的情调里，好象把他们的工作永远抛弃了。辛格尔敦的黑色雨衣上，晾干了的盐粉白霜也似地闪闪发亮。他紧紧把握着舵轮，呆瞪着毫无生气的眼睛。阿里斯笃船长，眼睛一眨也不眨，面对着初升的旭日。嘴唇动了起来，二十四个钟头以来头一次张开了嘴，他用饱满坚定的嗓音叫道，“把船头掉到下风去！”

那犀利的命令口气将这些处于麻痹状态的汉子统统惊醒了，好象猛抽了他们一鞭子似的。可是他们仍一动不动地躺在原处，有几位受了习惯的驱使，把这道命令背诵了一下，话声低微到几乎听不见。阿里斯笃船长向他的水手班子扫视了一眼，只见有好几位正在用手指乱抓瞎摸，茫无目的似地，勉强松动了一下身体。他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把船头掉到下风去。喂，白克，叫他们这就动手。他们是怎么搞的？”——“把船头掉到下风去。你们那儿听见没有？——把船头掉到下风去！”水手长突然雷鸣也似地叫起来。他的声音似乎震破了死一般迷离恍惚的状态。人们开始活动和爬走了。——“我叫你们把前中桅的支索

帆赶紧张起来呀，”船长声音很高地嚷着："要是你们立直了拉不动的话，你们就得躺下去拉——别误事啊。劳驾动手！”——“来呀！让我们露一手给老姑娘看看。”水手长催促着。——“呃！呃！把船头掉到下风去！”许多震颤的人声这样呼号着。水手们面有难色正准备走向前去，白克咕噜着挤到前面，匍匐着领起路来，他们便跟在他后面爬过船尾楼的边界。旁的人躺着不动，心里却萌发了一种卑鄙的希望——但愿平安无事地直躺到他们得救或淹死的时候。

过了些时候，可以望见他们出现在最前面的船头楼顶上，一个挨着一个，一副坐立都不稳的样子；他们抓紧了栏杆，从几只锚上爬了过去，有的抱住了绞车的连杆；有的挽住了前部的绞盘。他们莫名其妙地兴奋地忙乱着，挥舞着手臂，屈膝跪着，一会儿平躺下去，一会儿摇晃着站起来。好象在想方设法要摔下海去。蓦地，一张小小的白帆在他们中间飘舞起来，愈变愈大，迎风招展。狭窄的帆顶一跳一纵地向上升——终于张成了一个三角形，固定在太阳光里了。——“他们成功了！”船尾上有几个人嚷起来了。阿里斯笃船长放掉他手腕上的绳子，头朝前一直冲到了下风头。旁人看得见他把下风的主桅下桁的回旋索从拴钉上解开，这时大浪的余波溅到了他身上。——“把主桅下桁拉平！”他向我们呼喊——我们惊异地瞪着眼望着他。我们踌躇不决，没有马上动手。“主桅下桁的回旋索，伙计们。拉呀！拉拉看！身子往后仰着拉啊！”他尖声大叫，下半身淹没在那下面了。我们不相信我们还能挪动主桅下桁，但是那些劲儿最大而勇气尚存的人竭力想执行这道命令。旁的人也有气无力装着样子地帮起忙来。辛格尔敦重新握紧了舵轮柄，他的眼睛突然发出炯炯的光芒来。阿里斯笃船长挣扎着来到了上风。——“拉呀，伙计们！

想法扯动那根横桁啊！拉啊，出点力把船掉个头呀。”他严厉的脸涨得通红，怒火直冒。“她转动了没有。辛格尔敦？”他嚷。——“一动也没动一下，先生，”老迈的海员说起话来象青蛙样咯咯地叫，嗓子哑得可怕。——“当心掌好舵啊，辛格尔敦，”船长飞溅着唾沫急急忙忙地说。“拉呀，伙计们！你们的气力难道连耗子都不如？拉呀，别替当水手的丢脸啊！”克雷吞朝天躺在那儿，带着一条肿胀的腿和一张纸也似的白脸，拼命眨他的眼睛，扭动他发青的嘴唇。人们发疯般地爬上爬下的时候，侵犯了他的身体，爬过他受伤的腿，跪到了他的胸膛上。他却保持绝对的安静，咬紧牙关，不唉一声，也不叹一口气。船长的热忱，那不作声的汉子的叫喊，激励了我们的士气。我们挤成一团吊在那绳索上拉扯起来。我们听见他狂暴地对那卑鄙地趴在那儿的唐庚说，——“你再不揪紧转桁索，我就要用这拴绳的钉子砍破你的脑门了，”而那个饱受人们欺凌的牺牲者懦怯无耻地哀鸣道：——“你是不是想谋害我们？”同时他猛然奋不顾身地使了一下劲，揪紧了那根绳子。人们叹息，叫喊，呻吟，嗞嗞地说些毫无意义的话。帆桁扯动了，慢慢地当风吊平，桁臂周围响着呼呼的风声。——“转动了，先生，”辛格尔敦叫道，“她刚离了窝。”——“把那根转桁索再挽一把。挽一把呀！”船长大声喊。将近窒息而动弹不得的克雷吞使出了奇大的劲儿，用左手将绳子挽了一道。——“结紧啦！”有一个人叫喊起来。他闭上了眼睛，好象晕了过去；我们却拥挤在转桁索旁边，神色仓皇地观察着此后船的动静。

她慢慢地转动起来，仿佛跟她所载的人们一样精疲力竭，心惊胆战。她将头部逐渐地移向下风，弄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快要窒息了；她刚刚将受风的方向从横面转换到后面，就向前直溜

起来，吓得我们心头突突直跳。顶可怕的是眼看着她几乎翻转着身子，一面浸在海里，拖曳着行驶的样子。穿绳的三眼滑车把冲碎的浪涛搅起了许多白沫。甲板下半部满是狂乱的漩涡；靠下风看得见一片飞滚的泡沫，一片白雪也似地闪烁发亮，从中偶尔会露出一长条乌黑的围栏。风在桅桁丛里尖声欢唱；每逢船身微微倾侧，我们就觉得她马上要从我们背后横侧着翻下海去了。完全来到风口里之后，她第一次明显地尝试要保持昂然直立的姿势，我们便发出一种微弱而不和谐的叫唤去鼓励她。一个巨浪向船尾奔腾而来，鬈形的浪顶在我们上空悬挂了片刻；随后在船尾下面压碎了，飞散在船的两边，化成一大片滂沱的碎沫。我们听见辛格尔敦的嗄声竟盖过了那碎浪的凶猛吆声：——"她转舵了！"他于是将两脚紧紧地插进格子板；放松了舵柄，舵轮便飞快地旋转起来。——"让左舷后部受风，让她稳定下来！"船长叫道；他在我们僵卧着的一堆人里头一个爬起来，摇摇晃晃地站不住脚。有一二个人兴奋地尖叫起来；——"她快站直了！"远远的船头上看得见白克和另外三个汉子直挺挺黑魆魆的映衬着清明的天色，擎着手臂，张开了嘴，仿佛他们刚在齐声叫喊似的。船身震颤，正想抬起她的一边来，忽又侧回去；软弱无力地浸了一下水，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可是又突然出乎意料地跳了跳，猛然歪到了上风头，仿佛她从致命的掌握里挣脱了出来。一大股海水被她的甲板掀涌起来，一齐冲到了右舷。只听见洪亮的炸裂声。船侧有些小铁门裂开了，乒乒乓乓地震响。海水飞临在右舷的围栏上，就好象暴涨的江水从一个闸口冲泻而下，甲板上的海浪和四周的波涛混合成炸耳的巨响。船猛烈地左右颠簸。我们爬起身来，有的仓皇失措地跌倒在地，有的身不由己一会儿摔到这边一会儿又摔到那边。人们连连打滚，狂喊道，——"甲板有

快倒了！”——“她在给自己大扫除哩！”她被一个巍然屹立的浪头掀起之后，跟着奔驰了片刻，受伤的舷侧的每个裂口都吐出了一股股的水流。靠下风的转桁索不是被卷走便是从拴钉上被冲跑了；船身每颠簸一次，前桅上所有沉重的帆桁便旋来转去，快得怕人。往前去望得见人们星散地蹲伏在那儿，向上射着凶狠的目光，窥视着那粗壮的桅桁在他们头顶上回旋不息。撕破的帆布和刮断的绳头随风飘扬，宛似一束束的头发。在清明的阳光里，在闪烁、汹涌、澎湃的波涛上，船儿盲目地奔驰，披头散发，横冲直撞，逃命也似的；我们待在船尾楼，慌乱鼓噪，前摇后摆，东倒西歪。我们七嘴八舌地胡说一气，唠叨的声音尖锐而又微弱；我们带着病人的容貌和疯子的姿态。消瘦的脸上微露着笑容，撒满了粉笔灰似的，从中闪耀出了巨大而憔悴的眼睛。我们跺脚，拍手，觉得随时能够飞跃，什么事情也能干；可是实际上连站都站不稳。峻刻而消瘦的阿里斯笃船长，从船尾楼朝着白克拚命作手势：“把那些前桅横桁支稳！你得尽力想法把横桁支稳才行！”正甲板上的人们被他的叫喊激动了，无目的地横冲直撞起来，溅洒着水花，让泡沫飞扬到他们的腰际。老辛格尔敦在远远的船尾上，离开了众人，孤零零地靠着舵轮，他雍容巧妙地卷起他的白胡须，压到了他那闪闪发光的外衣的最高一个钮扣下面。他摇头晃脑地凛然俯临着喧嚣骚扰的波涛，用稳健的眼光看着一条体无完肤的船儿狂颠乱簸，向前冲去；他带着聚精会神的脸色，直挺挺地呆站在那儿，被大家遗忘了。在他笔直的身躯前面，只有两条手臂灵活，迅速而又突兀地交叉活动着，去制止或重新推进那辐射状舵轮柄的急转。他在小心谨慎地把着舵。

# 第 四 章

不朽的大海出于鄙夷的慈悲暂时宽免了人们所受的酷刑，按照它的公平原则赐给他们充分的特权去享受他们所希望的纷扰。可是这种体现它至高无上智慧的恩惠，并不容许他们悠闲地体味那纷烦而辛辣的生存的滋味。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努力，使他们的生活不致辜负了那永劫不灭的怜悯，这怜悯驱使他们从日出到日落，从日落到日出，从事艰巨的劳动，直等到最后的解脱——直等到漫漫的昼夜循环，那被祈求极乐的幸福和虚幻的天堂的圣哲们大喊大叫大吵大闹搅乱了平静的昼夜循环，最终被痛苦和劳动者的无边沉寂解脱，被那些渺小，健忘而坚忍的人们沉默的恐怖和沉默的胆量解脱。

船主和白克面对面碰在一起，愕然凝视了片刻，好象经过了多年患难之后不期而遇似的，显出紧张和惊惶的神色。他们的嗓子不中用了，他们拚命使劲想攀谈，可是话音依然很低微。——“丢了谁没有？”阿里斯笃船长问。——“没有。都在那儿呢。”——“有人受了伤吗？”——“只有二副受了伤。”——“我马上就去看他去。我们总算走运。”——“可不，”白克轻微地说出声来了。他握紧围栏，转动着充血的眼睛。这个矮小的苍白的汉子使劲提高了他的声音，冲破沉闷的嗫嚅，他盯着他的大副，冷冷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尖锐。——“把船上帆篷张起来，”他威严地命令说，毅然决然地闭了闭他薄薄的嘴唇。“你们赶紧替她把帆张起来。现在正好顺风。马上就动手，先生——别让人们闲下来。要不他们的懒骨头会动不了的，我们再也不能……我们现在非让她前进不可了。”随着船身大幅度的猛烈摆动，他身子一起跟着摇

晃，站不大稳；闪闪发亮，唰唰作响的海水一直浸到了围栏。他抓住一根护桅索，不由自主地打起转来，碰到了大副身上……“现在我们终于遇到好风了。——张——帆呀。”他的脑袋在两肩中间滚来滚去。他的眼皮忽然急跳起来。“还有那抽水筒——抽水筒，白克。”他睁大了眼看着，仿佛近在咫尺的那张脸相隔有半英里之远。“别让他们闲着，叫——叫她向前进啊，”他嗫嚅着说，声音懒洋洋的，好象在昏昏沉沉地打瞌睡。突然他抖擞起精神来。“别站定。那可不成，”他说着勉强装出了笑容。他放掉手里握着的东西，趁船身下沉的势头，怪不乐意地向着船尾奔跑起来，跨着短小的步子，一直来到罗盘架跟前方才站定。他逗留在那儿，茫无目的地抬头看了看辛格尔敦；辛格尔敦却没有注意他，只是一个劲地注视着第二斜桅的末端。——“舵机没有出毛病吧？”他问。老海员喉头咯咯作响，仿佛想说的话非得先在那里震响一阵，然后才能传到外面来不可。——“驾驶起来……就跟一条小船似的，”他终于说了，声音温柔而有点发沙，连朝船长看都没看一眼——接着目不旁视地转动了舵轮，先往下落，继而把稳，随后又重新转回去。阿里斯笃船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舒舒服服地倚靠着的罗盘架，开始在船尾楼上徘徊，他摇摆晃荡着竭力保持他的身体平衡。……

抽水筒的棒杆在哨啷作响，忽上忽下地跳动，同时制动轮在滴溜溜地旋转着，旋转的速度很大，使得靠近主桅跟前紧紧抓牢把柄的两群筋疲力尽的汉子一个劲猛烈地前后抛荡。他们奋不顾身地干着，歪扭着脸，呆瞪着眼，臀部以上晃个不停。木匠不时地测量舱内积水的深度，机械地叫着：“别让她松劲！叫她走啊！”白克说不出话，只能直着嗓子叫喊；人们挨了他的训斥，只好去照料绳索，拉出新的帆篷；他们一面想着他们已经动

弹不了，可是一面还将沉重的滑车搬到高处——去检查滑车装置。他们抖抖缩缩地拚命攀着绳索往上挣扎。他们昏沉沉地变换着手抓的部位，盲目地踏着横桁，就象在暗中摸索一样；精疲力竭之后他们会漫不经心地顺手捞着根绳子，便放心大胆地一把抓住。下坠的危险并没有使他们疲惫的心脏跳动加快；海浪在远远的下方沸腾汹涌；澎湃之声连续不断隐约可闻，宛如另一世界传来的不大清晰的喧闹；风吹得他们的眼睛充满了泪水，风势剧烈时几乎将他们从摇曳不稳的所在刮跑了。脸上汗泪纵横，头发飘扬四散，他们就在水天之间飞上飞下，骑跨在桁臂的末端，蜷缩着蹲在踏脚索上，两腿夹紧了吊索，让双手得以自由，或者靠着锁链站起身来。他们的思想模模糊糊地在求安息与求生存的两种欲望之间徘徊，他们僵硬的手指放开了帆顶的耳环，不是去摸索着寻找小刀，就是拚了命抵挡那飞扑着的帆布的猛烈打击。他们睁着狂野的眼睛互相凝视着，一只手打着癫狂的手势，另一只手抓住了他们的性命。他们俯视着下面一窄条被海水淹没了的甲板，向着背风的方向应声呐喊："往前递绳！……""把帆拉开！……""拴紧！"他们动着嘴唇，鼓着眼睛，急切而狂乱地要让旁人听懂他们的意思，但是他们的话还没被人听见，便早已让大风给刮到骚扰不安的海上去了。他们在难以忍受，而且永无止息的紧急状态中工作着，好象人们被残酷的恶梦所驱使，在冰冻或火炙的境地里干着苦活哩。他们时而发烧，时而寒颤。他们的眼球在发痠刺痛，仿佛受了大火浓烟的熏炙；他们每叫喊一声，脑袋就好象要炸裂开来一样。他们的喉咙似乎被坚硬的手指掐住了。每逢船身摇摆，他们就想：这下我只好撒手了。这简直要把我们全刮跑啦——他们东倒西歪地挂在高空，狂野地叫着："那儿当心——揪住绳的一头。……""打滑车眼里穿过去。……"

“转一转这个滑车。……”他们拚命点头；有时摇晃着暴怒的脸，“不行！不行！从下面往上。”他们相互之间好象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彼此恨得切骨似的。甩手不管的念头，咬啮他们的心，而慎重行事的愿望，又如烈火般地烧灼着他们。他们诅咒自己的命运，鄙夷他们的生存，耗费了许多唇舌你一句我一句地恶毒诅咒着。帆工光了个秃头，狂热地工作着，把他和许许多多海军大将们的亲密友谊也忘掉了。水手长带着几把铁锥和几束搓捻的粗绳往上爬，或者跪在横桁上准备再到中部的桅顶凸木上去绕个弯儿，他的脑海里尽是些尖锐倏忽的幻影，好象看见了他的老婆和孩子们待在个荒无人烟、蔓草丛生的乡村里呢。白克觉得很疲弱，东倒西歪蹒跚地走着，嘴里哼哼唧唧，不屈不挠的活象个铁人。他暗中侦察着那些从高处下来站在那儿喘气的人们。他对他们指手划脚激励和呵斥着。“喂——现在该去弄主桅中帆了！拉住那根桅顶滑索。别站在那儿荡来荡去！”——“难道我们休息一下也不行么？”有些人喃喃地叨咕。他于是气势汹汹地转过身来，心里很是沮丧。——“不行！活不干完不许歇。你们得干到爬不起身来为止。要你们待在这儿就为的是这个。”一位弯腰弓背的海员在他肘旁噗嗤笑了出来。——“干吧，不干只有死路一条，”他凄苦地哑声说，随即向他宽大的掌心唾了一口。随后扬起他的两条长臂，揪住头顶上面的那根绳子，发出一声哀号似的呼声，请他们大家一齐来拉。一个海浪直涌上后甲板，把全班人员都赶着爬到下风去。帽子，杠杆，都在水面上漂。许多捏紧的手，许多乱踢的腿，间或夹着喷吐口沫的脸，从飞溅的唰唰作响的水花里露了出来。白克同旁的人们一齐摔倒了，尖声叫了起来：——“别放掉那根绳子！揪紧！揪紧！”虽然他们好象被鞭子狠狠抽打了一下，受了伤，却丝毫没有放松这根绳子，仿佛这

是他们生命的关键。船儿向前奔跑，摇摆得很猛烈；巍峨的浪峰掠过左右舷，在他们白皙的脑袋上闪亮。抽水筒完全放松了。转桁索穿过了滑车眼。三面中帆和前桅下帆都张开了。她在水上加快了速度向前奔驰，把汹涌的海浪抛到了后面。远离的海浪在她后面响起了骇人的雷鸣——空气中充满了这声音的异常猛烈的颤动。她受尽蹂躏，打击与创伤，但是她仍然吞吐泡沫朝北驰驱，仿佛一种追求高尚目的的勇气给了她灵感。……

水手舱是个潮湿而且荒凉的地方。他们丧魂落魄地看看他们的住处：湿漉漉，水淋淋，风在里面呼号，乱七八糟的破碎东西零乱四散，好象一个岩石参差毫无掩蔽的海滩上的一个洞穴，刚被潮浪冲洗后的景象。许多人已经失掉了他们在世间所有的一切，但是在右舷值班的人们大多还保留了他们的箱笼，然而这些箱笼里面不断缓缓流下一股股水来。床铺浸胖了，被褥摊开了，绊挂在被脚底踩平的钉子上。他们从臭气熏人的角落里拖出了一些湿透的破布，把水拧去，才认出是谁的财产。有些人在呆笑。有些人不则一声，茫然看看周围。有的对着旧背心欢欣叫唤，有的从五花八门的铺板薄片里寻到些破烂不堪的东西，便悲伤地唉声叹气起来。船头斜桅下面嵌着的一盏灯被发现了。嘉雷呜咽了一忽儿。脑尔士不管走到哪儿总要跺脚，鼻子里哼哼地嗅着，在黑暗的地方搜寻被救出的受灾物品。他把一只皮鞋里的脏水泼了出去，热心替它寻找主人。那些蒙受损失不胜痛惜的人们坐在船头舱口盖板上肘节支着膝头，手掌托着下巴，对它不屑一顾。他将皮鞋直抵到他们鼻子下面。“这儿有只皮鞋倒不错。是你的么？”他们恶狠狠地骂起来，“不是——滚开。”有一位用拇指与中指打了个响榧，“拿给鬼去吧，别放在这儿。”他似乎吃了一惊。“怎么？这靴子还满好的哩，”可是他忽然想起他

身上衣服的线缝完全绽开了，这才扔下他的新发现，开始赌咒发誓。在暗淡的微光里，声声的咒骂震耳地响。有一个汉子走了进来，垂着双臂，兀立不动，在门槛那儿一遍又一遍地说道，"事情糟了！事情糟了！"有几位饿狼似地在海水浸泡过的箱笼里寻找烟草。他们气喘吁吁，低头叫嚷。"你瞧那家伙！……""呃！糟糕！我的一件上岸穿的衣裳也给毁啦。"有一位提着一条水淋淋的裤子，泪眼盈盈地在诅咒。谁也没理睬他。猫儿不知从那里跑出来了。它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把它抱在手里互相传递，抚摸它，低声地亲昵地叫着它的名字。他们很诧异，不明白它是躲在哪儿才避过了这场风险；大家议论纷纷。于是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两个汉子抬了一桶淡水进来，大家一拥而上；可是咪咪叫的瘦汤姆，根根毛发颤动，走过去抢先喝了。还有一对汉子往后梢去取牛油和饼干。

于是在淡黄的光亮里，他们开始洗刷甲板，得点儿空便啃上一口硬面包，决定想办法"不管怎么苦也要熬过去"。大家亲热地安排起铺位来了。穿皮鞋和使用油衣的先后次序也规定了。他们打起腔调兴高采烈地互相称呼"老汉"和"小子"。怪亲热地你一拳我一掌，劈劈拍拍地打闹起来。他们大声叫喊着开玩笑。有一两位横陈在潮湿的甲板上，头枕着手臂就睡了，还有好几位坐在舱盖板上抽烟。透过薄薄的蓝色烟雾可以看到他们疲惫然而安详的脸跟闪亮的眼睛。水手长把脑袋从门里探出来。"你们去个人给掌舵换换班吧，"——他在里面嚷，"六点钟了。老辛格尔敦待在那儿不止三十个钟头啦，我一点谎也不说。你们都是好心眼儿的啊。"他重新砰地一声关上了门。"甲板上是大副值班，"有一位说。"嗐，唐庆，该你去替换了！"有三四位齐声叫喊。他已爬到一张空铺里，一动不动地躺在湿漉漉的铺板上

了。“唐庚，轮到你啦。”他不出一声。“唐庚死了，”有人说着，大笑起来。“卖掉他的瘟衣裳，”另一个嚷道。“唐庚，你再不去掌舵，他们可要卖你的衣裳啦——你听见没有？”第三个嘲笑说。他从那黑魆魆的暗头里叹了口气。他抱怨他浑身骨节作痛，怪可怜地呜咽哀鸣。“他不打算去，”一个轻蔑的声音叫道，“那就该轮到你了，大卫。”那年轻的海员异常费力地立直了身，耸了耸肩膀。唐庚伸出他的脑袋，给黄黄的光芒一衬显得脆弱而且离奇。“我情愿给你一磅烟草，”他以乞求的口气泣诉道，“只要等我从后梢头拿到手之后。我情愿——帮帮我哟……”大卫回手将臂一扬，那脑袋便隐没了。“我这就去，”他说，“可是你得花钱哪。”他往门口走去，步子不稳却很坚决。“我情愿，”唐庚突然又在他背后探出脑袋来咆哮说。“我情愿，——帮帮我哟……一磅……三先令的。”大卫推开了门。“你等天晴了……你可得拿钱给我啊，”他回头叫喊。他们里面有一位赶快解开他湿漉漉的外衣，扔到他头上去。“喂，大卫——拿去吧，你这坏蛋。”“谢谢你哪！”他在黑暗里叫喊，声音掩过了滚滚浪涛的飕飕声。他正溅着水，只听得一个浪头嘭地打上船来了。“他已经洗了个澡啦，”一个尖刻的老水鬼说。“嗄，嗄！”旁的水手们也喃喃有词。随后沉默了许久，王密保忽然奇怪地喧闹起来。“喂，你怎么啦？”有一位嘀咕着问道。“他说他本来打算替大卫去的，”平常老是给这芬兰人当翻译的阿吉替他解释说。“这我信！”许多人声嚷着说。……“放心北方佬……别忙，糊涂蛋。……马上就要轮到你了。……你倒舒服，你自己还不知道哩。”他们住了嘴，大家一齐转过脸来对着门口。辛格尔敦跨进门来了，走了两步，站着微微摇晃。海水嘶嘶作响，咆哮着泻过船头左右，水手舱不住地颤震，里面充满了深沉的絮语；灯光闪烁耀眼，晃来晃去象个钟

摆。他睁着幻梦似的疑惑的眼睛张望，仿佛分辨不出哪些是静静的人体，哪些是乱动的阴影了。只听得惶恐的叫喊：——“喂，喂。”……“现在外面情况怎样了，辛格尔敦？”那些坐在舱口盖板上的人们默默地抬起了他们的眼睛，而全船排行第二的老海员（他们二位很能互相了解，虽则一天里头彼此谈不上三句话）仰首凝神地看了看他的老友，从嘴里抽出根短短的土烟斗，一言不语地递给了他。辛格尔敦伸出手去接烟斗，没有接着，身子晃了晃，猛然向前一冲，山崩也似地摔倒了，直僵僵的脑袋直栽下去，好象一棵连根拔起的树。大家赶紧拥上来，你推我撞地叫道：“他不行了！”……“把他翻过身来！”……“站开，别挤在那儿！”一群人惊惶失措地俯视着他，他仰躺着，难堪地老瞪着眼向上看。大家慌张纷乱屏息无语，他却发着粗哽的低声道：——“我没什么要紧，”说着捏紧了手。他们便扶起他来。他沮丧地嗫嚅道：——“我一天天变老了……老了。”——“你还不老哪，”白耳发很机灵地随口叫嚷。他低垂了头，前后左右被人扶着。——“你好点了没有？”他们问。他睁了大而黑的眼睛从睫毛下面睨视他们，一蓬又长又浓的白胡须披在他胸膛上。——“老了！老了！”他严峻地重复说。他一路由人搀着走到他的铺位跟前。铺上有一堆粘滑而柔软的东西，发出一种退潮时分浅滩的气息。这便是他浸胖了的草床。他痉挛似地使了一下劲，倒下床去，可以听见他在那黑魆魆的狭小的地方愤愤不平地喃喃低语，好象一头被触怒的野兽困在洞穴里：——“就这么一点点风……算不得一回事的，……也经不起了……老了！”他终于睡了，脚上套着高筒靴，额头戴着防水帽，每当他深深叹息呻吟着翻身时，他的雨衣便窸窣作响。人们悄悄地担心地低声谈论着他。“这下子他大概要垮了。”……“以前可强壮得象头牛。”……“唔。可是他比不得从

前了啊。"……他们忧愁地细语着。谈着谈着，也就把他撇开了。可是到了午夜时分，他又若无其事地出去值班，点到他的名字时，还凄怆地应了声"在！"他比一向更加显得孤凄更加沉思郁结，保持浸不透的岑寂和忧伤的脸色。许多年以来，他总是听见旁人管他叫"老辛格尔敦"，而他也心平气和地承受了这个头衔，认为这是一种敬意；同无常的大海喜怒角逐了半个世纪的人，也有资格享受这种敬意了。他把他自己的俗骨凡躯早已抛在脑后。他身上没有半点伤痕，仿佛他尝试了各种诱惑度过了无数风暴，炼就一身坚不可摧的铜筋铁骨。他在阳光里喘过气，在寒冷里打过颤，熬过饥渴，耽过酒色；经过了许多磨难——了解一切的狂风暴雨。老了！他终于觉得自己撑持不住了。好象个大力士熟睡之际中了奸计被捆绑起来。待到醒时，蹉跎的岁月变作长链镣铐给他戴上了。他不得不立刻挑起他全生命的担子，却发觉这担子未免太重，他的气力已经不能胜任了。老了！他动动胳膊，摇摇脑袋，试探着他的四肢。老景来了……往后怎么办呢？他望着那不朽的大海，头脑清醒了，经过摸索他看透了大海虽威力无穷却毫无心肝；他看见它并无变化，在群星的永恒注视下黑沉沉地泛着泡沫；他听见它用不耐烦的声音从那充满着动乱纷扰与恐怖的一片残忍的汪洋里向他呼喊。他极目远眺，只见茫茫一片，困苦而蒙昧，呻吟而狂暴的一片，这一片意欲夺走他坚韧生涯的全部岁月，等他的生命耗尽之后，还要夺走他这大海奴隶销蚀了的躯壳哩。……

海风把最后一点缓和的气息刮跑了，风向变得很快，很快变成阴沉的东南风，妙不可言地将船猛烈地向北推进，驶入灿烂阳光下的贸易风里。这条既干净又迅速的船儿，在碧蓝的天空下，

在一片碧蓝的海面上，沿着笔直的航道朝着老家奔驶。她载着辛格尔敦完美的智慧，唐庚的脆弱和过敏，以及我们全体的虚妄和愚昧。那些乱哄哄瞎搞的时刻被遗忘了；这些暗淡的瞬间的恐怖和惨痛，一到阳光明媚风平浪静的境地，谁也不再提起了。从此刻起，我们的生命似乎重新开始了，我们就象死而复生了。所有先前经过的航途，好望角东边的印度洋，都已经消失在雾霭里了，好似前世留下的不能磨灭的模糊影象。前世已经结束——接着是一段空虚：一种苍白的模糊——接着我们再生了！辛格尔敦面临着不祥的现实；克雷吞带了一条受伤的腿；厨子有了好名声——而且不害臊地滥用着他的声望带来的种种机会。唐庚添了一重忧愁。他走到哪儿总是不让步地诉说：——"他说他要砍我脑袋哩——你们听见没有？他们现在只要抓到我们一点岔子就打算送我们的命哩。"最后连我们也觉得这未免有点可怕。我们也很自负！我们夸耀我们的勇气，夸耀我们的工作能力，夸耀我们的精力。我们想起一段段光荣的往事：我们的虔诚，我们不屈不挠的意志——无不引以自豪，仿佛这些都是我们无所假借的努力的结果。我们回想我们的危险，我们的艰苦工作——可是恰到好处地遗忘了我们当时毛发悚然的惊惶失措的情景了。我们诽谤我们的上司——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干——倾听那妖言惑众的唐庚。他关心我们的权利，他不偏不倚地为我们的尊严担忧，他并不因我们一味无理的仇骂和轻蔑不屑的神情而气馁。我们对他无限的鄙薄——却又禁不住兴致勃勃地倾听他那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艺术表演。他对我们说我们都是好人——"一群活该受罪的滥好人"。谁会感激我们呢？我们难道不是"为了两镑十先令一个月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我们难道觉得那点可怜的工资就足够报偿我们，足以叫我们去出生入

死，让我们丢失衣裳？“我们连一根破布条儿都不剩啦！”他嚷道。他又叫我们别忘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丢过一点东西。年轻人且听且想……唐庚这小子倒是伶俐，虽然说不上是那种人。那两位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他的胆大妄为深感惊讶；只有王密保弄不明白；年长的海员们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使得那薄薄的金耳环在毛森森肉鼓鼓的耳坠上闪闪发亮。许多严肃的晒黑的脸沉思着支撑在刺花的前臂上。暴着一根根青筋的棕褐色拳头大疙瘩似地握着将熄的脏污的白土烟斗。他们侧耳静听，心无二用；宽阔的背和弯曲的肩膀，竦然保持着沉默。他热烈地陈辞，谁都瞧不起他，可也驳不倒他。他那绘声绘色猥亵不堪的腔调，好象一条激荡的溪河，流自含有毒质的源头。他珠子似的小眼睛跳跃翻动，左右照射，老提防着上司的临近。有时白克往前面去视察船头三角帆的下隅索，带着古怪的步态摇摇摆摆走过，人们就会突然肃静；有时克雷吞一瘸一拐地路过，光光的年轻的脸上带着比以往更严厉的神情。他清澈的眼睛里发出尖锐的目光刺透了我们短时的沉默。在他背后，唐庚又开始偷偷地斜睨着丢眼色。——“又来了一个。你们几位那天把他绑得真紧。你们得的好处可不少。他不是比从前赶得你们更紧了么？……干吗不让他滚到海里去？……不是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吗？干吗不呀？”他推心置腹地提出建议，博得了旁人强烈的附和；他低声捣鬼，他尖声叫喊，挥舞他怪可怜的，还没烟管粗的胳膊——伸长他削瘦的颈项——嘴里喷沫——斜眼睨视。在他激奋的演说停顿的期间，可以听见风儿在高处幽幽地叹息，静谧的没被注意的海，在船边悄悄低语，寓有警告的意味。我们鄙夷这家伙，然而又不能否认他，他所争辩的都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这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毫无疑问是好人；我们的功绩大，而得到的报酬小。我们出生入死

拯救了这条船，而功劳却归船长独得，他干了什么事呢？我们倒要请教了。唐庚问道：——"没有我们他能干什么呢？"我们竟无从回答。我们受了人世不公平的压迫，我们在这压迫下面过了这么多日子，却还没有明白我们悲惨的景况，如今清楚了，这才愕然吃惊，于是我们对于自己毫无见识的愚蠢起了不安的疑虑，更添了一层烦恼。唐庚恳切地对我们说这全是因为我们"心眼太好"，但是这种浅薄的诡辩并不能给我们安慰。我们毕竟还有点男子汉的气概，敢于对自己承认我们智力的缺陷；从那时节起，我们不再踢他，也不再拧他的鼻子，或有意无意地去推撞他了——最后这项玩艺儿，自从我们经历了好望角的风涛之后，成了很流行的消遣。大卫也再不去触犯他向他说什么乌眼珠塌鼻子了。起大风以后渐渐销声匿迹的嘉雷也不再嘲笑他了。脑尔士恭恭敬敬带着诡谲的神气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跟大副二副们吃得一样么？我们能老待在岸上，非等那东西到手不上船么？假使到了手，我们再打算弄些什么？"接着他鄙夷不屑而又深信不疑地随口自问自答；他志得意满地昂首踱步，他穿的衣裳嫌大，很不合身，好象他故意乔装改扮的样子。这多半是吉密的衣裳——虽然无论谁给他什么他总是不拒绝的；可是除掉吉密，旁人不会有多余的东西给他。他对于吉密怀有无限的忠诚。他老是躲在那间小舱里，照料吉密所需要的物品，替他的奇念癖想凑趣，奉承他苟求无厌的暴躁脾气，时常陪着他哈哈大笑。什么也不能阻止他这探访病人的虔诚工作，尤其是当甲板上要做累赘的拉绳扬帆或掌舵一类事的时候。白克有两回一把抓着他的后颈拉他出去，惹得我们背地里把他骂得什么似的。难道就让一个病人丢在那儿没一点照顾么？难道我们照顾了一位同船的伙友就得受虐待？——"什么？"白克听到那喃喃的

怨语，恶狠狠地回过头来问道；于是整整半圈人好象一个人似的一齐倒退了一步。"张起中桅的辅助帆来。爬到高处去，唐庚，检查一下滑车装置，"大副寸步不让地命令说。"拉过帆去；把落帆索拴上打个结。劳驾动动手吧。"等到帆张好了，他慢慢走向后梢去，伫立着对着罗盘看了许久，脸色憔悴，忧郁，呼吸艰难，仿佛那弥漫全船难以说明的怨恨气氛，使他快要窒息了。"他们里面出了什么乱子？"他想。"干吗这样叽里咕噜，躲躲闪闪的？这倒有点莫名其妙。这年头，这伙人也就算不错的了。"甲板上的人们为了件无可否认的很不公平而且不能挽回的事而满腹牢骚，交头接耳说着刻毒的话，那时唐庚早已住了嘴了。我们这小小的世界继续着它那曲折而不迷离的航程，负载着一群不能满足而胸怀大志的人们。他们迫于天良，永无终穷地分析他们未被赏识的才能，从中寻找一种黯淡的安慰；他们被唐庚的乐观理论激发了灵感，热烈地梦想着未来——未来的每条寂寞地航行在恬静的大海上的船，都将由腰缠累累，吃饱喝足，心宽体胖的船长们驾驶。

这次航海仿佛路程很遥远。轻快而不稳定的东南贸易风，被抛在后方了；在赤道上，在低低的灰色天空下，船儿被笼罩在一片密不透风的闷热之中，漂浮在一片磨光玻璃般光滑的海面上。雷电将作以前的暴风，罩临在海天交界线，环绕着船身，离得老远，愤怒地呜呜低鸣，好象一群凶猛的野兽还不敢马上扑向前来的样子。看不见的太阳掠过笔直的桅顶，将浓密的乌云抹上一块没有锋芒的模糊的亮斑，还有一块同样昏晕暗淡的光痕，伴同太阳并驾齐驱，从东到西，俯临着不发闪光的水平面。入夜，大片大片的火焰无声无息地摇闪，掠过天地间不能穿透的黑暗；一刹那的工夫，随风平静的船身忽然显现了，连同她所有的桅桁帆索等都清清楚楚地漆黑地显现在突然爆发的一簇火光的

中心，好象一条烧焦的船被包围在一个火球里似的。接下来的好几个钟头里，她一直隐没在黑暗与岑寂的无边宇宙里；轻微的叹息声随处飘移，宛似孤独无倚的游魂，不时使静止的帆突然吃了惊吓似地拂动起来，而蒙上丧衣的海洋的微波远远地低吟它的慈悲——声音凄婉，浩渺，而且隐约……

灯吹灭了；吉密在枕头上翻了个身，从完全敞开的门洞里能看见跳跃的火和静眠的水所组成的荒唐无稽的世界的幻景——倏忽频繁的幻景，在上桅帆的直线以外，渐渐地消退隐灭了。电光在他忧愁的大眼睛里闪耀，那眼睛在他的黑脸上似乎被一团红红的闪光烧毁了；他躺在浓重的黑暗里，看不见周围的一切，周围的一切也看不见他。他能听见轻轻的脚步落在静悄悄的甲板上，一个徘徊于门阶的懒汉的呼吸；桅樯摇晃挤轧的低响；以及值班职员的安详的话音，回荡在高处，坚定而且响亮，在一动不动的帆篷中间迷漫。他热切地倾听，用心听取极细微的声音，因此才摆脱了困倦的失眠，进入了迷离恍惚的状态得以安息一会。滑车托落托落地响，使他高兴起来，值班员窸窣移动和喃喃低语的声音，使他安了心；一个疲倦的海员不慌不忙地倒在甲板上假寐，懒洋洋地打呵欠，这又使他很感宽慰。生命似乎是不可毁灭的东西。它在黑暗里，日光里，睡眠里，都是连续不断的；它永不厌倦，亲热地翱翔在欺妄的逼近的死神周围。它是灿烂的，好象扭曲的闪电，比起黑夜来更是神异和令人惊奇。它使他很安全，它那压倒一切的黑暗的静谧，同它动乱而危险的光明是同样的珍贵。

可是黄昏值晚班时候，甚至初夜班开始了许久之后，老是看见一簇人拥聚在吉密的房舱前面。他们交叉着两腿倚在舱门两边，平静然而兴致勃勃；他们或者跨立着门阶议论纷纷，或者成

双成对地沉默着坐在他的行李箱上；三四个一排，靠着舷壁，沿着备而未用的中桅，若有所思地凝望；吉密房里的明晃晃的灯光映照着他们单纯的面容。这块新近粉刷得雪白的小小地方，一到夜里，便绚烂夺目，直好比是银质的壁龛，里面塑了个漆黑的偶像。这个偶像直僵僵地偃卧在被窝下面，眨着他那疲惫的眼睛，接受我们虔诚的膜拜。唐庚主持仪式。他那神气好象是个献法宝似的，显示出一种离奇单纯而颇堪称道的模样，这给了旁观者一个深刻而永久的启示。"你们瞧他，他完全是个内行——不用害怕！"他不时地叫嚷，挥舞着一只僵硬枯瘦的鹞鸟爪似的手。吉密仰卧在那儿，含蓄地微露笑容，四肢没有动一动。他装出一种异常衰弱的萎靡神气。用意是要我们明白我们起先拖延着没有立刻把他从那可怕的牢狱里解救出去，后来的那一夜，我们又自私自利地待在船尾楼不去照料他，结果"把他毁了"。他似乎很喜欢谈这回事，我们更不消说，始终觉得津津有味。他说话带些痉挛。忽而一涌而出，忽而停顿许久，就象醉汉走路。……"厨子刚给了我一杯热咖啡。……泼翻了，泼在我胸口——门砰地一下关上了。……我觉得船身又要猛烈摇晃了；想抢回我的咖啡，结果烫了手指……咖啡从我铺上摔了出去。船侧得太急了。……水打通气孔里灌了进来。……我又推不动门……跟坟墓样黑暗……想爬到上铺去。……好些耗子……我站起身来时，一只耗子咬了我手指。我听得见它在我下面凫水哩。……我想你们再也不会来了。……我以为你们都翻到海里去了……当然……只听得见风声……随后你们来了……来找尸首吧，我猜想。再待一回儿就……"

"你这个家伙！可是你在这儿吵得也太厉害了，"阿吉很体贴似地说。

“你们这些家伙在上面闹得也够了……谁都得给吓坏……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了。……砰砰嘭嘭地捶木板……我的脑袋……只有不要命的傻瓜混蛋才会这样……对我可没有多大好处……还不如……淹死哩……呸。”

他呻吟着，咬了一下他那又大又白的牙齿，鄙夷不屑地凝视。白耳发抬起一双凄切的眼睛，带着心痛欲碎的苦笑，偷偷地握紧他的拳头；蓝眼睛的阿吉迟疑地提起一只手来抚摸他的红髭须；水手头儿待在门口瞪着眼看了一会儿，突然又走开了，临走还呵呵大笑了一声。王密保似在作梦。……唐庚自管自抚摸着他光秃秃的下巴，寻找几根稀疏的宝贵的毛。他歪着眼睛瞅着吉密，得意洋洋地说道：——“瞧他！我宁可身体比他还糟啊——真巴不得呷。”他把个短短的大拇指蓦地往肩后一翘，指着船尾。“对付他们就只有这个办法！”他咆哮着说，勉强装出痛快的模样。吉密道：——“别做大傻瓜了，”他的话声很和悦。脑尔士靠着门柱摩擦他的肩膀，狡猾地说：——“我们可不能大家一起生病——这变成造反了。”——“造反——往下讲！”唐庚嘲笑道，“没有哪一条法律能禁止生病的。”——“偷懒失职要罚做苦工六礼拜哩，”脑尔士申辩，“我记得我有一回在加德福看见一班水手在一条超重载货的船上——其实未见得就算超载；只见一位慈父似的白胡子老先生带了把阳伞打码头上走来，对这班水手讲话。他说为了要替主人多挣几个金镑，就得淹死在大冷的冬天，这未免太残酷了——他这样说，差点儿对他们哭起来——差一点；他穿着主桅方帆似的上衣，载着斜桁中桅帆似的帽子——都讲究得很。那班伙计便说他们可不愿意淹死在大冷的冬天——他们指望当地精通载货法的柏立梭帮他们出庭辩护。他们想借机会胡闹一场，狂欢两三天。审判官便罚他们做六个礼拜的苦

工——因为船上载货并没有超载。究竟如何且不管，他们在法庭上可证明了她没有超载，在皮那石港里就找不出一条载货超重的船来。大概那老家伙得了某些善心人的津贴，受派专门去找寻载货超重的船舶的，可是他那点眼力连他那把伞以外的东西都看不到。那时我住在一家公寓里正要找一条船干活，和我同公寓的几个朋友站在旁边，打算把那哭丧脸的老饭桶浸到港里去。我们倒也很小心等候着——没想到他一走出法庭，就溜之大吉了。……可不是。他们被罚做了六个礼拜的苦工……”

他们充满了好奇心侧耳倾听，趁着停顿的时候点了点他们粗糙的沉思的脸孔。有一、二次唐庚也想开口，结果还是极力抑制着没有讲话。吉密瞪着眼睛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丝毫不感兴趣。一位海员补充说，在凶恶偏袒的判决下达了之后，“船长还花钱请混蛋的判官们去喝酒呢。”旁的人们也说有这回事。这当然是明明白白的事。唐庚道：——“哼，六个礼拜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你们在监牢里照例是一夜睡到天亮的。我就不大在乎。”“你倒是干惯了的，是不是，唐庚？”有一位这样问。吉密总算赏脸，也笑了笑。这句话神乎其神地使大家高兴起来。脑尔士以惊人的伶俐转移话题。“要是我们大家生了病，这条船会怎么样？嗳？”他提出这问题来，微笑着环顾周围。——“让她去见地狱吧，”唐庚讥讽道。“滚她妈的。她又不是你的船。”“什么？就让她去瞎漂？”脑尔士以不相信的语调追问。——“对了！瞎漂，管她呢，”唐庚怪鲁莽地肯定说。另一位却不以为然——仔细想了想。接着说“存粮是要吃完的，”他咕噜道，“并且……哪儿也到不了……等到哪天才能发薪呢？”他更觉自己有理又添了一句。——“杰克就喜欢发薪的好日子啊，”站在门阶上的一位听众叫喊说。“对啦，因为到那时候姑娘们就会一只手搂着他脖子，

一只手伸进他口袋，管他叫乖乖哩。她们是不是这样呢，杰克？”——“杰克，你跟那些姑娘们搅在一起，真是威风透了。”——“他一回带了三个，好象瓦特金公司双烟囱的轮船大摇大摆地拖着三条帆船哩。”——“杰克，你这癞子真坏。”——“杰克，把那一只眼蓝一只眼黑的讲给我听听看。快讲。”——“沿马路一只眼黑的姑娘多的是……”——“不，那是另外一个——讲呀，杰克。”唐庚脸色严厉而且嫌恶；吉密很不耐烦；一个头发灰白的海员微微摇了摇头，对着他烟管的凹斗微笑，颇心领神会似的。脑尔士恍惚迷离地转来转去；先对这个嘀咕，又对那个嘀咕。——“哪有啊！……我从来就没有过……同你们一起你们就说不出一句好话来。……老是胡扯瞎编。”他羞涩地退避了——嘴里嘀嘀咕咕，心里却乐不可支。他们哄然大笑，在淡薄的光辉里大家围着吉密的床铺叫嚣：他凹陷的黑脸躺在那白色的枕头上滚来滚去，没有片刻安宁。一阵风吹来，使灯火跳了跳；舱外面，高空里，帆篷飞跃飘扑；同时就在不远处，前桅帆下偶索的滑车撞在铁的船壁上，啷当作响。远远有人声喊，“朝上风转舵！”又有个人声，更微弱了，答应道，“舵向上风转紧啦，先生！”他们沉默了——若有所待。那头发灰白的海员将他的烟斗凑着门阶敲了敲，站起身来。船身轻轻倚侧，大海似乎惊醒了，咦咦呜呜地说梦话。“又来了点儿风，”有一位低声地说。吉密慢慢地翻过身来，迎着海风。一声洪亮的叫喊在暗夜里发布命令：——“张开后桅纵帆。”门口的一群人从灯光里退隐了。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往船尾移动，同时他们音调高低不一地重复道：——“后桅纵帆张开了！”……“后桅纵帆张好啦，先生！”只有唐庚留下跟吉密作伴。暂时沉默了。吉密屡次开阖他的嘴唇，仿佛在吸进一阵阵更新鲜的空气；唐庚拨弄着他一双赤脚的脚趾，出神地看着

它们。

“你去不去帮他们张帆？”吉密问。

“不去。要是他们六个人的气力还不够挂那张倒霉的后桅纵帆，他们也甭活了，”唐庚发着百无聊赖的，迷茫的声音说，仿佛他待在一个洞穴底里说话哩。吉密端详那又尖又圆的禽鸟似的侧影，感到一种古怪的兴趣；他欠身探出他的床铺，面上带着正在算计犹豫不决的表情，好象想找出个最好的办法，一下子便捉住那个奇怪的动物，这动物看来是又能刺又能咬的。但是他只不过说：——“大副找不着你——又要大惊小怪了。”

唐庚站起身来便走。“到了哪天夜里，让我来干掉他；看我做得到做不到，”他回过头来说。

吉密连忙说道：——“你真象个多嘴的鹦鹉，只会乱叫。”唐庚站住脚，凝神地把脑袋歪在一边。他的大耳朵直竖起来，透明而且爆着青筋，宛如一只蝙蝠的薄薄翅膀。

“是么？”他说，背对着吉密。

“是呀！叽叽咕咕的，什么事只要让你一知道，就会让你给漏出去——就象……就象一只不干净的白鹦鹉。”

唐庚伫立着等待。他能听见另一位又长又缓的呼吸；好象胸骨上压着百来斤重量的人的呼吸。于是他安静地答道：——“我知道些什么呢？”

“什么？……我告诉你的什么……就这些。你干吗……老要提起我身体好不好呢？……”

“这简直是招摇撞骗。……死不要脸的招摇撞骗——可是这瞒不过我。还差点劲儿哩。”

吉密一动也不动。唐庚将两手伸入袋口，萎靡不振地一步跨到床跟前。

“我爱说话——又要什么紧。他们就不是人——尽是些绵羊。一群被赶的绵羊。我替你撑腰……干吗不？你倒过得挺舒服。”

“我是……我并不是说那个……”

“好吧。让他们试试看。让他们领教领教一个人的厉害。我是人，关于你我什么都知道……”吉密躺在枕头上尽往里滚；另一位伸长了他皮包骨头的颈项，忽然低下他鸟儿似的尖脸，仿佛要啄那双眼睛的样子。“我是人。殖民地所有的监牢我都光顾过。可是决不能牺牲我的权利……”

“你倒是坚决拥护监牢制度的哩，”吉密软弱地说。

“是的……我并且还引以自豪哩。你呢！你就没有这点胆量——所以才发明了这个脱逃的办法……”他停了一停；显然经过了一番苦苦思索之后，才又慢吞吞地数落起来：——“你并没有病——是不是呢？”

“没有，”吉密坚决地说。“不过这一年来，时常觉得不大舒服，”他嗫嚅，声音突然低落了。

唐庚闭起了一只眼睛，和蔼而体贴。他低声说：——“你从前就干过这玩艺儿，是不是？”吉密微笑了笑——于是仿佛按捺不住了似的，他索性纵容了自己——“上一回的船——不错。我在路上不舒服起来了。明白么？这是很容易的。他们在加尔各答付清了我的工钱。船主也没多一句话。……工钱如数到了手。一躺就是五十八天！这班傻瓜！老天呀！这班傻瓜！钱付得很干脆。”他痉挛地大笑了。唐庚也格格地跟着笑起来。随后吉密剧烈地咳了阵嗽。等他喘过气来时，他便说，“我还是照常很好。”

唐庚做了个嘲笑的手势。“当然罗，”他深刻地说，“谁都看得出来的。”——“他们可不见得，”吉密说，鱼儿似地喘气。——

“不管胡编什么，他们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相信了，”唐庚肯定地说。——“你可别走漏风声啊，”吉密劝诫地说，声音很萎顿。——“是说你的小玩意儿么？啊？”唐庚怪高兴地追问。突然又显出嫌恶的神情：“你觉得这样做法对，无非是为你自己打算……”

这样被加上利己主义的罪名之后，吉姆斯·惠特将被子一直拉到下巴，静静躺了一会。他鼓起沉重的嘴唇，那漆黑的努着嘴的形象倒是不平则鸣的永恒标记呢。“你干吗老要这样起劲地制造麻烦？”他问，可是并不感到多大兴趣。

“因为这简直是丢脸。强迫我们干这干那……吃得又差，钱给得又少。……我希望我们大闹一场；闹个天翻地覆，叫他们下回再也不敢！把人们推来撞去……砍破我们脑袋……可真是！我们就不是人么？”他愤恨极了，要替人们打抱不平。随后他镇静地说：——“我还替你晾着衣裳呢。”——“好吧，”吉密没精打采地说，“把衣裳收进来。”——“你将箱子上的钥匙给我，我好替你放进去，”唐庚凭着友谊的热忱说。——“收进来得啦，我自己会放的，”吉姆斯·惠特板着面孔回答。唐庚低头俯视，嘴里嘟哝着。……“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呀？”惠特热切地追问。——“没说什么。今晚天气很干，晾在外面等明儿早上再收吧，”唐庚说，声音奇怪地抖颤着，仿佛抑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发怒或笑出来。吉密似乎满意了。——“替我打点水过夜，盛在那只杯子里，”他说。唐庚一步跨过了门坎。——“你自己打吧，”他用快快不乐的声音回答，“你自己就办得了，你不是没病吗。”——“当然我也办得了的。”惠特说，“只是……”——“好，那就你办吧，”唐庚居心不良地说，“既然你能料理你的衣裳，你当然也能料理你自己了。”他走上甲板去，头都不回一回。

吉密欠出身去够杯子。一滴水也没有了。他轻轻地将杯子

放回原处，幽幽地叹了口气——阖上他的眼睛。他想：——换了那疯疯癫癫的白耳发，我向他要也许会给我拿点水来的。傻瓜。我渴极了。……舱里面闷得厉害，他觉得房舱开始慢慢地打转，脱离了船身，滑溜溜地滚入一片光明干燥的空间，那里有个乌黑的太阳照耀着，飞快地回旋着。可那地方竟没有一点水！没有水！一个巡警，面貌活象唐庚，靠在一口枯井旁边喝了瓶啤酒，使劲扑着翅膀飞走了。一艘桅梢高插云霄超越视线的船，正在卸谷物，干瘪的糠皮被风一吹，就沿着那滴水难觅的泊船码头盘旋飞扬起来。他随着糠皮飞旋——异常疲倦而且轻飘。他身体内部的一切都吹跑了。他觉得比糠皮还轻飘——还干燥。他扩张了他空空的胸膛。空气往里面奔流，冲刷之际带走了许多奇怪的东西，好象是些房屋，树木，人民，灯柱等等。……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空气了——他还没有抽完他的一口长气呢。但是他落在监牢里了！他们正要把他锁起来呢。门砰地一响。他们将钥匙转了两下，对准他泼了一桶水——啊唷！干吗哟？

他睁开了眼睛，心想这一跤可跌得不轻，他可是整个身心都是空空洞洞的——空空洞洞的人呀。他依然待在他的舱里。啊！没错！他脸上汗流如注，他的手臂比铅还重。他看见厨子正站在门口，一只手里拿着把铜钥匙，另一只手里端着个亮晃晃的带钩子的白铁壶。

“我已经把厨房上了锁准备过夜了，”厨子说，脸上映着慈祥的光彩。“刚敲了一点。我带来一壶凉茶，给你晚上喝的，吉密。我还在茶里放了点官舱里用的砂糖呢。呃——这总还不至于为此闹得翻船吧。”

他走进来，把茶壶挂在床边，漫不经心地问道，“怎么样了？”说着在箱子上坐下。——“哼，”惠特挺冷淡地应了声。厨子用了

块肮脏的破棉布揩了揩脸，随后又将棉布绕在脖子上，打了个结。——“轮船上的火伕们就象这样，”他平静地说，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气。“我的工作跟他们一样重——我想——时间可比他们长。你见过他们在炉灶间么？活象魔鬼，他们那副样子——不停地添火——不停地拨火——待在那下面。”

他用食指指着甲板。一个忧郁的想法，使他发亮的脸色暗淡了下去，忽而又消逝了，好象一块游移的云影飘过一片光明而平静的海面。下了班的船员们喧哗的脚步声走向船头去了，他们成群结队横过门口亮光。其中有一位嚷道，“晚上好！”白耳发站定了片刻，望望吉密，身上打战，不发一言，怀着压抑着的感情。他向厨子瞥了一眼，眼光里含有阴沉不吉的预兆。他消失了。厨子清了清嗓子。吉密翻着眼向上看，依然不动一动，好象是一个玩捉迷藏的人。

夜色清明，海风轻软。桅梢上方，那清丽弯曲的银河横亘在天空，就好比是永恒、光明的拱形凯旋门，照耀着地球上黑暗的道路。船头甲板前端一个汉子在洪亮而精确地吹口哨，奏出一支轻快的舞曲，同时又隐约听见另一位合着节拍移步和顿脚。前面传来混乱的声音，谈话，嬉笑——忽断忽续的歌唱。厨子摇摇头，斜眼瞅了瞅吉密，开始喃喃地说话。“哼。跳舞唱歌。他们就想不到旁的了。我很奇怪，老天竟也忍受得了。……他们忘掉了那早晚要来的那一天……除了你……”

吉密慌忙咽了口茶，仿佛这茶是他偷来的，并且缩到了被窝下面，侧着身子慢慢移近舱壁。厨子直起身来，关上门，重新坐下，清清楚楚地说道：——

“每回我在厨房里拨火，我总想到你们这班小家伙——赌咒，发誓，偷东西，说谎，还有更下流的——好象只图今生就不管

来世了，……其实呢，也还都不算坏人，”他慢吞吞地说；默然追悔沉思了片刻之后；他以听天由命的口气道：——“罢了，罢了，他们下油锅的日子在后头呢。下油锅！这比白星公司轮船的炉灶可厉害得太多了。”

他很沉静地过了片刻。脑海里起了大大的骚动；一幅轮廓鲜明的紊乱幻象——疯狂的歌唱和痛苦的呻吟混成一片剧烈的哄闹。他受苦，享乐，羡慕，赞许。他感到愉快，惊惶，激昂——好象在那天晚上（生平只一回——二十七年以前了；他喜欢把年月记得很清楚），当时他还年青，因为同坏人为伍，喝得醉醺醺的，在伦敦东部的游艺场里。突然潮涌的感情席卷似的从他身体里冲跑了他的灵魂。他扶摇直上，他冥想来世的秘密。这个来世不由他不向往。它优美极了；他爱它，爱他自己，爱全体水手和吉密。他的情怀充溢着温柔，领悟，好管闲事的欲望，对于那个黑人灵魂的关切，对获得永世超生引起的骄傲，和对非凡能力的感觉。一把抓过他来搂在怀里，一下又把他扔到了超脱的境界去。……灵魂黑——躯壳更黑——糟糕——恶魔。不！空谈——力气——参孙。……他耳畔哄然起了铙钹似的震响；他闪电也似的穿过迷离恍惚乱七八糟的一群：发光的脸，百合花，祈祷书，非人间所有的欢乐；白裙，金竖琴，黑上衣，翅膀，他看见飘荡的长袍，剃光的脸，光明海——沥青湖。还有香甜味，硫磺气——焰火的红舌舔着白雾。令人敬畏的声音轰然震响！……这雷鸣声延续了三秒钟。

“吉密！”他宛似得了灵感叫了起来。接着他又犹豫起来。他高超的奇想搅起了地狱般的迷雾，可是迷雾里还闪着一星半点人性的慈悲。

“什么呀？”吉姆斯·惠特很不乐意地说。大家沉默了，他微

微掉转他的脑袋，小心翼翼地偷看了一眼。厨子动了动嘴唇，却没有作声；他脸上出神，眼睛向上翻。他内心似乎在祈求那甲板的横梁，挂灯的铜钩子，和两只蟑螂呢。

“喂，”惠特说，“我要睡觉了。我想我该睡啦。”

“这不是睡觉的时候啊！”厨子高声呐喊。他的虔诚祈祷已经把他最后的一点恻隐之心剥夺了。他只是个声音——一种没有血肉的崇高的东西，好象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夜——那一夜，他涉水破浪去替那些快灭顶的罪犯们煮了咖啡。“这不是睡觉的时候啊，”他扬扬得意似地重复说。“我可睡不了。”

“你管不着，”惠特勉强使劲地说。“我睡得了。快去睡你的吧。”

“还赌神发誓呢……地狱已经张开口了！……地狱已经张开口了！你可看见那永不熄灭的火……你可感觉到了？你眼瞎了，被罪恶填满了！忏悔吧，忏悔吧！我简直不敢替你想象。整天整晚我听见上帝命令我去拯救你。吉密，让我来拯救你吧！”恳求同威胁的话语象轰鸣的急流冲出他的口来。两只蟑螂走远了。吉密浑身出汗，在被窝下面偷偷地扭动身子。厨子放声大叫。……“你的日子不长了……”——“滚出去，”惠特鼓着勇气大吼一声。——“跟我一起祈祷吧！……”“我偏不！……”小小的房舱热闹得同炉灶一样了。房舱里充满了无限的恐怖和痛苦；尖叫和呻吟；乱嚷嚷的祈祷，宛然似亵渎神明的谩骂和低声的诅咒。房舱外面，嘉雷大声招呼着旁边的人，用愉快的声调告诉他们说吉密的房间正在闹得天翻地覆呢，于是大家一窝蜂拥到关闭着的门前，胆战心惊没人敢开门。全体水手都在那儿。下面的值班人员也穿着件衬衣跳到甲板上来了，仿佛撞了船以后的光景。人们赶上来问道：“什么事啊？”旁的人们说：——“听！”

闷在里面的尖叫声连续不断;——"跪下!跪下"——"别嚷!"——"休想!你已经交付给我了。……你的生命已经被救了。……目的……慈悲。……忏悔。"——"你是个疯子傻瓜!……"——"你的事……你自己说吧……别再在这个世界睡觉了,换了我……"——"滚开。"——"不行!……炉灶……想想看!……"接着是唠唠叨叨一大篇。奋激,尖利,急连的字眼有如冰雹的敲打。——"不!"吉密叫喊。——"是的。你是!……没救了。……谁都这样说。"——"你撒谎!"——"我这会儿就瞧着你死去哩……当着我面前……你简直跟死人差不多了。"——"救命啊!"吉密刺耳地叫。——"在这下面可不行了。……朝那上面看看吧,"另一位怒吼说。——"滚开!杀人了!救命啊!"吉密乱嚷。他的声音骤然中断了。只剩了呻吟,低微的喋嗫,和几声抽噎。

"又出了什么事啊?"一个难得听见的声音说。——"你们滚开!让点路,喂!"克雷吞严厉地吩咐说,挤了过去。——"老头子来了,"有人低声说。——"厨子在里面呢,先生,"好些人高声叫喊,往后退让。门劈啪地打开了,射出一道宽阔的光流照亮了许多惊奇的脸;一股温暖的污臭空气吹拂而过。大副二副的头与肩膀高耸在一个头发灰白的瘦个子上面,这汉子便立在他们中间露了面;他衣衫褴褛,神情严峻,态度僵硬,宛如一尊小小的雕像,脸色消瘦而镇静。跪着的厨子站起身来了。吉密高踞在铺上,抱着他蜷曲的两条腿。蓝色寝帽的流苏,隐隐约约地在他的膝头上颤动。他们惊讶地凝视他弯曲的长背,而他的一只白眼睛茫然无睹地对着他们闪烁。他不敢掉头,缩成了一团;他完整无缺的若有所待的静止状态里含有骇人的野兽般的神情。这是一种本能的东西——一个受惊野兽停止了思想后的呆静。

"你在这儿干什么?"白克爽利地问。——"我的职责,"厨子

热忱地说。——"你的……什么？"大副也开口了。阿里斯笃船长轻轻碰了碰他的肩膀。——"我知道他这怪脾气，"他说，声音很低。"到外面来，包特莫，"他高声吩咐。

厨子扭着双手，捏着拳头在头顶上挥舞，可是他的胳膊仿佛太重而垂下了。他精神恍惚，一语不发地站了片刻。"再也不了，"他讷讷地说，"我……他……我。"——"你——说——些——什么？"阿里斯笃船长问。"赶快走出来——不然的话……"——"我这就来，"厨子说，匆忙而又忧郁地表示让步。他很稳定地跨过门坎——踌躇了一下——又向前走了几步。他们默默地望着他。——"我要叫你们负责！"他转过身来不顾一切地叫嚷，"那家伙快死了。我要叫你们……"——"你还待在那儿？"船长以恫吓的口气叫喊。——"不了，先生，"他连忙嚷道，声音中有点惊惶失措。水手长拉着他的胳膊走开了；有人哈哈发笑；吉密抬起头来偷偷瞟了一眼，出人意外地一跳便跳出了他的床铺；白克很伶俐地一把把他揪住，抱在怀里觉得他很软弱；门口一群人惊奇地叽叽咕咕。——"他在撒谎，"惠特喘着气说，"他说什么黑魔鬼——他就是个魔鬼——白魔鬼——我很好。"他挺了挺身子，白克故意试他一试，松手放开了他。他摇晃着跌跌碰碰走了一两步；阿里斯笃船长目光沉静而锐利地注视着他；白耳发赶紧跑上前去扶他。他似乎并没有理会谁在他身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似乎单枪匹马在恐惧的深不可测的岑寂里同一大队无名的恐怖搏斗，虽然周围有许多兴奋的人们远远地向他倾射着热情的目光。他仍然觉得异常的孤独。忽然来了一阵风，吹得船身起了倾侧，排水孔里流泻着海水，哗哗作响。

"别让他挨近我，"吉姆斯·惠特终于扬着优美的次低音说了；他全身的重量倚靠在白耳发的颈脖上。"最近一个礼拜我已

经好多了……我好了……我正打算照常干活呢……明天——现在也行，假使你乐意的话——船长。"白耳发抬了抬肩膀，使他站直了。

"不用，"船主说，盯着他看。

白耳发红红的脸在吉密的胳肢窝下面很不自在地活动着。一排闪烁的眼睛呆呆地看望灯光的边缘。他们用手肘互相推撞，脑袋转来转去地嘁喳耳语。惠特让他的下巴落在他的胸膛上，低下眼睑，疑神疑鬼似地看看周围。

"干吗不呀？"阴影里有一个声音说，"这家伙一点病都没有，先生。"

"我好了，"惠特恳切地说。"先前有病……现在好多了……这就去干活。"他叹了口气。——"圣母呀，"白耳发耸了耸肩头惊叫，"站直，吉密。"——"那就别挨近我啦，"惠特说，暴躁地将白耳发一推，脚跟有点站不稳，一把抓住门柱，便紧靠在上面，他的颧骨闪耀发光，好象抹上了一层油漆，他突然扯下他的寝帽，用来擦了擦他流汗的脸，然后往甲板上一扔。"我这就要出去了，"他宣布，却没有动一动。

"不。你不用，"船长干脆地说。光着的脚开始窸窣移动，表示反对的声音也在周围嘀咕；他仿佛并没有听见，继续说道：——"你一路几乎老是偷懒，现在你倒想出来了。你大概想着快发薪了。闻见了海岸气息吧，嘿？"

"我一向有病……现在——好些了，"惠特嗫嚅道，对着亮光睨视。——"你是装病，"阿里斯笃船长严厉地说："呃……"他犹豫了一下。"呃，谁都看得出来的。你一点毛病也没有，可是你爱躺在床上一个人享福——现在你就替我躺在床上吧。白克，听我吩咐，这汉子一直到航程终了，不许走上甲板。"

顿时响起了惊奇，狂喜，愤怒的叫嚷。乌黑的人群摇晃着穿过亮光。“为了什么呀？”“对你说是这样……”“真不害臊……”——“我们得为这件事说几句话才对，”唐庚在后面叫起来。——“放心，——吉姆我们决不让你受委屈，”好些人齐声嚷道。一位较年长的海员踱到了前面。“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带有恶意地问，“这条鬼船上是不许病人复元的？”唐庚在他身后异常兴奋地煽风点火，周围一群虎视着的人们没一个不瞥他一眼的，可是阿里斯笃船长伸出食指指着那发言人气愤的晒焦的脸。“你——你给我住嘴，”他警告说。——“这样干可不行，”二三个较年青的鼓噪说。——“难道我们是机器么？”唐庚以刺耳的语调追问，挤到了前排人们肘节的下面——“马上给他点颜色瞧瞧，我们可不是小孩……”——“就说他是黑人，可总归是人呀。”——“要是雪团复了原，我们还得补足了人手才能替这条倒霉船干活呢。……”——“他说他已经好了。”——“照这样说我们只好罢工了，伙计们，罢工啊！”“那倒是好办法。”阿里斯笃船长爽快地对二副说：“别则声，克雷吞，”接着镇静地站在那纷扰的环境里，注意地倾听着那混杂一起的嗡嗡和呼啸，以及那突然爆发的声声感叹和诅咒。不知哪一个提脚一踢，砰地关上了舱门！黑暗里充满了带有威胁性的喃喃不平之语，可是突然一声巨响，黑暗跳过了那道光流；人们变作指手画脚的阴影，发出兴奋的呜呜，哼哼，哈哈的声音。白克附着船长的耳朵低低地说：“离他们远点，先生。”克雷吞庞大的身影默默无声地在船长的细瘦身材附近晃动。——“这回航海，我们一直在受骗，”一个粗嗄的声音说，“不过顶出风头的要算这玩艺儿了。”——“那汉子也是个同船的伙计啊。”“难道我们都是小孩么？”——“左舷值班员想不干了。”嘉雷心血来潮，有点儿飘飘然，一声喟然长叹，接着怒吼起

来：——“还我们吉密！”这一下倒似乎在骚扰中添了些新花样。忽然又起了新的争执和喧嚷。立刻开始了许多人口角起来，——“是。”——“不对。”——“压根儿没有生病。”——“这就去揍他们去。”“闭上你的嘴吧，小子——这是汉子们干的事。”——“是么？”阿里斯笃船长尖刻地嗫嚅说。白克咕噜道：“喔！他们越发不成话了。这一个月来，他们积怨在心，等机会捣乱呢。”——“我早注意了，”船长说。——“现在他们正在起哄哩。”克雷吞鄙夷地说，“还是上后梢去吧，先生。让我们来给他们调解一下。”——“别发脾气啊，克雷吞，”船长说。于是三个汉子开始慢慢地向舱门移去。

在前部索具的阴影里，一堆黑压压的人在跺脚，打转，前进了，又退回来，说了些责难，激励，疑惑，咒骂的话。年长的海员们手足失措，气愤不平，嗡嗡地说他们非得把事干完不可；可是思想激进的青年们大呼小叫地揭露他们和吉密所受的委屈，互相乱纷纷地争论着。他们的注意集中在那濒死的躯壳，那躯壳倒是他们雄心壮志最恰当的象征；他们相互鼓励，东倒西歪，大家踏着一块地方，嚷嚷地说他们可不愿意“上当”。舱里面白耳发扶着吉密上床，他扭转了身子侧耳细听那纷乱的哄闹，深怕遗漏了什么，好容易才克制住他多愁善感的眼泪。吉姆斯·惠特平躺在被窝下面，气喘吁吁地说了许多抱怨的话。——“我们帮你，不要害怕，”白耳发诚恳地说，在他的跟前忙乱着。“我明天早晨就出去——碰碰我的运气。——你们弟兄们可得——”惠特嗫嚅道：“我明天出去——管他船长不船长呢。”他异常费力地抬起一只胳膊，用手抹了抹他的脸；“你可别让那厨子……”他喘着气说。——“不会的，不会的，”白耳发说，转身将背对着床，“他要是走近你的身边，看我给他一个耳光。”——“我要打烂他的脸！”惠特

幽幽地叫喊，激昂愤慨然而软弱无力："我并不想杀人，可是……"他气喘得很急，好象一条狗在日光里奔跑了一阵以后的样子。刚巧站在门外的一个人嚷道，"他不见得比我们都不如吧！"白耳发将手按着门柄。"喂！"吉姆斯·惠特连忙叫唤，声音是这么清朗，倒把另外那位吓了一跳，赶紧转过身来。吉姆斯·惠特黑沉沉鬼也似地平躺在耀眼的亮光里，脑袋在枕头上翻来滚去，他的眼睛瞪着白耳发，乞求而又傲岸的神情。"我躺了这么久，身子有点软，"他清清楚楚地说。白耳发点了点头，"现在可好多了，"惠特坚持说。——"是啊。我看着你一天比一天好了，这个……月来！"白耳发俯视着说。"啊哈！这是怎么回事呀？"他大叫一声，径直往外跑。

他靠在甲板室的一边，平贴在上面，附近有两个汉子东倒西歪地和他撞了个满怀。周围似乎有许多人在争论。他躲远了点，看见三个模糊的人形，孤零零地站在更沉闷的黑暗里，面对着主帆的弧形帆脚下部，那主帆扬在他们头顶，好象一座高大建筑的凸圆形墙壁。唐庚嘶嘶地说：——"揍他们去……趁这会儿暗头里！"许多人结了队急急忙忙朝船尾跑了几步，——随即被拦阻了。瘦削而伶俐的唐庚飞也似的溜过去，把他的右臂挥舞得象个风车——随后蓦然站定，将手臂笔直地指着头顶心。只听得豁啦一声飞过一样沉重的东西，从大副和二副的脑袋中间穿过，沉重地沿着甲板跳跃，猛地打着了后舱盖板，发出沉重的钝响来，白克庞然的形象变清楚了，"别那么丧魂落魄的，伙计们！"他叫喊着，迎着那兀然站定的人群向前走去。"回来，白克！"船长静静的声音呼唤着他。他很不乐意地服从了。沉寂了一分钟，随着又响起了震耳的嘈杂声。只听见阿吉使大劲地嚷，声音盖过了嘈杂声：——"你们再要这样干，我可要报告啦！"又是些

大呼小叫"可别！""别这样！"——"我们不是那种人！"一簇乌黑的人形踉踉跄跄地在舷壁磕磕碰碰，重新退到了甲板室那里。带环的螺钉在踢碰的脚下锵锵作响。——"休那样！""由我去！"——"不行！""你妈的……哈！"于是响起劈劈拍拍的声音象是谁的面颊挨了批打；一块铁落在甲板上；推来撞去好一阵子，一个阴影似的身体在提脚一踢的影子前面，越过正甲板的升降口，仓皇逃跑了。一个狂怒的呜咽声滔滔地说出一大串秽亵的话。——"有人扔东西——老天呀！"白克沮丧地咕噜说。——"那是有意跟我捣乱，"船长静静地说；"我听得那东西一阵风似地溜了过去，到底是什么呀——一拴绳的铁钉吧？"——"那还了得！"克雷吞喃喃地说。人们聚在船腰部高谈阔论；嘈杂的话声混合着海浪的冲击，从沉默而展开的帆篷中间向上升腾——似乎深深地流入了夜空，到了比水天交界线还远，比天还高的地方。倾斜的桅梢上方，星星始终不息地放射着灿烂的光辉。缕缕的光芒躺在水面上，被前进的船身切断了，等她走过之后，还颤动了许久，仿佛对于呜呜低鸣的海存着无限敬畏。

当时舵手急于想知道这场乱子的底细，便撇下舵轮，弯腰曲背偷偷跨着大步跑到船尾楼的边沿。"水仙号"没人管了，轻轻地随风漂移，谁也不会觉察。她微微倾侧，那些沉睡的帆篷突然惊醒了，都欠起身来使劲扑向桅樯，顷刻之间一张又一张的帆篷灌满了风，哗啦啦地在那些高高的桅桁上震响，到了最后，那萎缩的主帆也猛然一跳张了开来。船儿从木冠一直震动到龙骨；帆篷继续拍打，好象一排毛瑟枪在射击；下隅索链和松缩的铁扣子在高处啮唧唧地响，如同隐隐的雷鸣；单轮滑车也呜呜地呻吟。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愤愤地把船身推了一下，这才唤醒了那班聚集在甲板上的人们，使他们恢复了现实，警戒，和责任

的意识。——"朝上风转舵!"船长尖锐地叫道。"赶快上后梢去，克雷吞，看看那个傻瓜怎么了。"——"拉平船头帆的下隅索。当心上风的前桅转桁索，"白克咆哮着。吃惊的人们飞也似的奔跑，重复地传达这些命令。下面值班的人们忽然被甲板上值班的人们丢下了，二三成群地涌到船头楼去，一边走一边嚷嚷。"等明儿看吧!"一个响亮的声音叫道，仿佛想用威胁的暗示遮盖那丢人的退却。只听得有人在发号施令，一盘盘沉重的绳索往下落，滑车轧轧地转动。辛格尔敦的白头在夜空里东闪西烁，高高地出现在甲板上面，宛似鸟儿的幽灵。——"移动了，先生!"克雷吞从船尾叫喊。——"风又灌满了。"——"得……"——"慢慢放松船头帆的下隅索。别扯断了转桁索。把绳索盘绕起来，"白克咿呜地说，东奔西跑乱忙着。

脚步的骚动，人声的嘈杂，都渐渐消逝了；高级船员们正聚拢在船尾楼讨论这次事件。白克心神恍惚，喃喃地抱怨；克雷吞愤怒而镇静；阿里斯笃船长却在心平气和地思前想后。他倾听着白克喋喋不休的申辩，和克雷吞突兀而尖刻的评论，同时他低头看了看甲板，把那拴绳的铁钉捡在手里掂掂分量——刚才不久那铁钉只差一点没有命中他的脑袋——仿佛整个案件只有这样东西是看得到摸得着的证据。他倒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典型：这类领袖，不大讲话，似乎什么都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其实什么都知道，不漏掉一句低声耳语，能看见这条船生命的瞬息不留的阴影。他手下的二位大员巍然高踞在他瘦削短小的身材之上；他们凑在他头顶上谈话；他们懊丧，惊惶，而且气忿，同时夹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小小的安静的人儿，似乎在更广博的经验的深渊里找到了他沉默寡言的恬静滋味。灯火正在船头水手舱里燃烧；一阵洪亮的唠叨絮语不时从前方传来，扫过甲板，渐渐低

下去，仿佛这条不自觉的船儿，轻轻溜走了，通过了伟大的平静的大海，将好动作乱的人类的愚鲁的骚嚷，永远弃置在后面，可是这种喧哗屡次三番地平静了又兴起。指东划西的手臂，张着嘴的侧面影，偶尔出现在门口通亮的方形空间里；漆黑的拳头忽伸忽缩。……“是啊。又没有惹他们，无缘无故的偏跟你捣乱，真正岂有此理，”船长表示同意。……灯光里起了混乱的叫嚣，又突然停止了。……他不相信这时候还会有什么麻烦发生。船尾敲钟，船头又一个钟声响应，音调更深沉；鸣钟的洪声散布在船身周围，激起一大圈震颤的音波，远远地泛滥到空旷的海面上，无边无际的夜晚里。……难道他还不了解他们！不见得！过去这些年。也有些人比较好。要是你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有这般人给你帮忙倒是很靠得住的。有时候，也有些人比魔鬼——比那穷凶极恶，头上长了角的魔鬼更坏。呸！这——算不了回事。虽说还没到这个程度，反正也够糟糕的了，……管舵轮的按照惯例在换班。——“帆满了，抢着风哩，”下班离开的那汉子声音洪亮地说。——“帆满了，抢着风哩，”另外一位跟着说，抓着舵轮周围的把柄。——“我就怕这样的逆风，”船长叫道，忽然气忿地跺起脚来：“就怕逆风！旁的倒不要紧。”他立刻又镇静了。“今晚叫他们勤快点儿，诸位；只要叫他们觉得我们一刻也没放松就行——别声张，你们知道。留神别惹他们，克雷吞。明天我要宽严并用好好同他们谈谈。一群干粗活的疯子！可不是么，干粗活的！从他们里面要挑选真正的水手，怕还没有我一只手的指头多。什么都不行，就会起哄，胡闹——你说——是不是？”他踌躇了一下，“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对付他们是错了，白克？”他按了按他的肩头嗤地一笑。“我看他站在那儿，四份里倒有三份死了，害怕得什么似的——在黑暗里对着许多张口咋舌的人们

——没有点儿勇气面对那快要临到我们大家头上来的东西——这念头蓦然涌上我脑海，连我自己还没有想到。替他担心——就好象替一个生病的野兽担心哩。可哪里有动物怕死怕得这么厉害的!……我想还是听之任之吧。这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我脑子里就没有想到，那些傻瓜竟会……哼！当然——现在只好坚持到底了。”他把那拴绳的铁钉放在口袋里，怪不好意思的样子，随后锐利地说：——“你要是看见包特莫又要花招的话，就对他说，我可要把他的脑袋放在抽水筒下面洗澡了。从前有一回就采用过这办法。那家伙老要这样发作。话是这么说，他毕竟还是个好厨子啊。”他急忙地走开了，回到后甲板的升降口旁。大副二副跟在他后面，浴着星光，瞪着惊奇的眼睛。他往下走了三步，把脑袋凑近甲板，换了个声调说道：——“今晚上我打算不睡觉了，以防出事；要是……有什么事大声地叫唤一下，你看见生病的黑奴的眼睛没有，白克？我想他大概有什么事求我哩。什么？已经不可救药了。一个孤单单的黑叫化夹在我们里面，他的目光好象透过我直看到地狱里去的样子。想想看，这糟糕的包特莫！嗐，让他平平安安地死吧。我到底是这里的主人啊。我爱怎么说便怎么说。由他去吧。他从先也许还抵得上半个人……好生留神看着啊。”他在下面隐没了，留下他的大副和二副面面相觑：即使他们俩看见了一个石像对着生死的无常洒下神奇的怜悯之泪，他们也不会比现在更受感动的。……

许多烟管的凹斗里，竖立着袅绕的烟雾，渐渐散作青蓝的雾霭：水手舱里青雾弥漫，显得特别宽敞，好象一个大厅似的。沉重的烟云停滞在横梁中间；几盏灯被月晕似的白圈所缭绕，每盏都燃着颗紫色的心，射出两道有气无力的火焰，却没有光芒。许多烟圈漂浮在空间，化为更浓密的一束束。人们有的直手直脚

地横陈在甲板上，有的懒懒散散地坐着，有的屈着膝头，耸着肩膀斜倚着舱壁，嘴唇在动，眼睛在闪，手臂挥舞着把烟雾突然赶向后退。幽幽的低语声似乎一层高一层地重叠堆砌，仿佛溜得不够快，还来不及穿出狭窄的门洞似的。下面值班的人们只穿着衬衣，提着雪白的长腿大踏步走，很象疯癫的梦游病患者；同时甲板上也有个值班员不时往舱里直冲，一副奇怪模样似乎衣服穿得太多，他侧耳倾听片刻，在喧哗声里匆匆插上几句，便又奔赶出去；只有少数几位逗留在门旁，如醉似痴地把一只耳朵侧向甲板。——"团结起来，伙计们，"大卫士怒吼道。白耳发很想叫旁人听他讲话。脑尔士不慌不忙茫然若失地咧嘴冷笑。一个胡须很密而剪得挺短的矮个子，隔开一定时间就要喊一声：——"谁害怕了？谁害怕了？"又一位跳起身来，目光炯炯，兴奋激昂，发出一串不连贯的咒骂，然后安静地坐下。有两个人很亲密地在讨论，轮流拍着对方的胸膛，想解决一些纷争。还有三个将脑袋凑在一起，直着嗓子嚷嚷，相互之间有一种信赖的气氛。一片狂风暴雨似的浑沌人声中，偶尔传出清晰的三言两语刺着耳朵。旁人听得见：——"上回的船上。"——"管他呢？让我们谁来试它一试看，要是——"——"屈服了，"——"一点劲儿也不费"——"他说他完全好啦"——"我常常想"——"别理会……"唐庚缩成一团，靠着船头斜桅蹲着，两片肩胛骨耸得同耳朵一般高，削尖的鼻头垂着，真象一只带病的兀鹰蓬松着羽毛。白耳发叉开两腿站着，一个劲地叫嚷，把脸都涨红了，双臂举着活象摩耳塔的十字架。两个斯堪的纳维亚人躲在一个犄角上，那目瞪口呆心慌意乱的神情，好象在凝望着山崩海啸。灯光那面，辛格尔敦站在烟雾里，魁梧奇伟，模糊不清，头顶碰着横梁；好象一个神人雕像待在昏暗的地窖里。

他庞大的身躯兀然不动向前跨了一步。喧哗声好象冲散了的浪头渐渐消散了：可是白耳发高擎了两臂重又吼了声：——“听着，那汉子快死了，”接着突然在升降口盖板上坐下，将脑袋捧在手里。大家望着辛格尔敦，有的从甲板上抬起眼睛，有的从黑暗的角落里探望，有的掉转头来，带着好奇的目光。他们若有所待因而心平气和了，仿佛那个目中无人的老头有着更尖锐的目光，更清醒的头脑。已经窥破了他们不安的愤怒和欲望的奥秘了。他确确实实站在他们中间，可是他的形容却漠然安详，仿佛他已经见过无数的船舶，听过许多回他们这种声音，凡是汪洋大海上所能发生的事情早就经历过了。他们听得他的声音从他那宽阔的胸膛里宛如雷鸣般地发出，那些字眼仿佛是从崎岖不平的过去向着他们滚来。“你们想干什么？”他问。没人回答。只有脑尔士“唳，唳”地嘟哝着——还有一个低低地说：——“太难为情了。”他等了一会儿，打了个鄙夷的手势。“你们有些人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就在船上见过许多闹乱子的事了，”他慢吞吞地说，“为了一点小事或者什么事也没有；可是从来没有为了这样一件事闹的。”——“那汉子快死了，我告诉你，”白耳发坐在辛格尔敦脚跟前十分伤心地重复说。——“原来是为了那个黑鬼，”老海员继续说，“我见过他们跟苍蝇似的死去呢。”他沉思似地停了嘴，仿佛要回忆许多悲惨的往事，恐怖的情节，和黑奴遭受的屠杀。他们呆呆地凝视着他。他活了这样一大把年纪，尽够记得贩卖奴隶的商船和流血的暴动了。也许还记得些海盗或水寇哩；谁说得清他生平经过了些什么样的狂暴和恐怖哟！他还想说什么？他道：——“你们救不了他；他是死定的了。”他又踌躇了一会。他上唇和下巴的胡须颤动起来。他在斟酌字眼，在纷乱的白胡须后面喃喃地体味；这位不可思议而令人兴奋的老汉，好象个宣

谕的神道隐藏在帐幔后面……——“待在岸上——生病——再呢——沿路带来这顶头风。害怕。大海只要她自己的同类——望见陆地就死了。往往是这样。他们也知道——路程遥远——天数愈多，银元挣得也愈多——你们还是安静些吧。——你们打算要什么？反正救不了他。”他似乎从睡梦中惊醒了。“你们连自己都救不了呢，”他严肃地说，“船长不是傻子。他心里自有主意。留点神吧——我说！我是很懂得这班船长的！”他眼睛盯着前面，把头转来转去，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仿佛正在检阅一长排伶俐的船长呢。——“他说，他要砍掉我的脑袋哩！”唐庚用凄惨的音调叫嚷，辛格尔敦将信将疑地凝神探视下面，好象看不见他似的。——“滚你的！”他无意深究，便说了句暧昧的话：他的态度里包含着无穷的光彩。表现着不能言喻的智慧，难以动摇的淡漠，以及舍己从命的冷冷的神气。周围所有聆听着的人们仿佛在绝望之中恍然大悟了；他们哑口无言，满不在乎地翻来滚去，好象已经看透了他们的生存在某方面确实是无可救药的。这个洞察一切却不自觉的老人，挥了一挥手臂，大踏步跨到了外面甲板上，再也没说一句话。

白耳发睁着滴溜滚圆的眼睛，茫然若失地沉思默想。有一二位用手臂撑着沉重地翻到了上铺，安稳之后叹了口气；旁的人们先敏捷地将脑袋伸进下铺——立刻又掉转头来看看自己，好象野兽爬进巢穴的样子。只听见小刀摩擦陶土的沙沙声。脑尔士不再咧开嘴苦笑了。大卫用热烈而坚定的口气说：——“我们的船长原来是疯子。”阿吉咕噜道：——“我的天！我们倒还没有听说过呢！”钟敲了四下。——“下面值班的已经一半时间值好啦！”脑尔士吃惊地嚷起来，随即反省起来。“嗳，睡上两个小时，也算是休息了，”他自我安慰地说。有几个假装睡着了；嘉雷睡

得很熟，忽然提起倔强而怅惘的声音说了几个含糊不清的字眼。——“这浑小子肚子里生了蛔虫了吧！”脑尔士从被窝下面解释说，俨然是学者模样。白耳发起身凑近阿吉的铺位。——“我们把他拖出来了，”他忧郁地说。——“什么？”另外那一位昏昏懂懂怪不乐意似的说。——“现在我们可要把他扔下海去了，”白耳发继续说，下唇颤抖着。——“扔什么？”阿吉问。——“可怜的吉密呀！”白耳发吞吐着说。——“让他遭天打！”阿吉有口无心地凶狠地说，在床上坐起身来；“全是他作祟。要不是我，这船上早已闹出人命案来了！”——“这倒怪不得他，你说是不是？”白耳发嘟哝着申辩；“我搬他放上床……他就跟装牛肉的空桶差不多重，”他补了一句，眼里噙着泪。阿吉目不转睛地瞅着他，接着毅然掉转他的鼻头朝向船侧。白耳发徘徊逡巡，仿佛他在这暗淡的水手舱里迷了路，差一点就摔倒在唐庚身上。他踞高临下地打量了他一番。“你想不想睡觉了？”他问。唐庚绝望地抬头看看。——“这黑心的下贱的苏格兰佬踢起我来了！”他待在下面板上低声咕噜，音调凄恻而百无聊赖。——“倒是干了件好事哩！”白耳发说，依然很颓丧；“你今晚上的神气活象个吊死鬼哪，兔崽子。你可不许挨近吉密，玩你那杀人的把戏啊！你又没有拖他出来。你留点神！因为我要是赏你一脚的话，”——他渐渐有了点喜色——“我要是赏你一脚的话，我可要学美国人的办法——踢断一样什么哩！”他用指节轻叩那低俯的头顶。“你记着点儿，小子，”他怪高兴地下了个结语。唐庚没有介意。——“他们会不会给我使坏？”他发问。——“谁——撕歪？”白耳发口里嗞嗞作声，退后了一步。“要不是为了去照顾吉密，我这会儿就来撕歪你的鼻子了。你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唐庚站起身来，目送白耳发的背影蹒跚地走过门洞。四面都是睡着了看不见的人们正在恬静地

呼吸着。周围的平静似乎更增添了他的胆量和脾气。他心怀毒意，板着面孔，炯炯的目光从借来的宽大而不称身的衣服上移向别处，仿佛要找一件他能捣毁的东西似的。他们睡熟了！他真恨不得扭断那些颈脖，挖出那些眼睛，唾那些脸孔呢！他对着那些冒烟的灯火挥舞一对肮脏而瘦削的拳头。“你们都是忘八蛋！”他发不出声音似地嚷。谁也没有动。“你们胆小得连一只耗子都比不上。”他的声音提高了，变为嘶哑的尖叫。王密保突然钻出一个头发蓬松的脑袋来，狂野地对着他瞅。“你们是船上的垃圾！我希望你们没死先腐烂！”王密保听不大明白，却颇感兴趣，挤眉弄眼起来。唐庚沉重地坐下；他哼哼着从颤动的鼻孔里使劲呼气，一面咬牙切齿，一面将他的下巴紧压着胸部，似乎要啃穿这胸部，直啃到里面的心脏。……

早晨，船儿开始了她漂泊生涯的又一天，她的外表焕然一新，明媚秀丽，好象到了陆地上的阳春时节。冲洗过的甲板闪烁发光，形成了干净漫长的一片；斜射的日光如同耀眼的水花照在黄铜的饰物上，金箭似地射在磨光的杆棒上；一颗颗海水忘了擦，沿着围栏东一点西一滴，透明得好象露珠，比散乱的钻石还要晶莹。帆篷被懒洋洋的和风吹得悄悄睡着了。太阳孤独而壮丽地升上蔚蓝的天空，俯视着一条寂寞的帆船贴着上风，溜过蔚蓝色的海面。

水手们挤上三个并排在一起的主桅，正对着官舱门。他们转来转去，你推我撞，带着犹豫的态度和呆钝的神色。每有小小的骚动，脑尔士便沉重地斜倚在他的一条短腿上。唐庚从人背后溜走，忙乱而且焦急，好象正在寻找藏匿的地方。阿里斯笃船长突然出现在后甲板。他在他们队伍面前踱来踱去。他衣衫褴褛地站在阳光里，显得又苍白又消瘦，动作敏捷，坚强得如同金

刚钻。他将右手插在短衣一边的口袋里，那里面还放着沉重的东西，所以衣服的一边往下面起了许多褶纹。海员中间有一位预报凶兆似地清了清嗓子。——“我一向没有找过你们这班家伙的岔儿，”船长兀地站定了说。他以疲惫然而坚定的目光正视他们：普遍的幻想使那目光直透入他面前二十对眼睛的每一对。白克待在他背后，阴郁沉闷，脖子粗得象公牛，低声地咕噜着。克雷吞轻松活泼，两颊绯红，态度安详而果断。“现在我还是老样子，”船长继续说：“我待在这儿为的是要驾驶这条船。让船上的水手个个都能循规蹈矩。假使你们对你们的工作跟我对我的一样明白，自然不会出麻烦了。你们还在暗中叫嚷，说什么‘明儿早晨看吧！’好吧，你们现在看见我了，你们打算怎么办？”他静候答复，来回踱着快步，眯起眼睛观察着他们。他们打算怎么办？他们站在那儿，左脚换到右脚，保持身体平衡；有几个将帽子朝后一推，搔起头皮来了。他们打算干什么？吉密被丢在脑后了；没有人再想念他了——他孤零零地待在前面房舱里，同许多巨大的幻影搏斗，坚持着他那鲜耻寡廉的谎话，为他这一眼就能看穿的欺骗行径格格地苦笑。不，被忘记的决非吉密；就是他死了，也不会这样被忘得干干净净的。他们有着伟大的目标。可是突然之间，他们心里想说的那些简单话语。似乎都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他们模糊而灼热的一片欲望的汪洋里了。他们明明知道他们打算要的是什么，可是他们却难以启口，他们站在原地扭动着，粗壮的臂膊末端油污的大手和弯曲的手指摆动着。一声低语消逝了。——“你们到底为的是什么呀——是因为吃的东西吗？”船长问，“经过好望角外面时，损坏了许多粮食，你们是知道的。”——“那我们知道，先生，”前排里有个长胡须的老水手说。——“那么活太重——唔？你们干不了？”他再问。接着是不

快活的沉默。——"照这样人手不够，我们可不愿意干了。先生，"大卫士终于说了，声音有点发抖，"那个黑——……"——"得啦！"船长高声嚷道。他站在那里打量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向这边又向那边走动了几步，冷冷地大发雷霆，说了一大串毒辣尖刻的话，就象他年青时候在冰海上遇见的暴风一样厉害。——"要不要告诉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你们太了不起啦。以为你们自己是什么好人哩。你们连自己干了些什么活还不大明白呢。该做的事不好好地做。还觉得太辛苦了。就是你们干的活比现在加上十倍，还嫌不够哩。"——"先生，为了船我们够卖力气了，"有一位气坏了，颤抖着声音嚷。——"卖力？"船长继续咆哮；"你们在岸上听得还不够，是不是？他们不是告诉你们，再卖力别夸口啊。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顶卖力的比无力可卖的差不了多少。你们难道不能多出点力了？不能，我也明明知道，可并没有说你们什么。可是你们不许再胡闹，不然的话，我可要来收拾你们了。我等着你们呢！不许胡闹！"他向群众用一个指头点了一点。"至于那家伙，"他使劲抬高了声音；"至于那家伙，假使他没有得到我允许，胆敢把鼻子朝外面甲板上伸一伸，我就要给他戴上脚镣手铐。瞧着吧！"前面的厨子听见了他说的话，连忙从厨房里赶了出来，扬着两只胳膊，惊惶骇怕不大相信似地赶紧又跑了回去。深深的岑寂暂时笼罩了整只船；有个大腿外弯的海员趁势走到一边，很斯文地向甲板上的排水孔里咳出了一口痰。"还有件事，"船长镇静地说。他突然迈了一大步，晃了晃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个拴绳的铁钉来。"看！"他的举动来得出乎意料，而且非常突兀，大家竟倒退了一步。他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们的脸，有几位马上显出吃惊的神气，仿佛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绳栓的模样。他将绳栓举在手里。"这是我的事。我并不追究你

们，可是这是你们大家知道的；这东西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他的眼睛怒火直冒。人们局促不安地蠕动着。他们掉过头去不再看那铁块了，怪害臊似的，狼狈而且惶恐，仿佛这是件可怕可耻或不雅的东西，如果要顾全一般的体面，便决不该在光天化日之下拿在手里这样舞弄的。船长凝视着他们。“唐庚，”他以短促尖锐的声调叫了声。

唐庚在人背后东闪西躲；可是他们都回过了头来朝他看，向两旁让开了。排列着的人们继续不断地在他前面分开，又在他后面合拢来，直到最后，他只剩了孤单一人待在船主面前，仿佛是从甲板里钻上来的。阿里斯笃船长向前走近他身边。他们俩身材倒差不多；在近距离内，船长同那对珠子似的眼睛交换了绝不容情的恶狠狠的眼光。他们摇摇晃晃站不大稳。——“这东西你知道么？”船主问。——“不，我不知道，”那一位厚颜大胆地慌忙回答。——“你是条没出息的狗。拿去，”船长吩咐说。唐庚的胳膊似乎粘在他的大腿上了；他兀立不动，眼睛望着前面，好象在操场上接受检阅。“拿去，”船长重复说，走得更近了；他们相对嘘气。“拿去，”阿里斯笃船长又说，做了个威胁的手势。唐庚从他身旁勉强抬起一只手臂来。——“干吗对我这样狠？”他使劲嗫嚅说，仿佛嘴里填满了浆糊。——“假使你不……”船长又开口了。唐庚一把抢下那铁栓，看样子是要拿着逃走，可是偏偏象支蜡烛一样举在手里，木桩也似的没有动一动。“你从哪儿拿来的，还放回那儿去，”阿里斯笃船长说，凶狠地瞅着他。唐庚退后一步，眼睛睁得很大。“走，你这下流东西，不然的话我可要叫你走啦。”船长嚷道，威胁地向前逼进，慢慢地逼着他后退。他闪闪躲躲，想用这危险的铁器保护他的脑袋，抵挡那将临未下的拳头。白克暂时停止了咕噜的喉鸣。——“妙呀！天啊，”克雷吞低声喝

彩，俨似鉴赏家的口吻。——“别碰我，”唐庚狗嗥似地叫着，向后退却。——“那就走。走快点。”——“你别砍我。……我拉你到巡官那儿去打官司……我要告发你。”阿里斯笃船长迈了一长步，唐庚便一骨碌转过身来，连跑了几步，站住脚，回过头来，露出蜡黄的牙齿。——“再往前，前部索具。”船长催着他，用手臂指点着。——“你们难道就站在那儿眼看着我受欺侮？”唐庚向一群默默守望着他的人尖叫。阿里斯笃船长灵敏轻快地向他走来。他纵身跳了一跳又避开了，冲到前部索具跟前，狠命将铁栓硬塞进它的窟窿里去。“我早晚得向你出这口鸟气，”他对着全船尖叫，走过前桅隐没不见了。阿里斯笃船长转过身来，脸色安详地回到船尾去，仿佛他早已忘掉这场活剧了。人们给他让开一条路，他对谁也不看一眼。——“这就成了，白克。打发值班的人们到下面去，”他静静地说。“你们这班人将来也该学点规矩了，”他以镇静的声音加了一句。他对那些怀着深刻印象慢慢退走的人们的背影，沉思地目送了片刻。“上早点，茶房，”他在官舱门口叫唤，音调很轻松了。——“我真不愿意让你——喔！——亲自把那铁栓交给那家伙，先生，”白克说；“他会用它来砸——喔！——砸你的脑袋，跟砸蛋壳似的。”——“噢！他！”船长漫不经心地含糊说。“一群怪物，”他又低声道。“我想现在大概没有问题了。可是也难说，这个年头，同这一些……好些年以前了；我那时当船长，年纪正轻——有一回航海去中国，遇到一次暴动，那才厉害呢；白克。那又是一种人。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要钻到货舱去找酒，很简单……我们拳打脚踢，跟他们周旋了整整两天；等他们挨揍够了——就跟绵羊一样地驯顺了。一班挺好的水手。我那次航海可真是痛快。”他望了望高处，帆桁拉得很紧。“一天又一天，老是逆风，”他苦恼地叹息。“这次海程，我们难道就遇不到

好风了？”——“预备好啦，先生，”茶房说，神差鬼使似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手里还带了块污垢的抹布。——“啊！可以了。来吧，白克——时候不早了——真无聊，胡闹了一早晨。”

## 第 五 章

平静而令人窒息的沉重气氛弥漫了全船。下半天，人们来回忙着洗衣裳，挂到捉摸不定的风口里晾干，他们愁眉苦脸有气无力好象大梦初醒的哲学家。很少攀谈搭讪。生命问题似乎太浩瀚了，不是狭隘的人间语言所能容纳的，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不再过问，而把它全盘托付给无垠的大海，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大海已经将这个问题纳入它无穷无尽的势力范围里了。大海是无所不知的，早晚总会揭开帷幕，让每个人都能看透那隐在一切谬误里的智慧，那藏在种种疑问里的真相，以及那超越忧患恐怖的安全和平的领域。许多白费的心思，不断地东拉西扯，侵入人们的躯体：在这浑沌的思想潮流里，吉密突然涌上表面，好象一个被索链系在污浊河底的黑色浮标，不由得人不注意。虚伪战胜了。凭着疑惑，凭着愚蠢，凭着怜悯，凭着伤感癖，它战胜了。由于慈悲，由于粗鲁，由于谐谑的情趣，我们自告奋勇地去拥护它。吉密在无可避免的真理面前，不屈不挠地始终坚持着他违反真理的态度：他这种精神倒可以与一个奇伟的谜语——一个精深博大，有时令人愕然起敬的现象相比拟；同时在许多人，这样尽情地拿他打趣，倒也感到几分美妙的滑稽意味。人们越来越关切他，不愿意看他死，表面上好象出于对旁人痛苦的恻隐之心，其实骨子里还是怕自己难受，脱不了自私的动机。我们眼睁睁看着那唯一无可挽回的事实一天逼近一天。他倒倔强，偏不承

认：这态度未免扰乱人心，仿佛自然界的一条规律不再灵验了。他全然搞错了自己是怎么回事，旁人便不禁疑心起来：他大概有点儿神通，懂得些魔术吧。他荒谬到好象受了神灵启示的模样。他是有独无偶的，只有超越人间的东西才能象他这般地迷人心曲；他似乎已经越过那可怕的疆界，到了另一边大声抗议哩。他渐渐解脱了形骸，活象个幽灵；他的颧骨变高了；额头越发斜削；脸上尽是些坑洼和一块块的黑影；没有肉的脑袋无异于土里挖出来的黑骷髅，只在眼眶里装了两个不安定的眼球。他情况恶化的影响使人心每况愈下。为了他，我们变得精通世故，感情脆弱，心思繁复，而且颓唐不堪：我们了解他恐怖的微妙，同情他所有的嫌恶，畏缩，闪躲与虚妄——仿佛我们太文明了，近于昏庸老朽，一点儿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了。我们的神气带有洞察了某种卑污的神秘的味道；我们装出深刻的鬼脸，就象一些阴谋家，心领神会地挤眉弄眼，三言两语里都含有深长的意味。我们下流得不堪形容，心底里却乐不可支。我们又庄严，又兴奋，又热忱地向他撒谎，仿佛为了获得永恒的报酬，正在耍着道德的手腕哩。我们异口同声地附和他极狂野的言论，仿佛他是个百万富豪，是个政治家或革命家——而我们是一群野心勃勃的笨伯。我们有时壮了胆对于他所说的话提出疑问，可是问的时候模仿了阿谀谄媚之流的态度，结果我们的异议看上去就象殷勤的奉承，反而增加了他的光荣。他左右着我们对这世界的道德观，仿佛他掌握着荣誉，财宝，或分配工作的痛苦权力；其实他除了轻蔑以外，什么也不能给我们。他的轻蔑倒是无边无际的；我们眼看着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缩小，而他的这种侮辱倒似乎越来越大。他周围——他自身——只有这件东西能给人以持续和强健的印象。它活在他的身体内部，具有一种不可扑灭的生命力。它借

了他那努撅的黑嘴唇说话；它借了他那忧郁傲岸、没精打采、睁得很大的目光，凝视我们。我们聚精会神地守望他。他不大愿意活动，看样子是怕身体崩溃。只要轻轻做一下手势就能使他觉得（决无旁的可能）自身软弱，从而引起一阵精神上的痛楚。他一举一动都非常小心。他肢体笔直地躺在那里，下巴搁在被褥上面，形成了一种机敏而严谨的僵硬状态。只有他的眼睛在人们脸上游移：那是一双鄙夷、尖刻而悲哀的眼睛。

就在这时候，白耳发的虔诚——以及他的勇敢——博得了一般人的钦佩。他把闲暇的工夫完全消磨在吉密的房舱里了，他体贴他，和他聊天；和气得象个娘儿，温柔得象个老慈善家，他一往情深地关心他的黑汉，俨然是位蓄养奴隶的模范主人。但是一来到外面，他脾气可大了，火药似地一碰就炸，阴沉抑郁，疑神疑鬼，尤其是悲怀难遣的时候最为凶暴。这个负气使性的人所有的只是一把眼泪和一个拳头：一把眼泪是为吉密抛洒的，一个拳头却谁都有份儿，只要谁对于吉密的情形，在严密的正统见解以外挟有些微私嫌。我们旁的事什么也不谈。连两位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讨论起当时的局势来了——可是无从知道他们到底抱着什么态度，因为他们俩辩论用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白耳发疑心他们二人之中总有一个难免失敬，可是断不定到底是谁，心想既没有取舍抉择的余地，便只好对他们俩一起攻击了。他们被他的蛮横吓得不得了，从此以后待在我们里面垂头丧气地变作一对哑吧了。王密保始终含糊其辞，可是面无笑容，活象一头牲口——看上去比那只猫儿还要不懂事——结果倒落得安全。并且他也是救护吉密的优秀党徒之一，自然不受嫌疑了。阿吉平时不大开口，可是常常费上个把钟头跟吉密幽幽地聊天，摆出一副主人身分。白天无论什么时候，总看见吉密箱子上有人坐着，

晚上坐的人也依然很频繁。黄昏时分，从六点到八点之间，房舱里挤得水泄不通，门口还拥着兴会淋漓的一大群。个个凝神注视着那黑人。

他沉浸在我们的热情和兴趣里。他的眼睛带着讥讽意味闪闪发光，他用软弱的声气责怪我们的懦怯。他还说，“要是你们这班家伙能替我坚持到底的话，我现在也许到甲板上去了。”我们低了头。“对啦，可是你们也许以为我会让他给我戴上脚镣手铐，变把戏给你们看呢。……嗅，不见得。……老这么躺着简直是糟蹋身体，真的。你们反正无关痛痒。”我们难为情极了，仿佛他句句说的是真话。他的高妙的傲岸所向无敌，什么都被征服了。我们本不敢背叛信义。我们委实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愿意维持他活到家——活到航程的终点。

辛格尔敦还是照常地超然远离，对于一个日暮途穷的生命的微末琐碎一副不屑与问的样子。只有一回，他走近前来，出人意料地驻足在门口，他一言不发地窥视吉密，似乎要把这黑鬼也纳入他遥远记忆里聚集着的一群幽灵。我们不则一声，辛格尔敦站在那儿待了许久，仿佛负着使命来叫唤一个人，或者视察一件大事似的。吉姆斯·惠特躺着一动也不动，显然没有觉察那股股盼望似定睛端详着他的目光。在他的周围打架的气氛越来越浓。我们觉得人们正在暗地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哩。末后，吉密忧形于色，在枕头上滚过他的脑袋来。——“晚上好啊，”他以和解的声音说。——“哼，”老海员很粗鲁地回答。他对吉密又狠狠地定睛望了片刻，突然走开了。过了许久，那小小的房舱里才有人开口说话，虽然我们大家的呼吸舒畅得多了，好象刚刚脱离了危险境地。我们深知那老汉对于吉密的看法，可是没有人敢反对。他的意见令人不安，增添了人们的痛苦；更糟糕的是那意

见也许竟是不错的，至少我们不能反驳。只有一回，他特别赏脸，将他的意见加以充分的说明，可是他给予人们留下的印象再也不能消除了。他说吉密是逆风的起因——照他的看法——不治的病人会一直苟延残喘，直到陆地出现，才会死去；吉密也知道，一见陆地他就没命了。哪条船上都是如此。我们难道这还不知道？他用严峻的轻蔑的口吻问我们：我们知道得什么？我们还疑心些什么？吉密受了我们怂恿，又被王密保（他是个芬兰人——不是吗？）的鬼蜮伎俩一再激励，因此让这条船老在海面上漂啊漂地原地徘徊。这情形只有傻瓜们才看不透呢。谁听说过这种连续不断的平静和逆风？这是有悖自然的……我们不能否认，这的确有点离奇。我们感到很不安。老生常谈里所谓"日子愈多，挣的银元也愈多"，并不能象以往那样给我们以安慰，因为粮食越来越少了。经过好望角附近海面时毁掉了许多，我们吃的饼干也酌减了一半。豌豆、糖和茶，老早就光了。咸肉也快完了。我们有的是咖啡，只可惜缺少煮咖啡的淡水。我们将腰里的皮带收紧了一个扣，继续替船儿洗刷，磨擦，油漆，从早到晚没有闲一闲。她立刻焕然一新，好象剥掉一层皮的样子；可是饿鬼也就上了她的身了。并不是决绝致死的饥荒，只是那得寸进尺，生气勃勃的饿鬼，蹑手蹑脚地在甲板上走动；安安稳稳地睡在水手舱里，醒时叫你受罪，梦里跟你捣乱。我们望着上风头，想找些转变的征兆。夜晚和白天，每隔几个钟头，我们总替她掉个头，希望她终于能跟着下隅索转移，抢风赶程！她偏不听话。她似乎已经忘掉归航的方向了；她乱冲瞎撞，一忽儿朝东，一忽儿又朝西北；她赶前赶后，神经错乱，好象个胆怯的动物在四处碰壁。有时，她仿佛疲倦得要死，在安静平滑的海波里辗转摇荡，有气无力地挨过一整天。摇摆的桅樯上，从根到顶张挂着

的帆篷在闷热的空气里力竭声嘶地飘扑挣扎。我们又累，又饿，又渴；我们渐渐觉得辛格尔敦说的话很可靠，可是我们对吉密矢志不渝，仍然装作不知情的样子。我们跟他聊天，诙谐地指东说西，好象是避正在起劲地参与一种巧计暗谋的人们；但是我们抬着焦渴的眼睛，从舷栏上面窥探西方，寻找希望迹象，寻找好风的迹象；纵使一丝风息会给留恋不舍的吉密带来死信，我们也管不得了。可是依然渺茫得很！宇宙跟吉姆斯·惠特暗中串通好了。轻快的微风从北面吹扬起来；天色依然很清朗；我们疲倦不堪，而周围闪烁的海，在微风吹拂下，尽情享受、沐浴着伟大的阳光，仿佛它已经把我们的生命和苦难抛在脑后了。

唐庚跟旁人一起东张西望，期待着好风的光临。如今谁也记不得他思想里含有什么毒素了。他很沉默，显得更消瘦了，仿佛愤恨人们和命运的不公，他的身体便被这内心的愤恨慢慢地侵蚀着。大家不理他，他也不睬谁，可是他鬼鬼祟祟的眼睛里老含着他对任何人的敌意。他只和厨子搭讪，委婉地诉说苦衷，连这个好人也有点相信他唐庚是个任怨任劳的人了。他们一唱一和地叹惜船上伙计们的缺德。再没有比我们这些人更罪过的了：我们造谣撒谎，串通一气去陷害一个可怜无知的黑人，把他毫无准备的灵魂送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包特莫烹调了些还有办法做的东西，越想越痛心，因为替这样的罪人们预备食物，难免会连累了他自身灵魂的超度。至于船长——他跟他航海已有七年之久了，他说，他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也会如此……“哎。哎……事已至此……也无法挽回了。明智理性，一下子被推翻……完全凭意气用事……真是风云不测，祸福无常啊。”唐庚气鼓鼓地高踞在煤柜上面，晃荡着两条腿，频频点头。他以假装的顺从换得安坐厨房的特权；他不禁心惊胆战；他表

示同意厨子的意见；可找不到足够严厉的字眼来批评我们的行为；当他深恶痛疾地诅咒我们时，包特莫——要不是碍于他的原则，他倒也满欢喜诅咒的——假装没有听见。既然无人见怪，唐庚索性骂个痛快——尽够他二位受用的了；他借灯，借烟草，闲荡了好几个钟头，轻松自在地对着炉灶。他从那儿听得见我们在房舱隔壁跟吉密的聊天。厨子推撞锅盘，砰地关上炉门，咕噜着预言：全船的伙计们都要天诛地灭；唐庚虽不承认来世的存在（除非故意用来亵渎神明），却聚精会神愤怒填膺地侧耳倾听，痛快淋漓地激赏那脑海里浮起的无限苦难的幻象——跟人们激赏凶暴与仇恨，贪婪与威权的种种该咒的幻象一样。

清朗的黄昏时分，月色惨淡，寒光普照，静默的船儿变得死气沉沉，宛如陆地上的冬天。她后面拖曳着一条金色的长带横亘在暗黑的圆盘也似的海面上。脚步声在她悄寂的甲板上起了回响。月光紧缠着她好象凝冻的雾气；帆篷耸立，白净耀眼，那尖圆的顶部好象纤尘不染的雪堆，在浩荡阴森的光芒里，船儿似乎洁净得象理想的美的幻景，朦胧得象恬静和平的温柔梦境。她全身没一样实在的东西，没一样分明和坚固的东西，只有许多沉重的影子，使她的甲板充满了绝不停留而毫无声息的骚扰：只有那些比夜更黑暗，比人们的思想更不安定的影子。

唐庚含怨怀恨地东窜西溜，孤零零地混在许多影子里面，心想吉密还不死，未免拖延得太久了。那天傍晚，高处探得了陆地的消息，船长一面装上望远镜的长筒，一面带着悠然的酸苦滋味对白克说：经过寸步唯艰的挣扎，现在总算快到西方群岛了，暂时还是一片风平浪静，难以出现旁的变化。天色清朗，气压表升得很高，轻微的海风随着太阳低沉；无限的岑寂笼罩着热烘烘的海波，预告夜来的无风。日光尚未消逝时，水手们聚集在船头楼

的最前部探望东方天角，只见那佛罗勒斯岛浮现在一片汪洋的海面之上，轮廓曲折断续，好象一堆阴惨的废墟残迹，座落在辽阔荒凉的平原上。将近四个月内，这还是头一回看见陆地呢。嘉雷很兴奋，在大家怂恿下，对上司们竟然肆无忌惮起来。人们莫名其妙地扬扬得意，三五成群地在那儿聊天，挥舞着赤裸的胳膊。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吉密若有若无的生存似乎暂时被遗忘了，这在那次航海中倒是破题儿头一遭呢。我们总算挨到如今了。白耳发高谈阔论，凭空举了好些例子，证明从群岛归航的海程如何短捷。“那些载水果的漂亮帆船只消走五天，”他肯定地说。“你用得着什么？——只要一丁点儿好风就够啦。”阿吉却认为根据航海记载要走七天，他们怪亲密地辩论，用了些互相侮辱的字眼。脑尔士宣称他从那里已经闻得家乡的气息了，他沉重地斜倚在他的一条短腿上，哈哈大笑，险些儿笑折了腰。一群头发灰白的老海员默默地探望了一阵，脸上显出严峻的凝注的神色。有一位突然说：“现在离伦敦大概不远了。”——“我头一晚上岸，非得好好地吃它一顿晚餐，肉排加葱……来它一巴斗的啤酒，”另一位说。——“你要喝一巴桶哪，好家伙，”有一位叫喊。——“一天三顿火腿蛋。我就这样过日子！”一个很兴奋的声音嚷道。人群里起了纷扰，和欣羡的喃喃声；眼睛开始发亮了，牙床咀嚼作响；还听得短促的神经过敏的哄笑。阿吉很含蓄地暗自微笑。辛格尔敦走上前来，不当回事地瞟了一眼，未发一言便又走下去，神情淡漠的，好象佛罗勒斯岛已经见过数不清的回数了。打东方赶来的夜，从澄清的天空降下，笼罩了紫色斑点似的高高的陆地。“一丝儿风也没有，”一个人悠然地说。生动的潺潺流水似的谈话声突然起了波折，渐渐低沉下去；一簇簇的人群星散了；人们飘然移去，一个挨一个，慢慢走下扶梯，脸色很严

肃，仿佛那句话提醒了他们冥冥中的主宰，神志刚刚清醒。当那庞大橙黄的月亮轻轻升上那清明锐削的水平线时，它看见船儿正沉浸在屏息的沉默里；一条大无畏的船儿，似乎无梦地，沉酣地躺在熟睡的，可怕的大海的怀抱之中。

唐庚满腹牢骚，嫌恶这平静——嫌恶这船——嫌恶这大海，这向着四面八方伸展，消融在一片无边沉默里的大海。他觉得他自己受了无法形容的烦忧的迎头猛击。他在身体表面虽然显出馁怯的样子，可是他那被挫伤的尊严却依然不屈不挠。他的创痛是没有东西能够医治。陆地已经在望了——快到家乡了——发薪的日子拿不到多少——衣裳也没有——工作更得苦。多讨厌啊，这一切。陆地。陆地给生病的水手们送终。那儿那个黑鬼倒挺有钱——有衣裳——过得挺舒服；才不肯死呢。陆地催人送命。他情不自禁地想去看个究竟。也许已经……那倒有点造化哩。那家伙的箱子里有钱。他敏捷地从阴影里走到月光下，顷刻间他贪婪饥渴的面貌由苍黄变为铅青。他打开房舱门，吓了一跳，毫无疑问地，吉密是死了！他毫无动静，宛似石棺盖上雕刻的人像，横陈偃卧，双手紧握。唐庚眈眈虎视。可是吉密并未动弹，只是略略闪睒他的眼睑，唐庚又吓了一跳。那双眼睛倒有点令人害怕。他把背后的门儿很谨慎地轻轻关上，同时凝神注视着吉姆斯·惠特，仿佛他是冒了很大的危险，特地上这儿来告诉他一桩非常重要的秘密。吉密并没有动，只是懒洋洋地从眼角窥视。——“没有风吧？”他问。——“是的，”唐庚很失望地说，在箱子上坐下了。

从早到夜，这种访问在吉密是常事。人们络绎不绝，去了一个又来一个。他们谈话声音很清楚，吐露着愉快的字句，重复着一些老笑话，侧耳倾听他讲话；每个人走出去时似乎都留下了他

自己的一点儿活气，委弃了他自己的几分力量，重申了生命的存在——那永远不能毁灭的生命！他不喜欢独自待在他的房舱里，因为当他孤单一人时，他仿佛觉得他自己压根儿不存在了。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痛苦。至少现在没有。完全好了——可是他不能享受他健康的安逸，除非有谁待在旁边看着。至于这家伙，倒也使得，反正跟旁人也差不离。唐庚偷偷地朝他望了望。"快到家乡了，"惠特说。——"你干吗象蚊虫叫呀？"唐庚兴兴头头地问，"您不能讲响亮点吗？"吉密生气起来，好一阵没有言语；随后用着软弱无力的声音说：——"干吗我要大声嚷？你又不是聋子，我明明知道。"——"喔！我倒是听得很清楚的，"唐庚低低地回答，朝下面俯视。他正愁闷着想走出去，吉密又开口说话了。——"我们回到家乡时候……弄些讲究的吃吃……我老是饿得慌。"唐庚忽然怒火直冒。——"我呀，"他呵斥说，"我也饿得慌啊，可还得干活。你，而你还说饿！""你干活是干不死的，"惠特弱软地解释道；"下铺还有两块饼干哩——你拿一块去吃吧。我吃不了。"唐庚钻到里面去，往床脚角落里摸索，等他重新直起腰来时，他嘴里已经装满了。他啃得很起劲。吉密似乎张大着眼睛在打瞌睡。唐庚吃完他的硬饼干便站起身来。——"你还不走吧？"吉密问，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不走，"唐庚不假思索地说，于是不但不往外走，反而将他的背抵着那扇关上的门儿。他望着吉姆斯·惠特，见他那么细长削瘦，干瘪瘪的，仿佛在白炉的高温里，他的肉完全皱缩到了他的骨头上了；一只手细瘦的五指轻轻地在床铺边缘上移动，弹出一支没有终了的曲调。对他端详叫人厌烦而且疲倦；照这个样子他还能拖多少天呢？他很古怪——整个人既不死、也不生，生死显然都不放在他心上，唯其如此倒很安全，伤不了一根毫毛。唐庚情不自禁地想去开导他。——"你

想着什么呢?”他执拗地问。吉姆斯·惠特在他沉寂如死,瘦骨嶙峋的脸上浮起了怪诞的微笑,离奇可怕,无异于梦中遇见一个死尸忽然微笑的模样。

“有一个女子,”惠特喃喃地说。……“广东街上的女子。为了我,她抛弃了雷尼小火轮上的第三个司机——她煎的蛤子,最配我胃口了——她说——她情愿跟一个有色的先生——哪个阔老都丢得开……这自然是指我。我顶疼女人了,”他加了一句,微微提高了声音。

唐庚几乎不敢相信他的耳朵。他非常地愤慨。——“她情愿么?你对她好不到哪里去,”他说,禁不住有点恶心。惠特并不在那里听他。他恍恍惚惚大摇大摆地走上东印度船坞路,和蔼地说,“喂,来乐一阵啊,”推开那自由旋转的玻璃门,在煤气灯光下面唯我独尊地站在桃花心木的柜台面前。——“你觉得您还上得了岸么?”唐庚恶狠狠地问。惠特冷不防惊醒了。——“十天工夫,”他随口答应,立刻又回到丧失时间观念的记忆境界去了。他毫无倦意,很镇定,很安全地摆脱了一切严重的,飘忽无凭的疑难,俨然旷世独立的模样。他在这安逸闲静的徐徐而过的时光里,感得几分不变的恒定。他在活灵活现的回忆里优哉游哉,他欢欣鼓舞地把回忆误当作确凿无疑的未来的影子呢。他对谁都不理会。唐庚模糊隐约地感到这一层,好象一个瞎子在昏天黑地里对于周围的一切怀着不共戴天的敌意,可是这一切,他永远看不见,也无从揣测,而又难免忌妒。他有一种欲望,想证实他的重要,想破坏,想捣毁;想出口鸟气,无论同什么人,无论为什么事都行;他想扯掉那帐幔,揭去那假面具,不剩丝毫遮蔽,不留一点藏匿余地。

好个铁面无情的愿望呀!他讥讽嘲笑地喷着口沫,哈哈大

笑道：

“十天工夫。捶扁我也不信！……你明天这个时候也许已经死了。还说十天工夫呢！”他等候了片刻。“你听见我说没有？啊呀，看你现在的模样，早跟死的差不多了。”

惠特一定使了劲，因为他说得怪响亮的——“你是个专会撒谎的臭老叫化。哪一个不知道。”他竟神差鬼使似地坐起身来，这可把拜访他的客人吓坏了。但是唐庚很快地恢复了他的胆气。他大发雷霆道：

“什么？什么？谁撒谎？你自己——大家——船长——没一个不撒谎。我可不！你是什么人？摆什么臭架子！”他气愤得几乎窒息了。“你是什么人？敢摆臭架子！”他重复说，直是打战。“拿一块去——拿一块去，他说——他自己吃不了啦。我现在两块都要。老天啊——我偏要哩！你这鬼东西！”

他钻到床铺底下，乱搜一阵，终于挖出了一块积满尘土的饼干。他举在手里给吉密看——接着挑衅般地咬了一口。

“怎么啦？”他狂热地轻蔑地问道。“你说你拿一块去吃吧。干吗不两块一齐给我？不给。我是条下流的狗。还有一块留给下流的狗吃。我偏偏两块都要。你拦得住我么？试试看。上前来。试试看。”

吉密抱着两条腿，脸藏在膝盖上面。他的衬衫紧贴着身子。肋骨根根毕露。一阵阵的喘息使他消瘦的背部老是跳突摇动。

“你不肯么？你办不到！我怎么说的？”唐庚凶狠地继续说。他使劲又吞下一大口饼干。另一位默默无语束手无策，那种软弱畏缩的情态，反而惹得他又气又恼。“你不行啦！”他嚷道。“你是什么人，犯得着跟你撒谎逗趣，把你当王爷似地巴结奉承吗。你这鬼东西。你压根儿算不得什么人！”他说着，尽喷口沫，那股

子确信无疑的劲儿可使得真大，说完之后从头到脚直摇晃，好象一根松脱的线尽自哆嗦。

吉姆斯·惠特重振旗鼓。他昂起头来，雄赳赳地转向唐庚，唐庚于是看见了一张奇怪的脸，陌生的脸，变幻霉蹙的，绝望与暴怒的假面具。脸部嘴唇活动得很快；房舱里充满了空洞哀切的吹啸声，夹着饱藏威胁，怨艾，与凄寂的含糊低语，好象遥远处呜呜地起了风。惠特摇了摇头；翻了翻眼睛；他否认，诅咒，恐吓——可是没一个字能有充分的气力越过那两瓣悲愁地撅起的黑嘴唇。这番演说，不可了解而耸人听闻；完全是感情的梦呓，癫狂的哑剧，替不可能的事物辩护，影射着虚缈的复仇。唐庚因此倒更清醒了，聚精会神地审视着。

"你嚷不了啦。哎？我对你说什么来着？"他仔细观察了片刻之后，慢慢地说。另一位仍然滔滔不绝，却听不见说的什么，只是激烈地点头，张开了嘴，那雪白的大牙齿发着离奇而骇人的亮光。唐庚仿佛被那黑鬼的哑默的雄辩和愤慨逗得神魂颠倒了，索性走近些，将信将疑地伸长了他的颈脖；蓦地，他觉得他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人的幻影，高高地蜷缩在铺架上，齐着他的眼睛，——"什么？什么？"他说。他似乎在那连续不断的喘息里捉住了几个朦胧的字眼。"你打算告诉白耳发！是不是？你难道是个忘八羔子？"他惊愕而且忿怒地哆嗦，"告诉你奶奶去吧！怕你吗！你是什么人，要比旁人更使人害怕？"他狂热的自尊自大的念头，连同他最后剩下的一点拘谨，完全抛开了。"告诉去，他妈的！你有本领的话，告诉去！"他高声叫喊。"你们这些尽在背后损人的坏蛋，待我比待狗还不如。他们怂恿我，为的是要陷害我。这儿只有我是人。他们打我，踢我——你还呵呵冷笑——你这贱骨头，你这黑鬼！赶明儿要你赔。他们给你东西吃，给你

水喝——赶明儿你赔还我，老天啊！谁请我喝过一杯水没有？那天晚上他们还替你盖上些破布，可是他们给了我什么呢？——狠命的一嘴巴——他妈的……救救我呀，天啊！……赶明儿你赔我钱。只要等你一死，我马上就要你赔钱；你无用的骗子啊。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只是样东西——下流东西。啊哟——你这个死尸！”

他把手里始终捏得很紧的那块饼，朝吉密的脑袋扔过去，但是没有命中，只是轻轻擦了下，啪地一响打在对面的舱壁上，手榴弹似的散成碎屑了。吉姆斯·惠特，仿佛受了致命的创伤，向后倒在枕头上。他的嘴唇停止了活动，翻滚的眼睛也变安静了，聚精会神一眨不眨地向上凝视。唐庚倒吃了一惊；他蓦地坐到箱子上，低头看着下面，疲乏而沉闷。俄顷，他开始喃喃地自言自语道，“死啦，你这家伙——死啦。也许有谁要来……但愿我喝醉了酒啊……十天工夫……蛤子……”他抬起头来，提高声音说话。“没有了……没有你的份儿了……再也没有什么女人给你煎蛤子啦……你是什么人？现在可轮着我啦。……但愿我喝醉了酒啊；我好一脚送你上天。你除了上天也没旁的去处啊。脚打前，穿过舷门洞……扑通！再也看不见你了。滚下海去！待你够好的了。”

吉密的脑袋微微动了动，他回过眼睛来望望唐庚的脸；那疑惑，凄凉，恳求的目光，好象个小孩听说要独自一人被关在黑暗里，害怕得什么似的。唐庚坐在箱子上看着他，眼睛里充满了希望；他没起身，就想试着开启那箱盖。箱子上了锁。“但愿我喝醉了酒啊，”他嘀咕道，接着立起身来，仔细地倾听远处甲板上的脚步声：走近了——又站定了。人就在门外，不住地打呵欠；脚步懒懒地移动，渐渐走远了。唐庚忐忑的心脏缓和了它的节奏；

当他回头看那床铺时，吉密依然凝望着上面白色的横梁。——“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了?”他问。——“很糟，”吉密喘着气说。

唐庚耐着性子而且别有用心地坐下。每隔半小时，当当的钟声沿着船身从头到尾互相唱和。吉密的呼吸急促得数也数不及，微弱得听也听不见。他的眼睛吓楞了，仿佛他看见了难以形容的恐怖景象呢；旁人从他的面容上看得出他正想些可怕的事情哩。蓦地，他啜泣着开了口，声音出乎意料的强壮而令人心碎：

“滚下海去!……我!……我的天呀!”

唐庚坐在箱子上微微扭了几下。他不乐意似地勉强望了望。吉姆斯·惠特不则声了。他两只骨瘦如柴的长手将被褥向上拉拉平整，好象想要整条被完全塞到他下巴底下去似的。一颗泪珠，一颗孤寂的泪珠，偷偷地滚出他的眼角，并挨着凹陷的面颊，掉到枕头上去了。他的喉头轻微地咯咯作响，好象被痰塞住了。

唐庚凝望着那可恨的黑汉弥留的情形，心头被重大的悲哀攫住了，只觉一阵酸痛，心中暗想说不定他自己赶明儿也得经过这道难关——就跟这情形一样——他的眼睛润湿了。“可怜虫啊，”他嗫嚅着说，那一夜间闪光似的过去了；他仿佛能听见宝贵的分秒时刻风驰电掣般地一去而不复返。这种难堪的情形到底要继续多久呢?的确是太久了。运气太坏了。他不能抑制他自己。他站起身来，走近床铺。惠特没动一动。只有他的眼睛似乎还剩点活气，他的两手还在拉着被褥，孜孜不倦，可怕极了。唐庚弯下腰去。

“吉密，”他低低地呼唤。没有回答，那喉头咯咯的声音也停止了。“你瞧得见我么?”他哆嗦着问道，吉密的胸膛鼓涨起来了。唐庚望着别处，侧着耳朵凑近吉密的嘴唇，只听得一种声音，宛似一张枯叶窸窸窣窣地掠过平滑的沙滩。这声音化成了言语。

"点上……灯……就……走开，"吉密喘息着说。

唐庚本能地回头看了看那辉煌的灯火；于是仍旧望着别处，伸手到枕头下面摸钥匙。他一摸就摸着把钥匙；随后的几分钟内，他颤巍巍地跪在地上，迅雷不及掩耳似地在箱子里面忙乱了一阵。等他站起身来时，他的脸——这倒是他生平头一回呢——泛起了淡淡的红润——大概是胜利的得意吧。

他将钥匙重新塞在枕头下面，没有对那不再动弹的吉密看一眼。他马上转身把背对着床铺，大步向门口走去，仿佛他正出发有一英里路要走。可是跨了第二步，他鼻子就碰着门了。他小心翼翼地拉住门柄，可是正在那个当儿，他产生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印象，觉得他背后出了什么事。他仿佛肩膀上被拍了一下，连忙回过身来。他赶得正巧，看见吉密的眼睛亮了一亮，立刻就黯淡下去了，好象两盏灯一下子被打翻了似的。一样近似红线的东西从唇角挂到下巴——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唐庚轻轻地然而紧紧地带上了身后的门儿。沉睡的人们，胡乱裹着短衣拥挤在一起，在照亮的甲板上面形成许多奇形怪状的黑影，倒象是无人看管的坟墓。整整一夜，他什么事都没有干，也没有被人发觉。他兀然不动地站在那儿，发现外面的世界跟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依然是海，是船——是睡眠的人们；于是惊讶得了不得；他对这番景象起了诞妄的诧异，仿佛按照他的预料，人们该死光了。熟稔的事物也该无影无踪了：好象一个流浪汉，许多年之后回到家乡，他预料将看见许多眼花缭乱的变化。空气清新彻骨，他有点发抖，孤零零地抱紧了他自己，低沉的月儿愁惨地挂在西边，仿佛接触了冷冷的灰淡晨光，显得憔悴萎靡的样子。船儿也睡熟了。不朽的大海展开在周围，浩渺朦胧，好象人生的形象，璀璨闪烁的表面底下便是黑暗的深渊，唐

庚似乎经历了法力无边的大海的严峻肃穆的审判，放逐了[illegible]他气愤倔强地瞟了它一眼，不声不响偷偷走开了。

吉密的死毕竟来得太突兀了。直到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么相信他那荒诞的念头和缥缈的幻想。关于他生命的机运，我们的看法可说完全是根据他自己品评的，如今他死了，好比一个古老的信仰死了，震撼了我们整个社会基础。人们失去了共同的联系；一个伤感的谎话造下的，坚强有力，值得敬信的联系。那天从早到晚，我们做起事来没精打采，恍恍惚惚，带着疑神疑鬼的容貌，和幻梦初醒的神气。我们心里想，吉密就这样同我们永诀长辞了，未免太骄傲，太对不住朋友了。他没有替我们争口气，尽到一个船友应尽的义务。他去了，随身带走了那阴沉严肃的影子；就靠这影子，我们的愚妄才能够象温柔的命运裁判者那样，装腔作态，从而获得合乎情理的满足。现在我们明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不过是很寻常的一股子傻劲儿；是对那意义严重的事态白费劲的妄加干涉——假使包特莫说的话不错。他也许是不错吧？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我们倒比吉密活得还长。我们简直成了狼狈为奸的狐群狗党，受了一点点上帝的恩惠就分道扬镳了，相互之间产生了深深的反目了。人们甚至对最知己的伙伴说起话来都没有好声气。还有些人干脆不开口了，只有辛格尔敦并不以为奇。"他死了——是不是？那是必然的，"他说，指着与船梁平行的海岛；因为风平浪静，船儿好象被符咒镇住了，驻足不前，佛罗勒斯岛尚依然在望。死了——那是必然的。他并不以为奇。这边是陆地，那边呢，是个尸首停在前部舱口盖板上。等待帆工的来临。原因和结果，一目了然。老海员——在那次航海算是头一回——变得又高兴又唠叨，引用起

他丰富的经验，举着例说明岛屿的出现(哪怕是个极小的岛屿)对于病人往往比望见大路还要危险。可是他说不出所以然来。

吉密定在下午五点钟落葬，这此以前的时间慢得简直难捱——令人心神不宁，甚且浑身难受。我们对于工作不感兴趣，因此挨骂，倒也难怪。在我们时刻处于被饥饿困扰的状态的时候，这简直是火上添油。唐庚作工时额头绑着一块肮脏的破布，容颜苍白可怕，白克见了他这副苦干的可怜样儿，不禁动了慈悲。——"喔！你呀，唐庚！放下活去躺躺吧，这回值班不用你了。你好象有病的样子。"——"我脑袋，先生——不大舒服，"他低沉着声音说，马上不见了。这使许多人很生气，他们觉得大副"今儿个心肠未免太软"。船尾楼上看得见阿里斯笃船长正向西南天空探望，顷刻之间，上下甲板全知道了气压表昨天晚上已经开始下降，预料不久会起风了。这件事由于许多观念的微妙联想，人们对于吉密死亡的确切时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在"那玻璃表往下低落"以前呢，还是在以后？大家知道要确准时间势不可能，因此不屑地你哼一声我骂一句。骤然间前面大闹起来。平素性情温和的脑尔士和好脾气的大卫士为了这个问题竟动了武。下面值班的人们也精神抖擞地参加混战，足有十分钟的工夫舱口盖板周围扭打得震天价响；而盖板上面，左右摇飘的帆影底下，躺着吉密裹在一条白被单里的身躯，旁边守候着悲哀难遣的白耳发；他在百无聊赖中对这场殴斗感到满腔的鄙夷。当喧声平息，激烈的怒气化为阴郁的沉默时，他在缠绷着的尸体头部旁边站直了，高举起两臂，怒不可遏地大声嚷道：——"你们该替自己害臊了！……"我们确实有点。

白耳发如同失去了亲人一般难受。他的许多行动足以证明他怀着不可磨灭的耿耿忠心。只有他，再无别人，去帮助帆工为吉

密的遗体准备庄严的海葬仪式——葬到贪得无厌的大海里。他在他脚边放上一些沉重的东西：两块磨甲板的砂石，一个年久朽烂没有串轴的锚链锁，几节断裂腐朽的中锚链。他先在这边，随后又在那边，来回安放这些东西。“真要命！你不怕他磨破脚跟么?”讨厌这个工作的帆工说。他一边缝针，一边拚命吞云吐雾，将他的脑袋蒙在一股烟草的烟云里；他翻过边缘来，穿针引线，曳平帆布。——“提起他的肩膀……向你跟前拉近点儿……就这——样。放稳了。”白耳发遵照吩咐，又拉又提，悲伤得难以支持，眼泪连珠似地滴在涂满黑油的线绳上。——“帆工，你可别把他可怜的脸上的帆布拉得太紧啊，”他声泪俱下地恳求。——“干吗要你操心呀？他够舒服的了，”帆工说，他在吉密的额际缝了最后一针便将线头割断了。他卷起剩余的帆布，把几根针放好。“你干吗这样伤心?”他问。白耳发低头看了看那灰色帆布缠扎的长包裹。——“我拖他出来的，”他低声说，“他还不肯走呢。昨儿我要陪他熬夜，他也许由我照应还死不了呢……可是我太累了。”帆工使劲抽他的烟斗，嗫嚅道：“我从前……在西印度驻防地……白朗希号巡洋舰上黄热病流行……一星期给二十个人缝过……朴次茅斯同德文港的人——城里人——我认识他们的父亲，母亲，姊妹——认得他们一家老小。可我并不放在心上。这些黑奴，就象这一个——他从什么地方来的你都不知道。没有一个亲族。谁也用不着他。谁会想念他呢?”——“我想念他——我拖他出来的，”白耳发凄怆地泣诉。

吉姆斯·惠特被放在两块钉合起来的船板上，盖在叠了几折的带白边的英国国旗下面，一动也不动，听任四个男子抬到船尾，慢慢地放下，让他的双脚正对着一个敞开的舷侧门洞。一个巨浪从西面打进来，升在半桅的红旗衬着灰色的天空，跟着船身

的摇摆突然展开接着又垂下了，好象一片摇闪的火舌；嘉雷徐徐敲起葬钟；一个半圆形的浩渺水波，明亮如镜出现在右舷，而每回船身向右舷倾侧时，那水波便气势汹汹地冲上舷门边缘，仿佛急不可耐地要侵袭我们的吉密呢。人人在场，只有唐庚病得太厉害，来不了；船长和克雷吞昂着头站在船尾楼的边缘；船长庄严地吩咐白克：——"你对祈祷书比我熟悉，"于是白克赶快走出门，有点儿局促不安的样子。大家脱了帽。他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诵读，仍旧用他平日带有恐吓性而不含恶意的音调，仿佛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脚下已故海员推心置腹的责备。人们星罗棋布地站在那儿侧耳倾听；他们倚在卷索座上睁大了眼睛凝视着甲板；他们若有所思似地把下巴托在手里，或者交叉着两臂，微微曲起一个膝头，低头装作沉思冥想的样子。王密保如在作梦。白克继续诵读，每翻一页便肃然起敬地哼一声。这些祈祷辞，并没有深入人们摇曳不稳的心，滚滚的音波无家可归似地漂浮到了毫无心肝的海面上；吉姆斯·惠特永远沉寂了，无可无不可地任人摆布，躺在绝望与希望的喃喃祈祷声之下。

两个水手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那件送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兄弟最后一次投身入水的祷词。白克开始念这段祷辞了。"预备好，"水手长轻轻说。白克朗诵道："交给大海，"停了停。人们提起船板靠里的一头，水手长揭去了英国国旗，吉姆斯·惠特没有动。——"抬高些，"水手长气愤愤地咕噜说。大家抬起头来；人们骚动不安起来，可是吉姆斯·惠特毫无移动的表示。他死了，被包裹了要去那万劫不复的境地，可是似乎还怀着永不消逝的恐怖的执念，依恋着船儿不忍离舍。"抬高些。往上提！"水手长低低而凶狠地说。——"他不肯下去呢，"另一个汉子结结巴巴地颤声说；他们俩都恨不得丢下不管。白克把脸埋在书里等候，战战

兢兢地移动他的两只脚。全船人都显得十分心慌意乱；一种微弱的嗡嗜声从他们中间散布开来——愈来愈响亮……“吉密！”白耳发以恸哭的音调叫喊起来，大家提心吊胆地待了一秒钟。

“吉密，带点丈夫气啊！”他发疯般地尖叫。人人张大了嘴，连眼皮都没有人眨一眨。他睁着狂野的眼睛，浑身颤动；他向前弯下腰去，好象在仔细凝视着一个恐怖的景象。“去吧！”他高声呐喊，伸出一个胳膊从人群里跳出来，“去吧，吉密！——吉密，去吧！去吧！”他用手指摸了摸尸体的头部，蓦然那灰色的包裹不大乐意似地发出嘶嘶的响声溜下了高高举起的船板，突如其来好象电光一闪。一群人就象一个人似的向前跨了一步；一个深深的声音颤抖着从人们宽阔的胸膛发出。船身左右颠簸，仿佛卸掉了一件冤孽似的重负；帆篷拍拍地拂动。白耳发被阿吉扶着，歇斯底里地喘着气；嘉雷急于要看吉密最后一次潜水，奋不顾身地跳上舷栏，可是已经太迟了，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一圈隐隐约约逐渐消逝的波纹。

在兴奋的人们和飘扑的帆篷的低沉声里，白克汗淋淋地念完了最后的祈祷词。“阿门！”他颤抖着恨恨地念了这个词，就阖上了书本。

“把横桁吊放平！”他头顶上来了一声霹雳。大家吓了一跳；有一二位落掉了他们的帽子；白克惊讶得赶忙抬头张望。船长站在船尾楼的边界，指点着西方。“海上快起风了，”他说，“派人去拉上风的转桁索。”白克连忙将书本塞进口袋。——“上前，喂——解开前桅帆的上风下隅索！”他欣然呐喊，昂着头，怪机灵的样子；“把前桅下桁吊放平，你们这些在右舷值班的人们！”——“好风——好风，”走向转桁索的人们咕噜道。——“我对你们怎么说的？”老辛格尔敦嗫嚅说，匆匆忙忙地使劲将一圈圈的绳索

往下扔;"我早就知道——他去了,这风也来了。"

海风吹来时带着一种高傲而雄壮的叹息声。帆篷鼓满了,船儿开始加紧赶路,苏醒的大海睡意蒙眬地在人们耳际诉说家乡的消息。

那天夜里,船由愈刮愈起劲的大风推着,搅起一路白沫朝北奔驰;水手长对着小职员们的寝室吐露了他的心事:——"那家伙真是个累赘,"他说,"从他上船的时刻起——你们还记得么?——在孟买的那天夜里?他老欺侮一班懦弱的朋友——还冲撞老头子——我们还发傻劲,在半浮半沉的船上忙来忙去地救他。差不离闹出乱子,完全是为了他——现在大副反倒怪我,好象我是个扒手。怪我忘了在那两块船板上涂上牛油。不错,我记性坏,可是你们也不该那么糊涂,让一根钉子竖在上面呀——喂,木匠?"

"你们也不该那么糊涂,为了他把我所有的家伙都扔下海去,简直都是些不中用的毛头小伙子,"怏怏不乐的木匠反驳说。"唉,他现在可跟着那些家伙一起去了,"他接着说,音调里并无宽恕的意思。——"在中国驻防地,我记得有一回,海军大将曾对我说……"帆工开口说。

一星期以后,"水仙号"驶入了英吉利海峡的入口。

在白色的翅膀下,她低低掠过蔚蓝的海面,好象一只飞累的大鸟赶回它的窝去。朵朵白云同她的桅梢在赛跑,密密层层地在船尾后方涌起,腾入天空的顶点,横飞而过,绕着广阔的苍穹下落,猛然冲下海去——那白云比船儿更迅速,更自由,然而无家可归。迎接她的海岸移步向前,走到阳光里来。巍峨的海岬凛凛然跨入海心;宽阔的海湾灿烂微笑;无家可归的白云的阴影沿着日光照耀的平原驰驱,越过溪谷,毫无阻碍地跳上山顶,又

滚下斜坡；太阳便用一片片飞快推移的白光在云影后面追赶。在暗沉沉的悬崖峭壁上，白色灯塔象光柱似的照耀着。整个海峡璀璨闪烁，好象一件蓝色斗篷。穿织着金丝，点缀着争先比高的银星似的浪峰。"水仙号"驰骋着经过了许多海岬和港湾。出航的大船横过她尚未消逝的痕迹，剥光了的桅樯准备同尖利的西南贸易风互相肉搏。沿岸有许多艘连成一串的冒着烟的汽船在左摇右摆，依依紧靠着海岸，好象按时迁徙或水陆两栖的怪兽，对于不安定的浪涛怀有戒惧的心理。

夜里，山岬退隐了，海湾向前伸展，一条长线绵延不断，朦胧阴沉。地上的灯光和天上的星光互相交融；大队的网渔船点着一盏盏摇曳的灯笼，映衬着上方不闪不睐地照射着的大灯塔，这灯塔俨如一个庞大的碇泊灯，点在一艘体积大得离奇的船上。在它稳定的红光之下，海岸笔直而又漆黑的伸展出去，好象一艘不能毁灭的船的高舷，那船便一动不动地停泊在万世常新永不安宁的大海上。黑沉沉的陆地孤单单的躺在海波中心，也好象一艘雄伟的船点缀着不灭的灯火——一艘负载着千千万万生命的船——一船装满糟粕和珠宝，黄金和钢铁的船。她巍然高耸，广大而且壮健，守卫着不能估价的传说和无可诉说的苦难，庇护着光荣的记忆和卑鄙的健忘，微贱的德性和堂皇的罪过。好一艘大船啊！多少年代以来，海洋磨损不了她坚忍的边缘；还在世界更辽阔更黑暗的时候，还在伟大神秘的大海，准备将荣誉的奖品奉献给勇敢的人们的时候，她就待在那儿了。无数船舶舰队和国家人民的母船呀！全民族的大旗舰；她比风暴更坚强！此刻正抛锚停泊在茫茫大海之中。

"水仙号"迎着海岸吹来的疾风，绕过南福兰，穿过丹兹，被拖曳着驶进泰晤士河。她卸去了光彩的白色翅膀，唯命是从地跟

在拖轮后面，经过前后望不见去处的曲折河流。当她旋回而过时，许多油漆得通红的灯台船在碇泊处摇荡，似乎被潮水冲赶着飞驰急驶了片刻，刹那间便落在后头，远远地再也近不了身。好些庞然的浮标系在河边凸出的堤岸上，低低溜过她的两侧，被她的遗波所激荡，好象凶猛的看家狗似的使劲拉扯它们的索链。河面越来越窄；两岸的陆地也越逼近船身。她始终不息地向上游驰驶。两边的斜坡上出现了一簇簇房屋——似乎直奔着滑下斜坡来看她路过，可是被浅滩的污泥挡了驾，只得拥挤在两岸。再往前去，高耸林立的工厂烟囱傲岸地露了面，望着她过去，仿佛一群正在漫游的高个子，在一团团漆黑的烟云之下昂首挺胸，雄赳赳地侧着身子。她绕着河曲掠走；一股不洁的微风，在她剥光的横桁中间吹奏着尖锐的欢迎曲；陆地愈拢愈近，把船与海全然隔绝了。

一片低低弥漫的云飘荡在她面前，颤颤地发出乳白色的光芒，似乎是从千万个人蒸发着热气的额头上升腾而成的。层层袅袅的雾气给那片云添上一条条青浊的尾巴；云儿随着千万心脏的搏动而跳荡，从云头里传来漫无边际的凄婉低语——千万张嘴在祈祷，在诅咒，在叹息，在讥讽时发出的低语——热切的陆地上的芸芸众生所发泄的愚妄，悔憾，与希望的永不消退的低语。"水仙号"进了云层；阴影变得越深越浓；四面八方传出钢铁的震响，沉重的捶击，以及尖叫和咆哮。乌黑的平底驳船偷偷摸摸地漂荡在阴暗的河流上。积满尘埃的墙壁乱七八糟地隐现在雾里，幽晦惨淡，乱人心曲，活象一幅受灾景象。许多拖轮回旋拥塞于河道，在船坞的闸门保持这条船身的稳定；从她头部的两侧，两条绳索嘶嘶尖叫着穿过空中，不怀好意似地落在地上，活象一对长蛇，一座浮桥在她前面裂分为二，仿佛是中了魔法；几

个庞大的水力绞盘自动地旋转起来，仿佛由一种奇妙而秽亵的妖法增添了活力。她穿过一条狭窄的水港，水港两旁是低矮的花岗石壁，人们手里拿着勒船索亦步亦趋地跟着她走在宽扁的铺石上。一群人在那座隐没了的桥的两旁等得不耐烦：有些粗笨的汉子戴着无边帽，有些面有菜色的男子戴着高顶有边帽；还有两个没戴帽的妇人；同衣服褴褛的孩子们，迷离恍惚地睁着大眼。一辆双轮轻马车急急跳跃着驶来，猛然停住了。妇人之一对着沉默的船儿尖叫道："喂！约克！"她目光并没有专注着谁，水手们都站在船头高甲板上看她。——"站开！别踩着那条绳子！"管船坞的人们俯临着石柱直嚷。人们喃喃低语，站在那里跺脚。——"放松你们后甲板上的勒船索！放松呀！"一个面色绯红的老头儿在码头上喝道。绳索沉重地落下水去，溅激作响，"水仙号"于是进了船坞。

石岸向左右分开，两条直线似地引退了，圈成个长方形的阴暗水池。砖墙高矗在水面——无灵魂的墙，敞开了几百个窗眼，同吃饱撑足了的野兽的眼睛倒十分相象，烦乱而且呆滞。墙脚下蹲伏着奇大可畏的铁质起重机，长长的吊杆垂着铁链，将模样凶狠的钩子平稳地悬挂在无生气的船舶甲板上面。轮盘在石头上轰隆轰隆地滚动，沉重的货物砰然下坠，起货的卷扬机发热病似地喧闹，拉紧的铁链轧轧摩擦，嘈杂声荡漾在上空。高大建筑物的空隙当中，来自各大陆的尘土急飞乱舞；脂粉和尘垢，香料和皮革，贵重的货物和劣等的货物，混成一股刺鼻的气味弥漫在空中，在空隙地方造成一种珍贵而又难堪的气氛。"水仙号"姗姗地来到她的碇泊所；无灵魂的墙壁的阴影笼罩着她，各大陆的尘埃跳上她的甲板，一大簇陌生的人们爬上她的船舷，仗着贪婪恶浊的陆地的名义占有了她。她的生命已经停止活动了。

一个华服少年，穿着黑色上衣，戴着高顶帽子，敏捷地攀登着来到二副面前，握了握手道：——“你好，赫伯脱。”这是他的兄弟。突然出现了一位贵妇，一位地地道道的贵妇，黑色服装，打着一把阳伞。她待在我们中间显得异常地潇洒飘逸，奇怪得好象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白克举手碰了碰帽子向她行礼。她原来是船长太太。刹那工夫，船长打扮得很漂亮，穿了件白衬衫，同她一起走过船舷去。我们简直不认识他了，他直等到了码头才回转身来招呼白克：——“明天早晨别忘了把表转紧啊。”好些衣衫褴褛探头探脑的家伙，眼睛东张西望，在水手舱里走进走出，想找点活儿做——照他们说。——“想偷点东西倒还有几分象，”脑尔士兴兴头头地加按语。尽是些可怜的穷小子。谁管得着？我们可不是回到了家乡吗！可是他们里面有一位冒犯了白克，白克便给他一个厉害，瞧瞧我们觉得好玩极了。件件事情都是好玩的。——“后梢的事我已经办完了，先生，”克雷吞叫道。——“井里没有水了，先生，”木匠最后一次报告，测量杆拿在手里。白克沿着前后甲板看了看那一群期待着的水手，看了看高处的横桁。——“喔！这就成啦，伙计们，”他哼哼地说。水手班子星散了。这次的航海就此结束了。

卷叠好的铺盖飞过舷栏；捆扎的箱笼滑下舷梯——两样所剩下的都寥寥无几了。“其余的还在好望角一带的海面上漂游呢，”脑尔士偶然结识了码头上的一个流浪汉，打谜语似的对他说。人们来回奔跑，你呼我喊，同完全陌生的人们打招呼，请他们“劳驾给行李搭一把”，随即很懂礼貌地走去同大副握了握手，然后才上岸。——“再见了，先生，”他们各以不同的语调这样说。白克握着硬邦邦的手掌，和蔼可亲地同他们一个个喃喃道别，他的眼睛闪睐不定。——“当心你们的钱啊，脑尔士。喔！最好马上

去娶个漂亮的太太。”那瘸子可乐极了。——“再见了，先生，”白耳发感情冲动地说，拧着大副的手，抬着泪汪汪的眼睛望了望。“我原想带他一道上岸的，”他凄然地继续说。白克没有明白，但是很和气地说道：——“你自己当心点儿吧，克雷吞，”于是那如同死了亲人的白耳发哀伤而且孤单地越过了舷栏。

船上突然平静之后，白克一个人嘟哝着走来走去，在一个个门柄上试着旋了旋，察看那些黑暗的地方，忙个不停——真不愧为模范大副！岸上没有人等他。母亲死了；父亲和两个兄弟，雅茅斯的渔民，一起淹死在道格滩；姊姊出了嫁，对他冷淡寡情。一副贵妇人派头。她嫁的是一个小镇上的裁缝头，也是那小镇上的政客领袖，他觉得那当水手的姻兄弟未免寒伧，不配同他来往。简直成了贵妇人了，简直成了贵妇人了，他想着，暂时坐到后甲板升降口盖板上休息一会。有的是时间，可以从从容容地上岸，弄点吃的喝的，再找个下榻处。他不舍得同船儿分别。这时候脑海里什么人也想不起来。迷蒙的昏暗的薄暮时分，寒冷而且潮湿，笼罩着荒寂的甲板；白克坐在那里抽烟，想着一条又一条的船儿，在这些船上他消磨了许多漫长的岁月，耗尽一个海员的心血。至于当船主，倒从未指望过。一回也没有！——“我大概没有船长的风度吧”，他平静地沉思。这时候看船人（他已经把厨房占据了），一个烂眼的干瘪老头，看他“这样荡来荡去地不肯走”，便开始叽叽咕咕地咒骂。——“嗨，克雷吞，”他的脑际萦回着一些念头，可心里并无妒意，“满象个绅士了……交朋结友……光景一天好似一天。体面小伙子……又长了些经验。”他站起来抖抖身子。“我明天早晨头一件事就是回来取升降口的盖板。看船的，我来以前，可别让他们动什么东西啊，”他叫道。随后他终于也上了岸——好个模范大副呀！

陆地起了分解作用，人们从此四散了，可是在船务局他们又会了一次面。——“‘水仙号’发放工钱，遣散水手了，”玻璃门外有个老头儿嚷道。他穿着黄铜钮扣的制服，戴了刻有皇冠的徽章，帽子上还有“商务部”等字样。最初络绎进去了一批人，但是还有许多来得很晚。一个大房间，墙上粉刷得雪白，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挂；一座柜台，上面拦着铜丝格子，把积满灰尘的三分之一空间围了起来；铜丝格子后面是个面色似浆糊样苍白的书记，头发正中分开，眼睛闪动灵活，动作活泼急迫，活象一只关在笼中的鸟儿。怪可怜的阿里斯笃船长也在那里面，坐在一张小桌面前，桌上放着一叠叠的金币和钞票，他活象一个俘虏神情很抑郁。另外还有一个商务部部员鸟儿也似的栖息在一张靠门的高凳上；好一只老鸟，兴高采烈的水手们逗笑胡闹，他竟毫不理会“水仙号”的水手们，三五成群地散列着，拥挤在屋角。他们穿了上岸的新服装，笔挺的漂亮上衣仿佛用斧子削凿过的，光亮的裤子好象是压扁的铁片做成，还有没有领子的法兰绒衬衣，和耀眼的新皮鞋。他们互相轻拍肩膀，你拉我扯地问道：——“你昨晚上睡在哪儿的？”交头接耳地欣然低谈，猛然拍打他们的大腿，忍不住发出一阵阵低声大笑。大多数人脸上又光又亮；只有一二位蓬头散发，愁眉不展；那两个年青的挪威人也显得干净齐整，温柔谦逊，完全有资格尽够同那些眷恋斯堪的纳维亚旅舍的和蔼妇女们来往了，很有希望受她们青睐哩。王密保依然穿着干活穿的衣裳，笔挺而且粗壮的待在屋子中央恍似作梦，等阿吉走进来时才猛然惊醒，微微笑了笑，可是十分清醒的书记叫出了一个人名，工钱发放和具领的手续便开始了。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来到帐台前面，接受他们光荣而晦暗的苦工的报酬。他们很小心地把钱抓在宽阔的手里，深信不疑地

塞进裤袋，或者转过身来背向帐台，在他们僵硬的手心仔仔细细地点数。“钱对么？在解雇的收据上签字。那边——那边，”书记不耐烦地重复说。“这班水手多蠢啊！”他想。辛格尔敦神态凛然地走上前来——给白昼的亮光照得老眼昏花，迟疑无措的样子；点点棕色的烟汁沾染了他的白胡须；他的手，在海阔天空的亮光里从不犹豫摇闪，可是到了滨岸上深沉的黑暗里几乎找不着那一小堆的金币了。“不会写字么？”书记说，愕然吃了一惊。“那就画个十字吧。”辛格尔敦十分艰难地画了个重重的十字，把纸涂脏了。“多讨厌的一个老蛮汉啊，”那书记嗫嚅说。旁人替他开了门，这位老海员便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对我们谁也没有瞥一眼。

阿吉从口袋里掏出个书本似的皮夹来。旁人同他打趣。白耳发样子很狂野，仿佛曾经在一两家酒店旅馆出过风头似的，显得兴奋激昂。他要求同船长谈些私话。船长倒吃了一惊。他们便隔着铜丝格子说话，我们听得船长道：——“我已经把东西交给商务部了。”“我倒很想留下一点他的东西，”白耳发嗫嚅道。“那可不行，好家伙。东西上了锁，贴了封条，交给海务局了，”船长规劝说；白耳发向后倒退，落开嘴，眼神很不安。公务暂时停了停，我们听得船长在同书记谈话。我们只听得说“吉姆斯·惠特——病死了——什么文件都找不着——没有亲属——毫无线索——他的工钱也只好保留在局里。”唐庚进来了。他似乎喘不过气来，庄重严肃，忙得不可开交。他径直走到桌子跟前，生龙活虎似地同书记攀谈，书记觉得他倒是个很懂事的人儿。他们商量核算，满口打着伦敦土腔，好象比赛谁的方言说得更道地——可是两人很和气。阿里斯笃船长付了款。“我给你一张不大好的解雇证明，”他平静地说。唐庚提高了嗓子：——“我用不

着你的什么证明——留着吧。我打算就在岸上找点活儿干呢。”他转过身来向着我们。倒霉的海跟我再也不相干了，”他响亮地说。大家看着他。他穿着讲究些的衣服，神情泰然，比我们谁都惬意；很自得地瞪着眼，对于他这个宣言的影响觉得很快意。“对啦。我有好些阔朋友哩。比你们可强得多。不过我也是个男子汉。凭你们怎么厉害也只配当船上的伙计。谁跟我来喝一杯呀？”

谁也不动一动。大家沉默着；沉默里只有茫然的脸色和呆滞的眼睛。他等了一会，苦笑了一下，走向门口去。在门口他又回过脸来。“你们还不愿意？你们这般假仁假义的东西。不去？我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了？我敲过你们竹杠么？我伤害过你们么？有没有？……你们不想喝酒么？……不见得！……那就让你们这些兔崽子一个个馋死了吧！你们连一个臭虫的勇气都没有。你们都是些废物。只配干活挨饿！”

他走出门去，砰地带上门，使着那样的狠劲，使商务部的老乌儿差点儿从他栖息的高位上摔下来。

“他疯了，”阿吉说。“不！不！他喝醉啦，”白耳发坚持说，带着很伤感的调子，摇摇摆摆地来回踱步。阿里斯笃船长坐在那里若有所思地对着空了的帐台微笑。

到了外面，登上堡山，他们闪眉眣眼，步履沉重，徘徊不前，仿佛被奇怪的烟雾迷漫的亮光照花了眼，仿佛被人山人海的景象搅乱了心；他们虽然在暴风的怒吼里听得清彼此的说话，可是遇着纷纭人世的沉闷的喧嚣，耳朵便好象炸聋了，精神也似乎错乱了。——“上黑马馆去！上黑马馆去！”有一个嚷道。“分手以前，让我们聚在一块儿痛饮三杯。”他们横过大路，一个紧跟一个。只有嘉雷和白耳发孤单单地往旁处走。当我走近时，我遇见一

个村俗的红脸老太婆，披着一条灰色肩巾，蓬乱的头发满是灰土：她正搂住嘉雷的颈脖。这是他的母亲。她涕泪纵横，口沫直流地吻着他道：——“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让我去，”嘉雷说，“放手呀，娘！”我当时正打他身边走过，他凑在那涕泪滂沱的老太婆的脏脑袋上面向我诙谐地微笑，并且瞥了我一眼，那带点讥讽又带点鼓励的深刻目光，似乎使我所有关于人生的知识都惭愧得无地自容了。我点了点头，仍往前走，可是又听见他挺高兴地说：——“要是你这忽儿马上放了我——我就从工钱里分一先令给你喝酒。”随后走了不多几步，我又碰见白耳发。他颤抖着很热心地拉住我的胳膊。——“我可不能跟他们一起去，”他讷讷地说，点着头暗指那批打对过便道上慢慢涌去的喧嚷的人们。“我一想起吉密……可怜的吉姆啊！我一想起他，我再也没有心肠喝酒了。你也是他的好朋友……但是我拖他出来的……可不是么？他的头发又短……不错。我偷了那块饼……他当时是不肯去的……谁拖他都不肯去。”他禁不住眼泪直流。“我从来没有惹过他——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他啜泣着说。“他倒赶上来要揍我，好象……好象……一只绵羊。”

我轻轻脱了身。白耳发每回哭闹发作，结果总要同谁打一架的，我却无意做他的酒杯，去浇他胸中无尽的块垒。再说两个高大的巡警站在附近，盯着我们看，带有不以为然而永难消溶的目光。——“回头见！”我说着径自走开了。

但是到了拐弯角上，我住了脚向“水仙号”的水手们又望了最后的一眼。他们在造币厂前面的宽石板路上犹豫不决嘻哩哈啦地东摇西摆呢。他们向黑马馆进发：在黑马馆便有许多脸色凶狠的堂倌，戴着皮帽，光穿件衬衣，从漆得发亮的琵琶桶里汲取了力量，欢乐与幸福的幻影——人生之灿烂与诗歌的幻

景，分派给那些南行船上关了饷的水手们。我远远地看得见他们在高谈阔论，睁着欣然的眼睛，做着笨重的手势，同时生命的海震彻了他们的耳朵，不断地轰轰隆隆，却没被注意。他们在那白色的石路上摇来摆去，周围是匆忙和叫嚣的人群，他们似乎变成另一类的动物了——孤单，健忘，茫然若失，逃不了注定的命运；他们好象是被弃遭难的流浪汉，好象是造次颠沛而欢欣鼓舞的流浪汉。好象是疯狂的流浪汉，在危险莫测的暗礁上遇着暴风也只顾寻欢作乐。城市的喧嚣宛似巍峨的波涛的澎湃，残忍而又强劲，声音洪亮而又居心狠毒；但是头顶上方的乌云消散了；溢洋的阳光流下污秽的房屋的墙壁。一簇乌黑的海员便漂荡在阳光里。在他们左边，堡园里树木正在萧瑟叹息。堡垒的石头闪闪烁烁似乎在嬉戏的光线里活动起来了，仿佛忽然回想到过去一切重大的悲欢苦乐——这些人们的斗争原型；拉夫队呀，暴动的叫啸呀，河边妇女们的哀号呀，男子们欢迎凯旋的狂呼呀。天上的阳光好象是上帝的恩赐，落在地球的污泥上，落在抚今追昔的沉默的石头上，落在贪婪和自私上，落在健忘的人们的热切的脸上。这一簇人的左边，造币厂的斑斓的门面被阳光洗净了，暂时显得分外白亮耀眼，好象童话里的大理石宫殿。"水仙号"的水手们越漂越远，看不见了。

我以后再没有看见他们。海洋带走了几个，其余的只有各处的牧场才知道。辛格尔敦无疑地把他忠实工作的悠久记录带到殷勤慷慨的海上，没入和平的深渊了。至于唐庚，他生平没有干过一天体面的活儿，无疑地还是靠着猥亵不堪的滔滔雄辩去拥护劳工谋生的权利来维持他的生活。这样也好！让陆地和海洋分享各自的所有吧。

一个去了的船友，也跟旁的任何人一样，一去不复返了；我

再也没有看见他们哪一个。但是有时候，记忆的高潮猛然涌上了一条黑暗的九曲河。于是荒凉的流水上漂着一条船——一条阴影似的船被一班幽灵似的水手驾驶着。他们飘渺地招呼一声，做了个手势，便过去了，我们不是曾经聚合在不朽的大海上，从我们罪恶贯盈的生涯里挤出一点意义来么？再见啊，兄弟们！你们是一班好人啊！好得比哪一个水手班子都无逊色；也都狂野地叫啸着操纵那张沉重而飞扑的前桅帆；或者攀在高处飘摇震荡，自身的形影被夜色隐没了，只朝着西来的暴风声声相应地呐喊。

袁家骅译

# 走投无路

## 一

苏法拉号轮船改变航线，驶向陆地好久以后，低洼、泥泞的海岸在一片闪闪发亮的海水后面，看起来仍然只是黑糊糊的、模糊不清的一团。阳光似乎是猛烈地摔到平静的海上的——似乎在坚硬的海面上摔得粉碎了，变成闪光的灰尘，变成叫人眼花缭乱的光雾，以闪烁不停的亮光使人眼前一片漆黑，精神疲劳。

惠利船长并不向阳光看。他坐在一张藤扶手椅上，居然把那张宽大的藤椅占满了。他的水手长走到藤椅前，低声向他报告，航向必须改变的时候，他马上站起身来，站在原地不动，脸向前，这时候，他那艘船的船头旋转了四分之一圈。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甚至没有吩咐掌稳舵。是那个水手长，一个上了年纪、神情机灵、皮肤很黑的小个子马来人，低声向舵手发布了命令。接着惠利船长又慢腾腾地坐到驾驶台上那张扶手椅上去，眼睛盯着他两只脚中间的甲板看。

在这条航道上，他不存看到任何新东西的希望。过去三年来，他一直往来于这一带海岸。从低角到马兰丹[①]，距离五十英里，他那艘老船顺水走六小时，逆水走七小时。然后，你直截了当地向陆地驶去，不久三棵棕榈树就会在天际出现，又高又细，

① 低角(Low Cape)和马兰丹(Malantan)是马六甲海峡中的地名。

乱蓬蓬的树冠凑在一起，好象在交头接耳地悄悄评论黑压压的红树似的。苏法拉号就会向狭长的、黑糊糊的海岸驶去，在一定的时刻弯弯曲曲地靠近海岸，这时候海岸就会显出几个整齐的、闪闪发亮的裂口——洋溢着河水的港湾。接着在一道四分之三是水、四分之一是黑泥的棕色的水流上，苏法拉号就会一路溯流而上，驶在四分之三是黑泥、四分之一是淡盐水的低低的两岸中间。过去七年或是七年多时间里，这艘船每个月要这样走上一回，那可是好久以前的事，那会儿他还不知道有这么一艘船，也没有想到他要跟这艘船和它的不变的航线打交道哪。这艘老船应该比船上的人更熟悉这条路线，船上的人并不是一直待着，毫无变动的；它也应该比那个水手长更熟悉，那是他从上一艘船上带来，代他这个船长来照管的；它甚至比他自己更熟悉，他只在这条船上当了三年船长。它能万无一失地按航线行驶。它的罗盘绝不会出差错。它从来不给人惹麻烦，费手脚，好象它这大把年纪给了它知识、智慧和可靠性。它完全按照罗盘指定的方位靠岸，而且几乎跟规定的时间分秒不差。在任何时刻，他坐在驾驶台上，用不着抬头看，或是躺在床上没有睡着，只要计算一下日子和钟头，就能说出，他在哪儿——航线上的确切地点。他还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在马六甲海峡来来回回的单调的巡回贩卖航行；他知道海峡那一带的风俗、风景和居民。首先是马六甲，白天靠岸，黄昏离开，带着一道僵直的磷光闪闪的尾波越过这条远东的交通干线。水面上黑暗沉沉，微光闪烁，漆黑的天空中明星点点，也许有一艘当地的轮船带着点点灯光一直笔直地行驶在航道中央，也可能有一艘当地的小船挂着棕榈叶编的帆静悄悄地掠过——而在白天却看得见另一面低洼的陆地。中午，下一个停靠的地点的三棵棕榈树呈现，这艘船在一条水流缓慢的

河上溯流而上。那儿只有一个白人居民，那是个已经退职的年轻海军官员，他在这条航线上来来回回航行了许多回，跟那个年轻人结下了友情。再行驶六十英里，那是另一个停靠地点，一个深水湾，海滩上只有两所房子。就是这样来来去去，沿着海岸在这儿那儿装运货物，最后在一座座小岛组成的迷宫似的群岛①间按固定的航线行驶一百英里，来到当地的一个大市镇，结束全部航程。那艘老船休息三天，然后他按照原来的航线把它开回去，从另一个方向看同样的海岸，在同样的地方听同样的声音，又回到远东的交通干线上苏法拉号的船籍港，他会在那儿港务局的那幢石头大厦对面附近找上一个停泊地，直到有一天，起锚航行回重复那一千六百英里的三十天航行。对惠利船长，亨利·惠利来说，或者说，对胆大包天的哈里——神鹰号的惠利来说，这算不上什么有出息的生活，想当年神鹰号可是一艘著名的快速帆船哩。可不是。对一个为好儿家有名的号子干过活儿的人，对一个驾驶过有名的船——其中属于他的还不止一二艘哪——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有出息的生活；他经历过一些有名的航行，开辟过一些新航线和新贸易；他驾船横渡南洋的未经测量的汪洋大海，看到太阳在航海图上还没有标出的岛屿上升起。他在海上飘荡了五十年，四十多年在东方（"非常地道的训练期，"他经常微笑地说），从孟买开始、一直到东方联接西方的南北美洲海岸的各个港口的整整一代船主和商人，都知道他，尊敬他。他的名声仍然留在航海图上，虽然占的地位不大，可是够清楚的。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中间什么地方，不是有一座惠利岛和一片神鹰礁吗？在那片危险的珊瑚层上，那艘著名的快速帆船搁浅过三天，船长和全体船员都用一只手把船上的货物扔进水中，用另一只

① 指马六甲海峡南端、同新加坡岛隔着新加坡海峡的印尼廖内群岛。

手似乎可以说是在使他们那艘船避开一队土著的独木战船。那会儿，无论是那座岛，还是那片珊瑚礁，在官方资料上还都不存在哪。后来，英国政府的轮船火枪手号奉命去勘定一条航线，船上的官员们采用上述两个地名，表示对船长的冒险精神和船的结实赞赏。除此以外，凡是留意的人可能在《航海大全》第二卷第四一〇页上看到，在叙述"马洛托或者惠利航道"的时候，是以如下的字句开头的："这条有利的航线于一八五〇年首先由神鹰号的惠利船长发现"，等等，最后是向从十二月起到四月底期间离开中国各地港口向南行驶的帆船热情推荐这条航线。

这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收获。没有什么能够夺去他这种名声。打通苏伊士海峡，就好象打开一个水闸，开了一个出口，新的人、新的船、新的贸易方法象洪水似的涌向东方。这道洪流改变了东方海洋的面貌和那儿的人的精神状态；所以他早年的那些经历，不管是什么，对新的一代海员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了。

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他经手过成千上万镑他雇主和他自己的钱；按照法律对一个商船船长的要求，他诚实地照顾船主、租船人和保险商的互相矛盾的利益。他从来没有损失过一艘船，或者同意过一桩不正当的买卖；他一直干得很顺利，凭着这些优点获得了名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陷入逆境。他埋葬了妻子(在渤海湾)，把那个不幸找错了对象的女儿嫁出去；接下来，他遇上了那次闹得沸沸扬扬的特拉凡哥尔[1]—德干[2]银行倒闭，不仅使他失去了一大笔能让他过优裕生活的财富，那次倒闭象地震那样震动东方。而且他六十五岁了。

---

① 特拉凡哥尔(Travancore)：印度邦名。

② 德干(Deccan)：印度纳巴达河南面整个半岛的地名，是一片高原。

## 二

他倒看不出有这大把年纪了；而且对他自己的破产他也并不感到丢脸。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相信那家银行靠得住。有些人在财政方面的眼光同他的航海术一样高明，赞美过他投资谨慎；他们在那次大倒风中也损失了许多钱。他和他们的唯一的差别是，他损失了全部财产。不过，也算不上全部。从他失去的财产中给他留下了一艘非常漂亮的小小的三桅帆船美人号，当初他买这艘船是让他这个退休的海员用来消磨消磨时间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玩玩"。

在他的女儿结婚前的那一年，他就正式宣布他自己对海洋厌倦了。但是那对年轻的夫妇到墨尔本去定居以后，他就发觉他在陆地上没法生活得愉快。他多少年来是个远洋贸易船的船长，坐坐游艇是没法心满意足的。他需要来点儿生活的幻觉；他置美人号就是要保持他生活的连续。他把那艘船介绍给各个港口的熟人，说是"我最后指挥的一艘船"。当他老得管不了一艘船的时候，他会把那艘船搁置起来，自己住到陆地上来，等待入土为安，还留下遗嘱，在他落葬的那一天，按照写明的方向，把那艘三桅帆船拖到深水里去体面地凿沉。他乐于知道，在他身后，不会有一个陌生人来掌管他最后指挥的那艘船，他的女儿不会不肯让他满足这个愿望的。跟他能留给她的那笔财产相比，一艘五百吨的三桅帆船的代价压根儿算不了什么。他会带着开玩笑的态度眨眨眼，说出这一切话来。这个精力充沛的老人生命力太旺盛了，不会得多愁善感地悔恨，而总是带着一点儿想望什么的心情，因为他很会生活，真正喜欢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冷静

的态度，真正喜欢他的声誉和财富带来的尊严，真正喜欢他自己对女儿的爱，真正喜欢他对那艘船——他消磨时间的那件小玩意儿的心满意足的心情。

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布置房舱，尽可能地使海上生活舒适。一个大书橱占去了他睡舱的一面（他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亡妻的肖像画，一幅无景深的油画，画上是一个长着黑色鬈发的年轻女人的侧面像。画幅正对床位。三个航行表滴答滴答地走着，象比赛似的用细小而有节奏的响声催他入睡，又欢迎他醒来。他每天五点钟起床。早班的高级船员在船尾舵轮旁喝早晨的咖啡的时候，会听到从很大的铜通风孔里传来船长洗脸的时候泼水啊、擤鼻子啊、清嗓子啊，那一切声音。那一阵响声以后，接着传来的是一个响亮而热切的嗓音用持续压低了的声音背诵祈祷词。五分钟以后，惠利船长的脑袋和肩膀从升降口的扶梯上探出来了。他总是在扶梯上逗留一会儿，看看四周的地平线，又抬起头看看风帆的情况；深深地吸几口新鲜空气。接下来，他才会走出升降口，登上船尾楼，向那个举起一只手放在帽檐旁的船员庄严而亲切地说："你早晨好。"他在甲板上认认真真地转到八点钟。有时候，一年不超过两回，他不得不借助大棒似的粗手杖，因为髋关节僵硬——他认为是轻微的风湿病。除此以外，他一点也不知道身体有什么毛病。早餐钟一响，他下去喂他的金丝雀，给航行表上好发条，坐在餐桌的首位。从那儿，他眼睛前面是一些装在黑边玻璃框里的碳纸印的大相片，他女儿的、她丈夫的，还有两个大腿胖嘟嘟的娃娃的——他的外孙——照相框都嵌在淡棕色的槭木舱壁上。吃罢早饭，他自己动手，用布擦去那些照相框的玻璃上的灰尘，然后从那个沉重的金色画框旁一个小铜钩上，取下一直挂在那上面的吊铅锤的绳掸他妻子的肖

像油画。接着他会关上睡舱门，坐在肖像画下面那张长沙发椅上，拿起那本厚厚的《圣经》——她的《圣经》，读上一章。但是有些日子，他只是在那儿坐上半个钟头，书合着摆在膝头上，一个手指头夹在书页中间。也许他突然回想起她从前是多么爱好航行。

她确实是船上一个好伙伴，而且也是个真正的女人。他简直毫不动摇地相信，不管是在水里还是在陆地上，哪儿的家都及不上神鹰号船尾楼甲板下面那个家美满、愉快，那个宽大的主舱尽是白色和金色，好象天天在欢度节日似的，装饰着永不凋谢的花环。她在每一块嵌板中央用画笔装饰一簇家乡的鲜花。为了这桩表示爱情的活计，她花了十二个月工夫，才画遍了这个舱房。对他来说，这些画始终是一个奇迹，不管从艺术趣味，还是从艺术技巧来说，都是最高成就；可对他的大副老斯温伯恩来说，他每次走下舱来吃饭，看到正在进行的工作，总站在那儿，带着赞美的心情愣住了。他说，您嗅到那淡淡的松节油味儿，几乎可以说是闻到了那些玫瑰的香味儿，在那一段时间里，那间餐室里尽是这种气味，（他后来承认）这使他吃起东西来胃口比平时稍微差一点。但是没有类似的事情干扰他对她歌唱的欣赏。每当他通过天窗专心地听她一曲唱罢以后，会带着品评的态度说："惠利太太是呱呱叫的夜莺，先生。"在天气好的日子，值黄昏六点到八点那一班的时候，两个人能够听到从舱房里传来的、在钢琴的陪奏声中的她的颤音和华彩。钢琴是他们订婚的那一天他写信到伦敦去买的；但是在他们结婚一年多以后，货才绕过好望角运到。那个大箱子是第一批卸在香港这个港口上的直运百货的一部分——这件事对那些在今天的忙忙碌碌的码头上奔走的人来说，似乎同历史上的中世纪那样遥远而模糊。但是惠利船

长能够在半个钟点的孤独中重温他的一生经历，一生的悲欢离合。他不得不亲手为她合上眼睛。她象一个海员的妻子那样从商船旗下离开；在心底里，她自己就是个海员。他用她自己的祈祷书为她念祈祷词，声音一次也不停顿。当他抬起眼睛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老斯温伯恩面对着他，帽子按在胸口，泪珠从饱经风霜、密布皱纹、毫无表情的脸上不断地流下来，好象淋在阵雨中的一块刀斫斧凿的红色花岗石。那个经过不知多少风浪的老水手还不如哭出声来好。他不得不把祈祷词念完；但是把她的遗体扑通一声扔进海水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多数事情他都记不起来。船上一个上了年纪的水手挺会做针线活，拿她一条黑裙给那个孩子做了一件丧服。

他不可能忘却；不过您没法把生活象流得很慢的小河那样用坝拦住。生活会冲开缺口，淹没人的苦恼，会遮蔽悲痛，好象不管有多少爱沉入海底，海洋会遮蔽一具尸体那样。而这个世界还不算坏。人们一直对他很亲切；特别是加德纳太太，加德纳—佩特逊公司的大股东的妻子，神鹰号就是属于这家公司的。是她自愿照顾那个小女孩的，而且到了适当的时候把她带到英国去（在那些日子里，哪怕是按横越大陆①的邮路走，路也着实不短哪），同她自己的几个女儿一起毕业。十年以后，他才再见到她。

她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从来不怕坏天气；她会缠着他，要他把她抱在他的油衣的怀里，带上甲板去，看汹涌的巨浪扑打神鹰号。波浪的涌起和粉碎似乎使她的幼小的心灵里充满紧张得

① 指英国经过地中海国家至印度或从大西洋一岸横越大陆至太平洋彼岸的路线。惠利船长的神鹰号是一艘商船，为了业务关系必须在各商港间弯来弯去。这条邮路有固定的路线，耽搁比较少。

气也透不出来的喜悦。“一个宠坏了的假小子，”他时常拿她开玩笑。他给她取名叫艾维①，因为喜欢这个名字的声音，他被一个模糊的联想不知不觉地迷住了。她紧紧地盘绕在他的心头；而他呢，也想要她紧紧地缠着她爸爸，就象缠着一个坚固的支柱那样，(当时她还小嘛)因此他没想到，按照常理，她将来可能打定主意要紧紧地缠住另一个人。但是他是那么热爱生活，那件事情虽然使他产生一种切身的爽然若失的感觉，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他买下美人号来排遣寂寞以后，赶紧接受一次到澳大利亚去的、可以说是无利可图的货运买卖，只是为了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在那儿安家的女儿。他在那儿感到不满意的倒不是看到她眼下紧紧地缠着另一个人，而是她挑中的支柱，在比较仔细的观察下，看来好象是“一根相当脆弱的木棍”——哪怕拿健康问题来说，也是这样。他不喜欢他女婿的装模作样的客套，也许超过不喜欢那个人管理艾维结婚的时候他给她的那笔钱的方法。不过他没有把他的担心透露一点口风。只是在他离开的那一天，过道门已经开着的时候，他握着她的双手，眼睛盯着她的眼睛看，说：“你知道，我亲爱的，我的一切都是你和你孩子的。别忘了，开诚布公地写信给我。”她只是几乎看不出地点了点头，就算回答他了。她眼睛的颜色和她的性格，都象她母亲——这一点也象，她说话不多，却了解他。

果然，她不得不写信；有些信使惠利船长抬起他雪白的眉毛。至于其余的信，他认为他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正是在得到他一生中真正的报酬。可以说，自从他妻子去世以来，他从来没有

① 艾维(Ivy)：这个名字同英语中的常春藤同音，所以惠利才会产生这个联想。

这么快活过。他女婿的不断失败反而使他在远方对那个人多少有点亲切的感觉，这倒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这家伙一直被困在倒霉的下风岸，出不了头；把这一切归咎于他的粗心大意的航海术显然是不公平的。不，不！他知道得挺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运气不好嘛。他自己不过是鸿运高照罢了，但是他在生活中看到太多的好人——海员和其他人——在厄运的无法抗拒的压力下认不出那些不幸的迹象，一败涂地。紧接着传来了沸沸扬扬的谣言（他第一回是碰巧在上海听到这风声的），大倒风来到了，尽管这样，他还是认真考虑，要用最好的办法牢牢掌握住他必须留给他女儿的每一个钱。他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是难以相信，后来是大发脾气，最后不得不承认事实：他没有留下可以值得一提的财产。

紧接着发生的是，好象他正在等待那场灾祸似的，远在墨尔本的那个不幸的人放弃了他的无利可图的买卖，坐了下来——而且是坐在残废者的轮椅上。"他再也不会走了，"他的妻子在信上说。惠利船长有生以来第一回心里有点儿不踏实了。

从此以后，美人号不得不去卖力地干活了。原来它是用来给胆大包天的哈里·惠利保持他在东方海洋上的回忆的，或是用来给一个老人挣零花钱和服装费的，也许是用来给他在年底不掏腰包添上几百支第一流的雪茄烟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不得不认真地干，而且因为要靠微薄的运费来维持从船头到船尾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他不得不使它不断地奔波。

手头拮据使他睁开眼来看到世界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都只剩下他过去熟悉的那些名字，但是他熟悉的那些事物和人都已经不再存在。加德纳 佩特逊公司的名字仍然醒目地呈现在海滨那些仓库的墙上，在不止一个东方海港的商业区的铜

牌上和玻璃门上，但是公司里不再有一个姓加德纳的，或是姓佩特逊的。不再有人欢迎惠利船长到那间私人的办公室去，请他在扶手椅上坐下；由于他过去在这家公司里服务过，所以当年那儿随时都准备给一个老朋友提供一点业务。眼下，加德纳的那几个女儿的丈夫坐在那间房间的办公桌后面。那个加德纳老人在世的时候，在惠利离开公司好久以后，他还一直保持着走进那间办公室的权利。这家公司的船现在都是黄烟囱和黑烟囱盖，而且跟那该死的电车一样来往都有一张指定路线的时刻表。对那些船来说，十二月里的风和六月里的风是一模一样的；那些船长（他毫不怀疑是呱呱叫的小伙子）的确对惠利岛很熟悉，因为近年来，政府在岛的北头装了一盏固定的白色的灯（神鹰礁被标出是红色的危险地带），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听到惠利还好端端的活着，都极惊奇——他原来是一个在世界各地奔走，设法为他那艘小小的三桅帆船在这儿那儿兜揽运输业务的老人。

处处都是同样的情况。那些听见别人提到他的名字会点头赞赏的人，那些认为在道义上应该为胆大包天的哈里·惠利做些事情的人都去世了。那些他懂得怎样去抓住的机会都再也没有了；那些成群结队鼓着雪白的风帆的快速帆船原来生活在汹涌澎湃、颠簸不定的风浪中，从海洋的浪花中汲取了大量财富，如今跟那些机会一起消逝了。在这个把利润削减到最低限度的世界上，在这个一天能计算出两回有多少吨位的船空着的世界上，在这个租船契约在三个月以前就被人用电报抢走的世界上，孤零零一个人驾着一艘三桅帆船漫无目的地东漂西荡，是没有发财的机会的——说真的，几乎连一个容身之地也找不到。

他发觉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更艰难。他只能汇很少一些钱给他的女儿，心里好不痛苦。如今，他已经不抽高级雪茄烟，哪

怕是劣质的方头雪茄烟，他一天也只限抽六支。他从来没有跟她提过他的困难；她呢，也从来没有详细诉说过她日子难过。他们相互信任，用不着作任何解释；他们一直完全了解，从来没有感激或遗憾的表示。她要是心血来潮，想到唠唠叨叨地感谢他的话，他倒会感到震惊的；不过，她要是跟他说她需要两百镑的话，他却会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他驾着只装了一些沙石作压舱物的美人号，来到苏法拉号的船籍港找找看，是不是有货运买卖，在那儿他接到女儿的来信。信上的大意是，说话转弯抹角是没有用的。她唯一的办法是开膳宿公寓，她估计干这一行，倒是有前途的。不管怎样，是考虑到有前途，她才坦白地告诉他的，只要有两百镑，她就可以开办起来。这封信是一个出售船用杂货的商人雇用的当差亲手递给他的，船一抛锚，那个人就给他把信送来了。他在甲板上赶忙把信封扯开。他有生以来第二回吓呆了，他一直站在舱房门口，一动也不动，拿着信笺的手指头簌簌发抖。开一家膳宿公寓。开办费两百镑！唯一的办法！可他连上哪儿去弄两百便士都不知道。

惠利船长在那艘抛了锚的船的船尾楼上转悠了整整一宿，好象他在阴沉沉的海面上航行了许多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月亮或者星星，这会儿他在阴霾的天气中快要靠近陆地，可是不知道他的方位似的。黑夜里闪烁着海员们的指路的灯光和岸上固定而笔直的灯光；停在美人号周围的所有的船上的锚位灯把一道道颤抖的灯光投在锚地的水面上。惠利船长却不管在哪儿都看不到一丝微弱的亮光，直到黎明，他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浓密的露水湿透了。

他的船上有人醒着。他突然站住脚，摸摸他潮湿的胡子，用

疲倦的脚倒退着走下船尾楼的扶梯。那个大副睡眼矇眬地在后甲板上转悠，一大清早，张大了嘴在打呵欠，一看到他，嘴张着合不拢了。

“您早晨好，”惠利船长一边庄严地说，一边走进他的舱房。但是他在门口站住脚，并不回头看，“顺便问一下，”他说，“在贮藏室里应该有一个空木箱。那个木箱还没有坏掉吧——是不是？”

大副闭上嘴，接着好象神思恍惚似的问：“什么空木箱，先生。”

“一个扁扁的木包装箱，原来是放我房间里那幅画的。吩咐人把它拿到甲板上来，通知木工检查一下。我也许不久以后要用它。”

大副站着，纹丝不动，直到他听到船舱里船长的睡舱门砰的一声关上。接着他在船尾用食指招呼二副，跟他说有什么事情“快要发生了”。

早餐钟响的时候，惠利船长的权威的声音透过关着的房门洪亮地传出来：“入座吧，别等我。”这使他的那些高级船员感到意外，他们坐到各自的椅子上，隔着桌子交换眼色，低声谈话。什么！不吃早饭？而且看来好象还在甲板上转悠了一宿嘛！显然有什么事情快要发生了。他们的脑袋热切地冲着盘子，脑袋上面的那扇天窗里，三只肚子饿的金丝雀跳个不停，跳得三个金属丝鸟笼摇摇摆摆，簦簦直响；而他们能够听到“老头儿”在他睡舱里的从容不迫的动作发出的声音。惠利船长不慌不忙地在给那三个航行表上发条，掸去他亡妻的肖像画上的灰尘，从抽屉里取出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浑身打扮好，显出一副一丝不苟、不慌不忙的模样，然后上岸去。那天早晨，他一口东西也吃不下。他

已经打定主意，要卖掉美人号了。

## 三

恰巧那时候，日本人在世界各地买进欧洲造的船，所以他毫不困难地找到一个买主，一个讨价还价很精明的投机商人，但是看准转手出让美人号是桩有利可图的买卖，终于做成了这笔现金交易。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惠利船长发现自己在有一天下午从东方的一个数一数二神气的邮局的台阶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张淡蓝的纸。这是一封寄往墨尔本的挂号信的收据，信中夹着一张两百镑的汇票。惠利把那张收据塞进背心兜，从胳肢窝底下抽出手杖，在街上走去。

这是一条新开辟的、不整齐的大路，两边的人行道还没有完全盖好，整个路面上覆盖着一层柔软的尘土。大路的一头跟海港附近那条破破烂烂的街相接，那条路上尽是中国人开的店铺；大路的另一头一直伸展出去，有两英里，两旁没有房子，穿过一片片丛林似的树木，伸到新统一造船公司大门口。一幢幢新的门面简陋的政府建筑被用篱笆围着的空地隔开，空旷的天空使这片广阔的景色似乎显得格外宽敞。这儿空荡荡的；过了上班时间，当地的人都不上这儿来，好象他们估计到会看到有一只老虎从小山上新自来水厂一带大摇大摆地跑下来，跑到路中央，逮住一个开铺子的中国人，把他当晚饭吃掉。惠利船长走在这条规模宏伟但是荒凉的大路上，并不显得猥琐相。他风度很好，不至于落到神态寒碜的地步。他不过是一个孤零零的、意志坚强的赶路人罢了，留着朝圣者那样的雪白的大胡子，手里那根粗大的手杖好象一件武器。大路一边是新法院的一个低矮而朴素

的门廊，有着一根根粗矮的柱子，一半隐藏在门口留下的几棵大树后面。另一边是殖民地的新财政部两侧突出的房子直伸到街旁。但是惠利船长——他现在既没有船，也没有家了——一边走，一边记起了他第一次从英国出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渔村，几间盖在木桩上的草房，一边是一条浑浊的随着潮水涨落的小河，另一边是一条泥泞的小路，它弯弯曲曲地通往一片野草丛生的荒野，那儿既没有船坞，也没有自来水厂。

没有船——没有家。他的可怜的艾维在那儿也没有家。膳宿公寓压根儿算不上是家，虽然可能让你维持生活。他的感情被膳宿公寓这个念头狠狠地折磨着。由于他的家庭出身，他有那种真正的贵族气质，特别瞧不起粗俗地装场面，而且对某些降低身份的行业有偏见。拿他自己来说，他情愿驾驶商船（这是一种干脆的行业），而不愿贩卖货物，做买卖实际上就是动脑筋占别人的便宜——充其量是不光采地运用才智而已。他的父亲曾经是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退役上校惠利，除了退役金以外，家产微薄，但是有显赫的亲友。他能够记起他小时候，那位老军人单凭外表就经常使小酒馆里的侍者、乡下的店主以及诸如此类地位低微的人称呼他"老爷"。

惠利船长本人（要不是他不到十四岁，他的爸爸就去世的话，他会进海军的）也相当气概，一副年老而庄严的海军将领的派头；但是他在一条街上，一走进密密匝匝的棕皮肤和黄皮肤的人中间，好象一根草消失在小溪的旋涡里那样。这条街跟他刚才离开的那条广阔而空荡荡的大路相比，看起来跟胡同一样窄，而且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房子的墙壁是蓝色的；中国人开的店铺好象围栏；一堆堆叫不出名字的商品从一长溜一长溜连拱廊的阴影里显出来；晴朗的天空中火一样的残阳把火焰的反光似

的亮光照在整条街道的中央。夕阳光照在鲜艳的颜色上和赤脚的群众的深色的脸上，照在推推挤挤的、半裸着身子的苦力们的淡黄的脊背上；照在警察局大门口站岗的一个高个子锡克族骑警的制服上，那个骑警长着分开的络腮胡和浓密的八字胡。在红色的尘土的烟雾中，在人头上面，渐渐呈现一辆显得很大的电车，车厢里挤满了人；电车小心翼翼地沿着人流行驶，不断地鸣喇叭，好象一艘汽船在浓雾中摸索。

惠利船长象一个潜水员那样从街对面出现；在关闭着的仓库的墙壁中间，在荒凉的阴影里，他脱下帽子，让额头凉快凉快。当膳宿公寓的女主人名声不大好。传说那些女主人贪得无厌，肆无忌惮，说话不老实；虽然他对哪一类人都丝毫没有瞧不起的意思——他决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可是犯不上让一个惠利家的人去落这些嫌疑嘛。不过，他没有劝她。他深信她跟他想法一致；他为她感到难受；他信任她的判断力；他认为他能再帮她一次忙是仁慈的天命——但是在他这个贵族的内心深处，他发觉要是她去做女裁缝的话，他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平静。他模模糊糊地记起多年以前看过一首名叫《衬衫之歌》① 的动人的诗篇。拿穷苦的女人作题材写诗歌听起来倒挺好听。惠利上校的孙女儿，膳宿公寓的女主人！呸！他重新戴上帽子，双手伸进衣兜，站停一会儿，擦亮一根火柴，点燃他的一个劣质的雪茄烟头，接着怨气冲天地向一个有这种飞来横祸的世界喷了一口烟云。

有一件事情他是肯定的——她是一个聪明的妈妈的亲生女儿。他已经抑制住失去那艘船的悲痛，就清楚地看到走这一步

① 《衬衫之歌》(Song of the Shirt)：英国诗人托马斯·伍德(Thomas Hood, 1799—1845)所写的一首描写女裁缝生活艰苦的诗。

是不可避免的。也许他渐渐认识了这种情况，但是一直不承认。她在远方，一定对这有一种直觉，而且还有面对事实的胆魄和吐露真情的勇气——这些优点使她的妈妈成为一个见识高明的女人。

到头来，总归是这样的结果！幸亏她逼得他采取这个措施。再过一两年，那艘船卖出去会变得一钱不值呢。为了让船不中止航行，他年年越来越深地陷入困境。他面对厄运的暗算，毫无防备的能力；对于那些比较明显的袭击，他倒能装出一副坚强的模样，象一片礁石那样一动也不动地经受着海洋的怒涛不断地猛击，对回流的狡猾的侵蚀它的基础，他因为生性高尚，所以一无所知。事实上，一切责任都尽到了；她的要求满足了；不欠别人一个子儿；卖船的钱还剩下五百镑；他把这笔钱安全地放开。除此以外，他身上还带着四十几块钱——他要是不在他住的那间朴素的卧房里逗留得太久的话，这点钱付旅馆的账单也够了。

那个房间里家具很少，地板倒是打蜡的，开出门去有一个阳台。那幢四面散开的砖房象鸟笼一样通风：从滨海区刷白的方柱子中间吹来的风，吹得那儿的白藤帘子不断地拍拍地响。房间很高，一道闪烁的阳光在天花板上移动；游客们定期从海港里的一艘艘班船上下来，闯进旅馆，在被海风吹得摇曳不定的暮霭笼罩下的一个个房间里来来往往；他们的陌生的声音和暂时的逗留把旅馆闹得沸沸扬扬；他们好象是一批又一批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匆匆忙忙奔波、却不留下一丝痕迹的、形踪不定的幽灵。象哗哗的潮水那样，他们来得突然去得快：他们刚才还在通风的走廊里匆匆忙忙地观光，倒在阳台的长椅上休息，现在他们不见了；在每一批兴高采烈、来去匆匆的游客走掉以后，在这幢巨大的旅馆里几乎总是只留下惠利船长一个人，他结实而尊严，却越

来越觉得自己象一个没有目的地的流落他乡的游子，象一个无家可归、形单影只的旅客。他孤零零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一边抽烟，一边思索，眼睛盯着两个海员贮物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两个箱子里的那些东西他能说是属于他的。一厚卷套在帆布套里的航海图靠在墙角里；那个盛肖像油画和三张碳纸相片的扁木箱摆在床底下。他对讨价还价，协助检查，一切买卖手续都感到厌烦。对其他各方来说，不过是出售一艘船罢了；可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头等大事，牵涉到一种崭新的生活观念。他知道卖掉这艘船以后不会再有船了；但是他童年的憧憬、他才能的发挥、他壮年的感情和成就，都不可分割地跟船联系在一起。他在船上服务过；他有过船；甚至他真正从海上退休以后，他一想到他只要掏出大把的钱来，就随时随地能买一艘船，就觉得日子过得不怎么难受了。他一直自由自在地想象自己是世界上一切船只的主人似的。卖掉这艘船不是件轻松活儿；可是这艘船终于脱手了。他签了最后的收据以后，好象所有的船都从世界上消失了，他被撇在陆地上，手里拿着七百镑，面对着没法接近的海洋。

惠利船长迈开坚定的大步，不慌不忙地顺着码头走去，眼光避开熟悉的锚地。自从他第一次航海以来，已经有两代海员生下来了，他们站在他和所有这些抛锚的船中间。他自己的船卖掉了；他一直在问自己：接下来，干什么？

他感到孤独，感到内心空虚，也感到惘然若失，好象他自己的灵魂被人强行从他的身子里逮走似的。他首先产生的愿望是马上动身，去看他的女儿。“这是最后一笔钱了，”他会跟她说；“收下吧，我亲爱的。还有你爸爸，你也得把他收留下来。”

他的灵魂畏缩了，好象害怕隐藏在那阵冲动深处的什么心

思似的。认输啦！决不！一个人筋疲力尽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蠢主意。这七百镑，加上一个很可能还要活上许多年的强壮的老头儿作累赘——对一个穷女人来说，这份礼物太妙了。他不是跟那些掌管停泊在那儿的船只的小伙子一样，可以死在工作岗位上吗？他现在跟过去任何时候一样结实。可是谈到谁会给他活儿干，那可是另一回事了。凭他的外表和经历，他要是去转悠，找一个比较低的职位的话，他担心别人不会认真对待他的要求；要不，他要是终于使他们认真对待他的要求的话，他也许会博得他们的怜悯，这就象把你自己剥得精赤条条给人踢。他不愿意吐露真情，把自己说成一个无用的废物。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另一方面，船长的职位——正当地考虑到一般所谓体面问题，这是他唯一能找寻的工作——不可能在前面那个街角上等他。眼下，用不着老是求人担任船长了。自从他上岸进行了那笔卖船的交易以来，他一直留神听着，可是在这个港口没有听到过一点儿风声，哪儿船长的职位有空缺。哪怕有一个，他发迹的过去却妨碍着他谋差使。他给自己当雇主当得太久了。他唯一能提供的证明是对自己一生的陈述。谁还能要求比这更好的推荐呢？但是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份独一无二的证明会被看作一件关于东方海域的陈旧的老古董，一篇用老式的文字，用几乎被遗忘的语言写的噜苏的文章。

## 四

他一边反来复去地想着，一边在码头的栏杆附近溜达，挺着胸膛，一点没有弯腰屈背的模样，好象他的宽阔的肩膀从来觉不得从生到死不得不挑的那些负担的分量似的。没有一个皱纹，或

是一丝皱纹泄露他的心情，破坏他平静的脸相。脸长得挺丰满，也没有晒黑；下垂、飘拂的银发下呈现出脸的上半部，神情非常平静，白皙的皮肤细腻得引人注目，额头极宽阔。他第一次投在你身上的眼光又坦率又敏捷，象孩子的眼神；但是由于雪白的眉毛又粗又浓，乱蓬蓬的，他的和蔼可亲的注视显得象深沉、锐利的察看。上了年纪，他有一点发胖，腰围变粗了，象一棵丝毫没有衰老迹象的老树；甚至他胸脯上浓密、鬈曲、闪闪发亮的白毛看起来也好象有压制不了的生气和活力。

他从前对自己过人的体力，甚至对自己的仪表，相当自负，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象失去了财富以后留下的一笔遗产，他还保持着沉着安详的神情，这种神情证明他是一个能适应他自己选择的各种生活方式的人。他迈开大步，一路笔直地走去，头上戴着一顶帽边突出的老式巴拿马草帽。帽顶很低，帽子周围一圈折痕，帽上有一条狭窄的黑绸带。这顶戴不坏的、有点变色的帽子使他在拥挤的码头上和热闹的街上老远就很容易被人认出。他从来没有戴过式样比较现代化的、用管土涂白的软木遮阳帽。他不喜欢那种式样；他希望他能设法在生前一直保持冷静的头脑，不去尝试所有这些卫生的通风装备。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他的亚麻布衬衫总是雪白，没有一点污迹；一身灰色薄法兰绒衣服，绒毛已经磨光，但是仔细地刷过，由于裁剪得肥，在他尽是肌肉的胳膊和大腿上飘动，使他的魁梧的身子看起来格外大。他壮年的时候兴致勃勃，性情冷静，敢作敢为；年老以后，他的性子渐渐变成满不在乎的平静；他的一头裹着铁的手杖悠闲的嗒嗒声跟他踩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充满自信心的脚步声互相呼应。人们不可能把这样出色的风度，这样安详的外表跟使人瞧不起的穷困的苦恼联系起来；这个人在你面前走

过，敏捷和魁梧，看上去好象他的财产跟他身上的衣服一样大，过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没有理性地害怕，他不得不动用他的五百镑来支付旅馆里的费用，吓得心烦意乱，镇静不下来。千万不能让时间白过。账单不断地增加。他存着希望，万一样样落空，这五百镑也许会使他得到一个工作；靠了这个工作，他能勉强糊口（这不需要花很多钱），这样他就能为他的女儿出把力。在他看来，他用的是女儿的钱，好象做女儿的把钱给她爸爸用，只是为了她自己的利益。有一天，他有了工作，就会拿大部分收入帮助她；他还可以干上好多年哪，而开膳宿公寓这行当，他跟自己争辩说，不管前途怎么样，刚开头的时候是挣不了什么钱的。可是，干什么活儿呢？他随时准备用正当的手段抓住任何机会，只要有机会很快地落到他的手里；因为那五百镑必须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以备万一。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五百镑这个整数，人就感到有财产作靠山，但是在他看来，他要是让这笔钱减少到四百五十镑，甚至四百八十镑的话，这笔钱的效力就失去了，好象在那个整数中有什么魔力似的。可是，干什么活儿呢？

这个问题老是缠着他，好象他遇到了一个纠缠不休的鬼魂，却没有撵走这个鬼魂的符咒；惠利船长在一座小桥的顶上突然站住脚，那座桥高高地架在一条开成运河的小河上，两岸都是花岗石。在坚实的石块砌成的两岸中间，停泊着一艘远洋航行的马来亚快帆船，船半藏在石头的拱顶底下，微微摇晃，帆桁都平放着，甲板上没有一点儿人声，从船头到船尾是棕榈叶席子盖的一个有脊的船舱。他已经把那些热得叫人受不了的人行道撇在身后了，那些人行道顺着弯弯曲曲的码头延伸出去，它的一边是象峭壁的正面那样陡削的石壁；只见他前面呈现出一片井井有

条、树木森森、开旷辽阔的景象；一片片随风起伏的广阔的草地象一张张平坦地铺着的绿地毯；一长溜一长溜大树屹立着，象巨大的柱子，黑糊糊的树干上的枝叶好象穹顶。

有几条大道一直通到海边。那儿的海岸象个平台；海岸外，平静的海面象深蓝的眼睛的凝视那样深邃而微微闪光；海面上一道歪歪斜斜、紫色斑斑的光带无限制地延伸，穿过两个形状差不多的青翠的小岛间的空隙。远处，外面锚地上，原来只隐隐约约地看得见几艘船的桅杆和帆桁；它们突然象一片纵横交错的、纤细的玫瑰色光线跃出船舷东边的水面，印在清晰的阴影上空。惠利船长盯着那些船看了好久。那艘从前属于他的船停泊在那儿外边。他一想到在黄昏来临的时候，他再也不能在防波堤旁坐上一艘小船，摆渡到自己那艘三桅帆船上去，心里就难受得要命。没有船可以上去。也许永远没有了。在卖船那笔交易谈妥以前，直到他收入船款为止，他天天在美人号上待上一些时候。今天早晨，他收了钱，现在，一下子，哪怕他想到船上去，也根本没有一艘船他上得去了；没有一艘船会需要他这个人去工作——去住。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情况太希奇古怪了，不可能长久是这样的。而海面上却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那艘马来亚快帆船一动也不动地停着，整个甲板上笼罩着棕榈叶缝的船舱——它也有个不可缺少的人。人和船相依为命；那个马来亚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那艘船尾很高、小得可怜的玩意儿看上去好象长途跋涉以后在休息。所有看得见的船上，不管远近，都有一个人；没有那个人，最好的船也是死东西，是漂浮的、没有意志的木头。

他向锚地看了那一眼以后，继续往前走去，因为用不着为什么事情往回走；而且不管怎么样，时间总得挨过去。海滨的空地

上有一条条林荫大道，以不同的角度纵横交叉；大树的下部象圆柱，树顶上枝叶茂盛。那儿高高在上的交错的树枝看来好象在睡觉；头顶上没有一片树叶在颤动；路中央，一根根细长的铸铁路灯杆象君王的权杖那样闪着金光，顶上都有一个白瓷的球形灯罩，象野蛮人在展览一长溜儿鸵鸟蛋作装饰；放眼望去，灯罩越远越小。火红的天空在每一个蛋壳似的瓷灯罩的闪闪发亮的表面上点燃一朵小小的血红的火花。

惠利船长的下巴稍微有点儿搭拉，他背着双手，手杖头在脚跟后面沙砾路面上画出一道极淡的抖动的痕迹。他反复想着，如果说一艘船要是没有一个人，就象一个人没有灵魂的话，那么一个水手没有一艘船，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比一根毫无目标地在海上漂流的木头好不了多少。那根木头可能本身挺好，质地结实，经久耐用——那又怎么样呢！突然有一阵没法摆脱的空闲感觉象极度疲倦那样，压得他两只脚懒得移动。

接连不断的敞篷马车顺着新开辟的海滨大道轻快地驶去。你可以看到车辐组成的转动的圆面越过一片片广阔的草地。一顶顶遮阳伞的圆顶轻轻地朝外摇晃着，象花瓶口边上盛开的鲜花；那片静悄悄的深蓝色的海水——海面上横着一道紫色光带——变成旋转的车轮和奔跑的马儿的背景，而那些印度仆人裹着头巾的脑袋抬起着，超过海洋的水平面，在比较淡的蓝色的天空前迅速地移过去。在那座小桥附近一片空旷的地方，每辆马车敏捷而漂亮地绕一个大弯，驶出夕照，然后一下子慢下来，排成缓缓移动的行列，驶上那条大街，背后是寂静、火红的天空。一棵棵巨大的树屹立着，树干的同一面染上了红色；在高高在上的树叶下，空气似乎也红得象火焰；连马蹄下的地面都是红的。车轮庄严地滚动；遮阳伞都收起来了，各种鲜艳的色彩合拢了，好象

艳丽的鲜花在白天将尽的时候合上它们的花瓣。这一条人和马车组成的流水线足足有半英里长，没有人说一句比较响的话，只有轻轻的碰撞声不断跟微弱的丁当声混合在一起，一对对男女神情迟钝地坐着，比裹着头巾的人高出一截，他们的脑袋和肩膀一动也不动——好象木头做的似的。但是有一辆双马马车来迟了，没有跟这个行列在一起。

它一路飞快驶来，车轮无声无息地滚动；但是在驶上那条大街的时候，其中一匹深栗壳色的马打了个响鼻，弯下脖子，碰到那根钢头的杆子惊跳起来；一口唾沫从马嚼子上掉下来，掉在一个缎子那样光滑的肩尖上；黑脸膛的赶马车的一下子探出身去，扑到双手上，重新把缰绳拉紧。这是一辆挺长的暗绿色四轮马车，座位两侧装有弯曲得很厉害的片弹簧，所以行驶起来，会庄严而轻松地摆动，而且装饰极为精美，带一点儿只有官府才有的豪华气派。它看上去好象比平时格外宽敞，两匹马好象格外大一点儿，设备好象格外显赫，坐在赶车人座位上的仆人们好象格外高一点。车上坐着三个女人；两个年轻美貌；另一个漂亮、富态，是个成年妇女；她们的衣服几乎完全把挺浅的车厢铺满了。第四个是男人；他的眼睑很厚，脸相高贵、肤色灰黄；嘴唇上下的小胡子长得挺浓密，呈铁灰色，黑糊糊的一片，不知什么缘故，看起来好象结实的附生器官。原来是总督大人。

这辆唯一的带着随从的马车飞快地行驶；跟它一比，其他一切的马车都显得低劣、寒酸得不象个样儿，而且速度慢得象蜗牛的费劲的爬行。那辆双马马车持续地向前猛冲，把那条马车的行列远远地甩在后面；马车上的人的面貌一眨眼就看不见了，只给人留下一个眼光凝视、神情冷漠的印象；那辆马车可以说是飞也似的掠过去了，在它无影无踪以后，尽管长长一溜儿马车仍然拥

挤地在路上走动，这条大街上原来一派宏伟的景色，似乎变得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了，给人的是一种放大了的庄严的孤独印象。

惠利抬头看了看；他原来在沉思，思路被打断以后，莫名其妙地转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去。人们的思路往往会这样突然转变的，他一下子想到，他刚才在这个港口城市卖掉了他最后一艘船，就是这儿，他驾驶着自己的第一艘船来过，带着他一脑门的计划，打算同这些遥远的岛屿打交道，开辟新买卖 当时的总督百般鼓励他。压根儿没有总督大人的尊称，他——那位德纳姆先生——那位忙得把短上衣也脱掉的总督；可以说，他这个人日日夜夜为殖民地的越来越繁荣操劳，他的忘我的热情就象一个保姆照顾一个她喜爱的婴儿那样高；一个孤独的单身汉带着几个仆人和三条狗，住在跟营房差不多的房子里，当时叫"总督平房"；那是一幢屋顶很低的建筑物，座落在一座小山的还没有完全开拓好的山坡上，前面竖着一根新旗杆，阳台上有一个当勤务员的警察。他记得在烈日下费劲地登上山去拜访的情景，那个阴沉沉、凉嗖嗖的房间里简直没有什么家具，那张长桌子的一头堆满一叠叠文件，另一头摆着两把枪、一个铜望远镜、一小瓶油，瓶颈里插着一根羽毛——还记得那个掌握大权的人对他近乎奉承地表示关切。他前去陈述的是一项充满冒险性的事业，但是在小山上那幢总督平房里，两人谈了二十分钟，这件事情就有了一个顺利的开端。他告别的时候，德纳姆先生已经坐在那些文件前面，在他背后大声说："下个月黛多①号开始往那条航线巡航，我会正式要求那艘船的船长拜访你，看你进行得怎么样。"黛多号是停泊在中国的一艘出色的装有大炮的护航船——

① 黛多(Dido)：传说中的迦太基女皇和建国者。

三十五年真是好长的一段时间啊。三十五年以前，象他那样的事业对殖民地来说，已经相当重要，值得让女王的一艘船去照顾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啊。当时个人还比较受到重视。一些象他自己那样的人；再举个例子，还有一些象可怜的埃文斯那样的人；埃文斯长着一张红脸，络腮胡子黑得象煤炭，一双眼睛老是带着心神不定的神情，他在海岸上游三英里一个荒僻的海湾里，在树林边上，建立起第一个专利的船台，修理小船。德纳姆先生连这样的事业也鼓励，可是不知怎么一回事，可怜的埃文斯结果穷得一个子儿也没有，死在英国。听说他的儿子在印度洋的一个荒凉的小岛上，靠从可可豆中榨油过日子；但是正是从那个荒僻的海湾的树林边上的船台中涌现出统一造船公司的那些车间，还有从坚实的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三个干船坞啊、码头啊、防波堤啊、电灯厂啊、蒸汽机车间啊——还有巨大的起重机，能吊起船上运来的最重的货物；当你从西边来到新港的时候，你能看到它的头象一座古怪的白色纪念碑的顶那样探出在灌木丛生的地角和尽是黄砂的海岬上空。

那时候，人受到重视；那会儿，殖民地上还没有这么许多马车哪，虽然德纳姆先生有一辆轻便马车，他想。惠利船长好象被一个想象中的回流的漩涡从那条大街上卷出去了。他记起了泥泞的海岸，一个没有码头的港口，唯一的木埠头(那可是个公共建筑物)孤零零地、歪歪斜斜地突出着，建立在猴岬上的第一个煤栈，那个煤栈莫名其妙地着火了，闷烧了多少天，结果是大为惊奇的船只都驶进充满硫黄味的烟雾的锚地；而天空中的太阳呢，在中午也是血红的。他记起了一些事情、一些人的脸，除此以外，还有点儿别的东西——象喝干了酒的酒杯里的淡淡的酒香，象在今天的空气里找不到的一丝清风。

往事在惠利船长的心头被唤起，迅速而详细，好象一道强烈的镁光照进一座黑暗的纪念堂中一个个壁龛；他思念着一些从前是重要的事情，小人物的努力啊、一个伟大的地区的成长啊，但是现在，同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一比，同更伟大的希望一比，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就化为乌有了；这使他切身体会到时光的流逝，使他理解我们的感情无法改变，他猛地站住脚，把手杖砰的敲了一下地面，在心里喊叫："我到底在这儿干些什么！"他看上去好象惊奇得有点迷迷糊糊，但是他听到有人在用呼哧呼哧的声音叫他的名字，一次，两次——接着他慢腾腾地转过身去。

他随即看到有个人神气活现、大摇大摆地向他走来，一个象害痛风病模样的老派人，头发跟他的一样白，可是红润的脸颊上胡子刮得精光，他系着一个领结——大得象领饰——领结的硬邦邦的两头翘得比他的下巴高得多；滚圆的大腿、滚圆的胳膊、滚圆的脸——通常给人的印象好象他的矮胖的身子是打了气的，打的气正好使他衣服的线缝不致绽开。这人是这个海港的港务监督。港务监督在港务长中地位最高；在东方，就他的身份来说，在他管辖的范围内，是个相当重要的人；一个正式的政府官员，一个管理港口海域的行政官员，对各级海员具有巨大而界限不清的惩戒权力。据说就是这位港务监督认为他这个职位小得可怜，理由是他没有决定人生死的权力。这是一句开玩笑的夸张话。埃利奥特船长对他的职位相当满意，对他掌握的这个权力并没有无足轻重的感觉。他的骄傲而专横的性格决不会让他手中的职权因为不用而缩小。他性情暴躁，嚷嚷咧咧，口没遮拦地批评人的性格和行为，使人不由得不怕他，虽然许多人在谈话中假装对他毫不在乎，另一些人在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只是冷笑一下，有些人甚至还敢说他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倔老头"。但

是只要埃利奥特一发脾气，所有这些人几乎都象面对被歼灭的可能那样垂头丧气。

## 五

等他走得挺近的时候，他象吼叫似的说：

“我听说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惠利？你真的把美人号卖掉了吗？”

惠利船长眼睛望着别处，说事情已经办妥——那天早晨钱也已经付清了；对方马上表示赞赏这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举动。他解释说，他从他的双轮轻便马车上跨下来，是要伸伸腿，然后回家去吃晚饭。弗雷德里克爵士[①]在晚年看来好象挺不错。对不对？

惠利船长没法说话，只是注视着马车驶过。

那个港务监督把双手插进羊驼毛短上衣的兜里，那件短上衣对他那样的年纪和外貌来说又短又紧，太不相称了。他昂首阔步，可是有一点儿瘸，脑袋只齐惠利船长的肩膀。惠利船长呢，从容不迫地走着，眼光笔直地盯着前面。多年以前，他们两人是好伙伴，几乎是亲密的朋友。在惠利指挥神鹰号的时候，埃利奥特为同一些船主掌管几乎同样大名鼎鼎的斑鸠号；在设置港务监督这个职位的时候，惠利本来会成唯一的另一个认真的候选人。但是惠利船长那时候正在壮年，下定决心不为任何人，只为他自己的吉利的命运服务。在远方，他一边处理他自己的

① 弗里德里克爵士 (Sir Frederick)：英国喜剧家乔治·埃思里奇 (George Etherege, 1654?—1691?)所作喜剧《滑稽的报复》中的角色弗里德里克·弗罗利克爵士，他生性诙谐。此处埃利奥特船长自比这个角色。

事务，一边高兴地听到另一个人的成就。生性坦率的内德·埃利奥特处世圆滑，担任那种公职倒很顺利。而他们两人生性截然不同，所以尽管他们两人一路慢腾腾地走到了大街的尽头，大教堂跟前，惠利的脑子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原来可能担任这个人的职位——一辈子不愁吃穿。

这座神圣的大建筑物矗立着，是许多林荫大道的汇合中心，庄严而孤独，好象为了要使人们在这个悠闲的时刻想到严肃的天国似的，向西边天空中绚烂的夕照展示着一个关闭着的哥特式的入口。尖形穹窿上面，在一个很深的石轮的雕刻中，圆花窗的玻璃象烧红的煤那样闪闪发亮。两个人转过身来。

"让我告诉你，他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惠利，"埃利奥特突然吼叫似的说。

"嗯？"

"弗雷德里克爵士任期一满，他们应该派一个真正的勋爵上这儿来。是不？"

惠利船长并没有深思，不懂得一个货真价实的勋爵为什么不会跟别人干得一样好。不过，另一个人的看法可不同。

"不，不。这地方飞也似的发展。现在，什么也拦不住它啦。够得上派一个勋爵来，"他的话很短，声音却象在吼叫。"瞧瞧咱们自己这一辈子中的变化吧。我们这儿现在需要一个勋爵。他们在孟买已经任命了一个勋爵。"

他每年在总督府参加一两次宴会——府邸座落在一座小山上，周围尽是公路和花园，是一座有许多窗和连拱廊的豪华的建筑物。不久以前，他带着一位公爵乘他港务监督的小火轮，到各处去看港口的改进措施。在这以前，他"最热心地"亲自为公爵乘的这艘游艇找了一个很好的停泊地点。事后，他应邀参加船

上的午宴。公爵夫人亲自出席，同他们共进午餐。一个红脸的大个子女人。皮肤给太阳晒得很厉害。他认为是晒坏了。态度倒很文雅。他们要到日本去。……

他大喊大叫地说出这些细节来开导惠利船长，有时候停住嘴，好象由于被抑制的重要感的影响，脸颊鼓了起来；他还再三噘出厚嘴唇，直到他圆滚滚的红鼻头伸进雪白的小胡子。什么这地方飞也似的发展啦，哪一位勋爵来都说不上委屈啦，它什么麻烦也没有啦，除了海运部门——除了海运部门，他重复说了两遍；接着重重地哼了一声，他开始讲前几天美国驻法属交趾支那[1]的总领事怎样打电报给他——以他官方的身份——要求派一个合格的人去掌管一艘格拉斯哥的商船，那艘船的船长在西贡[2]去世了。

"我派人到海员之家高级船员的住处去传递这个消息，"他接着说，这时候他的声音越来越恼火，他走路的步子也瘸得更显著了。"那地方尽是人。人比本地这个行当所有的职位多一倍。全急着想找一份轻松活儿。人数多一倍哪——可是——你怎么想，惠利？……"

他突然站住脚；双手握紧，使劲往下一撑，好象存心要把他的短上衣的衣兜绷破似的。惠利船长忍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嗨？你可能以为他们会你抢我夺。压根儿没那号事。害怕回国嘛。待在这儿，躺在阳台上等活儿可又舒适又暖和。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没有人来。他们怎么想来着？难道我会象个木头人那样老是坐着，面前摆着总领事的那封电报吗？不

---

① 交趾支那(Cochin—China)：旧安南、现越南南部沿海一带的名称。

② 西贡(Saigon)：现名胡志明市。

可能。我随即取出我保存在手边的一份他们的名单来看，派人去把汉密尔顿叫来——他是那伙人中最不爱干活的二流子——直截了当地吩咐他去。还威胁地说，要指示海员之家总管干脆把他撵出去。他认为这份差使不够好，你——想——怪——不——怪。'我手边有一份你的小小的档案材料，'我说。'你十八个月以前在这儿上岸。从那时以后，你没有干过六个月活儿。你在海员之家欠下了伙食费，我想你以为到头来海运部门会给你付账的。嗯？是会付的，不过你要是不接受这个干活儿的机会的话，一有回英国去的轮船来到，你就乘那艘船回国去，一路上帮忙干活儿。你简直是个要饭的。我们这儿不能让白人当要饭的。'我把他吓跑了。可是瞧，这一类事情给我带来的麻烦。"

"你要是派人来找我的话，"惠利船长几乎不由自主地说，"你不会遇到任何麻烦的。"

埃利奥特船长乐坏了；他一边走，一边笑得浑身直打颤。但是他突然不笑了。他模模糊糊地回想起一件事。他不是听说过在特拉凡哥尔—德干银行倒闭的时候，可怜的惠利已经倾家荡产，一钱不剩了吗？"天啊，老伙计手头玩不转啦！"他想；接着他马上抬起眼睛，向他的伙伴斜瞟了一眼。但是惠利船长笔直地站在他面前，稳重地微笑，脸上的神情叫人没法想象他是一个子儿也没有的人。不可能。准是没有一古脑儿玩儿完。那艘船不过是他爱好的消遣罢了。他回想起这个人刚才透露过就在那天早晨，收到一笔数目可能相当大的船款，不可能向他开口借一小笔钱，因此又一点儿不心慌了。不过，他们的谈话中断了好久；他不知道怎样再开始才好，只得严肃地嚷着说："咱们这些老家伙现在该休息了。"

"对咱们有些人来说，最好是死在船桨旁，"惠利船长随口

说。

“得了，别提了。你对这一辈子干的那些事情一点儿不腻烦吗？”另一个人沉着脸咕哝。

“你呢？”

埃利奥特船长感到腻烦。腻烦死了。他占着这个职位干这么久，只是为了在回国以前能得到级别最高的养老金。尽管这样，还是得过穷日子；不过，他只能靠这笔钱，才不至于进贫民院。他还有家累。惠利知道的，是三个女儿。他告诉“哈里，老弟”，那三个女儿是他最大的心事和烦恼。简直快要把人逼疯了。

“什么？她们眼下在干些什么？”惠利船长问，既有点儿感到兴趣，又显得有点儿心不在焉。

“干！什么也不干啊。就是这么回事。从早到晚，尽是什么草地网球啊、废话连篇的小说啊。……”

要是至少有一个是男孩的话，那多好。偏偏三个都是丫头！而运气也坏得够受，世界上似乎再也没有正派的小伙子。他在俱乐部里留意寻找，只看到许多自鸣不凡的花花公子，他们为人自私，不可能想到为一个善良的女人谋取幸福。他瞪出了眼，好象看到了极端贫困的景象和他养在家里的那一伙人。他一直打算在英国——在萨里①——为自己盖一所小房子，安度晚年，但是他怕这是办不到的了。……他抬起盯着看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流露出可怜巴巴的焦急神情，惠利船长不得不硬压下那个叫人难受的想笑的念头，俯视着他，宽厚地点点头。

“你一定要亲自尝尝这是什么滋味，哈里。女孩子是十足的烦恼和担心。”

“啊！可我的倒挺不错嘛，”惠利船长慢腾腾地表示，眼睛盯

① 萨里(Surrey)：英国南部一郡。

着大街的尽头。

港务监督听到这话挺高兴。高兴极了。他对她记得挺清楚。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惠利船长一边漫不经心地迈出步子，一边好象在梦中似的表示同意。

“她是漂亮的。”

马车的行列正在散开。

一辆接一辆的马车离开那个纵列，小跑着驶去，用充满生气的分散活动给这条宽广的大道添上活泼的气息；但是不久庄严而寂寞的气氛又回来占领这条又直又阔的大道了。一个穿白衣服的马夫站在一匹缅甸马的马头旁，那匹马套着一辆刷过清漆的二轮马车；人和马车停在路边，就跟孩子遗忘在参天大树底下的一件玩具差不多一样大小。埃利奥特船长大摇大摆地走到马车跟前，作出好象要登车的姿态，但是没有跨上去。他一只手轻轻地搁在车杠上，不再谈他的养老金、他的女儿和他的贫穷，又回到世界上唯一的另一个话题上来——海运局、海员和港口的船。

他继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对他有些什么要求；他的瓮声瓮气的说话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象一只巨大的野蜂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嗡嗡声，使人昏昏欲睡。惠利船长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或者说是什么魔力阻止他说再见和走开。好象是他太累了，再也打不起精神动弹了。真奇怪。比内德举的那些例子更奇怪。难道仅仅是那不可抗拒的空闲感觉使他站在那儿，听那些故事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使内德·埃利奥特伤过脑筋；他被那呼哧呼哧、瓮声瓮气的重浊的说话声闹得晕头转向，渐渐细心地分辨出有几分象那个年轻的班鸠号船长的清晰、亲切的声音。他

拿不准自己是不是也变到这种程度：不过，在他听来，他的老朋友的声音好象没有变多少——他还是同以前一模一样。人倒不坏，兴致勃勃、讨人喜欢的内德·埃利奥特待人和气，对他自己的事务处理得很好——老是有点儿胡说乱吹。他记得内德过去时常逗得他可怜的妻子哈哈大笑。她能象看一本打开的书那样看透那个人。神鹰号和班鸠号碰巧停在同一个海港的时候，她时常会要求他带埃利奥特船长来吃饭。自从那些日子过去以来，他们并不常见面。也许五年见不了一回。他从雪白的眉毛下打量着这个人，他眼下没法推心置腹地向这人吐露自己的情况啊；而另一个人呢，继续亲切地、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听他说话的那个人却觉得他遥远得很，好象他在一英里外的小山上讲话似的。

这会儿，他正在为苏法拉号轮船有点感到为难。海港上的每一件麻烦事最后都落到他手里来解决。再过十八个月，他就要走了，他们会惦记他的；最可能是哪一个退休的海军军官已经被塞到这个职位上来了——一个什么也不懂、而且什么都漠不关心的人。那艘轮船是沿海岸航行的贸易船，一直到同遥远的北方的德林达依[①]都有固定的买卖联系；但是糟就糟在找不到船长来使这艘船定期航行。没有人愿意在这艘船上干。他当然并不真正有权力命令一个人接受工作。按照一位总领事的要求，牵强附会地引申出法律根据好倒是好，只是……

"那艘船有什么毛病？"惠利船长用经过斟酌的声调打断他的话。

"什么毛病也没有？好好一艘老轮船。它的主人今天下午在我的办公室里扯头发哪。"

---

① 德林达依(Tenasserim)：又名丹那沙林，缅甸省名。

"他是个白人吗?"惠利船长用感兴趣的声音问。

"他自称是个白人,"港务监督嘲笑地回答;"不过,即使是吧,也只是表面白,里面可不白。我当面也跟他这么说过。"

"那么,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这艘船上的轮机长。明白了吗,哈里?"

"我明白了,"惠利船长沉思地说。"轮机长,我明白了。"

这家伙怎么会同时成为一个船主,说来话长,倒是一个相当精采的故事。埃利奥特船长记得,将近十五年以前,他在一艘英国船上当三副,有一次跟他的船长和轮机长大吵了一场以后,给辞退了。他们看来好象不管花任何代价都乐意,只要能把他打发走就行。明摆着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从此以后,他一直待在这儿,一个讨厌透顶的人,老是在船上做一阵就给辞退了,在哪一条船上都干不长;几乎这儿殖民地的所有的船上的轮机间里他都待过。接着埃利奥特船长突然问:"你想得到后来出了一件什么事吗,哈里?"

惠利船长看上去在出神地想什么,好象在做心算,微微吓了一跳。他确实想象不出。那个港务监督的说话声音带着嘶哑的强调声气沉闷地振动着。那个人确实交上了好运,中了马尼拉彩票的第二大奖。船上所有那些轮机员和高级船员都买那种彩票。看来好象他们都对这玩意儿入迷得命都不要。

那会儿,人人都认为他会带着这笔钱回英国,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见鬼去。压根儿不是这样。苏法拉号用来在沿海的港口跑买卖,被认为太小,也不够新式;几个船主已经从欧洲订购了一艘新汽船,所以打算把那艘船按公道的价钱脱手。他急匆匆地跑去,把它买下。单是到手一大笔钱这个事实也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但是这个人一直没有流露出这种迹象——直到他有了一

艘他自己的船才变得这副模样；他一下子得意忘形起来了；他为了过户的事情，一阵风闯进海运局，帽子压在左眼上，手里转动一根小手杖，对那些办事员一个个说："现在没有人能把他撵出去了。该轮到他作主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压在他的头上了，而且永远不会有了。"他在办公桌中间神气活现、大摇大摆地转来转去，扯着嗓门说话，象片树叶那样不停地直打哆嗦，结果他待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内，日常的事务只得暂时中断。那个大房间里，人人都站着，张大了嘴，望着他希奇古怪的举动。后来，人们能看到他在那天最热的时间里，在码头上跑来跑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他那艘船，脸红得象火。他看来好象恨不得拦住他遇到的每一个陌生人，为了让他们知道，"他再也没有人压在他的头上了；他买了一艘船；现在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他从他的轮机室里撵出来了。"

苏法拉号尽管是便宜货，买船的钱还是几乎耗尽了全部中彩的奖金。他拿不出做买卖的资金了。这倒还不怎么要紧，因为那时候正是轮船在沿海港口来回跑买卖的好日子，本地的那几家航运业商号还没有想到建立当地的船队，在他们的几条主要航线上行驶。等到这些船队组织起来以后，当然捞走了绝大部分油水；不久以后，一小队该死的不定期德国货船在苏伊士运河东面出现，把点点滴滴的残余一古脑儿搜括干净。它们沿着海岸和在岛屿中间来来回回地寻找便宜货，好象海中的一群鲨鱼随时准备一口咬住你掉下去的任何东西；于是，从前的好日子永不再来了；多年来，苏法拉号，据他判断，只能维持过得去的局面。埃利奥特船长认为，用尽一切方法来帮助一艘英国船支撑下去，是他的职责；苏法拉号要是因为没有船长而拉下了有些航程的话，它的买卖很快就会失去，这个想法是合情合理的。糟就

糟在这儿。这个人太不切实际了。"本来一开头就是叫花子发横财嘛，"他解释。"时间越长，情况似乎越来越坏了。过去三年里，他换了十一个船长；除了固定航线上的人以外，这儿一个个人他都试过了。我以前提醒过他，这样不行。现在，当然没有人会考虑在苏法拉号上干了。我找一两个人到我的办公室来，同他们谈话；但是他们对我说，接受一个职位，过上一个月受尽折磨的日子，第一次航程一结束，就被解雇，这有什么意思呢？那家伙当然跟我说，这些全是胡扯；多年来，有些人一直在密谋策划，要给他点厉害瞧瞧。现在他们已经干起来了。海港上所有坏透了的海员都合伙整治他，要他屈服，因为他当过轮机员。"

埃利奥特船长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干笑。

"事实是，他要是再拉下几次航程的话，今后就再也用不着费事干什么航行了。一向经营的任何货物再也轮不到他了。眼下，竞争是这么激烈，人们不可能把他们的货物搁着，等一艘误了日期的船。他前途黯淡。可他赌咒宁可把他自己关在船上，饿死在船舱里，也决不卖船——哪怕他找得到一个买主。这没有一点儿可能性。哪怕是日本人也不会按船的保险价买下他这条船。这不象卖帆船。轮船不但年纪太老，而且确实过时了。"

"不过，他一定攒下了不少钱，"惠利船长轻轻地发表意见。

那个港务监督鼓起他的红得发紫的脸颊，鼓得模样叫人吃惊。

"一个子儿也没藏，哈里。一个——子儿——也没藏。"

他等着；但是惠利船长慢腾腾地摸摸胡子，低头看着地面，一句话也不说，他就拍拍惠利的前臂，踮起脚，用嘶哑的声音轻轻地说：

"马尼拉彩票把他刮光了。"

他皱了皱眉头，用短促而使劲的动作点点头，表示同意。他们都爱买这种彩票；付给高级船员的工资（“在我的海港里，”他哼了一声说）有三分之一流到马尼拉去了。喜欢得入了迷。那个家伙马西一开始跟其他人一样把钱白送在彩票上；但是中过一回奖以后，他似乎深信不疑，他只要再买下去，就能得到另一次大奖。从那以后，每次开奖前，他都买上许许多多彩票。从他冒冒失失地买了这艘船以后，一方面由于沉迷在这个坏习惯里，另一方面由于对业务外行，手头总是不宽裕。

照埃利奥特船长的看法，这倒是一个方便之门，能使一个通情达理、手头有几镑的海员登上船去，把那个蠢货从他的愚蠢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中救出来。同船长们争吵是他的狂热造成的。他也遇到过几个真正的好人，要是他不找他们岔子的话，他们原来会乐意待下去的。可是不行。他要是在早晨不把一个人撵走，在黄昏不跟一个新人闹翻的话，似乎就认为自己不是船主了。他缺少的是一个根据适当条件在那艘船上投资两百镑光景的船长。你要是知道吩咐一个人收拾行李，上岸去以后，就得买回他的股子的话，就不会只是为了觉得这事有趣，去解雇一个毫无过错的人了。另一方面，一个在船上有股子的人，也不可能为了一点儿琐碎的小事，就怒冲冲地撂下他的差使。他同马西说过这话。他说：“‘这样不行，马西先生。我们这儿海运局对你头痛极了。现在你一定要做的是试试看，是不是能找到一个海员跟你合伙。这看来是唯一的出路喽。’这可是忠告，哈里。”

惠利船长靠在手杖上，浑身一动也不动；他的一只手原来在捋他的大胡子，抓住了胡子也不动了。那么，那个家伙听了这番话，说些什么呢？

那个家伙蛮横无礼地对港务监督大发脾气。他以骄横无比

的态度对待这个劝告。“我不是上这儿来给人笑话的，”他尖叫起来。“我是一个英国人，又是一个被你那些穷得象臭要饭的船员设下的无法无天的阴谋害得处于破产边缘的船主，我以这样的身份来向你呼吁，可是你却高高在上，唯一为我做的就是劝我去找一个合伙人！”……那个家伙竟敢勃然大怒，在我个人的办公室里跺脚。他上哪儿去找一个合伙人呢？他在被当作蠢货吗？住在岸上海员之家里的那些没出息的家伙，没有一个衣兜里掏得出两便士来。市场上那些土著也知道得挺清楚。……“这话倒一点不假，哈里，”埃利奥特船长用低沉的声音公道地说。“他们完全可能个个都欠德纳姆路上中国人钱，因为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从那儿赊来的。‘得了，’我说，‘你这么大吵大嚷，我可受不了，马西先生。再见。’他走出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他竟然敢砰的关门，不要脸的东西！”

海运部门的头儿气得呼哧呼哧直喘气，后来，总算镇定下来了：“我在这儿跟你闲聊——吃晚饭的时间就得推迟。妻子要不高兴的。”

他笨重地登上那辆双轮轻便马车，斜探出身子，这时候才气喘吁吁地想起不知道近来惠利船长到底能够干些什么。他们多少年不见面了，直到前几天，他意料不到地在办公室里看到惠利船长。

他到底……

惠利船长的嘴唇上在雪白的络腮胡子下似乎暗暗地流露出一丝微笑。

“世界到底是大的，”他含含糊糊地说。

另一个人好象在咂摸这句话的滋味似的，坐在驾车的座位上，瞪出了眼东张西望。空地上静悄悄的；只有在远处，在很远

的地方，离海滨很远很远，越过一片片草地，穿过一长溜一长溜的树，隐隐约约传来缆车的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缆车从公共图书馆的空荡荡的柱廊前面开始，驶上三英里，来到新港码头。

"自从那些德国佬跑来，处处跟咱们挤在一起以来，"那个港务监督吼叫似的说，"世界上的回旋余地好象就不怎么多了。咱们闯荡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他陷入沉思，鼻息粗得象打呼噜，好象他睁着眼在打盹似的。也许他自己也从这个象被拦停的旅行者那样站在车轮旁、默不作声的朝圣者模样的人身上觉察出那个年轻的神鹰号船长的早已从记忆中消失的风貌。是个好人——哈里·惠利——从来不唠唠叨叨。你再怎么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对大人物太冷淡一点，往往对一个同行的行动抱有错误的看法。事实是，他对自己评价过高。他本来想叫他登上马车，带他回家去吃晚饭的。但是谁知道呢。妻子要不高兴的。

"哈里，想想真有趣，"他接着用低沉的声音瓮声瓮气地说，"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看来只剩下你跟我还记得这个地方从前是什么模样……"

要不是他突然想起惠利船长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吭，看来好象在等什么——也许在盼什么……他快要陶醉在甜蜜的伤感情绪里了。他一下子抓住缰绳，冷不防用坦率而亲切的吼叫嚷开了：

"嗨，我的好老弟。咱们认识的那些人——咱们驾驶过的那些船——啊！咱们干过的那些事……"

那匹小马猛地向前冲去——马夫跳到旁边去。惠利船长举起一条胳膊。

“再见。”

## 六

太阳沉下去了。他用手杖钻了一个很深的洞；当他离开那地方的时候，黑夜已经在树底下集结了它的队伍——阴影。阴影密布在条条大街的东头，好象只等一声令下，就向辽阔、开旷的世界全面进军；阴影还低低地聚集在运河的很深的石头砌的两岸中间。那艘马来亚快帆船半藏在石桥的拱顶下，位置几乎一点也没有移动过。惠利船长在桥栏杆旁盯着下面看了好久，直到最后那艘覆盖着棕榈叶席子的、一动也不动地浮在水面上的船，在他的心目中好象变成了一件费解和可怕的东西。黄昏的微光从天顶消失了；它黯淡的反光离开了下面的世界；运河里的水变得漆黑。惠利船长从桥上走到对岸。

向右拐弯，只要走上几步，就是他回旅馆去的路。他又站住脚（海滨所有的房子都关上了门，码头区空荡荡的，只有远处有一两个土著的人影在走动），开始计算起他一共花掉了多少钱。在旅馆里待了这些天，每天得花这些钱。他用手指头计算待了多少天；一只手伸在衣兜里，把几个银币摇得丁当响。可以再待三天；往后，除非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情，他不得不动用那五百镑了——艾维的钱——存在他爸爸这儿的。在他看来，他第一餐吃动用这笔储备金买来的饭就会咽不下去——这是肯定的。理智不起作用。这是个感情问题。他的感情从来不欺骗他。

他不向右拐弯。他继续向前走去，好象锚地上仍然停泊着一艘他在黄昏可以叫一条舢板摆渡到那上面去的船似的。远处，房子后面，在望得见码头的深蓝色海岬的斜坡上有一家工厂；

从那儿细长的圆柱形烟囱里冒出来的烟，静悄悄地上升到清澈的天空中。防波堤尽头有五六条舢板在水面上微微摇晃，一个蜷缩在船梢的中国人看到有人在招手。他跳起身来，利索地把辫子盘在脖子上，动作麻利地两下子，把挺肥的黑裤子高高地卷到他的黄大腿上面；他毫无声息地把双桨象鱼鳍那样微微一摆弄，那条舢板就沿着防波堤的台阶弯弯曲曲地前进，动作从容而正确，象一条在水里游的鱼。

"苏法拉号，"惠利船长从上面清楚地说；那个中国人，很可能是个新移民，带着紧张的注意神情向上盯着看，好象等着亲眼看到那个奇怪的词儿从白人的嘴里掉下来似的。"苏法拉号，"惠利船长重复着说；他突然失去了勇气。他停住嘴。海岸啦、小岛啦、高地啦、低岬啦，都是黑魆魆的；水平线变得暗沉沉；越过东边那一片海岸，在本城的一批掩映在棕榈树中的、高低不齐的屋顶前面，那只白色的方尖碑——那是电极电缆上岸的地方的标志——象苍白的幽灵那样矗立在海岸上。惠利船长又开口说：

"苏法拉号。摆渡到苏法拉号，中国人？"

这一回，那个中国人听懂了这个希奇古怪的声音，从他毛糙的喉咙深处粗鲁地咕了一声，表示同意。第一颗闪烁着黄光的星出现了，象针尖似的深深地钉在光滑、苍白、微微闪光的天空中，这颗星一出现，就有一阵劲利的寒风似乎刺透了地面上温暖的气息。这当儿，惠利船长正在跨上舢板，去试试看能不能当上苏法拉号船长，他微微打了个冷颤。

他回来重新踏上码头的时候，太白星象一颗精美的宝石低低地嵌在天空的边缘，在他身后的锚地上投下淡淡的金色尾光，锚地平得象一块黑色的闪闪发亮的石头地板。林荫大道的树荫

的穹顶是黑的——头顶上漆黑一片——灯柱上的瓷球象蛋形的珍珠，巨大而明亮，一溜儿伸展出去，似乎越远越低，那遥远的另一头看去只跟他的膝盖一样高低。他背着双手。他明天要表示最后的决定了，现在要冷静地考虑怎样对待这件事情才妥当。他的脚在砂砾上踩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怎样对待这件事情才妥当。要是还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的话，那么就比较容易估计。无可怀疑，这是一件规规矩矩的事情。他对那个家伙并没有好意。每过一会儿，他自己的影子在他身旁热切地跳起，映在树干上，变得更长，倾斜而模糊，离草地很高——重复他迈着大步的模样。

怎样对待这件事情才妥当。有选择的余地吗？他看来好象已经丧失了生命中的一部分东西了；为了要活命，他已经把他的一部分诚实和尊严交给一个饿鬼了。但是他必须活下去。让贫穷肆无忌惮地逼人付出屈辱的代价吧。内德·埃利奥特确实在无意中帮了他一个忙，一个他不可能要求内德帮的忙。他希望内德不会以为他的行动有什么鬼鬼祟祟的地方。他假定内德听到了他的举动后会理解——要不然，内德也许只是会认为惠利是个性情古怪的老蠢货。告诉内德有什么用呢——还不是跟冒冒失失地把事情全都吐露给那个叫马西的人听一样不管用？五百镑准备投资。让他去充分利用这笔钱做买卖。让他去惊奇吧。你要一个船长——我要一艘船。这就行了。但是——呃——呃——呃。那艘空荡荡、黑魆魆、发出回声的船给他的印象是多么差劲啊。……

一艘闲着的轮船等于是一个死人，这是千准万确的。一艘帆船不知什么缘故，只要公道的老天刮起一阵风，就看上去好象随时都会恢复生命；但是一艘轮船，惠利船长想，熄了火，没有暖

烘烘的气息从下面升到甲板上来欢迎你，没有水蒸汽的嘶嘶声，它的胸膛里没有铁器的碰撞声——躺在那儿，冰凉，一动也不动，没有脉搏，活象一具尸体。

在寂寞的大街上，头上是漆黑一片，下面倒有灯光，惠利船长考虑他采取什么步骤才妥当，似乎偶然想到了死。他厌恶而轻蔑地把这个念头撂在一边。他几乎嘲笑这个念头；他只是高兴地想到，他年纪这么大，还有使不尽的精力，需要很少的东西就能维持生活。对那个可怜的女人来说，她爸爸这个结实的身躯真是不坏的投资。至于其余的事情——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协议书上要写明白：五百镑这笔钱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整无缺地归还给她。完整无缺地。一个便士也不少。不管他得失去别的什么——一点儿尊严——几分自尊心，他绝不会失去她的一点儿钱。他以前从来不让他自己给任何人有丝毫不正确的印象。得了——由它去吧——为了她嘛。归根结蒂，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会使人产生误解的话——可是惠利船长觉得自己坏到骨子里。他从心底里轻蔑这种市侩气的精明，微微笑出声来。显而易见，跟那样一个家伙打交道，而他们相互的关系又会那么特殊，把一切和盘托出是不行的。他不喜欢那个家伙。他不喜欢他一会儿长篇大论地说一阵巴结话，一会儿冷不防地发泄一通怨气。毕竟是个——可怜虫。他才不喜欢处在他的地位哪。归根结蒂，人们的心眼并不坏。他不喜欢他的光滑的头发，他的古怪的成直角的站相，鼻子翘得老高，眼斜着从一边肩膀瞟你。不。整个说来，人们并不坏——他们只是愚蠢，或者不快活罢了。

惠利船长不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才妥当了——还有漫漫的长夜需要度过呢。在明亮的灯光下，他的长络腮胡子象白银的护

心胸铠，会闪闪发亮；在两盏路灯中间的地方，他的结实的身躯比较模糊地走过，显得很大，象在漫步，带有神秘气息。不；人们并不真正有许多危害；一条影子一直斜倚在他的左手上，同他一起前进——在东方，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你现在能看到那簇棕榈树了吗，水手长？"苏法拉号在驶近巴都巴鲁的时候，惠利船长坐在驾驶台上他那张椅子上问。

"还不能，先生。过一阵就能看到了。"那个马来老人穿着一身蓝色粗斜纹布衣服，站在驾驶台的天篷底下，一双脚很黑，瘦骨嶙峋；他背着双手，瞪出了眼盯着前方看，眼角上皱纹多得数不清。

惠利船长坐着，一动也不动，并没有亲自抬头看。三年——三十六回。他已经从南方看到过这些棕榈树三十六回了。到了一定的时候，那些棕榈树就会在眼前出现了。感谢上帝；这艘老船一次次地完成了航行任务，象时钟一样正确。他终于又咕哝了：

"现在看到了吗？"

"太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先生。"

"仔细看，水手长。"

"是，先生。"

一个白人无声无息地从甲板上的扶梯走上来，默不作声地听着这短短的谈话。后来，他走到驾驶台上，举起樱桃木的长柄烟斗，开始从驾驶台的这头走到另一头。他长长的一绺绺稀疏的黑头发涂着发蜡，横粘在秃了的头顶上；他的额头上尽是皱纹，黄皮肤，一个难看的大鼻子。长得稀稀拉拉的络腮胡子掩盖不了他的下巴的轮廓。他显出一副在担心的沉思模样；他衔着

弯弯的黑烟嘴在吸，显出一个非常粗笨而突出的侧面像，甚至那个水手长有时候都忍不住要想有些白人真是丑到极点。

惠利船长坐在椅子上，看来抖擞起精神来了，但是丝毫没有表示出他注意到有人来到他跟前。另一个人喷着一口口的烟，后来突然说：

"我再怎么也不明白你这个新爱好，让这个马来人跟你形影不离地待在这儿你的身旁，我的合伙人。"

惠利船长从椅子上站起身来，魁梧庄严，笔直地走到罗经柜前，另一个人不得不急忙后退，手里拿着的那个烟斗在颤抖，好象他受到了恫吓似的。"现在简直不把我摆在眼里了，"他用有点惊慌和狼狈的低声嘀咕。接着他慢条斯理而清清楚楚地说：

"我——不——是——低——三——下——四——的——人。"接着气势汹汹地加上一句："你看来是这么认为的。"

水手长突然说：

"现在那些棕榈树看到了，先生。"

惠利船长迈开大步，向前走到栏杆旁；但是他并没有用海员的充满信心的、敏锐的眼光，笔直地盯着那个地方看，他的眼睛犹犹豫豫地转来转去，好象他，这个好几条新航线的发现者，在这片狭窄的海面上迷失航向了。

另一个白人，大副，走上扶梯，来到驾驶台上。他是个高个子，年轻、瘦削，留着骑警留的小胡子，眼睛里带着几分不怀好意的神情。他在那个轮机长的身旁站住脚。惠利船长背对着他们，问：

"测程仪上是多少？"

"八十五，"大副迅速地回答，用胳膊肘轻轻地推推轮机长。

惠利船长的肌肉发达的双手用异乎寻常的力气抓紧铁栏

杆；他使出浑身的劲儿瞪圆了眼；他的眉头皱紧；汗珠从他的帽子底下滴下来——他用极轻的声音说："方位校准以后，水手长——把稳舵，照直走。"

默不作声的马来人退后去，等了一下，向舵手举起一条胳膊提醒他。舵轮飞快地旋转，控制船的晃动。那个大副又用胳膊肘轻轻地推推轮机长。但是马西冲他骂开了。

"斯特恩先生，"他恶狠狠地说，"我以船主的身份老实跟你说，你是个讨厌透顶的蠢货。"

## 七

斯特恩一边走下去，一边嘻嘻地假笑，似乎一点也不窘，但是轮机长马西仍然留在驾驶台上，带着不自在的当家作主的神情走来走去。船上的人都是他的手下人——个个都是，没有一个例外。他付给他们工资，给他们饭吃。他们吃他的饭，拿他的钱，干的活儿却值不了这样的待遇，而且他们压根儿不用操心；他一个人可得对付一切做船主的困难。当他全面地考虑他的遭到威胁的处境的时候，在他看来，他多少年来一直受到一伙寄生虫的剥削；多少年来，他一直对跟苏法拉号有关的人个个横眉立目，也许只有对那个中国司炉工除外，这人是使这艘船行动起来的。其他人的用处是明显的；他们是机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他却是机器的主人。

当他在甲板上走过的时候，他粗暴地用肩膀挤开那些他遇到的人，但是那些当舱面水手的马来人已经学乖，知道怎样避开他。他不得不捺着自己的性子容忍他们，因为船上那些不可缺乏的力气活儿总得有人去干。他不得不咬紧牙关支撑，打主意，

订计划，让苏法拉号继续航行——而他这么干得到些什么呢？甚至对他不怎么尊敬。要是他们的心思全都花在这个目的上，而且全都用行动来表现的话，他们也没法使他感到足够的尊敬了。对占有的虚荣心，对权力的自负，这时候已经消失了；只剩下经济困难，害怕失去这个想不到是不值得的地位，和人们的低头哈腰、拍马奉承无法抵偿的担心。

他来回走着。归根结蒂，驾驶台是他自己的。他花钱买的嘛：他手里拿着长柄烟斗，会时不时地突然站住脚，好象集中精神、一心一意在倾听轮机室里传来的机器（他自己的机器）的震动声和舵轮链在海水不断低低地拍打中发出的轻微的磨擦声。要是没有这些声音，这艘船就可能好象系在岸边那样一动也不动地停着，又可能好象静得船上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海岸，尽是泥浆和红树的低低的海岸，慢慢地越来越清楚，漫长而成一直线，后面是三棵长在一起的棕榈树，一点儿没有吸引人注意的特色。苏法拉号上的土著旅客横七竖八地躺在天篷底下的席子上；船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看上去好象是唯一的迹象，表明这艘船还有生命，表明它同船在神秘地滑行的关系。

惠利船长站着，手里拿着一个双筒望远镜；那个小个子马来水手长在他身旁，象一个枯干的侏儒在侍候一个年老的巨人，正在把船引到沙洲的浅水中去。

流水把泥浆从柔软的河底冲出来，烂泥远远地堆积在坚硬的海底；水底下这种隆起的泥堆很难越过。淤积的海岸没有明显的标志；人不得不依靠陆地上的山势来确定在泥堆中间穿过的方位。巨大而毫无遮拦的亮光从水中升起，充满在空中，笼罩着四面八方，刺痛人的眼睛，好象干燥的火红的雾那样摇晃和漂动；人不得不在这样的亮光中找寻指引方位，先找寻一个象白凿

那样顶上平坦但是参差不齐的山头，再找寻另一个光滑而象鞍桥的山头。在这道光幕中，只有附近海岸的边缘突出着，颜色黑得跟煤差不多，它是不透明的，一动也不动，显得很结实。三十英里外，内地的那片锯齿形的山脉横越过地平线，它的轮廓和蓝色的阴影若隐若现，恍恍惚惚，好象画在一幅薄如蝉翼的透明的纱幕上的背景画，这道幕直垂到淤土的旷野上；港湾的一个个入口出现了，闪着白光，好象边上长满红树的陆地被干脆利索地挖去的那些部分都嵌上了一片片白银似的。

在驾驶台的前部，巨人和侏儒时常用悄没声的音调交谈。在他们后面，马西斜站着，脸上流露出轻蔑和担心的神情。他的圆球似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他看来已经忘掉拿在手里的那个长柄烟斗了。

驾驶台下的前甲板上搭着陡削的坡形白天篷，一个年轻的印度水手已经爬出前甲板的栏杆。他很快地整理了一下套在他两胳肢窝下的一条阔帆布带，胸膛紧贴在那上面，身子探出到很远的水面上去。他的薄棉布衬衫袖子短得齐肩膀，露出他的两条圆滚滚的棕色胳膊，皮肤象女人的胳膊那样光滑。他用玩投石器的人的旋转和威胁的动作在正确地挥舞着测深锤；十四磅重的测深锤在空中猛烈地盘旋，后来突然呈弧形向前飞去，尽可能地飞向远处。那根潮湿的细绳从那个人的黑黝黝的手指头中间穿出去，发出象撕绸子那样的嗖嗖的声音；测深锤掉在船边附近的水中，在金光闪闪的水面上激起一个随即消失的银色的痕迹；接着，过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马来人① 提高和拉长了声音用他自己的语言宣布水深。

“Tiga stengah,”他每一次用测深锤溅起一阵响声，停顿一

① 前面说是印度人，此处说是马来人，恐系作者笔误。

下以后，一边嚷着说，一边忙碌地收起绳子，准备另一次投掷。"Tiga stengah，"这话的意思就是三英寻① 半。从临海地点一直到沙洲，水深始终不变。"三英寻半。三英寻半。三英寻半，"——他的有节制的叫声从容而单调地一再传来，象一只鸟的重复的叫声，好象在阳光中飘出去，消失在辽阔的寂静中，寂静笼罩着空荡荡的海面和开阔地展现着的、没有生命的海岸；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见不到一丝云影，也听不到其他任何人的一点儿声音。

苏法拉号的船主兼轮机长仍然站在两个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肤色的海员后面，一动也不动；那个欧洲人的那副老骨头不受时间的影响，精力充沛；那个小个子马来人呢，也年老了，但是瘦小、干枯，好象一片枯萎的棕色树叶被一阵偶然的风吹到另一个人的巨大的阴影下。他们很忙，看着前面的陆地，全神贯注，毫不懈怠；马西却在后面瞪出了眼盯着他们看，似乎在怨恨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是对他本人的一种轻蔑。

这种想法不讲道理；但是多少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他那个不讲道理、充满怨恨的天地里。最后，他用潮湿的手掌摸摸黄脑袋顶上那几绺稀疏、粗硬的长头发，慢腾腾地说起话来。

"你竟然要一个测深员！我以为这是你的正规的邮船派头。难道你没有足够的判断力，不能看看陆地就讲出你在什么地方吗？嗐，我干这一行还不到一年那会儿，我就懂得这个办法啦——可我还不过是个轮机长。我从这儿能向你指出沙洲在哪儿，而且除这以外，我还能告诉你，从现在起，约摸五分钟内，你很可能把船陷在烂泥里；不过，你会说这是干预，我想。可咱们有书面协定，那上面写清楚，我不得干预。"

他的声音停住了。惠利船长的紧绷着的、神情严厉的脸并

---

① 一英寻等于六英尺。

没有松弛，他的嘴唇开合，很快地、含糊不清地问：

“多近了，水手长？”

“现在很近了，先生，”那个马来人迅速地低声说。

“慢得要命，”船长用坚决的声调出声说。

水手长一把抓住传令钟的柄。下面的一只皿形钟叫叫地响起来。马西讥讽地吃吃笑着走开去，头向下面轮机室的天窗伸去。

“你可以指望乱弄机器啦，杰克，”他吼叫。他盯着看的那个地方又深又阴暗；看了船周围的海面上那种强烈的亮光以后，下面钢铁的灰白的微光看上去好象挺阴凉。然而冲到他脸上来的那股气湿呼呼的，很热。一阵不可能翻译出任何意义的短短的汽笛声，从船底瓮声瓮气地传来。二管轮一直是用这个办法向他的老板回话的。

他是一个中年人，带着对什么也毫不注意的神情，看来他似乎默不作声地一心扑在他的机器上，已经不会使用语言了。有人直接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唯一的回答，按照距离的远近而定，会是一声咕噜，或是一阵汽笛声。他在苏法拉号上这些年来，连早安那样的寒暄话也从来没有人听到他对船上的同事说过。他看上去好象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人来人往；他好象压根儿没有看到他们。他确实一上岸就认不出他船上的同事了。在饭桌旁（苏法拉号上的四个白人一起吃饭），他坐着，平静地望着他的盘子，但是饭一吃罢，他就会跳起身来，一溜烟地冲下去，好象他突然想起一个念头非跑去看一看在他吃饭的时候机器有没有被人偷去不可似的。航行结束后，停在港口上的时候，他总是定期上岸去，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是怎么度过黄昏的。当地的沿海岸航行的船队一直流传着一个东拉西扯、前后矛盾的

故事，说他迷上了爱尔兰步兵团中一个中士的妻子。然而那个团好久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儿的卫戍任务，调防到地球的另一面，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去了。一年中有两回，也许三回吧，他会喝得太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比往常回来得早一点，在甲板上奔跑，两条胳膊向两边伸直，象一个走绷索的似的保持身子平衡；他会把自己锁在舱房里，叫人惊奇地用各种不同的声调跟自己交谈和争论上整整一宿，不知疲倦地破口大骂，哼哼冷笑，抽抽搭搭地发牢骚，简直没个完。马西的舱房就在隔壁，他用一个胳膊肘支撑起身子，会发现那个二管轮记得许多年、许多年以前的苏法拉号上的每一个白人的名字。他记得那些已经死了的人的名字、已经回国的人的名字、已经到美国去的人的名字；他喝醉酒以后记得那些跟这艘船打交道的时间很短的人的名字，而马西都几乎都把他们的情况忘掉了，连他们的脸也记不清了。他在舱壁的那一边用醉醺醺的声音对他们一个个评头品足，挖空心思地想出种种不堪入耳的脏话来诽谤他们。似乎他们全都在哪一方面得罪过他，而他为了出气，才一一揭露他们的丑恶的嘴脸。他恶狠狠地嘀咕，挖苦地大笑，把他们一个个糟蹋得不象人；可是对他的老板马西，他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天真的羡慕和钦佩的话。聪明的家伙！象他那样的人可不是天天碰得到的。瞧他。嗨！真了不起！自己有一艘船。决不会给人抓住出什么差错的。有魄力——这个死心眼的家伙。马西呢，带着满意的微笑听了这些毫不做作地赞美他了不起的话，就会一边用拳头砰砰敲舱壁，一边嚷叫：

"闭嘴，你这疯子！难道你不打算让我睡觉吗，你这蠢货！"

但是一丝骄傲的微笑逗留在他的嘴唇上。舱房外，在停泊的时候被分派值夜班的一个孤零零的印度船员，也许是刚从树

林深处的村庄里出来的一个年轻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甲板的阴影中，会听到那说不尽的醉后的胡话。他的心会怦怦地乱跳，他对白人怕得气也不敢透。那些专横和顽固的白人一个劲地追求他们的不可理解的目的——他们是一些语调希奇古怪的人，被一些无法解释的感情所打动，被一些不可捉摸的动机所摆布。

## 八

二管轮用汽笛声回话以后，马西闷闷不乐地在轮机室上面逗留了一会儿。惠利船长凭着五百镑的威力，已经当了三年船长；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被人怀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儿的海岸。他似乎没法放下他的双筒望远镜，好象望远镜胶在他皱紧的眉毛底下。他老是皱着眉头，使他脸上产生一种不可战胜的、正直的严厉神情；但是他抬起的眉毛微微颤抖，汗水从他的帽子底下不断地淌下来；好象天顶上那个火热而静止的太阳旁，又另外有一个太阳突然喷射出熊熊的火焰，在它们的叫人睁不开眼的白热的亮光中，地球象一颗尘末那样在旋转和发光。

他时不时地一只手举起望远镜，另一只手抹去淌了一脸的汗。汗珠从他的脸颊上滚下来，象雨点似的掉在他雪白的大胡子上；后来，好象在一阵无法控制的焦急的冲动驱使似的，他猛地把一条胳膊伸到通知轮机间的传令钟台上去。

下面皿形钟哨哨地响了。速度慢得要命的均衡的振动同船上的其他一切声音和震颤都停止了，好象控制海岸的巨大的寂静已经偷偷地钻进铁的舷侧，占领了内部最深处似的。明亮的天空，一片蓝色，没有一点儿其他色斑，象拱顶那样笼罩着平坦得没有一点儿波动的海面；这时候，纹丝不动的幻象似乎一下子

从天而降，出现在船上。船航行的时候扬起的一阵微风也消失了，好象空气一下子变得稠起来，动弹不得了；甚至船头前那一点儿轻微的海水的嘶嘶声也听不见了。狭长的船身不激起一点细浪向前漂去，好象在偷偷地靠近沙洲的浅水。测深锤掉进水里的声音和印度水手的悲哀、机械的叫声间隔得越来越长了。驾驶台上所有的人似乎都屏住了气。轮舵旁那个马来人盯着罗盘的盘面看，眼睛一眨也不眨；船长和水手长盯着陆地看。

马西离开了天窗，拖着脚步，慢慢地回到驾驶台上他刚才站过的那个老地方。他那副雪白的大牙齿上慢慢地流露出一丝逗留着的微笑；均匀的牙齿在天篷的阴影里微微闪光，就象钢琴的键盘在暮色苍茫的房间里微微闪光那样。

最后，他假装极惊奇地自言自语起来，声音不很高：

"现在机器关掉了。我真不明白，下一步怎么办？"

他等着，弯下背，搭拉着脑袋，眼睛斜瞟。接着提高一点声音：

"我要是冒昧地发表一个荒唐的议论的话，我会说你没有想……"

但是一个大叫大嚷的激动的幽灵好象一个在笼罩着海岸的辽阔的寂静中漫游的疯狂的鬼魂，一下子抓住了测深的印度海员的躯壳。他的没精打采的、单调的唱歌似的声音变成了急促、尖锐的喊叫。测深锤盘旋一下，就呼的飞出去；绳子发出嗖嗖的声音，测深锤急促地在水中溅起一次次响声。水浅了；那个水手不再用昏昏欲睡的声音报告多少英寻，而是叫出水深是多少英尺。

"十五英尺。十五英尺，十五英尺！十四英尺，十四英尺……"

惠利船长放下拿望远镜的那条胳膊。胳膊好象靠本身的重量慢腾腾地垂下来的。他魁梧的身子的其他部分纹丝不动；那

热切的大声警告从他耳旁掠过，好象他是个聋子。

马西一动也不动，注意地听着，眼睛盯着老人那个白发剪得很短的镇定的脑袋的后脑勺。要不是龙骨底下的水深在渐渐降低的话，那艘船似乎被逮住不动了。

“十三英尺……十三英尺！十二英尺！”测深员在驾驶台下焦急地喊叫。突然那个赤脚的水手长无声无息地走开去，偷偷地向船舷外瞟了一眼。

他肩膀狭窄，穿一套褪色的蓝布衣服，一顶灰色旧毡帽低低地扣在脑袋上，黑黢黢的颈窝洼下去，四肢细长，从他的背影看，他最多只有十四岁的孩子那么大小。他带着好奇的、孩子气的冲动注视着一大片泛黄的旋流从水底盘旋着上升到蓝色的海面上来，好象巨大的黄云慢腾腾地涌上深不可测的天空。他对这景象一点儿不惊慌。他不是怀疑，而是肯定苏法拉号的龙骨这时候一定搅动烂泥了，所以才向舷侧偷看。

他的脸型象中国人，一张老人的小脸，一动也不动，象是陈旧的栎木雕出来的。他的眼睛斜长在脸上，凝视的眼光早就觉察这艘船向沙洲驶去的航道不对头。美人号出售的手续办妥以后，他同其他水手一起结清工资，被辞退了；他穿一身褪色的蓝布衣服，戴着松软的灰毡帽，老是在航运局的门前转悠，直到有一天，看到惠利船长来为苏法拉号招水手，他默不作声地挡住了路，一双赤着的脚踩在尘土上，一声不吭地向上瞟了一眼。他从前的老船长的眼光亲切地落在他的身上——这一定是个吉利的日子——不到一个钟头，航运局里的白人把他的名字作为火轮船苏法拉号的水手长，写在一个文件上了。从那以后，他一再从驾驶台上和从沙洲前面看到那个海岸上的港湾。视觉世界的经历通过他的眼睛印在他不思索的脑子上，好象通过照相机的镜

头印在感光片上。他的认识是靠得住和精确的。不过，要是有人去征求他的意见，尤其是白人用干脆而吓人的态度去问他，他会显出含含糊糊的无知模样。他对自己经历的事实是有把握的——但是他拿不准怎样回答才能讨人喜欢，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事实有把握就毫无用处了。五十年以前，在一座丛林中的村庄里，那会儿他生下来还不到一天，他爸爸（他生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白人的脸）就请一个精通占星术的人给他算出了命宫星宿图，因为根据星宿的排列，可以看出人一生的命运。他的命运将来会因为几个航海的白人的喜爱而欣欣向荣。他冲洗过甲板，掌过舵轮，看管过船泊用具，最后升到水手长。他的平静的思想却始终猜不透他为他们干活的那些人的最简单的动机，就象他们那些人也没法查明地壳下隐藏在地心深处的是什么，那也许是火，也许是石头。但是他一点也不怀疑，苏法拉号在穿过巴都贝鲁的沙洲的时候，偏离了正常的航道。

这是一个微小的差错。这艘船不能向北超过它自身的长度两倍太多。一个白人对一件事情找不出原因（因为不可能怀疑惠利船长出差错是出于无知，或是不够熟练，或是粗心大意），往往会怀疑他自己的理性提供的证据。马西就是受到了这种感觉的影响，他一动不动站着，露出了牙，焦急地微笑。那个水手长却并不这样。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动脑筋怀疑他自己的理性。要是船长存心要搅动烂泥的话，那也很好嘛。他在生活中懂得白人不顾一切地发起脾气来都同样莫名其妙。他只是对看到事情的结果真正感到兴趣。他显然满意了，终于从栏杆前走了回来。

他没有闹出一点儿声音。然而惠利船长似乎看到水手长的那些动作。他直挺挺地抬着脑袋，只是微微地移动嘴唇问：

“还在前进吗，水手长?”

“还在微微前进，先生，”那个马来人回答。接着漫不经心地加了一句：“船开过去了。”

测深锤证实了他的话；一次次的测量，水越来越深了，那个兴奋的幽灵突然离开了那个套在帆布带上、从苏法拉号的舷侧上探出身去的印度水手的身子。惠利船长不慌不忙地吩咐停止测深，开动机器前进，接着眼睛不再望海岸，指示水手长保持船在入口的正中央行驶。

马西用手掌响亮地拍了一下大腿。

“你把船擦到沙洲了。瞧瞧船尾，你就会发觉有没有擦着了。瞧瞧船留下的痕迹。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实说，我想到你会这么干的！你干吗要干这种事？你到底干吗要干这种事？我以为你是在设法吓唬我。”

他慢腾腾地，几乎是小心谨慎地说着，那双鼓出的黑眼睛一直盯着他的船长看。在他越来越愤怒的声音中，带有一点儿可怜巴巴的音调，因为首先，他清楚地感到他不该受到这种委屈，所以他恨这个人，这个人靠了小小的五百镑，签订了三年协定，要分掉他六分之一的利润。当他的怨恨超过惠利船长这个人引起的敬畏的时候，他会毫不掩饰、怒气冲天地发牢骚。

“谅你想不出什么鬼把戏来把我折磨死。我原来没想到你这样身份的人会不顾面子……”

只要坐在椅子上的惠利船长稍微动弹一下，他就停住嘴，有点儿胆怯，又带着几分希望，好象希望听到几句安慰他的好话，要不，就是指望惠利船长冲到他前面，把他撵下驾驶台去。

“我给闹糊涂了，”他又接着说下去，咧开嘴，露出大牙齿，没有一丝笑意，神情警惕。“我不知道怎么想才好。我确实以为你

是在设法吓唬我。你差一点儿没把船搁浅在沙洲上，机器里塞满烂泥且不说，至少要耽搁十二个钟头。眼下，船在航行过程中损失十二个钟头，怎么受得了——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肯定知道得很清楚，只是……”

他缓慢而流利地说着，斜伸着脖子，从眼角上恶狠狠地瞟着惠利船长，惠利船长却一动也不动。他严厉地皱紧眉头望着甲板。马西短短等了一会儿，接着开始可怜巴巴地威胁起来。

“你以为你已经用那份协定把我的手脚捆起来了。你以为你可以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了。啊！可是别忘啦，还有六个礼拜才到期哪。在三年满期以前，我还有时间辞退你哪。你要是再干出一些事情来的话，我就有机会辞退你；在你能抽回你的五百镑走掉，不留下一个子儿让我买新锅炉以前，我会让你等上十二个月才拿到这笔钱。你得意扬扬地打着这个主意——对不对？我确实认为你坐在这儿在得意扬扬地打主意。好象我为五百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最后要万劫不复似的。……”

他停顿了一下，并没有表示明显的恼火神情，接着心平气和地说

“……锅炉已经快不能使了，眼看就要检查船只，惠利船长——惠利船长，你把你的钱拿去干什么呢？你一定在哪儿存了许多钱——象你那样的人一定有的是钱。这是合乎情理的。我不是个蠢货，这你也知道。惠利船长——我的合伙人。”

他又停住嘴，好象他已经完全办妥似的。他用舌头舔舔嘴唇，向后瞟了水手长一眼，那个水手长正在用低声的语言和小小的手势指挥航行。螺旋桨的激荡在一长条平坦的黑糊糊的泥浆水上扬起一阵急促的细浪，浪花顶上是深色的泡沫。苏法拉号驶进了河中；它刚才在沙洲上搅起的那条航迹现在落在航尾后

一英里了，看不见了，完全消失了。海岸外，平滑的、空荡荡的海面被撇在后面荒凉的、闪烁的阳光中。船的两边，暗沉沉的、弯弯曲曲的红树密密匝匝地覆盖着尽是稀泥的两岸。马西突然又开始用他的老调子接着讲下去，就象一摇手柄，百音盒就会奏起音乐来那样，他的话是从身子里挤出来似的。

"不过，要是有哪一个人比我厉害的话，那就是你。我不在乎把这话说出来。我说了——好啦！你还要什么呢？你还不够得意吗，惠利船长？你一开始就比我厉害。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发觉这是你的一个完整的计划。你允许我加上关于酗酒的条款，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我一定要白纸黑字写在协定上的时候，脸色很难看。我哪儿能知道你有什么毛病。人通常总是在哪儿有点儿毛病的。嗨，你瞧！你上了船，原来你许多年来只喝水，没有喝别的什么的习惯。"

他的武断的、一味埋怨的嘀咕停止了。他象一个狡猾而无知的人那样细细盘算。惠利船长看到他那张愚蠢的黄脸上丑恶的表情不笑出声来，似乎不可想象。但是惠利船长一直没有抬起眼睛——坐在椅子上，憋着一肚子火，但是仍然神情庄严，一动也不动。

"当初我要是加上一条条款，凡是漫无节制地只喝水，不喝别的什么的人也可以辞退的话，"马西争辩说，声音毫无起伏，"这对我好得多。再说，那天早晨，在律师的办公室里，我读我的草稿的时候，你看起来那么烦恼，惠利船长——你看起来那么垂头丧气，当时我确实认为自己一定抓住了你的弱点。一个船主对于他找到的船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知道得越仔细越好的。在这段该死的时间里，你一定一直在暗暗笑我哪……是不是？你要说什么吗？"

惠利船长只是把一双脚在地上轻轻地擦来擦去。马西的斜盯着看的眼睛中明显地流露出呆滞的敌意。

“不过别忘了，还有其他辞退的理由哪。什么一贯工作疏忽，变得不称职啊——长期严重地玩忽职守啊。我还不是你想要证明的那么蠢的大蠢货。最近，你一直工作疏忽——把样样事情交给那个水手长。嘿！我看到你让那个马来老蠢货为你校准方位，好象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不屑于亲手干你自己的工作似的。你刚才驾驶船穿过沙洲的时候擦了一下，这你怎么交代？你指望我就这么算了吗？”

斯特恩大副胳膊肘靠在驾驶台后面的扶梯上，用心在听；他一直在向远处的二管轮眨眼睛，二管轮已经上来了一会儿，站在轮机间的升降口里。他一边用一团纱头擦手，一边漠不关心地看着两边的河岸稳稳地从苏法拉号的船尾向后退去。

马西转身正对着椅子。他的嘀咕又变得带有威胁意味了。

“小心。我现在还可以辞退你，把你的钱冻结一年。我还可以……”

但是面对着这个静悄悄、直挺挺、一动也不动的人，他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喉咙里，这个人是在他生死关头，带着钱来搭救他，使他免于破产的。

“我并不要撵你走，”他沉默了一会儿，重新说下去，而且是用一种蠢里蠢气的讨好的声气。“我没有别的意思，是一心要跟你交朋友，续订协定的，要是你能再弄来两百镑买新锅炉的话，惠利船长。我以前跟你说过。船一定要换新锅炉了；你跟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嘛。这件事你考虑过了吗？”

他等着。那个柄很长、斗很大的烟斗从他的厚嘴唇上垂下来。烟斗熄灭了。他突然从牙齿缝中间取下烟斗，两只手轻轻

地扭着。

“你不相信我的话吗?” 他把烟斗猛地塞进他那件磨得亮晃晃的黑上衣的兜里。

“真象跟魔鬼打交道,”他说。“你干吗不说话呢? 起先,你对我是那么高高在上,神气活现,我简直在自己的甲板上也不敢蹑手蹑脚地走动。眼下, 我从你那儿听不到一句话。你似乎看也不看我一眼? 这是什么意思? 天啊, 你那套装聋作哑的花招确实把我吓坏了。你那个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在一门心思地打什么对我不利的主意吧? 所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你再怎么也没法叫我相信,你——你——不知道上哪儿去弄两百镑。你已经折磨得我诅咒自己出生的那一天了。……”

“马西先生,”惠利船长突然说,一动也不动。

那个轮机长吓了一大跳。

“情况要是这样的话,我只得求你原谅我。”

“右舵,”那个水手长低声对舵手说;苏法拉号开始沿着河湾拐到第二个河段里。

“哎!”马西打了个冷颤。“你叫我的心都凉了。是什么让你上这儿来的? 那天黄昏, 是什么让你上船来的, 话说得挺漂亮, 还带着钱——来引诱我? 我一直闹不清你是什么动机? 老实不客气地说,你是靠在我的身上过舒服的日子,吸我的血养肥你自己。你说对不对? 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吝啬的吝啬鬼, 要不干吗……”

“不对。我只是穷罢了,”惠利船长没有表情地打断他的话。

“注意, 照直走,”水手长低声说。马西转过脸去,下巴贴在肩膀上。

“我不相信,” 他用武断的声调说。惠利船长一动也不动。

"你坐在那儿，象一只吃饱了的秃鹫——活象一只秃鹫。"

他用茫然若失、不看什么的眼光环顾了当中和两岸的那一带地方，然后慢腾腾地离开驾驶台。

## 九

在转过身子下去的时候，马西看到斯特恩大副的脑袋在扶梯脚旁，看到他的狡猾而自信的微笑、他的红色的小胡子和眨巴的眼睛。

斯特恩上苏法拉号来以前，在一家比较大的船行里担任比较低的职位。他说，他是"按照一般的原则"放弃他原来的职位的。在那个船行里任职是提升得很慢的，他抱怨说，而他认为该是他到世界上去碰碰运气，争取发迹的时候了。看来那个船行里没有人会去世，或是离去。他们都牢牢地把住他们的职位，直到他们发霉。他等得不耐烦了；他害怕即使有一个职位空出来，服务得最好的人也不一定有把握受到公正地对待。除此以外，他得俯首听命于船长——普鲁沃斯特船长——那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而且他认为，这人为了某种理由讨厌他，很可能是为了他干了不少份外活儿。他做错了事，是能够象个男子汉那样听人呵责的；但是他也指望别人拿他当男子汉那样对待，而不要老是把他呼来喝去，好象他是一条狗似的。他毫不含糊、直截了当地要求普鲁沃斯特船长告诉他，他哪儿做得不对；普鲁沃斯特船长带着最轻蔑的神情跟他说，他是个呱呱叫的船员，不过他要是不喜欢他跟他说话的那种方式的话，舷门就在那儿——他可以马上离开船上岸去。但是人人都知道普鲁沃斯特船长是个怎么样的人。向行里去反映是没有用的。普鲁沃斯特船长在船行里的势

力太大了。尽管这样，他们不得不给他良好的鉴定。他大言不惭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贬低他的东西。当他偶尔听到苏法拉号上的大副那天早晨中暑，被送到医院里去的时候，他认为去看看他能不能担任这差使，没有害处。……

他去见惠利船长，当时他把小胡子修得整整齐齐，红脸，细腰，挺出了瘦削的胸膛，带着坦率而果断的自信态度讲着他自己的微不足道的经历。他的眼睑时不时地微微颤动；他的一只手会悄悄地摸摸火红的小胡子；他的眉毛挺拔、浓密、栗壳色；笔直、坦率得近乎冒失的眼光似乎在颤抖。惠利船长临时雇用了他。后来，原来那个大副按照医生的吩咐被送回英国去了，他就一次航行接一次航行地干下去。现在他已经坐稳这个职位了，他的工作表现带有认真负责、专心致志的特色。一有人跟他说话，他就殷勤地微笑，浑身上下都流露出非常尊敬的神态；但是他的眼睛一直很快地眨巴着，流露出嘲笑的表情，好象他掌握着一个秘密的笑话，这个笑话骗过了全世界的人，而别人却都猜不透。

他严肃而带着微笑望着马西从扶梯上一蹬蹬走下来。当那个轮机长踩到甲板上的时候，他转过身来；他们两人发现他们现在脸对着脸了。两个人个子倒差不多一样高，可是没有一点儿相象的地方，互相看着，好象他们中间有什么东西似的——两个天篷中间有一片宽阔的穿带的地方；明亮的阳光从那地方照射下来，把铺在甲板上的狭板横分开，好象一条小河那样把他们两人的脚隔开；除了那道阳光以外，好象还有什么东西在他们中间似的；那是一种深切、微妙、不可估量的东西，象是无法表达的了解、暗暗的不信任，或是有几分害怕。

最后，斯特恩眨巴着他那双洼下去的眼睛，伸出他的刮得精

光、跟脸上其他部分一样通红的下巴，低声说：

“你看到了？他让船擦着了沙洲！你看到了？”

马西神情轻蔑，并没有抬起他那张胖嘟嘟的黄脸，用同样的声调说：

“也许是吧。不过，要是换了你的话，咱们会牢牢地陷在烂泥里了。”

“对不起，马西先生。请容许我表示不同的意见。当然喽，一个船主在他的船上可以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没问题；不过，请容许我……”

“滚开！”

另一个人微微一惊，也许是抑制着的愤怒冲动了一下，但是他仍然站在老地方。马西眼睛向下，东张西望，好象斯特恩在甲板上摆满了鸡蛋，而那些鸡蛋是绝不可以打破的，他却在恼火地找寻他逃走的时候哪儿可以落脚似的。最后，他也没有动，尽管有的是可以通行的空地。

“我刚才听到你在上面说，”大副接着说，“而且你也说得完全正确——老是有些事情出毛病。……”

“偷听正是你的毛病，斯特恩先生。”

“我说，你要是能听我说上两句的话，马西先生，先生，我就能……”

“你是个鬼头鬼脑的人，”马西急急忙忙地打断他的话，甚至快得可以重复一回，“一个恶劣的鬼头鬼脑的人。”大副这才能插嘴争辩：

“我说，先生，你想要什么？你想要……”

“我要——我要，”马西结结巴巴地说，大发雷霆而且感到惊奇，“我想要。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你怎么敢说这

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打什么主意?——你……”

“提升。”斯特恩用坦率的有点虚张声势的调子说，使他安静下来。那个轮机长的柔软、滚圆的脸颊仍然在微微颤动，但是他相当平静地说：

“你只是没完没了地跟我缠罢了。”斯特恩对他充满信心地微笑。

“我认识的一个经商的家伙（现在他在世界上已经发迹了）从前常跟我说，这是个合适的办法。‘永远拚命冲到最前面，’他会说。‘一直待在你的老板面前。你一有机会，就插嘴。让他明白你懂得些什么。缠得他向你看。’这是他的劝告。现在我在这儿见不到别的老板，只看到你。你是船主，所以在我眼睛里，没有别人象你那么重要。明白了吗，马西先生？我想要发迹。我毫不隐瞒，我是那种一心想要发迹的人。那种人是大可利用的人，先生。你要是还没有发现这情况的话，先生，那你在这一行中还不到家——我敢说。”

“为了要发迹，缠住你的老板，”马西咕哝，好象被这个异想天开的无礼的念头吓怕了。“如果说，这就是你给蓝锚船行的人从行里撵出来的原因的话，那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难道你管这叫发迹吗？你要是不小心谨慎的话，那你在这儿也会得到这样的发迹的——我可以干脆告诉你。”

一听到这话，斯特恩搭拉着脑袋，沉思起来，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对着甲板拚命眨巴眼睛。他最近想尽一切办法，想成为他的船主的亲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到辞退的威胁，除此以外，一无所成，而辞退的威胁马上会抑制住他，使他犹豫不决地安静下来，好象他拿不准蔑视这个威胁的适当时刻是不是已经来到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一时吓得说不出话来。马西

笨重地挪动脚步，从他身旁经过，打算用肩膀把他推开，但是没有办到。斯特恩闪过一旁，使他的打算落空。他很快地转过身去，嘴张得很大，好象要在那个轮机长背后喊叫什么似的，但是看来好象经过慎重考虑以后打消了这个主意。

在他留心发迹的机会的时候，他变得老是——他随时都准备承认——本能地注视他的顶头上司们的行为有什么“可以抓住的把柄”。他相信只要能“使船主们知道真相”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船长干得了一天。这个浪漫而天真的意见使他不止一次地陷入麻烦，但是他仍然没法纠正；他生性对人不忠诚，只要他参加一艘船工作，他就总是暗暗打主意撵走他的船长、接替他的职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把醒着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幻想精心策划的阴谋和阴私的发现——他在梦境中遇到的是幸运的机会和有利的遭遇。他曾经听到，有的船长在海上生病和死亡；这正是一个能干的大副显一显本领的最好的机会。有时候，有的船长也会从船上摔入水中。他听说过有一两个这样的例子。还有人……不过，他似乎出于天性，始终相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经受得起一个“眼光高明”而且一直“擦亮眼睛”的人的仔细的考察。

他在苏法拉号上得到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以后，他长期抱着的希望大大地强烈起来了。首先，一个老人在当船长是很大的有利条件；除此以外，按照常理来推测，这种人很可能不久就会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不干的。然而斯特恩发觉他看来好象还丝毫没有再也干不下去的迹象，感到大为懊丧。不过，这些老人有时候会一下子垮下来。于是，那个近在眼前的船主兼轮机长就会对他的工作热情和从容的态度产生深刻的印象。斯特恩一时也没有怀疑过自己明显的成绩（他确实是个第一流的海员）。

只是眼下光凭工作成绩，一个人不可能很快地出人头地。一个伙计一定要有点上进心，还一定要动足脑筋去往上爬。他打定主意，只要办得到的话，他要继承这艘轮船的指挥权；倒不是真正认为当苏法拉号的船长是个了不起的收获，而是因为特别是在东方，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开端，一旦当上了船长，那么就会源源不绝地有人请他当船长了。

他开始的时候叮嘱自己，一举一动必须非常小心谨慎。马西的阴郁而异想天开的脾气对他是一种威吓，这种脾气一个人在通常的航海生涯中是碰不到的。但是他着实聪明，几乎从一开头就发觉他在那儿是置身于一个罕见的处境中。他的古怪的爱追根究底的想象力使他很快就看透这个处境；他感到有一个情况使他迷惑不解，这更使他性急火燎地要弄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次航行结束了；接着是另一次；在他找到一个他可以插手发挥任何作用的缺口以前，他开始第三次航行了。这种情况实在很古怪，也很模糊；有一件事情一直在他身旁发生，可它好象被一道鸿沟同船上的日常生活和例行工作隔了开来似的，船上的生活和工作同任何其他这一类沿海岸航行的轮船上的生活和工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嘛。

后来，有一天，他发现了真相。

经过那些礼拜的仔细观察和绞尽脑汁的猜测以后，他突然想出了一个念头，好象一个长期猜不出的谜语的答案一下子在脑海中浮现。不过，并不象那样确凿可靠。天啊！可能是那样吗？有好几秒钟，他吓得愣住了，后来，他一边骂自己，一边摇着脑袋，想要丢掉这个念头，好象这是那些对不可思议、不可解释、前所未闻的——疯狂的——事情有不健康的爱好的人的想法！

这——这个恍然大悟的时刻——发生在上一次航行的归途中。他们当时刚离开那片叫潘古的大陆上的一个停靠地点，正在笔直地驶离一个沙洲。东边，巨大的海岬近在眼前，海岬高高低低地覆盖着茂盛的灌木和有刺的爬山虎，石头地层的倾斜边缘露出在其间。风开始在帆缆间发出呼呼的声音；海岸外的海面绿油油的，似乎比水平线高出一点儿，似乎在不断地用缓慢和带着雷鸣似的响声的拍打，把海水泼进处在下风的海角的阴影里。隔开一片辽阔的海面，有一群小岛，其中离得最近的那几座被刚才在微风中升起的太阳的雾蒙蒙的黄光笼罩着。更远处，其他小岛的圆顶在海面上一条条水道中间探出来，一动也不动，被微风任意吹拂。

苏法拉号每一次航行来回走惯的那道航道总要经过那个有几英里的尽是礁石的区域。它行驶在宽阔的水面上，把那些地壳的碎屑一个接一个地撇在后面，那些礁石就象是一队卸下了桅杆的大船不整齐地搁浅在水面下一片危险的岩石和浅滩上。这些零零碎碎的陆地有的看起来确实跟一艘搁浅的船差不多大小；另一些，相当平坦，象是停泊着的筏子，象是巨大的黑石筏子，一直遭到波浪的拍打；还有一些，长着密密匝匝的树，基础是圆的，呈现出一个个尽是深绿色树叶的大圆顶；风暴的季节突然刮来的狂风驱使着云影飞驰；一接触到那些阴影，树叶就阴森森地直打哆嗦。沿海岸的雷暴雨时常出现在那簇礁石的上空；那时候，那一带都变得黑暗沉沉，在闪电交加中变得更暗，也似乎更毫无动静，在雷声隆隆中似乎更无声无息。那些礁石的模糊的形状看不见了——时不时地完全溶化在密密麻麻的大雨中——又在灰色云层中射出的雷火电光中呈现出来，轮廓分明而黑黢黢——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蓝灰色的圆桌面似的大海上。

那些礁石没有被雷暴雨所破坏，没有被岁月所侵蚀，没有被人世的斗争所磨损，一直待着，毫无变化，同四百年前西方人从一艘高船尾的快帆船甲板上看到它们的那一天一模一样。

在忙忙碌碌的海洋上，是可能找到一些偏僻的地方的，就象你在陆地上有时候会在一个小村子里遇到一些从来没有被人们的焦虑、贫穷和关心打扰过的房子，好象时间本身已经把它们忘掉了。那些礁石就是这样的地方。数不清有几代人从它们身旁经过了；大批大批的海鸟在明亮的天空中排成长长的、黑压压的、会聚的队形，从四面八方拚着命飞来，在那些礁石边缘的岩石上睡觉。它们有时候象一大片浮云那样扑动着翅膀飞翔，在岩石尖顶上，在塔尖一样细和圆形小石堡一样粗矮的岩石上，在象倒坍的废墟那样的金字塔形的石堆上，在一溜溜光秃秃的圆石上上下飞舞，那些圆石就象是一堵被闪电击得四分五裂和烧焦的墙——每一个裂口里都有静止而清澈的水的闪光。空中充满着连续不断、响得刺耳的鸟叫声。

从巴都贝鲁来的苏法拉号会遇上这片吵闹得很厉害的鸟叫声；在静悄悄的黄昏，那艘船会遇上这种鸟叫声，这是一种被遥远的距离减弱了的野蛮无情的吵闹声，海鸟在一天将尽准备休息、争夺一个立足点的吵闹声。船上没有一个人特别注意这种声音；这是表明他们这艘船走完了一百英里规定的航程、毫无偏差地接近陆地的声音。船已经走完全程，马上要到达目的地了，直到那些从不失误的小岛一个接一个出现，那些石尖、那些土丘……那片象浮云那样的海鸟在翱翔——那片不停地飞翔的海鸟发出刺耳的、折磨人的叫声，熟悉的景象的声音，下面是崎岖不平的陆地、辽阔的海洋，上面是没有一点阴云的天空，只有这鸟叫声显出了生机。

但是，当苏法拉号碰巧在日落以后靠近陆地的时候，它会发现在夜幕的笼罩下，那儿的一切毫无动静。一切都会变得一动也不动，无声无息，几乎看不见——幸亏低低的群星的模糊的微光是挨次隐藏到许多隐隐约约的小岛后面去的；在黑暗而辽阔的苍穹下，那些小岛的确切的轮廓肉眼是分辨不出的。那艘船的三盏灯象三颗星——红的、绿的，上面那盏是白的——它的三盏灯象三颗在世界上漫游的伴星，在群岛的南头坚持它们不屈不挠的航程。有时候，有人睁开着眼睛看它们在暗沉沉的虚空中顺利地航行，越来越近。一个坐着一艘独木舟在暗礁上漂流的赤身露体的渔夫亲眼看到的。他昏昏欲睡地在想："嗨！是那艘一个月一回往来在潘古湾上的火轮船。"除此以外，他对那艘船却一无所知了。正当他听出螺旋桨在一英里半外搅动平静的海水发出轻微的有节奏的声音的时候，往往是苏法拉号改变航向的时候到了，那三盏灯的三色灯光从他面前掉头——不见了。

有几家穷苦人家，那些人家的人都半裸着身子，长头发，精瘦，眼睛里老是冒着怒火，活象是一伙被放逐的人，在那些寂寞、荒凉的小岛上挣扎着过日子。那些小岛在港湾的大门口，好象是陆地的被抛弃了的外围工事。在岩石中间的迂回曲折的汊港里，在他们用树干挖出来的歪歪斜斜的、有漏洞的独木舟底下，平静的水比水晶更明净。短桨一拨动，水底的景象微微起伏。那些人看上去好象在空中；他们看上去好象裹在黑黢黢的、泡湿了的木纤维中，在浅滩上奇怪的、摇摇晃晃的、透明的绿色的空中耐心地捕鱼。

他们晃晃悠悠地走着，身子是棕色的，而且很憔悴，好象被阳光晒干了似的。他们默默无闻地打发日子。他们出生、休息和死亡的房子——用蒲苇和野草马马虎虎搭起来、加上几张粗

席胡乱对付的棚屋——隐藏着,在开阔的海面上是看不见的。在那些小岛漆黑的夜晚,他们家的熊熊的火焰从来不为一个海员点燃一个红色的火花。沿海岸的无风期,赤道上的漫长而火热的无风期,无风期象一个性格热情的人屏住气在专心致志地深刻反省那样,多少天,多少个礼拜一动也不动地坚持下去,仿佛母鸡在孵蛋,不过它的蛋不可能有变化,直到最后石头烫得象还没有熄灭的灰烬,灼痛光着的脚底;水变得暖呼呼的,有股味儿,而且好象变稠了,只淹到那些腰里缠着布的瘦削的男人的大腿那儿;他们让大腿泡在水里,在白得亮晃晃的浅水里蹚来蹚去。苏法拉号时常会因为在哪个停靠地点多耽搁了一些时间,恰巧推迟到中午驶到潘古湾,出现在海面上。

起先只是一片模糊的云影,这艘船的稀薄的烟雾会从清晰的海天交界处一个空白点上神秘起升起来。暗礁里面那些沉默寡言的渔夫会向海上伸出瘦削的胳膊。小小的海滩上那些弯着的棕色的身子会伸直,那些棕色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原来在沙里找海龟蛋,会胳膊肘弯得老高,手掌横摆在眼睛上面,看这个一月来一回的怪物笔直地开来,拐弯——开走。他们听到那艘船的扑扑的声音;他们的眼睛跟着它,直到它以全速在陆地的两个海角中间穿过,好象它指望毫无阻拦地一直驶进地底深处似的。

在这样日子,闪闪发亮的海面上不会显出航道两边潜伏着任何危险的迹象。在那压倒一切的亮光下,一切都一动也不动,瘫痪了。那些小岛在阳光中全都变得黑沉沉——岩石象尖顶、岩石象塔尖、岩石象废墟;那些小岛的形状象蜂窝,象鼹鼠山;那些小岛叫人想起干草堆的形状,想起攀着长春藤的高塔的轮廓——没有一丝涟漪的水中会反映出它们的倒影,就象乌木雕刻的玩具摆在银白色的玻璃镜子上。

天气只要有一点儿刮风的迹象，这一带马上完全被裹在狂风掀起的汹涌澎湃的浪花中，好象裹在一阵突然冒出来的云雾似的水蒸汽中似的。所有河道里的水也看来简直要沸腾了。被激怒的海用愤怒的浪花确切地勾勒出那些小岛的宽阔的基础的轮廓。海岸附近的建筑物丢出来的、原来淹没在水底下的破碎的废物和垃圾受到波浪的冲击，危险地奔腾起来，一直冲到海峡里，覆盖在往往有一英里长的讨厌的暗礁上，浪花和石头组成的要致人于死地的暗礁。

甚至只要刮一点儿清新的微风，甚至只要刮一点儿这样的风，也有足够的力量揭掉海面上的平静的面具——就象前一次航行那样，那天早晨，苏法拉号很早就从潘古湾开出来，而斯特恩先生发现一个情况，这个发现使他心中那颗小小的直觉的怀疑种子开出一朵形态不可思议而邪恶的花来。斯特恩冷漠地凝视着，在他看来，这好象是一个新发现，他第一次看到海面上那些嘶嘶作响的青灰色的碎片标志的危险，同印刷的航海图看得的一样清晰。他忽然想起一个对这一带不熟悉的人倒是最喜欢在这样的日子指挥航行的。晴天，那一点儿风正好使海水冲击暗礁，似乎在向人清楚地指出航道似的；而在无风期，除了罗盘和经过锻炼的肉眼的判断以外，你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然而苏法拉号的历任船长不得不止一次地在黑夜驾驶这艘船走过这条航道。眼下，你担负不起让一艘轮船白白耽搁五六个钟头的时间损失。这你可担负不起。换句话说，使用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多加小心……航道相当宽阔和安全嘛；关键在于在黑暗中正确地对准航道的入口——因为一个人要是卷入远处那片波涛汹涌的海水中的话，那他就再怎么也不可能把船完整地开出来——要是他还可能出来的话。

这是斯特恩最后一些不受那个了不起的发现影响的想法。他刚才在照管拴牢铁锚，这时候仍然逗留在船身前部消磨一会儿时间。船长在驾驶台上指挥。他微微打了个呵欠，转过身去，不再观察海面，脊背靠在起锚架上。

确切地说，这是他在苏法拉号上经历的最后一些安闲的时刻。他在以后的时间里老是酝酿着某种意图，还老是被迷惑的心情折磨得忍受不了。再也没有闲适的胡思乱想了；那个发现使他的思想受尽折磨，有时候他甚至巴不得生性愚蠢，压根儿没有发现这件事。不过，话得说回来，要是他的机会寄托在发现"什么毛病"上的话，那他不可能指望有更好的运气了。

## 十

这个发现确实太扰乱人的心情了。是出了大"毛病"，起先他一想到这个确凿无疑的发现的道德性，就感到毛骨悚然。斯特恩当时带着这样闲适的心情向后看，这一回他并没有在想伤害哪一个。驾驶台上的船长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的那个想法是多么无关紧要、多么偶然，结果却使他发现了那件事情——就象一颗偶然的火星就足以引爆一个巨大的地雷坑。

前甲板的天篷下部被微风吹拂着，向上鼓起，又慢腾腾地瘪下去。在沉重地扑动的天篷上面，惠利船长的挺肥的灰大衣在他的胳膊和身子上不断地飘动。他面对着风，在大白天的亮光中，他的雪白的大胡子被风吹得紧贴在胸膛上。他的眉毛浓密地突出在阴影上，他的眼光看来就是从阴影中射出来，锐利地盯着前面看的。斯特恩只能看出他两条突出的浓眉下眼白的闪光。尽管这个人的态度非常和蔼可亲，这双眼睛在近处看你，似乎把

你的五脏六腑都看透了似的。每逢斯特恩同他的船长说话的时候，他总是摆脱不了这种感觉。他讨厌这种感觉。他在上面那儿看起来是个多么笨重的大个子啊，在他近旁的那个水手长活象一只小虾——在这艘莫名其妙的轮船上已经习以为常啦！这个该死的、荒唐的习惯。他恨透了这个习惯。那个老家伙当然能照顾好他那艘船，用不到让那个磨磨蹭蹭的土著待在他身旁，斯特恩厌恶地扭扭脊背。这算什么？懒散呢，还是什么？

老船长多少年来一定变得越来越懒了。在这儿东方，他们个个都变得越来越懒了（斯特恩对他自己的干劲没有受到损害非常自负）；他们都懒得散了架了。但是老船长笔直地屹立在驾驶台上；在他身旁相当低的地方，就象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在桌子边上张望那样，那个戴着陈旧的软帽的水手长的棕色的脸在白帆布围栏上面张出去。

毫无疑问，那个马来人在往后站，凑近舵轮；斯特恩象观察自然界中一个奇怪的现象那样，对两个大小非常悬殊的人这样密切待在一起，感到兴趣。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他看到惠利船长很快地转过头来，跟那个水手长说话。风一下子把雪白的大胡子吹向一边。他在吩咐那个家伙为他看罗盘，或者干诸如此类的事。当然啦，亲自踱过去看未免太麻烦了。斯特恩一想到东方的白人都被肉体的懒散压垮，就对那种懒散更加轻蔑了。他们有些人要是没有那些供他们随心所欲地使唤的土著的话，那就会一点儿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们对这个情况也越来越老脸皮厚，变得一点也不害臊了。感谢老天爷，他可不是那号人！他才不会让自己去依靠那么一个干枯的小个子马来人工作哩。倒好象人竟然能信托一个愚蠢的土著去干什么似的！但是那个别出心裁的老人似乎想法不一样。他们一起在那儿，

从来不分开；他们两个人叫人想起了一条小领航鱼[1]陪着一条老鲸鱼。

他对自己这个异想天开的比喻忍不住微笑起来。一条鲸鱼同一条分不开的领航鱼！那个老人看上去正象鲸鱼，因为没法说他象鲨鱼[2]，虽然马西先生这么叫他。但是马西先生在大发雷霆的时候，并不考虑他说些什么。斯特恩对自己微笑着——“领航鱼”这个字的声音、想象中的“领航鱼”这个词儿的形状渐渐地引起他的一些联想；他脑子里最先联想到的是援助，是需要和得到的指导。“领航”这个词儿使他联想起信托、依靠，联想起向海员提供的受欢迎的、眼光锐利的帮助。海员们要在黑夜中摸索陆地，在浓雾中盲目地摸索，在狂风大作的天气里试探前进，狂风从海水中刮起一阵咸雾，空气中烟雾弥漫，使四周的视野缩小，水平线近得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一个领航员比一个不熟悉的人看得清楚，因为他对当地熟悉，所以显得眼光更锐利，只要匆匆地瞟上一眼，就完全知道那儿的地形。他能看透汹涌澎湃的大海揭起的、象幕布那样笼罩在陆地上的烟雾，能确实无误地指出覆盖在柩衣似的浓雾下的海岸的轮廓，指出那些在没有星星的黑夜中半隐半现、好象半埋在一座浅坟中的航标。他认得出，因为他是早就知道的。领航员要正确无误地确定航向并不依靠眼光看得远，而是依靠他对地形的更广泛的了解，因为船的位置是不是正确无误可以决定一

---

① 领航鱼（pilot-fish）：正式的译名叫“舟鱼师”。这是一种时常同鲨鱼一起游近船只的鱼，所以海员们想象它是鲨鱼的领航员。下文中斯特恩将从pilot-fish一字猜破惠利船长将水手长安排在他身旁的秘密，所以将此字直译成“领航鱼”。

② 在英语中shark一字除作“鲨鱼”解外，还可作“贪得无厌的人”、“骗子”等解释。马西称惠利为shark，是对惠利的一种攻击。斯特恩在这里因为此字有多种意义而产生联想。

个人的名声的好坏和他的良心是不是平静，可以决定把信任交托给他是不是得当，还决定他自己的性命能不能保全；万一出事，很少只是送掉他自己一条命，还有别人的性命哪，那些性命在这儿虽然无足轻重，在远方却可能受到钟爱，而且有无从知晓的人在眼巴巴地等着他们，所以他们的生命同帝王的性命一样重要。领航员对地形的知识使一个船长宽心和信得过；但是那个水手长在他异想天开的联想中是一条陪伴鲸鱼的领航鱼，不管在哪一方面都不可能被认为有更多的知识。他怎么可能有呢？这两个人——一个白种人和一个棕种人——是一起上轮船的——在同一天。那还用说，一个白人在一个礼拜里学的比一个最好的土著在一个月里学的更多。他一直被安排在船长的身旁，好象他有什么用处似的——就象人们说的那样，领航鱼对鲸鱼有用处。不过，怎样——这是挺明显的嘛——怎样？一条领航鱼——一个领航员——一个……要不是有更多的知识的话，那么……

斯特恩终于发现了真相。这同他的想象是不相容的，震撼了他对诚实的概念，震撼了他对人类的看法。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影响了一个人关于这个世界上竟然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看法，举个例子来说吧，好象太阳变成蓝色，用一种新的不祥的光芒照射人类和自然界。他起先确实觉得想要呕吐，好象他肚子上挨了一拳似的。有那么一刹那，海洋的颜色都似乎变了——在他骨碌碌转的眼睛前显得不对头。他的四肢中都有一种短促的、不稳定的感觉，好象地球开始向另一个方向转动似的。

紧接着他这个从心中突然涌现的想法的是，他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怀疑，这使他多少轻松一些。他喘了一阵气；一切都过去了。但是后来，那一整天中，在他工作的时候，他会时时突然感

到惊奇。他会停下来，摇摇头。他的针锋相对的怀疑心情同他的发现真相的时候的最初的情绪几乎消失得一样快。接下来的二十四个钟头里，他睡不着觉。那绝对不行。在吃饭的时候（他坐在设在驾驶台上白人用的餐桌的末座），他忍不住出神地盯着对面的惠利船长看，看得失魂落魄。他注意到那条胳膊小心翼翼的向上的动作。那个老人把饭菜塞进嘴去，好象他不知道每天的饭菜是什么滋味，好象他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似的。他象个梦游者似的喂自己吃。“看到这副模样，真不好受，”斯特恩想；他还注意到那种长时间神情沮丧、默不作声、一动也不动的姿态，一只棕色的大手松弛地弯曲着，摆在盘子边上，直到他发觉左右两个轮机员惊奇地望着他。他急忙闭上嘴，垂下眼睛，对着他的盘子很快地眨巴。看到那个老家伙坐在那儿，真不好受；想到他只要说一句话，就能象炸弹那样把那个老人炸得粉身碎骨，更不好受。他所要做的只是扯着嗓门，短短地说一句，然而这个简单的举动好象跟把天空中的太阳挪个位一样办不到。那个老家伙倒能象机械似的吃着，可是斯特恩由于神经紧张，那天晚上无论如何一点也吃不下。

从此以后，他有充裕的时间来习惯吃饭时候那种紧张的心情。他本来再怎么也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但是使用才是最重要的；只是拿不准成功的威力大得什么程度，才使他没有产生近乎扬扬得意的心情。他觉得自己象一个人在采用合法手段找寻一支上了子弹的枪帮助他一帆风顺地飞黄腾达，不料得到的是一个鱼雷——一个没有爆炸的鱼雷，弹头上装有足以粉碎一切的炸药，弹尾上有强大的大气压力。这样的武器是使持有者担惊受怕，忧心忡忡的。他绝不愿自己也给炸死，但是他摆脱不了这个想法：鱼雷的爆炸免不了会使他自己也多少受点伤。

一开始，这种模糊的恐惧使他克制住自己。眼下，他吃饭和睡觉都能把那可怕的武器带在身边，脑子里一直深信那武器的威力。这种信念并不是通过深思渐渐建立的，而是他一有了这个看法，那些从前他只是冷淡地注意到的大量细小的事情就一下子在他的脑海中浮起，使他不得不相信这是事实。用深沉的嗓音说话的时候出现的无礼而犹豫的声调，象保护壳那样的沉默寡言的态度，小心翼翼的、好象被人监视着的动作，长时间的一动也不动，好象他注视的那个人连空气都害怕打搅似的。每一个熟悉的姿势、他听到的每一句话、他偷听到的每一声叹息，现在都有了特殊的意义，都有了起确定作用的含意。

苏法拉号上的每一天，在斯特恩看来，似乎都充满着证据——无可争辩的证据。夜晚，下班以后，他会穿着睡衣睡裤偷偷地溜出舱房(找寻更多的证据)，也许赤着脚在驾驶台下站上整整一个钟头，象插在附近甲板座孔中的天篷支柱那样纹丝不动。在容易航行的海域上，一艘沿海岸航行的贸易船上的船长在值班的时候，通常用不到一直待在甲板上。按照惯例，水手长代他值勤；在开阔的海面上，航线笔直的时候，他经常被委托独自个儿照管船。但是那个老人似乎不可能安静地待在下面。毫无疑问，他没法睡觉。这一点也不奇怪嘛。这也是一个证据。在寂静、漆黑的海上，轮船静悄悄的扑扑声中，斯特恩突然会听到一个低低的声音神经质地叫起来：

“水手长！”

“先生！”

“你在当心地看罗盘吗？”

“是，我在看，先生。”

“船在沿着航道走吗？”

“是，先生。笔直地沿着航道在走。”

“很好，记住，水手长，命令是由你指挥舵手，小心照看，好象我不在甲板上。”

水手长回答以后，接下来，驾驶台上的低低的说话声停止了。斯特恩周围的一切似乎变得更没有动静，更没有声息。他微微感到寒冷，有一点儿脊背痛，因为长时间一动也不动，他会偷偷地溜回甲板左边他自己的房间去。他早已消除最后一点儿怀疑；当初，他在发现真相以后心境混乱的时候产生的种种情绪，只剩下几分害怕了。倒不是害怕那个人——他只要说一句话，就能象炸弹那样把那个人炸得粉身碎骨——不如说，这是被无法无天的反常的贪婪行为，(还可能是别的吗？)被为了多挣几个钱似乎全然不顾良心的准则和违拗老天的意志的这个疯狂而阴沉的决定所激起的一种又怕又恨的心情。

在整个地球上，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跟这个人一样的人了——感谢老天爷。这样一个叫人踌躇的骗局中有点儿玩命的派头。

他出于谨慎，考虑到其他种种事情，一天天地过去，绝口不提他的发现。现在，在他看来，还是当初刚发现的时候就讲穿比较容易。他几乎懊悔当场没有把事情闹一个天翻地覆。但是揭露这么一件可怕的事情……嘿！他自己也几乎不敢正视，更不用说去向另一个人指出了。再说，跟这样一个亡命之徒打交道，谁也说不上会遇到什么事。目标不是把他撵走（他早已跟被撵走差不多了），而是接替他的位置。尽管这个想法听起来好象希奇古怪，但是他有可能准备拚一个你死我活。想得出这样一个骗局的家伙是会脸皮厚得什么事情都干得出的，可以说他是个大胆地挺身而出、反对全能的上帝的人。他是个叫人毛骨悚

然的怪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完全可能不怕丢丑，老脸厚皮地把这件事情硬顶过去，直到他把他斯特恩撵下苏法拉号，而且永远毁掉他在东方这一带的前途。不过，你要是想发迹的话，总得担一点儿风险。斯特恩时不时地想到他从前过分胆小，不敢采取行动，而更糟糕的是，情况变得他眼下似乎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了。

马西的粗暴、乖僻的性子实在叫人伤脑筋。那是整个局面中不可估计的因素。你说不出那种凶暴的、侮辱人的态度后面隐藏着什么。人怎么信得过这样的性子呢。斯特恩并不害怕这种性子会危害他的肉体，而是非常害怕它会断送他的前途。

他当然不会不认为自己有异乎寻常的观察能力，尽管这样，他现在已经对他的发现感到不新鲜了。他不再继续去看什么，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想到事情是这么明显，谁也不可能看不出啊。苏法拉号这艘船上一共有四个白人。杰克，那个二管轮，太迟钝了，除了轮机室里的事情以外，什么也不注意。剩下的就是马西——那个船主——那个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他担忧得快要发疯了。斯特恩在船上听到和看到的事情太多了，他知道马西为什么苦恼。但是他看上去好象恼火得听不进谨慎的建议。只要他知道就好了，这正是他想要的事情嘛。但是你怎么能跟这样一个人做买卖呢？这就象你手里拿着一块生肉走进一个老虎的巢穴。你为了它煞费苦心，他却要把你扯得粉碎。事实上，他一直在威胁要这么干。情况是那么紧急，偏偏找不到万无一失的处理办法，斯特恩急得在下边值班的时候扔硬币占卜，在铺位上睁开着眼咕哝，一咕哝就是几个钟头，好象他在发高烧似的。

象刚才穿过沙洲的时候发生的那种事情对他的前途大有危

害。他不愿被什么飞来横祸连累发迹。马西正巧在驾驶台上，他认为那个老人不得不抖擞起精神，显一显本领。但是他变得很不行，现在确实很不行了。甚至马西这一回也敢大胆地当面数落了。斯特恩站在扶梯脚旁留心听，听到那个人发牢骚和拙劣地谴责。幸亏那个粗鲁的家伙很笨，看不出出事的原因。然而这事也不能怪他；一个聪明人也得费些心思才猜得到这个原因哪。不管怎样，现在该是干些什么的时候了。那个老人的把戏没有多少天可以玩了。

"我可能因为他干的这种愚蠢的事情而送掉性命——别提什么机会了，"在那个弯腰曲背的轮机长消失在天窗拐角那儿以后，斯特恩愤怒地对自己咕哝着。可不是，错不了——他想，但是泄露他知道的情况，对他的前途不会有利。恰恰相反，很可能把前途彻底毁了。他害怕又一次失败。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在世界上这一带地方，他的同事们不怎么喜欢他。真叫人莫名其妙，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他们干过什么。忌妒，他认为是。对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想要发迹的聪明人，人们老是有一股怨气。干你的本份去，要是指望那个粗鲁的畜生马西的感谢而尽你的责任，那真是蠢透了。他是个坏种。简直不是人！凶恶之徒！坏透啦！坏透啦！一头畜生！一头没有一丁点儿人气味的畜生，连丝毫好奇心都没有，要不，他当然会对他的那些暗示多少要有点反应。……这样麻木几乎不可思议。在斯特恩看来，马西的恼火的心境已经使他的愚蠢超过船主们的通常的愚蠢了。

斯特恩沉思着那种愚蠢的行为造成的尴尬的情况，完全忘掉了他自己。他的没有表情的、一眨也不眨的眼睛盯着木板铺的甲板。

在这条浓荫笼罩下的象森林中的小路那样寂静的河面上航

行，震动船体的颤抖变得更明显了。苏法拉号平稳地行驶着，已经越过尽是烂泥和红树的海岸区。两岸越来越高，变成结实的斜坡，尽是大树的森林一直延伸到水边。在泥土被洪水冲碎的地方，变成一个陡削的棕色缺口，露出许多纠缠在一起的树根，好象它们在地底下扭打似的；在空中，交错的树枝被密密麻麻的藤蔓紧紧缠着，仍然在挣扎着求生，它们的树叶拥在一起，成了一堵坚实的墙。这里那里有一根巨大的黑柱似的东西直上云霄，要不，有一片凹凸不平的空地，好象是被炮弹削平的，暴露出里面无法穿透的阴暗，处女林多少世纪的、不可侵犯的阴影。轮机发出的扑扑声有规律地回荡着，好象节拍机在摆动，给巨大的寂静打着拍子。西边那堵森林墙的影子横在河面上。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向后面滚滚涌去，在船尾后面旋转，在阴暗的河面上笼上一层薄纱似的雾霭。河水由于涨潮被堵住流不出去，躺在整个笔直的河床里，看上去好象一泓死水。

斯特恩的身子好象钉在那儿似的，随着这艘船内部的振动，从头到脚都微微颤抖。从他的脚底下，有时候突然传来哃的一下铁器碰撞的声音，冷不防响起一阵嚷嚷咧咧的声音。右面树顶上的叶子映着夕阳的光辉，那些最高的树枝周围的树叶看上去好象它们自己闪烁出金绿色的亮光似的。光滑的蓝天好象帐篷顶那样罩在河床上；在蓝色前面，黑压压的树枝分外醒目。到巴都贝鲁去的旅客都跪在地板上，忙忙碌碌地卷他们睡的席子；他们打包裹；他们咔嗒锁上木箱的锁。一个贩卖小商品的麻子货郎扬着脖子把陶瓶里的最后几滴酒倒进喉咙，然后把它放在一捆毛毯里。跑码头的小贩们站在甲板上，三三两两地在低声交谈。一个从南方海岸来的小酋长的随从们，一伙宽脸膛的、头脑简单的年轻人，穿着白裤，戴着圆的白布帽，色彩鲜艳的莎笼斜

绕在他们棕色的肩膀上。他们蹲在升降口上，在嚼槟榔，嘴唇鲜红，好象在喝血似的。他们的矛堆在一起，围在他们那个赤着脚的圈子里，活象一捆不整齐的干竹竿。一个身材瘦削、脸色青灰的中国人已经在胳肢窝下夹着一个用树叶包起来的大包裹，热切地盯着前面看。一个流浪的克林人[1]在用一片木头刷牙，把一口亮晃晃的水从嘴里吐出来，吐在舷侧。那个胖酋长在一张旧躺椅上打盹儿。在每一个河流拐弯的地方，那两堵树叶的墙看起来又是沿着两岸平行的了，那种不可穿透的密匝匝的枝叶到了顶上稀疏了，变成无数任意舒展的嫩枝，变成老干的最上层的树枝长出的细枝嫩叶，变成星星点点的银色的浪花那样的藤蔓的羽毛状的叶丛，高高在上，一动也不动，好象一片朦胧的烟雾。到处看不到有空地的迹象，看不到有人居住的痕迹；只有一个地方，在一个低低的几乎没树的地角尖端，在一簇孤零零的细长的灰白水龙骨底下，有一座盖在桩上的破旧的小屋遗址，坍毁的竹墙模样很奇怪，好象是被大棒砸烂的。再往前，半藏在下垂的灌木底下，一条独木舟载着一男一女和一堆约摸十来个绿色的椰子。苏法拉号开过去以后，独木舟还在不由自主地摇晃，好象是表演大胆的昆虫渡水或是蚂蚁搬家的机械装置似的。这艘轮船一路平稳地向上游驶去，船头在两边冲出两道同整个河面一样宽的亮闪闪的水波，两道水波的外侧的一头碰到两岸水中的烂泥，激起翻腾的棕色浪花，发出轻微的响声。

“我一定要，”斯特恩想，“让马西这个畜生心里明白。这终究太荒唐了。那个老头儿就在那儿上面，埋在他那张椅子里——不管他在世界上还会有什么用处，他还是躺在坟墓里的好——

[1] 克林人(Kling)：印度南方和马来西亚海港城市的德拉威人。典型的德拉威人身材矮小、肤色很黑。

而那个水手长却在指挥。因为他正是奉命干这活儿的。指挥。按理说，该是我的位置。我一定要让那个粗鲁的畜生心里明白。我马上去办这件事，还要……”

那个大副突然走过去，一个半裸着棕色身子、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脖子上用链子挂着一道护身符的小男孩，顿时吓坏了。他丢掉了正在嚼的香蕉，跑到一个庄严的深皮肤阿拉伯人的膝盖跟前，那个人穿着飘拂的长袍，象一个《圣经》中的人物，不相称地坐在一个用扭曲的藤条扎起来的黄色铁皮箱上。那个做爸爸的冷静地伸出手去，带着保护的神态拍拍那个剃光的小脑袋。

## 十一

斯特恩沿着那个轮机长的路线从甲板上走过去。杰克，那个二管轮，后退到轮机室的扶梯下，仍然在擦手，肮脏而冷酷的脸上露出雪白的牙齿，对他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笑嘻嘻的神情。哪儿都看不到马西。他一定直接回他的舱房里去了。斯特恩轻轻地敲敲门，接着把他的嘴唇凑到通气孔的圆花窗上，说：

“我一定要跟你说话，马西先生。给我一两分钟时间。”

“我很忙。从我房门前走开。”

“可是请求你，马西先生……”

“你走开。听到吗？滚到别处去——到船的另一头去——离得远远的……”里面的声音低下去了。“见鬼去吧。”

斯特恩停顿了一下，接着很轻地说：

“事情相当紧急。你估计一下，什么时候有空，先生？”

对这话的回答是一声恼火的“永远不空”。斯特恩顿时脸上

显出坚决的表情，扭动门把儿。

马西先生的睡舱——一个狭窄的一个铺位的舱房——弥漫着刺鼻的肥皂味，显出经过打扫、拾掇、却没有装饰的整洁模样，但是并没有寒酸到一无所有的程度，也没有严肃到缺乏和没有人情味的地步，好象公家医院的病房，或者说（由于它面积小）象一个穷得走投无路、但是品行端正的人的干净的容身之所。舱壁上没有装饰着一个照相框。铜钩上没有挂一件衣服、一顶多余的帽子。舱内完全漆着朴素的淡蓝色。两个海员用的大贮物箱锁着挂锁，用帆布盖着，正好端正地摆在铺位底下那个地方。四个角落都没有遮掩，一眼就能看到房间里所有的地板条。引人注意的是看不到通常有的沙发。脸盆架的柚木顶盖看上去好象严实地盖着；从床铺放脚的一头的隔板上突出来的书桌的顶盖好象也严实地盖着。床上，一条已经磨薄了的褪色的红条毛毯盖在薄得象煎饼那样的褥子上，还有一顶折叠的蚊帐，那是准备在港口过夜的时候用的。哪儿都看不到一点儿纸片，地板上没有皮靴，没有一样乱丢的东西，没有一处地方找得出一点儿灰尘，甚至没有丝毫烟灰，他是个烟抽得很凶的人，这简直象是个极端虚伪的现象，简直叫人反感。那张陈旧的木头扶手椅（那儿唯一的椅子）因为用得久了，闪闪发亮，好象这件寒酸的家具闪着上过蜡的亮光似的。岸上的树叶的屏幕在左舷的圆孔中闪过，好象在不断地展现似的，使这个舱房笼罩在不断闪动的光和影织成的罗网中。

斯特恩一只手推开门，把脑袋和肩膀伸进来。马西遇到这样叫人惊奇的闯入，一言不发地跳起身来，他刚才根本不在干什么。

“别骂人，”斯特恩急急忙忙低声说。“我不愿挨骂。我不是

为了别的，而是为你好，马西先生。”

接着好象是由于极端惊奇而停顿了一下。他们两人似乎都说不出话来。后来，那个大副用得体而动听的措辞接着说下去。

“你压根儿没法想象你的船上出了什么事。你再怎么想也想不出。你太好了——太——太正直了，马西先生，不可能怀疑有人会干出这么……这真能叫你毛骨悚然。”

他注意这些话的效果。马西看上去好象愣住了，压根儿没有听懂。他只是用手掌摸着他那横粘在头顶上的那几根稀疏、乌黑的头发。斯特恩突然改变声调，用不露形迹、推心置腹的口气急忙说下去。

“别忘了只有六个礼拜时间了……”另一个人毫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管怎么样，你不久以后就需要一个船长来指挥这艘船了。”

好象只有这个想法才象火红的烙铁似的灼伤了马西的皮肉，他大吃一惊，看样子要尖叫了。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

“需要——一个—船长，”他缓慢而尖刻地重复着说。“谁需要一个船长？你竟然敢跟我说我需要一个象你们那样靠哄骗蒙人的水手来照管我的船。你和你那一伙人多少年来靠我的钱养肥了。还是把我的钱扔在水里，我的心里倒好受一些。惯—坏—了的、不—中—用的骗—骗子。这艘老船跟你们当中最高明的人几乎懂得一样多。”他格格地咬着牙齿，从牙齿缝里恶狠狠地叫出声来。“这愚蠢的法律需要一个船长。”

这时候，斯特恩鼓起了勇气。

“还有愚蠢的保险公司的人，”他轻轻地说。“不过，别管那些。我要请问的是：我为什么不能干这个活儿呢，先生？我没有说过，你指挥一艘船在世界上航行，不及我们任何一个海员。我

并不装模作样地跟你说这是一门了不起的本领……”他放肆地发出一阵短促、空洞的笑声……“我没有制订过法律——可是法律是有的嘛，而我是个机灵的年轻人，我很赞成你的想法；现在我知道你的作风了，马西先生。我不会想方设法地摆架子，象上面那儿那个—那个—嗯—老人，成为懒骨头的。”

他明显地强调那最后一句话，把马西从这条思路上引开，万一……但是他并不怀疑现在他大有成功的希望了。那个轮机长看上去好象不知怎么办才好，好象一个动作迟钝的人被要求去抓住某种旋转的东西似的。

“你要的是，先生，一个不会任性胡来的人，一个满足于做你的领航员的人。这个想法也很正确嘛。唔，我跟那个水手长是一样适合于干这个活儿的。因为事情明摆着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先生，是那个象猴子似的马来人在照管你的船——而不是别人。你听，他的脚在咱们上面的驾驶台上卜卜地走来走去——真正在负责的船员。他在指挥船向上游开去，而那个大人物在椅子里挪动身子——也许睡熟了。即使他睡熟了，情况也不见得会糟多少——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话。”

他试着把身子更伸进舱房去一些。马西搭拉着额头，一只手抓住扶手椅背，一动也不动。

“你认为，先生，那个人用他的协定把你捆住了……”马西一听这话，抬起阴郁的脸，正要骂……“得了，先生，人在船上避免不了听到这件事情。这压根儿不是秘密。再说，这事人们在岸上也谈了几年了；同事们还拿这事打赌哪。他捆不住你，先生！是你已经掌握住他，他完全听凭你摆布了。你会说你不能因为他懒散就辞退他。这在法庭上很难证明，等等。嘿，这话不错。不过，你要是吩咐的话，先生，我可以告诉你关于他懒散的原因，使

你有充足的理由当场解雇他，让我在这次未完成的航行中担任指挥——就是这样，先生，在咱们离开巴都贝鲁以前——还要叫他每天付一块钱伙食费，直到咱们回去，你要是喜欢这么干的话。喂，你认为怎么样？说吧，先生。吩咐吧。你的时间确实是很宝贵的，我只要你口头说明就行。你的一句明确的话跟一份契约一样管用。”

他的眼睛开始发亮了。他一个劲地催着。一句明确的话——他暗自想着，他就会设法占住这个职位，只要他觉得满意，可以爱占多久就占多久。他会使自己变成不可缺少的人。那艘船在它的港口上名声很坏。它很容易把同事们吓跑的。马西就会不得不一直用他。

“我的一句明确的话就行了，”马西慢腾腾地重复着说。

“是，先生。是这样。”斯特恩高兴地翘起下巴，带着不自觉的放肆的态度，凑近去眨巴着眼睛，这种神情使马西气得快要疯了。

那个轮机长很清晰地说。

“那么，注意听着，斯特恩先生：不管你能告诉我什么，我不会——你听到了吗？——我不会答应给你一丁点儿好处的。”

他狠狠地一拳，把斯特恩的胳膊打开，抓住门把儿，把门拉上。门砰的一声关上，声音响得吓人，他眼前的舱房顿时暗下来，好象经过一次爆炸似的。他马上靠在扶手椅上。“啊，别！你别这样！”他有气无力地低声说。

这时候，船驶到一个离岸很近的地方，左舷外闪过的象巨大的墙那样密密匝匝的树叶仿佛是百叶窗。黑压压的原始森林似乎把幽暗和潮湿的泥土上的烂树叶气味送进这个没有什么家具的舱房——一场暴雨过去以后，没有翻动过的泥土毫无遮盖地

蒸发起强烈的土腥味。旁边，一簇簇灌木发出响亮的嗖嗖声。上面，一连串毕毕剥剥的声音，断裂的细枝象阵雨似的落在驾驶台上。一根藤蔓缠在吊艇柱头上，发出一大片沙沙的声音，啪的拉断了。一条长长的、尽是绿叶的嫩枝确实从左舷的圆孔外一下子伸进来，又退出去，在马西的毛毯上掉下几片一下子就一动也不动的树叶。后来，那艘船在河中转变航向，亮光又开始照来，但是并没有亮得超过光线柔和的程度，因为太阳已经很低，那条河弯弯曲曲地流着，穿过许多老树，好象在一个陡峭的峡谷底下似的，已经笼罩着越来越深的阴影——这是来势迅速的黑夜的先驱。

"啊，别，你别这样！"那个轮机长又咕哝了。他的嘴唇几乎觉察不出地颤抖着；他的双手也是这样，微微有一点颤抖。为了使他自己平静下来，他揭开书桌盖，铺开一张淡灰色的薄纸，开始仔细地看着那上面印着的大量数字。在这次航程中，他至少看了二十回了。

他的胳膊肘撑着，双手捧着头，他看来好象出神地在研究一个深奥的数学问题。那是上一次彩票大奖的得奖号码单，多少年来，在他的生活中只有彩票开奖才能使他心情振奋。每隔一定的时期，他就会有一张这样的纸。在他的心目中，生活中永远不可能没有这种纸，就象另一个人按照他的天性，没法想象居然可能有一个没有新鲜空气、没有活动、没有爱情的世界。几年来，他书桌里那堆薄纸越来越厚，而苏法拉号在忠心耿耿的杰克照管轮机下，来回行驶，从一个海角到另一个海角，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从一个海湾到另一个海湾，把锅炉都快要用坏了。全靠那艘使用过度、得不到维修的船拚命工作，才累积了这一大堆发黑的单子。马西把它们当作财宝锁起来。在那些单子中，就象

在生活经历中，隐藏着对希望的迷恋、对无从知晓的事情猜对了一半而产生的兴奋心情、对满足了一半的欲望的向往。

在一次航行中，他会接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住舱里，研究这些单子。使用过度的轮机的有节奏的振动声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他会动足脑筋，一心研究那一行行不连贯的数字，对那些毫无意义的数字次序，就象对那无法捉摸的命运那样感到困惑。他抱着一个信念，在这些偶然的结果中一定在哪儿隐藏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他认为他已经看到这个形式。他头晕。他四肢疼痛。他机械似的抽着烟斗。一种沉思的恍惚状态，好象麻醉药对身体起消极的镇静作用那样，会平息他暴躁的脾气，同时他的智力仍然在紧张地活动。九、九、零、四、二。他记下来。下一个彩票大奖的得奖号码是四七零零五。将来写信到马尼拉去买彩票的时候，这个号码的当然不要。他咕哝着，手里拿着铅笔……"最后一个数字是五。嗯……嗯。"他舔湿自己的手指头。那些单子翻得沙沙地响。哈！不过，那是什么呢。三年以前，在九月里那次开奖中，是九、零、四、二那个号码得到了头奖。这最值得注意。提供了一个线索，是有一条确定的规律！他害怕在这一大堆多得叫人受不了的资料中错过一个隐晦的原理。那可能是什么呢？他会低低地趴在书桌上，一动不动地坐上半个钟头，肌肉也不扭动一下。在他背后，整个住舱里弥漫着一片浓烟，好象那儿在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听到的情况下爆炸过一颗炸弹似的。

他最后会带着毫不动摇的信心作出决定，锁上书桌，跳起身来，走出去。他会在那一部分前甲板上迅速地来回走动。那一片地方始终不堆没有用的杂物，也不让一批批土著乘客耽搁。他们讨厌透了，但是他们也是不可轻视的财源。他需要苏法拉号能够挣到的每一个子儿。凭良心说，实在不够！尽管运气的好

坏不可捉摸。他却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不知凭什么竟然相信，一年年过去，每个号码都一定会轮到中奖的机会。他认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也是个只要在每次开奖前尽力而为、多买彩票的问题。他通常总是买得相当多。那艘船挣来的钱，还有他自己当轮机长的工资，一古脑儿都花在那上面了。他带着惋惜的心情吝啬地把工资发给别人，这种心情既受到理智克制，同时又是感情强烈的。他沉着脸，恶狠狠地看那些拿着扫帚打扫甲板的印度水手，那些拿着油腻的擦布擦铜栏杆的水手；他恨不得随时向那个可怜的木工摇晃拳头，用蹩脚的马来话高声把他臭骂一顿——那个木工是个胆怯、病态、抽鸦片抽得迷迷糊糊的人。不管穿什么服装，他老是穿一条松弛的蓝衬裤。那个“鬼子”暴跳如雷的时候，他总是丢掉工具，逃到下面去，辫子晃来晃去，浑身发抖。但是，只有他在抬起眼睛看驾驶台的时候，他才几乎气得头昏眼花，那儿按照法律规定总有一个海员中的骗子在指挥他的船。他对当船长的个个讨厌。这算得上深仇宿怨了，从他第一次航海，在轮机室里干活儿的那时候起，就结下怨仇了，当时他还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楞头青哪。他们对他的轻蔑。在一个个船长手中受到的折磨——归根结蒂，他们在轮船上是十足地道的无足轻重的人嘛。不料他已经飞黄腾达，身为船主，他们仍然是他的灾星。他不得不把宝贵的金钱去付给那些骄气十足、毫无用处的游手好闲的人。好象一个完全合格的轮机员——而且还是船主哪——却不适宜于身负全权指挥一艘船的重任。好吧！他使他们的日子着实不好过；不过，这也是可怜的安慰罢了。他最后连那艘船也恨了，因为它需要修理，因为他得付煤帐，因为他挣的运费少得可怜。他会一边走，一边攥紧拳头，心怀恶意地突然揍栏杆一拳，好象它也能感觉疼痛似的。然而没有它，他又

不行。他需要它。他不得不拚命抓住这艘船不放，让他的头露出在水面上，直到盼望中的幸运的洪流涌来，把他卷起，安全地送到志得意满、高高在上的岸上。

现在可以什么事情也不用做了，不管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而且有许多钱，可以继续这样过下去。他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的有限的经历所知道的最高的权力形式——船主的权力。真是个大骗局！虚空的虚空[①]！他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惊奇。他追求幻影，抛弃实体。他对财富能够带来的满足懂得不够多，所以没法幻想任何豪华的场面来刺激他的想象力。他——一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锅炉修理工的孩子——怎么竟可能从工场中一直走进一艘英国北部地区的运煤船的轮机室去哪！但是他能很好地想象财富可以使人什么都不用干的情景。他沉醉在这种想象中，好忘掉眼下的烦恼。他想象自己在赫尔[②]的街上（他小孩子的时候，对那儿的阴沟就已经熟悉了）转悠，兜里装满金币。他会给自己买一所房子。他的结了婚的姐姐妹妹、她们的丈夫和他从前的工场里的伙伴都会对他无限尊敬。不管什么事情都用不到动脑筋。他的话会等于是法律。他在彩票中奖以前，有好久没有工作干了；他记起了那天黄昏，中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卡洛·马里安尼（通常别人叫他大肚子查理），德纳姆街尽头贫民区里那个开旅馆的马耳他人，是怎样欢天喜地地在他面前巴结奉承。可怜的查理虽然靠给种种卑鄙的为非作歹的行为帮忙过活，却肯让许多穷得走投无路的白人赊欠伙食费。他一想到他的欠帐可以归还，就天真地乐不可支，还充满信心地指望在他楼下洞穴似的小酒店里庆祝一些日子。马西记得那儿那些“窝

---

① 虚空的虚空：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1章第2节，意为一切皆空。

② 赫尔(Hull)：英国北部海港城市，在约克郡。

囊废"的白人的有趣、尊敬的神情。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马西一发现他有可能出人头地，马上就鼻子翘得老高，离开查理那个名声很坏的肮脏的小旅馆。后来，回想起这些奉承的情景，真叫人好不伤心。

这是金钱真正的力量——不带一点儿麻烦，也用不着动脑筋。他费劲地想着，却清晰地感觉到。在他的迟钝的脑筋想来，任何有条有理的生活计划造成的种种难以应付的棘手的问题，都显然是人们恶意地给他设置的障碍。他当了船主，人人都串通一气，使他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怎么这么蠢，买下了这艘该死的船。他上了个大当，真是糟透了；上了这个当，简直没有出头的日子。他的缺乏远见的野心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使他终于变得憎恨每一个他接触的人。他生性暴躁，对自己的地位又敏感得异乎寻常，结果他自作自受，过着地狱似的生活——他在这样的生活中，迷失方向的灵魂一直陷在绞尽脑汁的苦思冥想中，痛苦万分，不能自拔。

但是他从来没有恨任何人象恨那个老人那么厉害，那个老人有一天夜晚突然出现，把他从一场严重的灾祸中——从那伙恶劣的水手的阴谋中，搭救出来。他好象从天而降，来到船上。他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轮船上回响；甲板上重复地传来那陌生而声音低沉的问话："马西先生，马西先生在吗？"这简直象一个奇迹似的叫人吃惊。马西当时正在轮机室里拿着一支蜡烛心情阴郁地转悠。四面八方都是骨架似的机器投下的巨大的阴影。他从那冷冰冰的轮机室深处走上来，看到一个仪表堂堂的老人，胡子象一片银胸铠，屹立在即将消逝的残阳映红的暮色中，惊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买卖找我吗？什么买卖？我不做买卖。你没有看到吗，

这艘船暂停航行了?"马西认为有人不放过他，来讥讽他倒霉的处境，给逼得豁出去了。后来，他简直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老家伙是什么意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这是一场梦。他不久就会醒过来，发现那个人象朦胧的幽灵那样消失了。这个强壮、陌生的老人神情严肃，气度尊严，说话的声调坚决而有礼貌，给马西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几乎有点害怕了。不过，这不是梦。五百镑不是梦。他顿时怀疑起来。这是什么意思?不用说，送上门来的钱财决不能放过。不过，在这件事情背后，可能有什么意图呢?

他们约定明天一大早在一个律师的办公室里会面。在两人分手以前，马西问他自己，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他那一宿没有合眼，在推敲那个协定的条文的字句——不知什么缘故，这个文件成为这一类文件中独一无二的一个，它的内容到处流传，变成港口上的谈话资料和叫人惊奇的东西。

马西的目的无非是要尽可能地为他自己多留后步，以便将来在甩掉他的合伙人的时候不必立即归还股金。惠利船长费尽心机是为了要确保他的钱安全可靠。那不是艾维的钱吗?——她的一部分财产，她的另一份财产是她老父亲的还没有被岁月压垮的身子。他深信他对她的爱产生的力量，完全有把握克制住自己，他庄重而平静地接受马西防止他不称职、不老实和酗酒而提出的一些愚蠢而狡猾的段落，来换取另一些严格的条款。三年期满，他有权取消合伙关系，抽回那笔钱。条款规定要准备专款偿还他。但是他要是不满期限就离开苏法拉号的话，不管什么原因（死亡除外），那马西就可以推迟整整一年归还。"生病呢?"那个律师提醒过。他是个刚从欧洲来的年轻人，还没有被业务压得筋疲力尽，他觉得相当有趣。马西开始油嘴滑舌地嘀

咕起来:“他怎么能被认为会生病呢?……”

“不必谈了,”惠利船长当时带着对他自己的身子完全充满信心的态度说。“听天由命,”他加上一句。哪怕欢蹦乱跳地活着,我们也随时都可能送命,但是他带着更强大的无畏精神相信他的创造者——他的创造者知道他的思想、他的富于人情味的爱和他的动机。他的造物主知道他在怎样利用他的健康——他需要健康到什么程度……“我相信我的第一次生病就是我最后一次。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生过病,”他说。“不必谈了。”

但是这件事一开始,他就惹得马西对他产生敌意,因为他只肯拿出五百镑,而不是六百镑。“我办不到,”他干脆地只说了这一句话,但是显出决心已定、无法改变的神情,马西马上不再缠着不放,不过他自己想:“办不到!老吝啬鬼。不愿意罢了!他一定有许多钱,可是他巴不得一个子儿也不花,就捞一张柔软的铺位,办得到的话,还要分掉我六分之一的利润哩。”

这几年来,马西由于一直在一种近乎害怕的感情抑制下,对他越来越不喜欢了。这个人的直率的态度似乎叫人感到危险。然而近来他变了,不再显得那么可怕,精力也差了,好象他受到了内伤似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直率、无畏和沉默寡言的态度,叫人没法理解。当马西知道到期以后这个人打算撇下他,撇下他去对付锅炉问题的时候,他的不喜欢暗暗地更加强烈,变成了憎恨。

这使他的眼光变得非常锐利,有好长一个时期,斯特恩先生告诉他的任何事情他没有一样不知道。他费尽力气,大嚷大叫,吓唬那个鬼鬼祟祟的下流东西,设法使他不要多嘴。他要独自个儿应付这个局面。在斯特恩先生看来,可能显得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没有放弃说服那个可恶的人别走的心愿和希望。嗨!没

有别的办法，除非他打算放弃发财的机会。但是现在，自从在巴都贝鲁穿过沙洲以来，事情似乎急转直下，到了紧要关头。这使他心烦意乱，研究中奖号码也平息不了他的激动。这会儿，舱房里的暮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暗了。

他把那些单子放好，又一次咕哝："啊，别，老弟，你别这样。哪怕我知道也不行。"他不打算让那个眨眼睛、偷听的骗子逼他硬来。他又双手捧着脑袋。他把自己关在这个黑暗的小天地里，一动也不动，似乎把他自己同甲板上熙熙攘攘、人声喧哗的场面完全隔绝了。

他听到他们在说话。旅客们兴奋地叽叽呱呱聊天。有人把一个沉重的箱子拖过门口。他听到上边惠利船长的声音：

"停泊，斯特恩先生。"回答从前面甲板上什么地方传来：

"是，是，先生。"

"咱们这一回停泊，船头向上游。已经退潮了。"

"船头向上游，先生。"

"你负责完成，斯特恩先生。"

回答被轮机室的皿形钟的响亮的声音淹没了。螺旋桨继续慢腾腾地拍打着，一、二、三——中间隔着停顿，好象转动的时候感到踌躇似的。皿形钟一次次发出响亮的声音。湖水被桨片搅得一会儿向这边翻腾，一会儿向那边翻腾，在近旁激起极大的吵闹声。马西先生没有动。河对面四分之一英里外，另一面岸上有一点亮光，最多跟一颗星一样大小，慢腾腾地绕过左舷，漂过去。范怀克生生的码头上有人在回答船上招呼的叫声。缆绳扔过去，没扔中，又扔过去。从岸上下游来了一条大舢板，把那个酋长神气活现地接走。舢板上有人掌着一个火把，摇曳的火光突然照红他的舱房，照在他的身上。马西先生没有动。这艘船最后笨

重地转了几下以后，机器停止了。皿形钟的拉长了的当啷啷的声音表明，船长已经结束工作了。许多形形色色的船和独木舟靠近苏法拉号的右边。接着传来的是溅水声、喊叫声、拖着脚的走动声、包裹砰的着地声，土著旅客离去的种种闹声。过了一会儿，嚷嚷咧咧的声音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在岸上，一个有教养的、微微带点发号施令的气派的声音隔得很近在说话：

“这一回给我带信件来吗？”

“带来了，范怀克先生。”这是斯特恩的声音。他靠在栏杆上用恭敬而亲切的声音回答。“要我给你送来吗？”

但是那个声音又问了：

“船长在哪儿？”

“我想还在驾驶台上。他还没有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哪。要我……”

那个声音大大咧咧地打断他的话。

“我上船来。”

“范怀克先生，”斯特恩突然使劲地叫起来，“你能帮我一个忙……”

那个大副很快地离开，向舷梯走去。寂静无声了。马西先生在黑暗中没有动。

甚至他在听到有人慢腾腾地拖着脚，懒洋洋地走过他的舱房的时候，也没有动。他情愿隔着关上的门大吼一声：

“你——杰克！”

脚步声急匆匆地转回来。门把儿咯嚓一响，那个二管轮出现在门口；在他背后的天光映照下，他显得黑黝黝的，脸跟他身子的其他部分一样黑。

“咱们这一回走得时间很长啊，”马西先生没有改变姿势，咆

哮地说。

“锅炉有一半管子因为漏汽堵住了，你还有什么可指望呢。”二管轮头头是道地为他自己辩护。

“别耍嘴皮子，”马西说。

“你那蹩脚锅炉不争气嘛——我说，”他的忠心的助手没精打采、声音沙哑地回嘴。“到下面去，你自己去烧一个压力的蒸汽——只要你敢的话。我可不敢。”

“那么，你不配干这个活儿，”马西说。另一个人轻轻地发出响声，那好象是笑声，但是也可能是吼叫声。

“船走得慢比干脆走不成好，”他劝告这位一直受到他钦佩的上级。马西先生终于动了。他在椅子上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说：

“你该死，船也该死！我巴不得它沉在海底，那你就得饿肚子了。”

那个可靠的二管轮轻轻地关上门。

马西静听着。那个二管轮没有走到洗澡间去，他应该在那儿把自己洗干净，他走进隔壁他的舱房。马西先生跳起身来等着。突然他听到里面锁喀的锁上了。他冲出去，使劲地踢那扇门。

“我想你把自己锁在里面，要喝一个烂醉，”他喊叫。

过了一会儿，传来一个声音捂住的回答。

“我自己的时间。”

“你要是在航行过程中老是喝得醉貌咕咚的话，我会辞退你的，”马西嚷着说。

紧接着这个威吓的是一阵倔强的沉默。马西走开去，不知怎么办才好。岸上，两个人影出现了，在走近舷梯。他听到一个

语调轻蔑的声音。

“我相当怀疑你的话。可是我一定把这告诉他。”

另一个人的声音是斯特恩的，他用表示遗憾而一本正经的措辞说：

“谢谢。我只要求这么办。我不得不尽我的本份。”

马西先生感到惊奇。一条短小、利索的人影轻灵地跳上甲板，差一点撞到他的怀里，他原来站在舷梯灯的那圈灯光后面。这事过去以后，两人互相匆匆说了一声：“晚上好。”他们向驾驶台走去。斯特恩一直慢腾腾地挪动脚步跟在马西后面。马西粗暴地说：

“喂，你巴结范怀克先生有什么打算？”

“没那号事，马西先生。范怀克先生才不会把我摆在眼里哪。我怕，在他看来，你也不行，先生。惠利船长，那才差不离。他去请他今儿晚上在他家里吃饭。”

接着他阴恻恻地对自己低声说：

“我希望他会喜欢这餐晚饭。”

## 十二

范怀克先生，巴都贝鲁的白人，以前是海军军官。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到底为了什么理由，才放弃了灿烂的前程，在那遥远的海岸上开拓荒地，种植烟叶。他已经变得喜欢惠利船长了。新船长的外貌吸引住他的注意力。他看到过苏法拉号的驾驶台上一个又一个各种类型的船长，惠利船长跟他们都毫无相似之处，不同的程度简直叫人没法想象。

当时的巴都贝鲁完全不能跟后来比。后来那儿是一个繁荣

的烟草种植区中心，一个热带风光、郊区面貌、尽是平房组成的小小的住宅区，这个住宅区座落在一条长长的街道上，街道两边绿树成荫，还点缀着一个个繁花如锦、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园，那儿有一个第一流的驻扎在保护国的官员和他的肥胖、红润的妻子，领导结了婚的种植园经理和还没有结婚的在大公司里就职的年轻人组成的社交界。

这一派兴旺的景象当时还没有哪。只有范怀克先生独自个儿住在左岸上森林中开辟出来的一片纵深的空地上，日子过得挺兴旺，那片空地从上到下，一直伸展到水边。他那所孤零零的平房同苏丹的那些房子隔河相对。苏丹是个心神不宁、意气消沉的年老的统治者，他已经没法同爱情和战争打交道，对他来说，生命已经不再有什么乐趣（只有不祥的预感），而时间不再有任何价值。他害怕死亡，但是希望死在白人准备把他的国家从他那儿接收过去以前。他经常渡过河去（哪一次带去的人都不会少于挤得满满的十艘船），提心吊胆地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从他自己的白人那儿打听到一些有关的消息。阳台上有一张椅子是他一直坐的。朝廷上的高官显爵都蹲在家具中间的地毯和兽皮上。次要的人物都留在下面房子和河中间的那片草地上，沿着正门，横排成三四排。有不少回，天蒙蒙亮，苏丹就上门来拜访了。范怀克先生容忍这样的闯入。他会从卧房的窗口点头、手里拿着牙刷和剃刀，要不，就穿着晨衣从那一大堆朝臣中间走过去。他一会儿出现，一会儿不见，哼着曲调专心地修手指甲，在他剃过胡子的脸上抹科隆香水，喝早茶，出去看他的工人干活儿，回来，翻翻他桌子上的报纸，看上一两页书，要不，就坐在他那架小型立式钢琴前琴凳上，两条胳膊伸得笔直，手指头放在琴键上，身子向后，微微左右摇晃。当他被逼得不得不开口的时

候，他出于真挚的同情，回答一些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安慰话，也许出于同样的感情，他才那么慷慨好客，大量供应威士忌苏打，不止一次，弄得他自己一个礼拜喝不上苏打水。那个老人答应过他，只要他高兴，开垦多少地都行。这分明是一笔财富。

不管这范怀克先生追求的是财富，还是远远地避开他的同类，过隐居生活，反正他不可能挑中比这更好的地方了。甚至那家受资助的公司的邮船，它们虽然驶到沿海岸一个个尽是棕榈叶盖的简陋的房子的居住区去，却在远处海面上驶过巴都贝鲁河的河口。合同是早就订立的。也许几年以后，合同满期以后，巴都贝鲁会包括在服务范围内。眼下，范怀克先生的一切信件都寄往马六甲，他那儿的代理人一个月一回托苏法拉号带给他。结果是只要马西手头没有钱（因为彩票买得太多），或是难以找到一个船长，范怀克先生就收不到信件和报纸。就这件事来说，苏法拉号的命运牵涉到他的切身利益。虽然他自以为是个隐士（而且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他已经坚持了八年了），但是他还是喜欢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就在阳台附近摆着一个胡桃木书柜（那是去年苏法拉号运来的——样样都是苏法拉号运来的），柜上堆着一堆《泰晤士报周刊》、大张的《鹿特丹报》、包在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绿包书纸里的《写真》、一本没有封面而有插图的荷兰出版物、几本橘黄色封面的德国杂志。那些报刊上都压着青铜镇纸。还有一包包新乐谱——虽然钢琴（这是几年以前苏法拉号运来的）在潮湿的森林空气中总是音调不准。有时候，接连六十天，他对外界的事物一无所知，而且还无从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真叫人恼火。所以当苏法拉号重新出现的时候，范怀克先生会皱着雪白的额头，从阳台的台阶上走下来，踱过门前的卓地，一直向下走到水边。

“我猜，你们的船出了事，耽搁过了。”

他是向驾驶台说的，但是在任何人来得及回答以前，马西肯定已经爬过栏杆，来到岸上，挤进去，两只手掌紧紧地握在一起，油光水滑的脑袋搭拉着，好象头顶上粘满着一绺绺黑线和黑带似的。他对不得不作这样一番说明感到非常愤怒，他的哼哼唧唧的说话会变得确实可怜巴巴，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设法在他的大嘴唇上逼出一丝微笑。

“不，范怀克先生。你不会想到的。我没法从那些混蛋当中找到一个人把船开出来。那些懒惰的畜生没有一个肯听我的，可是法律，你也知道，范怀克先生……”

他哼哼哈哈地装出一副可怜相，连连赔不是。什么阴谋啊、暗算啊、忌妒啊，他强调地说出这些词儿，使出更大的劲儿嘀咕。范怀克先生微微扮着鬼脸，注视着自己修得很亮的手指甲，会说上一声：“嗯。很不幸，”接着转过身子，背对着他。

范怀克先生爱挑剔，聪明，稍微有点玩世不恭，对上流社会非常熟悉（他离开他的工作岗位和离开欧洲以前在海军部里一个在陆地上的受人羡慕的职位上干过一年），由于他早年的训练，又由于他显出一种他的对头可以称为纨袴习气的派头——他带点骄傲、武断和冷漠的态度，好象是他过去养尊处优的生活的歪曲的反映；在这种态度掩盖下，他内心里却感情热烈，而且富有同情心。他把一些人从密密匝匝的丛林的阴影中撵出来，撵到阳光下，让他们在他的庄园上当工人，设法用近于部队的纪律管辖他们。每天黄昏，他穿上雪白的衬衫，戴上硬邦邦、亮晃晃的衬胸和高领子，看来好象他打算保持穿晚礼服这个合乎礼仪的规矩，但是在他的腰上却束一条深红的粗腰带，好象是对他从前的对头、现在已经成为被征服的伴侣——荒野的一种让步。

再说，这是一种促进健康的措施。他穿一件薄丝料子的短上衣，胸前敞开，背后飘荡着。他蓬松的金发，两鬓稍微有点儿鬈，头顶上却稀稀拉拉了；一抹精心修饰过的小胡子、一个没有修饰过的额头，他的裤子同他那件薄丝上衣是一样的料子，裁剪得笔挺，大裤腿下露出一双闪闪发亮的浅口的漆皮靴；这一副模样，加上那条腰带，叫人想起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海盗头子，又叫人想起一个过着养尊处优的隐居生活、爱好非正统服装的、微微秃顶的花花公子。

这是他黄昏时候的打扮。苏法拉号抵达巴都贝鲁的适当的时间是日落以前一个钟头。他在水边走来走去，背后是覆盖着绿草的斜坡，斜坡顶上有一所又低又长的平房，棕榈叶盖的屋顶陡得很，房子周围尽是开花的藤蔓，一直爬到屋檐上。出现在这个背景前面，他显得挺别致，而且不知怎么的，看上去也挺恰当。当苏法拉号在拴缆绳的时候，他在靠岸的地方，还剩下的几棵树的树荫下踱来踱去，等到他能够上船。船上的白人跟他不是同一号人。那个老苏丹（虽然他一直爱擅自闯进屋来，真叫人头痛）倒确实更投合他的爱挑剔的脾气。不过，他们到底是白人。他一天天的生活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人去打扰他。这艘船每隔一个时期来一次，也引起一点儿变化。再说，从业务观点看，这样的船也是需要的。他生性喜欢准时，那艘船不能按规定时间来到的时候，他就恼火。

不能按时来到的理由是荒唐的，而马西呢，在他看来，是个不值一嗤的白痴。在签订新协定以后，苏法拉号第一次在下面从河湾里拐出来，重新出现的时候，他几乎已经死了心，不指望再看见那艘船了，他感到一肚子火，没有马上到靠岸的地方去。他的仆人们纷纷向他跑来，报告消息。他拉了一张椅子，紧靠着

阳台正面的栏杆，伸出两个胳膊肘，下巴搁在双手上，瞪出了眼睛一直盯着那艘船看，这时候船在他的房子对面拴缆绳。他毫不费力就能认出船上那些白人的脸。他们找来的那个现在待在驾驶台上的相貌堂堂的老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他终于跳起身来，从那条砾石小路上走下去。事实上，就是那些铺路的砾石也是苏法拉号给他运来的。由于恼火，他撇开沉默的高傲态度，不向左右的人看上一眼，神情非常坚决地马上招呼马西，那个轮机长吓了一跳，开始结结巴巴、含含糊糊地说话。什么也听不到，只听到这几句："范怀克先生……真的，范怀克先生……将来，范怀克先生……"由于血往上涌，马西的神情暴躁的大脸变成不正常的橙红色，脸上那双困窘的黑眼睛闪着异乎寻常的光芒。

"胡说。我对这一套听得腻烦了。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这样放肆把船横靠在我的码头上，好象我是为了你一个人的方便才盖这个码头的。"

马西一个劲儿地尽力为自己辩护。范怀克先生非常生气。他很想通知那家德国公司——那些在马六甲的人——他们叫什么来着——那些绿烟囱的船。他们当然很高兴派一艘他们的小轮船来跑这个地方。可不是，施尼茨勒，雅各布·施尼茨勒，马上就会派来。可不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不再耽搁，马上就写。

马西在冲动中一把抢住他那个往下掉的烟斗。

"你这话不是当真的，先生！"他尖叫起来。

"你不该用这么可笑的态度把你的业务闹得一团糟。"

范怀克先生猛地转过身去。驾驶台上另外三个白人在他们两人拌嘴的时候，一动也不动。马西急急匆匆地从这边走到那边，鼓起了腮帮子，气也透不出来。

“骄傲的荷兰佬！”

接着他发狂似的用哼哼唧唧的声调倾吐漫长的伤心史。多少年来，他花了多少力气去讨好那个人。这就是你得到的回报吗，嗯？妙极了。写信给施尼茨勒——把绿烟囱的船放进来——弄一个汉堡的老犹太人来毁掉他。这怎么可能，他真的要笑了。……他格格地笑起来。……哈！哈！哈！还可能要他在他自己的船上带这封信哪。

他磕磕绊绊地走过一片格栅，赌咒发誓地乱骂。他会毫不踌躇地把那个荷兰人的信件——该死的整整一大捆，扔到水里去。他从来没有，没有为捎信件收过费嘛。不过，惠利船长，他的新合伙人，也许不会让他这么办。再说，这也不过是把不幸推迟一些日子罢了。拿他自己来说，他情愿扑通跳到水里去，也不愿驯顺地看那些绿烟囱毁掉他的买卖。

他高声乱骂。那些中国侍者端着盘子站在扶梯脚旁，不敢向前走去。他从驾驶台向下面甲板大叫：“我们今儿晚上难道没有一点儿东西吃了吗？”接着，他猛地向惠利船长转过身去，那个船长等在餐桌的首座旁，庄严而耐心，时不时地带着容忍的态度默不作声地摸摸他的大胡子。

“你看来好象并不关心我遇到的事情。你难道看不出这不但影响我的利益，同样地也影响你的吗？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一边在餐桌的末座上坐下来，一边咬着牙吼叫。

“除非你有几千镑放在什么地方。我可没有。”

范怀克先生在他灯火通明的平房里吃晚饭，使黑夜里黑魆魆的河岸上他开辟出来的那片空地有了一点亮光。后来，他坐在他的钢琴前面；在琴声暂时停顿的时候，他听到正面的小路

上传来缓慢的脚步声。有一两块木板在沉重的脚步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他在琴凳上半转过身去，手指尖放在键盘上听着。他那条狸汪汪乱叫，从阳台上退进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庄重地为“这次闯入”表示抱歉。他很快地走出去。

在台阶的最上一层，那个相貌堂堂的老人屹立着，不再前进。他分明是苏法拉号的新船长（他看到过约摸有十二三个那艘船的船长，但是没有一个象他那样的人）。那条小狗不停地叫着，直到范怀克先生用手绢轻轻地掸了它一下，它才跳开去，不再吠叫。惠利船长说明来意，受到严格合乎礼貌的但是坚决的反对。

他们站在面对面遇到的地方，继续讨论。范怀克先生仔细观察他的来客。最后，他好象好不容易才改变了他的冷淡的态度，逼出了这么一句：

“我真感到惊奇，你竟然会为这么一个该死的蠢货说情。”

这句表示不满的话听起来几乎是在夸奖，好象它的意思是：“你这么一个人竟然会来说情！”惠利船长只当它耳边风，毫不泄气。别人会以为他没有听到哪。他只是一再说，他个人希望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把事情谈妥。个人……

但是范怀克先生确实对马西厌恶透了，按捺不住他的怒火，变得非常尖刻：

“说真的——要是我不得不坦白地跟你说的话——在我看来，他的整个品德并不特别值得尊重，或者说值得信任……”

惠利船长老是身子笔挺，这当儿似乎长高了一点，也阔了一点，好象他的胸围在他的大胡子下面突然扩大了。

“我亲爱的先生，你想不到，我上这儿来是为了谈论一个跟我——跟我——嗯——关系很密切的人的。”

有点儿严肃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他不习惯于求人，但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关系重大，使他愿意尝试一下……范怀克先生对他产生了同情，突然他想笑了，气也消了，打断他的话说：

"你要是把这作为跟你个人有关的事情的话，那就算了。不过，你得跟我一起去坐上一会儿，抽一支雪茄。"

微微停顿了一下，惠利船长沉重地向前走去。至于将来船的准时抵达问题，由他来负责。他叫惠利——也许对一个海员来说(他是在跟一个海员说话，是不是？)不会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有一座灯塔，在一个岛上。也许范怀克先生自己……

"啊，是啊。啊，真的。"范怀克先生马上领会了。他指了指一张椅子。真有趣。拿他自己来说，他在上次的阿肯[1]战争中虽然参加过战斗，可是从来没有到过那么遥远的东方。惠利岛？当然没到过喽。真是有趣极了。他的客人后来一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我甚至能回顾得更远——足足能回顾半个世纪。"

惠利船长心情舒畅一点了。高级雪茄的芳香（这是他的嗜好)，还有那个年轻人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一下子倾注到他的心里。在这次偶然的会见中，有一种他在那些奋斗的年头里一直渴望的东西。

前墙凹进去，形成了一个方正的壁龛，布置得象房间。倾斜的高屋顶下，一盏罩着奶白色玻璃灯罩的灯挂在倾斜的屋顶下一根细铜链上，一圈明亮的灯光照在一张小桌上，桌子上摆着一本摊开的书和一把象牙裁纸刀。灯光外，半透明的阴影里，还可以看到别的桌子、许多各种式样的安乐椅，阳台上的柚木地板上

---

① 阿肯(Acheen)：原是苏门答腊北部一个苏丹国，现名亚齐特区。1894年荷兰同当地一些苏丹发生争执，爆发战争。

到处铺着兽皮毯。开花的藤蔓使空气中充满芳香。柱子中间的藤叶都被剪去，好象几架稠密的、一动也不动的叶子，被灯光映照得绿幽幽的。惠利船长从胳膊肘旁的空处望出去，可以看到岸边苏法拉号舷梯口的那盏灯模模糊糊地亮着，看到那条开阔的、闪着微光的、黑魆魆的河和河后面黑影憧憧的市镇，还看到狭长的一片繁星灿烂的黑夜，好象挂在突出的屋檐的笔直的边上似的。他手里夹着名牌雪茄，一时变得得意扬扬起来。

"一件小事情。总得有个人带路嘛。我只是证明这件事情办得到罢了。不过，你们这些人学的是使用水蒸气，没法想象我那个冒险的举动对当时的东方贸易有多么巨大的重要性。嘿，足足有半年多时间，这条新路线缩短了这条南方航线平均十一天时间。十一天啊！那是有记录的。不过，有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对一个海员说——我应该说的是……"

他措辞得体，没有自吹自擂的神情，完全是谈专业的口气。他说话的声音沉着有力，而且毫不费劲，充满在这间平房里，甚至传到那些空房间里去，引起深沉而清晰的回声，似乎使外面格外寂静。范怀克先生对他声调的安详感到惊奇，认为这是男性的文雅的典型，他抚摸着自己搁在膝盖上那只穿着丝袜和漆皮鞋、长得很小的脚，津津有味地听着。眼下，好象没有人能这么说话了；再说，那笼罩在阴影中的眼睛、飘拂的白胡子、巨大的身个儿、安详的神态、这个人的整个气质，都象是史前时代的世界上叫人惊奇的幸存者，从海洋中来到他面前。

惠利船长还是渤海湾早期贸易的开辟者。他甚至找到机会提起二十六年前他在那儿埋葬了他"亲爱的妻子"。范怀克先生不露声色，但是脑子里却不由得在迅速猜测，会同这样一个男人配成夫妻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呢。他们是富于冒险性的、非常

相配的一对吗？不。很可能她个子很小，长得很瘦弱，毫无疑问很女性化——要不，很可能生性热爱家务而显得俗气，完全无足轻重。但是惠利船长压根儿不是一个唠叨的讨厌人。他摇摇头，好象要驱散暂时笼罩在他那张漂亮的老脸上的阴云似的，在谈话中暗暗地提到范怀克先生的孤独。

范怀克先生声明，有时候，他的客人比他想要的更多。他微笑着提到他同"我的苏丹"在交往中一些特别的地方。苏丹带领大批人员来访。那些人损坏他前门外的草地（在热带，要培养一片草地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前几天毁掉了他种在那儿的一些珍贵的灌木。惠利船长顿时想起了在一八四七年，当时的苏丹，"这个人的爷爷"，是从更远的东方来的海盗快帆船队的臭名昭著的大保护人。这帮海盗在巴都贝鲁的河里都有安全的庇护所在。他特地为一个叫哈伊·达曼的巴里尼尼[①]海盗头子管理钱财。惠利船长意味深长地动动他的浓密的白眉毛，他有很好的理由多少知道一些这种事情。自从那时候以来，世界进步了。

范怀克先生用意料不到的刻薄口吻反对。在哪些方面有进步？他倒想要知道。

呃，在掌握事实真相方面，在做人正派方面，在公道方面，在秩序方面——还有在诚实方面，因为人们互相伤害主要是由于无知。惠利船长措辞文雅地下了个结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更有趣了。

范怀克先生异想天开地表示不同意；他举例说，马西先生自然不比巴里尼尼海盗有趣。

这条河两岸的人并没有从变化中得到多大好处。他们是老

① 巴里尼尼是南洋的一个部族，许多这个部族的人当海盗，在南洋一带以凶残著称。

老实实地按他们的生活方式过日子的，没有一点儿歪门邪道嘛。不用说，马西没有哈伊·达曼那么凶，可是……

"那么，我的好先生，你怎么样呢？"惠利船长发出一阵深沉而柔和的笑声。"你当然代表着进步。"

他继续保持着爱开玩笑的兴致。一支好雪茄比脑袋上狠狠地挨一下更美——这样的欢迎，四五十年以前，他会在这条河上得到的。接着，他探出身子，变得认真严肃起来。那些在海面上干没本钱买卖的人除了他们自己那些在海面上飘泊无定的同伙以外，似乎对全人类抱着不可理解的、非杀不可的憎恨。在这段日子里，他们的抢劫被制止了，结果怎么样呢？新的一代安份守己、太太平平地定居在富裕的村子里。他可以根据亲身的见闻谈论这个事实。甚至还有几个那时候的人活着——现在都是老人了——也有很大的变化，牢牢记住他们一生中曾经割断过别人的喉咙这笔老帐，不是宽宏大量的行为。他心目中就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人，在坦帕苏克西南约摸六十英里的地方，一个沿海岸的大村子里受人尊敬的年老的头人。看到他这个人——听到他说话，人人都感到高兴。他从前可能是一个凶狠的野人。人们需要受优越的智力制约，受优越的知识制约，还要受优越的力量制约——可不是，受上帝赋予的力量制约，而且还要按照上帝公开宣称的意志，人们将被运用这种力量来洗清他们的罪孽。惠利船长相信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哪怕这个世界，整个说来，不是一个很愉快的地方。他对人的智慧倒没有这么大的信任。他承认，有时候本性不得不受到严厉地扶助。人们可能愚蠢、刚愎、不适当；但是天性邪恶——没有这回事。在心底里至少完全是无害的……

"是吗？"范怀克先生刻薄地打断他的话。

惠利船长听到他这么插嘴，带着容忍和充满信心的神情，兴致勃勃地笑起来。他指出，他能够回顾半个世纪的事情。一缕青烟静静地透过遮住他的谈吐亲切的嘴唇的白胡子冒出来。

"不管怎么样，"他停顿了一下以后，继续说，"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时间给你造成很大的损害，我感到高兴。"

这句话是暗示范怀克先生比较年轻，却没有惹得他生气。他站起身来，带着一丝神情暧昧的笑意扭扭肩膀。他们一起友好地走出房子，在星光灿烂的夜晚向河边走去。他们的脚步在黑魆魆的小路上发出不均匀的声音。在舷梯靠岸的一头，那盏灯挂得很低，在扶手旁，清楚地照出马西先生的雪白的大腿和漆黑的大脚，他焦急地等在那儿。他腰以上仍然在黑影里，只见一溜闪着微光的钮扣一直升到他的轮廓模糊的下巴底下。

"你应该为这件事谢谢惠利船长，"范怀克先生在转过身去以前，神情冷淡地对他说。

在比草地高许多的柱子中间，阳台上的灯投下长长的三道灯光。一只蝙蝠象一片盘旋的黑天鹅绒似的，在他面前掠过。沿着素馨的树篱，芳香的露水在滴下来，夜晚的空气似乎都变得使人懒洋洋起来。小路两旁是一个个花坛。房子前面，这儿那儿屹立着黑魆魆、圆滚滚的一丛丛修剪过的灌木。房子前面的藤蔓的密匝匝的叶子把房子正面的一溜儿灯光过滤得光线柔和。远近的一切都静悄悄地屹立在浓郁的芳香中，一动也不动。

范怀克先生（几年以前，他有理由设想自己受到了一个女人的亏待，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受到过比这更糟的对待）从前自己也是个轻信的人，因此对惠利船长的乐观的看法感到轻蔑。他对这个世界（那个女人一度使他感到世界是完全充实的）的憎恶是采取在退职后活动的形式表现的，因为他虽然有深沉丰富的感

情，却精力充沛，在本质上是讲究实际的。但是那个不同寻常的老海员出没在他的忙碌而孤独的生活周围，却有一种吸引他这个怀疑一切的人的魅力。他的很纯朴的态度（有趣得很）却象一个性格正直的人的文雅、高尚的举止。一个落到这么低微的地位的人居然显出这么引人注目的庄严行为，不可能是别的，只可能是他性格中那种真正高尚的气质的表现。尽管他完全信任人类，他绝不是一个蠢货。他活了这许多年头，已经到了垂暮之年，他的宁静的气质显然不是成功的处境酝酿出来的，却有一种非常明智的神气。范怀克先生有时候对这很感兴趣。甚至这位苏法拉号老船长的体质、他的硬朗的身子骨、他的安详的风度、他的聪明漂亮的容貌、他的巨大的四肢、他的亲切的礼貌、他的浓密的眉毛所显出的轻微的严厉神情，使他成为一个富有魅力的人。范怀克先生不喜欢各种小家子气的东西，但是那个人身上没有一样东西跟"小家子气"沾边儿。经过了许多次可以作范例的准时的航行，他们两人的关系亲密起来了。在亲切而庄重的态度掩盖下，有一颗热情洋溢的心。这正投合他的爱挑剔的脾气。

他们对世俗的事务上保留着各自的意见。惠利船长从不干扰他的其他信念。他们的年纪的差别好象是两个人的另一条友情的纽带。有一回，范怀克先生受到揶揄，被称为性子苛刻的年轻人，眼睛骨碌碌地打量着他那个大个儿谈话人，用友好的逗笑的口气反击：

"啊。你将来会跟我一样想法的。你还要活许多日子哪。别说你自己老了。你看来能活整整一百岁。"

但是他没法不说词锋犀利的刺人话；虽然用几乎洋溢着友情的微笑来冲淡这话的分量，他加上一句：

“到那时候，你可能完全出于厌恶，会同意还是死了的好。”

惠利船长也微笑着，摇摇头。“决不会有那样的事！”

他认为，他也许多半不会糟得带着这样的想法死去。那一天早晚要来的，他相信他的创造者会提供一个他不需要害臊地离开人间的方式。至于其他方面，要是需要的话，他希望能活到一百岁。听说有一些人是活到这个岁数的嘛。压根儿没有奇迹。他不指望有奇迹。

他的明确的争辩的语气使范怀克先生抬起头来，一直望着他。惠利船长带着入迷的表情直勾勾地盯着看，好象他看到造物主用莫名其妙的文字把他善良的意旨写在墙上① 似的。他一动也不动地待了几秒钟，然后庞大的身子猛地站起来，把范怀克先生吓了一跳。

他先在鼓起的胸膛上重重地捶了一拳，接着平伸出一条粗壮的胳膊，纹丝不动地横在空中，象无风的日子的一根树枝。

“没有一处有这样疼，那样痛的。你能看到有一点儿哆嗦吗？”

他的声音是低的，跟他的冒失而强调的动作形成一种对比，使人望而生畏，没法不信。他突然坐下去。

“这不是自吹自擂，你知道。我算不了什么，”他用毫不费力的、浑厚的嗓音说，似乎跟河水的流动一样自然地冲口而出。他拿起他摆在一边的那截雪茄烟头，微微点点头，平静地加上一句：“情况就是这样，偏偏还需要我活下去。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不是的——上帝知道。”

---

① 此处作者暗用《圣经》典故。《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5章：“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

那天黄昏其余的时间，他话说得不多，但是范怀克先生有几次发觉他的大胡子底下掠过一丝自信的微笑。

以后，惠利船长会时不时地同意到"那所房子"去吃晚饭。他甚至可以接受劝说，喝上一杯。"别以为我害怕酒，我的好先生，"他解释说。"我有充足的理由不喝酒。"

又有一次，他舒适地靠在椅子上，说："你一开始就对我非常——非常同情。"

"你将来会承认这算得上一个功劳，"范怀克先生俏皮地提示。"那位了不起的马西的一个同事。……得了，得了，我亲爱的船长，我不想再说一句贬低他的话了。"

"你即使说贬低他的话也没有用，"惠利船长有点儿沮丧地声明。"我以前跟你说过，还需要我活下去——还需要我工作，并不是为我自己一个人。我没法选择。"……他停顿了一下，把他面前的那个玻璃杯转了一圈。……"我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儿。"

他的胳膊大起大落地从桌子上往下一挥，仿佛向人暗示在遥远的地方的那个小姑娘。"在我去世以前，我希望再看到她一回。在这期间只要知道她有我这个健康、硬朗的人就行，感谢上帝。你没法懂得人的感情是怎么回事。我的亲骨肉嘛。跟我可怜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唉，她……"

他又停顿了一下，接着淡淡地说着："她日子过得挺艰难。"

他的脑袋搭拉在胸前，眉头仍然皱着，象是在苦苦思索。但是他的心境通常似乎是平静的，因为他完全听凭更高的力量去安排未来。范怀克先生有时候不明白，这种情况有多少应归功于这个人的出色的生命力，有多少应归功于他的体力，似乎有一部分体力倾注到这个人的灵魂中去了。但是他变得很喜欢这

个人。

## 十三

这就是为什么斯特恩先生在黑魆魆、静悄悄的船旁岸上一把这个机密的情况告诉他，他的平静的心境就被扰乱的理由。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万万意料不到。他的心里乱得很，把他的信件都完全忘了，匆匆忙忙地跑上驾驶台的扶梯。

两个有辫子的侍者正在舵轮的左面搭轻便桌，准备开晚饭。那两个人跟往常一样为了活儿互相恶狠狠地吆喝，而另一个人，一个面带愁容、身子结实、皮肤很黄、很象马西的中国人冷淡地等着，一条胳膊上搭着台布，一摞厚厚的盛菜盘子贴在胸前。一盏普通的船舱里的灯，灯罩已经没有了，从下面拿上来，挂在天篷的木架上。周围的帆布帘都放下来了。惠利船长坐在他的柳条椅上，把椅子填得满满的，坐在一个灯光赤裸裸、用来堆放航海用具的帆布帐篷里，好象丧失了知觉似的。一个陈旧的舵轮、一个摆在结实的红柳桉木架子上的破旧的铜罗经柜、两个邋里邋遢的救生圈，角落里有两个软木碰垫，还有一些装着细绳环而不用门把儿的歪歪斜斜的甲板小舱。

他摆脱了那副仿佛丧失知觉的模样，回答范怀克先生的异乎寻常的活泼的招呼，但是马上恢复老样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接受一次时间紧迫的邀请，到“山上那所房子”去吃晚饭，得花很大的劲儿。范怀克先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交叉着胳膊，背靠着栏杆，把他那双穿着闪闪发亮的黑漆皮鞋的小脚伸得很出，暗暗地打量他。

“我近来注意到你精神不大好，老朋友。”

他把“老朋友”三个字说得亲切温和。他们的交往确实挺亲密，但是这种关系以前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明显过。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柳条椅发出刺耳的吱吱嘎嘎的声音。

“性情烦躁，”范怀克先生暗自发表看法，接着出声说，“那么，我希望半个钟头以后看到你，”他大大咧咧地说，接着走掉了。

“半个钟头以后，”惠利船长好象神情恍惚地在他身后重复着说，雪白的脑袋直挺挺的。

下面，在船的中部，轮机室附近，能够听到两个声音在交谈——一个声音愤怒而缓慢，另一个是惊觉的。

“我告诉你，那个畜生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要喝一个稀醉。”

“现在没有办法了，马西先生。归根结蒂，一个人有权利在不上班的时候，把自己锁在舱房里。”

“不能喝得稀醉啊。”

“我刚才听到他赌咒发誓地说，为锅炉担心能把任何人逼得喝一个稀醉，”斯特恩恶毒地说。

马西咬牙切齿地说了一些要把门砸开冲进去这样的话。范怀克先生避开他们，在黑暗中穿到没有人的甲板对面去。小码头上的地板在他急促的脚步下，发出轻微的格格的声音。

“范怀克先生！范怀克先生！”

他继续走去。有人在小路上跑起来。“你忘了取你的信件。”

斯特恩手里拿着一捆报刊，赶上了他。

“啊，谢谢。”

但是那个人继续跟在他的胳膊肘旁，范怀克先生突然站住

脚。平房的突出的屋檐斜下来，低低地罩在点着灯的房子正面上，把他们黑魆魆的、轮廓直挺挺的影子抛进那边茫茫黑夜。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听到刀叉的当啷声和玻璃杯的轻微的丁当声。范怀克先生的仆人在阳台上把两个人用饭的餐具摆在桌上。

"我怕我把那件事情告诉你，你一点也没有领会我的好意，"斯特恩说。

"我只是不懂得你的话。"

"惠利船长是个肆无忌惮的人，不过他会明白他的那套把戏要完了。任何人需要到我这儿来了解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相信我的话，我在这方面是很体谅人的，可是职责有关，不能撂手不管嘛。我不打算闹得沸沸扬扬。你作为他的朋友，我要求你的只是代我告诉他，那套把戏耍完了。这就行了。"

范怀克先生作为朋友，得到这个古怪的权利，感到既厌恶又沮丧。他才不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去要求一丝一毫解释。盛气凌人地把这个人骂一通撵开，他认为未免太冒失——不管怎样，眼下不能这么办。那个人这么自信使他犹豫。他想，谁说得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对惠利船长尊重，却从来丝毫不存偏心，而且他的讲究实际的本能终于起作用了，他隐藏了他的轻蔑。

"那么，我猜想这件事情严重得很。"

"很严重，"斯特恩一本正经地赞同，想到终于产生效果，心里感到高兴。他准备作一番感情洋溢的声明，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必要性"表示遗憾，但是范怀克先生打断了他的话——不过，很有礼貌。

范怀克先生一走上阳台，双手插在兜里，叉开腿坐着，俯视着铺在安乐椅前地板上的一张黑豹皮。"看来这家伙似乎没有胆

子出头露面地玩他那套漂亮的把戏，”他想。

这个想法有道理。上次挨了马西一顿排揎，斯特恩不敢吐露他掌握的情况。他的目的只是要指挥那艘轮船，干上一个时期。他要是一味硬来的话，马西再怎么也不会饶他的。但是惠利船长要是自愿离开这艘船的话，那么，在这次航行的其余的路程中，船长这个职位就会移交给他。所以他想出这个高明的主意，想把那个老人吓走。一种模糊的威胁，仅仅是一个暗示，对付这样老脸厚皮的骗局也够了；而且说也奇怪，他还带着几分同情心认为，巴都贝鲁是一个很好的认输的所在。那个船长可以悄悄地上岸去，跟他那个荷兰人待在一起。这两个人不是亲密得分不开吗？经过思考，他似乎发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老人的那位了不起的朋友来推动整个事情。这是另一个高明的主意。他生来喜欢拐弯抹角的办法。在这件事情中，他也仍然希望尽可能地待在幕后，避免不必要地惹得马西恼火。千万不要闹得沸沸扬扬。一切让它自然而然地发生。

范怀克先生在整个晚餐过程中感到孤独，这种感觉有时候人在亲密交往中也会冷不防地出现。惠利船长几次准备吃东西，但是模样可怜而明显地没有吃成。他看上去好象被一种奇怪地心不在焉的心情所摆布，身不由自主。他的手会犹豫不决地摇晃，好象他在想心事，没有注意手的动作似的。范怀克先生刚才在寂静无声中听到他老远地从河边走来，发觉他脚步犹豫不决。他的靴尖踢着最低一磴台阶，好象他抬着头，想得走神了，一个劲儿登上阳台台阶似的。要是苏法拉号船长是另一种人的话，他会怀疑这是年老的缘故。但是，对他瞟上一眼就够了。时间——的确在他身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但是在这以后，——却撂下他不管了，让他自己做个有用的人，他凭着单纯的信仰就会看到这

个情况是上帝仁慈的一个证据。“我自己怎么可能去提醒他呢？”范怀克先生拿不准，好象惠利船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既看不见又听不到一切邪恶的东西似的。他对斯特恩厌恶极了。甚至把斯特恩的威胁向惠利船长这样的人转告都是不妥当的。在他这个暗示中，有一种比明显的犯罪行为更下流、更侮辱人的东西——带有几分卑鄙的讹诈性质。“有谁能用什么来反对他呢？”他问自己。这是一个性情恬淡的人。“再说，为了什么目的呢？”那个人信任的冥冥中的力量已经认为合适的安排是，除了给他吃一口苦饭以外，不再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任何东西，免得他可能受到忌妒暗算。

“你要尝尝这吗？”他一边说，一边把一个盘子稍微推了一下。范怀克先生似乎突然想到，斯特恩看上的可能是苏法拉号船长这个职位。这好象是一个证据，证明没有人可以自以为安全，不会受到他的同类算计，除非他已经陷入痛苦的深渊。他认为，那样的一个阴谋几乎不值得费心；不过话说回来，跟马西这么一个蠢货打交道，惠利应该而且必须预先得到提醒。

这时候，惠利船长冷不防身子挺得笔直；浓密的眉毛皱紧着，突出在眼窝上；两只棕色的大手放在他的空盘子两边；他隔着台布突然说：

“范怀克先生，你一直对我非常同情和关心。”

“我亲爱的船长，你把我不是个野蛮人这件简单的事实讲得太过分了。”范怀克先生想到斯特恩的隐晦的打算，厌恶极了，尖刻地提高声音，好象那个大副躲在哪儿听得到的地方似的。“任何我能表示的关心都是一个我眼下带着不可动摇的尊重交往的人应该得到的，没有一点过分的地方。”

他原来低着头，在把自己盘子里的菠萝切成小块。玻璃杯

发出轻微的响声，使他抬起眼睛　惠利船长在改变一下他坐的姿势的时候，竟然把一个空酒杯碰倒了。

他没有向那个方向看，身子从胳膊肘上斜探出去，另一只手遮在额头上，他哆哆嗦嗦地去摸那个酒杯，后来停止了。范怀克迷惑地盯着看，好象一下子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似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吃惊，但是他当时把斯特恩完全忘了。

“啊呀，怎么啦?”

惠利船长稍微转开身子，用压低了的激动的声音轻轻地说：

“尊重！”

“我对你可以说还不止是尊重哪。”范怀克先生的眼光紧盯着，他慢条斯理地说。

“别说了！够了！”惠利船长没有改变他的姿势，或是提高声音。“别再说了！我没法报答你。我现在穷得连报答都不行了。你的尊重是值得得到的。你这个人不会辱没自己的身份，去欺骗世界上那种最可怜的人，也不会每一次驾船出海的时候，总是使那艘船不适宜于航海。”

范怀克先生探出身子，脸涨得通红，浆过的餐巾铺在膝盖上，他简直要不信任自己的知觉、自己的理解力和他的客人精神正常了。

“在哪儿？为什么？看在上帝份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船？我不懂得谁……”

“那么，我对着上帝宣誓，那个人就是我！一艘船的船长看不见的时候，那艘船是不适宜于航海的。我快要变成瞎子了。”

范怀克先生微微动了一下，接着一动也不动地坐了几秒钟。后来，他想起了斯特恩说的“那套把戏要完了”，弯下身去，把从膝盖上滑到桌子底下的那条餐巾拾起来。这就是拆穿了的把

戏。这时候，惠利船长的压低了的声音从他身旁飘过：

“我把他们都骗过了。没有人知道。”

他脸涨得通红，连眼睛也红了。惠利船长在亮得刺眼的灯光下一动也不动，一只手遮着脸。

“你有那么大的胆子？”

“你爱管它叫什么都行。不过，你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一个高尚的人。你原可以问我怎样对付自己的良心的。”

他默不作声，一副沮丧的姿势，一动也不动，看来好象在沉思。

“我开始的时候，狂妄地昧着良心做事。在你快要变成瞎子的时候，你开始看到许许多多事情。我甚至跟老朋友都没法吐露真情。我没有向马西吐露真情——没有，一点也没吐露。我知道他把我当作一个有钱的蠢海员，我让他去。我要保持我的重要性——因为还有可怜的艾维在那儿啊——我的女儿嘛。我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困难的处境呢？我确实利用了——为了她的缘故。得，我怎么能指望他怜悯呢？他要是知道这情况的话，那他会利用我的。他会千方百计地查清这个骗局，随后把钱硬扣住一年。艾维的钱。而我却不给自己留一个子儿。我那一年怎么过呢？一年啊！要不了一年，她的爸爸早就没有命啦。”

他发出的深沉的声音压抑得很厉害，好象他被塌方的土压在底下，在向你谈萦绕在坟墓中那些死人心头的事情似的。范怀克先生的脊背上打了个冷颤。

“这有多久了，什么时候开始你的……”他开始说。

“过了好久，我才相信这——这——个上帝的惩罚，”惠利船长手遮着头，郁郁不乐地耐心地说。

他当时认为他不该受到这样的惩罚。他开始一天又一天，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自己欺骗自己。他手边有那个水手长——他的老部下。病情慢慢地加重，到了他不再能欺骗自己的时候……

他的声音低得几乎没有了。

"我打定主意欺骗你们大伙儿，而不是抛下她不管。"

"真叫人难以相信，"范怀克先生低声说。惠利船长的令人震惊的低声叙述源源不断地传来。

"甚至上帝的愤怒的信号也不能使我忘掉她。我一直感到自己精力充沛——我身子里热血沸腾，怎么能撇下自己的孩子呢。跟你一样热血沸腾。我觉得自己好象是瞎了眼的参孙①，有力气拉倒置身其间的一座神室。她是一个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女人，我可怜的妻子和我，我们过去时常一起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祈祷。你还记得吗，那一天我也跟你说过，我相信上帝会为了她的缘故让我活到一百岁？爱你的孩子，那有什么罪孽呢？你看得出吗？我准备为了她的缘故永远活下去。我原来有点儿相信我办得到。从这以后，我一直祈祷，让我死吧。哈！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你要活……"

他喘着粗气哽咽了一下，使庞大的身子猛地打了个哆嗦，震动得桌子上的玻璃杯都丁丁当当地直响，似乎整所房子，连屋脊梁都颤抖了。范怀克先生感觉到他的被损害的爱已经转化为一

① 参孙(Samson)：典出《圣经·旧约·士师记》。参孙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他力大无穷，因为他自出母胎从未剃过头发。如果他剃掉头发，就同别人一样软弱。后来，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情妇大利拉。大利拉报告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设计剃去了参孙的头发，力气就离开他。他被逮捕，剜去双目，关在监狱里推磨。但是他的头发又渐渐地长出来了。有一次，非利士人在宴乐时把参孙从狱中提出来戏耍。他拉住两根柱子，尽力屈身，使房子倒塌，压死室内的人。

种同造化作斗争的方式；他知道得很清楚，对这个一辈子都在采取行动的人来说，不可能存在别的表现一切感情的方式；还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自动地不再为了他的孩子冒险，干点事情，忍受，那简直是把他对她的热烈的爱从他跳动的心中抽出来。这事情太可怕了、太不可能了，甚至叫人没法想象。

惠利船长没有改变他的姿势，那看上去好象在表示羞愧、悲伤和蔑视的心情。

"我甚至欺骗了你。要不是听到'尊重'这个词儿，我还会骗下去哪。这些词儿我是不配的。我本来还会对你隐瞒下去的。我不是对你隐瞒过吗？你不是委托那艘船在这次航行中运你的资产吗？"

"我每年有一份总保单，"范怀克先生不知不觉地说，对突然谈到商业上的事情感到惊奇。

"我告诉你，那艘船确实不适合航海。要是真相传出去的话，那保险单就会无效……"

"那咱们就会共同承担罪名。"

"什么也减轻不了我的罪，"惠利船长说。

他不敢去找医生看病。那个医生也许会问他是谁，是干什么的。马西可能听到一点儿风声。他活着，得不到任何帮助，不管是神的还是人的。祈祷词哽住在喉咙里。为了什么祈祷呢？而死亡似乎还是非常遥远。他一踏进自己的舱房，就不敢再走出来；他一坐下，就不敢站起来；他不敢向任何人的脸抬起眼睛；他不愿望海面或者天空。他害怕泄露真情；在他的巨大的害怕面前，这个世界在褪色。那艘旧船是他最后一个朋友；他不怕它；他熟悉它的每一英寸甲板。但是他也几乎不敢向它看，因为害怕发现他能看到的东西比上一天更少。巨大的不安全的感觉

笼罩着他。水平线不见了；天空和海洋暗沉沉地混在一起。站在那边的人影儿是谁？躺在那儿的是什么东西？他害怕地怀疑他看得见的东西的真实性，这种怀疑甚至使他剩下的一点儿视力增加了他的苦恼，成了永远张着口等着他这个倒霉蛋的陷阱。他害怕在哪一件事情上他结结巴巴地说出没法原谅的错话——对一个问题回答一声是或者不，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错。上帝的手已经抓住了他，但是没法把他从他的孩子那儿拉开。他好象生活在耻辱的梦魇中，每一个容貌看不清的人好象都是敌人。

他让自己的那只手沉重地搁到桌子上。范怀克先生胳膊下垂，下巴贴着胸膛，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嘴唇，微微闪光，他思索着斯特恩的那句话"那套把戏拆穿了。"

"那个水手长当然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惠利船长充满信心地说。

"啊，那好。没有人知道。很好。你能维持到这次航行结束吗？这在跟马西签订的协定上是最后一次了。"

惠利船长站起身来，笔直站着，仪表堂堂，雪白的大胡子象白银胸铠罩在他心里可怕的秘密上。可不是；在他变得毫无用处，成为一个负担，成为他自己的耻辱，悄悄地溜到什么地方去以前，这是他存的唯一的希望，他要再看到她，保住这笔钱，这是他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他的声音颤抖了。

"想想看！再也看不到她；除了我，世界上只有这个人还能记得我的妻子。她长得活象她的妈。幸亏那个可怜的女人待在另一个地方，在那儿他们不再为那些人流泪，他们在世的时候是爱那些人的，而且眼下仍然在为那些人祈祷，免得受到诱惑——因为我想那些在天国享福的人知道上帝在同他创造的孩子们打交道的时候的仁慈的秘密。"

他微微摇摆身子，严肃庄重地说：

“我不知道那个秘密。我只知道上帝给我的孩子。”

他开始挪动脚步。范怀克先生跳起身来，完全懂得那直挺挺的脑袋、犹豫不决的脚步、哆哆嗦嗦伸出去的那只手是怎么回事了。他的心跳得很快；他把椅子挪开，出于本能地走上前去，好象要伸出胳膊去。但是惠利船长从他身旁经过，笔直地向台阶走去。

“我不在他的视野内，他压根儿看不到我，”范怀克想，有点儿怕。然后，走到台阶口，微微颤栗地问：

“这象什么——象雾——象……”

惠利船长已经走了一半，站住脚，转过身去，毫不畏缩地回答：

“好象亮光在从这个世界上退下去。你看到过一片平坦的沙滩上退潮吗？大海离开你越来越远，就象这样——只是没有大片的潮水跟在后面。从来没有。好象太阳越来越小，星星一颗颗不闪烁放光了。眼下，我能看到的不可能剩下很多了。可是我近来没有勇气看……”他一定能捉摸出范怀克先生的意图，因为他摆出发号施令的架式挥挥手，还神情坚决地加上一句：“我独自个儿还能走”，不让他扶送。

好象他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象一个从天上被撵下来的傲慢的泰坦①，不愿接受人们的帮助。范怀克先生被吸引住了，似乎在数完全听不到了的脚步声。他在一张张桌子中间走动，矫健地用脚跟踩出声音，拿起一把裁纸刀，心不在焉地向刀锋瞟上一眼，把刀放下。接着他碰巧走到钢琴前，有力地把几个和音弹

① 泰坦(Titan)：希腊神话中曾统治世界的巨神族的一个成员。该族同奥林匹斯山诸神在底萨莱作战，被击败。

了又弹，站起身来，待在键盘前，显出一副专心的模样，象一个调音的人。关上钢琴，他突然挪动脚跟，猛地转过身来，避开那条前爪交叉、信任地睡熟了的小狸，来到旁边的台阶前，接着在最高的一磴上象失去平衡似的一个劲地冲下去。他的仆人们开始在收拾餐桌，听到他在下边低声地自言自语（毫无疑问，尽是脏话），停顿了一下，迈着散步的步子向码头走去。

苏法拉号的舷樯靠在高低不平的河岸边，象一堵低低的、黑魆魆的墙。两根桅杆和一个烟囱从墙后升起，倾斜得很厉害，好象要倒下来似的。中央是一个结实、方正、高大的建筑物，上面显出一些影影绰绰的白色的小船的形状，吊艇架的曲线、栏杆和支柱的线条，只见处处地方的一切都黑魆魆、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但是在下面低处，船的纵中线上，只有一个舷窗里射出灯光，照进黑夜。灯光是浑圆的，象一个小小的满月，黄色的亮光映出一片潮湿的烂泥地、踩过的草地的边缘和两圈盘在一根竖立在地上的粗木柱周围的沉重的缆绳。

范怀克先生盯着船舷看，听到一个醉得胡里胡涂、自吹自擂的声音，显然在嘲笑一个叫普伦德加斯特的人；那声音含含糊糊地乱骂，哽住了，后来很清楚地说出"墨菲"那个姓，轻轻地笑起来。玻璃杯发出颤抖的丁当声。这一切声音都是从那个有灯光的舷窗里传出来的。范怀克先生踌躇了，弯腰曲背地站着。除非你走到下面的烂泥地上去，你不可能看仔细。

"斯特恩，"他几乎大声地说。

那个醉醺醺的声音在舱房内高兴地说：

"斯特恩——当然喽。瞧他眨巴眼睛。瞧他！斯特恩、惠利、马西。马西、惠利、斯特恩。不过，马西是最了不起的。你没法跟他耍手段。他会挺高兴地看你挨饿。"

范怀克先生走开去，继续向前，发觉天篷底下有一颗黑黝黝的脑袋探出来，好象在值班，就轻轻地用马来话说："大副睡熟了吗？"

"没有。在这儿，听候吩咐。"

一眨眼，斯特恩出现了，在码头上走过来，象一只猫那样毫无声音。

"天这么黑，我想不到你今夜会下来。"

"那可怕的滥骂是怎么回事？"范怀克先生问，好象在说明他出声打了个冷颤的原因。

"杰克喝醉了酒，正乱叫乱嚷。那是我们的二管轮。这是他的老毛病。到明天下午，他就会好的，不过马西先生会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吵得人心烦。咱们还是走掉的好。"

他低声暗示"到山上房子里去"谈话。他早就想望上那儿去了，可是范怀克先生冷淡地反对。他怕这样也许不很谨慎。几颗闪烁的大星在连绵不断、平静地流着的河面上这儿那儿投下一丝丝微弱的亮光，好象亮光是织在河水中似的。在那条开阔的河旁旅客上下的地方附近，有两棵大树，其中一棵树底下的漆黑、漆黑的黑影把他们吞没了。

"毫无疑问，情况是严重的，"范怀克先生说。他们都穿着白衣服，象鬼魂似的，看不出对方的面貌；他们的脚踩在柔软的泥地上，没有一点儿声音。只听到有一阵轻轻的说话声。斯特恩先生对这样的开头感到满意。

"我想，范怀克先生，你这样有身份的人会一下子就看出我的处境多么尴尬。"

"可不是，很尴尬。他的健康情况显然很糟。也许他快要垮了。我知道，而且他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我假定我是在跟

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说话——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的腿快动不了啦。”

“他的腿——啊！”斯特恩先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生气了。“你要是喜欢的话，就说他有腿病也行。我想要知道的是他是不是打算悄悄地走掉。说得倒也好听！他的腿！呸！”

“呃，可不是。只要瞧瞧他走路的模样，”范怀克先生用极冷静和毫不怀疑的口气打断他的话说。“不过，问题是你的责任感太过分了，你会不会反而得不到你应该得到的利益。归根结蒂，我倒能为你出一点儿力。你知道我这个人。”

“海峡一带人人都听到过你的大名，先生。”

范怀克先生认为这话有点儿吹捧的意味。斯特恩听到这句开玩笑的话轻轻地笑了。他竟然也这么想啦！合伙协定就在这次航行结束以后将会取消，他对这个开场白表示热烈的赞同。他是知道的。在这倒霉的整整一天中，人在船上没听到谈过别的事情。马西嘛，由于两个有毛病的旧锅炉，他陷进了着实深的困难的处境，这压根儿不是秘密。他首先得上哪儿去借几百镑付清欠船长的钱；然后，他不得不把那艘船抵押出去，弄一笔钱去买新锅炉——那就是说，他要能找到肯借钱的人才行。哪怕事情再顺利也没用，也得损失时间，贸易中断一个时间，全年的收入就要减少——而且跟他往来的那些客户被那伙德国人从他那儿抢走的危险始终存在。有人在悄悄地传说，他已经试过两家号子。没有一家愿意跟他打交道。船太旧，这个人在这一带的名声又太臭了。……斯特恩先生一边咬牙切齿地压低声音说，一边很快地眨巴眼睛，但是他那副眨眼的模样自始至终隐藏在漆黑中。

“那么，假定说他借到了钱，”范怀克先生继续用从容不迫的

声调轻轻地说，"照你看来，他完全有可能收下接受抵押的人硬塞给他的一个人当船长。拿我来说，我要是提供那笔钱的话，我知道自己也会那么规定的。事实上，我正在考虑提供给他。这对我有许多好处。你懂得这对正在讨论的这件事情会有什么结果吗？"

"谢谢你，先生。我肯定你找不到一个更关心你的利益的人。"

"嗯，惠利船长干到期满符合我的利益。我也许会跟你一起坐船到海峡下游去。要是这能够做到的话，到了这一切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会到场的，而且能够照顾你的利益。"

"范怀克先生，这对我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我肯定我无比地……"

"那么，我想这可以毫不麻烦地办到喽。"

"唉，先生，担风险是避免不了的，可是现在我把你当我的雇主那样对你说，事情比看起来要安全。要是哪个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不会相信的，可是我自己一直在观察。那个老水手就是被训练来干这套把戏的。他的——他的——胳膊和大腿一点儿没有毛病，先生。他已经习惯独自个儿操作，而且干得挺出色。我可以肯定地说，先生，惠利船长，那个可怜的人，决不是没有用的人。这是事实。我来跟你说明白，先生。他把那个老猴子似的马来人教得本领挺过硬，他很懂得怎么办才好。嘿，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他一定在各种各样当地的船上断断续续地干应该是船长干的工作。那些土著，先生，只要他们有白人在他们背后撑腰，会一直干得很好的，好得叫人大为惊奇——哪怕是相当放手地让他们自己干也是这样。只是一定要有白人摆摆样儿，给他们打气，使他们硬起来；船长就是派这种用处的人。嘿，先

生，他把那个人训练得真好，眼下他几乎用不到开口了。我看到那个象猴子似的满脸皱纹的矮子在一个刮风的早晨，而且是在所有那些岛中间把船穿过，开出潘古湾；他开得呱呱叫，先生，躲在那个老人的胳膊肘底下，而且态度是那么从容，你再怎么也闹不清上边那儿两个人当中是谁在干活。这就是咱们的可怜的朋友哪怕——怕——他连一只脚也抬不起来，却在船上仍然有用的奥妙，先生。只要那个水手长不知道这情况，事情就没有一点儿不对头。”

“他不知道。”

“自然不知道喽。这种事情大大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们闹不清咱们的任何事情，先生。”

“你似乎是个精明人，”范怀克先生用抑制了的低声说，好象他要呕吐似的。

“你会发现我是一个挺能干的仆人，先生。”

斯特恩先生现在指望至少得握握手，但是想不到随着范怀克先生的“那是什么？还是别让人看到在一起的好”这句话，他的白晃晃的人影一闪，顿时似乎消失在密密匝匝的树枝底下的黑暗里了。那个大副大吃一惊。可不是。传来一阵轻微的砰砰捶击声。

他声息全无地从树荫下偷偷溜出来。远处，点着灯的舷窗里透出亮光。他被突然的成功陶醉得头晕了。能跟一个有身份的人打交道，那有多妙啊！他蹑手蹑脚地走上船去；在一片黑影憧憧、空荡荡的甲板上有一个奇怪的人影在对船中部更黑暗处发出来的叫声和捶击声作出反应。马西先生在舱房前大发雷霆，但是在砰砰作响的踢门声中，舱房里的那个醉醺醺的声音却不受干扰地说个不停。

“闭嘴！熄掉灯，上床去睡觉，你这头讨厌的醉猪——你！你听到我的话吗，你这畜生？”

踢门的声音停止了；静了一下以后，里边传来了醉得含糊不清的、神谕似的话：

“啊，马西嘛——那是另一回事了。马西叫人莫测高深。”

“谁在船尾那儿？是你吗，斯特恩？他会发酒疯发得吓坏人。”那个轮机长从轮机室角落里出现，显得模糊而巨大。

“他明天会很好地干活的。我情愿让他去，马西先生。”

斯特恩一溜进自己的舱房，不得不马上坐下。他高兴得头晕了。他上床去睡的时候，好象在做梦似的。他感到宁静极了，感到宁静的喜悦。甲板上寂静一片。

马西先生把耳朵贴在杰克的舱房门上，不满意地倾听着里面深沉的打呼噜声。这是醉得不省人事的沉睡。发酒疯算是发过了。那儿平静以后，他也回进自己的舱房，慢慢地扭动着身子脱掉他那件旧的粗花呢短上衣。这是一件有许多兜儿的衣服，他在白天，天气偶尔突然变冷的时候，老是穿上这件衣服；等到他一感到暖和，他就会把它脱掉，随手挂在船上随便什么地方。人们会看到那件衣服搭在系绳桩上，撂在曲柄头上，甚至挂在人们的门把上。他不是船主吗？但是他喜爱的地方是驾驶台上一个系天篷的木柱，在罗经柜附近。他早先为了这件事甚至不止跟惠利船长争吵过一回。船长希望驾驶台保持整洁。当时，他被吓倒了。不过，近来他可以太平无事地不买他的合伙人的帐了。惠利船长眼下似乎什么也不注意了。至于那些马来人，他们都怕那个老是沉着脸的人；不管他那件衣服挂在哪儿或是什么东西上，没有一个水手会想到用手碰它的。

不料出了一件事情，把马西先生吓得直跳起来，使他的衣服

掉在脚旁。原来隔壁舱房里传来砰的一撞和一阵丁丁当当的掉在地上的响声。忠诚的杰克刚才一定在坐着大喝的时候，突然睡熟了，这会儿连人带椅摔倒在地上，听声音好象把那儿的酒杯和酒瓶都砸碎了。那一阵可怕的响声传出来以后，那儿安静了一会儿，好象他已经当场摔死似的。马西先生屏住气。最后，一阵充满睡意、不自在的哼哼唧唧的叹气声从舱壁的另一边传过来了。

“我巴不得他醉得这会儿别醒过来，”马西先生咕哝着说。

一阵轻轻的狡猾的笑声几乎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他低声恶毒地咒骂。这个蠢货肯定会吵得他整宿睡不成了。他诅咒自己的运气。有时候，他想在睡眠中忘掉那些逼得他快要发疯的麻烦。他听不出有什么动作。杰克似乎压根儿没有爬起身来的打算，他躺在原地，继续对自己吃吃地笑。接着，他开口说话，好象接着他刚才的话说下去似的：

“马西！我喜欢这个卑鄙的流氓。他会高兴地看他可怜的老杰克饿肚子的——可是你瞧他爬得多高。”……他傲慢而从容地打着嗝儿。……“当上了船主，一点不比任何人差。你要一张彩票。哈！哈！我会给你彩票的，我的老弟。让那艘老船沉掉，让那个老朋友饿肚子——那倒是个办法。他错不了——马西错不了。他才不会错哪。他是个天才——那人是个天才。那是个赢钱的办法。船跟朋友都一定要甩掉。”

“这个傻里傻气的蠢货已经在为这件事担心了，”马西对自己咕哝着说。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温和了，仔细听着有没有又出现丝毫瞌睡的痕迹，没想到传来的是一阵欢乐而嘲弄的大笑，他沮丧极了。

“但愿看到这艘船沉在海底！啊，你这聪明的，聪明的家伙！

希望它沉掉，嗯？老弟，我想你会这么希望的。沉掉那艘该死的老船，还有它给你带来的一切烦恼。捞进保险费——抛弃你的老朋友——一切都好了——又是个有身份的人了。”

马西的脸神情凶狠，纹丝不动。只有他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在不安地骨碌碌转动。这个胡言乱语的蠢货。可是句句都是真话。可不是。也是彩票嘛。句句都是真话。什么？再从头干起？他不希望再干了。……

但是情况的确是这样。那个富于想象力的醉汉在舱壁的另一边说了最后那些话以后，死样的寂静笼罩着停泊在毫无声音的岸边的这艘黑沉沉的船，但是他撵走了寂静。

“谅你不敢说什么反对乔治·马西先生的话。他等得厌烦的时候，会把那艘船沉掉的。小心！它沉下去了——还有朋友和其他一切。他会知道怎样……”

那个声音犹豫了，倦怠、恍惚、迷惘，好象渐渐消失在巨大的空间中似的。

“……找到一个行得通的花招。他是干得成的——决不要害怕……”

他一定喝得酩酊大醉了，因为最后沉甸甸的睡眠象有魔法似的突然控制住他，他的最后一个字拖长着，变成不断的、吵闹而往里吸的打呼噜声。后来，甚至打呼噜声也停止了，一片寂静。

但是马西先生看来好象突然变得怀疑睡眠对消除人的烦恼的功效；要不，他也许已经在寂静中通过心平气和的沉思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安慰，在沉思中可能出现种种活灵活现的想法，什么发财啊、交好运啊、长期过悠闲的生活啊，还可能把你想望的一切东西呈现在你的眼前，因为他转过身去，把两条胳膊伸到床边

上，站在那儿，脚踩在他喜欢的那件旧上衣上，从圆舷窗里看出去，看那河面上的黑夜。有时候，一阵微风吹进来，吹到他的脸上。这是从宽阔的河面上吹来的带有潮湿、清新的气息的凉风。他只能看到河面上这儿那儿微弱的闪光。他有一次可能认为自己还是打了个盹儿，因为在他眼前意料不到地出现一个幻景，肯定不是做梦，那是一排火光熊熊的巨大的数字——三零七一二——组成一个你在彩票上可能看到的号码。接着，舷窗外一下子不再是漆黑，而是珍珠灰色的了，呈现出一片盖满房子的河岸，草屋顶接着草屋顶，席子和竹子的墙，雕花的柚木三角墙。那条河象一条钢带，河水满到河边，没有一丝波浪，拐弯的地方在涨潮，河的两岸边密密麻麻地立着木桩，木桩上盖着一排排住房。这就是巴都贝鲁——天亮了。

马西先生摇摇身子，穿上那件粗花呢上衣。他好象受到巨大的震惊似的，神经质地直打哆嗦，记下那个数目。那是难得的幸福的暗示。可不是。不过，人需要钱——现钱去追求幸福。

接着他走出去，准备走到下边的轮机室去。还有几件小事情得照料一下。杰克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地板上，象个死人，房门还锁着哪。一想到干活，他的气又上来了。唉！可是你想要什么都不干，就得有一大笔钱。一艘船还没法给你办到。他诅咒苏法拉号。的确是真话，句句都是真话。那艘船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灾难，他等一个终于摆脱它的机会，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 十四

汽笛的庄重、震颤的叫声深沉而没完没了地响着，叫人有点

儿受不了。范怀克先生的脊背上微微打了个冷颤。下午刚开始不久，这时候，苏法拉号正在离开巴都贝鲁，向下一个停靠地点潘古开去。那艘船在河中掉头，由不多几条独木舟陪同着，在宽阔的河面上悄悄地驶过去。从范怀克的平房那儿看不到那艘船了。

平房的主人这一回没有去看船开行。他通常来到小山下的码头上，在船解缆的时候跟驾驶台上的人交谈几句，在最后的时刻向惠利船长招招手。这一天，他甚至没有走到阳台的栏杆旁。"即使我去，他也看不到我，"他对自己说。"我拿不准他是不是看见这所房子。"这个念头，不知怎么缘故，使他感觉到这些年来他从未感到过的孤独。多久了？六年还是七年？七年。好长的时间。

他坐在阳台上，膝盖上放着一本没有翻开的书，可以说在观察自己的孤单，似乎惠利船长双目失明这个事实使他对自己睁开了眼睛。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伤心和烦恼的事情，而且不管人待在什么地方，终会遇到伤心和烦恼的事情。他感到害臊，好象他六年来的所作所为就象一个脾气别扭的孩子。

他的念头追随着正在行驶的苏法拉号。他一时冲动，已经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插手处理这件最紧急的事情了。他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干呢？以后，他会知道的。看来他需要跟世事打打交道，至少打一段时间。他有钱——能够把事情安排妥当的；他不会吝惜时间，也不会怕麻烦和不舍得失去孤独。现在事情压在他的身上了——惠利船长出现在他面前，坐着，手遮着眼睛，好象他受了自己相信的信仰所欺骗，对人们所能作的一切善恶都无动于衷了。

范怀克先生的念头追随着向河下游驶去的苏法拉号，弯弯

曲曲地在两岸的树林地带中间穿过，在支柱似的大树中间穿过，在狭长的红树地带穿过，还开过了沙洲。在大白天，那艘船恰巧由斯特恩先生驾驶，顺利地通过了沙洲。他是四点到六点那一班；后来他从驾驶台上走下去，满心欢喜，因为他想到他真的要给一个象范怀克先生那样的有钱人雇用了。他看不出现在怎样可能出现障碍。他似乎消除不了“终于安排好了”的感觉。六点到八点，那个水手长当班，独自个儿照料着那艘船。从现在到早晨三点钟光景，前面的航道清清楚楚。到那时候，船就要靠近潘古湾中的那些小岛。到八点钟，斯特恩先生再兴高采烈地出来照管，直到半夜。十点钟，他仍然在驾驶台上叽叽咕咕地哼着小调，约摸这时候，范怀克先生的念头撇下了苏法拉号。范怀克先生终于睡熟了。

马西沉着脸，拦住了他轮机室里的同事的路；猛地穿上他那件粗花呢短上衣，那个二管轮愁眉苦脸地等着。

“啊，你出来了？你这个酒鬼！嘿，你为你自己有些什么话要说呢？”

他一直照管着机器，直到现在。他憋着一肚子火，简直气糊涂了，冲着那艘船，冲着艰难的生活，冲着那些欺骗他的人，还冲着他自己，大发脾气——因为他内心激动。

回答他的是一阵听不懂的嘟嘟囔囔的声音。

“什么？你现在不能张嘴吗？你喝醉以后，嚷嚷咧咧，尽说该死的废话。你那样胡乱骂人，是什么意思？——你这个不中用的老醉鬼，你！”

“没办法。那些话你一句也别去记住。你不该听的。”

“你竟敢跟我这么说话！你老是醉得这么醉貌咕咚，是什么意思？”

“别问我啦。对那该死的锅炉感到厌烦嘛——你也会的。对生活感到厌烦嘛。”

“那么，我巴不得你死掉。你叫我对你感到厌烦了。你不记得昨夜的大吵大闹了吗？你这个下流的老酒鬼！”

“不，我不记得。也不要记得。喝酒就是喝酒嘛。”

“我真不明白我干什么不把你踢出去。你在这儿想要什么呢？”

“接你的班。你在下边干了好久，该下班了，乔治。”

“别叫我乔治——你这个喝得胡里胡涂的老流氓，你！我要是明天死掉的话，你就会饿肚子。别忘了这一点。叫马西先生。”

“马西先生，”另一个人呆头呆脑地重复着说。

他穿着肮脏、难看的衬衫，油腻的裤子，赤着的脚上套着一双旧拖鞋，头发乱蓬蓬，眼睛迟钝、充血。马西已经为他让开路，他搭拉着脑袋笔直地冲进锅炉房去。

那个轮机长向周围看看。甲板上直到船尾栏杆，都是空荡荡的。所有的土著旅客这一次都在巴都贝鲁上岸了；没有别的旅客乘船。拖曳式计程仪的标度盘在船尾的黑暗里隔开一定的时间就会发出丁当声。死样的平静，在布满阴云的天空下，那艘船在暗灰的、没有一丝波纹的海面上，穿过似乎紧紧地贴在细长的船身上的带着海草味儿的、暖乎乎的、一动也不动的空气，平稳地前进，好象在同外界隔绝的空间中浮动似的。但是马西拍了一下额头，身子微微晃了一下，抓住桅杆脚旁的一个系绳桩。

“我快要发疯了，”他咕哝着，脚步不稳地穿过甲板。下面有人在把散开的煤扒在一起——锅炉门发出当当的响声。斯特恩在驾驶台上开始吹一支新曲调。

惠利船长坐在床上，醒着，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他听到他的

睡舱门打开的声音，纹丝不动，等着听出那是谁的声音，神情显得惊人的稳重。

一盏舱壁灯的灯光照在白漆墙壁、猩红的长毛绒和漆着棕色清漆的桃花心木家具平面上。床底下，那个白木装货箱三年来一直没有打开过，好象惠利船长已经感到，失去了美人号以后，他的感情不可能在世界上有容身之地了。他的双手摆在膝盖上；他的好看的头和粗浓的眉毛，从门洞里看进来，呈现出一个刚劲的侧面像。那个意料中的声音终于说话了。

"好吧，再说一回。我该管你叫什么呢?"

哈！马西。又来了。这种腻烦的局面折磨得他的心都要碎了——耻辱的感觉使他痛苦得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

"嘿。还是'合伙人'吗?"

"你不懂得自己在说什么话。"

"我懂得我要什么……"

马西跨进舱房，关上房门。

"……而且我要再试一回，跟你谈谈。"

他的发牢骚的说话既带有哄弄的口气，又带有威胁的意味。

"因为跟我说你穷是一点没有用处的。你不把一个子儿花在自己的身上，这的确是事实；不过这样做也会背上别的名声。你以为，你将要从我这儿得到三年来你要的一切，然后把我抛开，用不着听听我对你的想法。你以为，我要是早就知道你在世界上只有那可怜巴巴的五百镑的话，我也会听凭你那么神气活现，逆来顺受。你应该早就告诉我的。"

"也许是这样，"惠利船长搭拉着脑袋说。"不过，话说回来，这笔钱救了你。"……马西轻蔑地笑起来。……"我后来可经常告诉你的嘛。"

“现在我不相信你的话了。有时候，我想到自己忍气吞声地让你在我的船上称王称霸！你还记得你经常为了我的上衣和你的驾驶台狠狠地骂我吗？这是他的地盘。他的驾驶台！‘我才不愿跟这样的人合伙哪——我没法想象竟然会干这种事。’老实人！现在都暴露出来了。‘我穷，我办不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五百镑。’”

他注视着一动也不动的惠利船长，这老人看上去好象他人生道路上不可征服的障碍。他的脸上显出沮丧的神情。

“你是个硬心肠的人。”

“别说了，”惠利船长转过身去，对着他说。“你从我这儿一个子儿也得不到的，因为我现在一个子儿也拿不出了。”

“谁相信你这套鬼话！”

马西先生走出舱房，回头看了一下；接着房门关上了，惠利船长独自个儿坐着，象刚才那样一动也不动。他自己已经一无所有——甚至他自己过去的荣誉、诚实、正当的自尊心都烟消云散了。他的毫无污点的生活已经陷入深渊。他已经永远跟那种生活告别了。但是凡是属于她的，他是一心要保全的。那只是一小笔钱罢了。他会亲手交到她面前——一个活得太久的人的最后一件礼物。卑微的生活并没有压得他心灰意懒、死气沉沉，他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巨大而强烈的冲动，那是做爸爸的对女儿的热爱，使他想望看到她的脸。

就在甲板对面，马西已经径直走到他的舱房里，点了火，在找寻那张记着他梦中看到的那个号码的条子，那些数字使他的心里涌起跟另一个人一样强烈的激情。不管怎样，他一定要想方设法不错过一次开奖。这个号码准有苗头。可是他用什么方法才能给自己弄到钱呢？

“该死的小气鬼！”他咕哝着说。

要是斯特恩先生找不到时间来告诉他任何有关他的合伙人的新情况的话，他倒可能告诉斯特恩先生，除了可以利用一个人的疾病把他撵走以外，疾病还可以派别的用处，就是利用这一点来推迟一年归还那笔伤脑筋的款子的期限。一直不把他生病的秘密捅穿，使得他待着不走，是更好的办法。他要是没有别的去处的话，就会急于留下；归还他股金的问题就解决了。他并不确切知道，惠利船长的不称职到了什么地步；不过，要是他竟然把船永远搁浅在什么地方的话，那可不是船主的过错——对不对？他并不是非知道不可船长有什么毛病的。不过，可能没有人会提起这件事，而船是十足保了险的。他一直按捺着自己的脾气付出保险费。不过，他考虑的还不止是这些。他没法相信惠利船长穷得这么惨，认为老人还有一些钱藏在哪儿。要是他马西能拿到那笔钱的话，就可以买新锅炉，那就一切跟以前一个样了。要是船终于沉掉的话，那就更好。他恨这艘船；他恨透了那些打扰他思考发财机会的烦恼事。他巴不得这艘船沉在海底，把保险费装进衣兜。他心情沮丧地离开惠利船长的舱房，这当儿，他既恨这艘锅炉有毛病的船，又恨那个眼睛看不清的人。

我们的行为，归根结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的影响，要不是杰克喝醉了酒嘀咕的话，他会当场跟那个可恶的家伙大干一场的，那个家伙既不帮忙，又不待下去，还不沉掉船。那个老骗子！他恨不得把他撵走。但是他按捺住自己的脾气。有的是时间嘛——只要多早晚他高兴就行。别人的提醒使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新念头。他不是毕竟干得成的吗？那个畜生杰克叫得多凶啊！“找到一个靠得住的花招来甩掉那艘船。”嗯，杰克的话并不怎么错啊。他想到了一个聪明的花招。啊！不

过，得冒险，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心中不由得涌起一阵骄傲的感觉——不受世俗偏见束缚的骄傲的感觉，他的心跳得快了，嘴干了。不是人人都敢干这种事的；但是他是马西，他干得成！

甲板上钟声响了六下。十一点啦！他喝了一杯水，坐了约摸十分钟光景，使心情平静下来。接着，他从柜里取出一盏他自己的牛眼灯，把灯点亮。

几乎在他的睡舱对面，隔着驾驶台下那条狭窄的通道，在掩盖炉前框和锅炉的那座铁的甲板建筑物中间，有一间贮藏室，铁的墙、铁的屋顶，由于底下热，地板也是铁板的。各种各样的垃圾都塞在那儿。角落里有一堆废铁；还有一排排空油罐啊、一包包废纱头啊、一堆木炭啊、一个甲板锻炉啊、一个散了架的旧鸡棚啊、破破烂烂的绞车罩啊、残缺不全的灯啊，还有一顶主人不要的棕毡帽，帽主现在已经死了（害热病死在巴西海岸上），他曾经在苏法拉号上干过，多少年来，他一直蜷缩着身子睡在一节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从轮机舱里扔出来的破裂的铜管后边。这个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被遗忘了的东西的地方漆黑一片，没有一丝亮光。马西先生的牛眼灯射出一道小小的、倾斜的灯光，刺穿这片黑暗。

他的上衣没有扣上。他拴上了门上的插销（没有其他的入口）。接着，他蹲在那堆废铁面前，在他的衣兜里塞满一块块废铁。他装得很小心，好象那些生锈的螺帽啊、断了的插销啊、运货链的链环啊，都是金子，而这一次是他唯一的把它们拿走的机会似的。他把他两侧的衣兜、胸兜和里面的衣兜都塞得鼓起来了。他一件件地检查那些废铁。有一些他不要。他那双忙碌的手周围扬起一阵小小的铁锈粉末的云雾。马西先生对他的聪明的花

招还懂得一点儿科学根据。你要是想要使轮船上罗盘的磁针偏斜的话，最好用熟铁；短上衣的衣兜里放上许多小块也比放儿大块效力大，因为块数多，你就有更多的表面去产生影响，而起作用的正是表面。

他很快地溜出去——只要跨两大步就行了——在他的舱房里；他看到自已的两只手通红——铁锈染红的。这使他惊慌失措，好象他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他赶忙察看全身。啊呀，他的裤子上也是！他刚才在裤子上擦过沾着铁锈的手掌。

他匆忙中扯掉了腰带钮扣，刷上衣，洗手。接着，他不再显出犯罪的模样，就坐下来等待。

他在椅子上坐得笔直，身上装满了沉重的废铁。他两面屁股兜里都塞着一大堆一块块坚硬的废铁；他吸一口气就感到衣兜里的碎铁擦他的肋骨；他的肩膀上感到这些废铁往下沉的分量。他呆呆地坐在那儿，看起来神情很阴郁；一双黑眼睛一动也不动，沉着的黄脸上微微流露出冷淡和悲伤的神情。

当他听到头顶上响起八下钟声的时候，他站起身来，准备走出去。他的动作似乎是没有目标的；他的下嘴唇微微有点下垂；他的眼睛打量着舱房周围，但是他的意志的巨大的压力已经使他没有一点儿智力了。

随着最后一下钟声，水手长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驾驶台上，来接大副的班。斯特恩因为不再有什么欲望，脾气特别好。

“你的眼睛看得清楚了吗，水手长？天相当黑；我等到你眼力正常以后才走。”

那个马来老人咕了一下，抬起他那双疲劳的眼睛往上看，侧着身子走到罗经柜的灯光中，背着双手，盯着罗盘面看。

“你得仔细注意前面的陆地出现，约摸在三点半光景。不过，

陆地是相当清楚的。你来的时候，去看过船长吗——嗯？他知道时间吧？好吧，那么，我走了。”

在扶梯脚旁，他站在一边，让船长走过去。他望着船长迈着均匀、稳定的脚步走上去以后，还站住脚思索了一会儿。“真奇怪，”他对自己说，“你再怎么也拿不准这个人到底看到了你呢，还是没有看到你。这一回，他可能听到了我透气的声音。”

归根结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据说在他全盛时代，他声名远扬。斯特恩完全能够相信；后来，他从容地得出结论，惠利船长一定多少能看出一点人影儿——譬如说，就象刚才看到他自己——但是看不清是哪一个，因为害怕泄露秘密，不得不老是保持着对什么都不注意的沉默态度。斯特恩先生是个精明的猜测者。

惠利船长随时随地都不得不装出这副模样，心里感到弄虚作假的耻辱。他原来怀着做爸爸的热爱，不相信自己会生这样的病，无限地信任上帝世人的感情给予的报应，渐渐地落到这般光景。他要为他可怜的艾维再工作一个月；也许这种病只是暂时的。当然啦，上帝不会夺去他帮助自己的孩子的能力，把他投入没有尽头的长夜，不加保护。他一直不放过每个希望；当他的不幸的证据胜过希望的时候，他想方设法不去相信那明摆着的东西。

没有用。在这越来越暗的宇宙中，他的思路倒不幸地清晰起来。在他痛苦的明亮的时刻，他看到人生、人们、一切东西、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好象他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似的。

有时候，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一阵不可抗拒的恐怖；接着，他女儿的形象出现了。他以前对她也从来没有看得那么清楚过。这是可能的吗，他再也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情了？一件事也做不

成了。而且再也看不到她了吗？永远看不到了。

为什么？他不过稍微有点儿放肆，稍微有点儿骄傲，这可惩罚得太重了。最后，他终于紧紧地抓住这个骗局不放，横下心来要表演到底，好原封不动地保全这笔钱，再亲眼看到她一次。以后呢——怎么办？他是个精力充沛的男子汉，对自杀这个念头非常反感。他祈祷过死亡的来临，直到祈祷词哽在喉咙里。他一辈子带着孩子似的谦逊的精神向上帝祈祷，求上帝赐给他安定的生活，不要让他受到诱惑。语言到底有什么用处吗？语言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他的剧烈的心跳在他的脑子里引起反响——似乎要把他的脑子震得粉碎似的。

他沉甸甸地坐在躺椅上，假装值班的模样。夜很暗。眼下，夜夜都是暗的。

“水手长，”他稍微提高声音说。

“啊，先生。我在这儿。”

“天上有云吗？”

“有，先生。”

“让船一直前进。向北方。”

“船是在向北方前进，先生。”

水手长退下去。惠利船长听出马西的脚步声在驾驶台上。

那个轮机长走到左舷，又走回来，在他椅子背后经过了几次。惠利船长在他这样走来走去的脚步声中听出有一种近乎小心谨慎的不同寻常的特点。这个人一走近惠利船长，船长就免不了会感到精神上痛苦。倒不是悔恨。归根结蒂，他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那个可怜的家伙的事情，做的是好事。而是有一种危险的感觉——需要更小心的提防。

马西站住脚，说：

“你还是说你一定要走吗？”

“我确实一定要走。”

“至少你能把钱放宽几年期限吧，这也不行吗？”

“不可能。”

“没有你的照管，就不能把钱存在我这儿，嗯？”

惠利船长默不作声。马西在椅子背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样做是救我，”他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已经救过你一回了。”

那个轮机长动作非常小心地脱下上衣，走过去摸那个用螺钉拧紧在木柱上的铜钩。为了这个目的，他站在罗经柜的正前面，这样一来，那个正在掌舵轮的舵手完全看不见罗盘的盘面了。“先生！”那个马来水手终于轻轻地说，好让那个白人知道，他没法驾驶了。

马西先生已经达到目的。上衣挂在钩子上了，离罗经柜不到六英寸。他从那个舵手身旁笔直走过去。那是一个中年的、麻脸的苏门答腊马来人，几乎跟黑人一样黑，他惊奇地看到，在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在平静的水面上，而且一点风也没有，船已经远远地偏离了航道。他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形。他带着惊奇的心情轻轻地咕了一声，赶紧转动舵轮，把船头重新调到向北，向北才是航道。叽叽嘎嘎的舵链声、已经走到舵轮跟前的水手长的低低的责备声，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使惠利船长焦急地注意起来。他说：“小心一点。”接着，驾驶台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平静无事。马西先生不见了。

但是衣兜里的废铁已经发挥作用了；苏法拉号根据罗盘向北行驶，被这个简单的办法引上歧途，不再在通往潘古湾的安全航道行驶了。

船头把水分开的咻咻的声音、船上的机器的颤动的声音，这艘船的忠实而辛劳的生命发出的一切声音，在非常平静的海面上不受干扰地响着，大海的周围都同天空中一动也不动的云层连接在一起。象世界一样辽阔的温柔的寂静似乎等候在这艘船的航道上，用极大的爱抚裹住它。马西先生认为，要人为地使船只失事，这个夜晚是再好也没有了。

船撞到潘古东面的一块礁石，搁浅在那上面——等天亮——船底有个窟窿——登上小船——当天黄昏到达潘古湾。情况大致是这样。船一触礁，他会急忙跑上驾驶台，拿起他的上衣（在黑暗里，没有人会注意的），走到船边，把上衣倒过来抖搂，要不，甚至干脆把它撂进海里。一件小事罢了。谁能猜得到呢？上衣挂在那个钩子上有几百回了。不过，他坐在驾驶台扶梯最低[①]的一磴上的时候，他的两个膝盖有一点儿颤抖。等待的时刻是最不好受的。他时不时地会开始急促地喘气，好象他刚奔跑过似的，接着大口地呼吸，内心里感到那被制服的命运而沾沾自喜。他时常会听到上面水手长拖着那双赤着的脚走动的声音。人们会用平静的低声短短地交谈一下，接着声音几乎顿时消失在寂静中。……

“一看到陆地出现，马上就告诉我，水手长。”

“是，先生。还没有哪。”

“对，还没有哪，”惠利船长心领神会地说。

这艘船是他晚年最好的朋友。他靠苏法拉号和在苏法拉号上挣的钱一古脑儿寄给了他的女儿。他的思想萦绕着这个名字。从前，他和他的妻子时常在神鹰号的尾舱里孩子的摇床前谈论：她会长大，她会结婚，她会爱他们，他们会住在她附近，看她幸福

---

① 此处原文是“较低”，但下文作“最低”，现据下文统一。

地生活——谈了又谈，谈个没完没了。嘿，他的妻子去世了；至于那个孩子呢，他给了她一切他该给的，他巴不得他能到她附近去，看她，看一次她的脸，生活在她说话的声音中，好使那个已经为他准备好的活人的黑暗的坟墓变得可以忍受。他渴望爱情太久了。他想象她的温柔的神态。

水手长盯着前面看，时不时地向那张躺椅瞟上一眼。他心神不定地转来转去，突然向惠利船长凑得很近叫起来：

"先生，你看到陆地出现吗？"

一听到水手长惊慌的声音，惠利船长马上站起身子来。他！看！听到这句问话，他的眼睛似乎更看不见了，好象一下子病情加重了一百倍。

"什么时候了？"他嚷着说。

"三点半，先生。"

"咱们近了。你一定要看。瞧啊，喂，瞧啊。"

马西先生突然被说话的声音吵醒了，他刚才在驾驶台扶梯最低的一磴上短短地打了个盹儿，闹不清他怎么会待在那儿。啊！他简直要晕过去了。埋下事故的种子是一回事；在那激动的谈话声中知道悬挂在你头上的那个可怕的果子即将掉下来，却是另一回事。

"不会有危险的，"他沙哑地咕哝着。

惠利船长一下子深深感到没有把握的恐怖，他对人、对东西——对这个世界，都悲惨地不信任。他依靠同一个罗盘在这条航道上行驶了三十六次——要是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靠得住的话，那就是那个罗盘的绝对的、一丝不差的准确性。那么，出了什么事情呢？那个水手长撒谎吗？干吗要撒谎呢？干吗？难道他的眼睛也要瞎了？

“有雾吗？低头看水面。低头看，喂。”

“先生，没有雾。你自己看吧。”

惠利船长尽力使自己颤抖的四肢稳定下来。他该马上关掉机器，透露自己的真情吗？一阵犹豫压下了他的脑子里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念头。不寻常的情况出现了；他是应付不了的。在这种没法形容的痛苦中，他看到了她的脸——一个年轻姑娘的脸——这种幻想的力量简直叫人惊奇。不，他为了她的缘故已经这么干了，再怎么也不该透露自己的真情了。“你让船在航道上行驶吗？你按照航道行驶吗？老实说。”

“是，先生。眼下在航道上嘛。瞧。”

惠利船长迈开大步走到罗经柜跟前。对他来说，那是无边无际、没有形状的黑影中一点模糊的亮光。他的脸低下去，一直凑到玻璃上，他从前能……

他的身子弯得这么低，他知道那儿有一根柱子，出于本能地伸出胳膊去，打算在那上面靠一下，保持身子平稳。他的手握到一样东西，不是木头，而是衣料。他轻轻一拉增加了重量，那个挂衣圈断了。马西先生的上衣掉下来，沉甸甸地落到甲板上，发出沉闷的砰的一声，还有许多卡搭卡搭的声音。

“那是什么？”

惠利船长跪倒在地上，伸出双手摸索，明显地露出瞎子的模样。他的手颤抖着，那两只在摸索事实真相的手。他发觉了。罗盘附近有铁。错误的航道。使船出事！他的船！啊，不行。那不行

“马上停船！”他吼叫，声音不象是从他喉咙里发出来的了。

他自己跑起来——双手伸在前面，一副瞎子的模样。但是，这时候，皿形钟的当当声响遍了全船，船似乎猛地撞在山坡上。

这时候，海峡北面正是低潮。马西先生没有估计到。苏法拉号不是一半船身搁浅，而是撞在一块高潮的时候会淹没的礁石的陡脊上。这一撞引起的震荡简直吓死人。船上每一个站着的人都被震得摔倒在地上。摇晃的索具使桅杆上的小木冠发出巨大的卡搭卡搭的声音。所有的灯都熄掉了。几根牵链拍地崩断了，丁丁当当地撞在烟囱上。撞击的声音、断了的钢丝缆的嘶嘶的声音、爆裂的声音、响亮的折断的声音。桅顶灯在船头上空碎裂；甲板上所有的门都开始沉重地砰砰撞击。船撞了一下，弹回去，接着第二次撞上去，象攻城槌似的撞在老地方。这艘船遭到了彻底的破坏。牵链都崩断了；烟囱随着一阵空洞的轰隆声倒下来，把舵轮砸得粉碎，把天篷架压得稀烂，把贮物舱一古脑儿撞坏，弄得驾驶台上满地尽是大堆的碎片、木条和断木头。惠利船长站起身来，立在跟膝盖一样高的毁坏了的东西中间，皮肉都撕破了，淌着血。他主要靠那阵声音才逃过那场危险。他知道那场危险的性质，拿着马西先生的那件上衣。

这时候，斯特恩（他已经从自己的卧舱里冲出来了）操纵机器，使船后退。机器运转了几下，接着有一个声音喊叫："从该死的轮机室里滚出去，杰克！"——接着机器停住了；不过，船已经离开礁石，一动也不动地停着；从甲板上破裂了的管子里冒出一片浓密的水蒸气烟雾，在黑夜中化成一缕缕消失。尽管突然发生灾祸，没有一个人嚷嚷咧咧，好象那激烈的震荡把许多在甲板上这儿那儿影影绰绰、摇摇晃晃的人，震得几乎魂不附体了。水手长的清晰的声音超过那阵混乱的低语声传来：

"八英寻深。"他已经用测深锤测过了。

接下来，斯特恩先生紧张地扯着嗓门喊叫：

"船到底开到哪儿来了？咱们在哪儿？"

惠利船长用平静、低沉的声音回答：

“在东面的礁石群中间。”

“你知道在哪儿的，先生？那么，船再怎么也开不出去了。”

“五分钟以后，船就要沉了。放小船，斯特恩。哪怕只有一艘小船，在这么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你们都会得救的。”

那些烧炉子的中国人混乱地向左舷的救生船冲去。没有人打算阻止他们。那些马来人乱了一阵，平静下来了。斯特恩先生呢，神情沉着。惠利船长一动也不动。他的思想比这个使他第一次损失一艘船的黑夜更黑暗。

“他使我损失了一艘船。”

另一条高高的人影站在驾驶台上，就在他面前。他的周围满地都是毁坏了的东西的碎片。他发疯似地低声说：

“别提那事。”

马西磕磕绊绊地走得更近了。惠利船长听到他牙齿卡搭卡搭颤抖的声音。

“我拿到了那件上衣。”

“把它扔掉，走吧，”他声音颤抖地催船长。“小——小——小——船！”

“你会为这件事判十五年。”

马西先生已经没法象模象样地说话了。他的话憋在喉咙里，只是一阵又沙又干的声音。

“行行好！”

“你在使我损失我的船的时候，你想到过行行好吗？你要为这件事判十五年！”

“我要钱！钱！我自己的钱！我会给你一部分钱的。给你一半。你自己也爱嘛。”

"还有公道嘛……"

马西作出极大的努力，用古怪而有点哽咽的声音说：

"你这个瞎子！是你逼得我这么干的。"

惠利船长把那件上衣搂在胸前，一声不吭。光明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一切都由它去吧。但是这个人不该逍遥法外。

斯特恩的声音在发命令：

"把小船放下去！"

滑轮嘎拉嘎拉地转动。

"现在，"他喊叫，"你们都没事了。这边走。你，杰克，这儿来。马西先生！马西先生！船长！快点，先生！咱们上……"

"我为了想法骗取保险费会坐牢的；不过，你会暴露真相。你，你这个老实人，一直在欺骗我。你很穷。情况不就是这样吗？除了那五百镑以外，你什么也没有。嘿，现在你一无所有了。船损失了，保险费又拿不到。"

惠利船长一动也不动。说得不错！艾维的钱！在这次船只失事中完了。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看清了这件事情的后果。他确实走投无路了。

大伙儿催促的叫声在一旁传来。马西看来好象没法离开驾驶台似的。他绝望地用颤抖而咬牙切齿的声音说：

"把上衣给我！给我！"

"不行，"惠利船长说，"我不能给你。你还是走的好。别等了，老弟，你要是想活命的话。船头那一头很快地在沉下去。不行。上衣我要留着；不过，我待在这艘船上。"

马西看来没有听懂，不过他对性命的热爱突然觉醒，赶紧从驾驶台上跑掉了。

惠利放下上衣，从一堆堆毁坏了的东西中间磕磕绊绊地走

到船边。

“马西先生跟你们一起在小船上吗?”他对着黑夜喊叫。

斯特恩在船上嚷叫:

“在了，我们让他上船了。来吧，先生。再待下去简直是发疯了。”

惠利船长小心地沿着栏杆摸索，接着默不作声地解开小船的缆索。他们仍然在等他下去。他们等着，直到有一个声音突然叫起来:

“我们的船漂开去了！赶快来!”

“惠利船长！跳啊!……动作麻利点……跳！你会游泳的嘛。”

在他的年老的心中，在他的精力充沛的身体中，存在着他对死亡的恐怖。应该说，这是不可能没有的，这种恐怖显然不能被对失明的恐怖所压倒。但是为了艾维，他到底达到了他的目的，尽管在黑暗中走到了犯罪的边缘。上帝不听他的祷告嘛。光明终止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没有一丝亮光。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垃圾堆。但是一个姓惠利的人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来才达到目的，再活下去是不合适的。他得付出代价。

“尽可能跳得远，先生。我们会把你从水里救起来的。”

他们没有听到他回答。但是他们的叫声似乎提醒了他一件事情。他摸索着走回去，去找马西的那件上衣。他当然会游泳。被沉船的旋涡卷到水下去的人们，有时候会浮到水面上来。一个姓惠利的人既然已经打定主意不愿意再活下去，被机会所作弄，去作挣扎，是不合适的。他要把那些废铁一古脑儿放进自己的衣兜。

他们在小船上看，看到苏法拉号，黑沉沉的海面上一个黑魆

魍的庞然大物，可怕地斜躺着，一动也不动。船上没有一点声音。后来，随着一阵巨大而古怪的乱糟糟的响声，好象锅炉冲破舱壁似的，随着一阵轻微的蒙住的爆炸声，那艘船所在的地方，有一会儿，出现一样笔直和狭长的东西，象海面上的一块岩石。接下来，连那样东西也不见了。

苏法拉号没有能按规定的日期回到巴都贝鲁来，范怀克先生马上知道他永远看不到那艘船了。但是他一直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直到几个月以后，他向他那个苏丹借了一艘当地的小船，来到苏法拉号的船籍港，才明白事情的经过。那个港口的人对有过那么一艘船，以及对那艘船的沉没所作的官方调查，已经开始遗忘了。

除了船长跟沉船一起沉入水底这个事实以外，这算不上一件很吸引人的或是有趣的事故。只死了他一个人。范怀克先生要不是遇到斯特恩的话，就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细节。有一天，他在那条小河上的那座桥附近的码头上，几乎就是惠利船长为了原封不动地保全他女儿的五百镑而去叫一条舢板送他登上苏法拉号的地方，遇上了斯特恩。

范怀克先生从远处看到斯特恩一个劲儿向他眨眼睛，还把手举到帽边上。他们走到一座建筑物（那是一家银行）的阴影里，大副就叙述起来，在出事以后过了约莫六个钟头光景，那条小船就把全体人员送到了潘古湾；他们在那个糟糕透顶的地方过着苦得没命的日子，待了两个礼拜，才找到一个离开的机会。调查的结果宣布没有一个人应该对事故负责。造成船只失事的原因是不同寻常的潮流。说真的，不可能有其他原因。找不出别的原因来说明那艘船在午夜值勤的时候会向东偏离它的方位

七英里。

“我的运气不好，先生。”

斯特恩先生伸出舌头舔舔他的嘴唇，向旁边瞟了一眼。“我失去了被你雇用的好机会，先生。我一辈子都会感到遗憾的。不过，俗话说得好，对一个人是灾殃，对另一个人倒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哪怕是马西先生亲手布置这次船只失事，他也不可能安排得更巧妙。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及时的全部损失。”

“那个马西怎么样了？”范怀克先生问。

“他吗，先生？哈！哈！他老是一个劲儿跟我说，他打算另外买一艘船。不过，他把钱一放进衣兜，一大清早就溜上开往马尼拉去的邮船。我一直追到船上；他告诉我，他肯定会在马尼拉发财的。我可以滚开了，他才管不着呢。然而他几乎是在明说，要是我不多嘴的话，他答应我当船长。”

“你始终什么也没有说……”范怀克先生开始说。

“我没有，先生。我干吗要说呢？我打算发迹，可是死人并不妨碍我，”斯特恩说。他的眼皮眨得很快，接着耷拉了一会儿。“再说，先生，这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你使我把这件事瞒得有点太久了。”

“你知道惠利船长为什么留在船上吗？他真的拒绝离开吗？喂，说啊！也许那只是意外……？”

“不是！”斯特恩使劲地打断他的话。“我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我大喊大嚷，叫他跳海。他一定干脆自己解开了小船的缆索。我们都对他嚷叫——那就是说，杰克跟我。他甚至不回答我们。直到最后，船上象坟墓那样寂静无声。接下来，锅炉掉进海里去了，船也就沉了。意外！不可能！我老实告诉你了吧，先生，那套把戏要完了。”

斯特恩要说的就是这一切。

范怀克先生当然被请到俱乐部去当两个礼拜客人。他在那儿遇到了那个律师。马西和惠利船长的协定就是在他的事务所里签订的。

"一个不寻常的老人，"他说。"你可以说，他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带着五百镑来投资，那个轮机员焦急地跟在他后面。现在他有点儿莫名其妙地去世了，就象他来的时候那样。我始终不能很了解他。那个马西就一点也没有神秘莫测的地方，是吗？我想不通惠利为什么要拒绝离开那艘船。那真是蠢事。他是没有责任的，法庭已经作出裁决了。"

范怀克先生说，他跟惠利很熟，他不可能相信惠利是自杀的。自杀这种做法不符合他知道的那个人的性格。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那个律师表示同意。一般的推测是船长为了要抢救什么重要的东西，在船上待得太久了。也许是能证明他无辜的航海图，要不，就是他的舱房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小船的缆索自动漂开了，人们这样猜测着。不过，说也奇怪，在那次航行前不久，可怜的惠利来到那个律师的办公室，留下一个写着他女儿地址的封着的信封，嘱咐等他死后寄给她。尽管这样，这件事也算不上很异常，尤其是他那样年纪的人。范怀克先生摇摇头。惠利船长看起来能活上一百岁。

"说得完全对，"那个律师表示同意。"那个老头儿看起来好象他是完全长成了，带着那些长胡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似的。不知什么缘故，我再怎么也没法想象他比较年轻或是更年老的模样——你不是知道的吗？人们还感觉到那个人的肉体的力量。凡是跟他接触的人个个都被他这个人身子里某种特殊的东西吸引住，也许秘密就在这儿。任何能使我们其他人送命的手段看

来摧毁不了他。他的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彬彬有礼的态度都是含有深意的。好象他拿得准他有很多时间来处理一切事情似的。可不是，他身上显出一种没法摧毁的气概。听他有时候谈话的口气，你可以认为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他带着那封要我保管的信，最后一次来找我的时候，神情一点也不沮丧。也许他的谈话和神态比往常更从容。反正没有一丁点儿沮丧。他有不祥的预感吗？我说不上，也许有吧！不过，对这么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惨的结局。"

"啊，可不是！这是一个很惨的结局，"范怀克先生说，神情是那么热烈，那个律师不由得好奇地抬起头来看他。后来，跟范怀克先生分手以后，他跟一个熟人说：

"那个从巴都贝鲁来的荷兰烟草种植园主怪得很。知道一些他的情况吗？"

"钱多得很，"那个银行经理回答。"我听说他要乘下一班邮船回家去组织一个公司，接管他的产业。另一个种植烟草的地区被打开了。他挺聪明，我想。不会永远有这样的好机会的。"

住在南半球的惠利船长的女儿打开那个信封的时候，写在信封上的她的地址和姓名是那个律师的笔迹，她并没有不祥的预感。她是在下午收到那封信的。房客们都出去了；她的孩子都上学去了；她的丈夫捧着一本书，坐在楼上那张大扶手椅里，面容消瘦，毯子一直裹到腰部。整所房子是寂静的。三扇高大的玻璃窗外是灰沉沉的、阴云密布的白天。

在一间寒酸的餐室里，那儿一年到头微微有一股冷冰冰的盆子味儿，有一张长餐桌，桌子周围排着许多推在桌旁的椅子，椅背都贴着一直铺着的桌布边。她坐在餐桌的一头，看着开头的句子："最深切的遗憾——痛苦的职务——你的父亲已经不在人

间——按照他的指示——出事身亡——慰问——他无可指摘地活在别人的回忆中。……”

她的脸是消瘦的；在束着带的油光水滑的黑头发下面太阳穴微微凹下去；她的嘴唇一直坚决地闭紧着；她的眼睛越睁越大，直到最后，她低低地叫了一声，站起身来，接着她马上弯下身子，拾起另一个从她膝盖上掉到地板上的信封。

她拆开信封，赶紧抽出信纸。……

“我最亲爱的孩子，”信上写着，“乘我还能用清楚的字迹写信给你的时候，我写这封信。我费了很大的力气为你存着所有剩下来的钱；我保留着这笔钱，无非是为了要更好地帮助你。钱是你的。它绝不会受到损失；它不会被动用。一共有五百镑。直到现在为止，我挣的钱一个子儿也不留。至于将来呢，我要是还活着的话，我一定要留下一些——一点儿——好让我来看你。我一定要来看你。我一定要再看见你一次。

“简直难以相信，你会看到这封信。上帝似乎已经把我忘了。我想要看你——然而死亡将是更大的恩惠。你要是看到这些字句的话，我吩咐你首先要感谢上帝终于变得仁慈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死了，而这是好事情。我亲爱的，我走投无路了。”

下一段是这样开头的：“我的视力快要完……”

那一天，她不再看信。把信拿到她眼前的那只手慢腾腾地垂下去。她穿着一身家常穿的黑衣服，柔软的身子直挺挺地走到窗前。她的眼睛是干的。没有悲伤的哭声或是低低的感谢声从她的嘴里流出来，上升到天上去。尽管他出于父爱尽了一切努力，生活一向还是太艰苦。这已经使她不再流露自己的感情了。但是这些年来，生活的痛苦，对贫穷的焦虑操心，对糊口所作的艰苦挣扎的羞愧，第一次消失了。甚至她丈夫和孩子们的形象似

乎都从她眼前飘开去，隐入灰蒙蒙的暮色中。她只看到她父亲的脸，好象他来看她了，那是一张老是神情安详的大脸盘，跟她最后一次看到的一模一样，只是相貌更庄严、更亲切。

她把那封折迭的信塞在她那件家常穿的黑背心的两颗钮扣中间，伸出她的额头，靠在一块窗玻璃上，一直靠到暮色苍茫，一动也不动，她把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给了他。去世啦！这可能吗？我的上帝，这可能吗！这个打击由于在辽阔的世界上分居两地，由于多年的不见，有所缓和。有多少日子，她整天都不想他——没有时间嘛。但是她一直爱他，她觉得她毕竟是一直爱他的。

鹿　金译

# 黑 暗 的 心

## 一

“奈莉号”，一只巡航小艇，微微一晃便抛下了铁锚，风帆颤也没颤动一下，就停稳了。潮水已经涨足，风几乎已经平息，既然是准备开往河的下游，它只好停泊下来，等待回潮。

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在我们面前铺开，俨然是一条茫茫海途的开端。远处水面上，大海和青天融成一体，连个接缝也没有，在这片亮闪闪的开阔空间里，随潮漂来的一只只大游船上黑褐色的风帆，衬托在一串串尖尖矗起的红帆中间，船上油漆过的斜杠发出微光。一层烟雾笼罩着低低的海岸，海岸一片平坦地向大海伸去，逐渐消失在水中。格雷夫森德上空的天色是黯淡的，靠里更显得黯淡，似乎浓缩成一层悲怆的朦胧，一动不动地低覆在这座世界上最庞大、也最伟大的城市上。

负责几家公司的那位主任，是我们的船长和老板，他脸朝大海站在船头上。我们四个人含情地望着他的背影。这幅景象中的海洋情调，比整个这条河上的任何东西所显现的更多。他看样子好象是个引水员，对水手来说，引水员就是安全可靠的化身。他的工作岗位竟不在那片亮闪闪的河湾上，而在他的背后，在那层低覆的阴暗朦胧中，这一点我们真是很难理解呢。

我已经在别处说过，是大海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它不仅

在长时间的分别中使我们心连心，它还有一种作用，能使我们彼此容忍对方的信口开河——甚至容忍他的自以为是。律师——一位最好不过的老年人——因为年高德劭，享用着甲板上唯一的一只软垫，躺在唯一的一条毯子上。会计已经拿出一盒多米诺骨牌，正在用它们搭房子玩。马洛盘着腿坐在船尾，背靠着后桅杆。他两颊深陷，黄面孔，背脊挺直，一副苦行僧的模样，两只胳膊垂下来，掌心向外翻，活象一尊菩萨。主任看铁锚拉稳了船，放心了，向船尾走来，坐在我们中间。大家懒懒地谈了几句，接着小船上便是一片寂静。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玩起那副多米诺骨牌。我们都若有所思，什么也不想做，只是静静地瞪着眼睛。白昼在一阵安详的宁静和美丽的辉光中逐渐逝去。水面平稳地闪耀着，天空中一个斑点也没有，静洁无瑕的光亮构成了一片安然寥廓；爱赛克斯沼泽上的那片烟雾好似一幅轻巧绚丽的薄纱，从内陆的丛林高地上垂下，把低低的海岸覆盖在它透明的皱褶里。只有西边天际笼罩着上游河段的那片朦胧，每分钟都变得更为阴沉，好象落日的临近激怒了它似的。

终于，沿一条曲线，太阳不知不觉地沉得很低了，鲜亮的白色变成了无光无热的暗红色。它仿佛在接触到那片覆盖着芸芸众生的朦胧时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马上就要突然消亡似的。

顷刻间水面上出现了变幻，安谧中减少了光辉，却更显得深沉。宽畅的航道中的古老河流，在这白日将尽时，水波不兴地安息着，它世世代代为两岸聚居的种族做过多少好事情，如今它，这条可以通往天涯海角的水上通途，端庄静穆地舒展在眼前。我们在观赏这条令人崇敬的河流，不是靠一个短暂的来而复往、去而不返的鲜艳白昼的闪亮，而是靠一种永志不忘的记忆所发出的庄严光辉。的确，对于一个怀着敬仰和深情象常言所说“依海

为生"的人来说，最容易触发起关于泰晤士河下流一带昔日伟大精神的思古幽情。浪潮涌来，又流去，终年操劳不息，其中满都是对于人和船的记忆，是它，把这些人和船或是载向大海去战斗，或是载回家去安憩。所有那些这个民族引为骄傲的人士，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到约翰·富兰克林爵士①，它都熟悉，都曾为他们服务过。他们都是骑士，无论是否享有过骑士的称号——都是海洋上伟大的游侠骑士。它曾载浮过所有那些名字如同宝石一般在时代的暗夜中熠熠发光的船只，从"金鹿号"开始——它圆滚滚的两侧船舱中装满金银财宝归来时，女王陛下曾亲临拜访，那显赫一时的故事，就是以此结束的——直到"爱瑞巴斯号"和"恐怖号"——它们出发去进行另一些征讨而都一去不复返。它熟悉许多船和许多人。这些人和船从德夫特弗德、从格林威治、从伊瑞斯出海，——其中有冒险家和移民；有皇帝们的船和生意人的船；有船长们和海军将领们，有专做东方生意的隐秘的"私贩"们，还有在东印度舰队服现役的"将军们"。黄金的猎取者或名誉的追逐者们，都是从那条河流上驰出的，他们手持利剑，往往还高举着火炬，他们是陆上强权的使者，是从圣火中取来火花的人们。有什么样的伟大的人和事，不曾随这条河的退潮，向一个未知世界的神秘中漂浮而去啊！……人们的梦想，共和国的种子，帝国的萌芽。

落日西沉了；暮霭降临在河上，沿岸开始出现了灯光。恰普曼灯塔，一个三条腿竖立在烂泥平台上的东西，放射出强烈的光芒。船上的灯光在海港的航道上移动——一大片往来奔波的熙熙攘攘的灯光。再往西，在上游的河段上；那个巨大的城市所在

①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是英国十六世纪著名航海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探险家。

的地方依然预兆不祥似地显现在天际，夕阳中一片低覆的朦胧，几颗星星下一片血红的光亮。

“这块地方，”马洛突然说，“也是世界上的黑暗地带之一啊。”

他是我们中唯一仍然“依海为生”的人。对他所能说的最坏的一句话只是，他不能代表他的阶级。他是一个水手，但是他也是一个流浪汉，而大多数水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都过着一种原地不动的生活。他们的心情都象是在闭门家居一样，而他们的家永远在他们身边——船；他们的祖国也永远在他们身边——大海。船与船总是非常相象的，而大海也永远是同一个模样。在他们这种一成不变的环境中，异国的海岸，异邦人的面孔，变化万千的生活，都从身边一溜而过，不是被蒙上一层神秘感，却是被蒙上了些许自以为是的无知；因为对一个水手说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神秘的，除非是大海本身。大海是支配他的存在的霸主，象命运之神一般不可思议。至于其他，工余之暇，偶尔上岸蹓跶一次，或是偶尔寻欢作乐一番，就足以使他看到整个一片大陆的秘密了，而往往他会发现这种秘密也并不值得去了解。水手们的信口开河都是直来直去的。全部的含义就象一只敲开的核桃明摆在它的破壳里一样。但是马洛不是一个典型的水手（如果把他信口开河的癖好撇开不谈的话），对他说来，一个故事的含义并不象胡桃肉一样藏在壳里边，而是在外层把故事裹了起来，而故事突出了含义，就象一股灼热的光散射出一抹烟雾来一样，这情景就好象那些迷蒙的月晕光环，有时候只是靠了月亮光怪陆离的辉映，才使我们能看得清它。

他的话全无惊人之处，马洛正是这种人。大家一声不吭地听他说下去。甚至没有一个人费神去哼一下，他马上便说开了，

非常缓慢，——

“我想起那非常古老的时代，罗马人初到这里的时代，一千九百年以前——好象就在前一天……。是自从有了——你们说是骑士吗?——光明才从这条河上出现的。对;但是这光明好象在一片平原上匆匆奔过的火焰，好象密云丛中的一次闪电。我们就生活在这闪光之中——但愿这闪光跟这古老的大地不断转动那样，能够永不熄灭!但是昨天黑暗还留驻在这里。设想地中海里有这么一艘古罗马漂亮的三层桨座的大战舰，舰上有这么一位司令官，他突然接到命令被调往北方;他匆匆忙忙跨越高卢，去指挥一只小船，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书本的话，这种小船，罗马的军团战士们——他们一定都是些了不起的能工巧匠——他们造起这种船来，显然只要一两个月时间就能造出上百艘。让我们设想他来到这里——这世界的尽头，海是铅灰色的海，天是烟黑色的天，船死板得好象一只六角手风琴一样——沿着这条河，满载军需品，或者有待交付的定货或者其他随便什么东西吧，沿这条河向上游驶去。沙岸，沼泽，森林，野蛮人——简直没有什么一个文明人可以吃的东西，除了泰晤士河的水就什么也没有可喝的。这里既没有法勒里美酒，也无法登岸。所到之处只能见到隐藏在荒野中的一座座孤零零的营房，好似几根针落进一捆干草里——寒冷，迷雾，风暴，疾病，流离失所，再就是死亡，——天空中，河水中，丛林中，到处暗藏着死亡。他们在这儿一定会象苍蝇似的死亡。噢，是的——他干完了这件事。毫无疑义干得非常好，后来也没有多去想过它，除非偶尔会吹嘘一下，说他当年曾有过怎样的经历。他们都算得上是敢于面对黑暗的男子汉。也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望有朝一日会被提升为拉文纳舰队司令，并因此而精神振奋，当然他还得在罗马有些

好朋友，并且能从这里可怕的气候中死里逃生。或者也可以设想有一位身穿罗马长袍的体面的年轻公民——也许因为掷骰子输的太多了，是吗，——跟随某位大员，或是收税官，或者甚至是一位商人，来这里寻找发财的机会。在一片沼泽上登陆，穿过森林向前走，在内地的一处驿站上，他感觉到原始的荒凉，无边无际的荒凉，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那是森林中，莽丛中和野蛮人的心灵中骚动着的野性所构成的全部神秘的生活。而他对于这种神秘却不得其门而入。他不得不在那无法理解的世界，同时也是令人憎恶的世界当中活下去。而这世界又具有一种能对他发挥作用的蛊惑力，那是一种由他心中的憎恨所引起的蛊惑力——你知道。设想那与日俱增的后悔，那逃跑的渴望，那无能为力的厌恶，那投降，那仇恨，"

他停了一会。

"听我说，"他重又开始说，把一只胳膊从肘部抬起，掌心向外，于是，加上他盘在身前的两条腿，他的姿势就活象一个穿着西装讲经的菩萨，只是缺少一座莲台——"听我说，现在我们谁也不会有和这完全同样的感受了。是效率——是对效率的热衷——救了我们。不过这些家伙却也没啥了不起，说真的。他们不是殖民地的开拓者；他们的管理机构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再没有更多，我觉得。他们是征服者，而要当个征服者你只需要有残暴的武力就够了——即使你得了手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因为你的力量仅仅是从别人的软弱中产生出的一种偶然而已。为了获得所能获得的东西，凡是可以到手的，他们都去攫取。这不过是在用暴力进行掠夺，加上大规模的谋杀，而人们却瞎着眼睛扑上去——凡是以黑暗作为对手的人照例都是如此的。征服这块土地，这主要是指从那些肤色不同、或是鼻子

比我们稍塌一点儿的人手里抢走它，这并不是一件漂亮的事情，如果你十分仔细地去对它观察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点。唯一能够给于补偿的是那种观念，那种隐藏在它背后的观念；这不是一种感情上的借口，而是一种观念。以及一种对于这观念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信仰——这是一种可以去加以树立，对它顶礼膜拜，向它贡献牺牲的东西……"

他突然中断了，点点火光在河面上滑过，微小的绿光、红光、白光，在彼此追逐、超越、合并、穿插，——然后又缓缓地或匆匆地散开。在这逐渐深沉的暗夜里，这座伟大城市的交通往来，正在这条不眠的河流上继续进行着。我们在观望，在耐心地等待——在涨潮结束之前，再也无事可做；在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他才用一种支支吾吾的声调说，"我想你们几个家伙还记得有一回我确实干过一阵子内河水手的差事吧，"这下子我们知道，命中注定，在退潮之前，我们非得听马洛讲一段他的有头无尾的经历不可了。

"我不想老拿我个人从前的经历来麻烦你们，"他开始说，这句话暴露出许多讲故事人共有的弱点，他们似乎往往都不知道他们的听众最喜欢听什么；"但是要了解这段经历对我所产生的效果，你们必得先知道我是怎样到那边去的，我看见过些什么，我怎样沿着那条河到达我初次见到这个可怜家伙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航海所能达到的最远点和我一生经历的最高点。不知为什么，它似乎能在某种程度上照亮有关我的每一件事情——直照进我的思想。它也是相当阴暗的——而且还很可怜——它没有一点儿异乎寻常的地方——也不是十分清晰。不，不十分清晰。但是它似乎是投射出了一股亮光。

"那时候，你们记得，我在印度洋，太平洋，中国海，跑了很

久，刚刚回到伦敦——我是定期跑东方的——一跑就是六年左右，然后我就游手好闲起来，上你们几个家伙那儿去，妨碍你们的工作，闯进你们家里捣蛋，简直好象我负担了一种神圣的使命要去开导你们似的。一时之间倒非常称心，只是过了一阵子我真是歇得腻味了，我就开始去找船——我想我得去干一干世界上最艰苦的工作才是。可是却没有一只船肯看上我一眼。后来找船这事儿我也觉得厌烦了。

"我小时候非常爱看地图。我会一连几个钟头看着南美洲，或是非洲，或是澳洲，梦想着探险生活的各种荣耀。那时候地球上还有许多块空白，当我在地图上看见一块特别吸引人的空白时(而所有的空白看起来都特别吸引人)，我就会用手指头按着它说，我长大了一定要上那儿去。我记得北极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还没去过，现在也不会再试了。魅力已经消失了。其余的空白地方都散布在赤道附近，两个半球的各个纬度上也有。有些这种地方我去过了，并且……噢，咱们不谈那个了。可是还有一块地方——最大的，最空白的地方，可以这么说吧——我对它还怀有一种渴望。

"的确，到今天它已经不再是地图上的一块空白了。从我的童年时起，它已经被人填满了河流，湖泊和地名。它已经不再是一块充满愉快神秘的空白——一块可供一个孩子去大做其美梦的白斑点了。它已经变成了一块黑暗的地方。但是其中特别有一条河，一条极大的河，你能够在地图上看到它，它象一条伸长的巨蛇，头浸在海里，身子一动不动躺在一片广袤的荒野上朝远方逶迤伸展，尾巴隐没在这块土地的深处。当我从一家商店的橱窗里望着它的地图时，它强烈地迷住了我，就象一条蛇迷住了一只鸟儿——一只愚蠢的小鸟儿一样。于是我想起在那条河上

有一家大商行，一家做生意的公司。去他的！我心里想，这么大的淡水河，他们要做生意不能不用一些船。——不能不用汽船吧？我干吗不该去试着搞一条来管管呢。我沿着舰队大街往前走，总丢不开这个念头。这条蛇已经把我迷住了。

"你们明白，那个贸易公司是一家大陆上的商行；但是我有好些亲戚住在大陆上，因为那儿省钱，并且据他们说，那儿并不象看起来那么讨人嫌。

"很抱歉，我得承认我开始去打扰他们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开端。我一向不是这样办事的，我总是用我自己的腿走我自己的路，往我想去的地方去。我本来自己也不会相信我会这么做的；但是——你们看，——不知怎么我觉得我必须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于是我便去打扰他们。那些男人说，'亲爱的朋友，'可是什么也不帮我做。于是——你们相信吗？——我就试着找女人帮忙。我，查理·马洛，让女人去干——去找个职业。老天爷！噢，你们瞧，这个念头就这样驱使着我。我有一个姨妈，一个亲爱的热心人儿。她写信说：'这很令人高兴。我准备为你做一切，一切。这个主意非常妙。我认识那个机构里一位很高级的人物的妻子，还认识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等等，等等。她下决心去大大忙乎一阵，让人家任命我当一条内河汽船的船长，如果我这么盼望的话。

"我得到了任命——当然；并且很快就得到了它。似乎公司接到消息说，他们有位船长在一场和土人的混战中被打死了，这是我的运气，这下子我更急于想去了。好些个月以后，我才试图找到他的尸体，这时我才听说，这次争吵最初是由一场关于几只母鸡的误会引起的。是的，两只黑母鸡。弗雷斯勒文——这家伙的名字，他是个丹麦人——认为在这笔交易里人家要花招让他

吃了亏，于是他上岸去拿一条棍子揍那个村长。啊，听人说起这个，同时又听他们告诉我说，弗雷斯勒文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生物当中最文雅，最娴静的一个，我一点也不吃惊。他无疑是的；但是你知道，他在那边从事这场崇高的事业已经几年工夫了，很可能他到最后觉得有必要维护一下他的自尊心吧。因此他毫不留情地抽打着那个老黑人，同时有一大群这黑人的同胞在一旁看着他，吓得目瞪口呆，到后来有一个人——据说是村长的儿子，——听见老家伙的喊叫声，逼急了，用一只长矛冲这位白人犹豫不定地一戳——它当然便轻而易举地戳进了两块肩胛骨中间。马上全村的人都逃进了森林，他们以为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临头。而另一方面弗雷斯勒文的汽船也惊慌失措地开跑了，是由轮机手在掌管的，我相信。此后一直到我出场并且接替了他的职务以前，似乎没有人为弗雷斯勒文的尸体多操过心。可是我不好丢开这件事不管；不过当我最后有机会和我的这位前任相会的时候，他肋骨间长出的青草已经高得足够盖住他的遗骸了。全副骨头架子都在。自从他扑倒在地之后，这堆超自然的存在物不曾被打动过。村子被抛弃了，茅屋都黑洞洞地空敞着，在日渐腐朽，歪歪斜斜地围在坍塌的泥墙里。果真是一场大难临头了。居民们已无影无踪，男人、女人、孩子们，全都怕得要命，钻进丛林，四处逃散了，再也没有归来。我也不知道那几只母鸡命运如何，我想不管怎样了吧，总归是献身于这场进步的事业了。反正是靠了这一光荣的业绩，我才获得任命的，本来我还得好好儿盼望一阵子呢。

“我象发了疯似地四处奔跑，去作准备，不到四十八小时，我已经在横渡海峡、去见我的雇主，并且签合同了。短短几小时以后，我便到达一座城市。这地方总是给我一个白色坟墓的印象。

这无疑是偏见。找到公司办事处并不费力。它是这城里最大的事物，我遇见的每个人满肚子里都装的是它。他们正打算经营一个海外的帝国，通过贸易去赚取非常多的钱。

“深深的阴影当中一条狭窄又荒凉的街道，高大的房屋，数不清的挂着软百叶帘的窗户，死一般寂静，石板缝里冒出青草来，左左右右都是神气十足的能走四轮马车的拱道，巨大的双扇门沉甸甸地张开一条缝。我从一个这样的门缝中溜进去，踏上一条打扫干净、不加修饰的楼梯。象荒野一般死气沉沉。我推开我遇见的第一扇门。两个女人，一个胖，一个瘦，坐在草垫椅子上结着黑绒线。瘦的一个站起身冲我走来——依然低着头在结绒线——只是在我刚想给她让路的时候——就象你碰上一个梦游病患者一样——她才站住了，抬起头来看，她的衣服平整朴素得象个伞面子，她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把我领进一间候见室。我报了姓名，便四顾张望。一张松木台子放在中央，四面靠墙是些普通的椅子，一边墙上挂着一幅大大的光采焕发的地图，标着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红颜色特别多——这种颜色不管什么时候看起来都令人高兴，因为你知道那儿的工作真有些成绩了，蓝颜色也相当多，绿颜色有一小块，还有一些橘红色的斑点，东海岸上有一片紫颜色，它表示有一些好样儿的进步开拓者们正在那里痛饮好样儿的德国陈啤酒。但是这里任何一块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去的是黄颜色的地方，它恰恰在地图中央。那条河就在那儿——它令人销魂——也能致人死命——恰象一条蛇。哎哟！一扇门打开了，露出一个白头发的秘书的脑袋，但脸上却带着怜悯，一根皮包骨头的食指招呼我走进内殿。那里光线阴暗，一张低矮笨重的写字台占据了中央。从写字台后面显出一个身穿礼服大衣的暗淡的大块头的身影。这就是那

位大人物。他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我这么估计，手中掌管着不知多少百万的英镑。他握了手，我觉得，还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声，对我的法语表示满意。Bon Voyage① 。

“大约四十五秒钟之后，我发现自己又和那位富有怜悯心的秘书一起呆在候见室里了。这位秘书十分感伤地，并且也是满怀同情地让我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我相信我是承担了一些责任，其中包括不泄露任何商业上的秘密。当然，我并不打算这样做。

“我开始觉得有点局促不安。你们知道我是不习惯于这套繁文缛节的——而且这种气氛之中有着一些不吉利的味道，我真有点象是被人家牵进了某个阴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是什么不大对头的东西；因此我很高兴我能走出这个房间。在外屋里，那两个女人还在一个劲儿地结着黑绒线，又来了一些人，那个年轻一些的女人来回走着给他们引路。那个老的坐在她的椅子上。她的平底布便鞋下踩着一个脚炉，怀里躺着一只猫。她头上戴着一个浆过的白玩艺儿，一边面颊上有颗瘊子，一副银丝眼镜挂在鼻子尖上，她从眼镜上边对我瞥了一瞥，那种一瞥而过并且无动于衷的冷漠目光令我心神不定。有两个面容愚蠢而又神情快活的年轻人被从我身边带过，她也投以同样迅速淡漠而睿智的一瞥。她似乎洞察关于他们的一切以及我的一切。我浑身上下感到不自在。她显得神秘莫测，又显得好象她执掌着人的命运。当我远在那边的时候，我往往会想起这两个女人来，是她们守卫着那黑暗世界的大门，她们结的黑绒线好象是用来做一条温暖的遮尸布，她们一个在引路，不停地把人们引向那未知的世界，另一个则用一双漠不关心的老眼睛，明察秋毫地

① 法语：祝您一路平安。

审视着一张张快活而愚蠢的面孔。Ave①！结黑绒线的老家伙。Morituri te Salutant②。给她瞧过的人跟她再度见面的没有几个——不到一半，远不到一半。

“还要去见见医生。‘仅仅是个形式’，秘书安抚我说，显出一副对我的全部悲哀深表同情的样子。于是一位帽子压在左边眉毛上的年轻家伙，我猜是个职员吧，——这家商行里一定有职员的，虽然这屋子寂静得就象座落在死人的城市里一样——从楼上一个什么地方走出来，引我去见医生。他一副寒酸相，不修边幅，外衣的袖子上尽是墨水渍，老式的领带又大又皱，打在破靴子尖儿似的下巴底下。见医生还稍嫌早一点，因此我建议喝上一杯，他立即显出一副愉快的神情。当我们面对两杯苦艾酒坐下的时候，他对公司的生意大事赞扬，后来我偶然地表示奇怪说，为什么他不到那边去呢。他立刻变得非常冷静而镇定。‘柏拉图告诫其弟子曰，吾非若吾相貌之愚蠢也，’他用一种掉书袋的口气说，举起杯一干而尽，我们便站起身来。

“老医生按着我的脉搏，同时显然在想着什么别的事情，‘好的，好去的，’他咕哝着说，然后以一种多少是热切希望的语调问我能不能让他量一量我的脑袋。我颇有些诧异，但还是说可以，这时他拿出了一个象是卡钳的东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地量过了尺寸，并且仔细地作了记录。他个子很矮，满脸胡子碴，穿一件工作服似的磨光露线的外套，脚上是一双拖鞋，我当他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傻瓜。‘为了科学的缘故，凡是去那边的人，我总是请他们允许我量一量他们的头盖骨。’他说。‘等他们回来了再量一次?’我问。‘噢，我从来没见他们回来过，’他说，‘再说，变

① 拉丁语：天主教徒对圣母玛利亚的欢呼声，意为：“万福！”

② 拉丁语：我们这些将要死掉的人向您致敬。

化是在脑袋内部发生的，是吗？'他微微一笑，好象因为一个什么悄然的玩笑而哂然。'这么说你是要到那边去的罗。好极啦。也很有意思，'他对我目光锐利地扫了一眼，又作了一项记录。'家族里有人发过神经病吗？'他问，一种讲求实际的口气。我感到非常气恼。'这问题也是为了发展科学吗？''这应该是，'他说，并不注意我的激动。'有科学意义的，观察人们的精神变化，当场观察，不过……''你是一位精神病医生吗？'我打断他。'每一个医生都应该——多少懂一点儿这个，'这古怪的家伙不动声色地回答。'我有一个小小的理论，你们这些到那边去的先生们一定要帮我来证实一下。我们的国家占有如此宏伟的一片属地，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好处，而我只沾这么一小点儿光。让别人去发财吧。请原谅我的这些问题，但您是来接受我检查的第一位英国人……'我急忙向他表示我一点儿也没有典型性。'我要是有典型性的话，'我说，'我就不会跟你这样谈了。''你的话颇为深奥，也可能是错误的，'他说，同时笑一笑。'避免激动，甚于避免在日光下曝晒。adieu①，你们英国人怎么说的，嗯？再见。啊！再见。adieu，在热带地区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都必须保持冷静。'……他举起食指警告……'Du calme, du calme. Adieu.'②

"还有一件事要做——去和我那位了不起的姨妈告别。她见到我时喜气洋洋。我喝了一杯茶——要有好多日子喝不上这么象样的茶了——并且还是在一间非常令人心神镇静的房间里，那些贵夫人们的客厅看起来都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坐在火炉边静静地长谈了一次。通过这番倾谈，我才明白，我是被介绍给了那位大人物的妻子，以及天晓得还有多少其他的人，说我是一

① 法语：再见。
② 法语：冷静，冷静。再见。

个罕见的有天才的人，——算公司这回运气好——一个不是每天都能捞到的人才。老天爷！而派我去管的，是一艘不值几文钱的，装着玩具般的汽笛的内河汽船！我还是那些'工作者'之一呢，大写的[①] ——你知道。象是一位光明的使者之类，一个比较低级的圣徒之类。就在那段时候，报刊上和社会言谈中有过许许多多陈词滥调，这位卓越的女性恰恰生活在这些兴盛一时的骗人鬼话中，被搞得晕头转向了。她大谈其'使那千百万愚民摆脱他们可怖的生活习惯'，一直谈得，唉呀，我敢说是，让我非常不受用为止。我斗胆暗示她，这家公司是办来为了赚钱的。

"'你忘了，亲爱的查理，劳动赚钱，理所当然嘛，'她兴致勃勃地说。真奇怪，女人们距离真理竟是这么遥远。她们生活在一个她们自己的天地里，而世界上从来不曾存在过任何这样的天地，也决不可能存在。她们的这种天地真是太美妙了，如果她们竟会建立起这样一个天地来，那么，不等日落西山就会土崩瓦解的。我们男人们自从创世以来一直心满意足地接受下来的某个该死的事实[②]，会突然冒出来，把她们的整个的这一套打得粉碎的。

"然后她拥抱我，叮嘱我要穿法兰绒衣服，一定要常写信，如此等等——我便走了。在大街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好象我是个骗子。真奇怪，我一向是接到通知二十四小时以内便可以动身去天涯海角的，比大多数人横穿一条马路时还考虑得少些，而如今面对这种寻常事，片刻之间竟然会——

---

① 英语大写字母开始的名词，表示是专有名词，这里指：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而是负有开拓非洲，传播文明的神圣使命的人，这是当时殖民主义者对自己的美化。

② 意指上帝创世时，先造男人，后来抽男人的一根肋骨来再造出女人。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且不说是犹豫吧，但却是惊恐地停顿了下来。我能给你们做的最好的解释是，那时候，在一两秒钟内，我仿佛觉得我不是出发到一片大陆的中心去，而是要动身钻到地球的中心去。

"我是乘一艘法国汽船去的，在他们那边的每一个混账港口上它都要靠岸，唯一的目的是，据我所知，送士兵和海关职员登陆。我注视着海岸。眼望一片海岸从船舷旁滑过，这就象猜谜一样。那岸就呈现在你面前，有时笑意盈盈，有时愁容满面，有时招手引人，有时富丽堂皇，有时平庸简陋，有时枯燥乏味或是荒凉粗犷，而处处的海岸全都是沉默不言的，带有一副窃窃私语的神情。来吧，来发现一番吧。这片海岸几乎是毫无特色，仿佛还处于发展形成的阶段，面目单调阴沉。那片莽莽丛林的边沿，如此苍郁浓绿，几乎是一片漆黑，镶有一条白色浪涛的花边，笔直笔直，好象一条用尺划出的长线，远远地，远远地伸展开去，沿着一片蔚蓝的大海，海水的光闪上蒙着一层缓缓移动的迷雾，变得模糊不清了。阳光猛烈，这片土地仿佛在发亮，并且沾满了水汽。到处可见一些绿茵茵白花花的斑点，一簇一簇地呈现在白色浪涛的那一边，有时上面还飘着一面旗。这是些已经有几百年之久的居民点，而和它们那人迹罕至、一望无际的背景相比，却好象只有针尖般大小。我们隆隆前进，停下来，送士兵上岸；再前进，送海关职员上岸，这是一片象是已被上帝抛弃了的荒野，只看见一间铅皮顶小屋和一根旗杆隐没其中，而这些职员却是派来征收进入这片地方的通行税的，再送些士兵上岸——大概是去保护这些海关职员的吧。有些士兵，我听说，淹死在岸边的浪涛里了，但是他们是否真的淹死了，似乎根本没人去关心。只须把他们往那儿一扔，我们再继续前进。海岸每天都是一个模样，好象我们不曾移动过；但是我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地

方——许多贸易点——名叫大巴莎小波波之类，象是在一块丑恶的布景前面演出的下流闹剧的名称。一个乘客过的懒散日子，在这群与我了无瓜葛的人群中间的孤单，这片油腻的、无精打采的海水，海岸上一成不变的阴沉气氛，这些都似乎使我脱离了事物的真谛，在一种令人沮丧的、毫无意义的幻想中苦思冥索。时而传入耳际的拍岸浪涛声的确给了我一种乐趣，象是听到了同胞兄弟的话语一般。它是一种有来由、有含义的、自然的东西。时而岸边划来一只船，使人暂时接触到现实。它是由一群黑人划桨的。你能够远远望见他们的眼白在闪亮。他们呼叫、歌唱；他们汗如雨下；他们的面孔好似一张张奇形怪状的假面具——这些家伙们；但是他们有骨骼，有筋肉，有野性的生气，有强烈的运动活力，这些都象那沿岸的波涛般自然而真实。他们出现在那里无须任何借口。望着他们就是一种巨大的安慰。顷刻间我会觉得我仍然属于一个直截了当的事实所构成的世界；但是这种感觉不会维持多久。某种东西会突然出现来吓跑它们。一次，我记得，我们碰见一艘在岸外抛锚的军舰。那儿甚至连个茅棚也没有，而它却在对丛林开炮，看来法国人正在附近一带进行一场他们的战争。舰上的军旗象一块破布那样有气无力地垂挂着；长长的八英寸大炮的炮口越过低低的船体向外伸去；油腻、粘滑的浪潮把船体懒洋洋地荡起又荡落，使它那细细的桅杆晃动着。在这片大地、苍天和海水所组成的空旷浩瀚之中，是它，莫名其妙的它，在对着一片大陆开炮。砰，一尊六英寸的大炮响一声；一股小小的火焰腾起又隐没，一点儿白烟消散了，一粒小小的弹丸发出一阵微弱的呼啸——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也不会发生。这种作法中，有一些儿神经错乱的成分，这副景象中，有一股故作悲哀的开玩笑的味道；船上有个人煞有介事地向我保

证说，有一个营地里住着土著——他把他们称作敌人！——隐藏在岸上某个地方。他的这番话并不能驱散我的这种想法。

"我们把那条船的信件给了它（我听说在那条寂寞的船上，人们正在害热病死去，一天要死三个）再继续前进。我们又访问了几处名字滑稽的地方，那里，在静静的泥土味的气氛中，象在一个温度过高的墓穴里，正举行着死神和贸易的快乐的舞蹈。我们总是沿着那没有一定形状的海岸前进，岸边镶着一条危险的浪涛，好象大自然本身也曾试图抵挡入侵者；一些小河流进流出，这是些生活中的死亡的溪流，它们的河岸烂成一滩泥，河水都是稠稠的泥浆，侵蚀着水中歪歪斜斜的红树丛，这些树仿佛处于极度的无能为力的绝望中，朝我们蠕动。我们在哪里都停得不久，都不足以构成特别的印象，但是总的说来我越来越感到一种模糊而沉闷的疑虑。就好象我们在梦魇四伏的环境中进行着令人生厌的旅行。

"过了三十多天，我才看见那条大河的河口。我们在政府机构所在地的岸外抛锚。但是我还要再向前走大约二百英里才能开始工作，因此一有可能，我就出发到上游三十英里的一个地方去。

"我乘上一条小小的航海汽船。船长是瑞典人，知道我是个水手，请我上了驾驶台。他是个年轻人，瘦瘦的，挺漂亮，性情乖僻，又长又直的头发，拖着脚走路。当我们离开那可怜的小码头时，他对着海岸轻蔑地仰头问我：'您是在那儿住的？'我说，'是的。''这些机构里的家伙倒挺不错——是吗？'他继续说，英语讲得非常精确，话中有些辛酸味。'有些人为了一个月几个法郎干的是什么工作啊，真让人奇怪。我很想知道那种事情到了上游荒野里又会是怎么个样子？'我对他说，不久我就会看见了。'是——这——样嘛！'他大声说。拖着脚后退了一步，同时一只

眼睛警觉地注视着前方。'别太肯定了,'他接着说,'前不久我载过一个人,他半路上上吊死了。也是个瑞典人。''上吊!为什么,老天哪?'我喊叫着,他继续警觉地注视着前方。'谁知道!也或许是太阳他吃不消了,或许是荒野吃不消了。'

"终于我们驶进一片开阔的水域。出现了一段陡峭的石岸,岸上是一堆堆翻起的泥土,一处山坡上有些房子,另有些是铁皮顶的,有的在一大片洼穴中间,有的高高地挂在斜坡上。山上急流不停地发出的喧闹声,在这块有人住的不毛之地的上空回荡。好多人,主要是黑人,赤条条的,象蚂蚁一样四处移动。一座栈桥伸进河当中。时而炫目的太阳会突然射出一股强光,遮没你眼中所有这一切。'那儿就是您公司的贸易站,'瑞典人说,一边手指着石头斜坡上的三间木头的军营式建筑。'我就给您把东西送上岸去。您是说四个箱子?好。再见。'

"我碰见一只翻倒在草地里的锅炉,接着发现一条通往山上的小道。它遇上一些大石块,就转向一旁,一辆小型火车厢轮子朝天在那儿躺着,它也转个弯儿绕过它。车厢上一只轮子脱落了。这件东西看起来象一只动物的尸体样死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又碰见一些正在腐烂的机器零件,和一堆生锈的铁轨。一丛树木在路的左边形成一片荫凉,似乎有一些黑颜色的东西在树下微弱地蠕动。我眼睛眨了眨,看见前面的路很陡。路右边嘟嘟嘟地吹起了号角,接着我看见一群黑人在奔跑。一声重重的沉闷的巨响把地面震动了一下,一股烟从峭壁上冒出来,如此而已。山崖的外表上没显出什么变化。他们在修一条铁路。峭壁并不挡路或是妨碍什么;但是这漫无目的的爆炸便是他们所进行的全部工作。

"脑后传来一阵轻微的当啷声,使我转过头去。六个黑人排

成一行，费力地沿小道向上行走。他们挺直身子踏着慢步，使头上顶着的装满泥土的小篮子保持平衡，而当啷声跟他们的脚步合拍。他们的腰部围着黑色的破布，短短的布片儿在身后象尾巴似的来回摇摆。我能看清他们的每一条肋骨，他们肢体上每一个关节都象绳子上打的结一样；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套着一只铁项圈，一根链条把他们拴在一起，链条的环节在他们中间摇荡，有节奏地当啷作响。峭壁上传来的另一次爆炸声使我突然想起我看到的那艘对陆地开炮的军舰。这和那是同一种不吉利的声音；但是这些人不管你怎么想象都不能算成是敌人。他们是被称作罪犯的，那被触犯了的法律，和那开花的炮弹一样，落在了他们的头上，这是一种远隔重洋而来的无法解释的奥秘。他们大家干瘪的胸脯在同时喘气，使劲撑大的鼻孔在颤抖，眼睛木然无神地呆望着山上。他们在不到六英寸远的地方从我身边擦过，望也没望一眼，带有一种不幸的野蛮人所具有的、十足的、死一般的冷漠。在这群生番的身后，跟有一个释放留用犯，他是种种正在发挥作用的新势力的产物，他有气无力地蹓跶着，提一支来福枪，手握在枪身中间。他穿一件掉了一颗扣子的制服上衣，看见路上有一个白人，唰地一下子把武器扛上肩头。这纯粹是一种小心谨慎，因为从远处看，白人都是非常相象的，他搞不清我可能是谁。很快他就放心了，咧开大嘴，露出白牙，流里流气地笑笑，又对他的看管对象们瞟了一眼，仿佛是把我当作他光荣职责中的伙伴。而我毕竟也是这些崇高而正义的行为所属于的那个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我没有往上走，而是转过弯向左边坡下走去。我是想在望不见这链条串着的一群人之后再上山去。你们知道我并不特别脆弱；我曾经不得不攻击和防守。有时候还不得不抵抗和进

攻——那也是以攻为守——，不计得失，只看我所一头撞进去的那种生活的需要。我以前见过暴力的魔鬼、贪婪的魔鬼和渴望的魔鬼——而老天作证！这都是些强大而精力充沛的，红眼睛的魔鬼啊，他们摆弄人，驱使人——是人啊，我告诉你们。但是当我站在这片山坡上的时候，我预见到，在这片大陆上令人目炫的阳光下，我即将去结识的，是一个软弱无力、装腔作势而又目光短浅的贪婪和残忍得愚蠢的魔鬼。我只是在几个月之后和一千里路之外才了解到它会阴险狡猾到什么程度。顷刻之间我瞠目结舌地呆立着，仿佛是接受到一个警告。最后我斜着走下山去，走向我先前望见的树林。

"我绕开一个巨大的、人们正在山坡上挖着的人工洞穴，为什么挖它我发现我无法推测。反正它不是个采石坑也不是个沙坑。它仅仅只是一个洞穴而已。它可能和那种人道的愿望有所联系，要给那些犯人们找点儿事干。我不知道是不是。后来我差一点跌进一个非常狭窄的山沟中，它几乎不比山腰上的一条断层裂缝更宽些。我发现有许多远道运来供新居住区使用的排水管翻滚在那里边。没有一根不是破的。乱七八糟的一堆。终于我走到那片树下。我的目的是在树荫里散一会儿步；但是刚一走进树荫，我便觉得，我好象是踏进了某个阴森森的地狱圈子里。山上的急流就在附近，一种不间断的，单调的，猛烈而又急速的喧哗以一种神秘的响声填满了树丛中令人沮丧的沉静，那儿的空气一动不动，连一片树叶也不摇晃一下——似乎滚滚向前的地球迈开的飞速大步突然间充耳可闻了。

"一些黑色的人形的东西蜷缩着，躺卧着，背靠树干坐在树丛间，他们紧紧地依附着大地，一半露出来，一半遮没在昏暗的光线里，呈现出各种各样痛苦的，认命的和绝望的姿态。悬崖上

又炸开另一枚火雷，接着我脚下的土地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工作在进行。工作啊！而这儿却是工作中助过一臂之力的人们离开工地前来等死的地方。

“他们正在慢慢地死去——这是一目了然的事。他们不是敌人，他们不是罪犯，他们现在已不是世界上还存在的任何什么东西，——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黑颜色的疾病和饥饿的影子，乱七八糟躺在绿树的阴影中。他们被从沿岸各处按照定期合同完全合法地招来，流离在这水土不服的环境中，吃着从没吃过的食物，他们病倒了，失去了工作能力，于是被准许爬到一边去歇着。这些奄奄待毙的人形的东西象空气一样自由——也几乎象空气一样稀薄。我开始能分辨出树丛下那些眼睛的闪烁来。接着，目光向下一转，我看见靠近我的手边的一张面孔。一把黑骨头直挺挺地斜倚着，一边肩头顶在树上，眼睑缓缓地抬起，深陷的眼窝向上望着我，一双极大的无神的眼睛，眼珠深处是一种茫然的、白色的、捉摸不定的微光，这点儿微光在缓缓地消散。这人看来很年轻——几乎是个孩子——但是你知道对他们这一点是很难说准的。我发现我再没有什么可做，只能把我口袋里那位好心的瑞典人船上的饼干递给他一块。他的手指头缓缓地合拢在饼干上，捏住了它——再没有其他动作，也再没望我一眼。他的脖子上系着一绺白色的毛线——为什么？从哪儿弄来的？这是一种标志——一种装饰——一种符咒——一种许愿的行为吗？到底跟什么意思有关？这一小段远隔重洋运来的白毛线，缠在他黑色的脖颈上，显得很刺眼。

“就在这棵树的旁边，还盘起腿坐着两把瘦棱棱的黑骨头。其中一个把下巴撑在膝盖上，视而不见地瞪着眼睛，一副令人不忍看的可怕模样；和他同在的另一个幽灵则是前额伏在膝盖上，

仿佛被一种极度的困倦所压倒；四周散开的其他人，有着各种各样不成形的瘫痪姿势，恰象一张描绘大屠杀或是大瘟疫的图片上所画的那样。正当我吓得发呆地站在那里，这群生物当中的一个，靠膝盖和手撑起来！匍匐着爬向河边喝水。他从手里舔着喝，然后端坐在阳光下，小腿盘在身前，过了一会儿，他便让他那毛茸茸的头向他的胸骨垂荡下去。

“我不想再在树荫里闲蹓，急忙向贸易站走去。当我快走近房屋的时候，我遇见一个白人，他的衣装打扮出人意料地高雅精致，使我猛一看以为他是个什么幻影。我看见一条高高的浆硬的领头，一双洁白的袖口，一件轻薄的羊驼毛上装，雪一样白的长裤，一尘不染的领带，和亮光闪闪的皮靴。没戴帽子。头发是分开的，刷光上油，露在一顶带绿色条纹的女用阳伞下，撑伞的是一只大而白的手。他真是令人惊异，耳朵后面还卡着一支笔杆儿。

“我和这个奇迹握手，我得悉他是公司的会计主任，公司所有的记帐工作都是在这个站上进行的。他说他出来走一会儿，‘吸点儿新鲜空气。’这句话带有一种终日过着伏案生活的人的口气，听起来惊人地古怪。我本来根本不想对你提起这个人，只是因为那个和我关于这段时间的回忆不能分开的人的名字，是最初听他说起的。再说，我尊敬这个人。是的；我尊敬他的白领，他的大袖口，他的刷光的头发。他的外表无疑是一只女人理发店里做招牌的假人模特儿；但是在这片土地上这种极度消沉败坏的气氛下，他保持住了他的外表。这是一种骨气。他浆硬的衣领和笔挺的衬胸全部是性格的成就。他离家已将近三年；后来我忍不住问过他，怎么能有办法炫耀出象这样白的衬衫来。他只是极轻微地红一红脸，并且谦虚地说，‘我在教站里一个土

著女人学习。真难办，她本来讨厌这种工作。'这么说这人还真做了点事情呢。他并且把全部心思都扑在帐簿上了，一本本都是整整齐齐、完美无瑕的。

"而贸易站里的其余一切都是混乱不堪的，——人，物品，房子。一串串满身尘土的黑人撇着八字脚来到又离去；流水一般陆续运来的工业品，不值钱的棉布，玻璃珠子，和运到黑暗深处的铜丝，换回来的是珍贵的点点滴滴不断送来的象牙。

"我还得在那个站上等十天——好象永无尽期。我住在院子里的一间栅屋里，但是，为了躲开那一片混乱，我有时会跑进会计的办公室里去。那间办公室是用横条的木板建成的，这些板条是胡乱拼接起来的，当他俯身在他那张高高的写字台上的时候，他从头顶到脚后跟都被狭狭的光带划成一条条的。要想看看外边，根本用不着打开那扇巨大的窗户遮板。这间屋子里也是很热的；一只只大苍蝇魔鬼似地营营嗡嗡，它们不是叮人，而是戳得你疼。我往往坐在地板上，而他则带着一副无可指责的仪表（甚至还微微散发着香气），踞在一只高高的木凳上，写呀写，写呀写。有时候立起身子来伸伸腿脚。当人家把一张轻便矮床，上面躺着个病人（从内地送来的一个生病的公司代理人），放进办公室里时，他表现出了一些轻微的厌烦。'这位病人的呻吟，'他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不集中注意力，要想防止出现帐目上的错误是极其困难的。'

"有一天他说，说话时头也没有抬一下：'您在内地无疑会遇见库尔兹先生的。'因为我问库尔兹先生是谁，他又说，他是一位第一流的公司代理人；看见我对这点说明显得失望，他才慢条斯理地再说下去，一边放下他的笔，'他是一位非常出众的人物。'我又继续提了些问题，这才从他嘴里知道，库尔兹先生那时正

负责一个贸易站，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站，位置在那个真正出产象牙的地区，在'那边的最深处。他送来的象牙跟所有其他人送来的加在一起一样多……' 他又开始记帐了。那位病人病得连呻吟声也已经无力发出。苍蝇在一片巨大的安谧中嗡嗡不停。

"突然传来一阵愈来愈响的喁喁低语声和嘈杂的脚步声。一个运输队到达了。一阵粗鲁激烈的喋喋不休的话语声从木板墙的外边迸发出来。所有的搬运夫们都在一同说话，而在这场喧哗声中，总代理人那个'悲哀的声音'仍依稀可辨，这声音在这一天里已经是第二十次眼泪汪汪地表示'毫无办法'了……。他慢条斯理地立起来。'吵得多么怕人，' 他说。他轻步走到屋子的另一边去看了看病人，又走回来，对我说，'他听不见。' '什么！死啦？' 我吓了一跳，问道。'不，还没死，' 他回答说，神色非常镇静。然后，回一下头意思是指贸易站院子里的嘈杂声，说，'当人家非得把帐目写正确的时候，人家就恨这些野蛮人了——恨得要死啊。' 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会儿，'等您见到库尔兹先生的时候，' 他继续说，'替我告诉他，这儿一切，' 他冲写字台瞟了一眼，'都非常令人满意，我不高兴给他写信——靠我们这伙送信的，您就没法儿知道——在那边中央站——信会落在谁手里。' 他用他那双柔和的金鱼眼睛盯着我瞧了一会儿。'哦，他的前程是远大的，非常远大，' 他又开始说话，'无需多久，他就会成为公司管理部门的一位重要人物的。他们上面的人——欧洲的董事会，你知道——有意要提拔他。'

"他转回身去继续工作。室外的喧闹声已经沉寂，过了一会儿，我朝外边走时在门口停下了。在苍蝇那无休无止的嘒嘒声中，被运送回家去的那位公司代理人满脸通红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另一位则俯在他的帐本上，正在为那一笔笔完全正确的交

易做出正确的帐目；在门口的台阶下五十英尺的地方，我能够望见那死亡丛林的静止不动的树梢。

“第二天总算离开了那个贸易站，随一个六十人的运输队，去走一段两百英里的路程。

“整个那段路程给您们讲很多是没用的。一条条小道，小道，到处都是小道；一张由人踩出来的小道组成的大网，布满了这片荒漠的土地。穿过又高又密的野草，穿过被火烧焦的野草，穿过林薮，在一条条阴冷的沟壑里爬上爬下，在一座座冒火的、灼热的石山上爬上爬下；一片荒凉，一片荒凉，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间茅草房。居民早在很久以前已经走光了。是的，假如说，一群神秘莫测的黑人，携带各种各样吓人的武器，突然间在迪尔和格雷夫森① 之间的大道上出没，把前后左右的英国佬都捉去为他们搬运辎重的话，我设想，那一带的每一家农户和每一间茅舍也都会马上变得荒无人烟的。只不过，在这儿，连房子也都杳无踪影了。但我仍然走过了几处被遗弃的村庄，那一堵堵草墙的断垣，给人一种可悲的原始粗陋的感觉。一天接一天，六十双赤脚的踩踏声和沙沙的磨地声，每一双脚承受着六十磅的负载，跟在我身后走着。宿营，烧饭，睡觉，拔营，出发，时而会有一个搬运夫背着他的负载物倒地而死，在小道边高高的草丛中安息了，身边留下一只空的盛水的葫芦和他那根长棍。四周和头顶上是一片巨大的死寂。或许，在某个静悄悄的夜晚，会传来一阵远处的颤抖的鼓声，它渐渐在消没，又渐渐在增大，一种寥廓而又微弱的颤抖声；一种奇异的声音，它在呼吁，在暗示，也是一种荒野的声音——或许，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教堂钟声一样的深刻呢。有一次一个白人，穿一件敞开纽扣的制服，带一群

① 英国伦敦附近的地名。

瘦精精的桑给巴尔人组成的武装护送队，在道边安营扎寨，他非常好客，也非常快活——且不说他是喝得醉醺醺的。他宣称他是在养护道路。我不能说我看到过什么道路或者什么养护，除非这指的是一个中年黑人的尸体，额顶上有一个子弹洞穿的窟窿，在我往前走过三英里远时；确确实实脚下绊着过他，或许这具尸体可以被视为一种持久的改进吧。我还有一个白人同伴，不是个坏家伙，然而有点儿过于肥胖，他并且有一种令人生气的习惯：喜欢在灼热的山坡上晕倒，那时往往还要走好多里路才能见到一丝儿树荫和得到一点儿水。真够让人恼火的，您知道，把您自己的上衣象把阳伞似地撑着遮在一个人的头顶上，看他渐渐地清醒过来，这多烦人。有一回，我实在按捺不住地问他，干嘛要跑到这儿来呢。'挣钱呀，当然罗。您以为是干嘛?'他说，话里有轻蔑我的意思。后来他发烧了，非把他放在吊床里用一根长杆子抬着走不可。因为他足有两百二十磅重，惹得那群搬运夫跟我嚷个没完。他们不肯朝前走，逃跑，半夜背着东西溜掉——简直是造反。于是，有天傍晚，我手比脚划地发表了一篇英语演说，我的每一个比划都让我面前的六十双眼睛清清楚楚地弄明白了。于是第二天早晨，我让吊床在前面开路，一切顺利。过一小时，我发现整个这一套玩意儿——人，吊床，呻吟，毛毯，恐惧——全都完蛋了，抛在一个树丛里。那根重重的木杆擦破了他可怜的鼻子。他非常急切地要求我杀个把人，可是附近连一个搬运夫的影子也没有。我记起了那位老医生——'这应该是有科学意义的，观察人们的精神变化，当场观察。'我感觉到我正在变得在科学上有意义了。然而，所有这些都毫无意义。第十五天上，我又看到了那条大河，并且一瘸一瘸地走进了中央贸易站。它设在一处河湾上，四周是灌木丛和树林，一边是一条

臭泥垒成的糟糕的边界，另外三边围一圈摇摇欲坠的破烂东西组成的篱墙。一个无人过问的豁口就是它的门，只需对这地方瞧上一眼，就足够让你明白，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家伙在管理着这个场面。几个手执长棍棒的白人从房舍里没精打采地出现，慢悠悠荡过来瞧我一眼，然后又退隐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一位矮胖的、容易兴奋的、长着一把黑胡子的仁兄，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而且喜欢东拉西扯，在我一告诉他我是谁的时候便告诉我说，我的汽船已经沉在河底了。我象遭到雷殛一样呆住了。什么，怎么，为什么？噢，这'没有问题'。'经理本人'就在这儿。一切都非常正常。'每个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非常出色！'——'您必须，'他激动地说，'马上去见总经理。他在等着呢！'

"那时我还没能当即明白船已沉没这件事的真实意义。我想现在我明白了，不过我不敢肯定——完全不敢肯定。当然啦，事情是太蠢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蠢得简直不合乎情理。虽然……但在当时，它显得好象只不过是一件惹人气恼的讨厌小事体而已。汽船沉没了。他们在两天前匆忙之中出发到上游去，那天经理也在船上，由某一个自愿来当船长的人开船，开出去还不到三个钟头，他们在石头上把船底划破了，于是它沉没在南岸附近。我问自己，现在船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呢？事实上，为了把归我指挥的船从河里捞出来，我有很多事情要干。我必须明天就着手干起来。捞船，以及把一块块船体搬到贸易站去，再进行修理，用去了几个月时间。

"我跟经理的第一次晤面是很奇特的。那天早晨我步行了二十英里，而他却并不请我坐下。他的肤色、面容、仪态和话音都是平平庸庸的。他是中等身材，一般体型。他的眼睛，一双普通

的蓝眼睛，或许是异常冷峻的，而他当然是善于把他斧子般锋利而沉重的目光倾注在你身上的。然而，甚至在这种时候，他身上的其余部分却似乎并不承认有这种意图。除此以外，就只有他嘴唇上的一种模糊不清的含混表情了，这是一种隐而不露的东西——微笑——又不是微笑——我现在还记得，但是我无法说清。它是下意识的，我指这种微笑，虽然在他每说过些什么话之后，这表情会在一瞬间马上就增强起来，它在他每次讲完一段话之后出现，好象是对这番话贴上一张封条，使这些最平常不过的词句的含义显得似乎是绝对地不可理解。他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从他青年时起，便受雇在这片地方工作——如此而已。人家服从他，然而他既不能让人家爱他，也不能让人家怕他。甚至也不能让人家敬重他。他只能让人家不舒服，丝毫不差！不舒服，不是一种确切的不信任感——仅仅是不舒服——如此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帮人办事会有多大效率。他没有组织才能，创造才能，甚至是维持好秩序的才能。贸易站的可悲状态，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能显然说明这一点。他没有学识，没有智力。他谋到他这个位置——靠了什么？或许是靠他从不生病吧……他在这儿干了三个三年了……因为，在众人皆体力不支的情况下，得意洋洋的健康条件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当他度假回家时，他会大大地——浮夸的——花天酒地一番。一个上了岸的水手——稍有不同——不过只是在外表上。这你从他偶尔的言谈中可以听得出。他不会有任何创新，他善于维持常规——就这点儿本领，然而他是伟大的。他就伟大在这一小点儿上——你难以说出有什么东西能够控制象他这样一个人。他从不把这一点儿诀窍说出来。或许他肚皮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这种怀疑使你只能限于怀疑而已——因在那块

地方是无法从外部进行检查的。有一回，几种热带病几乎使贸易站里的每一个‘公司代理人’都倒下了，有人听见他说，‘上这儿来的人应该没有五脏六腑。’他用他那种微笑给这句话贴上一个封条，似乎这句话是一扇通向他讳莫如深的一个黑暗世界的大门。你觉得你已经窥见点什么——可是封条却是贴上的。每当开饭时，白人们老是为抢坐上席而争吵，他为此恼怒，命令造一只巨大无比的圆桌，为了这张桌子，还得专门盖一间房。这就是贸易站的饭厅。他往哪儿一坐，哪儿就是上席——剩下的也就别争了。你感觉到，这一点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既非彬彬有礼，也非粗野无礼。他是不动声色的，他纵容他的‘仆役’——一个从岸边来的过于肥胖的年轻黑人——当着他的面，以一种挑衅的无理态度对待白人。

“他一看见我就开口说话。我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他等不及了。只好不等我就开船。上游的几个贸易站必须得到供应。已经发生许多耽搁了，搞得他不知道谁死了，谁还活着，他们过得怎样——等等，等等，他根本不理睬我的解释，手里玩着根封口火漆条，几次三番重复说，情况‘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有谣传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站正处于危险状态。它的站长，库尔兹先生，生了病。但愿这不是真的。库尔兹先生是……我感到厌倦和烦躁。该死的库尔兹，我心想。我打断他的话，说我早在海岸一带已经听人说起过库尔兹先生了。‘啊！这么说他们那边也在谈论他，’他喃喃地自言自语。接着他又开始说下去，要使我相信库尔兹先生是他手下最好的公司代理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对公司有着极其巨大的重要性；因此我能够理解他焦急的原因了。他，他说：‘非常、非常之必要。’他肯定在他的椅子上扭动了好一阵子，然后又大声宣称说：‘啊，库尔兹先生！’

他折断了那根封口火漆条，又好象被这件意外事情搞得呆住了。他想要知道的下一件事是，‘要花多少时间去’……我又打断了他。我很饿，你们知道，而且还站着，我愈来愈气了。‘我怎么说得准?’我说，‘我连那只沉船也还没有看到过——几个月吧，准得要。’所有这些谈话在我看来都毫无意义。‘几个月，’他说，‘好吧，就算三个月吧，到时候我们再动身。好的。那是应该够干这件事的啦。’我冲出他的小棚屋(他独自一人住一间泥抹的小棚屋，带一个走廊似的东西)。自己嘟嘟囔囔对自己说着对他的观感。他是个饶舌的白痴。后来我收回了这句话，因为他对干这件‘事’所需时间的估计之精确，令我惊叹。

“我第二天便去干活，不再去理睬，就这么说吧，那个贸易站了。我似乎觉得，只有这样干，我才能紧紧抓牢一些现实生活中能给人以补偿的东西。但是，你有时候还是必须得左顾右盼；于是，我看见了这个贸易站，看见了这群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漫无目的地蹓圈子的人们。我有时问自己，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他们手执他们那些荒谬的长木棍荡来荡去，好象一群被鬼魂迷在一圈破篱墙里的不忠实于自己信仰的朝圣者似的。‘象牙’这个词儿在空气中震响，在耳根边传诵，从嘴唇边叹出。你会以为他们都在那儿向象牙祷告。一股愚蠢的贪婪的腐臭气通过象牙这个词儿飘逸出来，恰似从某一具尸体上散出的味道，老天爷！我这辈子从来没见到什么比这更不实在的东西。而篱墙以外，那围绕着大地上这一小片辟出的土地的悄无声息的原始荒野，令我觉得好象是某种伟大而不可战胜的东西，象罪恶或真理一样的东西，它正在那儿耐心地期待着这种疯狂的侵略告一结束。

“噢，这几个月的日子啊！算了，没关系。又发生了好些事情。有天傍晚，一间草棚，里面堆满着白布，印花布，玻璃珠子，

以及其它许多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突然间爆发成一团烈火，令你觉得，大地裂开了口子一般，好让一股复仇的烈焰把所有这些破烂货全都化为灰烬。我那时正安然地在我那艘拆开的汽船旁抽我的烟斗，看见他们全都在火光中蹦蹦跳跳，两只手臂举得老高，这时，那个矮胖的长胡子的人向河边飞奔而来，手里提一只铅桶，他要我相信每个人都'表现得好极啦，好极啦'，他舀起大约一夸特水又飞奔回去。我注意到他的桶底上有一个洞。

"我慢吞吞蹓跶过去。不必着急，你们明白，那堆东西已经象一盒火柴一般化为乌有了。从一开头就无可补救了。火焰窜得很高，把每个人都赶向后退，把每件东西都照亮了——接着塌陷了。那草棚已经变成一堆光焰犹烈的余烬。一个黑人正在火堆旁挨打。他们说是他不知怎的引起了这场火灾；就算是如此吧，他正在极其吓人地惨叫着。后来，我接连几天看见他坐在一小片树荫下，看样子病得厉害，还在力图恢复健康；后来他站起来走出门去了——荒野无声无息地重新把他收进了自己的怀抱。当我从暗处走近那堆发光的余烬时，我发现自己立在两个正在谈话的人身后，我听见提到库尔兹的名字，然后又听见，'利用这个不幸事件'这句话。两个人之一是那位经理。我向他问了晚安。'您见过象这样的事情没有？嗯？真是难以置信，'他说完就走开了。另一个人留在原地。他是一个第一流的代理人，年轻，有绅士风度，稍显冷漠，留两撇八字胡，长一只鹰勾鼻子。他不大跟其他代理人接近，而他们从自己这方面也说他是经理派来监视他们的密探。至于我呢，这以前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我们谈上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从嗞嗞发响的废墟旁漫步走开。这时他邀我到他的屋子里去，他的那间屋子在贸易站的主要建筑内。他划一根火柴，于是我看见，这位年轻的贵族不仅拥有一只镶银

的化妆用品盒子，而且还独自享有一整根蜡烛。在那段时间，只有经理才是唯一被认为有权点蜡烛的人。当地出产的草席遮掩着房间的泥墙；一大堆长矛、非洲梭标、盾牌、刀剑作为陈设的战利品悬挂在墙上，这位先生负责办理的事务是制造砖头——我是这样听人家说的；然而在这个站里无论哪儿都找不到一块砖头碴儿，而他来这里已经一年多了——他在等。似乎他是缺点儿什么东西，所以无法造出砖头来，我不知道缺什么，或许是缺稻草吧。反正是这种东西在那里不可能找到，而看样子也不会从欧洲送来，所以我也就搞不明白，他到底在等什么。或许是在等待一种富有特殊创造力的行动吧。无论如何，他们——总共有十六个或者二十个他们这样的朝圣者——都在等待着什么，说老实话，从他们干事的态度看来，这似乎不象是一件不合他们胃口的差使，虽然他们得到的唯一的收获是生病——据我所见。他们用一种愚蠢的方式勾心斗角和彼此中伤，借以消磨时间。在那个贸易站上，到处都有一种搞阴谋诡计的味道。不过毫无结果，当然，这跟其它每一件东西——跟整个公司的慈善的伪装，跟他们的言谈，跟他们的管理机构，跟他们装出来让人看的工作姿态——一样地不真实。唯一真实的感情是企望被任命到一个可以搞到象牙的贸易点上去，那他们就可以得到分成的好处。他们彼此间勾心斗角，相互诋毁和相互仇恨都仅仅是为了这个，——但是，哪怕真的动一动一根小指头——噢，也不会的。老天在上！世界上总还有某种东西，凭了它，一个人可以偷一匹马，而同是另一个人却连冲马缰绳瞟一眼也不可以。干脆你就偷一匹马走吧。非常好。他偷了。或许他会骑马呢！然而冲马缰绳瞟一眼便有可能激怒一位最为仁慈的圣人，惹得他大发雷霆。

“我想不出为什么他要跟我交朋友，可是，当我们正在那儿交谈时，我突然想到，这家伙是想得到一点儿什么——事实是，他是想从我这儿探听点消息。他老是提起欧洲，提起他认为我在那儿会有的熟人——他提出些问题引出话头来，想打听我在那个阴森森的小城里认识些什么人，如此等等。他的一双小眼睛象两片云母片儿似地闪烁发光——流露出好奇——虽然他极力想要保持住一点儿目中无人的神气。最初我颇为惊讶，但是马上我就变得非常想要知道，他究竟想从我嘴里探听什么。我简直不可能想象，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他来花力气的东西。看见他如何自讨苦吃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因为，事实上，我的肚皮里所满装着的，只是一堆令人扫兴的寒气而已，而我的脑袋里想的除了那艘倒霉的汽船之外，一无所有。他显然是把我当作了一个彻头彻尾不知羞耻的撒谎家。最后他恼火了，并且，为了掩盖一个怒不可遏的动作，他打起呵欠来。我立起身来，而这时我注意到一幅小小的速写油画，钉在一块木板上，画的是一位妇人，披着衣服，蒙着眼睛，举着一把点燃的火炬。背景昏暗——几乎是一片漆黑。这妇人的举止动作是庄严而稳重的，而火炬的光亮照在她的面孔上显出某种不祥之兆来。

“这幅画留住了我，而他则彬彬有礼地站在我的身边，端起一只半品脱的空香槟酒瓶子(当安神药用的)，蜡烛就插在这只瓶子里。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说，这是库尔兹先生画的——就在这个站上画的，在一年多以前——那时他正在等着找个运输工具上他的贸易站去。‘请您告诉我，’我说，‘这位库尔兹先生是谁呀?’

“‘内陆贸易站的站长，’他简短地回答，眼睛转向远方。‘非常感谢，’我说，一边笑着，‘而您是中央站的制砖师呢，这人人皆

知呀。’他有一会儿没出声音。‘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终于说了，‘他是一位怜悯、科学和进步的使者，鬼知道他还是些什么别的。我们，’他突然大声宣称说，‘为了指导欧洲托付给我们的事业，比方说吧，需要更高的聪明才智，广泛的同情心和专一的目标。’‘这话是谁说的？’我问道。‘好多人说过，’他回答，‘有些人还这样写过；于是，他上这儿来了，他是个特殊的人物，这您必须知道。’‘为什么我必须知道？’我打断他的话，的确显得很惊奇。而他毫不在意。‘是的。今天他是一个最好的贸易站的站长，明年他就会是副经理，再过两年就……不过我敢说您知道两年以后他会是什么的。您是属于新派——道德派——的人。正是那些把他特别派到这儿来的人也把您推荐来了。哦，别说不是。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恍然大悟。我亲爱的姨妈的那些有权势的熟人在这位年轻人身上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我差一点儿笑出声来。‘您也读公司的内部通讯吗？’我问。他一句话也没得说，这真是非常有趣。‘等库尔兹先生，’我接着一本正经地说，‘当上了总经理，您可就没份儿啦。’

“他忽然吹熄了蜡烛，我们就走出室外。月亮已经升起，一群黑色的人影懒洋洋荡来荡去，往红火堆上泼水，引起一种嗞嗞的声音；水蒸气在月光中升腾而起，那个挨了打的黑人在不知什么地方呻吟着。‘这畜生惹下多大个乱子！’那个留小胡子的不知疲倦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他说，‘活该。犯法——惩治——揍！决不留情，决不留情。这是唯一的办法。这才能防止今后再起大火。我刚才还对经理说……’他注意到我的同伴，马上就蔫了下去。‘您还没睡呀，’他说，一副奴颜婢膝的亲热相；‘这很自然嘛，哈！有危险——心情激动。’他溜之大吉了。我继续朝前向河边走去，另一位跟在我身后。我听见耳边传来一句刺得你

难受的喃喃低语。‘一堆蠢货——去你妈的。’只见那些朝圣者们三五成群地指手划脚在发表议论。有几个人手里还捏着他们的棍棒。我真是以为他们连睡觉都是抱着这些棒头的。篱墙外边，树林子鬼魂似地矗立在月光下，而透过它朦胧的颤动，透过那个可悲的院落中发出的隐隐声响，这片土地上的寂静沁入你的心脾——它的神秘，它的伟大，它隐蔽的生活中所包藏的令人惊异的真实。挨了打的黑人在附近某个地方微弱地呻吟，接着又发出深深的一声叹息，使我不禁加快步子从那里走开。我感到有一只手伸向我的臂下。‘我亲爱的先生，’那个家伙说，‘我不希望人家误解我，尤其不希望被您误解，因为您快要见到库尔兹先生了，而我要再过很久才能获得那种满足。我不愿意他对我的性情有一种错误的想法。……’

“我任他往下说，这个纸糊的靡菲斯特①，我似乎觉得，假如我试一试的话，我伸出一根食指就能戳他一个洞，而在他的肚皮里除了一点儿屎尿之外，或许什么也找不见。他，难道你们还没看出来，一直在盘算着要在现在这个人的手下慢慢儿当上个副经理呢，我发现，那个库尔兹的到来可把他们两人搅得够受。他口若悬河地讲着，我也不打算去阻止他。我把两肩靠在我汽船的破船身上，这船被拖上岸来。躺在斜坡上，好象一只水中大兽的尸体。我的鼻孔里，天哪！满是泥土气息，原始泥土的气息，我的眼前是原始森林的崇高的静穆；在黑色的溪水上，是一片片发出亮光的小斑点。月亮把薄薄一层银子铺展在每一件东西身上——在茂密的野草上，泥地上，在那比一座庙宇的墙壁还高的，枝叶错杂、相互缠绕的树丛组成的大墙上，月光也铺展在我通过一个隐隐的缺口能够看见它闪闪烁烁、闪闪烁烁、无声无息

① 欧洲传说中的魔鬼。参见歌德《浮士德》以及其他相同题材的欧洲作品。

地宽宽流去的那条大河上。所有这一切是伟大的，充满希望的，默默无言的，而那个人却在喋喋不休地大谈他自已。我不懂得，这正注视着我们二人的辽阔无垠的宇宙，它表面上的这种寂静是意味着一种呼吁呢，还是意味着一种威胁。我们这些流窜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些干什么的？我们能够驾驭住那个哑然无声的东西，或者是它将驾驭住我们？我感觉它是多么巨大，多么令人惶惑地巨大啊，那个不会说话的庞然大物，或许它也是个充耳不闻的聋子吧。那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我所看见的是，一小点儿象牙从那里面出来了，我也听说库尔兹先生是在那里边。关于它我也听说得够多了——上帝知道！然而不知怎的，却不能为我形成一个生动的形象——就好象有人告诉我，那里有一位天使，或者有一个魔鬼一个样。我相信它，就好象你们当中哪一个可能会相信火星上有人居住一个样。我曾经认识一个苏格兰的船帆工，他就肯定认为而且确信不疑火星上有人居住。假如你要他说说，那些人是什么长相，如何行动，他便会难为情地咕哝两句'四条腿走路'之类的话。如果你竟而发笑，他便会——虽然已经是个六十岁的人了——要来跟你打一架。我可是不会去为了库尔兹先生跟人打架的，但我因为他却差一点儿就撒了谎。你们知道我恨撒谎，讨厌撒谎，受不了别人撒谎，这并不是因为我比我们当中的其他人更加直率，而仅仅是因为撒谎令我惧怕。谎言里带有一种死亡的腐朽味儿，一种致人死命的臭气——这正是我在世界上所最为厌恨最为憎恶的东西——我所想要抛诸脑后永远不再记起的东西。它使我难受，让我恶心，就好象咬了一口某种腐烂发臭的东西似的。秉性难移嘛，我看是。噢，我已经跟说谎差得不远了，因为我让那个年轻的傻瓜相信他自己高兴去想象的任何东西，以为我在欧洲有多大的权势，转眼

之间，我变得跟那些鬼迷心窍的朝圣者一样地装腔作势起来了。这仅仅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这样做由于某种原因一定会对那位我至今不曾谋面的库尔兹先生有所帮助——这你们明白。他那时对于我还只是一个名字。我跟你们现在一样，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你们现在看见他了吗？你们看见这个故事了吗？你们看见任何东西了吗？我似乎觉得我是在设法对你们述说一个梦——我在白费力气，因为梦不管你怎么叙说，都无法传达出梦的感觉来，那荒谬、惊讶和困惑在一种挣扎性反抗的颤抖中融合为一体，那被作为梦的本质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任意摆布的意念……”

他沉默了一会儿。

“……不，不可能；你是不可能把你一生中某个时期的生命的感觉——那构成你的生命的真实性的意义——你一生的微妙而贯穿一切的本质——的东西传达出来的。不可能。我们在生活中，和在梦境里，都是孤独的……”

他又停下了，似乎在考虑，然后又接下去——

“当然你们这些家伙现在看起这件事来比我当时要清楚得多。你们看我，你们知道……”

天已经漆黑，我们几个听故事的人几乎彼此都看不见了。很长一段时间里，独自坐开的他，对于我们已经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别人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其他几个人可能已经睡着了，但我还醒着。我在倾听着、倾听着，一句不漏，一字不漏，希望能从中理出个线索来，以便能解释故事为什么勾起了我心头隐隐的不安，这故事似乎不是借了人的嘴，而是在河上这重浊的夜空中自己形成的。

“……是的——我让他说下去，”马洛又开始了，“让他对我

背后所依靠的权力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我就是这么做的！而我背后则一无所有！除了我当时背靠着的那艘倒霉的、老旧的、拆成几大块的汽船之外，我背后什么也没有，当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其'每个人都必须升迁'、'一个人上这儿来，您了解，不是为了来看月亮的。'库尔兹先生是一位'万能的天才'，但是即使一位天才也会懂得，跟'顺手的工具——聪明人'一道工作要方便得多。他不去造他的砖头——啊，身体上无能为力是一个妨碍他的原因——这我很清楚；而假若说他在为经理做秘书工作，那是因为'没有哪个明白事理的人会放肆地拒绝他上级的信任'。我那时明白这个吗？我明白。我还需要什么呢？我真正需要的是铆钉，老天爷！铆钉啊。为了继续这项工作——为了堵住破洞。铆钉是我所需要的东西。海岸那边有好多箱铆钉——好多箱呢——堆成山——箱子都撑破啦——裂开啦！你在山坡上那个贸易站院子里每走一步路就会踢到一个乱扔着的铆钉。铆钉都滚进那个死亡的丛林中去了。你只需弯腰之劳就能把你的衣袋装满铆钉——而在需要用到铆钉的地方却一只铆钉也没有。我们有合用的钢板，可是没有东西来固定它们。每星期一次，信差，一个孤僻的黑人，肩头上挂着邮袋，手里捏着棍杖，离开我们的站上海边去。而每星期几次，岸边一支运输队送来商品——鬼火一样的磷光闪闪的印花布，让你只需看一眼就会吓得发抖，一便士就能买一夸特的玻璃珠子，讨人厌的带斑点的棉布手绢。可就是没有铆钉。三个搬运夫就足以把能使这只船浮起来所需要的全部铆钉运到的。

"他愈来愈跟我拉近乎儿，可是我猜想，最终可能是我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激怒了他，因为后来他作出判断，认为有必要奉告我他这人不怕上帝，不怕魔鬼，更别说怕哪个凡人了。我说

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不过我所需要的，是一定数量的铆钉——而且铆钉也正是库尔兹先生所真正需要的东西，假如他了解情况的话。现在，每个星期都有信送到岸边去……。‘我亲爱的先生呀，’他大声说，‘我是听人家口授照写的呀。’我要铆钉。总归有办法的——在一个聪明人说来。他改变了态度，变得非常冷淡，突然间谈起一只河马的故事来；他奇怪我睡在船上(我日夜都不离开我这只捞起的破船)是否受到过骚扰。有一只老河马，它有个坏习惯，喜欢夜里爬上岸来在贸易站的场子上游逛。这些朝圣者们往往一窝蜂涌出去，把手边能抓到的每一枝枪里的子弹全都打在它身上。有几个人甚至一连几夜地守候着等它来。而他们的精力都白费了。‘这只畜生的生命是受魔法保护的，’他说，‘不过在这个地方，你只能说野兽是如此。人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儿的人谁也不拥有受魔法保护的生命。’他在那儿的月光下立了一会儿，把他细致的鹰钩鼻子微微歪斜着，两只云母石眼睛一眨不眨地在闪亮，然后，简短地道一声晚安，便大踏步走开去。我看出他内心被扰乱了，相当地困惑不安，这使我比前几天感到更加有希望了。离开这位仁兄去找我的有权势的朋友，那条破破烂烂、歪七扭八的、一堆废铁似的、破罐头盒儿一般的汽船，这对我倒是一个巨大的安慰。我爬上甲板。它在我脚下铮铮有声，就象只被人沿街道两边的水沟踢着玩的哈特利与帕尔默公司的饼干听头一样；它在构造上一点儿也不结实，外形也颇不美观，可是我在它身上所花的艰苦劳动已足以使得我对它产生喜爱。再没哪一位有权势的朋友对我的用处比它更大了。它给了我一个能出来跑一跑的机会——让我发现我自己到底能干出点什么。不，我并不喜欢工作。我宁可懒洋洋混日子，心里想着可能办到的各种各样的美事儿。我不喜

欢工作——没人喜欢工作——但是我喜欢工作中所含有的一种东西，——即发现你自己的机会。你自己的真实——对你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而言的真实——这东西是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的。别人只可能看见外表而已，而决不可能说出那外表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我看见有个人坐在船尾时，我并不觉惊奇，他坐在甲板上，两条腿悬空荡着，下面是泥地。你们知道，我跟站里那几个机器匠颇有交情，其他朝圣者们对这些人当然是瞧不起的——是因为他们教养不足的举止吧，我想。这是那个领班——他的行业是造锅炉——一个好工人。他是一个细长、削瘦、黄面孔的人，生一双流露出热情的大眼睛。他神情忧郁，脑袋顶光得跟我的手掌心一样；可是他掉下的头发似乎贴到了他的下巴颏上，又在这块新地盘上繁荣昌盛起来，因为他的胡子一直垂到了他的腰间。他是个鳏夫，有六个孩子(他上那儿去时把孩子们交给他的一个妹妹照管)，他生活中最热衷的事情是放鸽子。他对此既热心，又内行。他一谈起鸽子来就忘乎所以了。收工之后，他往往有时从他的棚屋里走到我这儿来聊聊他的孩子跟他的鸽子；工作时，当他不得不爬在烂泥地里钻进汽船的船身下面时，他便用一块类似白餐巾的东西把他的那把胡子扎起来，这块东西是他特意带在身边的。上面有几个小环儿，以便挂在他的耳朵上。黄昏时分，可以看见他蹲在岸边，在溪水中非常仔细地轻轻漂洗这块包胡子布，洗净以后，还郑重其事地摊在一处树丛上晾干。

"我冲他脊背拍一巴掌，还大喝一声说，'我们就会有铆钉啦！'他爬起来两脚立稳，一边大声说，'不！铆钉！'仿佛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又低声地说，'您……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象疯子似的。我把一根手指头贴在鼻子边上神秘地点

点头。'那您走运啦!'他喊着说,手伸在头顶上劈啪地捻着手指头,又把一只脚翘起来。我试着跳起快步舞。我俩在铁甲板上欢腾雀跃着。那只笨重的破船发出一阵怕人的卡嗒卡嗒声,河对岸的原始森林把这声音反传回来,象隆隆春雷似地从沉睡的贸易站上空滚过。这声音一定把一些朝圣者们惊动得在他们的茅草屋里坐起身来了。有一个黑影把点亮灯的经理房间的门道遮住,黑影消失了,然后,过了一秒钟左右,连门道也消失了。我们停住不跳了,于是被我们的跺脚声赶走了的寂静又从这片土地的深处涌流回来。那堵树木构成的大墙,那由茎干、杈桠、树叶、枝条和垂挂的攀藤组成的繁茂的、相互纠结缠绕的庞大物体,在月光下一动不动,好似无声的生命在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袭击;一股植物的巨浪在滚滚涌来,越积越高,形成一道浪峰,存心要压倒这条河流,把每一个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全部从他渺小的存在中清扫出去。而它并没有移动。从远方爆发出一阵郁闷的水花飞溅声和嗤鼻声,直传到我们身边,仿佛有一条古代的鱼龙正在那条大河里洗一次闪闪发光的澡。'话说回来,'那位锅炉匠用一种通情达理的口气说,'干吗我们不应该得到铆钉呢?'干吗不应该呢,真是的!我不知道有任何道理能说我们不应该得到铆钉。'三个星期之内就能够运到,'我信心十足地说。

"但是没有运到。来到的不是铆钉,而是一场侵扰,一场袭击,一场灾祸。它是分成几批在接下去的三个星期中来到的,每一批都由一只驴子带头,上面骑一个穿新衣服黄皮靴的白人,高踞在驴背上冲这些受宠若惊的朝圣者们左左右右地弯腰致意。紧跟在驴子屁股后边的,是一群吵吵嚷嚷的脚上起泡、脸色阴沉的赤脚的黑人;一大堆篷帐呀,宿营小凳呀,铁皮盒子呀,白箱子呀,黄包袱呀,都往院子里一扔,站上原有的那种混乱状态中的

神秘气氛又将因此而增加一层。总共来了这样五批，都是他们那副荒谬可笑的神气，仿佛是抢劫过无数家服装用品商店和食品商店之后慌慌张张逃来的，让你觉得，他们是在一场掠夺之后硬挺着身子来到这荒郊野外，以便坐地分赃。这种无法摆脱的乱七八糟倒也恰如其分，只不过这些劳而无功的蠢事让人觉得好象是盗贼分赃

"这帮热心人士自称为埃尔道拉多考察探险队，我相信他们都是宣过誓要严守机密的。然而，他们的言谈却都是些肮脏下流的海盗腔：他们无所顾忌而又不具胆识，贪婪而又少了一股蛮横劲儿，残忍而又缺乏勇气；在这一伙人中间没有一星半点儿远见卓识或者是严肃认真的打算，而又看不出他们是认识到了要在这个世界上干出点儿事情，这两样东西是非有不可的。把金银财宝从这片土地的地壳下挖出来就是他们的意愿，这种意愿的背后所具有的道义目标，并不比溜门贼撬开一只保险箱时更多些。谁为这项高尚的计划付钱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们经理的叔父是这帮人的头目。

"从外表看来，他象一个穷乡僻壤的卖肉屠夫，他的目光中有一种睡眼惺忪的狡猾。他的两条短腿上大肆炫耀地托着一个肥胖的肚皮，在他的一帮人把贸易站搞得乌烟瘴气的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他的侄儿以外，跟谁也不说一句话。你可以看见这两个人整天价到处游荡，脑袋贴脑袋说个没完没了。

"我已经不再为铆钉的事儿来给自己找麻烦了。一个人干这种蠢事的能力比你们所能设想的要有限得多。我说一声：去他妈的！——就随它去了。我现在有充分的时间去沉思默想，有时候，我便想一想库尔兹。我并不对他非常感兴趣，不。不过我仍然好奇地想要知道，是否这个人，他是怀着某种道德观念上这里

来的，最终会爬到顶端去，而等他爬上顶端以后，将怎样干起他的工作来。

## 二

‘一天傍晚，我仰面朝天躺在我汽船的甲板上，我听见一阵愈走愈近的谈话声——那叔侄二人正沿河岸蹓跶着走来。我重又把头枕在一只胳臂上，差不多已经昏沉入睡了，这时，有人在我的耳根边说话，似乎说的是：‘我跟个小娃娃一样无害于人，可是我不高兴受人支使。我是不是经理呢——或者我不是？人家命令我派他上那边去。真是不可思议。’……我于是知道这两个人正贴着汽船的船头部分站在河岸上，恰好在我的头下边。我没有移动；也没想到要移动：我睡意正浓。‘是不愉快，’那位叔父抱怨说。‘他要求公司的行政领导把他派到那边去，’另一位说，‘存心炫耀一下他的本领；我便相应地接到了指示，您瞧瞧那个人的来头，他一定是有来头的。难道不可怕吗？’他们都认为这是可怕的，然后又说了几句稀奇古怪的话：‘大晴天呼风唤雨——一个人——董事会——牵着鼻子’——断断续续的荒谬句子战胜了我头脑里的睡意，因此当那位叔父说下面这句话时，我已经差不多完全清醒了：“天气会为你解除困难的。他是一个人在那边吗？’‘是的，’经理回答说：‘他派他的助手沿河而下，带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把这个可怜的家伙从这里搞走吧，别费神再给我派这一类的人来了。我宁可单独一人也不要你所能安排的这类人跟我在一起。”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您能想象出这样的无理吗！’‘那以后有过什么事吗？’另一位问道，声音很嘶哑。‘象牙，’侄儿一扭脖子说，‘大量的象牙——头等的——大

量的——真是气死人，从他那儿送来了。’‘还送来了什么呢？’那低沉重浊的声音问道。‘一张清单，’回答是，打个比方，象开炮一样发出的。接着是沉默。他们一直在谈论着库尔兹。

“这时我已经完全醒过来了，但是，我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并不觉得有必要改变我的位置。‘那些象牙是怎么远道送来的呢？’那个年纪大的人咆哮似地说，他似乎非常恼火。另一个解释说，是一队独木船运来的，由库尔兹身边的一个英国籍的混血儿职员押送，显然库尔兹是打算亲自送来的，那时候他站里没有货物也没有补给品了，但是在走了三百英里之后，他突然又决定转回去，他单独乘一只独木小船，用四个人划桨，就转回程了，让那个混血儿带着象牙继续沿河而下。居然有人会这么干，这两个家伙惶然不解这到底是出于什么适当的动机。至于我，我那时好象是第一次见到了库尔兹这个人。顷刻之间，如历历在目一般：独木小船，四个划桨的野人，一个孤独的白种人，突然扭转身子逃开公司的总部，逃开安逸，逃开对家乡的思念吧——也许，把他的脸转向那荒野的深处，转向他空无所有的孤寂荒凉的贸易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动机。或许他只不过是一个一心一意为工作而工作的杰出的人吧。他的名字，你们了解，他们一次也没有道出过。他是‘那个人’，那个据我猜想是以他极大的明智和勇气完成了一次艰苦旅程的混血儿，一直是被称作为‘那个混蛋’的。那个‘混蛋’报告说‘那个人’曾经生过一场大病——没有完全复元……。这时我下面的两个人向远处移动了几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来回蹓跶。我听见：‘兵站——医生——两百英里——现在非常孤独——不可避免的搁延——九个月——没消息——奇怪的流言。’他俩又走近了，这时经理恰好在说，‘没有哪个人，据我所知，除了那么一个串乡的生意人——

一个讨人嫌的家伙，他能从当地土人手里搞到象牙。’他们这会儿谈的这个人是谁呢？我从片言只语中听出来，这大约是库尔兹所在地区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经理不赏识的人。‘在把这种家伙吊死一个示众以前，我们是无法摆脱不公平的竞争的，’他说。‘当然啦，’另一个咕哝着说，‘吊死他，干吗不呢？在这块地方可以为所欲为——为所欲为嘛，我就是这么说；在这里，你懂得，在这里没有哪个人，能威胁抢走你的地位。为什么是这样呢？你经得住这种气候——你熬得过他们所有的人。危险在欧洲；但是那边，我在动身之前曾经留意——’他们走开了，在窃声低语，后来声音又大了。‘那一连串不正常的搁延怪不了我，我尽了我最大努力了。’那个胖子叹了一口气，‘非常可悲。’‘还有他那些纠缠不清的胡说八道，’另一个接着说，‘他在这儿的时候可把我烦得够呛，“每个贸易站都应该象道路上的一盏能够指向更美好事物的指路明灯，它当然是一个贸易中心，但是也应该是一个博爱、进步和教化的中心。”你就想想看——这条蠢驴！而他还想当经理呢！不，这是——’说到这里，他因为过分激怒而呛住了，这时我稍微把头抬高了一点儿。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离我多么近——简直就在我身下。我本来是可以在他们的帽子上吐口唾沫的。那位经理在用一根细细的树枝掸着自己的一条腿；他那位精明能干的亲戚把头昂起来。‘你出来的这段时间里身体好吗？’他问。另一位猛地一惊。‘谁？我？噢！象有魔法似的——象有魔法似的。可是别的人——噢，我的天啦！全都病倒了。他们死得也真快啊，我都来不及把他们从这块地方送出去——真是难以置信！’‘哼。一点儿不错，’那位叔父咕哝着说。‘啊，我的孩子，你就信赖这个吧——我说，信赖这个吧。’我看见他伸出他一只短短的鱼鳍似的胳臂做了一个姿势，把森林、溪

流、泥土和那条河水全都囊括进去——仿佛他是要在这片阳光普照的大地的外表面前存心不良地挥舞一次手臂，向那潜伏的死亡，向那隐藏的邪恶，向这片土地的内心深沉的黑暗发出一个别有用心的呼吁。这情景是如此之触目惊心，令我一跃而起，回头朝那森林的边缘望了一眼，仿佛我是在期待它对他那邪恶的显示信心的表演作出某种反响来。你们知道有时候一个人是会产生这种愚蠢的想法的。那高度的寂静此刻正以它不祥的耐心跟这两个人物相对抗，等待着一场疯狂的侵略早日结束。

"他们一齐大声地咒骂着——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恐惧，我相信——然后，假装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的存在，转回贸易站去。太阳西沉了；他俩肩并肩，身子向前倾，好象是在把他们那两条滑稽的长短不齐的身影痛苦地拽上山去，这两条身影这时正拖在他们的背后，缓慢地从高高的草丛上扫过，连一片草叶儿也不曾压弯。

"几天之后，那个埃尔道拉多考察探险队开进了那富有耐心的荒野，这片荒野在它的身后合拢了，仿佛大海把一个潜水者吞没了一样。很久之后传来消息说，所有的驴子都死光了。至于那些价值比驴更低一些的动物命运如何，我就毫无所闻了。他们无疑是象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得到了他们罪有应得的下场。我没打听过。我那时颇为急切地期待着能够很快和库尔兹会见。我说很快，是相对而言。是在我们离开那条溪流以后的整整两个月，我们才来到库尔兹的贸易站下面的河边。

"沿那条河溯水而上，就好象是走回到世界最初起源的时代一个样，大地上丛林密布，巨大的树木俨若人间君王。一条空荡荡一无所有的河流，一种硕大无边的寂静，一座无法穿透的森林。空气是温热的，浓密的，重浊的，呆滞的。光天化日之下却

了无一点儿欢乐气息。一段接一段的漫长的水道向前流去，荒无人迹，直流进那浓荫覆盖的远方的郁郁葱葱之中。银色的沙岸上，河马跟鳄鱼身子贴着身子在晒太阳。河水愈来愈宽阔，流过一群树木丛生的小岛；在这条河流上，你会象是在沙漠上一样地迷失路途，整天价在一个个的浅滩上冲撞，力图找到河道，直搞得你以为你是着了魔，从此跟你曾一度——在高处——在远远的天边——或许是在另一个人间吧——相识的一切永远隔绝。顷刻之间，你的过去往往会回到了你的心头，有些时候，当你连一分钟也无法留给你自己的那种时候，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然而它是以一种焦躁而喧哗的梦幻的形式回来的，你奇怪你怎么竟会回想到这些事，当你置身于这个由植物、水和寂寥组成的奇特世界的威慑一切的现实之中，而这种生命的宁静丝毫也不象是平安无事的样子。这是一种凝视着某种难以捉摸的动机的毫不容情的力所表现出的宁静。它以一种企图复仇似的面容注视着你。我后来也渐渐习惯于它了；我就再也不去望它；我没有时间。我不得不成天到晚去猜摸河道；我不得不，主要是凭灵感，去辨认隐藏在水中的河岸的迹象；我密切注意水面以下的岩石；一块该死的狡猾的老树桩本来是会把这只铁皮罐头似的汽船底划破，要了它的命，并且把船上的朝圣者们都淹死的，当我侥幸躲过它时，我也是在学习趁自己还没完全泄气的时候咬紧牙关；我还得不停地注意寻找哪里有枯树的迹象，以便夜晚去砍来供第二天烧锅炉用。当你不得不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对这些表面上纯属枝节的东西全神贯注时，现实——现实啊，我告诉你们——也就不觉而销声匿迹了。内在的真实永远是隐而不露的——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然而我那时还是照样感觉到它的存在的；我老是感觉到它那种神秘的宁静正在注视着我，看我

怎样耍我的猴把戏，恰象它在注视着你们这些家伙们，看你们各自怎样在自己的钢丝绳上表演一个样，为了——那叫什么节目来着？半个克朗[1]翻一个筋斗的——”

“说话客气点儿，马洛，”一个声音在大声抱怨，于是我知道除我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听故事的人是醒着的。

“我请你原谅。我忘了这个价钱里还应该包括一阵心绞痛。说真的，价钱算什么，如果把戏玩得妙！你们的把戏是一向玩得妙的。而我那天玩得也不错呢。我总算设法让那只汽船在我第一次出航时没有沉掉。我至今还觉得这是个奇迹呢。你们就试想一下让一个蒙着眼睛的人赶辆大篷车奔过一条烂泥道吧。实话告诉你干这件事可让我狠狠出了一身汗、发了一阵抖啊。归根到底，对一个水手来说，一件应该是成天漂着的玩艺儿，在他的照管下，却把船底都擦着了，这可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啊。没人会知道这件事，可你却永远也忘不了那轰隆的一声——嗯？对准心口的一拳啊。你老是记得它，你老是梦见它，你半夜醒来想起它——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就马上全身发热又发冷。我并不吹牛说那条汽船成天都是浮着的，它不止一次地不得不蹭着点儿河底，让二十个食人生番围着它溅起泥浆往前推。我们一路上雇了几个这样的家伙在船上。好样儿的家伙——那些生番们——干他们那个活儿。他们都是些可以一块儿工作的人，我至今感激他们。并且，归根到底，他们并没当着我们面互相吞吃。他们随身带着一种粮食：已经腐烂的河马肉，于是，他们让那片荒野中的神秘气息发出臭味儿来刺我的鼻子。噗！我现在还闻到那股子味儿。我船上有经理，跟三四个手执他们的棍棒的朝圣者——全都完好无恙。有时我们经过一个岸边的紧靠在那

[1] 英国旧时硬币，合五先令。

片未知地带边缘上的贸易站，白人们从一间摇摇欲坠的棚屋里冲出来，做出各种强烈的手势表示快乐、惊讶和欢迎，他们的样子非常古怪——从外表看好象是被一种符咒禁锢在那里。这时，象牙这个词儿便会照例在空气中震响一阵——然后我们重新又驰入寂静之中，沿着一段段空荡荡的水道，绕过一个个悄然无声的河湾，在两岸峭壁之中蜿蜒前进，露出水面的船尾轮发出沉闷的击水声，空洞地噼里啪拉地在两岸回响着。树，树，千千万万棵树，黑压压，雾沉沉，高耸入云霄；而在它们的脚下，这只小小的满身泥污的汽船在爬行着，紧贴着河岸逆流而上，仿佛一只在高大的圆柱门廊下的地板上蠢蠢蠕动的小甲虫。让你感觉非常之渺小，非常之迷茫，然而也并不十分压抑，我说的是那种感觉。归根到底，即使你很渺小，那只肮脏的甲虫却在向前蠕动——你想要它做的正是这一点。那几个朝圣者心里想象着它会爬向何处，我不知道。爬到一个他们盼望能得到点什么东西的地方吧，我敢打赌是！而对我说来，它却是在爬向库尔兹——唯此而已，别无他求；然而后来输气管道漏了气，我们便爬得非常缓慢。一段段的河道在我们面前展开，又在我们身后合拢，似乎森林优哉游哉地一步跨过了河水，切断了我们的归途。我们愈来愈深地钻进了黑暗的心，那儿非常安静。夜间有时候，在树木的帏幕之后滚滚传来的鼓声会沿河而上，隐隐地驻留不散，仿佛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直到白日的曙光初露。这鼓声意味着战争呢，和平呢，或者祈祷呢，我们说不清。一阵清冷的静寂降临了，预示着黎明的到来；伐木工们都在安睡，他们的篝火接近熄灭了；一根枝条的折断声也会令你猛地一惊。我们好象漫游在一片史前时期的大地上，在一片外貌好似未知星球的土地上。我们简直可以想象自己是前来接受一份可诅咒的遗产的第一批人，还必

须付出深深的苦痛和过度的辛劳作为代价，才能够制服住这份遗产呢。但是突然间，当我们挣扎着绕过一个河湾时，却又会一眼瞥见一堵堵草墙，尖尖的草屋顶，一阵爆发出来的大声的呼叫，一簇簇黑色的肢体在挥动，一大堆手在拍，一大堆脚在跺，一大堆身体在摇晃，一大堆眼睛在转动，这一切全都出现在沿河岸低低垂落的茂密而静止不动的苍翠绿荫下。汽船沿一条充满黑色和莫名其妙、疯狂般激动的河岸费力地缓慢地前进着。那史前时期的人是在诅咒我们呢，向我们祈祷呢，还是欢迎我们呢——谁能说得准？我们被切断了自己对四周环境的理解的通道；我们象鬼魂一般轻轻滑过，惊讶不已，并且悄悄地暗自胆怯，好象神志清醒的人在一处疯人院里面对一场狂烈的暴乱一样。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离得太远，我们不能够记得，因为我们是在浑沌初开的原始世纪、那些早已逝去的世纪的暗夜里航行，我们在自己身后几乎没有留下一丝踪迹——也没有留下记忆。

"这片土地似乎不是人间的土地。我们看惯了被人制服的怪物戴着镣铐的形象，但是在那边——在那边你们看见的，却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怪物，它不属于人间，而这些人——。不，他们却并非不属于人类。啊，你们知道，事情最糟糕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怀疑他们并非不属于人类。你会慢慢地产生这种想法的。他们嚎叫，跳跃，旋转，装出各种各样吓人的鬼脸；然而会使你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恰恰是你认为他们是人——象你一样是人——认为如此野蛮而狂热地吼叫着的他们正是你的远缘亲属的想法。丑陋啊。对，是够丑陋的；可是，假如你还够得上是一个人，你会对你自己承认说，在你内心深处恰恰有着一丝丝能和那种喧嚣声中所包含的可怕的坦白相共鸣的东西，你会隐隐地猜疑那里面有着某种含义，它是你——跟原始世纪的暗夜相距如

此之遥远的你——所能够理解的。为什么不会是这样呢？人的头脑是万能的——因为一切都尽在其中，全部的过去，以及全部的未来，都在你的头脑中。那么那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呢？欢乐，恐惧，悲哀，忠诚，勇敢，愤怒——谁能说得清？——但这是真实——剥去了时间外衣的真实。让傻瓜去张大嘴发抖吧——人是心中有数的，而且能毫不眨眼地对之注视。然而他必须至少是一个跟岸上这些人一样的人。他必须拿出他自己的真货色——拿出他自己与生俱来的力量来面对那种真实。靠一些原则是不行的。身外之物，衣着，漂亮的布片片——只需猛地一摇便会从你身上飞走的布片片。不；你需要一种深思熟虑的信念。在这种鬼一般的喧闹声中有一种向我发出的呼吁——是吗？好极了；我听见了；我承认它，然而我也会说话呀，好也罢歹也罢，我要说的话是不能被堵住不说出来的。当然啦，一个傻瓜一半由于胆小怕事，一半由于感情细腻，则可永保平安。谁在叽里咕哝说话？你奇怪我没有上岸去吼叫一阵，跳一次舞吗？对，没有——我没去。情操高尚啊，你们说？去他妈的高尚情操！我没时间。我不得不把时间消磨在白铅粉和毛毡条上，用它们来包扎漏气的蒸汽管道——就是这样。我不得不注视掌舵的情况，防备着那些树桩，千方百计把这个铁皮罐头向前开去。这都是些一目了然的事情，并非更加聪明的人才明白的。隔一段时间，我还得去照看一下那个野人司炉工。他是一个经过教育得到提高的标本；他能点燃一只立式锅炉。他就在我的下面，说真话，看见他，就好象看见一只穿条学人样的马裤、戴顶皮帽子、用两条后腿走路的狗一样令你获益匪浅。几个月的训练对这个真正不错的家伙产生了效果。他显然是努力做到了无所畏惧，斜起眼睛来瞄着蒸汽压力表和水位表——他有一口用锉刀锉平了的牙齿，这

可怜的家伙，头上的那簇毛剃成奇形怪状的式样，每边脸颊上有三个装饰性的疤痕。他本来是应该去岸上拍手跺脚的，而他却在这里苦苦地干活，给一个奇怪的魔法当了奴隶，脑子里装满了令人长进的知识。他有用，因为他受过训练；而他所知道的只是——假如那个透亮的玩艺儿里的水不见了，锅炉里的恶灵就会因为渴得难受而大发脾气，就会进行可怕的报复。因此他满身大汗，一边生火一边恐惧地仔细注视着那块玻璃（一个临时代用的符咒，用破布做的，捆在他的胳膊上，一块手表大小的磨光的骨头平平地嵌在他的下嘴唇上），而这时，树木茂盛的河岸从我们身边慢慢滑过，短时间的喧哗声留在我们的身后，漫无尽头的不知有多少里长的寂静啊——我们向前爬去，向库尔兹爬去。但树桩密布，水道险恶而又多浅滩，锅炉里似乎确实有一个死样怪气的魔鬼，所以无论是那个司炉工，或是我都没有一点儿时间去窥探自己心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思想了。

"在距内地贸易站大约五十英里的地方，我们偶然发现一间芦苇盖的茅屋，一根歪斜的、神情抑郁的木杆，上面飘扬着曾经是一面旗帜的几缕认不出是什么东西的破布条，还有一垛整齐堆放的木材。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登上岸去，在柴火垛上找到一块木牌，上面有一些颜色已经消褪的铅笔字。仔细辨认以后知道写的是：'木柴给你们。急速前来。靠近时当心。'下边有签名，但是无法看得清——不是库尔兹——而是一个更长些的词儿。'急速前来。'去那儿？往上游去？'靠近时当心。'我们刚才可没当心。但是，这个警告不可能是指这个地方，因为只有靠近这里以后才会发现这块牌子的。上游一定出了什么事。然而什么事——多大的事？问题在这里。我们没好气地评论着这种电码式的写法有多么愚蠢。四周的丛林默默无言，并且还不

允许我们望得更远。一块破烂的斜纹布帘子挂在茅屋的门口，可怜巴巴地向我们迎面飘来。人去楼空，但是可以看出一个白人不多久以前在这里住过。留下一张粗糙的桌子——两根桩子上支一块木板；一堆破烂抛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我在门附近拾到一本书。封面已经没有了，书页被翻得脏稀稀软搭搭了；但是书脊却用白棉线珍惜地一针针重新缀连过，白线看起来还很干净。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发现。《航海术要领探讨》，作者是一个叫做陶赛、陶松——一个差不多这样的名字——的人，皇家海军的一位船长，看样子这玩艺儿读起来是够枯燥的，有许多说明性图解和讨人厌的数字表格，出版有六十年了。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捧起这件令人惊异的古董，生怕它在我手里土崩瓦解。书里那位陶松或者陶赛认真地探讨了船上的链条和滑车的断裂应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是一本非常引人入胜的书；不过初初一看，你便可以发现这本书是一心一意在真诚谈论着怎样正确地进行工作，这便使得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书页，虽然经过了这许多岁月的沧桑，仍然能够不仅从专业的眼光，而且从另一种眼光看来也能散发出光彩。这位朴实的老水手，以他关于链条和绳索的谈话，使我忘记了莽莽丛林和那些朝圣者们，沉入那与某种决不会有误的真实东西终于相逢的甜美感受之中。在那种地方发现那样一本书，这本身已经够稀奇的了；然而更加令人惊讶不置的是，在书页的边缘空白处还用铅笔写着许多显然和正文有关的笔记，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了！笔记是用密码写的！对，它看起来好象是密码。想象一下吧，一个人把一本这样的书随身拖带到了这样一个鬼地方来，而且还在研究它——还在写笔记——而且是用密码写！这真是神乎其神。

"有一会儿工夫，我一直隐隐察觉到一阵讨人厌的喧闹声，

当我抬起眼睛来，我看见那堆木柴已经不见了，而那位经理，由所有那些朝圣者们助威，从河边冲我喊叫。我把书放进衣袋里。说真的，放下它不读真好象硬把我从一个知己老朋友家里拽走一个样。

“我把破引擎又开动起来往前走。‘这准是那个可怜的商人——那个闯进来的家伙，’经理说，一边回过头去恶意地望着我们已经离开的地方。‘他一定是个英国人，’我说。‘如果不小心，即使是英国人也会遇到麻烦，’经理黑着面孔喃喃地说。我装出一副天真样子说，人生在世，谁也难免遇见麻烦的。

“这时水流得更湍急了，汽船好象只剩最后一口气。船尾的推进轮有气无力地扑打着，我发现自己正踮起脚跟仔细倾听着汽船所发出的一声声拍击，因为，说句毫不含糊的实话，我认为那个该死的东西每分钟都可能完蛋。这就好象是在仔细注视一个生命的最后一丝摇曳的闪光一样。然而我们还在往前爬。有几回我往往选中近处前面一棵树，用它来衡量我们朝库尔兹前进了多少，可是每次没等驶到与它并列的位置，我又照例再也找不到它了。把眼睛如此长时间地盯住一个东西不放，这是超过了人的忍耐程度的。经理表现出一种绝妙的听天由命的神态。我不禁焦躁愤怒起来，内心开始斗争，决不定我是否要跟库尔兹去开诚布公谈一谈；然而还不等我做出任何的结论，我便已想到，我谈也罢，不谈也罢，的确，无论我采取什么行动，都将是白费气力。一个人的知与不知又何关宏旨？谁来当经理，又何关宏旨？一个人往往会有这种一闪之间的真知灼见的。这件事的实质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处，非我所能及，也非我所能有力加以干预。

“第二天黄昏前，我们断定自己距离库尔兹的贸易站还有大

约八英里左右了。我想要加把劲儿赶到；但是经理却面色严肃地告诉我，往那儿走的这段航程非常之危险，太阳也已经西沉，最好是就地停留，等明天早晨再走。而且，他指出，假如我们遵照那个‘靠近时当心’的警告办事，我就必须在白天靠近——而不是在黄昏时，或者在天黑时。他这话是够明智的。八英里我们大约要开三个小时，而我也在现在这段河道的最前方看见一些可疑的涟漪。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这种拖延感到无可名状的恼怒，但也是毫无道理的恼怒，因为既然几个月都过去了，再等上一夜又有何妨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木柴可烧，再说又有这句警告的话，我便把船开到河当中停下。这一段河道窄而且直，两岸高矗，好似铁路上的一段路堑。在太阳落山之前的很久，河道上已经不知不觉间暮色苍茫了。河水流得平稳而急速，但两岸哑然无声，毫无动静。被攀缘的野藤捆绑在一起的一棵棵活着的大树，矮树丛里每一株活着的灌木，甚至那最柔嫩的枝桠，最轻薄的叶片，可能都已经化为岩石了。这不是睡眠状态——而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状态，简直就象老僧入定。任何一丝儿最最轻微的声音也听不出。你愕然凝望，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变聋了——接着黑夜便突然来临，让你又一下子变成了个盲人。在清晨大约三点钟左右，几条大鱼跃出水面来，响亮的溅水声令我一跃而起，仿佛是听见了一声枪响。太阳升起时也升起一片非常温暖的粘糊糊的白雾，比黑夜更让你盲然，这白雾它并不飘荡，也不移动；它就呆在那里，好象某种固体东西似的停留在你的周围，或许是八点或者九点钟时候吧——它象一扇百叶窗一样豁然畅开了。我们能够瞥见一大群高矗入云的参天巨树、一大片无边无际的茂密丛林，而太阳象一只火红的小球样悬挂在丛林的上空——一切都毫无动静——而这时那白色的百叶窗又重

新落下来，它平稳稳地落下来，仿佛是在注满润滑油的滑槽里一溜而下似的。我们当时已经在起锚了，我又命令再重新抛下。当锚链还在一边闷声闷气地嘎嘎作响一边往下落去时，一声叫喊，一声非常巨大的叫喊，仿佛是由那无穷无尽的孤寂荒凉所发出的，它缓缓升起，在不透光的空气中向上高飏。它停止了。一阵如怨如诉的喧嚷抑扬起伏地混揉在嘈杂而疯狂的喧闹声中，充满了我们的耳鼓。这情况突如其来，使我便帽下的头发竖立起来。我不知道其他人感受如何；对于我，这好象是茫茫大雾本身发出的尖叫。这场混乱不堪凄凄惨惨的吼叫出现得如此之突如其来，显然是在顷刻之间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出的。这吼叫以一声急匆匆爆发出来、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过分刺耳的尖啸而结束，这声啸叫突然打住了，只留下我们一个个呆呆地楞在那里，表演出各种各样愚蠢的姿态来，同时仍旧在固执地朝那几乎是同样吓人同样过分的寂静仔细倾听。'我的上帝呀！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朝圣者在我手肘边结结巴巴地说，——一个矮小的胖子，黄红色的头发，红色的胡子，穿一双两侧有松紧布的靴子，一身粉红色的睡衣，裤脚管塞在袜子筒里。另外两个人的嘴巴足有一分钟合不拢来，接着便一头冲进小小的船舱里，马上又不知所措地奔出来，立在那儿两眼失魂落魄地张来张去，两人手里都捏着已经'上膛'的温彻斯特式步枪。我们所能看见的东西只是我们自身所在的汽船，它的轮廓是模糊不清的，仿佛它眼看就要融化了，再就是船四周的一狭条烟雾迷濛的河水，它或许只有两英尺宽狭——再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就我们的耳目所及，剩余的世界已不知去向。真是不知去向了。消失了，不见了；被一扫而光。没留下一丝儿声息或踪影。

"我向前走去，命令立即收紧锚链，以便必要时可以马上起

锚开船。'他们会进攻吗?'一个吓坏了的声音低低地问。'我们全都会在这场大雾中被宰掉的,'另一个声音喃喃地说。一张张面孔紧张地扭动着,一双双手在微微发抖,一对对眼睛都忘记眨动了。看一看船员中白人和黑家伙们面部表情的对比,倒是件非常有兴味的事,这些黑人跟我们一样对河的这一带也很生疏,虽然他们的家距离这里只不过八百英里。白人们,当然是极其心绪不宁,还做出一副副奇特相,显得他们是被这样一场狂乱的喧闹声吓了个够呛。黑人们则是一副警觉的、对事态自然而然表示关切的表情;但他们的面色主要是安静的,即使是那一两个当他们在收紧锁链时露齿而笑的黑人也是如此。有几个短短地、咕哝似地交谈了几句,仿佛事情就此圆满解决了。他们那个领头的,一个宽胸膛的年轻黑人,一本正经地披一件深蓝色带穗子边儿的衣服,两只吓人的鼻孔,头发全部用手工盘成一个个油亮的小发卷,他正在我的身边。'啊哈!'我说,只是为了表示一下友好。'捉住他们,'他尖叫起来,睁大了一双充血的眼睛,尖利的牙齿闪亮了一下。'捉住他们,把他们捉来给我们。''给你们?欸?'我问道:'你们要他们干吗?''吃掉!'他说道,干脆了当,一只手倚在栏杆上,以一种庄严而深思的神态,把目光直投入船外的浓雾中。若不是我想到他和他的伙伴们肚子一定非常之饿了,我当时无疑会吓得要死的:至少在最近一个月内,他们必定是一天比一天更饿。他们说好是干六个月的(我认为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个有任何清晰的时间概念,我们也是经过了无数个世纪以后才获得这种概念的。他们仍属于时间的初始阶段——似乎是没有任何前辈人传留下来的经验去教导他们),当然是干六个月啦,因为有一张文书这样写明的,文书又是只要有了这么一纸根据河下游那边制定的某一项滑稽的法律签订的文书,就不会有

人去过问，他们这六个月里靠什么生活。的确，他们带来过一些发臭的河马肉，但是，就算那些朝圣者们没有在一阵震动人心的大吵大嚷中把好多这玩艺儿扔下河去，靠它们也维持不了多少日子的。扔掉河马肉这件事表面看来好象是一种专横行径；然而却也真正是一种合法的自卫。你不可能在醒着、睡觉和吃饭时候全都闻着死河马肉味儿，而同时又维持住你那朝不保夕的生存。再说，他们每礼拜发给这些人三段铜丝，每段大约九英寸长；从理论上说，他们是可以用这种通货在沿河一带的村子里购买食物的。你可以看出这到底行通行不通。要么一个村子也没有，要么村民们都是态度敌对的，要么是那位经理——他跟我们一样吃罐头食物，偶尔还来一只公羊——因为某种多少是莫名其妙的理由不愿意停船。因此，除非他们把铜丝直接吞下肚去，或是用它做成圈套在河里套鱼，我看不出他们这笔慷慨付给的高工资对他们能有什么用处。我必须说，工资是按期照付的，不愧为一家有信誉的大贸易公司。除此之外，我见他们仅有的可吃的东西——虽然看起来简直不象食物——是几片好象半生不熟的面团似的东西，一种肮脏的淡紫颜色，用树叶子裹着，他们不时地吞下一块去，但是那一块小得似乎更多只是为了做出个吃东西的样子而不是为了什么认真的维持生命的目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因为饿鬼掏肚肠而来进攻我们——他们是三十个人对我们五个——美美地饱餐一顿，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个，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他们都是硕大强壮的人，又没有很多惦量后果的能力，虽然他们的皮肤当时已经不再光滑油润，肌肉也不再结实，但尽管如此，仍然是有勇气、有气力的。我看出，有某种抑制性的东西，一种阻碍出现这种可能性的人性的奥秘，在这里起了作用。我注视着他们，对他们的兴趣急速增长了——不是因为我忽然想

到我马上就会被他们吃掉，尽管，我向你们承认，我那时恰好发觉——从一个新的角度，似乎是——这些朝圣者们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堪入口；我并且希望，是的，我确确实实希望，我自己的外表不是——怎么说呢？——不是那么——引不起别人的食欲：一点儿荒谬的虚荣心，跟那时我整天沉溺其中的恍然若梦的感觉是很相称的。或许我当时还有一点儿热度呢。一个人不可能成天到晚用一根手指头按住脉搏这样过日子。我那时时常有'一点儿热度'，或者说有一丁点儿其他什么东西——这是这片荒野在用它们的爪子搔弄我，跟我开玩笑，是有朝一日将迎头袭来的，更加严重的攻击的小小的前奏。是的；我望着他们，你们也会对任何一个人投以同样的目光的，因为急于了解当他们面对无情的肉体需要的考验时，他们的冲动、目的、能力和弱点如何。克制！这可能是一种什么克制呢？这是迷信，厌恶，忍耐，恐惧——或者是某种原始的自尊心？没有哪一种恐惧顶得住饥饿，没有哪一种耐力能熬得过饥饿，厌恶不存在于饥饿存在的地方；至于说迷信、信仰，或者什么你们不妨称之为原则的东西嘛，还不如微风中的一把稻草末呢。你们知不知道慢慢地逐渐把你饿死这种事情中所包含的魔鬼般的险恶，知不知道它那令人恼怒的折磨，它阴森的思想，它那昏沉沉黑压压的凶残？啊，我知道。它使一个人用尽平生的气力去跟饥饿决一死战。生离死别、奇耻大辱，以及灵魂的万劫不复都要容易对付得多啊，确实——比起这种拖延时日的饥饿来。悲哀啊，但是的确如此。而这些家伙们也没有任何人间的理由去顾忌什么。克制！我倒不如指望一只在陈尸垒垒的战场上奔走觅食的鬣狗会克制它自己。但是事实摆在我的面前——这事实令你头昏目眩，它象汪洋大海的水面上浮起的泡沫，象深奥莫测的谜语外表上所带的一丝波

澜，它比那——当我想起它时——隔着茫茫白雾从我们身边扫过的河岸上野蛮的喧嚣声中所包藏的，奇特而又无法理解的、令人绝望的幽怨调子更加神秘得多。

“两个朝圣者在急促地悄声争论着应该靠哪一边河岸。‘左边。’‘不对，不对；怎么可以呢？右边，当然是右边。’‘情况非常严重，’我身后传来经理的声音；‘假如在我们到达之前库尔兹先生出了什么事，那我就成了孤家寡人啦。’我瞧着他，丝毫也不怀疑他是在说真心话。他就是那种人，只希望能够大面儿上过得去。这就是他的克制。然而，当他咕咕哝哝地说什么要马上继续向前进时，我甚至不愿意麻烦自己去答理他了。我知道，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假如我们不在这段河底上稳住自己，我们就会两脚离地、彻底悬空了。直到我们靠上这边或那边的河岸之前，我们将无法说出我们往哪儿去——向上游还是向下游，或是在横渡——若是在横渡，也只有在我们到达一边河岸的时候才会知道，——即使那样我们一开头也无法知道是哪一边的河岸。我当然不开船。我无意把这只船撞沉了事。你无法想象出一个比这儿更要命的发生船祸的地方。无论是马上沉没或是不马上沉没，我们反正会以某种方式迅速完蛋的。‘我授权您冒一切风险前进，’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我拒绝冒任何风险，’我没好气地回答他，这他料到我会这样答复他，可是我回答的口气却可能使他大吃一惊。‘好吧，我必须遵从您的判断，您是船长，’他以一种明显流露的客气态度说，我转过身去用背冲着他，借此表示我对他这句话的评价，眼睛望着大雾。这雾要延续多久呢？前途极其渺茫。这位库尔兹正在那悲惨的丛林中掠夺象牙，通向他的道路充满着艰难险阻，就好象他是一个被魔法迷住沉睡在神话城堡中的公主一样。‘他们会进攻吗，您以为？’经理用一

种表示信任的语调说。

“我不以为他们会进攻，这有几个明显的理由。这场浓雾是理由之一，假如他们离开河岸，乘在他们的独木舟里，他们会在雾中迷失方向的，就好象假如我们企图移动一下位置的话，我们也会迷失方向一个样。尽管我这样认为，我还是也对两岸的丛林作了一番判断，我发觉它们是相当茂密，无法穿过的。——然而那里面有许多只眼睛，许多只已经看见了我们的眼睛。沿岸的树丛无疑非常浓密；但是树丛后边矮小的林薮却显然是可以穿过的。无论如何，在浓雾暂时逸去的那段时间里，我在眼前这段河道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独木舟——当然在汽船的两旁也没有看见。但是，让我觉得他们会进攻这种想法不可想象的，还是这阵喧闹声的性质——我们所听到的喊叫声的性质。这喧闹并不带有预示直接敌对意图的凶猛性。尽管这声音是突如其来的、野蛮的、粗暴的，它却给我一种无法抗拒的悲哀的印象。一望见这艘汽船，这些野蛮人便因为某种原因而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忧伤。危险，假如有的话，我说出我的意见，是因为我们几乎是接近了一种迸发而出的巨大的人类的激情。即便是过度的忧伤，也可能最终狂暴地发泄出来的——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它采取冷漠的形式来表现……

“您们要是能看见那些朝圣者怎样目瞪口呆就好了！他们没有勇气露齿一笑，或者甚至没有勇气来骂我一句：但是我相信他们以为我是发了疯——以为我是吓疯的，也许。我发表了一通郑重其事的演说。我亲爱的伙计们，烦恼在那时是没有用。密切观察吗？是的，你们可以猜到，我那时正盯着浓雾，寻找消散的迹象，就象一只猫盯着一只耗子一个样；无论如何，我们的眼睛对于我们，就好象我们被埋在几英里深的一堆棉絮里一样，已

经毫无用处了。那浓雾给人的感觉也象是一堆棉絮——呛人、暖和、令人窒息。再说，所有我讲的那番话，虽然好象是夸张，却是绝对符合实际的。后来我们称之为一场进攻的那件事，其实不过是企图拒我们于水上而已。那场行动远非挑衅性的——甚至连通常意义上的防御性行动也算不上；它是出于绝望不得已而为之，在本质上纯粹是自卫性的。

"应该说，在雾散之后两小时，事态才有了发展，开端出现在距离库尔兹的贸易站，粗略地说，大约一英里半路程的地方。我们刚刚踉踉跄跄地费尽气力转过一道河弯，这时，我看见在河水的正当间有一个小岛，只不过是一个碧绿色的野草丛生的小园丘。这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小岛；然而，当我们避开障碍对这段河道看得更清楚以后，我发现这是一条长形沙洲的顶端，或者不如说是一连串在河心朝前伸延的小块浅滩中的顶头的一块。这些浅滩都颜色暗淡，刚好被水覆盖住，整个一串在水面以下隐隐可见，恰似一个人的脊梁骨在他背部中央的皮肤下隐隐可见一样。现在，就我眼前所见，我可以从这条脊梁骨的右边，也可以从它的左边驶过去，当然，两边的河道我都一无所知，两边的河岸看起来很是相象，水的深度也好象一样；但是，人家曾告诉我，贸易站在河的西边，我自然也就朝西边的河道驶去了。

"我们刚刚开进这条河道，我马上就发觉，它比我原先所设想的要狭窄得多。我们左边是那条长长的连续不断的沙洲，右边是一座长满厚厚一层矮树丛的又高又陡的河岸。树丛上方是一排排密集的林木。条条树枝浓密地临空高悬在河道上空，每隔一段距离，便会有一株粗大的树干呆呆地横伸在河水上。已经中午过后很久了，树林的容貌是阴沉的，一条宽宽的影子已经落在水面上。我们就在这阴影中向前驶去——船开得非常缓慢，

这你们可以想象。我把它转到贴近河岸的地方驾驶着——探水杆告诉我，靠近岸边的河水最深。

“我的一位忍饥挨饿、逆来顺受的朋友正在船头测量水深，他的位置恰好在我的脚边，这只汽船完完全全象是一只装上甲板的敞舱驳船。甲板上有两间柚木小屋，有门有窗。锅炉装在船的前端，机器装在船尾最后边，整个船身上面张着一层轻便的顶棚，用几根柱子支撑着。烟囱从这个顶棚上伸出去，烟囱的前方，有一间用薄木板搭成的小屋，用作驾驶室。小屋里有一张可以睡觉的长沙发，两把轻便折凳，屋角倚着一支装好子弹的马蒂尼—亨利牌子的来复枪，一张小台子，再就是一只舵轮。它的正前方有一个宽大的门，两旁各有一扇宽阔的带遮板的窗。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成天到晚敞开着。我白天就高踞在小屋门前顶棚的最前方。夜晚便在，或者说尽量设法在那只长沙发上睡觉。一个身强力壮的黑人，他属于海岸一带的一个部落，经过我可怜的前任训练过，担任船上的舵手。他炫耀着自己一对黄铜的耳环，从腰部直到脚踝都裹着蓝布，非常自命不凡。他是我所见过的傻瓜当中最为没有主见的一个。当你在他身边时，他驾起船来极其虚张声势，气派十足；而一当看不见你时，他会顿时陷入一种可怜巴巴的惶恐之中，并且会立即被那只跛子汽船搞得手足无措。

“我正在俯身察看那根探水杆，感到很是伤脑筋，因为每探一次，伸出水面的部分便更多一点，这时，我看见我的测水工突然撒手不干，直挺挺地去躺在甲板上，甚至于不肯费事把他的探水杆提上来，虽然他一只手还抓住杆子，而杆子还垂在水中。同一个时间里，那个司炉工，他就在我的下面，我能够看见他，他猝然一屁股坐在他的炉子前，缩起了头颈。我感到惊奇。接着我赶忙朝河面望去，因为航道上这时正有一根隐隐露在水中的树桩

许多根棍子，细小的棍子，在我的四周飞舞——密密麻麻；它们在我的鼻子前嗖嗖而过，落在我的脚下，扎在我背后驾驶室的墙壁上。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河岸，丛林，都非常安静——一点声息也没有，我只能听见船尾明轮的沉重击水声和诸如此类的嗒嗒响声。我们好不容易躲过了树桩。箭，老天爷呀！有人正朝我们放箭！我急步跨入室内去关闭朝河岸一边的窗子。那个傻瓜掌舵工，他的手捏在舵轮把柄上，膝盖高高抬起，跺着脚，嘴里磨着牙，活象一头套上缰绳的牲口。该死的东西！这时我们摇摇晃晃地驶到离河岸不过十英尺的地方了。我不得不探出身子去把沉重的窗门合拢来，我看见在树叶丛中，跟我一样高低的地方，有张人脸，正非常凶猛而沉着地注视着我；于是突然之间，仿佛从我的眼前揭去了一层面纱似的，我发现，在那枝丫纠结的阴暗的林薮间，有着无数裸露的胸膛、手臂、大腿、圆瞪瞪的眼睛，——丛林中满都是活动着的人的肢体，这些肢体闪着光，全都是古铜色的。树枝在摇曳，晃动不已，沙沙作响，从其中飞出许多支箭来，这时窗子关上了。'照直开，'我对舵工说。他把他的头挺得直直的，面孔朝前；但是两只眼睛直转悠，仍然不停地把他的脚轻轻抬起又放下，嘴里吐出一点儿白沫来，'保持安静！'我发火地说。我倒不如去命令一棵树在大风里不要晃动呢。我冲了出去。我下边是一阵嘈杂的人脚在铁甲板上的踢踏声；乱作一团的惊叫声；有一个声音尖叫说，'你折回头去行吗？'我看见前方水面上有一个V字形的水纹。什么？又一个树桩！在我的脚下有一阵急速射来的弓箭。朝圣者们用他们温彻斯特式步枪开火了，然而只不过是把铅弹撒进树丛里而已。升起一阵活见鬼的火药烟，慢慢向前飘去。我望着它咒骂一声。现在我看不见那水纹或是木桩了。我立在小屋门口向外窥望，箭成群

地飞来，这些箭可能是浸过毒的，不过它们看起来似乎连一只猫也杀不死。丛林开始吼叫了，我们的伐木工人掀起了一阵战斗的呼喊；我身后一声来复枪的爆响使我震耳欲聋。我转回头一望，当我向舵轮冲去时，只见驾驶室内充满混乱声和火药烟，那个傻瓜黑人把什么都丢下不管了，打开了窗门，用那杆马蒂尼一亨利牌的步枪在射击，他立在那里毫无遮掩，两只眼睛圆睁着，我大声叫他回来，同时把突然弯向一边的汽船一把扭正过来。这时即使我想要转回身去，也没有回身的余地了，树桩就在船头前非常近的某个地方，被那股该死的火药烟遮住看不清楚，再没有时间可以拖延了，于是我便只能把船向河边挤过去——直冲着河岸，我知道那里水深。

"我们沿着头顶上悬空的丛林缓缓地向前闯去，只见一团混乱不堪的折断的枝条和飞舞的树叶纷纷落下。脚下急速的射击声突然煞住，我早就料到一等子弹用完就会这样的。我把头向后一扬，躲过一声闪光的嗖嗖响声，它从驾驶室一穿而过，打一扇窗孔进来，从另一扇窗孔出去。那个发了疯的掌舵工正挥动着一支没子弹的来复枪冲着河岸喊叫，我越过他向岸上望去，只见一些模模糊糊的人影低低弯下腰在跑，在跳跃，在向前滑行，看清了，模糊了，全都消失了。一件大大的东西出现在窗口前的半空中，那支来复枪掉到水里去了，那人急速向后退了一步，回头望了我一眼，目光非常奇特，意味深长，而又十分熟悉，就倒在我的脚下了。他头部的一侧在舵轮上撞了两记，有个象长藤似的东西，它的一端咔啦一声响磕在一只轻便小折凳上。看起来好象是他从岸上的某个人手里夺过了那件东西，在用力时失去了平衡。薄薄的一层火药烟被风刮散了，我们也躲过了那个树桩，朝前张望，我看见，再走一百来码，我就可以放手驶去，离开

河岸一带了，然而我的脚感觉到非常暖和而潮湿，让我忍不住低头看一看。只见这人翻了个身仰面朝天，两眼朝上直瞪瞪望着我；两只手紧紧抓牢着那根藤条。这是一根长矛的矛杆，它从窗口扔进来或是戳进来，扎在他肋骨以下的一侧腰部；矛尖划开一条可怕的切口扎进去；深得已经看不见了，我的两只鞋都灌满了血；一摊鲜血一动不动地铺开着，在舵轮下边，闪着暗红色；他的两眼闪射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光。又爆发出一阵射击声。他急切地注视着我，两手紧抓住那根矛，好象抓住个什么宝贵的东西，那神情仿佛是怕我会从他手里把它夺走似的。我不得不竭力使我的眼睛避开他的凝视，而去照管舵轮。我用一只手在头顶上摸索，寻找拉汽笛的绳子，急忙忙一声接一声地猛拉汽笛。那片乱糟糟的愤怒和好战的喊叫声立即被止住了，接着从树林的深处传来一种充满悲哀的恐惧和彻底的绝望的，颤抖的，拖长的呜咽声，你真会以为这声音是在追逐着从大地上遁去的人间最后的一线希望。丛林中正发生着巨大的骚动；雨点般射来的箭停止了，几支漫无目标的箭发出刺耳的嗖嗖声——然后便是一片寂静，船尾明轮懒洋洋的击水声在这片寂静中清楚地传入我的耳中。正当我把舵轮打向右满舵时，那个穿粉红色睡衣的朝圣者激动而不安地出现在驾驶室门上。'经理派我来——'他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刚开口说话，便突然停住了。'上帝呀！'他说，眼睛死盯住那个受伤的人。

"我们这两个白种人立在他身边，他那闪光的和询问似的目光包围住了我们两个人。我现在敢说，那眼神令人看来，似乎他马上就要用一种我们所能懂得的语言向我提出某个问题了；然而他却一声没吭地死去了，连肢体也没伸一伸，肌肉也没抖一下。只是在最后的顷刻间，他才紧紧地皱起了眉头，仿佛听到了

某种我们无法看见的信号和某种我们无法听见的低语，他这次皱眉使他那张黑皮肤的死人的面孔显出一副不可理解的阴沉、忧思和咄咄逼人的表情：那询问似的目光中射出的闪亮迅速消失了，变成一种空无所有的呆滞。'您会掌舵吗？'我急切地询问这个派来传话的人。他看来非常没有把握，然而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立即懂得我的意思是不管他会不会都得去掌舵。给你们说老实话，我真急得要命，想要去换下我的鞋和袜。'他死啦，'这景象对他刺激很深，他喃喃自语说。'这毫无疑问，'我说，一边发疯似地去拽鞋带，'顺便说说，我想库尔兹先生这会儿一定也已经死了。'

"这是我当时心中最主要的思想。我有一种极度失望的感觉，似乎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奋力以求的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即使我跑这么远的路程，唯一目的便是来跟库尔兹先生谈一次话，我的烦恼心情也不会比此刻甚了。跟……谈话……。我把一只鞋甩向船外，而这时候我明白过来，我一心盼望的事情正是这个——跟库尔兹先生谈话。我奇怪地发现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他在做事情，你们知道，而老是想象他在说话。我没有对自己说，'这下子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或者'这下子我再也不能跟他握手了'，而是对自己说，'这下子我再也听不见他说话了。'这人是作为一种说话的声音而出现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不曾把他跟某种行动联系起来。难道不是有许多人以各种各样嫉妒的和羡慕的口气告诉我，说他通过收集，物物交换，哄骗，或者偷窃攫取了比所有其他代理人加在一起还要多的象牙吗？问题的要点不在这里。问题的要点在于他是一个有天赋才能的家伙，并且，在他所有的才能中，最为突出的一点，表现出他才能的真实存在的一点，是他说话的本领，他的言谈——他的表达才能，那令人迷惑，

使人领悟，极其高尚也极其可鄙的东西，那均匀搏动着的光明之流，或者是从无法穿透的黑暗之心中涌出的欺骗。

“另一只鞋子也向那条河的魔鬼或神灵头上飞去了。我心想，哎呀！一切都完啦。我们来得太晚啦，在某一根长矛，某一支箭或是某一根木棍之下，他已经消失了——那种才能已经消失了。到头来再也不能听那个家伙说话了，——我的悲伤之中带有一种令人惊异的过度强烈的感情，跟我在那些丛林野人的嚎叫悲声中所察觉到的感情不相上下。即使我被夺去了信念，或者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我也不会感到比这更大的没来由的孤独的凄凉……。为什么你这样粗野地叹息，是哪一个？荒谬吗？对，荒谬。老天爷！难道一个人就不可以——喂，给我一点烟丝。”……

他停住不讲了，一阵深深的静默。然后突然亮起一根火柴，显出了马洛那张削瘦的面庞，焦虑而憔悴，两颊凹陷，一条条向下延伸的皱纹，眼皮低垂，一副注意力十分集中的神情，而当他使劲吸着他的烟斗时，随着那小小火苗有规律的一隐一现，那张面庞似乎忽而退进暗夜中，忽而又走出来。火柴熄灭了。

“荒谬！”他喊叫似地说。“当你想到讲点什么的时候，最糟糕的就是这个。……你们现在全都在这里，每人都有两个可靠的地址，安然碇泊着，好象一艘抛了两只锚的大船，这边街口上一家肉铺子，那边街上一个警察，胃口顶好，体温正常——你们听着——一年到头都正常。于是你们说，荒谬！让荒谬——滚他妈的蛋吧！荒谬！我亲爱的伙计们，一个纯粹是由于神经紧张刚刚把一双新鞋掷进河里去的人，你还能指望他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没有落泪真是令人惊奇。我，总的说来，是为自己的坚强而自豪的。那时我想起自己失去了洗耳恭听天才的

库尔兹高谈阔论这个极其珍贵的机会，感到非常心痛。当然我错了。这个机会那时正在等候着我呢。哦，对啦，我听得还太多了呢，而且，我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一个声音。他除了声音之外就所剩无几了。并且，我听到了——他——它——他那个声音——其他一些声音——所有他们这些人都比声音只多很少那么一丁点儿东西——对那段时间的记忆一直在我脑际萦回，它看不见，摸不着，好象一句广阔无边又莫明其妙的话语所遗留下的，正在消逝之中的余音，它愚蠢、残暴、肮脏、野蛮，或者说简直是下流，毫无任何意义。声音，声音——甚至于那个女孩子本身——啊——”

他沉默了好一阵子。

“我最后是用一句谎言把他那套才能的阴魂驱除干净了。”他突然又说起来。“女孩子！什么？我刚才提到一个女孩子吗？啊，她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完全没有，他们——我指女人们——都跟这个无关——也应该无关。我们必须帮助她们停留在她们自己那个美丽的世界中，否则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糟了。啊，一定不能把她扯进来。你们真应该听见那位出土文物似的库尔兹先生说‘我的未婚妻’这句话。那你们就一定会立刻了解到，她跟这个是怎样地了无瓜葛了。还有库尔兹先生那个宽大的前额！人家说头发有时候会继续生长的，可是这一颗——啊——奇怪的脑袋，却秃得让你过目不忘。荒野曾经轻轻拍打过他的脑袋瓜儿，所以，你瞧，它光得象个球——象个象牙球一般，荒野曾经亲切地抚摸过他，所以——罗！——他枯萎了；荒野抓住了他，爱上了他，拥抱了他，侵入他的血管，耗尽他的肌体，还用某个魔鬼仪式上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礼节使他的灵魂永远属于荒野所有。他成了荒野的骄子和宠

儿。象牙吗？我想是这样，成堆的象牙，成垛的象牙。那间破旧的烂泥棚都快要被象牙撑破了。你们会以为，在整个那片地方，无论地上地下连一根象牙也不会留下。'大部分都已经成了化石，'那位经理曾经这样说过，口气颇不以为然。那些象牙并不比我更象化石呢；然而他们把凡是从地里挖出来的象牙都说成是化石。似乎这些黑人有时当真是把象牙埋起来的——但是显然他们不能把这些玩艺儿深埋得足以挽救天才的库尔兹先生的命运。我们把它装满了汽船，还有许多不得不堆放在甲板上。这样他就能看见它并且欣赏它直到看不见为止了，因为对这种珍爱之物的赏识他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们真该听见他说'我的象牙'这句话。哦，是的，我听见过'我的未婚妻，我的象牙，我的贸易站，我的河，我的——'每样东西都是属于他的。这使我屏住气息等待聆听荒野即将迸发出的一阵将使定居太空的众星辰不能安其位的、震天动地的洪亮的笑声。每样东西都是属于他的——不过这倒也无所谓。要紧的是我们得知道，他是属于什么东西的，又有多少种黑暗的势力宣称他是属于它们的。正是这种想法会使得你浑身毛骨悚然，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当然这样想象对一个人也是没有好处的。他在这块土地上的魔鬼当中占有一把位置很高的交椅——我这话是字面上的意思。你们不可能理解。你们怎么可能理解呢？——你们脚下是坚实的人行道，周围是一团和气的、随时准备为你欢呼或者向你进攻的邻居，你们小心翼翼地往来于那个肉铺子和那位警察之间，心怀对流言蜚语、绞刑架和疯人院的神圣的恐慌——你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人的一双无拘无束的脚会把他带进怎样一个特殊的太初时代的境界呢？通过荒凉的道路——绝对的荒凉，连一个警察也没有——通过寂静的道路——绝对的寂静，听不

见一位一团和气的邻居悄声提醒你留意社会舆论的警告声。这些细微末节往往是影响巨大的。当没有它们时，你必须求助于你自己天生的气力，求助于你自己忠于信仰的能力。当然，你可能是蠢而又蠢，因此你倒反而不会走错了路——可能愚之又愚，甚至于不知道你正在遭受种种黑暗势力的攻击。依我想，没有哪个蠢货从魔鬼手里救出过自己的灵魂；或是蠢货蠢得过了分，或是魔鬼鬼得过了分，二者必居其一，——是哪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要么你或许是一位高尚得异乎寻常的人物，除非是奇异胜景或天籁，对一切你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吧。那么大地对于你只不过是一个立足点而已——如此这般对你是有所失呢或是有所得，我不愿妄自申言。不过我们大多数人是两者皆非的。大地对于我们是一个可供居留之处，住在这里我们必须忍受种种的景象、声音，还得忍受种种臭气。老天爷！——比方说，就必须吸入一点死河马气味儿而不感染疾病。于是，你们没瞧见吗？你的力量发生作用了，这是你对自己能力的信念，认为你有本领挖出一些不显眼的洞来把这些玩艺儿埋进去——这是你的献身精神的威力，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一个朦胧不清的，压断你脊梁骨的事业而献身，这是够难办的。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设法找借口或者甚至是设法解释——我是在设法向我自己说明——说明——库尔兹先生——说明库尔兹先生的阴魂——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个从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幽深之处现形的幽灵，在它尚未全然隐匿之前，以它对我的令人惊异的信任让我感到荣幸。这是因为它能跟我讲英语。这位库尔兹原本有一部分教育是在英国受到的，并且——正如他好心对我说的——他的同情是从没用错过地方的。他母亲是半个英国人，他父亲是半个法国人。整个欧洲都对库尔兹先生的形成做出过贡献，不久以后，我得知，

国际禁止野蛮习俗协会还曾经委托他撰写一份报告，供该会将来工作指导之用，这件事做得非常之恰当。他并且也已经写出了这份报告。我看见过。我读过。雄辩流畅，振振有词，只是有点儿危言耸听，我觉得。他居然有时间来写下这密密麻麻的十七大页啊！然而这一定是在他——姑且说——神经错乱以前写下的，并且，为了这个，他还去主持过某些半夜举行的舞会，这些舞会在结束时都要举行一些无法形容的仪式，根据我在不同时候听到的说法，我不由自主的推测，这些仪式都是奉献给他的——你们明白吗?——奉献给库尔兹先生本人的。然而这是一份写得很美的东西。不过那开头一段，由于我后来知道了情况，现在，我觉得它是不吉利的。他一开始便提出一种论调，说我们白人，从我们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来看，'必定会让他们[野蛮人们] 看成好象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物——我们是带着一种类乎神灵的威力去接近他们的'，如此等等，如此等等。'只需简单地运用一下我们的意志，我们便可以一劳永逸地对他们行使一种实际上是漫无止境的权力'，如此等等，如此等等。他从这一点出发，说得天花乱坠，我也让他的话给迷住了。这篇夸夸其谈的文章辞句可谓堂皇，虽则不大好记得住，是吗。它让我感到一种好象是出于庄严静穆的仁爱胸怀的，异乎寻常的浩然之气。它使我热情激荡。这就是雄辩的——词藻的——火一般高尚的词藻的无边无际的威力。词句如魔术般倾流，没有任何涉及实际的暗示来打断它，只是在最后一页的下部才有一条类似注解性的东西，显然是很久以后信笔涂上的，笔迹飘忽不稳，可以看作是对一种方法所做的说明。这段话很简单，在这篇娓娓动人，足以激起各种利他主义感情的文章的最后，恰似晴空掠过的一道闪电，它一目了然、动人心魄向你发出火一般热情的呼喊：'消灭

所有这些畜生!’难以理解的是，他显然把这段极有价值的补充忘得干干净净，因而，后来，当他有些儿清醒过来时，他一再恳求我仔细照管‘我的小册子’(他这样称呼它)，认为它肯定会在将来对他从事的事业发挥良好的作用。我对所有这些东西都十分清楚，而且，最后结果也表明，我还得仔细照管他死后的名声呢。这一点我是做得很够了，因此我获得不容争辩的权利可以把它，假如我愿意那样做的话，连同人类文明的一切污秽以及，打个比方说，一切死狗烂猫抛进进步发展的垃圾箱里，让它去永享安宁。然而在当时，你们知道，我就不能那样做。他不可以被人忘记。不管他是个什么吧，他反正非同一般。那时，他拥有一种蛊惑或恫吓那些蒙昧初民的威力，他可以驱使他们跳一种兴奋恍惚的魔舞来向他致敬；他还能使那些朝圣者们渺小的心灵充满痛苦的忧虑：他至少有一个忠忠耿耿的朋友，他在世界上征服了一个既非蒙昧初民，也不利欲熏心的人。不；我不能忘掉他，虽然我并不准备去证实说，他是真正值得我们为之牺牲许多条人命而去寻找的人。我非常惦念我死去的舵手，——甚至当他的尸体还停在驾驶室里的时候，我已经在惦念他了。或许你们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为一个不比黑色的撒哈拉沙漠中一粒沙石更有价值的野人而遗憾。那么你们没看见吗，他是做了点儿事情的，他掌过舵；我一连几个月都有他陪在身后——一个助手——一件工具。这是一种伙伴关系啊。他为我掌舵——我就得照料他，我为他的缺陷担过心，于是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纽带，而只是在这条纽带突然断裂的时候我才察觉到它。他被击中受伤时投向我的目光中所含的那种亲密的奥秘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它仿佛是在宣称一种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中确定下来的遥远的血缘关系。

“可怜的蠢货！他如果不去管那扇窗子就好了。他不能控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就跟库尔兹一个样——一颗随风倒的树。我一穿好一双干拖鞋，就把他拖出去，首先是把那支矛从他的肋间猛地拔出来，这件事我承认我是双目紧闭着干的。他的两只脚后跟在越过门口那个小小的台阶时一起跳动了一下；他的肩头压住我的胸膛，我从背后拚死命把他搂紧。噢，他重啊，重啊，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重，我真觉得是。接着我便马上把他一翻身摔下河去。流水吞没了他，好象他是一捆草似的，我看见那尸体翻了两个身，便从此消失了。所有的朝圣者和那位经理这时都聚集在驾驶室四边带棚的甲板上，象一群激动的喜鹊样相互唧唧喳喳，有人在愤愤不平地咕哝说我把尸体匆匆处理掉太没心肝了。他们想把那具尸体留在身边目的何在我无法猜到。给它涂防腐香油吧，也许。可是我还听到下面甲板上另有人在咕哝，并且非常不怀好意。我的那些伐木工人朋友们同样都感到愤慨，他们倒似乎更有理由些——虽然我承认那理由本身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噢，非常不能接受！我当时拿定主意，如果我死去的舵手非得被吃掉的话，那也只能让鱼去吃。他活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次的舵手，而现在他死了，倒可能成为一种头等的诱饵呢，说不定还会闹出一场惊人的乱子来。再说，当时我正急于去掌舵，穿粉红色睡衣的那个人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笨蛋。

“那场简单的葬礼一结束，我就去掌舵了。我们在河心的航道上以半速前进，这时我听到人们在谈论我。他们已经对库尔兹不抱希望，他们已经对那个贸易站不抱希望；库尔兹死了，贸易站烧掉了——如此等等——如此等等。那个红头发的朝圣者一想到至少已经为这位可怜的库尔兹大大地报了仇，便激动得

乙

不能自已。‘你们说！我们一定在那片树丛里把他们杀了个痛快吧，呃？你们以为怎么样？说呀？’他当真跳起舞来了，这个嗜血成性劲头十足的小叫化子。而当他看见那个受伤的人时，却几乎是要昏倒过去了！我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们把火药烟放个痛快吧，反正就这么回事。’我当时从树梢上的飘动和瑟瑟作响的情况看出来，几乎所有的枪弹都射得太高了。除非你瞄准目标并且把枪托抵在肩头上，你是什么也打不中的；可是这些家伙们却是把枪托抵在髋骨上闭着眼睛开火。我认为——我是正确的——是气笛的啸声才把他们吓退的。我话一出口，他们便全都忘记了库尔兹，对我吼叫起来，怒气冲冲地表示抗议。

“经理站在舵轮旁讲知心话似地悄声对我说，无论如何必须在天黑前离开这里，远远地开到河的下游去，而这时我看见远处河岸上有一块林中空地，还有一些某种建筑物的轮廓。‘那是什么？’我问道。他惊异地抬起手来。‘贸易站呀！’他喊叫道。我马上向岸边靠去，仍然半速前进。

“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一处山坡上稀稀拉拉点缀着几棵树，坡上寸草不生。山顶上一长列破朽的房屋半截埋在高高的草丛里；尖屋顶上一个个大洞，从远处看是些黑色的口子；背景是莽莽的树丛和森林。没有任何围墙或篱笆；不过显然是曾经有过的，因为在靠近房子的地方残留着一排大约五六根细柱子，粗糙地修整过，柱顶上装饰着圆形的雕刻过的木球。柱子之间的栏杆或者别的什么当年曾经有过的东西已经不知去向了。当然，这一切全都处在森林的包围中。河岸清净无阻，而在水边，我看见一个白人，戴一顶车轮似的大帽子，一个劲儿地伸长胳膊在打招呼。我从上到下仔细查看了那片森林的边沿，几乎可以肯定我看见有人在活动——一些人影在到处无声地移动。我谨慎地把

船从这段河岸前开过去，然后才停住引擎，任船随水漂流。河边上那人喊叫起来，催促我们登岸。‘我们刚才受到过攻击，’经理尖着嗓子大声说。‘我知道——我知道。没事儿，’那人大叫着回答，要多高兴有多高兴。‘过来吧，没事儿。我真开心。’

“他的外表令我想起我曾经见过的一种东西——一种我在哪儿见过的滑稽可笑的东西。我一边驾着船靠岸，一边问自己，‘这家伙象个什么呢？’忽然我想起来了，他象个马戏团的小丑。他的衣服原是用一种什么材料，大约是棕色荷兰棉布做的，但是如今浑身上下打满了补钉，颜色鲜艳的补钉，有蓝色、红色、黄色的，背上是补钉，胸前是补钉，手肘上、膝盖上全是补钉；上衣上围着一条彩色的带子，裤脚管上绕着大红色边儿；阳光使他显得格外愉快，也出奇地整洁，因为阳光下你可以看出，所有这些补钉都补得非常漂亮。一张没胡子的孩子气的脸，很白净，谈不上有什么特点，鼻子在蜕皮，一双小蓝眼睛，这张坦诚的面庞上忽而欢笑忽而皱眉，好象一阵大风扫过时平原上的阳光和阴影似的。‘当心，船长！’他喊叫着，‘昨儿晚上在这儿打了根树桩。’什么！又是树桩？我承认我骂得难听透了。我差点儿把我这只跛脚船给戳个窟窿，以此来结束这趟可爱的旅行。岸上那个小丑冲我翘起他的小小的哈巴狗鼻子‘你是英国人？’他问，满面堆着笑。‘你是吗？’我从舵轮边大声问他。笑容消失了，他摇着头，仿佛为我的失望而抱歉。接着他又快活起来。‘这没关系！’他鼓舞人心地喊叫着说。‘我们来得及时吗？’我问。‘他就在那边山上，’他回答，把头朝山上一扬，而突然就变得面色阴郁了。他的面孔好象那秋日的天空，忽而阴，忽而晴。

“经理在那群全都武装到了牙齿的朝圣者们的尾随下上那幢房子里去了，这家伙上了船来。‘听着，我可不喜欢这种情况。

那些土人们正躲在树丛里呢，'我说。他认真地让我放心，说没有事儿。'他们都是些头脑简单的人，'他又补充说；'是啊，你们来了。我高兴我成天到晚都在驱赶他们。''可是你说没事儿呀，'我大声喊叫着。'噢，他们并无害人之心，'他说；当我瞪眼瞧他时，他又改口说，'也不是都这样。'然后又快活地说，'我敢说，您的驾驶室需要清扫一下！'紧接着他又建议我在锅炉里保持足够的蒸气以便万一有什么事情好拉响汽笛。'好好儿叫上一声，比你们所有的来复枪都顶用。他们是头脑简单的人，'他重复了一句。他就这样飞快地唠叨下去，不让我插嘴。他好象存心要弥补一下他长久以来过多的沉默，他也当真一边大笑一边表示说，他正是这样想法的。'您没跟库尔兹先生谈过话吗？'我说。'不是你跟那个人谈话——是你听他说话，'他以一种严肃的赞扬语气宣称。'可是现在——'他挥一挥手臂，一眨眼工夫他竟陷入一种极度深沉的沮丧情绪中。顷刻间，他又一跃而走近我，抓住我的两只手，不停地摇着，一边急促地咕哝：'水手兄弟呀……光荣……快乐……高兴……自我介绍一下……俄国人……主教的儿子……唐波夫政府……什么？烟丝！英国烟丝；上等英国烟丝！哎呀，真够朋友，抽烟？哪儿有个水手不抽烟的？'

"烟斗使他平静下来了，于是渐渐地我搞清楚了，他从学校里逃出来，搭一艘俄国船出了海；后来又逃掉了；有段时间在几条英国船上干过；现在已经跟那位主教和解。他认为非这样做不可。'但是一个人年轻时候必须见见世面，积累经验、思想，增长见识；''上这儿来！'我打断他。'这你可说不准！在这儿我遇上了库尔兹先生，'他说，一副年轻人的郑重其事和不以为然的神情，自那以后我就闭口不再说话了。好象他那时说服了海岸上一家荷兰人开的商号给他装备了一些补给品和货物，便心情愉

快地向内陆出发，至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象一个婴儿一样，一点不考虑。他在那条河附近一带独自游荡了将近两年，跟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断绝了关系。'我并不象我看起来那么年轻。我二十五岁，'他说。'开头范·舒登老头儿老是叫我见鬼去，'他怡然自得地述说着；'可我缠住他不放，天花乱坠地说个没完，到最后他生怕我真把天给说塌了，他就给了我点儿不值钱的东西和几条枪，并且告诉我，但愿再也不跟我见面。好心肠的荷兰老头儿，范·舒登。一年前我给他送去不多一点儿象牙，这样一来，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不能管我叫小偷儿啦，希望他收到了。别的我就不在乎了。我给你们存下了一些木柴。那就是我从前的房子，您看见啦？'

"我把陶森写的那本书交给他。他真象要吻我一下的样子，不过他克制住了自己。'我剩下的唯一一本书了，我还以为丢了呢。'他说。欣喜若狂地瞧着它。'一个人单独走动会遇见好多意外呢，您知道。独木船有时候会翻掉——而有时候那些人发起火来你得赶紧跑开。'他一页页翻起那本书来。'您用俄文写的笔记吗？'我问道。他点点头。'我还以为是用密码写的呢，'我说。他大声一笑，然后变得严肃起来。'我费了不少事来挡开那些人，'他说。'他们想杀您吗？'我问道。'噢，不！'他大声一喊，便止住不说下去了。'他们干吗要攻击我们？'我追问他。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才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他们不希望他走。''不希望他走？'我说，觉得十分诧异。他故弄玄虚地点点头。'我告诉您，'他大声地说，'这人让我增长了见识啊。'他伸开两臂，一双小小的蓝眼睛圆睁睁地盯着我。

## 三

"我望着他，惊讶得不知所措。他就站在我面前，穿一件五颜六色的衣衫，好象是从一家滑稽哑剧团里潜逃出来的，充满热情，而又稀奇古怪。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大可能的，不可思议的，令人全然迷惑不解。他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怎样生存了下来，他怎样能够跑得这么远，他怎样能够设法活下来——为什么他没有即刻消失掉，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我向前走一小段，'他说，'然后再向前走一小段——直到我走得这么远，远得我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回去。没关系。时间多着呢。我能有办法。您快把库尔兹带走——快——我告诉你。'在他色彩斑驳的破衣衫外面，在他的一贫如洗、他的孤独，和他无益的漫游所必然引起的凄凉之感的外面，蒙着一层青春的魅力。好些个月——好些年——他随时都危在旦夕；而他却勇敢而轻率地活着，全然是一副不可被摧毁的样子，而这却只是因为他年纪不大和他的不顾后果的蛮勇。我不由自主地好象有些倾慕——有些嫉妒。这魅力促使他勇往直前，这魅力保持他刀枪未入。他想从这片荒野中所得到的，无疑只是一个可以在其中呼吸和穿过它奔向前方的空间。他的需要是生存下去，是不惜冒可能有的最大危险，不惜遭受最大限度的匮乏而勇往直前。如果说绝对纯结、不计得失、不求实效的冒险精神曾经支配过哪个人，它所支配的就是这个浑身补钉的青年。我简直是嫉妒他拥有这股谦卑而明亮的火焰，它仿佛已经彻底地燃尽了一切关于自我的思想，彻底得甚至当他跟你谈话时，你会忘记正是他——你眼前的这个人——曾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虽然我并不嫉妒他对库尔

兹的忠诚。他对之并不曾深思熟虑过。它落到他身上，而他便以一种热切的宿命论接受了它，我必须说，依我看来，这种忠诚在各个方面都差不多是他迄今为止所遇到的一种最危险的东西。

"他们无可避免地遇在一起，就象两只因为无风而碇泊在一起的船一样，终于边靠边地停靠在一道。我猜想库尔兹需要有人听他讲话，因为某一回宿营在森林里他们曾经彻夜长谈，或者更可能的是库尔兹一个人在谈。'我们谈到每件事情，'他说，回忆使他非常激动。'我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睡觉这东西。整个夜晚好象不到一个钟头就过去了。每件事情！每件事情！……还谈到爱情呢。''啊，他跟你谈爱情！'我说，觉得非常有趣。'不是你想的那种爱情，'他几乎是慷慨激昂地叫喊着。'这是一般的谈。他让我懂得很多事情——很多事情。'

"他把两只手臂向天空伸开。这时我们是在甲板上，我的伐木工人的工头，懒洋洋闲荡在旁边，把他迟钝而闪烁的眼睛向他转去。我眼望四周，不知为什么，但是我敢向你们保证说，这块土地、这条河流、这片丛林、这烈日炎炎的苍穹本身，从来、从来没有让我觉得是如此地绝望、如此地黑暗、如此地令人无法参透、对人类的弱点是如此地毫无怜悯。'那么，从那以后，你当然就是跟他在一起的喽？'我说。

"恰恰相反。似乎他们的交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经常中断。他骄傲地告诉我，他曾经设法护理库尔兹渡过两场大病（他谈起这个就好象是谈到什么惊险的丰功伟绩），但是库尔兹照例是独自漫游的，远远地钻进森林的深处。'往往是，来到这个站上，我必得等上好些天他才会来，'他说。'啊，真值得等啊！——有时候。''他在干些什么？勘探？还是什么？'我问。'噢，

当然是的；'他曾经发现过许多村庄，还发现过一个湖——他不能确切知道在哪个方向；打听得太多是危险的——不过他的大多数勘探都是为了寻找象牙。'但是那时候他没有货物可以去交换呀，'我反驳说。'可是他还剩下好多枪弹呢！'他回答说，眼睛向远处看。'说明白点，他在抢劫这些村子，'我说。他点点头。'这样干的不止他一个人。当然！'他咕咕哝哝说了些沿湖那些村庄的情况。'库尔兹让那个部落服从他，是吗？'我提出我的看法。他有点儿局促不安的样子。'他们崇拜他，'他说。这句话的口气是那么异乎寻常，使我不禁深深地望了他一眼。看到他这种想谈起、又不肯谈库尔兹的混乱心情，真觉得非常奇怪。这个人充满着他的生命，占据着他的思想，支配着他的感情。'你还能希望怎样呢？'他突然大声喊着说；'他是带着雷击电闪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您知道——而他们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象这样的东西——这并且非常可怖。他有时候是非常可怖的。你不能象衡量一个普通人一样来衡量库尔兹先生。不能，不能，不能！现在——为了让您对他有所了解——我不妨告诉你，有一天，他还曾经想要开枪打死我呢——但是我不去议论他。''开枪打死您！'我喊叫说。'为什么？''是这样，我有一点象牙，是我房子附近那个村庄的酋长给我的。你知道我经常帮他们打些野味。是这样，他想要它，并且不想听我解释。他宣称除非我把象牙给他并且离开这片乡村，要不他就枪毙我，因为他做得出，也喜欢这样做，并且天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去杀一个他非常愿意杀的人。而这也的确是真的。我把象牙给了他。我有什么可计较的！但是我没有走掉。没有，没有。我不能离开他。当然，我得小心，直到我们又再度和好为止。那时候他又生了第二场病。后来我不得不躲着他；但是我不在乎。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湖

边的那些村子里。当他来到河岸一带时，有时候他会亲近我，而有时候我还是小心为妙。这个人受的苦太多了。他恨所有这一切，而不知为什么他又不能够走开。当我一有机会，我便央求他趁早试试看离开这里；我提出陪他一块回国去。他总是说愿意，而他又总是留下不走；又再次出发去猎取象牙了；一连几个礼拜不露面；在这些人当中忘掉他自己——忘掉他自己——你知道。’‘哎呀！他疯了呀，’我说。他愤怒地抗议。库尔兹先生不可能发疯。假如我，仅仅两天以前，听见过他说话，我就不敢作这种暗示了……当我们谈话时，我已经举起我的望远镜对着岸上，扫视着森林两边的界线和那座房子的后面。我觉得那边树丛里有人躲着，那么沉默，那么安静——沉默和安静得就象山坡上那座毁掉的房子一样——让我心里忐忑不安。这个令人惊异的故事与其说是他讲给我听的，倒不如说是他用一些凄凉的呼喊，外加一些耸肩头、一些不连贯的字句，和一些以一声长叹告终的暗示作为补充来让我自己去想象的，从自然的外表上并不显出任何迹象来。树林是无动于衷的，好象一副假面具——沉甸甸的象扇紧闭的监牢大门——，它们凝望着，一副心里明白的神气，耐心期待的神气，和冷漠沉默的神气。这个俄国人给我解释说，就在不久前，库尔兹先生还带上湖边那个部落里的全部武士来到河岸一带。他已经几个月没露面了——我想大概是在那儿设法取得土人的崇拜吧——这回意外地来到，显然是想过河去或者在下游搞一次抢劫。显然是，想要攫取更多象牙的欲望占了上风，压倒了那些——该怎么说呢？——物质性较少的向往。可是突然间他健康情况恶化了。‘我听说他躺倒了，没人管他，所以我来了——抓住这个机会为他尽点儿力，’这个俄国人说。‘哦，他的情况很糟，非常糟。’我把我的镜头指向那座房

子。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可是那坍塌的屋顶，长长的一条泥墙从草丛上露出头来，上面有三只小小的方形窗口，没有两只是一样大小的；在望远镜里，所有这一切都好象近在眼前。而接着我猛的一震，一根那已经不知去向的篱笆围墙剩下的柱头跃进了我望远镜的视野。你们记得我前面说过，有一些企图用来做装饰的东西，在这片颓垣断壁的地方显得很显眼，远远地望去曾让我吃惊。现在突然看上去更近了，它的第一个效果是使我把头向后用力一仰，仿佛躲开打过来的拳头。然后我仔仔细细用我的望远镜一根柱子、一根柱子地看过，我才发现我的错误。这些圆形球状的东西不是装饰性的，而是象征性的；它们耐人寻味又使人迷惑，引人注目又令人心神不安——从空中望下来它们既是思索的食粮，也是苍鹰的食粮，但无论如何，它们是那些勤勉得能够一直爬到杆顶上的蚂蚁的食粮。它们，这些木杆顶上的人头，应该能够给人更深的印象，如果它们的面孔不是对着房子的话。只有一颗，就是我认出来的那第一颗，是面朝我这边的。我当然并不象你们可能想象的那么震惊。我所以向后一仰只不过因为出其不意。你知道我本来以为那是一团木头的。我又故意地再回头去看看那第一颗我看见的人头——他在那儿，黑黑的，干干的，两颊深陷，两目紧闭，——一颗似乎是在杆顶上睡着了的人头，那干缩的双唇中间露出窄窄的一线雪白的牙齿，它在微笑着，不停地微笑着，对着那永恒的沉睡中某个无休止的有趣的美梦在微笑。

“我并不是泄露任何商业上的秘密。实际上，后来经理说过，库尔兹先生所用的办法把那一带地方都毁掉了。对此我无可议论，但是我想要你们清楚地了解，在那里放上这些人头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有利可图的地方。它们仅仅表示，库尔兹先生在满

足他种种欲望这方面是毫无节制的。也表示，在他身上缺少某个东西——某个小小的东西，当急迫的需要抬头的时候，在他娓娓动听的雄辩中便找不到这个东西。我说不出他本人是否知道他的这个缺陷。我想到最后他会知道的——而只是到真正最后一刻才会知道。但是这片荒野却早就认清了他，并且对他异想天开的侵犯，给予了可怕的报复。我想，这片荒野曾经对他悄悄诉说过那些关于他本人的、他从前并不知道的事情，那些直到他听取这片伟大荒漠的忠言以前，不曾有过任何具体概念的东西——而这种悄悄的诉说已证明具有不可抗拒的迷惑力。它在他的体内引起巨大的回响，因为他从内心深处是一片空虚……我放下望远镜，于是那近在咫尺，可以与我交谈的人头立刻便从我身边跳开，跃入无法企及的远方。

“库尔兹先生的崇拜者有点儿垂头丧气。他用急匆匆的含混不清的声音开始来安抚我，说他是不敢把这些——就说是象征物吧——取下来。他并不怕那些土人；库尔兹先生不发话，他们是不会动一动的。他的主宰地位是异乎寻常的。这些人的营地设在贸易站的四周，头人们每天都要来拜见他。他们每次都是趴着走。……‘我不要知道接近库尔兹先生要履行什么样的仪式，’我大喝一声说。奇怪，我会出现这种感情，好象这些细节比干瘪在库尔兹先生窗前柱子上的人头更加不能容忍。归根到底，那不过只是一次野蛮的奇观罢了，而我那时似乎是从某一方面被人家送进了一个充满微妙的恐惧感的、暗淡无光的领域，在那里，纯粹而简单的原始状态，作为一种有权——显然是有权——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对人是一种有益的宽慰。这年青人惊讶地望着我。我想他大约是没有料到库尔兹先生并非我的偶像。他忘记了我从不曾听见过任何一段这类关于，关于什么？

关于爱情、正义，品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美妙的独白。要说趴在库尔兹先生的脚下，他会跟这些人当中最野蛮的一个趴得一个样儿。我不了解情况，他说：这些头是叛乱者的头。我大笑起来使他大为震惊。反叛人！我接下去还会听到一个什么样的名称？有过所谓敌人、犯人、工人——而这些人竟是反叛人。那些反叛的头颅在我看来都乖乖儿呆在他们的柱子上呢。‘你不知道这样一种生活怎样在磨练着象库尔兹那样一个人，’库尔兹的最后一个门徒大声说。‘好的，还在磨练您吧？’我说。‘我！我！我是一个单纯的人。我没有伟大的思想。我不想要任何人的任何东西。您怎么可以拿我去比……？’他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竟然瘫倒在地上了。‘我不了解，’他呻吟着说。‘我一直在竭尽全力使他活下去，这就够了，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参与过。我没有能力。一连几个月，这里没有一滴药水，没有一口病人可吃的食物。他被人可耻地抛弃了。象他这样一个人，怀有这样一些思想。可耻啊！可耻啊！我——我——我已经十天十夜没有睡觉了……’

“他的声音消失在黄昏的宁静中。当我们谈话时，森林拖长的阴影滑下了山岗，早已经越过了那堆坍塌的房舍，越过了那一排象征性的木柱，所有这一切都笼罩在那一片阴暗之中。而处在下方的我们那儿仍照耀着阳光，和岸上这片林中空地并列的这段河道在一种寂静和耀眼的光辉中，闪闪发亮，上游和下游都是朦胧和暗淡的河湾。河岸上一个活的生灵都看不见，连丛林也不再瑟瑟作响。

“突然一群人绕过那幢房舍的一角走出来。仿佛他们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他们涉过齐腰深的杂草往前走，大家挤得很紧，中间抬起一只临时凑合而成的担架。瞬息之间，在这片空无所

有的前景中腾起一声大叫，尖锐的声音刺破那宁静的大气，好似一支脱弦的利箭，在射向这块土地的心脏；于是，仿佛有一种魔法，流水一般的人群——赤身露体的人群——手执长矛、弓箭、盾牌，目光凶恶，动作野蛮，穿过阴郁而沉思的森林，涌过这片空地。片刻光景，树丛在颤抖，野草在摇曳，接着一切都凝神倾听似的呆立不动了。

"'现在，要是他不对他们讲几句应该讲的话，我们就全完了，'我肘边的那个俄国人说。抬担架的一堆人也停住不走了，停在离汽船还有一半路的地方，仿佛变成了化石。我看见担架上的那个人坐起身来，瘦长个子，举起一只手臂，高高地出现在抬他的人的肩头之上。'但愿这个善于一般谈论仁爱的人这次能找到个特殊的理由救救我们的命才好，'我说。我们眼前所遭到的这次荒谬的危险使我十分恼火，好象受那个凶暴鬼魂来支配这种丢脸事已经无可逃避了。这时我一点声音也听不见，只能透过望远镜看那只细瘦的手臂在威风十足地伸开来，下巴在活动，这幽灵的两只眼睛深陷在它那皮包骨头的脑袋上，阴森森地闪着光，这脑袋奇怪地急速扭动着。库尔兹——库尔兹——在德语中这是短的意思。——不是吗？是的，这名字跟他的一生中——也跟他死亡时——的其他每样东西一样地真实。他看来至少有七英尺高。他身上盖的东西已经滑落到地上，他的身体从中露了出来，恰象从一条裹尸布里露出来一样既可怜又吓人。我可以看到他两排肋骨围成的体腔在颤抖，瘦骨嶙峋的手臂在挥动。这图景好似一只用陈年老象牙雕成的会活动的死神偶像正在向一群用暗黑色闪光发亮的青铜铸成的毫无动静的人威胁地挥舞着它的手臂。我看见他咧开大嘴——这使他的面貌显得不可思议地贪婪，好象他要吞掉整个天空，整个大地，和所有他面

前的人。我隐约听见一阵低沉的话音。他一定是正在大声喊叫着。突然他向后倒下去。担架摇了摇，抬它的人重新又蹒跚地向前走了，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刻，我注意到那群野人在看不出任何撤退动作的情况下忽然消失了，就象是森林原先突然地把这些生灵喷吐出来，现在又一口气把他们全都吸了回去。

"担架后面的几个朝圣者背着他的武器——两支长枪，一支重型来复枪，一支轻型转轮卡宾枪，——这位可怜的丘必特的雷电。经理走在他的头边，俯身跟他嘀咕着讲话。他们把他放进一间小船舱里——只是一间能放一张床和一两只折叠凳的小屋，你们知道。我们把他长久没收到的信都带来了，他床上满都是撕开的信封和摊开的信。他的一只手虚弱地在这些纸片中摸索。他两眼中的热烈火花和他镇静自若的倦怠表情令我诧异。这不大象是久病虚弱的样子。他看起来并不痛苦。这个幽灵的神态满足而平静，仿佛它心中暂时已装满各式各样的感情。

"他把其中一封信摇得沙沙响，眼睛直盯着我的脸说，'我很高兴。'有人给他写信谈起我了。这种特殊的推荐又来了。他毫不费力地便发出那么宏亮的声音，几乎连嘴唇都不必动一动，真使我惊奇。声音！声音！它低沉、深邃，发出震响，而这个人看起来好象连低声细语的力气也没有了。然而，他身上还有足够的力量——无疑是勉强的力量——来把我们全都弄得半死，这你们马上就会听到的。

"经理静悄悄地出现在门旁；我立即走出门去，他就在我身后把门帘拉上了。那个俄国人被这群朝圣者们好奇地打量着，他正眼瞪瞪望着河岸。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远处可以分辨出一些黑乎乎的人影，以树林阴暗的边缘为背景，隐隐约约在迅速移动，临河有两个青铜色的人形，倚着长

矛，站在阳光下，头上戴着用有斑点的兽皮做成的古怪装饰，威风凛凛，伫立不动，如雕像一般宁静自如。而沿着阳光闪烁的河岸，一个充满野性而又浓妆艳抹的鬼魂似的女人正从右方朝左方走去。

"她迈开有节奏的步子向前走，披一件带条纹镶花边的衣裳，傲然践踏着土地，种种野蛮人的装饰品在她身上轻轻碰响、闪闪发光。她把头昂得高高的；她的头发做成一顶头盔的形状；膝部以下裹着黄铜护腿，手肘以下套着铜丝编织的臂铠，茶褐色的面颊上有一块殷红色的斑点，头颈上戴着数不清有多少条玻璃珠串成的项链；她身上挂满种种稀奇古怪的物件，护身的符咒，巫师的赠品，每走一步路都在闪光和晃动。她一定穿戴着值好几支象牙价钱的东西。她是野蛮而又无比高贵的，凶猛狂暴而又雍容华贵，在她不慌不忙的前进步伐中，有着某种预示不祥而又庄严堂皇的东西。在一片突然降临到这块悲哀土地之上的静寂中，那无边无际的荒野，那有着丰饶而神秘的生命的巨大躯体似乎都在凝望着她，沉思地凝望着，仿佛在凝望它自身那晦涩而热烈的灵魂所显现出来的形象。

"她走到汽船前面，静静地站立着，面朝着我们。她长长的身影直落到水边上。她那野性的悲哀和无言的苦痛中混揉着由于内心举棋不定、主意未决而带来的恐惧，因而她的面色凄惨而凶猛。她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们，一动不动，恰象那荒野本身一样，仿佛她心头正酝酿着一种难以猜度的目的。整整一分钟过去了，她这才向前跨了一步。一阵低微的叮当声，一阵黄色金属的隐约闪烁，一阵镶花边的衣裳的摆动，而她停住不走了，好象她失去了勇气似的。我身边那个年轻人吼叫了一声。那些朝圣者们在我身后喃喃低语。她注视着我们所有的人，仿佛她是靠

了那凝视不动的目光才得以维持住自己的生命。突然她伸开裸露的两臂，把它们直挺挺地举过头顶，似乎她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要去摸一摸青天似的，与此同时，迅速移动的阴影投向了大地，扫过了河面，把这艘汽船也裹入阴暗的怀抱中。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寂静笼罩着眼前的这片景色。

"她缓慢地转身走开了，她向前走，沿着河岸，走进左边的树丛中去了。在她消失之前，她的两眼只从灌木丛内莽莽的暮色中回头对我们闪了一闪。

"'要是她提出要上船来的话，我真以为我会设法一枪打死她呢，'那个满身补丁的人神经紧张地说。'过去这两礼拜，我一直在冒着生命的危险阻止她进屋里去。有一天她进去了，为我从储藏室里拾来补衣服的这些可怜的破布片大吵了一场。我当时穿得破破烂烂见不得人。无论如何准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她泼妇似的跟库尔兹谈了一个钟头，不时地指点着我。我不懂这个部落的土话。算我走运，我猜想库尔兹那天是病得太厉害了，没力气操这份心儿，要不一定会惹出祸事来的。我是不懂的。……不啊——我真受不了啦。啊，好啦，现在全都过去啦。'

"这时我听见门帘里库尔兹低沉的声音：'救我！——您的意思是救那些象牙吧。您别吩咐我啦。救我！怎么，我已经不得不求您了。您现在打乱了我的许多计划。病！病！我还没病到您所愿意设想的程度。没关系。我还要去实现我的种种打算呢——我要回去。我会让您看看能干出些什么来。您跟您那些渺小的鼠目寸光的想法——您在干扰我。我要回去。我……'

"经理出来了。他令我颇感荣幸地挽起我的手臂把我引向一边。'他情况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说。他考虑到这时必须叹一口气，然而却忽略了应该自始至终表现出悲伤的样子。'我

们已为他竭尽全力了——不是吗？但是毋庸讳言，库尔兹先生对公司已经害处大于好处了。他没有看见采取强硬行动时机还不成熟。谨慎，谨慎——这是我的原则。我们现在还必须谨慎。这一地区我们暂时仍将被拒之于门外呢。真可悲！总的说来，生意上要受些损失。我并不否认现在有可观的象牙——大多数是地下挖出来的腐烂货。我们必须救出象牙——但是您看处境多么危险——什么原因呢？因为方法错了。'‘您，’我眼睛望着河岸说，‘把这叫做“错误的方法”？’‘毫无疑问嘛，’他急躁地大声宣称。‘您不这样看？’……

“‘这根本不是什么方法，’我停了一会才喃喃地说。‘一点儿不假，’他兴奋地说。‘我料到会这样的。这表明他完全缺乏判断力。我有责任对有关方面指出这一点。’‘噢，’我说，‘那个家伙——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造砖头的，他会替您写出一份让人爱读的报告的。’他一下子仿佛被顶得不知怎么说才好了。我觉得，我好象从来不曾呼吸过如此恶劣的空气，于是我在精神上转向库尔兹，向他寻求解脱——纯粹是寻求解脱。‘不过我觉得，库尔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加重语气说。他吃了一惊，冲我冷冷地重重地瞟了一眼，不动声色地说，‘他从前是的。’说完就转身不理睬我了。我得宠的时刻结束了；我发现自己已被归入库尔兹一类，支持了那些时机尚不成熟的方法：我也是错误的！啊！一个人要是有可能去选择，那怕是选择做恶梦吧，也就算不坏了。

“我转而求助的其实是这片荒野，而不是库尔兹先生，这一位，我乐意承认，已经跟进了坟墓差不了多少。片刻之间我似乎觉得仿佛我也被埋葬在一座巨大的、充满说不出的奥秘的坟墓里。我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重量压在我的胸间，潮湿泥土的气

息，无形中存在着的压倒一切的腐败，一个无法穿透的夜的黑暗。……那个俄国人拍拍我的肩头。我听见他含混地结结巴巴地在说什么‘水手兄弟啊——隐瞒不了啊——知道一些有损于库尔兹先生名声的事情啊’。我等他说下去。对他说来显然库尔兹先生并没有进入坟墓，我怀疑对他说来库尔兹先生是属于不朽者之列的。‘好吧！’我终于说，‘讲出来。碰巧，我是库尔兹先生的朋友呢——在某种程度上。’

“他郑重其事地声称，假如我们不是‘同行’的话，他会把这些事藏在心里，不管后果如何的。‘他疑心这些白人对他怀有一种恶意，正在酝酿一个阴谋。——’‘您说对了，’我说，记起我偷听到的一段谈话。‘经理认为应该把您给吊死。’他听见这消息表现出忧虑来，这使我一开头觉得很有意思。‘我最好是不声不响地躲开他，’他认真地说。‘我现在不能再为库尔兹做什么了，那他们很快就会找个借口的。怎么阻止他们呢？离这儿三百英里有一个兵站。’‘那么，我实话实说，’我说，‘也许您最好是走，假如您在附近的野人当中有什么朋友的话。’‘多着呢，’他说。‘他们是头脑简单的人——而我也一无所求，您知道。’他咬着嘴唇立在那里，接着又说：‘我不想让这些白人们在这儿受到什么伤害，不过当然我考虑的是库尔兹先生的名声——不过您是个水手兄弟，而且——’‘放心，’停了一会儿我说。‘只要我人在，决不会让库尔兹先生的名声受到损害的。’话虽出了口，但可靠性有多少我心里也没底。

“他告诉我，说时放低了声音，是库尔兹先生下命令让他们进攻汽船的。‘他想起人家会把他送走，有时会很痛恨——那时他又这么想了。不过我不懂这些事情。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以为这样做会把你们吓走——你们会以为他死了，就不再找

了。我没法子阻止他。噢，最近这一个月来，我日子可真难过。'‘好极了，’我说。‘他现在没事儿了。’‘是——呀，’他轻声地咕哝说，显然不大相信。‘谢谢您，’我说；‘我会留意的。’‘可是别吱声儿——呃？’他焦急地恳求我。‘这对他的名声可很不利呢，假如这儿有谁——’我极其郑重地保证我一定守口如瓶。‘我有一只独木船跟三个黑人在不远处等着。我就去了。您能给我几粒马蒂尼-亨利枪的子弹吗？’我能，我给了他，当然做得很机密。他对我眨眨眼睛，便自己动手拿了我一把烟丝。‘水手之间嘛——是吗——上等的英国烟丝啊。’他在驾驶室门口转回身来——‘我说，您有一双鞋子多吗？’他抬起一条腿。‘瞧。’鞋底是用几根打满结头的绳子象草鞋样捆在他的赤脚上的。我翻出一双旧鞋来，他先羡慕地对这双鞋子看了一眼，然后才塞在他的左腋下。他的一只衣袋(鲜红色的)被子弹撑得胀鼓鼓的，另一只衣袋(深蓝色的)口上露出那本《陶森的探讨》和其他等等、等等的东西。他似乎认为他自己已经装备精良，可以重新再去跟这块荒野较量一阵了。‘啊！我再也、再也遇不见这样一个人了。您应该听一听他朗诵诗才好——还是他自己写的呢，他告诉我的。诗啊！’他回味着这种快乐时，两只眼睛在转悠。‘啊，他让我增长了见识！’‘再见，’我说。他跟我握握手，便消失在夜色中。我有时往往会问自己是否真的曾经遇见过他——是否真有可能遇见象这样一个奇怪的人。

“当我夜半后不久醒过来，我记起了他的警告，他暗示过我会出危险，在那星光点点的黑暗中，这种危险好象实在得足以使我从床上起来，去四处察看一番。山上燃起一堆大火，一会儿暗，一会儿明，照亮着贸易站歪斜的屋角。公司代理人当中的一个带了几名我们的黑人在放哨，他们为此都拿着武器，正守卫

着那些象牙；然而在森林深处，摇曳不定的红色闪光，在许多片模糊不清的、柱形的、浓重的黑暗之中好象忽而沉没，忽而又钻出地面，这火光表明了库尔兹先生的崇拜者们营地的确切位置，他们正在惊魂不定地监视着。一只大鼓的单调敲击声使天空中充满沉闷的震响和延绵不绝的颤动。许多人各自在念诵某种神秘咒语的持续不停的嗡嗡声从那黑色的平展的森林之中发出来，如同蜂房中发出的蜂鸣声，对我半睡半醒的神态产生着一种奇异的麻醉效果。我相信我当时是倚在船栏杆上打起盹来了，终于一阵喊叫声突然迸出，一种被压抑着的神秘的狂怒势不可遏地猛然爆发出来，把我惊醒，使我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惊恐之中。这声音一发即止，而那低沉的嗡嗡声仍在继续，它发挥出一种充耳可闻的寂静所具有的镇定人心的效果。我偶然朝那间船舱里望了一眼，里面点着一盏灯，可是库尔兹先生不在那儿。

“我想，假如我当时相信我的眼睛的话，我一定会大喊一声。可是我一开头并不相信——事情似乎太不可能了。事实是，我被一种与任何肉体危险的明确形态都毫无关联的绝对茫然的恐慌、纯粹抽象的惊骇吓得完全气馁了。是什么使这种感情变得如此不可抗拒，是——我给它个什么名称才好？——我所受到的精神上的震撼，仿佛某种全然荒谬的，连想一想都无可容忍的，令一个人的灵魂感到可憎可恨的东西出其不意地强加在了我的身上。这当然只是倏忽之间的感觉，紧接着是那种常有的处境极其危险的感觉，我觉得有可能突然出现一场猛攻和大屠杀，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事情，灾祸迫在眉睫，而这实在令我欢迎，使我镇静。事实上正是这种情况让我的心情大为平定，阻止了我大声报警。

“有一个公司代理人裹一件长外套睡在甲板上的一把椅子

上，离我有三英尺远。那阵喊叫声不曾把他吵醒；他在轻轻地打鼾；我让他去安睡，一步跃上河岸。我没有出卖库尔兹先生——上帝命令我决不可以出卖他——命中注定我必须忠于我所选择的恶梦。我急于独自去对付这个幽灵，——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小心翼翼唯恐有任何人会来分享我那次体验中所包含的特殊的阴森味儿。

“我刚一登岸便看见一行痕迹——一行穿过草丛的宽宽的痕迹。我还记得我当时如何兴高采烈地自言自语，‘他不能走路——他用手脚在爬行——我抓住他了。’草丛上湿漉漉撒满露水。我紧握双拳大踏步地快速向前走。我想我当时是在模模糊糊地想象着自己正扑倒在他身上狠狠揍他一顿。我现在也说不清了。我当时有过一些愚蠢的想法。那个结绒线的老女人跟她的猫这时闯进了我的记忆中，在这件事情的另一头，就坐着这么一个极其不相称的人。我看见一大排朝圣者们从他们抵在髋骨上的温彻斯特步枪里往空中喷射铅弹。我想我是永远也不能再回到汽船上去了，幻想着自己将独自一人手无寸铁地在森林中一直活到老。就是这种傻里傻气的想法——你们知道。我还记得我把鼓声错当作了我的心跳声，还曾因为它那么平稳和有规律而高兴呢。

“然而我一直顺着那条路追去——追了一会儿我停下步子倾听。夜色非常清朗；深蓝色的天空，闪烁着露珠和星光，一些黑色的东西衬着夜空静止不动地矗立着。我觉得我能够看见我前面有东西在动。那天夜晚我对每件事情都出奇地过分自信。我竟然离开那条路跑了一个大大的半圆形(我完全相信，当时我在暗自发笑)，为的是绕到那个出现骚动的地方，那个我所看见的有动静的地方去——假如我真是看见了什么东西的话。我在

包抄库尔兹，这就好象在玩一场孩子的游戏。

"我撞上了他，并且，若不是他听见我跑了过来，我就倒在他的身上了。可是他及时立起身来了。他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长长的、模模糊糊的形体并不分明，仿佛是大地中冒出的一股蒸汽，轻微地摆动着，朦胧不清地、一声不响地站在我面前；这时在我身后，篝火正在树木丛中隐隐显现，森林中传出许许多多人的喊喳声。我聪明地截住了他的去路；然而当我实实在在跟他面对着面时，我好象一下子清醒过来了，我非常确切地看出了危险的程度，它还远没有解除呢。假如他大声嚷起来呢？虽然他几乎站也站不稳，但他的声音里仍然充满着活力。'你走开——快躲起来，'他说，用他那深沉的声调。这声音非常可怕。我回头一望。我们离最近一堆篝火只有三十码远。一个黑色的身躯站起来，迈开两条黑长腿，甩着两只黑长胳膊，正打熊熊的火光前走过。它头上有一双角——是羚羊的角，我想。一个术士，一个巫师吧，准是的：看起来真象个魔鬼。'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我悄声地说。'完全知道，'他回答，他提高了嗓音来说这句话：这声音让我觉得既遥远，又响亮，好象是通过一个传声筒发出的呼叫：他要是嚷起来，我们就完了，我暗自在想。这显然不是个殴斗的场合，更谈不上去揍这个幽灵一顿——揍这个四处漂泊受尽折磨的东西一顿，这是非常自然而然令人反感的事情。'您会完蛋的，'我说——'完全彻底完蛋的。'一个人有时候也会在刹那之间灵机一动的，你们知道。我这话说得正中要害，虽然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完全全、无可挽救地处于完蛋的境地了，我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基础既然已经奠定——那么就得坚持——坚持——直到最后——直到更久远。

"'我有一套庞大的计划，'他犹豫不决地喃喃低语，'是的，'

我说；'但是假如您想喊叫一声，我就砸碎您的头，用——'手边没有一根棍子或是一块石头。'我就一下子掐死您，'我改口说。'我正在要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他恳求说，话音中充满渴望，那苦苦追求而又欲得不能的语气使我浑身的血液结冰。'而现在，为了这个愚蠢的混蛋——''您的成就反正已经在欧洲得到了肯定，'我从容不迫地断言。我并不想掐死他，你们了解——而且这样做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效果。我试图破掉那魔法——那荒野的沉重而无声的魔法——它似乎在唤醒他已被遗忘的兽性的本能，让他记起他那得到过满足的怪异的激情，从而把他拉回到荒野自己无情的怀抱中去。正是这个而不是其他，我确信，把他引出来，奔向森林的边缘，奔向丛林，朝着那篝火的闪光，那手鼓的颤动声，那不可思议的咒语的嗡嗡声奔去；正是这个，而不是其他，诱使他无法无天的灵魂去超越那所能容许的灵感的界限。并且，你们难道没看见，我们处境之可怕不在于头上挨一棍。——虽然我也非常真实地感觉到了那种危险的存在——而在于我不得不对付这样一个人，我不能借任何高尚或低下的东西的名义来感动他。我不得不象那些黑人们一样乞灵于他——他自己——他自己那得意扬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堕落。没有任何一种东西驾乎他之上或者屈于他之下，我知道这一点。他已经踢腾得使自己双脚离地了。这个该死的人！他连地球都踢成碎片儿了。他孑然一身，站在他面前，我不知道我是脚踏实地呢还是漂浮在空中。我一直在告诉你们我们所谈的话——复述了我们讲过的句子——而这有什么用呢？那都是些平凡的日常用语——一些人一生当中每个醒着的日子里都会相互发出的熟悉而含糊的声音。而那又怎样呢？在这些语句的背后，依我想，还隐藏着梦境中才会听到的话语和恶梦中才会讲出的句子

里所包含的可怕的暗示呢。灵魂啊！假如有谁曾经一度跟一个灵魂搏斗过，我就是那个人。而我那时也并非在跟一个疯子争辩。信不信由你，他的头脑是完全清楚的。——的确，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己身上，集中得令人害怕。然而他的头脑是清楚的；而我的唯一成功的机会就在这里——当然，除非当时就地把他杀死，这不是什么好办法，因为难免会有声响。然而他的灵魂是疯狂了。由于孤单单一个人呆在荒野里，这灵魂曾经审视过它的内心，而且，老天爷啊！我告诉你们，它是疯狂了。我必须——为了我犯下的罪孽吧，我想——亲自经受一番磨练去窥探一下它的内心。任何雄辩都不能象他最终倾吐的真话那样足以摧毁你对人类的信任了。他也是在跟他自己斗争呢。这我看见了，——这我听见了。我看见了一个不受约束，没有信念，不知惧怕的，然而又是在盲目地自我挣扎的灵魂中所隐藏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奥秘。我使我的头脑保持良好的清醒状态；然而当我终于使他伸长身子躺在那张沙发床上的时候，我抹了抹额头，而我的两条腿在发抖，仿佛我是背了半吨重的东西从那边山上走下来。其实我只不过搀扶着他，他一只骨瘦如柴的手臂搂住我的脖子——他比一个小孩子也重不了多少。

“第二天中午我们开船了，那群人——我一直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躲在树幕的后边——又从森林中涌出来了。在那片林中空地上，斜坡上，到处都是赤身露体的人，呼吸着、颤动着的青铜色的躯壳。我把船先向上游驶了一点儿，然后转头向下游开去，两千只眼睛密切注视着这只溅起浪花、砰砰作响、凶猛可怕的水怪用它吓人的尾巴击打河水并且朝空中喷吐黑烟的每一个变化过程。在最靠外的一排人的前面，有三个从头到脚都涂满色彩鲜亮的红土的人，正沿着河岸焦躁不安地来回迈着大步走动着。当

我们再次与他们并列时，他们面朝着河，顿着脚，点着他们有角的头，摇晃着他们红色的身体；他们冲着这只凶猛可怕的水怪挥动着一束黑色的羽毛和一张拖着一条尾巴的癞狗皮——一件好象一只干瘪葫芦似的东西，他们有规律地一阵阵齐声喊出一串串令人迷惑不解的话语，完全不象是人类语言的声音；而那突然被这喊声打断的这群人低沉的阵阵喃喃声，则好象是在应答着某种邪恶的祈祷。

"我们把库尔兹抬进驾驶室：那里空气更流畅些。他躺在沙发床上，两眼瞪瞪地从打开的窗子向外凝视。那一大堆人骚动了起来，那个头发象钢盔的棕色面颊的女人直冲到河边上。她伸出双手，大声喊着一些话，而那群暴民便一齐和着她的声音，不约而同地一齐吼叫起来，声音清晰、迅速而急促。

"'您懂这些话吗？'我问道。

"他仍然不停地越过我向窗外望去，目光似火，充满渴望，脸上带着一种惆怅与怨恨相揉和的表情。他没有回答我，但是我看见一丝微笑，一丝含意不明的微笑，出现在他毫无血色的嘴唇上，过了一会儿，这嘴唇痉挛地抽动一下。'难道我不懂吗？'他慢慢地说，喘不过气来，仿佛这几个字是被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从他心里撕裂出来的。

"我拉了一下鸣笛的绳子，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看见甲板上的朝圣者们拿出了他们的来复枪，那样子象是准备要快活地取乐一番。这声突然的尖叫在那楔形的一堆躯体中造成一阵由于可怜的恐惧而引起的骚动。'你别、别把他们吓走呀，'甲板上有人不高兴地大喊着。我一次又一次地拉动笛绳，他们四散逃走了，他们跳跃着，他们蜷伏着，他们转来转去，他们在躲避这飞来的恐怖声音。那两个涂成红色的家伙直挺挺倒下了，脸朝下趴在

河岸上，好象被用枪射死了似的。只有那个充满野性的无比高贵的女人连眼皮也没眨一下，只是悲伤地隔着这条阴沉的闪亮的河流在我们身后伸出她裸露的双臂来。

“这时下面甲板上那群蠢货开始无聊地玩乐起来了，浓烟使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棕黄的水流从黑暗的心中急速地流出来，以两倍于我们上行的速度朝着海洋把我们带向下游；而库尔兹的生命也在急速地流走，如退潮一般、退啊、从他的心中直退进那无情的时间的海洋。经理的心情非常平静，他现在没有什么致命的顾虑了，他意味深长地、心满意足地对我们两个人瞟了一眼：这‘事件’完全象他希望的那样了结了。我看出，再过一阵子主张‘错误方法’的一伙人就会只剩下我一个了。那些朝圣者们对我冷眼相待。我被看作是，就这么说吧，跟那个死人同一种类的人。真奇怪，我怎么就接受了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伙伴关系，怎么就选择了这些噩梦，它们是在这片遭到这群卑鄙而贪婪的妖魔鬼怪掠夺侵犯的难以理解的土地上强加于我的啊。

“库尔兹说话了。声音！声音！它直到最后一刻仍是深沉的。他曾经拥有一种力量，能把自己心头荒芜的黑暗用伟然壮丽的雄辩外罩掩盖住，而这声音却比那力量存在得更长久些。噢，他在挣扎！他在挣扎！现在一些鬼魂般的形象——一些驯服地环绕他尊贵崇高、不可扑灭的表达天才而旋转的财富和名声的形象——正出没于他疲惫的头脑中如今余留下来的那片荒漠上。我的未婚妻，我的贸易站，我的事业，我的想法——偶尔他也会讲一些具有比较高尚的情操的话，这些就是他那时使用的话题。真正的库尔兹的阴魂频繁地来到这个空洞的假库尔兹的床前，这假玩艺儿的命运只是即将被人埋进这原始土地上的

一抔黄土中。但是这假玩艺儿所曾参透的奥秘引起了魔鬼般的爱和非人世的恨，这两者，正在为占有那个灵魂而斗争，那灵魂浸透了原始的感情，渴求过妄诞的声誉，拙劣的盛名，和一切虚有其表的成功和权势。

“有时他也孩子气得让人瞧不起。他一心希望有朝一日当他完成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从一个天晓得的鬼地方回来时，会有许多皇帝在火车站恭候他驾临。‘你让他们看到你是个真正有用的人物，他们便把你的才能夸个不休，’他老是说。‘当然你必须注意动机——正确的动机——永远要注意。’许多段长长的河道看起来象是同一段河道似的，许多个单调的河湾完全是一模一样，连同它们岸边大量的百年大树，都从这只汽船边滑过，那些树木都耐心地从身后观望着这只来自另一世界的涂满污泥的破铁片，这变革、征服、贸易、屠杀和福音的先驱。我望着前方——在给船领航。‘把窗子关上，’一天库尔兹突然说；‘看见这些我受不了。’我这样做了。一阵沉默。‘噢，可是我还要来绞你的心的！’他对那看不见的荒野大声说。

“我们的船坏了——如我所料——不得不在一个小岛的顶端停下来进行修理。这次搁延是让库尔兹先生信心动摇的第一件事情。一天早晨，他交给我一包信件和一张照片，——用一根鞋带扎在一起的一堆东西。‘替我保管一下，’他说，‘那个讨厌的傻瓜（指经理）会在我不留意的时候撬开我的箱子乱翻的。’那天下午我去看他。他仰面朝天躺着紧闭着眼睛，我便悄悄地退出了，可是我听见他在低声咕哝，‘为人要正直，死，死……’我倾听着。他再没讲别的。他是在睡梦中作讲演练习吗，或者这是哪篇报纸文章中的片言只语？他一向是在给报纸写文章的，还打算再写，‘为了提高我的思想。这是一种责任。’

“他是一片无法参透的黑暗。我望着他，就象你们俯身窥望一个躺在永远不见天日的悬崖脚下的人。不过我没有多少时间好用在他身上，因为我在帮轮机师拆卸几只漏气的汽缸，把一根连接杆校直，还做一些其他这一类的事。我生活在一堆地狱般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铁锈、锉刀、螺栓、扳头、锤子、齿轮——都是些我非常厌烦的东西，因为我都用不顺手。我照管着一小套锻工设备，我们幸亏带上了这个；我成天都在一堆该死的破铜烂铁里疲乏地操劳——除非我疟疾发得站也站不直。

“一天晚上，我燃起一支蜡烛走进屋里，我吃惊地听见他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我躺在这儿的黑暗里等死啊，’烛光离他的眼睛只有不到一英尺远。我强使自己喃喃地说一声，‘噢，胡说！’便好象麻木了一样站在他床前。

“这以前我从没有在他的面容上看见过类似此刻的变化，但愿今后也不再看见。噢，我不是被感动了。而是被强烈地吸引住了。仿佛被扯破了一层面纱似的。我在那张象牙般的面孔上看见了一种表现出阴沉的骄傲、无情的力量，和怯懦的恐惧——表现出一种强烈而又无可救药的绝望的表情。在那恍然大悟的决定性的时刻里，他是否把他的一生的各个细节，诸如欲望、诱惑和屈服等等，都重新体验了一番呢？他低声地对某个偶像、某个幻影喊叫了一声——他喊了两次，那喊叫声并不比一声喘息更大些——

“‘吓人啊！吓人！’

“我吹熄蜡烛走出了那间舱房，朝圣者们都在餐厅里吃饭，我在经理的对面坐下，他抬抬眼睛对我询问似地一瞥，我成功地躲开了，没有去理会他。他向后一靠，神态安详，以他特有的微笑封住了他那不予吐露的深深的卑鄙的城府。不断有一群群小

苍蝇扑到灯上、台布上和我们的手上和脸上。突然经理的听差把他无礼的脑袋伸进门道里，用一种尖刻的轻蔑口吻说——

"'库尔兹先孙——他死喽。'

"所有那帮朝圣者们都冲出去观看。我没有动。继续吃我的饭。我相信他们会说我心硬到残忍的地步。可是，我没有吃下多少东西。餐间里有一盏灯呢——这是光啊，你们难道不了解？——而外边是那么一片野兽般的，野兽般的黑暗。我再也没有走近那位曾对他的灵魂在这个地球上所经验的一切冒险说出了他的断语的杰出的人。那个声音消失了。那儿还留下什么呢？但我当然知道，第二天那帮朝圣者们在一个烂泥洞里埋下了个东西。

"接着他们差一点儿把我也埋葬了。

"无论如何，你们看见的，我并没有接着就在那儿跟库尔兹结伴而去。我没有。我留下来把那场恶梦做完，并且再一次表示我对库尔兹的忠诚。命运。我的命运！生命是个滑稽可笑的东西——无情的逻辑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目的所作的神秘安排。你所能希望从它得到的，最多不过是一些对你自己的认识而已——而那又来得太晚——一大堆无法消解的遗恨而已。我跟死亡搏斗过。这是一种你们所能想象的最不能使人兴奋的搏斗。它在一片看不见，摸不到的灰暗中进行，脚下、四周空无一物，没有观众，没有呐喊声，没有光荣，没有胜利的巨大欲望，没有失败的巨大恐惧，在一种不冷不热的怀疑主义的病态气氛中进行，你对你自己的权利并不大相信，更不相信你的对手的权利。如果这就是所谓大智大慧的表现形式，那么，生命就比我们当中某些人所想象的更加是一个谜了。我当时差一点就已经得到一个把这一切都说出来的最后机会了，然而我自觉羞耻地发现或

许我并没有什么话可说。这就是我断定库尔兹是一个杰出人物的理由。他有话可说。他说出来了。因为我曾亲自越过那一线边缘去窥视过，所以我更了解他那看不见蜡烛的火光而却又睁大得足以容下整个宇宙、锐利得足以穿透在那片黑暗里跳动着的每一颗心的凝视中所包含的意义。他做出了总结——他作出了断语。'吓人啊！'他是一个杰出的人。归根到底，这表达了某种信仰；它坦率，它坚定，在它那悄声细语中有一种颤动的反抗音调，它有一种让人一瞥而见的真理的可怕面貌——欲望与仇恨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了。我现在记得最清的并不是我自己当时极度的困窘——一种不可名状的，充满肉体痛苦的灰暗心情的幻象，和对天下万物——甚至是痛苦本身——的短暂所流露的漫不经心的轻蔑。不是我似乎经历过他的那种困窘。确实，他跨出了那最后一大步，他越过了那个边缘，而那时我却被允许缩回了我犹豫的脚步。或许全部的差别就在这当中；或许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真理，一切的诚意，恰恰都紧紧压缩到了那微不足道的一瞬之间，我们都是在那一瞬间跨进那无形世界的门槛的。或许是的！我往往喜欢想，我做的总结，该不会只是一句漫不经心的轻蔑话吧。他的喊叫要更好些——好得多呢。这是一种肯定，一种用数不清的失败、用种种可憎可恶的恐惧，用种种可憎可恶的满足所换取来的道义上的胜利。然而这是一种胜利！是说明为什么我直到最后甚至在这以后，仍对库尔兹保持忠诚，当很长时间以后，我再一次听见，不是他本人的声音，而是由一个纯洁透明得好似一座水晶山崖一般的灵魂向我投来的他那种宏伟雄辩的回声时，我仍然忠诚于他。

"不，他们没有埋掉我。虽然我怀着不寒而栗的惊异模糊地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好象是在穿过某个其中既无希望也无欲望

的不可思议的世界。我发现自己回到了那座坟墓般的城市里，正对着眼前大街上匆匆走过的人们发怒，他们是去窃取对方的几文小钱，去吞咽他们恶劣的饭食，去灌下他们不干净的啤酒，去做他们无关宏旨的蠢梦的。他们妨碍了我的思索。我嫌他们打扰了我，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知识只是一些惹人气恼的自我吹嘘，因为我非常有把握地认为，他们不可能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他们的举止神情，只不过是一些在万无一失的安全条件下各司其事的普普通通的个人的举止神情，却也令我反感，好象觉得那是一种大祸临头、无能理解却在不知羞耻地炫耀自己的愚蠢一样。我毫无想要去开导他们的特殊意愿，然而要我克制住自己不去冲着他们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无聊傲慢面孔把他们嘲笑一番倒也有点困难。我敢说那时我身体并不太好。我踉踉跄跄地走在街头——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办——朝着那些十分可敬的人士们苦笑。我承认我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可是话说回来，那时我的体温也难得有正常的时候。我亲爱的姨妈想尽办法要为我'恢复气力'，看来全都做得文不对题。不是我的气力需要人照顾，而是我的想象力需要得到抚慰。我保存着库尔兹交给我的那一束信件，不知究竟该拿它怎么办。他母亲不久前去世了，据说病中是由他的未婚妻在服侍的。一个胡子刮得很干净，一脸办公事的神气，带一副金丝眼镜的人，有一天来找我，打听一些事情。一开头他老是绕弯子，后来他彬彬有礼单刀直入地问起他擅自称作为'文件'的东西现在何处。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在那边就已经为这件事跟经理吵过两次了。那时我就拒绝交出那包东西中的哪怕是最小一张纸片，我也用同样的态度来对付这位戴眼镜的人。到最后，他恶狠狠地进行威胁，怒气冲冲地争辩说，公司有权掌握有关它的'领地'的每一丁点儿情报。他

又说，‘库尔兹先生对许多未开发地区的了解必定是广泛而独特的——由于他的才能非凡，也由于他所陷入的那种悲惨的处境，因此——’我向他保证说，库尔兹先生所知道的东西，无论如何广泛，并不涉及商业上或者公司管理方面的问题。他提出了科学作为理由，‘这将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如果，’如此等等，如此等等。我把那份关于‘肃清野蛮习俗’的报告交给了他，而把那条补充说明撕去了。他迫不及待地接过去，而结果却以一种轻蔑的神情对它嗤之以鼻。‘我们有权指望得到的东西不是这个，’他发表意见说。‘您别指望得到其他任何东西了，’我说，‘全都是私人信件。’他说了些要向法院起诉等威胁的话，便走掉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但是另一个人，自称是库尔兹的表兄，两天后又来了，急切地想要知道他亲爱的亲戚临终前的一切详情。他偶然向我提到说，库尔兹从前主要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他具有获得重大成就的素质，’这人说，他是个弹风琴的，我相信，一头平直的灰发披撒在滑腻的大衣领子上。我没有理由好怀疑他的说法；直到今天我还是说不出库尔兹的固定职业是什么，或者他到底有过固定职业没有——他最大的才能又是什么。我曾经把他当成是一个给报纸写写文章的画家，或者就是个会画画儿的新闻记者。——然而即使那位表兄（他在跟我谈话时吸过鼻烟）也不能——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他是干什么的。他是一个万能的天才——在这一点上我跟这位表兄的意见一致，于是他出声地在一张大大的棉布手帕里擤了擤鼻子，便带着老年人的激动心情告辞了，拿走几封无关紧要的家信和一些笔记。最后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渴望了解一些他‘亲爱的同事’的遭遇情况。这位来客告诉我，库尔兹的本行应该是个‘站在民众一边’搞政治的。他长一对毛绒绒直挺挺的眉毛，粗硬的头发剪得短短的，

一条宽带子上系着个单眼镜，谈得起劲了，便对我说了老实话，说他认为库尔兹其实一点儿文章也写不出——'可是老天爷，那个人多么会说话。他能震动人数众多的大会场。他有信仰——您难道没看出来？——他有他的信仰。他可以使自己相信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他本来可以当一个极端派政党的杰出领袖的。''什么政党？'我问道。'任何政党，'那人回答说。'他是一个——一个——极端派分子。'我不这样认为吗？我同意。他突然冒出一种好奇心来问我是否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诱使他到那边去的？''知道，'我说，立即递给他那份著名的报告让他去发表，假如他认为合适的话。他急匆匆地浏览一遍，嘴里不停在咕噜，认为'能行'，拿起这份顺手捞来的东西便走掉了。

"这样我最后就只剩下薄薄一叠信跟那个姑娘的一张相片了。我觉得她很美——我意思是她的表情美。我知道可以设法通过阳光在照片上造成错觉，但是谁都会觉得这副面容上那种细微的真实诚挚的色调。不管怎么摆弄光线或姿态都不能表达出来的。她似乎在准备倾听你说话，毫无内心的保留，毫无猜疑，毫不想到她自己。我决定我要亲自去找她，把她的照片和这些信交还给她。好奇吗？是的；或许也还有其他某种感情。原先属于库尔兹的一切都从我手里交出了：他的灵魂，他的躯体，他的贸易站，他的计划，他的象牙，他的前程。现在只剩下他死后的名声和他的未婚妻了——我想把这些也交出去，在某种意义上，是交给过去——把所有一切他留在我这儿的东西全都亲自交付给我们共同命运的最后那两个字——忘却。我现在并不为自己辩解。我那时对于我究竟想要什么并无明确的概念。或许这是出于下意识的忠诚的一次冲动，或者是去实现一种潜伏在人类生存这一事实中的讽刺性的必然吧。我不知道。我说不

清。但是我去了。

“我认为他死后的名声如同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积累起来的其他一些死者的名声一样——是当一些阴影迅速地最终掠过人们的头脑时所留下的一种模糊的印象而已，然而，在那高大沉重的门前，在那静穆得如同墓地中一条维护良好的甬道般的大街上两排高高的房屋之间，我看见了他被抬在担架上的幻象，他贪婪地大张着嘴，仿佛要把整个地球连同全体人类都吞吃掉似的。他那时活生生出现在我的眼前；就象他从前活着时那样活生生的——一个对光彩的外表和可怕的内在真实都贪求无厌的影子，一个高贵地笼罩在华丽的雄辩的皱褶之下的，比夜的影子更黑的影子。这个幻象好象跟着我进了屋——那担架，那些幽灵般抬担架的人，那群疯狂的对他唯命是从的崇拜者，那森林中的阴郁气氛，那两处朦胧的河湾中一段闪光的河道，那鼓声，那规律而沉闷的鼓声，如同一颗心在跳动——那颗心属于那个征服一切的黑暗。在这一瞬间，荒野它获得了胜利，这是一场侵犯性报复性的袭击，我觉得我必须独自把它抵挡回去，为的是拯救另一个灵魂。远在那边时，我记得在一堆堆篝火的红光中，在那有耐心的树林里，在那些头上有角的形体正在我身后骚动之际，他曾对我说了些话，如今那几句断断续续的词句，又回到了我的心里，这些简单得令人感到不祥和可怕的话又在我耳际回响起来。我记起了他卑下的恳求，他卑下的威胁，他那规模庞大的邪恶欲望，他灵魂的卑劣、痛苦和暴风雨般的恼恨。后来，我仿佛又看见了他镇定自若而无精打采的神情，那一天他说，‘这一大堆象牙实际都是我的。公司并没有为它付过钱。是我亲自冒巨大的危险去搞来的。不过恐怕他们还是会说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的。哼，这事情难办。嗯？您说我该怎么办？反抗？嗯？我只

求公正而已。'……他只求公正而已——公正而已啊。我在二楼的红木门前拉响了门铃，当我等候开门时，他似乎是在从玻璃窗里朝外瞪着我，——用他那宽阔无边的，包容、谴责和厌恶整个宇宙的眼神瞪着我。我似乎听到了那声低低的叫喊，'吓人啊！吓人！'

"暮色降临了。我得在一间高大的会客室里等待接见，这屋子有三扇从地面直到天花板的长窗，好象三根蒙着帷幔的发光的柱子。家具的镀金弯脚和靠背闪耀出轮廓不清的曲线来。高高的大理石壁炉带有一种冰冷的、纪念碑似的白色。一架大钢琴重实地摆在一边屋角里；平滑的表面上发出黑色的光亮，好象一具浅黑色的磨光的石棺。一扇高门打开——又关上了。我立起身来。

"她走上前来，一身着黑，面色苍白，在暮色的昏暗中向我飘然走近。她在服丧。这已经是他死去一年多，消息传来也一年多以后了；她看来似乎要永远牢记永远悲哀下去。她抓住我的双手喃喃不清地说，'我早听说您要来了。'我注意到她并不很年轻——我意思是并不象个小姑娘。她具有一种成熟的人的忠诚、坚信和受难的能力。那间屋子似乎变得更昏暗，好象那个阴云密布的黄昏里所有悲哀的光亮都跑来躲藏在她的额头上。这头美发，这张苍白的脸，这对纯洁的眉毛，仿佛被一只灰色的光环围绕着，而透过这光环，一双黑色的眼睛在对我凝视。它们的视线是坦率的、深刻的、自信的，也是信赖人的，她抬起她悲伤的脸，仿佛她为这悲伤而骄傲，仿佛她要说，我——只有我，知道该如何象他所应受的那样去为他哀悼。然而，当我们还在握手时，她脸上便现出一种可怕的凄怆神情来，让我感到她是那些不甘受光阴捉弄的人当中的一个。对她说来他只是昨天才死去。而

且，天啦！那印象的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我也觉得，好象他是昨天才死去——不，这一分钟才死去似的。我在一刹那间看见了她和他——他的死亡和她的悲伤——我看见了在他死去那一瞬间里的她的悲伤。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看见他们两人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两人在一起。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活下来啦，'而我紧张倾听的耳朵在她绝望悔恨的语气中，却似乎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那声总结性的低低的永恒的诅咒。我问自己上那儿干什么，我心头怀着一种惊慌失措的感觉，仿佛我误入了一个人类不宜于看见的充满残酷而荒谬的神秘所在。她招呼我到一张椅子前，我们都坐下了，我把那包东西轻轻放在面前那张小桌上，她便把一只手放在上边。……'您很了解他，'她在一阵悲痛的沉默后喃喃地说。

"'在那边人们很快就亲密起来了，'我说。'一个人可能了解另一个人到怎样的程度，我就怎样了解他。'

"'您也敬佩他，'她说。'了解他而不敬佩他是不可能的，是吗？'

"'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我不明确地说。接着，面对她若有所求的凝注的目光——她仿佛等候我嘴唇上会再吐出几个词——我继续说，'不可能不——'

"'爱他，'她热切地把话接完。使我哑然震惊，无话可说。'对极啦！对极啦！可是您想想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我享有他全部高贵的信赖。我最了解他。'

"'您最了解他，'我重复说。或许她是最了解他。然而随着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那间屋子变得愈来愈暗了，只有她的前额，那平滑、白皙的前额仍被不灭的信念和爱情的光所照亮。

"'您是他的朋友，'她继续说。'他的朋友，'她提高嗓音再说

一遍。'您一定是的，假如他把这个交给您，又派您上我这儿来。我觉得我能跟您谈一谈——噢！我必须要谈一谈。——我想让您——曾经听到他最后几句话的您——知道我是配得上他的。……这不是骄傲。……是的！我骄傲地知道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他亲自对我说过这个。而自从他母亲去世后，我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可以——'

"我倾听着。黑暗愈渐深沉。这时我甚至还不能肯定，他是否交给我了应该交给的那包东西。我颇为怀疑他是想让我保管他的另一束信件，在他死后，我看见经理在灯下检查的那一束。这姑娘谈下去，确信我对她的同情，感到痛苦有所减轻；她象口渴的人饮水一般谈下去。我曾听说她跟库尔兹订婚她全家都不赞成。他不够有钱，或者什么原因。的确我不知道，他是否终生都一贫如洗。他曾经使我有某种理由猜测，他是因为受不住比较贫穷的生活，才跑到那边去的。

"'……听过他谈上一次话的人，谁能不是他的朋友呢？'她在说下去，'他以他身上最好的品质吸引人们接近他。'她的目光强烈地注视着我。'这是伟大人物的天赋啊，'她继续说，她低沉的语音仿佛伴随着我所曾听见过的其他所有那些充满神秘、凄凉和悲哀的声音——那条河的潺潺声，风中摇摆的树木的飒飒声，人群的喊喳声，来自远方的不可理解的叫喊的隐隐的回响声，一种永恒的黑暗之外传出来的悄悄低语声。'可是您听过他谈话的呀！您知道的呀！'她大声说。

"'是的，我知道，'我说，这时我心中有一种类似绝望的感情，然而我却低下了我的头，面对她心头所怀有的信念，面对那以其超自然的光芒照亮黑暗，照亮那我无能从它手下保卫她的扬扬得意的黑暗——我甚至也无能从它手下保卫我自己——的

伟大的、救苦救难的幻想。

“‘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对我——对我们’——她以她极其美好的慷慨改口说；接着又喃喃地添上一句，‘对全世界。’我借黄昏中最后一线微光看见她两眼在闪耀，她眼中充满泪水——充满着不肯滴落的泪水。

“‘我曾经非常幸福——非常幸运——非常骄傲，’她继续说。‘我太幸运啦。有一小段时间我太幸福啦。而现在我不幸了——永远不幸了。’

“她立起身来；她的那头美发在它金色的一闪中仿佛捉住了夕阳的全部光辉。我也立起身来。

“‘而所有这些，’她继续悲痛地说，‘所有他的诺言，所有他的伟大，他丰饶的思想，他高贵的心灵，除了一点儿记忆，什么也没有留下——您跟我——’

“‘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我赶紧说。

“‘不啊！’她大喊一声。‘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消失啊——这样一个生命不可能白白牺牲而一无所留——只留下悲伤。您知道他有一些多么宏大的计划。我也知道的。或许我不能理解——而还有其他人知道的。一定会留下点什么。他说过的话，至少，没有消失。’

“‘他说过的话会留下来的，’我说。

“‘还有他的榜样，’她低声对自己说。‘人们都敬仰他——他的每一个行动中都闪耀着善良。他的榜样——’

“‘对，’我说，‘还有他的榜样。对，他的榜样。我忘了这个。’

“‘可是我没有忘。我不能——我不能相信——我还是不能相信啊。我不能相信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谁也不会再见到他，永远、永远、永远。’

“她伸出双臂，仿佛在追索一个退隐而去的身影，她把两臂伸在暗处，只见两只苍白失色的手紧扣在一起横在窗前正在消散的窄窄的光亮中。永远也见不到他了！而在那个时刻里，我却相当清晰地看见了他。在我有生之年，我都将看见这个能言善辩的阴魂的，而我也将看见她，一个悲惨的，我所熟悉的幽灵，她现在的这个姿态很象另外一个同样悲惨的浑身挂满无用的符咒的幽灵，她曾在那条魔鬼般的河流、黑暗所拥有的河流的粼粼闪光中，伸直她裸露的棕色的两臂。突然她非常低声地说，‘他象他活着一样地死去了。’

“‘他的结局，’我说，一股隐隐的怒气在我心中激荡，‘在各个方面都和他的一生是相称的。’

“‘而我却不能和他相称，’她喃喃地说。我的怒气在一种无限的怜悯面前平息下去了。

“‘一切所能做的事——’我含混不清地说。

“‘啊，可是我比世界上任何人——比他的亲生母亲，比——比他自己——都更信任他啊。他需要我！我！我会珍惜他的每一声叹息，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眼神的呀。’

“我感到胸间好似一阵冰凉。‘您别，’我压抑住我的声音说。

“‘原谅我。我——我——不声不响——不声不响悲伤了那么久。……您跟他在一起——直到最后？我常常想到他的孤单。身边没有一个象我这样了解他的人。或许也没人听他说话。……’

“‘直到最后一刻，’我声音发抖地说，‘我都在听他最后的话。……’由于恐惧我没再说下去。

“‘把那些话重复一遍吧，’她伤心欲碎地喃喃说。‘我需要——我需要——有点东西——有点东西——可以靠它活下

去。'

"我眼看要在她面前哭出来了，'难道您现在没听见那些话吗?'暮色正在我们周围以一种持续不断的窃窃私语声重复着他最后的话，那私语声，它象是一阵新刮起的狂风的第一阵私语声，仿佛正在威胁地不断增强。'吓人啊！吓人！'"

"'他的最后一句话——我要靠它活下去，'她依然这样说。'您难道不了解我爱过他——我爱过他——我爱过他呀！'

"我聚起精神来，慢慢地说：

"'他最后说出来的一个词是——您的名字。'

"我听见一声轻轻的叹息，紧接着我的心便停住不跳了，它突然死死地停住，因为一声狂喜的和可怕的叫喊，因为这声出于不可想象的胜利和难以言形的痛苦的叫喊。'我早知道这个——我早有把握的！'……她早知道。她早有把握。我听见她在哭泣；她的脸埋在两只手里。我觉得在我逃开之前，这幢房屋将会坍倒，天会塌下来压在我头上。然而平安无事。天不会为这点小事塌下来的。我很想知道，假如我把库尔兹所应得的那份公正给予他的话，天是不是会塌下来。他不是说过他只要求公正吗？然而我不能。我不能告诉她。那未免太黑暗了——实在太黑暗了。……"

马洛停止了，模模糊糊、一声不响地坐到一边去了，姿态象个跌坐默思的菩萨。一段时间里谁也没有动一动。"我们错过头一次退潮了，"那位主任突然说。我抬起头。远处海面上横亘着一带乌云，那通向天涯海角的静静的河道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昏沉地流动着——仿佛是流入一片广阔无边的黑暗的心中。

智　量译

# 阴 影 线

……——有时风平浪静，水面
成为映照我的绝望的巨大镜子。
——波德莱尔①

## 一

这种时刻只有年轻人才有。我不是说年纪很轻的人，不，确切些说，年纪太轻的人谈不上有什么时刻。刚刚成为青年的人们，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展望着将来的日子，既不用踟蹰不前，也不用顾影自怜，这是他们享有的特权。

一个人一旦关上了身后孩提时代的小小门户，他就进入了魔幻的花园。花园的幽暗之处闪烁着希望，道路的每一个拐角都有着诱惑。这倒并不是因为这里是未知的国度。尽人皆知，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普遍经历的吸引力在于人们都希望从中找到与众不同的，个人独有的感受——由自己独享。

人们朝前走，认出前辈的路标，兴高采烈地把不幸和幸运混为一谈——如俗话所说：甜酸苦辣都有——反正花团锦簇的共同命运为努力的人们或者幸运的人们准备了种种可能性。是的，人们朝前走，时间也在前进，一直到他们看到前面有一道阴影

①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批评家。

线，它警告说，青年时代的初期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中必将来临的那个时刻。什么时刻？哦，那就是烦闷、厌倦、不满的时刻，卤莽的时刻。在我说的这个时刻里，那些还年轻的人们会做出种种莽撞行为来，诸如突然结婚或是无缘无故放弃自己的工作之类。

本文不是关于婚姻的故事。我的故事比这要糟得多。我的行为尽管卤莽却有离婚的特征——简直就象是遗弃。为了一个有头脑的人根本想不到的理由，我放弃了我的工作——扔掉铺位——离开船。我的理由充其量不过是因为它是一条轮船，我不必对它盲目效忠……不过，我用不着粉饰这种行为，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点怀疑这是任性的行为。

那是在一个东方港口①，它是一艘东方船，因为它当时属于这个港口。这艘船航行在布满礁石的蓝色海面上，往返于一座座黝黑的岛屿之间。它的船尾高悬英国商船旗，主桅上的公司旗也是红的，但镶着绿边，上面有一轮白色的新月。因为船主是阿拉伯人，名字叫赛义德，所以船旗上镶了绿边。船主是海湾地区一个阿拉伯望族的首领，但同时又是无所不包的庞大的大英帝国在苏伊士以东地区最忠实的臣民。世界政治不找他的麻烦，但他在自己人民中间却在无形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对于我们，他只不过是船主而已。在他经营的航运业中，他要雇用白人。他的雇员中，许多人始终不曾见过他一面。我也只不过见过他一次，那是一次在码头上偶然碰到了他——一个年老、黧黑、瞎了一只眼的小老头，身披一件白袍，脚踏一双拖鞋。一群马来族崇拜者正在狂热地吻他的手。他对他们施了某种恩惠，诸如送了钱财、食品之类。我听说他的施舍非常广

① 根据后文，这个港口是新加坡。

泛，几乎遍及整个群岛。“乐善好施的人是真主的朋友。”人们不是这样说吗？——

对这位了不起的（充满诗意的）阿拉伯船主，人们就不必费什么心思了。船从龙骨开始，无处不出类拔萃，真是一艘优秀的苏格兰海船，既容易保持整洁，又进退自如。要是它不是用内动力驱动的话，简直会人人看了人人爱。① 我至今在记忆中对它还有着深刻的敬意。我很喜欢这艘船的工作和船上的同伴。如果一位大慈大悲的神祇为我重新设计生活和同伴，我也不会比这更高兴的。

我突然离开了这一切，就好象一只小鸟飞离舒适的树枝，这一举动在我们这班人看来是莫名其妙的。似乎我在旁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听见了一声低语或看见了什么东西。哦——也许是如此！一天，我本来好好的，可是一下子一切都不见了——魅力、爱好、兴趣等一切东西。你知道，这就是那种时刻之一。青年时代后期的那种萎黄症降临到我身上并把我带走了，就是说从船上带走了。

船上只有我们四个白人，船员人数很多，他们都是卡拉许人，此外还有两位马来族的低级船员。船长直瞪着两眼看着我，似乎在琢磨我到底生了什么病。但他是海员，他也有过青年时代。眼下，他厚厚的铁灰色的胡须下浮现出一丝微笑，说是我如果执意要走，他也不强加挽留。于是说好我第二天一早算清工钱离船。在我离开海图室的时候，他突然用一种意味深长的异样语调加了一句，说他希望我得到急于得到的东西。话音很低，

① 康拉德早年为帆船船员，后来经常表现出对帆船的留恋，这里又是一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大洋都有轮船帆船并行的壮丽情景。康拉德认为，轮船上的水手，不能算真正的海员。

却带着弦外之音，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任何金刚钻制成的利器也不能刺得这么深。我确信他洞悉我的一切。

但副轮机长与船长不一样，他开始数落我。他是个年轻健壮的苏格兰人，面孔光洁，目光炯炯有神。他的诚实的红润面孔从机舱的升降口里冒出来，然后整个健壮的身躯都钻了出来。他的袖口卷起，手里拿着一大团废回丝，慢慢地擦着粗壮的前臂，明亮的双眼里闪烁着不满的神采，似乎我们的友谊至此已经烟消云散。他沉重地说，“噢！哎！我早就知道你该跑回家去和一个傻姑娘结婚了。”

这个港口的人们心里都知道约翰·聂文是个极端厌恶女人的人；他说的荒唐的挖苦话使我相信他火了——火得厉害——他要说他能想到的最气人的话。我的笑声里流露出请他原谅的意思。除了朋友，谁也不会这么发脾气的。我有点垂头丧气。轮机长对我的行为也有独特见解，但温和得多。

轮机长很年轻，但很瘦，一大片毛茸茸的棕色胡须长满憔悴的面庞。不论在海上还是在港口里，人们总是看见他在后甲板上匆匆忙忙走来走去，流露出强烈的忧心忡忡的神态，这种神态是由于他长期感觉自己身体内部不适而产生的。他是消化不良症患者，这早已确诊。他认为我的病很简单，是肝脏不调。肯定是这回事，他建议我再留下航行一次，同时吃一种成药，对这种药的功效他相信之极。“我告诉你我将怎么办。我掏钱给你买两瓶药。你瞧，这办法再好没有了吧？”

我相信，只要我软一软，他就会乱来一气（或者可以说慷慨解囊）。不过，这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满，更厌倦，也更倔强。过去的十八个月本来是很新鲜，很丰富多彩的，可是对我来说却是讨厌的，平淡无奇的，是浪费时间。我觉得——怎么说

呢?——这段时间我一点真理也没学到?

什么真理?我自己也解释不清。如果受到一些压力,我可能痛哭流涕。我那时还年轻,哭鼻子还不打紧。

第二天,船长和我在海港办公室办了移交手续。这是一间高大、凉爽的房间,日光透过窗帘静静地洒满房间。无论官员还是老百姓都穿着白衣服。只有甬道中央那张沉重洁净的办公桌闪着黝黑的幽光,桌上放着蓝色的文件。高处的大风扇① 送出阵阵和风,穿过一尘不染的房间,吹拂着我们大汗淋漓的脑袋。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官员,在我们走近时友好地微笑着,直到船长回答他按例行公事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还在微笑。他问道:"先解雇,然后再重新雇用吗?"船长回答说:"不!永远解雇。"他的笑容一下子不见了,表情变得十分严肃。一直到把我的各种证明文件给我,他没有再看我,他满脸悲戚,仿佛递给我的是通向地狱的通行证。

在我把文件收起来的时候他小声问了船长几个问题,我听见船长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不,他离开我们回家去。"

"噢!"官员喊了出来,为我的不幸遭遇悲哀地摇头叹息。我在到这办公室来以前并不认识他,但他俯身隔着办公桌和我握了握手,充满了同情,就好象在和一个要上绞架的倒霉鬼告别。可我却象个至死不悟的罪犯,一点感激的表示也没有。

三、四天内没有回国② 的邮船。我现在是一个离开船的人了,并且在一段时间里要割断与大海的联系——将要成为一个

---

① 吊在天花板上拉动产生风的布风扇,非现代之电扇。

② 指英国。在康拉德心目中,"回国","回家"都是指回英国而不是回波兰。他说过,"家"这个字意味着盛情好客的大不列颠海岸。

普通的乘客，所以我最好还是住到旅馆去。在距离海港办公室一箭之遥的地方有一座低矮、但极为富丽堂皇的旅馆，整洁的草地环绕着有柱的白色亭阁。在那儿我真会觉得自己是个旅客呢！我怀着敌意瞪了旅馆一眼，向这座"高级船员与水手之家"走去。

我在阳光直射下行走，不觉得晒得难受，进入空场上大树的绿荫下，也不觉得怎么舒服。东方热带的酷热透过枝叶的缝隙，包住了我穿着薄衣的身体，缠住我不满与反抗的内心，仿佛剥夺它的自由。

"海员之家"是一座大平房，有宽大的游廊和一座有近郊风格的新奇小花园，一些树木排列在灌木丛和道路之间。这家旅馆有点象可以居住的俱乐部，又有点官办的味道，因为它是由海港办公室管理的。经理被官方冠以"茶房头"的头衔。他是个阴郁干瘪的小个子，穿上赛马师的装束倒蛮合适。[①] 但很明显，他的一生中，曾担任过这样那样的职务，因而曾与大海打过交道。然而他很可能到处碰壁一事无成。

我本来以为他的工作非常容易，但他一再申明说不定哪天他会由于某种原因被工作拖死。这倒实在令人困惑不解。可能一切事情对他来说都自然而然地成为难事。他看来肯定讨厌人们到这儿来住.

一进门，我心想经理一定会高兴。旅馆里静如坟墓。我看到起居室里杳无一人，游廊也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人在另一头面孔朝下躺在长椅上打盹。听到我的脚步声，他睁开了一双可怕的鱼一样的眼睛。我不认识他。我离开了那里，穿过饭厅，那是一间空荡荡的房间，房间中央的桌子上面空悬着一动不动的风

① 在赛马中为减轻马的负重，赛马师多为小个子，故云。

扇。我敲了敲写有"茶房头"的房门。

回答我敲门声的是烦恼的悲叹："噢！天哪！噢，天哪！又怎么了？"我立刻进了门。

在热带，他的房间是很奇特的。屋里又暗又闷热。这家伙在窗上挂了又大又脏的镶边廉价窗帘，而且这些窗户还是关着的。屋角堆着许多纸箱，诸如欧洲女帽商、女服商用的包装箱之类；他还设法为自己买了一只马鬃沙发和马鬃安乐椅，这些家具可能是他在伦敦东区一家体面的客厅里买来的。我冷冷地扫了一眼沾满油污的包在可怕的椅子上的套子，这些家具真有点吓人，人们猜不透是什么神秘的事件、需要或爱好把它们聚集到一起了。家具的主人没穿外衣，只穿着裤子和一件薄薄的短袖衬衫，抱着瘦削的双臂，在椅背后面悄悄地踱来踱去。

当我说明我是来投宿的时候，他不禁惊叫一声，但他不能否认里面还有许多房间空着。

"好极了。我能住我以前住过的那间吗？"

他在桌上的纸箱堆后面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呻吟，箱里一定装有手套、手帕和领带什么的。我很想知道这家伙在箱里装的什么。在他的这个窝里，有一股腐败了的珊瑚，或什么东方尘土的气味。我只能看见他的上半个脑袋和越过障碍物恼怒地盯着我的眼睛。"只待几天就行了，"我说，企图让他高兴起来。

"也许你愿意预先付钱吧？"他急切地建议。

"那可不行！"我的话脱口而出。"没听说过这种事情！这太岂有此理了……"

他两手抱住头——这失望的动作使我的怒火没能发作出来。

"噢，天哪！噢，天哪！别发火呀。对谁我都这样问。"

“我不信，”我粗暴地说。

“唉，我准备让大伙儿都先付钱。如果你们诸位都先付钱，我就能让汉米尔顿也付钱。他老是一上岸就穷得叮当响，他就是有了钱，也不付账。我可拿他没办法。他骂我，还说在这儿我不能把一个白人赶到街上去。所以，只要你……”

我很惊讶，不相信他的话。我怀疑这小子是有意气人。我用尖刻的语气告诉他，我希望他和汉米尔顿见鬼去，然后请他少说废话，领我去我的房间。他从不知什么地方一下子变出了一把钥匙，把我领出了他的窝，一边走一边斜着眼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这儿有我认识的人吗？”在他走出我的房间前我问他。

他又恢复了他惯常的不耐烦的，仿佛受了伤害的语调，说吉尔斯船长已从索罗海回来，住在这儿。此外还有两个客人。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当然，还有汉米尔顿。”

“噢，是啊！汉米尔顿，”我说。这愁眉苦脸的家伙最后叹了一口气就走了。

午饭时，我走进餐厅，我对他提出的厚颜无耻要求还耿耿于怀。他在那儿负责监督中国侍者。吃午饭只用长桌子的一端，风扇懒洋洋地吹着热风——大部分风都浪费在光滑的空空的木桌面上。

我们四个人围坐在桌旁。其中之一就是那个在长椅上打盹的人。他的双眼现在半开半闭着，可是看来他什么也没看见。他仰面躺卧在椅子上。在他旁边坐着一个很有威严的人，这个人腮部留着短短的胡子，脸上刮得精光，毫无疑问，他就是汉米尔顿。上帝把他放在这种地位，他却充满了尊严，我平生没见过这种人。有人告诉我他完全把我当作外人。我拉出椅子的

声响不只使他抬起了眼睛，甚至使他有点吃惊。

吉尔斯船长坐在桌子的上首。我和他寒暄几句之后坐在他左侧。他矮墩墩的，脸色苍白，高高的额头脱光了头发，闪闪发光，棕色的眼睛十分突出，这位老兄什么都象，就是不象海员。如果有人说他是建筑师，你也不会觉得奇怪。对于我来说（我知道这样说十分荒谬），他象个教堂的门房。从外表看，他是一个能提出忠告常讲大道理的人，会不时说点陈词滥调，不过这倒不是他想炫耀自己，而是他自己也坚信那些话。

尽管在航海界他颇有名气，受人赏识，但他在哪里也干不长。他自己不愿意。他有自己独特的职业。他是专家。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复杂情况下航行的专家。他对于遥远的地区和群岛附近地图尚未标画清楚的地区的了解超过任何一个当代人。他的脑子好象应有尽有的仓库，里面装满暗礁、地点、方位、地岬的轮廓、无名海岸的形状、无数海岛、荒地和其他东西的面貌。比方说，任何船要去巴拉望[①]或沿途其他地方，都免不了请吉尔斯船长上船，要么请他当临时船长，要么"帮助船长"工作。一家中国轮船主开设的资金雄厚的公司为了这种航行预付给他钱。此外，只要有人想上岸休息休息，他总愿意顶班。所有的船主都不会反对这种作法。因为在这个口岸，人们公认吉尔斯完美无缺。但据汉米尔顿看来，他是"局外人"。我相信对于汉米尔顿来说，外人这个笼统的概念包括我们的所有人在内，不过我想他在心中还是有所区别的。

我一辈子只不过见过吉尔斯船长两次，所以不便上去和他搭话。但他当然知道我是谁。过了一会儿，他把闪亮的大脑袋向我这边偏了偏，友好地向我讲起话来。他说由于他在这儿看

① 菲律宾最西之岛屿。

见了我，所以他想我是上岸度几天假来了。

他是个讲话声音很低的人。我讲话的声音要大些。我说："不——我永远离开那条船了。"

"成了一个自由人了，"他评论说。

"我想我可以用这个名字称呼自己——从十一点开始，"我说。

汉米尔顿听见我们的讲话声后就停止了吃饭。他轻轻地放下刀叉，站起身来，嘴里似乎是咕哝着"这热天真让人没胃口"，然后走出了房间。紧接着我们就听见他离开房子走下游廊的声音。

对此，吉尔斯船长不假思索地说他准是去找我扔下的工作了。茶房头本来靠在墙上，现在把那只哭丧着的山羊脸凑到桌子前，忧郁地和我们讲起话来。他是想发泄对汉米尔顿的不满。汉米尔顿不付账使得他没法向海港办公室交差。他真祝愿汉米尔顿得到我的职位，实际上于事又有何补呢？顶多不过暂时摆脱了他。

我说："你甭操心了。他不会得到我的职位的。接替我工作的人已经上船了。"

他大为惊讶，我想他听到这个消息面孔一定又挂了下来。吉尔斯船长轻轻地笑了。我们起身朝外面的游廊走去，让半躺着的那个陌生人由中国侍者去侍候。我走开以前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是侍者们在他面前放了装有一块凤梨的盘子，然后退回去观察他有什么反应。这试验看来是失败了。他毫无反应地坐在那里。

吉尔斯船长低声告诉我，这个人是某位马来酋长的游艇上的高级船员，这条游艇到这儿进干船坞修理。船长补充说这个

人昨天晚上准是去“见世面”了，然后向我亲热而信任地皱了皱鼻子，这使我很高兴。因为吉尔斯船长很有威信，据信曾经有过了不起的冒险经历，生活中有过神秘的悲剧。没有人反驳他的话。他接着说：

“我记得几年前看到他第一次在这儿上岸，那简直宛如昨日。他那时是个漂亮小伙子。嗨！这些漂亮的小伙子！”

我不禁放声大笑。① 他先是吓了一跳，然后也随我笑起来。“不！不！我不是那意思，”他喊道。“我是说，他们有些人在这儿很快就变得软弱了。”

我开玩笑地说酷热的天气可能是首要原因。但吉尔斯船长证明他有更深一层的道理。在东方白人过得挺自在。这蛮好。困难是如何保持皮肤白皙，有些漂亮的小伙子就不懂如何做到这点。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后象一个仁慈严肃的伯父那样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为什么抛弃了你在船上的工作？”

我不禁勃然大怒，因为你不知道，这种问题会使一个不知道答案的被问者多么恼火。我心想我一定得让这位说教的道学家闭嘴，于是我用一种彬彬有礼然而带有挑衅性的口吻大声反问：

“为什么……？你不同意吗？”

他很窘，只是尴尬地嘟哝了一句：“我！……一般说来……”然后就不说话了。他说他也变得软弱了，还说他该睡午觉了——他在岸上时总是这时午睡的。“非常坏的习惯，非常坏的习惯。”在这沉闷的幽默话的掩护下，他从容地退席了。

即便是一个比我还要年轻的人，在这个人的淳朴敦厚面前

① 船长用过去时夸奖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这在英语里可以理解为暗示现在不漂亮了。故引起“我”大笑及下面对话。

也会一改易怒的脾气。第二天，在吃午饭的时候，他向我扭过头来，说头天晚上他碰上了我以前的船长，然后压低了嗓音说，“他对你离开非常惋惜。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合他脾胃的大副。”我诚恳而毫不娇揉地回答说，自我开始航海生涯以来，我还没有在哪条船上待得比那儿舒服，也没有和哪个船长处得这么好过。

“那么——嗯，”他嘟哝道。

“吉尔斯船长，你没听说吗？我想回家去。”

“是啊，”他仁慈地说。

“我以前常听说这类事儿。”

“那又怎样呢？”我喊道。我想他真是我一辈子遇到的最乏味、最没想象力的人。这时要不是姗姗来迟的汉米尔顿走进来坐在他的老座位上，我不知道我还会说些什么。于是我的话变成了小声咕噜：

“不管怎么说，这回你会看到我说到做到。”

汉米尔顿的脸刮得光光的。他朝吉尔斯船长略略点了点头，对我连眉毛都不屑抬一抬。他所说的话不过是告诉茶房头盘子里的食物是不配放在一个绅士面前的。听这话的那位则气得连呻吟声都发不出了，只是朝吊扇翻了翻白眼就了事了。

吉尔斯船长和我从桌旁站起身来。坐在汉米尔顿身旁的陌生人也跟我们学，艰难地站起身来。刚才，这个可怜的人也试着把那淡而无味的食品放进嘴里，这倒并不是因为他饿了，我确信他是想恢复自尊心。但他两次把叉子掉在桌子上，吃不成饭，于是静坐在那里，满脸懊丧，吓人地瞪着眼睛。吉尔斯和我吃饭时一直尽量不去看他。

在游廊里，他站住了，急切地朝我们讲了许多话，我听不大明白他说什么，听来好象他在讲一种没人懂的可怕语言。但吉

尔斯船长略一思索就以一种亲近的友好态度回答说，“是啊，不错。你说对了。”那人显得十分满意，径直去远处找他的长椅了。

“他想说什么？”我以厌恶的口气问。

“我不知道，也不想刨根问底。他够难受的了。这点你可以相信；明天他会更糟。”

从外貌看来这不大可能。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使他到了这种糟糕的境地，可能是多方放纵的恶果吧。一种我不喜欢的奇怪的踌躇满志的表情破坏了吉尔斯船长的宽宏大量。我轻轻一笑说：

“好，他会请你照顾他的。”

船长做了一个请求原谅的手势，坐下拿起一张报纸。这报纸既过时又没趣，全是用陈词滥调描写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纪念庆典① 的报道，读起来味同嚼蜡。要不是食堂里响起了汉米尔顿的声音，我们可能很快就开始热带的午睡了。他刚在食堂吃完午饭。食堂的两扇大门永远开着，他不会知道我们的椅子离门口有多么近。我们听到他以旁若无人的声调高声回答茶房头斗胆对他讲的话。

“我不会急急忙忙去干任何事的。我想他们会愿意找一位绅士的。用不着着急。”

茶房头接着提高了他的耳语，然后汉米尔顿更加轻蔑地说：

“什么？那年轻的小杂种给肯特当了几年大副就自以为了不起了？……真是岂有此理。”

吉尔斯和我面面相觑。肯特是我以前的船长的名字。吉尔斯船长小声说：“他在说你呢。”这话对我说来是废话。茶房头一定是坚持了他的不知什么论点，因为我们又听见汉米尔顿加重

① 指1877年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纪念。

了语气，更加目中无人地说：

“胡说，老弟！谁跟这种外人争长道短。来日方长么！”

然后是推椅子的声音，隔壁房间的脚步声和茶房头的苦苦劝告声。直到走出大门，他还紧跟不舍。

“真是无礼之徒，”吉尔斯船长说——我想这话很多余。

“太无礼了。你是不是得罪过他呀？”

“一辈子没跟他讲过话，”我不高兴地说。“真不知道他说的争长道短是什么意思。在我离开之后他才去争我的工作——结果没有得到它。这根本算不上竞争。”

吉尔斯船长沉思地晃了晃他仁慈的大脑袋。“他没得到它，”他慢条斯理地重复我的话。“不，也不可能从肯特那儿得到它。肯特对你离开老是十分遗憾。他说你是个好海员。”

我一下子扔掉了手里的报纸，坐直身子，用手掌在桌子上猛拍了一下。我真想知道他为什么老是罗罗嗦嗦反复讲这些话，这些都纯属我的私事。这真太气人了。

吉尔斯船长的平静的凝视使我安静了下来。“没什么好生气的，”他的话声音虽小但很有道理，显然想平息我被他激起的孩子式的恼怒。他的脸上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我只好开始尽量解释。我告诉他我不想再听人谈不可挽回的往事。那些事在当时是美好的，但现在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不想谈也不愿想它了。我已下决心回家去。

他专心致志倾听我的全部长篇大论，好象要从中找出什么错误。然后他直起身来，仿佛对此事进行一番深思熟虑。

“是的。你告诉过我你想回家去。家里有什么事吗？”

我没要他少管闲事，只是绷着脸说：

“我想不出有什么事。”

我自己也确实想过由于我突然离开一个满意的工作所造成的不利形势。对此我自己也不高兴。我想说我的行动用常识解释不了，因此吉尔斯船长也大可不必对我的行动这么感兴趣。这话到了嗓子眼，但吉尔斯抽起了一支木制短烟斗，显得如此愚朴平庸，以至于用事实或讥讽来难为他都很不值得。

他吐出一缕浓烟，用一个突然的问题吓了我一跳："付给你回去的旅费了吗？"

这种厚颜的盘问真使我无可奈何，但对这样一个人又不好发火。我用一种过分温和的语气说我还没有办理旅费事宜。我想明天还有时间去解决。

我正要转身走开，躲开他那笨拙而漫无目的的刨根问底，他意味深长地放下烟斗，似乎一个关键时刻到来了。他隔着桌子向我俯过身来。

"噢！你还没办！"他神秘地压低了嗓音。"哦，我想你应该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一件事情。"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超尘脱俗，不问世事过。我暂时摆脱了大海的羁绊，但却仍然保持着海员的完全独立于陆上一切事务之外的意识。陆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与其说是好奇地，还不如说是轻蔑地盯着吉尔斯船长。

他问我那天茶房头是否和我讲过话，这问题显然是他的开场白。我告诉他没有，茶房头即便打算跟我讲话，他也不敢先开口。我根本不希望这家伙对我讲话。

吉尔斯船长不理会我心里的别扭，开始以一种智者的神态给我详述一个海港办公室侍役的故事。一个索然无味的故事。那天早晨，一个侍役拿着一封信在游廊里走。信装在公用信封里。他照仆役们的习惯，把信交给他遇到的第一个白人。这个

人就是我们坐在扶手椅上的朋友。据我所知，此人对世界上任何事都已不大感兴趣。他只是挥手叫仆役走开。于是仆役只好在游廊里转来转去，碰上了正巧在那儿的吉尔斯船长……

说到这儿，他意味深长地停住了。然后，他接着说，这封信是写给茶房头的。那么，首席官员艾利斯船长给茶房头能写些什么呢？茶房头每天早上都去海港办公室报告，接受任务什么的。他离开办公室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一个办公室侍役追着他送通知。这是为什么呢？

船长陷入深思。不是为了这个——也不怕为了那个。可是此外别的原因又是不可思议的。

他愚蠢得不转弯，使我瞠目结舌。如果他不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我一定把他的话当作侮辱而勃然大怒。不过，此刻我只为他感到遗憾。他的凝视中闪烁着某种严肃的东西，这使我不好当面笑他。当着他的面，我连呵欠也没打一个，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的声调里的神秘味道越发强烈了。这家伙(指茶房头)刚一接到信，拔脚就去取帽子，随后冲出门去。但这并不是因为这封信叫他去海港办公室。他没到那儿去。他走开没多久，到不了那里。时隔不久他就冲回来了，扔掉帽子，在餐厅里跑来跑去，一边呻吟一边用手拍着前额。所有这一举一动都被吉尔斯船长看在眼里。他看来从一开始就在琢磨这事儿。

我开始深深地可怜起船长来了。我尽量不带讽刺味儿地说，我很高兴他找到了打发早晨时间的方法。

他的坦率使人解除了一切怀疑，使我思考起来，好象这事儿里面真大有文章。说来也怪，他怎么整整一早晨不出屋呢？午饭前他一向是出门的，走访各个办公室，看他在海港里的朋友，

等等。他早晨起身时就不舒服，不过也不大碍事，只是身子发软不想动。

他老是直勾勾地瞪着眼睛，讲些不着边际的废话，给人造成了一种他得了轻微抑郁型精神病的印象。当他向前挪了挪椅子，神秘地压低了嗓音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业务上的盛名并不见得是心智健全的保证。

那时，我从没想到，我并不知道心智健全确切的含义，也不知道心理健全与否在这里是一个多么微妙和总的说来无关宏旨的问题。为了不伤害他的感情，我兴致勃勃地朝他眨了眨眼睛。但是他接着用神秘的口吻问我是否记得刚才我们的茶房头和"汉米尔顿那家伙"之间的对话，我只是不悦地哼了哼，把头扭开。

"哎，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记得吗？"他老练地追问。

"我不知道。这与我无关，"我抢白道，还诅咒茶房头和汉米尔顿，"让他们见鬼去吧。"

我说得斩钉截铁，可是吉尔斯船长继续沉思地盯着我。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他进一步指出，我个人与他们的对话有关系。我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他残酷地穷追不舍。我听见那家伙说什么了吗？是的。我对此有什么看法？——这是他想知道的。

看吉尔斯船长的样子，不能怀疑他有丝毫恶意，于是我得出结论，他准是世上最笨的白痴。我刚才居然还想启发他的对事物的理解，我都有点瞧不起自己了。我开始解释说我什么也没想。汉米尔顿其人不值一想。那个讨厌的二流子……("是！他是二流子，"吉尔斯船长插嘴说。)……所想所说的不值得正人君子一笑，我根本不去理它。

我认为对汉米尔顿采取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吉尔斯居

然没表示赞成，我真有点惊讶。他简直傻得到了有趣的地步。

“你希望我干什么？”我笑着问他。“我不能因为他对我有某种看法而和他打架呀。当然了，我听见他是怎样指桑骂槐地提到我的。但他没有当面冒犯我，我没有亲耳听他这样讲。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们听到了他的话。我要和他打架，只会成为笑柄。”

吉尔斯船长失望地继续闷闷地抽烟。突然，他的脸上乌云散开，说：

“你没抓住我的话的要点。”

“没有吗？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我说。

他以更生动的语调再次说我没有听懂他话的要点。他用越来越自鸣得意的语调告诉我什么事都逃不脱他的眼睛，并说他惯于思考，然后总是从为人处事的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一套自我标榜恰恰与整个谈话的空洞繁冗互为表里。这一切都加深了我那模糊的感觉——人生不过是浪费时间，正是这种感觉不知不觉地把我赶出了船上舒适的位置，使我离开我喜爱的人，为的是逃离空虚的威胁……然而一拐弯就听到了这番愚蠢的谈话。这个人的品格和成就为大家所公认，结果我发现他是个荒唐乏味的人物。也许到处都是如此吧——从东到西，从社会底层到上层。

我感到万分失望，精神极为困倦。吉尔斯的声音还是那么得意地继续着——这正是天地间空洞自大的声音。对此我已不再生气了。从世界上已经不可能盼望得到任何独创、新奇的东西了，它们既不会产生也不会发展：环顾四周，什么也找不到，得不到智慧，享受不到欢乐，一切都愚蠢虚妄，吉尔斯船长就是如此。由它去吧。

突然汉米尔顿这个名字钻进了我的耳朵，使我警觉起来。

“我想我们与他毫无瓜葛，”我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厌恶。

“是的。但是考虑到我们刚才碰巧听到的话，我想你应该做一下。”

“应该做一下？”我惊讶地问。“做什么？”

吉尔斯船长很吃惊地看着我答道：

“怎么了！做我一直在建议你去做的事呀。你去问问茶房头海港办公室的信里写的什么。直截了当地问。”

我一时无言以对。这可真有点出人意料，独出心裁，简直不可理解。我吃惊地嘟哝：

“但我想你说过汉米尔顿……”

“一点儿不错。你对他可别含糊。照我的话去做。你去缠住茶房头，我敢打赌，你准会让他跳起来，”吉尔斯船长坚持说，向我挥舞着他的烟雾缭绕的烟斗。然后，他很快地吸了三口烟。

他露出难以形容的得意表情。但他依然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人，流露出可笑、温和和令人难忘的仁慈。不过，这也很气人。我好象对一个不懂道理的人讲话那样冷冰冰地指出，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硬要到茶房头那里去碰钉子。他是个很不称职的茶房，又是个倒霉鬼，阴沉的家伙，我真想拧他的鼻子。

“拧他的鼻子，”吉尔斯船长以恼火的声调说，“拧你的鼻子倒差不多。”

这话说得不着边际，简直没法回答。荒谬感终于开始显示出其众所周知的力量了。我觉得我不想再和这个人谈了。我站起身来，简短地说，我对付不了他——我拿他没办法。

我还没离开，他又神经质地抽了几口烟，用变得十分固执的声调说：

"哦……他也不是畜生……不管怎么说。你就……问问他。如此而已。"

我注意到他的新态度——或者说他的新态度使我停顿了一下。但理智立即占了上峰，我向他苦笑一下就离开了游廊。我信步走了几步，进入了空空如也的餐厅。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万缕思绪掠过了我的脑海，比如：吉尔斯是在拿我开心取笑；我显得傻乎乎的，很容易上当；我对事世所知甚少……

餐厅另一头正对着我的门突然打开了，我大吃一惊。这门上写着"茶房头室"，茶房头本人好象一只可笑的被追捕的野兽一样从他的闷热简陋的巢穴里跑了出来，朝花园的门冲去。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使我朝他喊了一声："喂！等会儿。"也许是他斜眼瞪我一眼使我喊他的，也许吉尔斯船长的神秘的认真态度影响了我。嗯，这是一种冲动，是我们生命中一种力量的表现，正是这力量如此这般地造就了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当时这些话没有脱口而出（我的话与我的愿望无关），我固然仍将是海员，但生活将沿着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的轨道前进。

不。我这样做并非出于本人的意愿。说真的，我刚一说出那决定命运的话语就感到非常后悔。如果那人停下来面对我，我准会狼狈逃跑。因为我根本不想照吉尔斯船长教我的那样去开愚蠢的玩笑，不管跟我自己还是跟茶房头。

但在这里，人类古老的追逐的本能起了作用。他装聋作哑，我不假思索地沿着饭桌冲过去，在门口把他拦住了。

"人家跟你讲话你为什么不理？"我粗暴地问。

他靠在门框上，样子很可怜。我想人性并非全善，有着种种污点，可我怒火中烧，我相信我发火的原因只是我的猎物显出了

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这倒霉的乞丐!

我径直走到他跟前问道:"我知道今天早晨海港办公室有一封公函给'海员之家',对不对?"

他本来是可以叫我别管闲事的,但他却可耻地哼哼唧唧地说,那天早晨他哪儿也找不到我,总不能跑遍全城去找我呀。

"谁让你找我了?"我叫了起来。现在,我开始意识到我原来认为是无足轻重讨厌无聊的言行的内在含义了。

我告诉他我想知道那信里说的什么。我的严峻的声调和态度只有一半是装出来的。有时,好奇是一种很强烈的感情。

他满脸不高兴,用笨拙的唠唠叨叨来回避着我的要求,他嘟哝道,这事儿与我无关,反正我已经告诉过他我要回家去了。既然我要回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应当……

这是他的论点,强词夺理几乎到了侮辱人的地步,我是说把人当作傻瓜这样一种侮辱。

我那时正处于青春和成熟之间的幽暗地带,这时人对这种侮辱最为敏感。我想我对茶房头的态度,恐怕十分粗暴。可他也缺少忍耐能力。大概是抽麻醉品或饮酒过度的缘故。当我忘乎所以,开始痛骂他的时候,他受不住尖叫起来。

我不是说他在大喊大叫。那是愤世嫉俗的尖声招供,不过声音微弱——微弱得可怜。他的话也不连贯,但开始的时候却足以把我的耳朵震聋。我愤慨地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看到吉尔斯船长在游廊里静静地观察这场面,观察这他一手造就的场面——我或许可以这样讲。在他的父亲般的大手里,冒着袅袅青烟的烟斗十分醒目,他的挂在上衣胸部的沉甸甸的金怀表链也是如此。他呼出的是睿智的烟霭,其浓度足以使一个无知的灵魂信赖地向他飞去。我向他飞去。

“说来你不会相信，”我喊道。“那是为一艘船找船长的通知。海港办公室明明发了指示，这家伙却把它藏在口袋里了。”

茶房头以一种绝望的声音叫道：“你要我命了！”

他重重地打了自己的前额一下，声音十分响亮。但当我回头一看，他已不见踪影，一溜烟地跑掉了。这突然的逃之夭夭使我忍俊不禁。

此事到此结束——对我来说是如此。然而，吉尔斯船长凝视着茶房头刚才待的地方，开始拉他的大金表链，直到最后怀表从他的深深的口袋里钻了出来，就好象从井里冒出了什么真知灼见。他庄重地把表放了回去，才开口说：

“刚三点。你还来得及——如果你抓紧时间的话。”

“来得及干什么？”我问。

“老天爷！去海港办公室呀。你应该去问问清呀。”

严格地讲，他是正确的。但我对调查研究不感兴趣，对诸如揭人阴私之类的重大伦理道德问题不感兴趣。我是从纯伦理道德的角度看这段插曲的。如果一定有人要茶房头的命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不应该是吉尔斯船长本人，他是这儿的常客，从年龄和地位上看都应充当这种角色。相比之下，我倒觉得自己象路过这个港口的飞鸟。事实上，可以说我已和这里断绝了关系。我嘟哝道我不同意——这与我无关……

“无关！”吉尔斯船长重复说，表现出沉静审慎的愤慨。“肯特警告过我，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下一步你就会告诉我，海港办公室的指示算不了什么——而且在我为你操了这么多心以后说这种话！”

“操心！”我大惑不解地嗫嚅道。什么操心？我只记得，他午饭后花了足足一个小时与我谈话，结果搞得我莫明其妙、烦躁不

堪。他却把这叫做为我操心。

他自鸣得意地看着我，如果换一个人，这种表情一定是很讨厌的。突然，我意识到这事除了伦理道德外还有其他的方面，我好象读到了一本书的新的一页，在这一页看到了一个新的单词，于是对这本书前面的部分全都明白了。

不过我还是没有动。吉尔斯船长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气呼呼地抽了一口烟，由于我的犹豫不决而转过身去。

我倒不是犹豫不决。我可以说在思想上早已放松了。但是，一旦我确信在这个我不满意的无聊无益的世界上还有船长职位空缺一类的事情，我又恢复了动力。

从“海员之家”到海港办公室距离不算近，但由于脑海中荡漾着“船长”这神奇的字眼，我一眨眼的工夫就跑到了码头，来到一座白石砌成的，有一段低矮的白色石阶的门前。

所有这一切似乎向我迅速滑来。右面的锚地[①]只是一片蓝光，幽暗凉爽的大厅把我从外面的酷热和强光中吸了进去。直到进屋以前，我一直没意识到外面的光和热。

厅内宽宽的楼梯在我脚下悄悄地向后滑去。船长这个职位真是具有强大的魔力。离开吉尔斯船长的愤怒背影之后，我首先看到的人是海港小火轮的船员们，他们都坐在轮船公司办公大楼宽敞的挂着窗帘的拱形过道里。

在这里，我的欢快心情一扫而空。官场气氛扼杀了一切表现人类上进心的事物，在纸与墨至高无上的权力下，希望与畏惧俱遭毁灭。一个马来族水手为我打开了门帘，我步履沉重地走了进去。屋里除了排成两行的职员外没有别人，他们正在挺卖劲地写东西。航务主任从高处蹦了出来，沿着厚地毯迅步走到

① 港口附近停泊船只的水面。

宽阔的中央甬道来迎接我。

他有一个苏格兰名字，但他的面孔是深橄榄色的，短短的胡须墨黑墨黑，眼睛也是黑的，流露出萎靡不振的神容。他象谈论秘密似地问道：

“你要见他吗？”

一接触官场气氛，肉体和精神上的轻快感觉就一扫而光。我冷漠地看着这位文牍厌烦地回答道：

“你怎么看？有用吗？”

“天哪！今天他两次问起你。”

这个被加重了语气的他，就是此处的最高权威，航海监督、海港主任——房间里每一个要笔杆子的人眼中的伟人。但这跟他自命不凡的态度相比，还算不了什么。

艾利斯船长自认为是神气（异教的）所凝，掌管附近海域的代理海神。如果他未能统辖万顷波涛，那么他自命掌管沉浮在波涛上的人们的命运。

这种自命不凡的想象使得他喜欢刨根问底、武断专横。加上他爱发脾气，很多人怕他。他之所以可怕倒不是因为职位高，主要是由于他颐指气使，难以捉摸。我以前没和他打过交道。

我说：“喔，他两次问起我，那么也许我最好进去。”

“你必须进去！你必须进去！”

航务主任踏着小碎步在前面领路，绕过重重叠叠的桌子来到一扇堂皇的高高的门前，毕恭毕敬地打开了它。

他进了屋子（手里还攥着门把），恭恭敬敬地望了一会儿后默默地点头示意我进去，然后他闪出房门，用优雅的姿势关上了门。

三扇高大的窗户俯瞰着海港。窗外空荡荡，只有波影粼粼

的深蓝色的海洋和浅蓝色的明亮天空。在深邃辽阔的蓝色基调中，我看见一个白点，这是一艘归航的白色大船，正准备在外锚地抛锚。船儿离家也许有九十天了，如今它回港了，收进白翼休息了，这情景令人怦然心动。

我下一步看到的是，艾利斯船长的银色顶髻压着了他平滑的红脸膛，要不是看上去生气盎然，这脸色倒象要中风的人的样子。

我们的代理海神腮上无须，墙角也没有放着一支伞一样的三叉戟①。但他手持一支笔——官方的笔，比能造就或毁灭碌碌凡人前程的剑还有力。他回过头看我走过来。

当我走到他跟前时，他用一句震撼人心的话来迎接我："你上哪儿去了？"

因为这与他无关，我对这唐突无礼的问题不加理睬。我只是说："我听说有一艘船缺船长，我是一个海员，我想申请……"

他打断我说："什么话！该死！你是干这工作最合适的人——就算有二十个人抢这个工作，也没人比你再合适了。但你别害怕。他们都不敢干。事情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他很生气。我天真地问："他们真害怕吗，先生？为什么？"

"为什么！"他气愤地说。"怕这次航行，怕白人水手。在这儿呆得太久了，养尊处优惯了。我坐在这儿，面前摆着总领事的电报，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开始有点觉得你也怕这工作了……"

"我很少到办公室来，"我静静地说。

"你在这儿名声不错，"他大声嚷嚷，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听你说这话很高兴，先生。"我说。

① 罗马神话中海神的武器。

“对。但是当需要你时你却不在场。你知道这点。茶房头不敢拿办公室的信当儿戏的。今天大半天你到底藏到哪儿去了?”

我只是友好地笑了笑,他看来也平静了下来,让我坐下。他解释说一条英国船的船长在曼谷死了,总领事给他来电,要找一个称职的人去接任。

显然,从一开始他心目中的候选人就是我,不过看来给“海员之家”的通知不是专门给我的。合同已拟就,他把它拿给我看,我看后还他,说我接受所列各项条件。这位代理海神签了名,把手高高抬起盖了章。他把合同叠成四折(那是一张蓝色大纸)递给我——一份有非凡威力的礼物,因为当我把它放进口袋时头有些发晕。

“这是你担任船长的委任状,”他态度庄严地说。“一份正式命令,船主对上面的条件负责,你已接受了这些条件。那么——你准备几时动身?”

我说如果有必要当天就可以动身。他就等我这句话。麦里塔号汽船将于当晚七时启锚开赴曼谷。他将请求该船船长让我搭船,并让它等我到晚上十点。

然后他从办公椅上站起身,我也站了起来。我肯定头脑昏旋,四肢发沉,似乎我坐上了椅子四肢长大了许多。我鞠躬致谢。

可以觉察,艾利斯船长的姿势有了微妙改变,他似乎放下了代理海神的三叉戟。实际上,他只不过在站起身时掉下了他的官方用笔,然后站起身来罢了。

## 二

他和我握手说:“好了,以后你自己干吧。我任命你当船长。

已经尽到了我的职责。”

他把我送到门口。这段路真长啊！我好象一个戴脚镣的人蹒跚而行。不过，我们终于走到了门口。我打开门，门好象是梦中的幻影。终于，在最后的时刻，海员之间的情谊流露出来了，其强烈超越了年龄与地位的差别。这种情谊是由艾利斯船长的话表达出来的：

“再见了——一路顺风，”他如此真心诚意地说出这话，我只能感激地看他一眼。接着，我转身离去，以后一辈子没能再看见他。我在外面的办公室里还没走上三步，就听见身后一阵粗卤、威严的吆喝，这是代理海神的声音。

这声音是对航务主任发出的，他领我进屋后，显然在附近徘徊。

“R先生，让港内汽艇升火，今晚八点半送这位船长上麦里塔号。”

R先生战战兢兢地答应“是，先生”，他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他抢在我前头跑到了码头空地。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新身份，不知道刚才的那番恩典，是为我，船长先生，而发的。我似乎肩头突然长出了双翼，从光滑的地板上掠过。

刚才的事情很使R先生难忘。

“听着！”他在码头上喊起来，这时汽艇上的马来水手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我，为了我，他们这么晚了还要执行任务，把赌博、姑娘们和纯粹的天伦之乐抛在一边。“喂！他自己的汽艇。你对他干了些什么！”

他的目光中流露出尊敬与好奇。我感到很狼狈。

“是给我用的吗？我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磕磕巴巴地说。

他把头点了又点。“是的。在你之前最后一个乘这船的是一位公爵。瞧，这就是那船！”

我猜他准在等着我当场晕倒在地。但我顾不上流露感情。我已处于感情的漩涡之中，连这石破天惊的消息也丝毫不能使我动容。这讯息掉进了我那沸腾翻滚的大锅一样的脑海之中，在经过了一段短暂而又充满热情的航行，我与R告别之后，它又随我而去。

伟大人物的恩惠在他选择的幸运儿身上罩上了一道光环。那位杰出的人问我他能为我做些什么。他与我只有一面之交，并且明知今后与我不会再见；我跟港口其他海员没有区别，只有在那个舞文弄墨的家伙起草公文、填写表格的时候才会被提起。这个妄自尊大的家伙躲在办公大楼神圣的大墙后面，却自以为比大海上战风斗浪的人们要高出一等。对他来说，我们不过是憧憧鬼影罢了！不过是帐簿和厚厚的登记册里的符号，是没有头脑，没有肌肉，没有奥妙，没有什么用处，绝对低贱的东西。

但他——在下班之后——居然想知道他能为我干点什么！

我应该，说实在的——我应该感激涕零才对。但我想也没想要这样做。那只不过是奇迹之日的又一奇迹罢了。我离开了他，似乎他也不过是一个符号。我飘飘然走下楼梯，飘出庄严的办公楼大门，飘向远方。

我用“飘”字而不用“飞”字是因为我明白无误地知道，我的青春已被唤醒，我的情绪高昂，不过我的举止还是很持重的。混杂在岸上忙于私事的白、棕、黄三色人中，我是以一个走路稳健沉静的人的形象出现的。我对这斑驳陆离的世界采取一种强烈的超然的态度，世间没有什么抽象的感情可以与之相比。这不只是假设，这是事实。

接着，我突然看到了汉米尔顿。我毫不费力就认出了他，既没吃一惊，也没吓一跳。他还是一派僵硬和自命不凡的神气，此刻正朝海港办公室走去。他的红脸膛使人们能在很远就认出他来。他的脸在街道的阴影里放着红光。

他也看见我了。一种什么东西（或许是一阵不自觉的热情迸发）使我朝他一本正经地招招手。我出于礼貌犯了这个错误，我立刻意识到了这点。

我的大胆主动立刻使他怔住了，就好象我朝他射出了一粒子弹。我确信他打了个趔趄，但就我所看到的，他并没有摔倒。我赶紧走过，头也没回，就象这个人不存在似的。

在我的意识中，以后的十分钟说象十秒钟，或者十个世纪都可以。哪怕我周围尸横遍野，房屋坍塌或者炮火连天，我也会全然不知的。我只是在想："天啊！我总算得到了它。"它指的就是船长这个职务。我做梦都不敢有这个奢望，它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

我认识到，我的想象只是在常规的渠道中运行，我的愿望也每每平淡无奇。我历来认为在一家久负盛名的大公司里工作，一定要经过一个缓慢的晋升过程才能当上船长。只有忠诚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报酬。是呀，应该忠诚服务，但人们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船的缘故，为了对自己所选择的生活的爱也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工作，而不是为了得到报酬。

报酬这个概念有点讨厌。

现在，我已得到了委任状，它端端正正地躺在我口袋里，确确实实在那里，但来得太出乎意料了，超越了我的想象和合理期望，有人曾经在暗中策划妄图阻挠这一任命，结果却是心劳日拙，枉费心机。确实这个阴谋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增添了一种

奇妙之感——似乎我命中注定要上一艘我一无所知的航船，决定这一切的是一种高于平庸的商业世界的力量。

一种奇妙的狂喜开始在我胸中荡漾。倘若我为得到这个任命工作过十多年，我不会有这种感情的。我甚至有点害怕了。

"可要沉住气，"我对自己说。

在"海员之家"门外，倒霉的茶房头似乎正在等我。门前有几级宽宽的台阶，他在台阶最上一层跑来跑去，好象被链子拴在那里似的。他象一只伤心的杂种狗，似乎由于嗓子太干，叫不出声来。

我很后悔我在走进去之前站住了。我在道德品质方面已经有了巨大变化。我盯了他足有半分钟，他等着我讲话，半张着嘴，大气不敢喘一口。

"你以为你能阻止我得到它吗？"我厉声质问。

"你说你要回家去，"他可怜巴巴地尖着嗓子说。"你说过的，你说过的。"

"我倒想知道艾利斯船长对这种解释会怎么说，"我恶狠狠地慢慢说。

他的下巴抖个不停，声音好象一只病山羊的咩叫。

"你已经出卖了我？毁了我？"

无论是他的悲痛或是事情本身的荒唐都不能打动我。这是第一次有人企图害我——至少，我第一次发现有人企图害我。我还年轻，远没有跨过阴影线，对这类事情自然又惊又怒。我牢牢地盯着他，让这要饭的多受点罪。他拍着自己的前额，尖叫："我早就说你会要我命的。"我走进了餐厅，这声音还跟着传来。

他的喧闹声不仅跟上了我，还一直朝前传到了游廊，把吉尔斯船长引了出来。

他在过道里面对我站着，一派平淡、稳健和睿智的样子。他胸前的金表链闪闪发光，手中攥着冒着烟的烟斗。

我热情洋溢地向他伸出了手，他似乎有点吃惊，最后还是真诚地握住了我的手。他的脸上浮现了一丝淡淡的微笑，露出在智力上高人一等的神情，这表情象一把刀一样切断了我道谢的话。我想我嘴里只不过吐了一句话。就是为了这句话，我却象做了坏事一样脸红了，从脸上的发热我可以感觉这点。我装出了若无其事的语调，我问他怎么知道这小小诡计的内幕的。

他自鸣得意地小声说，凡城里发生的事情，他几乎无一不看穿其内幕。至于这所房子，他在里面断断续续住了十年。他的丰富经验可以使他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这对他不成问题，完全不成问题。

然后，他用浑厚沉稳的声音问我是否对茶房头的行为提出了正式控告。

我说没有——尽管并非因为没有机会。因为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艾利斯船长曾光着头，样子十分可笑地找我。

“一位有趣的老先生，”吉尔斯船长插嘴说。“对此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只能说一听到消息就赶紧来了。如此而已。我不想伤害茶房头。伤害这种家伙是不值得的。不，我没有告他，但我想他准以为我这样做了。让他去这样想吧。他吓坏了，而且一下子也忘不了，艾利斯船长会把他一脚踢到中亚细亚去……”

“等会儿，”吉尔斯船长说着突然离开了我。我坐了下来，感觉非常疲倦，主要是脑子累。我还没有把思想理出个头绪，他又站在我面前，解释说他刚才得去让那家伙把神经放松放松。

我惊诧地抬头看了看他。但实际上我无动于衷。他解释说

他发现茶房头脸朝下趴在马鬃沙发上。不过现在他没事儿了。

“他不会吓死的，”我轻蔑地说。

“是的，但他会从自己屋里的一个小药瓶里吃过量的药，”吉尔斯船长严肃地争辩说。“这可恶的傻子有一次试图服毒自尽——两年前。”

“真的吗？”我无动于衷。“他反正不配活在世上。”

“确实如此。这种人恐怕还不少呢。”

“不要这么夸张！”我有点恼火地笑着抗议。“吉尔斯船长，我想知道，如果没有你照料，世界上的这块地方将成为什么样子。在同一个下午，你为我争到了委任又救了茶房头的命。我不懂为什么你对我们两人都感兴趣。”

吉尔斯船长静了一会儿说：

“他实际上不是一个坏茶房。不管怎么说，他能找到好厨子，找到以后还能把他留住。我记得在他来以前，我们的厨子……”

我一定是做了表示不耐烦的动作，因为他中断了自己的谈话，道歉说他不该在我无疑该准备行装的时候把我拉住讲个没完没了。

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人待一会儿。我赶忙抓住了他的话。我的房间既安静又隐蔽，位于这座建筑的显然没人居住的一翼。我完全没有事情干（因为我没有打开行李），我坐到床上，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陷入沉思，陷入出乎意料的沉思……

首先，我对自己的思想状态感到奇怪。我为什么没感到更大的惊奇呢？为什么？在这里，一眨眼之间我就得到了委任，不通过正常的人情世理的渠道，而是似乎借助魔法。我本应惊愕不止才对，但我并不如此。我很象神话中的人物，这些人对什么

也不觉得奇怪。当一只南瓜变成一辆豪华的马车拉灰姑娘去参加舞会时，她并没有惊叫。她静静地上了车，就奔向灿烂前程。

艾利斯船长（属厉害的小妖精一类）从抽屉里变出一张委任状，就象神话一样出人意料。委任是一个抽象概念，直到我突然意识到它与一条具体的船相联系以前，它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奇迹。

一条船！我的船！它是我的。它属于我，我为它尽心，从这方面说，它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属于我。我对它负责，献身于它。它正在那里等我，被符咒镇住，不能动，没有生命，不能走上世界（直到我的到来），就象一个中了魔法的公主。它似乎从云间呼唤我，我从未怀疑过它的存在。我不知道它的模样，几乎没听到过它的名字，但在未来的一个时期中，我们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一起沉浮！

一种突发的急躁情绪在我的血管里奔流，使我产生了对现实的紧迫感，其强烈前所未有，以后也没再有过。我发现我真是一个海员，有着海员的心，海员的头脑。我的身体属于海洋，完全属于海和船；海是真正的世界，船则检验着人的男子汉气概、脾气、勇气、忠诚——和爱。

我度过了微妙的、独一无二的一瞬。我从椅子上跳起来，长时间在房中踱来踱去。但在我走进餐厅时，举止已恢复了平静，只是吃不下东西。

我宣布我不坐车而是要步行到码头去，茶房头忙着为我找几个苦力扛行李，说句公道话，这还不错。他们用一根长杆抬着我的全部财产走了（除了我口袋中的一点钱）。吉尔斯船长主动提出要送我。

我们沿着昏暗、阴凉的通道穿过海边空地。那里的树荫下

有一丝凉意。吉尔斯船长突然笑了起来说道:“我知道谁看见你离开会谢天谢地的。”

我猜他指的是茶房头。但那家伙最后看见我的时候是一副既愠怒，又害怕的样子。我说我想不通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对我进行报复。

“你还看不出来吗？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朋友汉米尔顿抢在你前面得到这工作，从而摆脱他。那将使汉米尔顿永远离开，明白吗？”

“天哪！”我叫道，感觉受了某种侮辱。“可能吗？他准是个大傻瓜！那自高自大、狂妄无礼的无赖！凭什么！他不能……他几乎真办到了，我相信，因为海港办公室总得派个人去。”

“不错。一个我们的茶房这样的傻瓜有时是很危险的，”吉尔斯船长肯定地说，他的话就象格言一样。“正因为他是傻瓜，”他得意地低声教训着我，随后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没有一个聪明人只是为了摆脱一个小小的麻烦——小小的心病，会冒失去职业而挨饿的风险。他现在还会这样做吗？”

“噢，不会了，”我承认，他说出这番结论的时候，既一本正经而又神秘，活象在干着一件违法行为，这样子使我差一点忍俊不禁。“但那家伙看来有点疯疯癫癫。他准是疯了。”

“说到这点，我相信世界上人人都有点神经病，”他静静地宣布。

“你不排除例外吗？”我问道，等着他的回答。

他沉默了一会儿，用一句话有力地击中了要害。

“怎么不！肯特说甚至你也有点。”

“他说这话了？”我问道，立刻对我的前船长不满起来。“我口袋里装着他写的品格评语，上面只字没提这个。他拿出什么

证据说明我精神不正常吗？”

吉尔斯船长用抚慰的语调解释说，肯特船长的话是善意的，只不过是指我没有明显的理由就突然离船而言。

我不高兴地咕哝道："嗽！离开他的船，”说着就加快了步伐。在阴冷的路上，他和我并肩而行，似乎送我这样一个不为人所需要的人离开这块殖民地是他道义上的责任。他轻轻喘着气，这似乎有点悲凉。但我无动于衷，恰恰相反，他的不舒服给我一种恶意的快感。

不一会儿我就缓和下来了，放慢步子说：

“我所要的是新鲜的生活。我感觉现在正是时候。这就算发疯吗？”

他不置一词。我们走出了林荫道。在跨越运河的桥上，一个摇曳不定的黑影在晃动，似乎在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

这是一个马来警察，身穿蓝制服，赤着脚。他小小的圆帽上的银色帽箍在路灯下闪着幽光。他胆怯地朝我们的方向看着。

在我们走到他跟前以前，他转过身去，在我们的前方朝防波堤走去。我们相距几百码，我发现我的苦力们蹲在地上。杠棒搁在他们肩头，我的全部家当则牢牢地拴在上面，放在他们中间的地上。警察局的侍役朝我们敬了个礼，目光所及，码头上除了他没有别人。

看来他把苦力当作可疑者拦住了，不让他们上防波堤。看到我以后，他殷勤地把他们放行了。这两个耐心的人，轻声哼哼唧唧地站了起来，快步沿着跳板走去，于是我准备同吉尔斯船长告别，他站在那里，露出一种任务已接近完成的神态。不能否认，他已尽其所能。当我犹豫着想说一句感谢话时，他说：

“我预料你将遇到许多棘手的工作。”

我问他这么想有什么根据；他说这出于他对世界的普遍经验。我将驾船远离港口，与船主不能通电报，唯一可以商议的人已死去并已埋葬。

“而你本人对这工作又不太熟悉，”他以不容分辩的语调总结。

“不要固执己见，”我说。“我心里有数。我只是希望在我走前你可以让我分享一些你的经验。不过十分钟里什么也说不了，我最好还是不要问你了。港里的船在等我。我的船一天不航行在印度洋上，我一天不得安宁。”

他心不在焉地说从曼谷到印度洋路程不短。他的低语好象黑洞洞的灯笼里的微光，在一刹那为我照亮了广阔的岛屿和暗礁带，它们横卧在我的未知航船和地球上自由翻滚的汪洋大海之间。

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忧心忡忡。我那时对那个群岛已很熟悉。我将怀着极度的耐心和谨慎穿过由破碎的土地、稀薄的空气和死寂的海洋构成的这一疆域，一直驶到我可以自由自在地驾长风破万里浪的去处，到那时我就会感到生活的伟大和更为紧张。路途将是遥远的，所有通向人们憧憬之处的路途都是遥远的。出于职业本能我可以通过海图构想出这条路的情景，尽管它复杂艰难，在一定意义上说却是单纯的。一个人要么是海员，要么不是海员，我无疑是海员。

我唯一不熟悉的地方是暹罗湾①。我向吉尔斯船长提到了这点，这倒不是因为我把它放在心上。它属于我深谙熟知的那类地区。过去几个月来，我已窥见其秘密，尽管我与那时的生活已一刀两断，就象与一个迷人的朋友突然绝交。

---

① 位于今泰国南部的广阔水域。

“海湾……啊！那是一片有意思的水域，”吉尔斯船长说。

有意思这个词在这里是一个含混的字眼。这话仿佛出自一个谨小慎微、担心别人说闲话的人之口。

我没有深究有意思作何解释，实在没时间了。但最后他主动提出了警告。

“无论如何，你要沿着东侧走，在这个季节西侧是危险的。你切切不要被任何东西引诱过去，在那一侧你只会遇到麻烦。”

尽管我难以想象有什么东西能引诱我沿着马来海岸① 的激流和暗礁航行，我还是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

他热情地抓住了我伸出的手臂，我们的交往突然以“再见”结束。

他只是说“再见”，再没有别的话了。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不管要说的是什么，由于惊讶的缘故统统都缩了回去。我喉咙有点哽咽，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喊：“哦，再见，吉尔斯船长，再见。”

他的行动总是那么不慌不忙，但他的背影已沿着无人的码头向远处逝去，我赶紧振作起来仿照他的做法，向防波堤方向转过身去。

只是我的行动有点慌乱，我跑下阶梯，跳上汽艇。我刚一登上这狭长的小船的尾部，它的螺旋桨就突然掀起旋涡，冲离堤岸，船中部的闪着微光的铜烟囱吐出阵阵浓烟。

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船尾水翻动的声音。海岸在静静地沉睡。我看着这城镇静悄悄退入炎热的夜幕中，直到突然听到一声呼唤“啊嗬，汽艇！”我转过身来朝前看去，我们逼近了一艘幻影般的白色轮船。它的甲板上，舷窗里闪着光。同一个声音从船里

① 马来半岛在暹罗湾西侧，今分属泰国和马来西亚。

喊:“我们的乘客在船上吗?”

“在,”我喊道。

大船上的船员显然正在忙着,我可以听见他们跑来跑去。现代的忙碌精神表现在下述大声发布的命令里:“起锚”——“下舷梯”,也表现在对我的催促声中:“过来, 先生! 为你我们耽误了三小时……我们本来应该七点出发的,你知道!”

我上了甲板,说:“不!我不知道。”现代的忙碌精神又表现在一个高个子,长胳膊长腿,留着短短的灰胡子的人身上。他瘦削的手又热又干。他生气地宣布:

“我要是再等五分钟就是混蛋——不管什么海港主任不主任。”

“这是你自己的事,”我说,“我也没让你等我。”

“我希望你不再指望能吃上晚饭了,”他吼道。“这里不是水上旅馆。你是我一辈子带的第一个乘客,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

我对这欢迎辞不作回答,他也确实不等我回答什么,径直上了驾驶台,指挥船只启程。

我上船后四天,他一直对我采取半敌对的态度。为了我,他的船耽搁了三小时,他不能原谅我,因为我算不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固然没有明说此点,但他话里话外不断表现出厌恶和好奇。

他真荒唐。

他同时又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对此他很喜欢炫耀;在这点上他与吉尔斯船长正好截然相反,两人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我希望高兴的话,他会让我高兴的。但我不想让人逗我高兴。我象一个盼望约会的情人,对人们的敌意毫不介意。我只是想我

的未知的船。这船就够让人高兴的了，够折磨人的了，够让人费心思的了。

他窥测到了我的心思，他的智慧使他足以做到此点。他巧妙地拿我念念不忘的事情大开玩笑，其态度就象一个玩世不恭的讨厌老头对待一个青年人的梦想。他每个月大约都要去一趟曼谷，一定见过我的船，但我克制自己不去问他我的船的模样。我不愿意让别人用轻蔑的口吻谈论那条船，我的船！

他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真正没有同情心的人。我的教育远远没有结束。尽管这一点我自己不清楚。是的！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他不喜欢我，轻视我的人格。为什么？显然是因为他的船为我耽搁了三个小时。我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要人家这样侍候呢？还没有这样的人。他自己就从来没让人家这样侍候过。这是一种又妒忌又恼火的感情。

我的盼望，夹杂着恐惧，已达到最高潮。在航行中，日子过得多么慢呀，可是它一旦结束，又显得那么快。一天清晨，我们经过河口附近的一片沙洲，当灿烂的旭日在平坦的大地的上空升起时，我们的船在无数的海湾里穿行，从镀金佛塔的阴影下驶过，来到城市的郊区。

这东方的名都雄踞在河[1]的两岸，还没有被白人征服过。用竹、席、叶等植物当材料建成的棕色房屋从浑浊的河流两岸棕色的土地里钻了出来。在这一绵亘数英里的居民区里用掉的钉子加起来恐怕也不到六磅，想到这点就觉得十分惊奇。一些房子用草和树枝搭成依着低矮的河岸而筑，就象某些水族的巢穴。另一些房子似乎是从水里长出来的，有些干脆是排成长队在河中

---

① 指湄南河，发源于泰国北部山区，在暹罗湾入海。曼谷市在湄南河三角洲上，地跨湄南河两岸。

央抛锚的浮船。远处在低矮的、棕色的杂乱无章的屋脊之上东一处西一处耸立着砖石建筑、皇宫和庙宇的瓦顶。这些有些倾圮的华屋大厦正在垂直倾泄下来的阳光下土崩瓦解，那阳光势不可挡，几乎可以被摸到，好象随着呼吸钻入人们的鼻孔，从人们的每一个皮肤上的毛孔钻入人们的四肢。

忌恨的可笑的牺牲者[1]为了某种理由这时不得不关闭了发动机，轮船随海潮缓缓漂行。我忘却了自己的新环境，在甲板上踱起步来，陷入焦虑郁闷的沉思之中，心中交织着浪漫的幻梦和对自己是否能当此重任的忧虑。因为，执行我的任务的时刻就要到了，最终考验我的业务能力的时刻就要到了。

我突然听到那白痴在叫我。他点头示意我上驾驶台去。

我本不乐意去，但看来他有什么特殊的事要告诉我，我就蹬着梯子爬了上去。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轻轻转动了一下我的身子，他的另一只手同时向远处指去。

"那里！那就是你的船[2]，船长，"他说。

我的心怦然跳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就似乎停止了跳动。沿着河岸停着十多艘船，他指的那艘船被紧贴着它尾部的邻船遮住了，看不清楚。他说："过一会儿我们就漂到它的旁边了。"

他用的是什么腔调？嘲笑？威胁？或者冷淡？我说不清楚。我怀疑他突然表现出来的兴趣后面有恶意。

他离开了我，我倚在驾驶台的栏杆上向两侧看。我不敢抬

---

① 此处指该轮船的船长。

② 据康拉德评论家奥·瓦纳考证，该船的模特儿是帆船欧塔果号。《阴影线》就是根据康拉德在欧塔果号上的亲身经历写成。

起眼睛，但我非抬不可，真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相信我在战栗。

但当我的目光直接落在我的船上时，我的恐惧一扫而空了，如同一场恶梦一样倏忽不见了。只是梦做过之后不留下羞耻，但我在记忆中却为自己的无端怀疑感到羞耻。

是啊，它在那里。我满意地端详着它的船体和索具。过去几个月里，由于感到生活空虚心里一直烦躁不安，而今这种感觉引起的思想混乱和不良影响已经不复存在，溶化到欢悦的感情之流里了。

我一眼就看出她是一条第一流的船，优美的船体上有着和谐的线条，高高的桅杆非常匀称。不论她的船龄和历史如何，她保持着固有的英姿。由于设计和建造的完美，她属于那类永远不会老的船。岸边林立的邻船都比她大，但她象一匹纯种的阿拉伯骏马挺立在一群拉车的马之间。

我身后传来恶意的一语双关的话："我希望你对它满意，船长。"我连头也没回。这话是轮船的船长说的。不管他的用意是什么，不管他是怎么看这条船，我知道这条船象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其存在本身就足以激起无私的快乐。由于她的存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有了意义。

从这艘船，从这个人类的精美绝伦的杰作上放射出对生活的幻想和性格的光辉，令人陶醉。舱口上空晃动着一条巨大的柚木帆架，这死气沉沉的东西比船上任何东西都巨大沉重。当海员们开始把它降下来的时候，绞盘的松动旋转使船上从吃水线到桅顶的全部重要的索具都震动起来，似乎船不胜重压而颤抖。把船压成这样真有点残酷……

半小时以后，我第一次迈上甲板，我感到一阵肉体上的愉

快。当时我的充实感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没有经过任何事先的艰苦劳动，没有遭受事业上的挫折就获得了这个职位，因此我感情上的完美感也是无可比拟的。

我的目光迅速扫过这船，饱览了这个把任命这一抽象概念化为现实的物体。这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海员会注意的种种细节。此外，在我看来它与周围的物质环境脱离了关系。它所泊靠的河岸似乎根本不存在。地球上的万国对我说来又算得了什么？在世界上一切可以通航的水域，这条船与我的关系都是一样的——比任何语言所能表达的都要亲密。除此以外，任何情景、事件都是过眼烟云。在主舱口忙忙碌碌的黄种苦力比梦境中的东西还要虚无飘渺，因为谁会梦见中国人呢？……

我向船后走去，那里，在顶篷下的铜制设备象游艇上的一样锃亮，栏杆闪闪发光，天窗分外洁净。后面有两个海员正忙着擦拭操舵装置，点点太阳的光斑在他们弯曲的背上调皮地跳跃着。他们继续工作，不理会我，也不理会我在走向舱口时向他们投去的几乎是充满深情的目光。

下舱口的门大开着，滑动门已拉开。半旋转的楼梯挡住了视线，使人看不清大厅里的情景。下面传来低声的哼唱，我的脚步声一传下去，哼唱声立刻停止了。

## 三

我首先看见的是扶梯脚跟的一扇门里有一个人的上半身在往回缩。这个人瞪大眼睛静静地看我。他一只手拿着菜盘，另一只手拿着一块布。

“我是你们的新船长，”我轻轻地说。

不到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放下了盘子和布，跑去开门。我刚一进休息室他就不见了，转瞬之间，他又再度出现，披上了一件用“快手戏法”变出来的上衣，手还在扣纽扣。

“大副在哪儿？”我问。

“我想在底舱，先生。十分钟以前我看到他从后舱口下去了。”

“告诉他我上船了。”

桃花心木桌子在从天窗射下来的光束的照耀下熠熠放光，就好象一池黝黑的积水。餐具柜上装着一面宽大的用铜锌锡合金镶边的镜子，柜顶是大理石的。柜里放着一对银灯和其他器皿——显然是港口用品。休息室本身的墙上嵌镶着两种优质木料，表现出建船时期流行的那种质朴风格。

我坐在桌子上首的扶手椅上，这是船长的位置，上面挂着一只舵角指示罗盘——默不作声地提醒人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保持警惕。

一长串人曾经在这椅子上坐过。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点，似乎以前每个人都在这美丽的船舱四壁里留下了自己的一部分。似乎一个灵魂，使命的灵魂，突然向我低语，告诉我海上的漫长岁月和焦灼的时刻。

“你也一样！”那灵魂似乎在说，“你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中，也会尝到平静和不安的滋味，也会象我们一样默默无闻和至高无上辗转于长风巨浪之中，浮沉在广袤的世界里，这世界记不住任何事情，也不给人留下回忆，更不估算生活的价值。”

在黯淡了的合金的金属框架之间的深处，在从篷顶漏下的幽光下，我看见自己用双手捧住了脸颊。我从遥远的地方，超然地望着自己，与其说是出于好奇心不如说是出于其他感情，不

过，这种感情并非是对某个事实上的王朝的最后代表的同情心，这个王朝的连续性并不表现在其血统上，而是表现在其经历之中，训练中，责任感中以及简朴的、受到祝福的、关于生活的传统观念中。

我惊讶地发现，我正在观察着的这个人（既象我又象别人），这个人也在静静地看着我，所以我并不是孤身一人。他置身于他不认识的一长列人之间，他甚至听也没听说过那些人，但他们也被同样的力量所制约，对他来说，这些人的与简朴的终生工作息息相关的灵魂并不是什么秘密。

忽然，我注意到休息室里还有一个人，他站在一旁全神贯注地看我。这是大副，他的红色的长胡子是脸上的主要特征，他的好斗的面孔（说来奇怪）让我感到恐惧。

他站在那里乘我思想开小差胡思乱想之际，这样打量我有多久了？在我面前的镜框上面挂着一只钟，如果我没有注意到钟的大针几乎没有移动的话，我会更为狼狈的。

我在舱房里待了不过两分钟。就算三分钟吧……所以他看我不过几分之一分钟，真幸运。不过，我对此还是感到后悔不已。

但我一点也不动声色，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此时必须从容不迫），非常友好地向他打招呼。

他流露出一种犹疑不决，同时又聚精会神的表情。他名叫伯恩斯。我们离开舱房，一起在船上走了一圈。在外面阳光直射下，他的脸显得十分疲惫，瘦削，甚至憔悴。不知怎么的我不好意思老看他，而他却恰恰相反，眼睛盯着我看个不停。他的浅绿眼睛中有着期望的神情。

他敏捷地回答着我的全部问题，在他的声音中我听出他似

乎不太愿意回答我的问题。二副和三、四个水手正忙得起劲，大副告诉了我二副的名字，我边走边向他点了点头。他非常年轻，简直是个孩子。

我们回到下舱，我坐在一个半圆形（或者应该说是半椭圆形）的长椅的一端。这长椅扶手很高，外面包着长毛绒红套，占满了舱房的后部。我招呼伯恩斯先生坐下，他一屁股坐到了一张靠在桌旁的转椅上，象刚才一样眼睛牢牢盯着我。他的态度是那么奇怪，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是假的，他在等待我站起身来，放声大笑，拍拍他的肩膀然后从船舱里消失。

周围有一种奇特的紧张气氛，我感到不适。我开始努力抵御自己的这种隐隐约约的感觉。

"这只不过由于我的没有经验，"我想。

看到这个年纪约摸比我大几岁的人，我不禁联想到我已失去的东西——我的青春，这真使人难受。青春是美好的，强有力的——只有人们没有想到这点时才是如此。我感到自己开始有点局促不安。我几乎违心地装出了一副沉稳严肃的样子。我说："我看到你把船搞得井井有条，伯恩斯先生。"

话刚出口，我就在心中恼火地问自己，真是活见鬼，我说这话干吗？伯恩斯先生只是眨了眨眼作为回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回到一个我一直在想问的问题——任何一个海员上船时都会脱口而出的最自然的问题。我以洒脱的声调（让局促不安见鬼去吧）问道："我想它能走得好——是不是？"

这个问题可以平平常常地回答，用一种悲哀的表示抱歉的声调，或者用一种明显抑制的骄傲声调，说声"我不想吹牛，还是你自己看吧"就行了。也有的海员会直率粗鲁地说："是个懒家伙，"或带着不加掩饰的喜悦说，"它行走如飞。"两类回答，四种

方式。

但伯恩斯先生另有回答的方法，他自己的独特方法，这个方法，如果没有别的好处的话，至少可以使他少费唇舌。

他这次又一言不发，只是皱皱眉头，愤怒地皱皱眉头。我等着，但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说。

“怎么了？……你在船上待了两年连这也说不上吗？”我尖刻地问他。

他吓了一跳，似乎只是在这时才发现我在场。他的惊讶一瞬间就过去了。他露出淡漠的神态。但我猜他是在想最好说点什么。他说，船和人一样需要有机会才能显示自己的最大能力，自从他上船以来这船还没有过这种机会，起码他不记得有过这种机会，前任船长……说到这里他停住了。

“他是这么不幸吗？”我不相信地直率问道。伯恩斯先生从我身上把视线移开。不，已故船长不是一个不幸的人。人们不能这样说他。但他似乎不想利用自己的幸运。

伯恩斯先生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说这话时面无表情，呆呆地望着舵房方向。他的话本身就是某种含蓄的暗示。我静静地问：

“他在哪里死的？”

“就在这间休息室里，就在你现在坐的地方，”伯恩斯先生回答。

我压抑住自己要蹦起来的冲动，但总起来说，我听到他不是在我将要睡的床上死的，心里感到一阵轻松。我向大副指出，我想知道他把前任船长葬在哪里了。

伯恩斯先生说葬在海湾的入口处。宽大的坟墓，充分的回答。但大副在明显地战胜了心中一种什么想法之后——大约是

不愿相信我的到来之类(但把这当作不可抗拒的事实)——没有停住不讲，尽管他也许希望到此为止。

我想，他和自己的感情达成了妥协，于是向着舵房不断地自言自语起来，在我看来，他象一个孤独的，有点陷入无意识状态的讲话者。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午前七击钟[①]时，他把全体船员集合到后甲板，告诉他们到下面去与船长告别。

他的话很简练，好象不愿对一个不速之客多讲话，但我足以借此生动地想象出那奇异的仪式：一小群赤脚光头的海员怯生生地挤进舱房，背靠食品柜。他们与其说是沉痛倒不如说是不舒服。他们敞开衬衫，露出晒黑的胸脯，都有一副饱经风霜的脸膛。他们全都带着庄严和期望的表情盯着垂死的船长。

“他清醒吗？”我问。

“他没有讲话，但抬眼看了海员们，”大副说。

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先生挥手让船员离开船舱，但他让两个最老的船员留下陪伴船长，自己拿着六分仪去“看太阳”[②]。当时已近中午，他急于测出船的纬度来。当他回到下面来放六分仪时，看到那两个人已回到了休息室。透过门，他看到船长轻松地把头枕在枕头上。当伯恩斯先生抓紧中午时间进行观测时，他“过去了”。他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位置。

伯恩斯先生叹了口气，用询问的神情扫了我一眼，好象在说：“你还不走吗？”然后他的思路从新船长又转回到老船长。老船长已经死了，没有权威了，再不会碍任何人的事，所以也比较

---

① 海上计时单位，用于安排海员值班。每天四点半、八点半、十二点半各击钟一次，以后每半小时加一次。

② 指用六分仪根据太阳定船的方位。

容易对付。

伯恩斯先生又谈了一会儿老船长，他是一个特别的人，大约六十五岁，铁灰色的面孔十分严峻。他很固执，沉默寡言。他常因为不可思议的原因让船在海上漂荡。他有时夜里走上甲板，降下几片帆——上帝知道为什么——然后把自己关在舱里，几小时几小时地拉小提琴，直至破晓。实际上，他的日日夜夜主要用在玩小提琴上。在一次玩琴时他发火了，而且是暴跳如雷。

终于有一天，伯恩斯先生鼓起勇气，认真地给船长提了意见。他告诉船长，琴声使他和二副一夜都合不上眼……这样下去值班时怎么能打起精神来呢？这位严厉的人的回答是：如果他和二副不喜欢琴声，那么就请自便，卷铺盖回家。船长提出这种建议时，船离最近的陆地也有六百英里。

伯恩斯先生说到这里用一种奇特的神情看着我。我开始觉得我的前任是位非常怪的老头。

但更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原来这位严厉、饱经风霜、粗鲁、浑身咸味、沉默寡言、六十五岁的水手不只是艺术家，而且还会谈恋爱。有一回，在作了一次极为无益(船几乎遇难两次)的航行之后，他们到了海防①，在那儿，用伯恩斯先生的话来说，他与一个女人"混上了"。伯恩斯先生并非直接了解到这件风流韵事，一张在海防照的相片为他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伯恩斯先生是在船长的一个抽屉里发现相片的。

到了一定时候，我也看见了那惊人的证据(后来我把它扔到海里去了)。他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上，秃顶、矮胖、灰色的硬胡须使人联想到野猪，他的身旁是一个高个子的成熟而可怕的白种女人，她长着两只充满贪欲的鼻孔，大大的直勾勾的眼睛里

① 越南港口。

露出一丝凶兆。她穿着一件半东方式的、粗俗的花衣服。活象一个下等女巫或每次收费半克朗①用纸牌算命的女人，一个来自贫民窟的野心勃勃的职业算命人。尽管如此，她还是颇为引人注目，老水手就通过那凶猛的灵魂，粗野嘲讽的面容注视着人们，能够反映这个世界对他仅存的温情的就只有这个女人了。想到这点，我不禁毛骨悚然。但我注意到她拿着一件什么乐器——吉他或是曼陀林——这或许是她秘密的占卜器具吧。

伯恩斯先生认为，这张照片说明了为什么他们的空载的船忍着酷暑在闷热的、瘟疫流行的海港抛锚三个星期之久。大家都躺在床上喘气，船长不时上船看看，小声向伯恩斯先生编瞎话说他正在等一些信。

突然，在失踪了一星期之后，船长在一天夜里上了船，第二天天刚亮就把船开到海上。在日光照耀下他显得十分狂热，满脸病态。两天后陆地才完全从视野里消失，不知怎么的船在颠簸中碰上了礁石，但没有漏水，船长一面嚷着“没事儿”。一面通知伯恩斯先生他决心把船开到香港的干船坞去修理。

伯恩斯先生陷入绝望之中，因为船上压舱物不足，存水不够，顶着季风开到香港简直是个发疯的计划。

但船长专横地吼道“就朝那儿开”。伯恩斯先生又忧又怒，但只好一直朝那儿开去。张开帆，拉紧桅杆，船员们都给弄得筋疲力尽——当他们想到这种尝试是行不通的、一定以一场大灾难告终时，都快疯了。

与此同时，船长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一动不动坐在长椅的一角。尽管船在拼命摇晃，他居然拉起小提琴——或者说，发出不断的音响来了。

① 克朗为英国旧币名，半克朗合二个半先令。

他即使在甲板上时也一言不发，别人对他讲话也爱理不理的。显然他得了一种神秘的病，正在开始垮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琴声越来越弱了，到后来，伯恩斯先生就是休息时站在船长舱门口，也只能听见琴弓轻轻擦动琴弦的声音。

一天下午，大副不顾一切地冲进房间，与船长大闹一场，他揪自己的头发，发出可怕的叫骂声，把病中的船长的傲气都给吓跑了。大副喊道：水箱存水不多了，两个星期船才走了五十英里，它永远也到不了香港。

这简直是在毁掉船和船员，对此不用争论也很明白。伯恩斯先生不顾一切地把脸凑到船长面前大叫："先生，你要死了，但我不能等你死了再转舵。你必须下令转舵，现在就下令！"

躺在床上的这个人轻蔑地低嗥："我要死了，是吗？"

"是的，先生——你活不了几天了，"伯恩斯先生平静了下来，"从你的脸上看得出来。"

"我的脸，嗯？好吧，转舵，进地狱去吧。"

伯恩斯飞奔上甲板，把船转到顺风方向，然后又走下来，外表平静但内心坚定。

"我把船朝普鲁康多① 方向开了，先生，"他说。在我们到了以后，如果你还和我们在一起，你可以告诉我，你希望我把船开到哪个港口里去，我就照你的话办。"

老人凶狠怨恨地看了他一眼，用低沉的恶狠狠的声音说：

"我希望船和你们所有人一个港口都到不了，但愿如此。"

伯恩斯先生大吃一惊，我想他那时准吓坏了。不过，他似乎是想办法使自己大笑起来，结果反使老人吓了一跳。船长缩成

① 东南亚地名。

一团，侧过身子背朝着大副。

伯恩斯先生激动地向我肯定说："他那时神志还清醒，他是认真说出这些话的。"

那是前船长的最后的话，此后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连贯的话。那天晚上，他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小提琴扔到了船外。谁也没看见他扔，但他死了以后，伯恩斯再也找不到琴了。空空如也的琴盒很能说明问题，琴已从船上不翼而飞。除了被扔下船，它能上哪儿去呢？

"把琴扔到船外去？"我惊叫。

"是的，"伯恩斯先生激动地大喊。"我相信，如果人的力量能及的话，他还想拖着船一起沉入海底呢。他根本不想让船回国。他不想给船主们写信，他也一直没给他年迈的老婆写过信——他不准备写。他决心和一切事情割断联系。事情就是这样，他不管业务，不管货物，不管航线——一切都不管。他想在全世界漂荡直至船和水手都完蛋。"

伯恩斯先生象一个九死一生的幸存者，隔一会儿就要喊一声："如果没有我！"他的愤怒的眼睛在气概不凡的胡须衬托下显得十分天真。他把胡子朝左右方向不断捻动，好象要把它们拉长。

如果我不是忙着体味自己的感受的话，我会微笑的。我和伯恩斯先生想的可不一样。我已经是全船的指挥者了，我的感受与船上任何人都不会相同。我在这个社会里就好象一个国王在自己的王国里，属于我这一阶级的仅我一人。我是说，我成了世袭的君主，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一个机关派我到这里来统治，它象上帝的恩泽一样远离人们，一样莫测高深。

我象一个王朝的成员一样，感到与死者有着近乎神秘的联

系，有这样一个前任真使我胆战心惊。

那个人除了年龄与我不同之外在本质上与我没有区别。然而他的死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是对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传统准则的背叛。由此看来，即便在海上，一个人也可以成为邪恶的牺牲品。我感到左右我们命运的未知力量的呼吸近在咫尺。

为了打破长时间的沉默，我问伯恩斯先生他是否给船长的妻子写了信。他摇了摇头，他给谁也没写信。

他一下子沉下脸来，说他从未想到写信，他得用全部时间不断地盯着一个奸猾的中国装卸工装船。通过这个事件，我第一次窥探到了大副先生的灵魂深处。这灵魂惴惴不安地躲藏在他的身体里。

他沉思了一下，然后又匆匆地忧郁地说：

"是的！船长死的时间几乎是中午。下午我看了他的文件，日落时，我在他身旁读了祈祷词，然后我掉头北上，把船开到这里。我——把——船——开——来——了。"

他用手指敲桌子。

"它当然不会自己开来了，"我说。"但你为什么不转而去新加坡呢？"

他的目光动摇了，他愠怒地嘟哝了一声，"这是最近的港口。"

我本来完全是无意问到这个问题的，但他的回答（两处的距离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和态度使我悟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真相，那就是他故意把船开到这个港口，因为这里没有其他合适人选来做他的顶头上司，他可以稳稳当上代理船长。而新加坡有许多合格的人选，这一点他估计对了。他的分析太天真了，他没有想到，他把这条船——他自以为船靠了他才免遭灭顶之灾——驶到了海湾上首以后，那里会有一封电报在等着他。我们会见

时，他那种酸溜溜的味道就是从此而来的。这味道我越尝越明白——越尝越不是滋味。

“听我说，伯恩斯先生，”我开始很坚定地说，“你得明白不是我自己争着要当船长，是人家正巧找上我了，我接受了这个职务。我首先要把船开回去，你当然知道我一定要让船上的每一个人各尽其责，直到最后达到目的为止。这就是我全部要讲的话——全部现在要讲的话。”

伯恩斯先生此时已经站起了身，但他没有走出去，只是气得嘴唇发抖，对我怒目而视，似乎在这以后，若要顾全体面，我应该被他瞪得落荒而逃才是。和其他许多简单的感情流露一样，他的愤怒也很感人。我为他感到遗憾，几乎动了恻隐之心，直到他（在看到我没有逃跑之后）用强行克制的声调说：

“如果我家里没有老婆孩子，你可以相信，先生，在你上船的一刹那，我就会请你让我走的。”

我无动于衷，平静地做了回答，就好象在谈一个无关的第三者：

“伯恩斯先生，我不会让你走的。你已签定了合同，当这条船的大副，直到你的合同期满，最后一船货物卸完。在这以前，我要求你尽到责任，并且尽最大的努力用你的经验来协助我。”

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丝不相信的执拗的目光，但在我的友好态度面前，这目光消失了。他轻轻地抬了抬胳膊（后来我对这动作极为熟悉），就飞快退出了舱房。

这段无害的小争执本来大可不必。过不了多久，伯恩斯先生本人就恳求我不要抛弃他了，而我却只能模棱两可地回答他。这一切实在有点悲剧色彩。

这麻烦事儿只不过是节外生枝的插曲，问题的关键在于如

何把船开到海里去。这船是我的，它的设备和船员，它的躯壳和灵魂都是我的，现在它正躺在瘟疫流行的河中睡觉。

伯恩斯先生在代理船长时匆匆签了一份租船契约。在一个没有阴谋诡计的世界里，这份契约真是十全十美。我亲自看了一遍契约马上发现了破绽，除非签约的对方超乎寻常的善良和讲道理，将来一定会有麻烦。

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伯恩斯先生，他十分恼火，他又以通常的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尖刻地说：

“先生，我想你只不过是想证明我是个傻子，对不对？”

我以始终一贯的善意——这总使他倍感惊异——说我不想证明任何事情。我可以让将来的事实来做结论。

果不其然，未来的麻烦多得很。后来我常常不无气愤地回忆起吉尔斯船长。他那该死的热心使我得到了这工作，同时他预言我“将遇到许多棘手的工作”又成了事实。这一切，都仿佛是他在利用我的天真而有意搞了一场恶作剧。

是的。我遇到许多复杂情况，这些情况与“经历”一样宝贵。人们总是在称赞经历多的好处。在这里，经历常常意味着与天真无邪的幻想对立的令人腻烦的东西。

我必须说我也迅速失去幻想。但我不能夸大这些有教育意义的复杂情况，这些情况用一个字就可以表达清楚，那就是：耽搁。

人类发明了一句成语：一寸光阴一寸金，所以我的烦闷也应该为我的同类所理解。“耽搁”这个词进入了我头脑中的一间秘室，象一个鸣钟那样震荡不已，它冲击着我的耳鼓，影响着我的全部感官，象一片黑影、一瓶苦药，象征着死亡。

“看到你急成这样我真遗憾。真的，我……”

这是我那时常听到的唯一的表示同情的话语。这话出自一个医生之口，真是恰如其分。

顾名思义，医生应该是有同情心的，这个人在实际上也是如此。他不是从医学角度出发与我谈话的。我没有生病，而是其他人病了，他是为此上船的。

他是我国公使馆的医生，当然也是领事处的医生。他来给船上的人看病，船员病得厉害，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是的，海员们病了，这次不光是金钱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了。

我从未见过这么坚毅的一船海员。医生告诉我："看来你有一群极为可敬的海员。"他们不只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且不要求上岸。我尽量让他们少晒太阳，只让他们在顶篷下干点轻活儿。仁慈的医生称赞我说：

"我亲爱的船长，我看你的安排明智极了。"

这句话对我的安慰真非语言所能表达。医生的圆盘脸两边长着浅色胡须，气宇轩昂，看上去教人舒服。世界上对我还稍感兴趣的唯有他一个人了。每次上船，他都要在船舱里坐上半个小时。

一天，我对他说：

"我想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继续照看他们，直到他们能出海为止吧？"

他侧转了头，闭上他的大眼镜后面的眼睛，低声说：

"海……当然了。"

海员中第一个倒下的是茶房——他是船上第一个同我讲话的人。他被抬上岸（有霍乱的症状），在一个周末死去了。接着，不等我从气候的致命打击下恢复过来，伯恩斯先生也倒下了，他发了高烧，跟谁也没说话就躺倒了。

我想他的病一半是愁出来的，另一半是气候造成的，当地的气候好象一个行动迅猛的怪兽，埋伏在空气中，水里以及河岸的污泥上。伯恩斯先生命中注定难逃此劫。

我看到他仰面躺着，愁苦地瞪着双眼，身子象一个小火炉一样烤人。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嘟哝着说：难道头疼得这么厉害，也不许在下午少值一班吗?——就这一次呀!

当天晚上，我晚饭过后坐在休息室里，听到他在自己房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兰塞姆一边收拾桌子一边对我说：

"先生，我觉得我也许不能好好照看大副了。我大部分时间得到前面厨房里去。"

兰塞姆是厨师。头一天大副就把他指给我看了，他那时正伫立在甲板上，双臂交叉在宽宽的胸前，凝视着河水。

他的姿势是纯粹海员式的，即便从远处看，他的体形也非常匀称。他的确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走到近处可以看见他的聪明平静的眼睛，富有教养的面容，又守纪律又无拘无束的举止。这一切使得他成为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伯恩斯先生又补充说，他是全船最好的海员。这么一位仪表堂堂、青春焕发的青年居然到船上当厨子，我不禁表示万分惊讶。

伯恩斯先生说，"他的心脏有毛病，他不能太用力，否则可能突然死掉。"

他是唯一没受恶劣气候影响的人——也许是因为他胸中有一个能致他死命的敌人，所以才学会了有条不紊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与行动吧。知道内情的人就会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了这一点。茶房死了以后，在这个东方港口找不到一个白人来代替他，兰塞姆便自告奋勇一个人干起两个人的活。

"先生，只要我悄悄地干，我可以干得不错的，"他向我保证。

但显然，不能再指望他同时护理病人了。医生断然命令把伯恩斯先生送上岸去。

伯恩斯先生被两个海员架着胳膊走下舷梯，神情比以往更为黯淡，我们把他抬到马车里，给他身下垫上许多枕头。他用力断断续续地说：

“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你把我——弄下——船了。”

“你一生没有犯过比这更大的错误，伯恩斯先生，”我轻轻地说，得体地对他笑了笑；然后马车驶向一个当作疗养院的小楼，小楼就在医生家的庭院里。

我定期去探望伯恩斯先生。最初几天，他谁也认不出，过了几天认识我了。他要么认为我是来幸灾乐祸嘲弄失败了的敌人，要么认为我是来向一个深受委屈的人讨好。在病中变态心理的支配下，他认为我二者必居其一。不论如何，在他虚弱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他也设法让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我仍以一贯的善意来对待他。

一天，他突然陷入一阵惊慌失措的恐惧之中。

如果我把他扔在这鬼地方，他会死的。他能感觉到这点，他确信这点。但我是不打算把他扔在岸上的。他在悉尼[①]有老婆孩子。

他从盖在身上的被子下面伸出枯萎的胳膊，攥紧了瘦骨嶙峋的手指。他会死的！他会死在这里……

他挣扎着坐了起来，但只坐了一会儿。当他又倒下身子的时候，我真的以为现在他就要死在这里了。我去叫来了孟加拉护士，自己匆匆离开了房间。

第二天，他又重复了他的请求，搞得我十分不安。我闪烁其

① 悉尼为澳大利亚最大城市。

词，使他陷入绝望之中。第三天我勉强去看他，他一见我就大声骂我，说了许许多多叫人吃惊的话。他一个劲地诉说着，狂热地抱怨自己的处境，最后他问我怎么能忍心看着一个人死去。他要我保证没有他就不开船。

我说我要先跟医生商量商量，听听他的意见，他一听就哭叫起来。医生！决不！这简直是宣判死刑。

闹了一阵，他筋疲力尽了。他闭上眼，但仍低声嘟哝不已。我从头一天就恨他。已故船长也恨他，恨不得让他死掉。也希望全船的人都死掉……

“先生，你和那个邪恶的僵尸站在一起干什么？他也要把你抓走的，”他最后说，眨着放光的茫然的眼睛。

“伯恩斯先生，”我喊道，感到心神不定，“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他似乎清醒了一些，但十分虚弱，动不了。

“不知道，”他虚弱地说。“别去问医生。你和我都是水手，不要问他，先生。有朝一日你也会有老婆孩子的。”

他又恳求我答应不把他扔下。我十分坚定，不肯作这种许诺。后来，我的心又软了，我的苛酷似乎是在犯罪。这个人躺在床上，连喘息的力气都没有了，心中充溢着恐惧，但他似乎有着不可阻挡的力量。此外，他说的话一语击中要害，他和我都是水手。这话有道理，我举目无亲，只有海员们才是我的亲人。至于（有朝一日）也会有老婆孩子的说法，对我没有影响，听起来完全是牵强附会。

我不能想象有任何召唤比船本身的召唤更有力，更动人心弦。船上的全体水手正由于一个愚蠢而复杂的商业事务而羁留河上，如同中了恶毒的圈套。

然而，我几乎已经打开了一条生路，这就是到海洋去。海洋是纯洁，安全，友好的。三天后就可以到达海洋。

这想法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并促使我回到了船上。在休息室里，我听见医生欢迎我的声音，然后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从右舷的空舱里钻出来，船上的药箱就牢牢地捆在这间舱房的床上。

他说，看到我不在船上，他就进了那间舱房去检查所存的药品绷带之类，发现各种药品应有尽有，井井有序。

我谢了他。正如他所知道的，过几天我们就要出海了，在那里我们的一切麻烦都会烟消云散，我本来就想请他在我们出发前检查一下药品。

他听到我的计划后表情严肃，默然无语。在我向他倾诉了伯恩斯先生的情况以后，他坐到我身旁，亲切地把手放在我膝上，请我想一想我将面对的困难：

伯恩斯先生的身体还经得住移动，但仅此而已，如果再发烧，他就受不了了。我可能要航行六十天之久，等待着我的是错综复杂的航道情况和变幻莫测的气候。在没有大副，二副又很年轻的情况下，我能冒单枪匹马走完全程的风险吗？……

他还可以补充一点：我是第一次当船长。他可能也想到了这点，因为他自己突然中断了谈话。这个问题早就开始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

他郑重建议我给新加坡打电报要一个大副，即便因此耽搁一周也在所不惜。

“一天也不行，”我说。一想到再耽搁，我就不禁打个冷战。全体海员目前还都适于出海，现在不扬帆，更待何时。一旦驾船海上，我就敢于面对任何困难。现在，海是解除我全部痛苦的唯

一良药。

医生的眼镜对准我，好象两盏探照灯，在探查我的决心的真实性。他张开嘴，似乎要再争论一下，但一句话也没讲又合上了。可怜的伯恩斯又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他心力交瘁，四顾无援，痛苦不堪。一个小时以前我刚离开他的病榻时，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可怜他。他的人格上的种种缺点这时我都忘了，因此，我禁不住对他产生了同情。

“听我说，”我说，“除非你正式告诉我他不能移动，明天我就要设法把他运到船上来，后天就把船开出河去。即使为了准备出海，船还要在河口的沙洲待几天，我也要这样做。”

“哦！我自己会做出安排的，”医生说。“我只是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等等才说那些话的。”

他站起身来，还是那么质朴庄重，然后和我热情握手，我觉得这握手十分严肃。他说到做到没有食言。伯恩斯先生被担架抬上舷梯，医生亲自在一旁护送。病人送来得非常之晚，直到清早我们就要启程时，才抬到船上来。

这时，太阳升起来还不到一小时。医生在岸边向我挥了挥他的大手后，立刻向一直沿着岸边跟着他的空马车走去。伯恩斯先生被抬上后甲板，他脸上一点生气也没有。兰塞姆把他安顿在他的舱房里，我得留在甲板上指挥，因为拖船已经拉住我们的拖缆了。

钢缆落入水中，浪花飞溅，我的情绪也发生了完全的变化。我似乎处于噩梦初醒的蒙蒙眬眬状态。但是，在船掉头顺流而下，离开这肮脏的东方城市时，我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为这盼望已久的时刻到来而得意洋洋。我当然感到紧张后的轻松，这种感觉又转化成了在一场暗中进行的战斗后的懈怠感。

中午时分，我们在河口沙洲外一英里抛锚了。全体海员忙了一下午。我一直站在船尾楼上看大家工作，注意到在河上的溽暑中度过了六个星期之后，大家干起活来都无精打采。第一阵海风就会把这种状态一扫而光。现在，周围静悄悄。二副是个乳臭未干，外貌平庸的小伙子，我断定他——说客气点——不是那种能当船长左右手的无价宝。我一直还没有时间看过海员们的脸，现在我看见主甲板上海员们脸上浮现出微笑，心里非常高兴。我摆脱了陆上事物的致人死命的羁绊，感觉自己和海员们又熟悉，又生疏，好象浪迹萍踪的游子回到亲人中间。

兰塞姆在厨房和舱房之间跑来跑去。看到他真叫人高兴。他运气最好，是船员中唯一没有在港里病过一天的人。他虽然象海员一样天生灵敏，但我觉察得到因为心脏有毛病，他一举一动都很有节制，好象身上带着容易碰破，容易爆炸的东西，随时都得小心翼翼。

我抓空跟他说了一两次话。他用平静而愉快的声音回答我，脸上浮现出若有所思的微笑。他说伯恩斯先生在休息，躺得挺舒服。

日落后，我又到甲板上，但那里已空无一人了。海岸很低，轮廓不清，沉浸在朦胧的夜色中。黑夜似乎从沉寂孤独的水中钻出，将船团团围住。我倚在栏杆上，侧耳倾听夜幕中的声息，但什么也听不到。我驾驶着船象一个行星，在绝对寂静的宇宙中沿着指定的轨道昏昏沉沉、歪歪斜斜地运行。我倚着栏杆，我的平衡感似乎一去不复返了。真是荒唐，我神经质地喊了起来：

“嘿，到甲板上集合！”

立刻有人回答，“是，先生，”我惊醒了。

守夜人迅速跑上后船楼的楼梯。我告诉他只要有刮微风的

迹象，立刻向我报告。

走到下面，我看到了伯恩斯先生。他的门开着，我不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已经非常衰弱了，在雪白的船舱里，他盖着雪白的被单，小小的头埋在雪白的枕头里，红胡子露在外面非常显眼，好象在商店的无影壁灯的强光下展览的人造胡子。

正当我好奇地看着他，他张开了眼睛，甚至轻微地朝我这儿转了转眼珠。

"真静啊，伯恩斯先生，"我温和地说。

没想到伯恩斯先生用清晰的声音讲起呓语来了。那声音非常奇特，不象是疾病引起的，而好象具有另一种性质。那不是人间的声音。我似乎看出来了，这是"老头子"——已故船长——所为，他心怀恶意埋伏在下面的海水里。大副在讲一个怪诞的故事。

我听大副说完后就走进船舱，把手放在他的前额上。他的头冰凉，由于极度虚弱而处于谵妄的状态。突然，他似乎发现了我在近旁，用他自己的声音——当然十分衰弱低微——悲哀地问我：

"先生，我们不能开船吗？"

"开船后只能漂流，这有什么用呢？伯恩斯先生。"我回答。

他叹了口气，我离开了他，让他自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几乎要失去神志，也几乎要失去生命。我独自挑起重任，心情十分沉重。我下到我的舱里，想靠睡觉解脱一会儿。但我还没合上眼，甲板上的人就下来报告说起微风了。靠这点风，我们完全可以开船，他说。

风也只是刚刚够开船的。我命令起锚，张帆，升中桅帆。但我刚要启程，就又一丝风也感觉不到了。然而，我依然调整帆

桁，把它们全部张开。我不会放弃我的尝试的。

## 四

锚已拉上船头，用帆布裹好装进了推车，我的船纹丝不动，就好象一只船舶模型放在明暗相间的光洁大理石上一样。在世界的力量无边的谜一般的平静中，陆与水混在一起。一阵突然的烦躁攫住了我。

“船不听舵了吗？”我急躁地问舵手，他的有力的棕色双手紧紧地握着轮舵在黑暗中熠熠放光。他就好象一心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象征。

他回答我：

“是的，先生。船在慢慢地移动。”

“让船头朝南。”

“是，是，先生。”

我在尾楼上踱来踱去，除了我的脚步声外，四周万籁无声。后来，舵手说：

“现在船已向南了，先生。”

在我发出我第一次担任船长以后的第一个有关航向的命令以前，我心中一阵发紧，我的航向直指雾色茫茫、星光灿烂的寂寂长夜，每一个行动都有决定性意义，在单枪匹马完成任务时，我必须无止无休地提高警惕。

“船头方向不动，”我终于说，“航向南。”

“航向南，先生，”舵手回答。

我让二副带着值班员下去休息，自己留下指挥，在黎明前的漫漫寒夜中困倦地在甲板上踱步。

微风拂来又逝去，每当微风能够在黑色的海水中激起一阵涟漪，船帮上淙淙水声就直冲我的心田，激起一阵高过一阵，然而转瞬即逝的欢乐。我厌倦了，天上的群星等天亮也等得不耐烦了。黎明终于来了，天顶洒满珍珠母的幽光，我以前在热带地区从没有见过这种暗淡发灰的天空，不知怎么这使人想起高纬度地区的景象。

前面传来守望人的呼喊：

"先生，陆地在左前方。"

"知道了。"

我一直靠在栏杆上没有抬眼。船的移动几乎感觉不出来。兰塞姆给我端来了早晨的咖啡，喝过以后我向前看，在浅橘黄色明亮光线的掩映下，陆地好象黑色的平面剪纸，如同软木一样在水上漂荡。但旭日又立时把它蒸成纯黑的烟雾，化为模糊而庞大的阴影，在强光下颤抖。

值班员刷洗完了地板。我走下去，站在伯恩斯先生的房门口（关上门他受不了），在他眼睛转动以后，我才敢跟他讲话。我告诉他最新消息：

"天亮时看见了利安特角①。约十五英里远。"

他嘴翕动了一下，但我什么也没听到。我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听见他在怒气冲冲地评论："这是爬行……真倒霉。"

"不管怎么说，比原地踏步强，"我无可奈何只好这么说。然后我离开了他，让他绝望地躺在那里胡思乱想。

早晨晚些时候，二副替了班，我一头倒在床上睡去。足有三个小时之久，我忘却了一切，一觉醒来我都搞不清自己在哪儿了。突然，我心头一阵轻松：我在我的船上！在海上！在海上！

① 暹罗湾中地名。

从舷窗里，我看到烈日照耀下的笔直的海平线，无风日的海平线。但它的广袤无垠本身就给我一阵庆幸自己逃出来了的感觉，给我一阵庆幸自己获得自由的亢奋。

我走进休息室，心情比前几天舒畅得多。兰塞姆在食品柜旁准备这次航行开始后的第一顿正餐。他转过头来，眼中有一种东西一下子把我的那点高兴心情打了回去。

我下意识地问道："又怎么了？"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回答时没有激动，恰如他本人的性格。

"我想我们并没有摆脱疾病的纠缠，先生。"

"没有吗！怎么了？"

他告诉我有两个人在夜里发了高烧。一个人在发热，另一个人在打冷战。但他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儿，我也这么想。这消息实在使我震惊。"一个在发热，一个在打冷战，你是这么说的吗？是啊，我们没有摆脱疾病。他们病得很厉害吗？"

"不好，但还不是非常糟糕，先生。"兰塞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们相视一笑。他的微笑一如既往，还是那么充满着祈求和渴念，而我的微笑则是阴沉沉的，与我心中秘密的恼怒相呼应。

我问：

"今天早晨刮风了吗？"

"刮风说不上，先生。不过总算在一直朝前，没停过，前面的陆地好象也近了一点。"

果真如此，稍稍近了点。只要再稍稍来一点儿风，只要多一点点，此刻我们就有可能已经到达利安特角的侧面，远离那肮脏的海岸了。不只是远离了，在我看来，一阵大一点的海风就会把缠绕我们船的瘟疫一扫而光。瘟疫确实缠绕了我们的船。两个

人，一个发热，一个发抖。我不忍心去看他们。看有什么用?病毒就是病毒，热带热病就是热带热病。不过，热病居然越过海洋把魔爪伸了过来，在我看来，简直放肆得太过分，太不公平了。我们已从邪恶的上一次猛击下逃到了大海的洁净的呼吸中，我不相信事情会变得更坏。要是大海的呼吸更强一些就好了。但我们有治疗热病的奎宁。我走进空舱房，里面放着用于配两种药的药箱。我满怀希望地打开药箱，就象打开一个神奇的神龛。箱的上半部放着清一色广口药瓶，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下半部是两个抽屉。里面塞得结结实实——有纸袋，绷带，还有贴有官方标签的硬纸盒。靠下的一个抽屉的一个格子里放着我们所有的奎宁。

共有五瓶奎宁，都是同样大小的圆瓶子。其中一瓶只剩了三分之一，其余四瓶用纸包着原封未动。没想到，瓶子上面还放着一封信，装在一个正方形的船用信封里。

信放在瓶子上是为了让我能看到它，我把信拿起来，翻过来一看，信是写给我的。信封里面装着半张信纸，我打开信纸，心中充满了一种与幽灵打交道的感觉，但是毫无那种梦中相会或干奇事的兴奋感。

"我的亲爱的船长，"信是这样开头的，我立刻把眼光扫到签名处。信是医生写的，写信的日期就是我从医院看望伯恩斯先生回来，看到这位优秀的医生在舱房里等我的那天。在信里，他告诉我他正在抓紧时间为我检查药品柜。多奇怪！他在等我，而我随时可以进来，他还兴致勃勃地给我写信。而我真的来了，他又匆忙把信放到药箱的抽屉里。这做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好奇地开始读信。

这位富于同情心的好人，用粗大的笔迹，仓促写了这封信，

不过字迹还算清楚，他写这封信是出于善意，或是由于一种难以克制的想表达自己意见的愿望。在这以前他对此只字不提，怕扫我的兴，在信里他警告我不要太相信从陆到海这一变迁会带来什么益处。“我不想扫你的兴，不想加重你的忧虑，”他写道。“我认为，从医学角度来讲，你的麻烦还没有解决。”简言之，他认定我还得同热病的复发斗争一番。很幸运，我还有充足的奎宁。让我寄希望于此，只要使用恰当，船上人们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把信揉成一团装在口袋里。兰塞姆端了两大剂药到前面去了，而我自己还没有上甲板。我到伯恩斯先生房间门口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很难判断这消息对他有什么影响。最初，我以为他不会说话了，他的头扎在枕头里。后来，他动了动嘴唇，告诉我他好多了。乍一看来，这话完全是瞎说。

那天下午自然该我值班。静止不动的酷热空气把船团团围住，蔚蓝色的水天汇成一色，似乎把船禁锢在烈焰之中，使它动弹不得。微弱的热气团没精打采地从船帆上盘旋而下。但船总算还在向前移动。船确实在前进，因为落日时分我们擦过利安特角并把它甩在后面，在落日的余辉下它就象一个不断后退的不祥阴影。

晚上，在没遮拦的灯光下，伯恩斯先生躺在床上好象向上隆起了一些，似乎压迫他的那只巨手放开了。他回答我的话时说得也比较长，比较连贯了。他要活下去。他说，如果他能逃脱那令人窒息的凝滞热团，几天后他就能到甲板上帮我忙了。

在他讲话的时候，我浑身发抖，担心他这样用劲讲话说不定会死在我面前。但我也不否认，他的意愿多少使我心里挺舒

服。我得体地回答了他的话，然后告诉他，唯一能帮助我们的是风——顺风。

他烦躁地在枕头上摇头，疯狂地咕哝起来，我听了心里极不舒服。他谈的是已故船长，说那老头葬在北纬八度二十分，正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他埋伏在海湾的出口等着我们。

“你还在想老船长啊？伯恩斯先生，”我说。“我想死人不会恨活人的，他们不会管活人的事的。”

“你不认识这个人，”他气喘嘘嘘地低声说。

“是的，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正因为如此，他跟我也没冤没仇。”

“这话不假，但船上除你以外还有我们大家，”他坚持说。

我觉得这令人厌恶的疯狂幻觉是对天经地义的常识的险恶威胁，于是我说：

“你不应该讲这么多话。你会累坏自己的。”

“还有船本身，”他非要接着嘟哝不可。

“什么话也别说了，”我说着走近他的身旁把手放在他冰冷的前额上。我发现，这可怕的荒唐念头深深地扎根在这个人的心里，并不是来源于疾病。显然，这念头榨干了他的全部脑力和体力，只在他身上留下这念头本身。

以后几天，我尽量不让伯恩斯先生有跟我谈话的机会。走过他的舱门，我只是匆匆说几句高兴话就过去了。我相信，他要是有劲儿的话，一定会在后面不止一次地叫我，但他连叫我一声的力量也没有了。一天下午，兰塞姆告诉我，大副的病情奇迹般地大大好转了。

“最近他跟你胡说八道了吗？”我随便问了一句。

“没有，先生，”兰塞姆被我单刀直入的问题吓了一跳，但停

了一会之后，他静静地回答："今天早晨他告诉我，先生，他很后悔把我们的老船长葬在我们的航线上了，就是大伙儿常说的海湾口外。"

"你认为这话还不算胡说八道吗？"我盯着他那张睿智平静的面孔满有把握地说，透过他忧心忡忡的面容，可以看出他胸中藏匿着的病痛。

兰塞姆不置可否，他没想过这个。他只是淡淡一笑就跑去干他永无休止的工作了，当然以他那种通常审慎的活跃方式。

又过了两天，我们前进了一点儿——很少的一点儿，进入了暹罗湾的比较宽广的水域。靠了吉尔斯船长，我得了这个自天而降的船长差使，一直兴奋不已，但心里很不安，觉得这种好机会是不会白白得到的，我难免要付出代价。按照我的职业习惯，我研究了各种可能，我当船长自然是愉快胜任，起码我自许如此。我深感自己有充分的准备，这种感觉只有那些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业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在我看来实在是世界上最自然的感情了，与呼吸一样自然。舍此，我就不能活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期望什么，也许不过是期望热烈紧张的生活，而这正是青年人理想的主要内容。无论我的期望是什么，我都不希望碰上飓风。这我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暹罗湾里根本就没有飓风。但我更不希望日复一日绝望地面对着广袤的大海，手脚都被捆起来动弹不得。

使我们动弹不得的倒也不是那邪恶的符咒。通过河湾东岸星罗棋布的岛屿位置的不断变换，我们觉察到神秘的海流正在以一种暗藏的力量使我们的船在原地漂来荡去。此外还有风，忽起忽息的骗人的风，最初给人一点希望，然后又把希望砸得粉碎，使人堕入绝望的深渊，开始给人以前进的许诺，结果又根本

不实践诺言，消逝得无影无踪，藏到无声的寂静之中，让恣意横行的海流为所欲为。

巨大黝黑的科林岛的脊背从晶莹的海水中高高隆起，在周围无数小岛的簇拥下好象独立在鸡群中的孤鹤，它简直成了这能致人死命地带的中心。我们怎么也躲不开这个岛，日复一日它总在我们视野里。不只一次，当一阵顺风徐来，我就要借着落日的余辉测它的方位，心想这下可好了。但希望又落空了，一夜方向不定的风使短暂顺风的收获化为乌有。旭日初升，科林岛的鲜明轮廓又呈现在我们眼前，显得比以往更荒凉，更阴森，更不友好。

“哎呀，这船好象中了魔了，”一次，我站在过道里常呆的地方对伯恩斯先生说。

他坐在床上。他现在正向着活人的世界靠拢，如果还不能说他已经回到了这个世界的话。他的憔悴的瘦骨嶙峋的头向我点了点，表示悠然心会。

“啾，是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说。“但你别想让我相信死人会有把这里气候搞乱的力量，尽管这天气也真邪门儿了。陆上的风也好，海上的风也罢，只剩下断断续续那么一丁点儿的了。别指望能靠这种风开船，就是五分钟也不行。”

“过不了多久我就能上甲板了，”伯恩斯先生咕哝道，“那会儿咱们再看吧。”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是要跟那幽灵拼个你死我活，从任何角度说这都不是我所需要的帮助。而我实际上日日夜夜都待在甲板上以便抓牢一切机会使船能向南方前进。我看得出，大副还极为羸弱，还没有从谵妄中解脱出来，在我眼中，他的表现纯粹是病态。不过，在任何情况下让病人泄气都是不应该的。我

说：

“伯恩斯先生，欢迎你上甲板。如果你的身体照这个速度好下去，不久你就是船下最健康的人了。”

这话使他大为高兴。但他瘦得脱了形，他的自鸣得意的微笑使得他的红胡子下的长牙非常刺眼。

“伙计们的情况都没见好吗，先生？”他一本正经地问，脸上呈现出非常焦虑的表情。

我只做了一个含糊的手势就从门边走开了。实际情况是，疾病和风一样，正在任性地拿我们开心。病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它或轻或重总在身后留下自己的印记，把一些人打得东倒西歪，使另一些人瘫倒在地，离开这个人，又回到另一个人身上，所以每一个人都面带病容，眼中露出困兽的忧惧神情。兰塞姆和我是仅有的没生病的人，我俩东奔西走起劲地分发奎宁。我们两面作战，不利的天气挡在前面，疾病追在后面。我必须说，海员们真是好样的。他们不惮劳苦，操纵着风帆，但他们已浑身无力。我在后船楼上俯视他们，脑子里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可怕的想法，即他们是在毒化了的空气中行动。

在下面，伯恩斯先生待在他的船舱里，他的身体好到不只能坐起来，而且能蜷起腿来的程度。他用象枯骨一样的双臂抱起双腿，发出烦躁的叹息：

“先生，最重要的事，”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利用各种场合告诉我，“最重要的事是让船开过北纬八度二十分。一旦开过这条线就万事大吉了。”

起初，我只是对他笑笑，后来，天知道怎么回事，我再也没心思笑了，最后我火了。

“啾，是啊，八度二十分，你在那儿葬了你们已故的船长，是

不是？”然后我又严厉地说：“伯恩斯先生，你不认为现在该是你停止胡说的时候了吗？”

他翻了翻他的深陷的眼睛，以顽冥不化的眼光瞥了我一眼。不过此外他只是用我能勉强听到的声音嘟囔道：“一点也不奇怪……发现……要给我们布下残酷的圈套……”

诸如此类的说法难免对我的决心产生不良影响。步步紧逼的逆境开始对我起作用了，与此同时，我很痛恨自己内心的软弱。我不无藐视地对自己说，环境就是再险恶，我的意志也不应稍稍有所动摇。

我不知道我们将在什么时候，从什么方向受到进攻。

第二天，太阳高悬在科林岛南翼的上空，我们还是甩不开科林岛，它象一个邪恶的伙伴，死死地躺在我们左侧，浮现在我的视野之中，真是可恨之极。昨天夜间，我们围着罗盘打转，一再调整帆桁，使我们的帆能最大限度接受我想象中的海风。日出时分，一股难以解释的持续逆风刮了足有一小时之久。这简直岂有此理。这个季节不该刮这种风，在书中记载的海员的经验中也没有这种风，天空的云彩也未曾预示这股风。只有居心险恶，别有用心才可以解释这场风，它把我们快速吹离预定航线。要是我们只是泛舟游玩，这风倒是满惬意，在万点波光中乘风而行还颇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新鲜感呢。突然，好象不屑再进行这场恶作剧似的，风速减低，在五分钟内完全停止了。船头按风停时的状态斜向一边，海变成了一块平滑光亮的钢板，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我走下甲板，我并不想休息，而是实在受不了这景象。不知疲倦的兰塞姆正在休息室里忙碌着。他每天早上非正式地向我报告船员们的健康情况，这已成了规律。他的眼睛从食品柜上

移开，又用通常的愉快平静的眼光凝视着我。他的睿智的额头上没有一丝阴影。

“今天早上有好几个人情况不太好，先生，”他用平静的语调说。

“怎么？都倒下了吗？”

“只有两个人睡在铺位上，先生，但……”

“是昨天夜里累坏了。我们把帆收了又张，张了又收，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听说了，先生。我本想出来帮忙，但，你知道……”

“是呀。用不着……海员们晚上躺在甲板上了。这对他们不好。”

兰塞姆表示同意。可他们都是成人，怎么能象看孩子那样照看他们呢？此外，甲板上凉爽、空气新鲜，他们上来躺躺也算不上大错。兰塞姆本人，当然了，要有经验得多。

他真是一个懂道理的人。然而，也不能说别人就不懂道理。过去的几天，我们简直象在一只熊熊的火炉里烘烤。夜晚总算到来了，满天星斗透过雾气蒙蒙的夜空向人们眨着眼睛使人们产生了凉爽的错觉。抓紧好时光松弛一下，这是人人的本性，即使有欠谨慎，谁又能对之说三道四，横加干涉呢！此外，多数人已衰弱不堪，做任何一件事都得大家齐心协力，就是拉转帆索这样的事，也得大家踉踉跄跄一起干。不，劝告他们没有用。但我确信奎宁非常有用。

我信任奎宁，寄希望于此。它将救活海员们，救活船，用医学冲破符咒，迅速使天气造成的烦恼成为过去。奎宁将象一种魔法镇住邪恶，保护我的第一次使命的航程，将无风和瘟疫的邪恶力量打垮。我看，奎宁比黄金还宝贵，但与黄金有所不同，黄

金到处供不应求，船上奎宁的储藏却十分丰富。我到下面去称奎宁，想把它分成一剂一剂的。我伸出手，就好象一个人伸手去摘灵芝仙草，拿起一瓶新药，开始撕外面包的纸，打开纸一看，药品还完全没有打开过……

我为什么要详细描述这个惊人发现的每一个细节呢？读者可能已猜出原因。包装纸里是药瓶，药瓶里面是一种白色粉末！这是一种药粉但不是奎宁。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记起来了，我刚一拿起药瓶还没有打开包装纸，药瓶的重量就给了我不祥的预感。奎宁轻如羽毛。我的神经一定是受到了超乎寻常的刺激，我失手把瓶子摔在地上打碎了。里面的药品，不管是什么药，踩上去就象踏在砂砾上一样。我抓起第二个药瓶，然后第三个。药瓶的重量本身就已说明了一切。一个接一个，药瓶摔在我脚旁，我倒不是因为沮丧而摔起瓶子来了，而是因为我的力量似乎经受不住这种发现，瓶子从我手指间滑了下去。

实际上，巨大的精神打击本身会使人产生短暂的麻木，帮助人忍受这种打击。我目瞪口呆跌跌撞撞地走出船长舱，似乎一件重东西掉下来砸伤了我的脑袋。在休息室的另一头，兰塞姆手里拿着一把掸子，隔着桌子张开了嘴朝我瞪着。我不认为我的样子象发疯了，但很可能显得火烧火燎的，因为我在本能驱使下急急忙忙想上甲板去，我受过有关这方面的训练，它成了我的本能，凡是海上遇到的困难、危险和种种麻烦只有到了甲板上才能对付。

我出于本性，下意识地这样做了，这可能证明我暂时失去了理智。

我显然是乱了套，陷入冲动之中，因为在楼梯底部我转弯朝伯恩斯先生那条过道扑去。他的可怕的狂热容貌抑制了我的精

神混乱。他坐在铺位上，身体显得非常之长，脑袋歪向一边装出一副得意的样子。他的胳膊瘦得比拐棍粗不了多少，哆哆嗦嗦的手里挥舞着一把闪亮的剪子，就要当着我的面朝自己的咽喉扎去。

我可真有点吓坏了；但害怕终究是第二位的，还不足以使我向他大喝："住手！"……"天啊！"……"你在干吗呢？"

实际上，他不过是正在过分消耗自己新恢复的体力，颤颤巍巍地修剪自己长长了的红胡子。他每剪一下，一绺胡须就象铜丝一样直挺挺地洒落在他铺在膝上的大毛巾里。

他扭过头来看我，他的脸比噩梦里的脸还要怪诞，一边脸毛蓬蓬好象一团火，另一边脸光溜溜向里塌陷，还没有修剪的长长的上髭孤零零地直挺出来。他吓坏了，瞪着眼睛看我，手里捏着张开的剪子。我象恶魔一样向他大喊大叫告诉他我的发现。我只说了六个字，不加任何评论。

## 五

我听见他手里剪子的卡嗒声停止了，注意到他的整个身体不顾危险地从床边上抬了起来，我又回到我的第一个目标，朝甲板上跑去。眼前到处是粼粼波光。在空荡荡的苍穹下，海洋是这样庞大、荒凉、单调、没有任何希望。帆松松的，一动不动，塌陷的帆面上的褶皱活象花岗岩浮雕毫无动静。我的匆忙出现，使得掌舵的人微微一惊。头顶上一只滑轮莫明其妙地吱吱作响，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它这样叫唤呢？这声音好象鸟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面对一片空无所有的世界，沉浸在无边的沉寂之中，太阳不知为了什么神秘目的，正透过这沉寂的世界倾泄着光

芒。后来我听见身旁兰塞姆的声音：

“我把伯恩斯先生送回床上去了，先生。”

“哦。”

“嗯，先生，他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但他手一离开床沿就摔了下来。但他没有头晕目眩，我是这么看的。”

“是的，”我干巴巴地说，看也不看兰塞姆一眼。他停了一会儿，似乎怕得罪我似地小心翼翼地说：“我想我们不会丢掉很多那种药，先生，”他说，“我可以把它扫起来，每一粒都扫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筛去玻璃碴。我马上就去干。早饭耽误不了，十分钟也耽误不了。”

“啾，是的，”我辛酸地说，“早饭晚点吃，把每一粒药都扫起来，然后把这玩意儿都扔到水里去！”

又是一片沉寂，我回头一看，兰塞姆——这聪明安静的兰塞姆——已经离开了我身边。大海的孤寂好象毒药一样钻入我的脑髓。当我的目光回到船上，我毛骨悚然地看到船象一座漂浮的坟墓。在海上曾经发现过没有主的船漂来漂去，船上的海员全是死的，谁没有听说过这种船呢？我看了看舵手，很想和他讲几句话，他朝我扭过头来等着我讲话，似乎他看出了我的意图。但我走下甲板去了，我想独自考虑一下我的困境。伯恩斯先生从开着的舱门里看见我走下来，他很不高兴地问：“怎么样，先生？”

我走进舱去，说，“不怎么样。”

伯恩斯先生已经重新在床上待好，正用手捂住他多须的面庞。

“那狗日的把我的剪子拿走了，”这是他的第二句话。

也许我刚才过分紧张了，伯恩斯先生的愤愤不平或许是由

此而来。他气坏了，叨唠道："他以为我疯了还是怎么的？"

"我认为你没疯，伯恩斯先生，"我说。此刻我觉得他成了自制的典范，我甚至于开始羡慕这个人了，除了他的切切实实存在的残存胡须外，他比任何一个活人都更接近于成为一个游魂。我注意到他的非阳间的窄窄的鼻准和深深的太阳穴，我真羡慕他。他如此虚弱，很快就要死去，真是值得羡慕的人啊！他接近于死亡——而我却还要忍受生的喧扰，还要忍受疑惑、慌乱、自责和对分析现状的腻烦。我不禁嘟哝："我觉得是我自己要发疯了。"

伯恩斯睁大了眼睛，活象个鬼魂，不过除了这点之外，他却平静得令人惊叹。

"我一向认为他要布下圈套整死我们，"他说，特别强调他字。

这使我的精神受到震动，但我无意，也无心，更无精力与他争论。我的病的表现形式是对一切漠然视之，那是前途无望带来的渐进性麻痹。于是我只是盯着他看，伯恩斯先生又开了腔。

"嗯？不！你不相信我？好，你怎么看这事儿？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发生？"我淡漠地重复。"啾，是了，你说这是死鬼的力量干的，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真的，仔细一想，这事的前前后后也实在难以理解：瓶子被倒空了，又被填满了，瓶子里的东西居然被人换过了。这是阴谋，是险恶的骗局，很象一场报复——但为什么事而报复呢？——或者说很象一场魔鬼的恶作剧。伯恩斯对此自有一番道理，这道理十分简单，他瓮声瓮气，非常严肃地说：

"我猜想他在海防把那些东西换了十五镑。"

“伯恩斯先生！”我喊了起来。

他怪模怪样地点点头，他的腿高高抬起，好象睡衣里伸出的两把大扫帚，两只光脚显得分外大。

“怎么不行？这一带奎宁很贵，东京湾[1]一带就是缺奎宁。他在乎什么？你不认识他，可我认识他，而且公然蔑视过他。他不怕上帝，不怕魔鬼，不怕人，不怕风，不怕海，也不怕自己的良心。我相信他恨一切人，恨一切事。但我想他怕死。我是唯一的一个起来反对他的人。他那时在你现在住的舱房里，生了病，我把他吓得半死。他以为我要扭断他的脖子呢。那时，他一心想照自己的意图让我们顶着东北季风前进，如果他得逞，只要他活着，我们就得无休止地顶风而行，即使他死了，他也不放过我们。他是中国海[2]的‘飞行的荷兰人’[3]哈！哈！”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把药掉包呢？……”我问。

“他为什么不呢？他有什么必要把药瓶扔了呢？它们装在抽屉里，是药箱里的一部分。”

“瓶子是包好的呀，”我嚷了起来。

“嗯，包装纸本来就在那儿。他顺手就包上了。至于替换物，常有许多纸包送来，用不了多久纸包就会破损。谁说得上是什么东西呢？我想你没尝过吧，先生？但，当然罗，你肯定……”

“不，”我说。“我没尝过。现在这些东西都被扔到海里去了。”

我身后传来了文质彬彬的温和声音：“我尝过。那好象是各种东西的大杂烩，又甜又咸，真可怕。”

兰塞姆出了厨房后已经在那里听了一会儿了，似乎他理该

---

① 东京湾即北部湾，在越南与我国海南岛之间。海防即濒临该海湾。

② 指南中国海。

③ 传说中时常在暴风雨中出没于好望角附近的鬼船船长。

如此。

“肮脏的圈套，”伯恩斯先生说，“我一直说他会这样做的。”

我怒火中烧，对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也很生气。他是我平生认识的唯一有同情心的人……他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写一封表示同情的警告信，而不做适当的检查呢？然而，责备医生是不大公正的。药品装得井井有条，药箱是官方负责经管的事情。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引起最轻微的怀疑。我永远不能原谅的人正是我自己。本来，对任何事情都不能采取想当然的态度。终生悔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我心里了。

“我觉得全是我的错，”我喊道，“是我的，不是别人的！我就这么想。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这话说得很愚蠢，先生，”伯恩斯先生激烈地说。

用力说完这话，他就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了。他闭上眼睛喘作一团。这件事，这件可恶的意外事件，又使他受到了一次打击。我转过身去看见兰塞姆茫然地看着我。他明白这事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尽量装出那愉快和若有所思的微笑。然后，他回到厨房去了，我又冲上甲板看看刮风没有，看看太阳下面有没有一缕微风，看看空气是不是开始摇动，看看有没有任何希望的征兆。结果又发现一片死一般的沉寂。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掌舵的人换了一个。他面带病容，萎靡不振。他与其说是掌舵，还不如说是趴在舵轮上休息。我对他说：

“你在这儿不合适。”

“我能做好，先生，”他的声音十分虚弱。实际上，他也没事干，舵起不了什么作用。船头向西方，总也离不开视野的科林岛在船尾方向，许多附近的小岛的黑影在强光中令我眼花缭乱地飞舞不止。除了这些小岛，天地之间一尘不染，没有蒸气，没有

烟尘，没有帆影，没有航船，没有人类的喧嚣，没有生命的迹象，一无所有！

第一个问题是 怎么办？（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首先要做的事显然是把真相告诉海员们。这我当天就做到了。我不想仅仅限于把消息传出去，我要面对面讲给他们听，为此，我把他们集合到后甲板上来。在我走出去向他们讲话之前，我发现生活中可以有多么可怕的时刻。我认为没有一个罪犯在坦白罪行的时候，心中会有如此沉重的负罪感。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宣布存药告罄，对疾病我已一筹莫展时，会面孔铁板、声音变得如此简短冰冷的原因。他们知道，以前他们一直是得到药品的。

他们如果把我撕成碎片，我也认为不算过分。我说完话之后紧接着一片肃静，这比最愤怒的咆哮更令人难以忍受。这种谴责深沉无比，我被它压成了齑粉。实际上我错了。我非常困难地用坚定的声音继续说："海员们，我认为你们听懂了我的话并且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

我听见一两个声音在说："是，先生……我们明白。"

他们之所以保持安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被召来说话的。后来我告诉他们，我还是准备把船开到新加坡去，不管大家是病了还是没病，船的最好出路是努力前进，摆脱困境。我听见表示同意的低低鼓励声，还听见高声呼喊："一定有办法离开这块倒霉地方。"

下面是一段我当时记录的节选：

"我们终于看不见科林岛了。好几天来，我在下面船舱里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两小时。当然罗，我待在甲板上，日夜不停，白天来了又去，黑夜去了又来，谁搞得清楚是什么时候？时

间观念已消失在单调的期待、希望和盼望之中了——我们只剩下一个愿望那就是：向南开！向南开！我感到一切都变得非常机械；海平线下似乎有人在搬动曲柄，使得太阳升起又落下，使得夜晚从我们头顶上掠过。真是漫无目标，毫不足取！……我就这样在甲板上跑来跑去，进行着我可怜的工作。我在后船楼上走了多少英里呀！这无止无休的长途跋涉每每被到下面去看望伯恩斯先生的短途旅行所打断。伯恩斯先生看来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我不知这是否是幻觉。他说话很少，因为，现在的形势也不允许他摆龙门阵了。我注意到海员们在工作时和坐在桌旁时也很少闲谈，彼此没有话说。我想到，如果有一只无形的耳朵在倾听地球上的低语，它一定会发现这船是最静的地方……”

“不，伯恩斯先生和我没有多少话讲。他坐在铺位上，下巴上没有胡子，唇上的胡子红得刺眼，苍白的面庞上有安静坚毅的神态。”兰塞姆告诉我，他把给他的食物吃得一干二净，但显然他睡得不好。甚至在夜间，当我到下面去装烟斗时，我注意到，他尽管躺在床上打瞌睡，依然显得十分坚定。如果他醒着，他会用眼角瞥我一眼，似乎是因为自己的苦苦的思索被打断而恼火。当我走回甲板时，满天的星斗排列得井然有序，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真烦人。这就是群星、太阳、光线、黑暗、空间、大海——庞大的七天工作的成果。[①] 人类就在这里面摸索挣扎，弄得不好就会陷入圈套，我也就是被可怕的、为死亡所缠绕的使命所羁绊，陷入了圈套。

① 根据基督教《圣经·旧约·创世记》，世界本处于混沌状态，上帝在六天之中创造了万物，第七天他休息了。所以基督徒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在七天里被创造出来的。

入夜，船上只有罗盘上的灯还亮着，灯光照亮了轮流值班的舵手们的脸。除此之外，只剩下一团漆黑。我在后船楼上走来走去，海员们躺在甲板上。他们都由于患病而羸弱不堪，所以没人能够值夜。那些能行走的人，全部时间都在值班，他们四散躺在主甲板上的阴影里，只要我大声发出命令，他们就会软绵绵地站起身来。这一小群人跌跌撞撞，耐心地在甲板上移动，没有一声咕哝，也没有一声低语。我每次不得不大声呼喊时，心中都感到一阵凄楚悲凉。

每天早晨四点，厨房里就亮起了灯，永远不垮的兰塞姆就开始给海员们准备早点咖啡，他心脏不好，但他有免疫力，总是那么安详积极。现在，他要把我的早点咖啡端到船楼来了，只有在这时，我才允许自己在甲板上的椅子上真正地睡上几小时。当然，在累极了的时候，我会倚在栏杆上打个盹儿，但说实话，除非被冷战惊醒，我不会意识到自己打过盹的(就是在行走的时候，我也会打起冷战来)。然而，从五点到七点多，我能在渐渐隐去的星星下正经八百地睡上一觉。

我总是对舵手说："有事叫我，"然后倒在椅子上闭起眼睛，觉得我在世界上只能睡这一次了，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一直到七、八点左右有人拍我的肩膀为止。我一抬头就会看见兰塞姆的淡淡的若有所思的微笑和友善的灰眼睛，他似乎是在欣赏我的熟睡。偶尔，二副会在早饭时分到甲板上来替我值班，但这也不解决大问题。周围总是一片死寂，微弱的空气变化多端，捉摸不定，以至于为其摸摸转帆索都大可不必。如果风向稳下来，舵手一定喊一声："全部换成逆帆①，先生。"这时我就会象听见

① 航海用语，指全部船帆受到逆风紧贴船桅，这种状况不利于前行，下文"胜利的欢呼"意在自嘲无风之苦。

号角声一样在甲板上蹦起来。听到这种呼声，我就是在地下长眠大概也会跳起来的。但这种情况不常发生。自从那些无风的日出时分以来，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在二副待在甲板上的时候(通常，三天里有一天他不发烧)，我常看见他坐在船舱的天窗旁发呆，呆滞的眼睛常盯在近旁的什么东西上——绳索、系缆墩、系绳栓或铁环什么的。

这年轻人真是叫人头痛。遇上病痛就象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似乎变成了一个低能儿，他热病一复发就会下到舱里去，接着我们在舱里就找不到他了。第一次找不到他时，兰塞姆和我十分惊慌。我们开始悄悄地搜寻，最后，兰塞姆发现他蜷缩在一个放帆的小舱里，这间小舱和门厅之间隔着一扇滑门。我们规劝他以后不要这样，他很不高兴地唠叨"这儿凉快"。这话不对，这里只是黑而已。

他满脸青灰色，可也掩盖不了容貌上的主要缺点。而其他许多海员并不是这样，疾病的消耗反而使许多人的容貌增色不少，显示了一些人出人意料的高贵，显示了另一些人的力量，但在某一个人身上却显示出了可笑的特征：这是一位矮小，精力充沛和性格好动的人，有潘趣①式的鼻子和下颌，船上的同伴叫他"法国佬"。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也许是法国人，但我没听他说过一句法国话。

看到他走到舵轮，我心里很舒服。他的蓝色工作裤卷到小腿以上，一条裤腿高，一条裤腿低。他的衬衣很干净，帆布帽是白色的，显然是自己做的，这一切使他显得特别精干。这可怜的伙

---

① 潘趣是英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驼背的滑稽角色，又英国有名为《潘趣》的幽默插画杂志。

计一贯昂首阔步，哪怕打起趔趄来时也是如此，这说明他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还有一个人名叫甘布里尔，船上唯一白了头发的人。他的面貌十分严峻。他们在我眼前一个个令人痛心地消瘦下去，他们每一个人的脸我还记得，但名字多数已从记忆中消失了。

在谈到形势的时候，我们的话又少又幼稚。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正眼看他们。我以为会看到他们用怨恨的目光看我，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眼中的痛苦神态确实令人难以忍受，但这怨不得他们。至于其他方面，我问自己，是不是他们天生好脾气或充满同情的想象力使得他们这么了不起，这么值得我终生尊敬？

至于我自己，我的脾气不好，想象力又失去了控制。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快要疯了，而是已经疯了，于是，我不敢张嘴，生怕我会发出失常的尖叫，暴露出自己疯了。很幸运，我只是下命令，而命令对下命令的人本身起着镇定神经的作用。此外，作为海员和值班者的我是神志清醒的。我好象一个制造盒子的疯木匠，尽管确信自己是耶路撒冷① 王，但手下的盒子却还正常。我所害怕的是自己会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破坏自己的精神平衡。又一次幸运的是，谁也没有必要高声讲话。世界成了一个只许低语的画廊，笼罩在一片忧郁的静谧之中，就是最低的声音也变得十分清晰，在船头讲话，在船尾几乎都能听到。最可怕的是，我所听见的唯一声音就是我自己的声音。夜晚，这声音在一片片静止不动的风帆之间回荡，显得分外孤寂。

---

① 巴勒斯坦历史名城，为伊斯兰、犹太和基督三教的圣地。1950年以色列迁都于此。

伯恩斯先生还是离不开床，脸上依然是一片神秘的坚毅表情。他为许多事情大发牢骚。我们每次见面都只有五分钟，但相当频繁。尽管那时抽不了多少烟，我还是常跑下去找火柴。烟斗老是熄灭，因为我心绪不宁，很难正正经经地抽上一会儿烟。同样一天二十四小时，大部分时间里我会站在甲板上不停地划火柴，划着以后就把火柴攥在手里直到烧到手为止。但我总喜欢跑到下面去，这是一种调节，是不断的紧张中的唯一休息。当然罗，我这样出出进进，伯恩斯先生总能透过开着的门看见。

他的绿眼睛总是盯在蜷曲在下巴颏两边的膝盖上。他的样子十分离奇古怪，我知道他脑袋里装着疯狂的念头，这种念头对我毫无吸引力。不过，我还是不时要和他谈上几句。一天，他埋怨船上太安静了。他说，他一天到晚躺在那里，听不见一点声音，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当兰塞姆在前面厨房里的时候，一切都安静极了，船上的人好象都死绝了，"他嘟囔着。"我有时能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你的，先生。这点儿声音鼓不起我的精神。水手们怎么了？没人能在拉绳索的时候喊上两嗓子吗？"

"没有人，伯恩斯先生，"我说。"船上没人有这个力气了。你不知道我有时候集合不起三个人来干一件事情吗？"

他突然发出惊人之语：

"还没死人吧？先生。"

"还没有。"

"死人可不行，"伯恩斯先生有力地宣布。"一定不能让它得逞。它要是抓住一个人，大家就一个也跑不了。"

我对他大发雷霆。我相信我当时一定诅咒了这些让人不安的话。这些话触疼了我仅存的自制力。我面对着敌人，日日夜

夜提心吊胆，不敢稍有怠懈，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把我缠绕得够苦了。我似乎看见我们的船在轻风吹拂下静静地漂荡，船员在甲板上慢慢死去。这种事确实有过。

伯恩斯先生用神秘的沉默来回答我的怒火。

"听着，"我说。"你自己也不相信你自己的话。你是不会相信的，这根本不可能。我根本不想听你谈这些。没有你的胡思乱想，我的处境就已经够呛了。"

他一动不动。因为光线照不到他的头部，所以我搞不清他是否勉强笑过一笑。我换了一种声调接着说：

"听我说，"我说。"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想，既然我们朝南开不成，我们是否有必要朝西转，以便到邮船的航道上去。至少，我们能从那里弄点奎宁。你认为如何？"

他大呼："不，不，不。别这么干，先生。你得跟这个老流氓周旋到底，一分钟也不能离开。要不他就会占上风。"

我离开了他，他真叫人受不了，简直就象在跟人家争夺财产。然而他的反对基本还是言之有理的。平心静气想一想，西行以求遇到轮船的计划是经不起推敲的。在海湾的这一边，我们至少有时还能乘风朝南挣扎一段。这点风多少给我点希望。但假使我利用那变幻莫测的风驶向西方，进入一个连日无风的地带，将会有什么结果呢？也许几星期后，我那可怕的幻觉就会成为可怖的现实。再过几个星期，别的吓破了胆的水手就会发现这只船员死光、到处漂荡的船。

那天下午，兰塞姆给我端上一杯茶，他手拿茶盘，在一旁等我喝完，同时用充满同情的极为得体的声音说：

"您坚持下来了，先生。"

"是的，"我说。"看来你和我都被忘掉了。"

“被忘了，先生？”

“被忘了，被爬到船上来的热病魔鬼忘了，”我说。

兰塞姆用他那引人注目的睿智的眼睛迅速看了我一眼，就拿着盘子走掉了。我意识到，我现在说的话简直跟伯恩斯先生不相上下了，这使我颇为恼火。每逢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常常不知不觉象对付一个活生生的敌人一样，对待我的困难。

是的，热病并没有把魔爪伸到我的身上，也没有伸到兰塞姆身上，但它随时可以这样做。我们应该尽量不去想这些，尽一切代价把它摈绝在脑海之外。想到兰塞姆，全船的管家，可能倒下，我简直难以忍受。还有，伯恩斯先生衰弱得不扶着床就站不起身，二副已坠入长期痴呆状态，倘若我再倒下，谁来指挥这条船呢？这简直难以想象，或者说，这太容易想象了。

我一个人待在船楼里。船的行驶慢得出奇，舵已起不了作用，我让舵手到阴蔽处坐着或躺下了。水手们的精力已消耗殆尽，必须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工作。值班的舵手是面孔严峻有花白胡子的甘布里尔。听见我的话他立刻就走了，反复发烧已使他衰弱不堪。他真可怜，得侧着身，双手抓住铜栏杆，才能走下梯子。这景象真让人心碎。我在甲板上只能集合起五六个人，在这几个人中间，甘布里尔的情况还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呢。

那是一个毫无生气的下午。接连几天，远处低空总是出现云彩，带着黑色旋涡的巨大白云紧贴着海平面一动不动，好象凝固了一般，但形态随时都有微妙的变化。到了晚上，云彩就会消失，这已成为规律。但今天，云彩在等着太阳落下去，裹在云涛中的落日阴沉地放射出道道余辉。群星准时而又令人厌烦地斜挂在桅头，空气依然纹丝不动，令人窒息。

永不疲倦的兰塞姆点亮了罗盘柜的灯，然后在黑影里走到

我跟前。

“你想下去试着吃点东西吗?”他建议。

他的低语吓了我一跳。我被邪恶的符咒镇住，一直看着栏杆外面,什么也不说,什么也感觉不到,甚至忘了肢体的疲劳。

“兰塞姆,”我突然问，“我在甲板上待多久了?我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

“十四天了，先生,”他说。“两星期前的星期一我们离开锚地。”

他的平静的声音听来极为凄楚悲怆。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天要下雨这还是第一次。”

我注意到,海平线上张起了巨大的黑幕,遮没了低垂的群星,只有抬起头来才能看到头顶上有几颗星星正透过一层烟幕洒下微光。

我不知道那黑幕是怎样升起，怎么会升得如此之高的。它有不祥的形状。空气凝滞不动。兰塞姆再次邀我下舱——用他的话说——“试着吃点东西”。我没想到这一试非常成功。我知道与往常一样那时我是靠食物活着的;但在我的记忆中,生命维系在无法摆脱的痛苦上,这痛苦既激励人又吞噬人。

这时,我试图写日记,这是平生唯一的一次。不,不是唯一的一次。许多年以后,在寂寞无聊中，我引笔铺纸,记录下了许多天的思想和事件。但这次是第一次。我不记得我怎么开始写起日记来了，也不记得笔记本和钢笔怎么跑到了手里。很难设想我会特意去寻找笔纸的。靠了记日记我才没有象疯子那样自言自语。

说来奇怪,两次写日记,我都处在一种环境中,用俗话说,就是觉着自己“逃不了了”。我不指望这记录比我存在得更久。这

说明我写日记纯粹是出于自我解脱的愿望而不是出于自我中心主义。

这里，我再从我那天晚上涂抹的几行日记中举出几行为例。现在我自己看起来都觉得阴森森的：

“天上有些什么东西在分解，似乎是那长期凝滞的空气在腐烂。云彩可能带来风或雨，也可能什么也不带来，奇怪的是它居然使我心神不宁。我觉得我的所有罪恶都将暴露无疑。不过，麻烦其实是在于船依然一动不动，不听使唤，在于我不能使自己摆脱对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最糟景况的疯狂想象。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生。或者，也可能什么都会发生。这可能是一场狂风暴雨的前奏。甲板上有五个人在活动，可力气精神，只抵得二个人。我们所有的帆都可能被吹掉。自从我们十五天……或十五个世纪以前在湄南河离岸以来，我们一直把每一寸帆都挂了起来。在我看来，在那重大的日子以前我的那段生活已经变得无限遥远，只剩下对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的淡淡的回忆，那是在阴影另一侧的东西。是的，帆很可能被吹掉，这将象宣判海员们的死刑一样。我们没有力量再挂起一套帆来了，说起来很难令人相信，但这是事实。或者，我们的桅杆可能被吹断。帆收得不快，暴风就可能打断船上的桅杆，但我们连收帆的人力都没有。我们好象一个被捆住手脚的人等着人家来割断喉咙。但最使我害怕的是我居然不敢到甲板上去面对危险。船需要我，甲板上的人需要我——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准备拿出残存的最后一点力量听从我的调遣。但我畏缩了。逃避那景象，逃避我的第一次使命。现在，我明白了我以前的奇怪的不安全感。我一直在怀疑自己无能。现在证据确凿。我在逃

脱。我确实无能。”

正在这时候，或者说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兰塞姆站在船舱里。他的脸上有某种东西吓了我一跳。我弄不清这种表情是什么意思。我喊道：

“有人死了。”

这回轮到他害怕了。

“死？我不知道有人死了，先生。十分钟前我还在前面，那时还没人死哪。”

“你吓了我一跳，”我说。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高兴。他解释说他下来关伯恩斯先生舱房里的窗子，免得下雨溜进水来。他又补充说他不知道我在舱里。

“外面是什么样子？”我问他。

“黑极了，先生。黑暗里面肯定有些什么东西。”

“在哪个方向？”

“四面八方都有，先生。”

我懒懒地重复了一句“四面八方都有，当然罗”，说完坐在桌旁，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面。

兰塞姆在舱里转悠，迟迟不肯出去，似乎想干点什么又犹豫不决。我突然说：

“你认为我应该待在甲板上吧？”

他立刻回答，声音里没有特别的重音和语调：“我是这样认为的，先生。”

我立刻站起来，他让开路让我出去。我走过门厅时听见伯恩斯先生说：

“关上我的房门好不好，茶房?”兰塞姆用惊讶[1]的声音回答说:“好，先生。”

我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完全的麻木之中，但一上甲板还是觉得万分难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紧紧地压在船的四周，似乎一旦把手伸出船外就会碰到什么非人间的东西。黑暗中潜伏着不可思议的恐惧，游荡着难以言状的神秘。天上稀疏的星星的一道道微光透过墨黑的夜幕照着帆船，却不向海面洒出任何清辉。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景象，前方可能发生种种变化，但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四面八方，某种威胁步步紧逼过来。

舵旁还是没有人。一切都处在绝对的静止之中。我知道，一旦天空发黑，海洋就会变成铁板一块。在这种时候，向任何方向看，寻找任何迹象或是去猜测关键时刻何时降临都是没有用处的。时候一到，黑暗自会静静吞没照在船上的那点星光。一切终结之时将没有一声叹息，没有一下翻动，没有一丝低语，我们的心脏就会象停摆的钟表一样停止跳动。

我摆脱不了末日的景象，笼罩我的寂静正是灭亡的先导。但它又给我一种快感，似乎我的灵魂与幽冥沉寂的永恒达成了妥协。

我的精神解体了，而海员的本能却全盘留了下来。我爬下梯子到后甲板去。我还没到那里，星光就全消失了。我悄悄地问:“水手们，你们在这里吗?”然后我看见几个黑影闪现在我面前，这些黑影又少又不清楚。一个声音回答说:“都在这儿，先生。”另一个声音赶紧补充说:

“能做点事的人都在这儿，先生。”

两人讲话的声音都很低，既不起劲，也不勉强，很平常的样

[1] 伯恩斯一直害怕关门，故在他要求关门时兰塞姆很惊讶。

子。

“我们必须把主帆卷起来，”我说。

影子们一言不发地走开了。这些人已成了幽灵，他们压在帆绳上的体重也不比幽灵重多少。真的，如果真有用精神力量卷起来的帆，那么这张帆就在我们船上，因为，毫不夸张地说，全船没有一个人的筋肉能够胜任这一工作了，不要说甲板上的那群可怜虫了。当然，我得带头工作。别的海员跌跌撞撞，气喘吁吁，软弱无力地跟着我从一道绳索转到另一道绳索。他们象泰坦[①]一样辛苦工作，干了足有一个小时之久，而在这段时间里，黑魆魆的宇宙没有出一点声音。当最后一道纵帆的外缘扎紧以后，我的眼睛已适应了黑暗，看清了筋疲力尽的水手们的轮廓，他们或斜倚在栏杆上，或横躺在舱盖顶端，有一个人抱着后绞盘抽抽噎噎地喘着气。我站在他们中间好象坚固的高塔，不受外来疾病的侵扰，只感觉灵魂的病痛。我等了一会儿，心中在和我的罪的重压及无可奈何的感觉进行斗争，然后，我说：

“各位，现在咱们到后面去把主帆桁弄正。我们能为船干的就这些了，其余的事，只能听天由命了。”

## 六

当我们大家都向后走去的时候，我想到应该留一个人掌舵。我提高了声音，但比耳语高不了多少，于是，一个被热病折磨得瘦骨嶙峋的水手毫无怨言无声无息地站到了后船灯下，裸露的前臂架在舵轮上，似乎自身也在发光。他双目深陷，在一片漆黑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为天地之子，共十二人。传说他们力大无智，干劲极大，无法无天。偷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即为其中一员。

中只有头部被灯光照亮。

我向这发光的形象低语。

“保持直线前进。”

他用逆来顺受的声音回答:

“直线前进,先生。”

然后,我到后甲板去。现在不可能知道暴风雨会从哪个方向袭来。环顾船的四周,到处是无底的黑渊,目光所及,深不可测。

我想搞清楚甲板上的绳索是不是都收起来了。要做到这点,只能靠脚的感觉。我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突然撞着了一个人,我认出他是兰塞姆。以往碰到他,总觉得他身体很好,垮不了。此刻他却靠在后甲板绞盘上一声不吭。这下我恍然大悟了。他就是在我们上船楼以前,我注意到的那个趴着抽抽噎噎喘气的人。

“你帮助收主帆了!”我压低了嗓子惊叫了一声。

“是的,先生,”他用那平静的声音回答。

“老兄!你想什么呢?你不应该这样干。”

停了一会儿之后,他表示同意,“是不该这么干。”又沉默了一会儿,他加了一句:“我现在没事了。”他话说得很急,一面还在喘息,这说明他的病情并未好转。

我听不见也看不见其他任何人,然而每当我大声发号施令,后甲板上就会响起一片凄凉的低声回答,一些阴影也似乎在左右摇晃。我命令把全部升帆索降到甲板上以便人们能跑来跑去。

“我来干这事,先生,”兰塞姆用自然、愉快的声调回答,这话既令人感到安慰,又令人心酸。

这个人理应躺在床上休息,让他去休息无疑是我的职责。但也许他不会服从我。我也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尝试一下。我

只能说：

“慢慢地干，兰塞姆。”

回到后船楼，我碰到了甘布里尔。他的脸被灯光一照就出现一个个黑窟窿似的阴影，十分可怕。他默不作声。我问他感觉如何，心想他不会回答我。没想到他谈锋颇健，这倒使我大为惊讶。

“我浑身哆嗦，软弱得象头小猫了，先生，”他说。除了舵手的本职工作外，他对一切都抱着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每次我刚要来点劲儿，热病就又来把我治住了。”

他说完长叹一声。他没有埋怨的意思，但这番话足以使我深感内疚，好一会儿什么也说不出来。当心中痛苦的冲击过去以后，我问道：

“如果船后退，你还有力量使舵不吃劲吗？舵的传动齿轮撞坏就糟了，现在咱们就已经够呛了。”

他说他能掌住舵，声音里流露出一丝疲倦。他保证不让舵轮从手里甩出去，然后就再也没力量讲话了。

这时，兰塞姆出现在我的近旁，他突然从黑暗里走出来，仿佛从地下钻出来似的，表情还是那么平静，嗓音还是那么悦耳。

他说：“所有的绳索都已卸到甲板上，不会妨碍人们行动了，起码现在摸不到挂着的绳索了，现在什么也看不见。‘法国佬’一直待在前面，他说他在那儿有一两件事没干完。”

说到这里，兰塞姆的线条清晰坚实的嘴唇上迅速浮起一丝微笑。兰塞姆有着清澈严肃的灰眼睛，平静和谐的性格，真是无价之宝啊。他的灵魂与他的肌肉一样坚强。

在船上，只能信赖他一个人的肌肉的力量（除了我以外，但我得在船上跑来跑去）。我一时觉得最好让他掌舵，但一想到他

身体里潜伏的可怕敌人，我又犹豫了。尽管对生理学我是门外汉，但我担心在关键时刻，他会由于兴奋而突然死去。

心中有这可怕的顾虑，我的话到了舌头尖而未能出口，正在这时，兰塞姆后退了两步，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我仿佛失去了某种支撑力，顿感一阵惶惑不安。我向前迈步走出光环，进入如同墙壁一样堵在面前的黑暗中。只一步，我就钻入了黑暗。这一定是开天辟地以前的黑暗。黑暗之墙在我后面又关上了，我知道舵手现在看不见我，同时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他是单独一个人，我也是单独一个人，每个人在他站立的地方都是单独一个人。一切物体都不见了，桅杆、帆、索具、栏杆，都不见了，一切一切都消失在沉沉黑夜的可怕的漆黑一团之中了。

一道闪电会使人松一口气——我是说从肉体上松一口气。我非常害怕打雷，否则我会为闪电祷告的。在万籁俱寂、紧张气氛的压迫下，我觉得第一声惊雷就会将我化作齑粉。

下一步就该打雷了，我怀着一种极其紧张的期待心情等待着，我的全身僵直，气都不透。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这简直让人发狂。我觉得腮部有一种渐增的钝痛，原来我一直在拼命咬牙，天知道咬了多久。

我居然听不见自己的牙齿咯咯作响，这真是咄咄怪事，但我就是没听见。我用尽全身力量才使颚部肌肉松了下来。做到这点需要全神贯注，正在这时候甲板上的不规则的轻轻嗒嗒声打扰了我。这声音时而单独一声，时而成双成对，时而连成一片。我正在琢磨魔鬼在开什么神秘的玩笑，一个不知名的东西打在我左眼上，接着似乎有一大滴眼泪从我脸颊上滚下来。雨滴，巨大的雨滴，这是某种事物的前导。嗒，嗒，嗒……

我转过身去喊甘布里尔，焦急地请他“抓住舵”，但声调冷冰冰的。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了，我屏住呼吸。滴滴答答的声音骤然停止，它来无声，去无踪。于是，又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悬而不决的时刻，似乎拉肢刑架①又紧了一圈。我记得我当时没有惨叫，但我也记得我当时觉得除了惨叫以外别无办法。

突然——我怎么说呢？嗯，突然黑暗变成了水。这是唯一合适的比喻。一场暴雨，一场倾盆暴雨呐喊着冲下来了。我相信你可以听见它在空气里逼近海面的声音。这场雨太特别了，没有事先的骚动，没有雨花飞溅，甚至没有雨水撞到身上的感觉，我就一下子湿透了。我只穿着睡衣，雨水轻而易举碰到了我的皮肤。一刹那间，我的头发全湿透了，雨水在我皮肤上奔流，钻入我的鼻孔、耳朵和眼睛。还不到几分之一秒，我就吞了好几口水。

甘布里尔差一点被雨水呛死，他可怜地咳嗽着，那是病人的哽声干咳。在我的眼中，他似乎是电灯泡照耀下的鱼缸里的一条鱼，鳞光闪闪，摇曳不定。只不过没游走。但出了另一件事情——两盏罗盘灯灭掉了。大概是雨水钻了进去，这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灯是严严实实地封在罩子里的。

天地间最后一束光消逝了，在这之后传来甘布里尔的一声哀叫。我在暗中摸索着走到他跟前，抓住了他的胳膊。这胳膊瘦得吓人。

“不要紧，”我说，“你不需要灯。你只是让船背向着风就行了，让风老吹着你的后脑勺就行了。懂吗？”

“是，是，先生……但我还是希望有点亮啊，”他神经质地说。

在这段时间里，船象石头一样稳定，从帆上、桅杆上和后船

① 旧时拷问犯人时拉其四肢使关节脱离的一种刑具。

楼顶上倾泻下来的雨水的声音突然停止了。后船楼的排水孔又淅沥淅沥地淌了一会儿水，然后是绝对的寂静加上绝对的静止，宣告符咒并没有打破，我们依然无望；那符咒潜伏在黑暗中，正摆出一副虎视眈眈的姿式。

我不安地向前走去。我用不着看就可以稳稳地在船楼上踱步。就在这里，我第一次当船长就交了恶运，它的每一平方英尺，地板上的每一块斑点都不可磨灭地印入了我的脑海。然而，我却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摔了个四脚朝天。

这是一个有生命的大家伙。不是狗——倒有点象羊。但船上没有动物。一个动物怎么会……这额外的荒诞的恐惧使我招架不住了。我站起了身，只觉得头发也根根倒竖。我吓得魂飞魄散，这不是一个判断力和理智尚未丧失的成年人的恐惧，而是天真的小孩才有的那种彻底的、无限的恐惧。

我能看见它——这东西！黑暗的一部分已转化成了水，所以周围好象稍微亮了一点。它就在这里！我根本没想到伯恩斯先生会匍匐着爬出舱口，直到他想站起身时我才看清，即使在那一刻我也还以为他是头大熊呢。

我拦腰把他抱住，他真象熊一样咆哮起来。他用一件肥大的毛料外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对于他的弱不胜衣的体质来说，这衣服是太重了。他的躯体瘦得令人难以置信，隔着厚厚的衣服，我简直感觉不到他的身体的存在，然而他的嗥叫却雄浑有力：什么他妈的哑巴船啊，怎么人人都踮着脚尖走路呀。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起精神走出声来？为什么不拖帆索？这帮家伙里就没有一个王八蛋会在拉绳的时候喊上几声吗？

“躲躲藏藏可没好处，先生，”他直接攻击我。“这个杀人的老混蛋面前你休想溜过去。别这么干。你要勇敢地跟他干——

象我那样干。你需要的是勇敢。让他知道你不怕他的该死的圈套。大声嚷嚷啊。”

“天啊，伯恩斯先生，”我愤怒地说。“你上来干嘛呀？你这样到甲板上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那个——勇敢！只有这样才能吓住那欺侮人的老流氓。”

他还在咆哮，我把他推到栏杆旁边。“抓住栏杆，”我粗暴地说。我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好。我匆匆离开他去找甘布里尔，甘布里尔用微弱的声音喊着天上有风。真的，我的耳朵也听见湿帆的微微翕动声，头顶上一根松弛了的帆索也在吱吱作响……

我周围的空气一片死寂，这声音使人疑惧、不安，甚至惊恐。我以前听人讲过，有时甲板上的风小得吹不灭火柴，而高处的大风却能吹折桅顶，现在，这种先例一起涌入我的脑海。

“我看不见高处的帆，先生，”甘布里尔用发抖的声音告诉我。

“不要转舵，你一会儿就好了，”我安慰他。

这可怜虫的魂都丢了，我也好不了多少。这是打破僵局的时刻，我突然感到船似乎在我脚下自己向前跑，心头一阵轻松。我可以听见高处风刮得飕飕作响，桅顶吃了风在嘎嘎作响，我好象成了瞎子，心中焦急但什么也看不见，过了好一会儿我的脸才感觉到向后吹的风。

突然，巨响冲击着我们的耳鼓，黑暗开始向我们的身体扑来，使我们万分寒冷。甘布里尔和我身上的薄棉布衣裳都湿透了，粘在皮肤上，我们全身上下都在瑟瑟发抖。我对甘布里尔说：

“你现在好了，老兄。现在你要干的一切事情就是让风吹你

的后脑勺。你当然干得了这活儿了，只要在平静的水面上就是孩子也驾得了这艘船。”

他嘟哝道：“是的！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为热病放过我而感到羞耻。热病侵袭了除我以外的每一个人，夺去了大家的力量，但放过了我，以便让我比别人更发愁，更感到无可奈何，更感到责任重大。

在平静的水面上，船几乎发挥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感觉到船在水面上滑行，除了两舷神秘的淙淙击水声外一无声息。除此之外，船没有其他动作，没有一点颠簸。十八天了，船一直静止不动，令人沮丧到了极点，风一直小得掀不起哪怕是最微小的波澜。现在，风力突然加大了。我认为现在该让伯恩斯先生离开甲板了。他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我拿他当疯子看待，觉得他就要在船上乱跑，摔断胳膊或掉到海里去。

我看到他还聪明地待在原地不动，心里很高兴。但是他在那里不祥地喃喃自语。

这大煞风景，我用实事求是的口吻说：

“自从开船以来我们还没有碰上过这么大的风。”

“老天这下总算发慈悲了，”他明智地喊道，这是一个完全清醒的海员的话。但他立刻补充说：“这是我该上甲板的时候了。我一直为这个在养精神——就为这个。难道你没看出来吗，先生？”

我说我看出来了，接着又马上暗示他还是下去休息为佳。

他愤怒地回答：“下去！我决不下去，先生！”

他非常兴奋，真是一个大累赘。他立刻振振有词地讲起理来。在黑暗中，我似乎看见了他的疯狂的兴奋表情。

“你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先生。你怎么会知道呢？你们悄悄

讲话，踮着脚尖儿走路，这全都不对。你们甭想从这狡猾、机警、凶残的畜生眼前溜过去。你没听过他讲话，你要是听过头发准得竖起来。不行！不行！他那会儿没有疯。他那会儿跟我现在一样没有疯。他只不过是坏到家了。坏得把大伙儿都吓住了。我告诉你他是什么玩意儿吧，他的心是贼的心，是杀人犯的心。你以为他一死就改变了吗？他不！他的尸体躺在几百英寻的水下，但他还是他……待在北纬八度二十分。”

他挑战似地哼着。我无可奈何地注意到在他发火的时候风变小了。

“我本该把这王八蛋象狗一样扔到海里去。只不过是由于海员们……还给一条这样的畜生念葬礼祷文，真没想到！……什么‘我们永别了的兄弟’呀……我差点没笑出声来。他就是受不了笑。我想我是唯一一个曾经站出来笑他的人。他一病，可怕的就是……兄弟……兄弟……永别了………很快就该管鲨鱼叫兄弟了。”

风突然停了，湿帆又沉甸甸地贴在桅杆上。死寂这一符咒又把我们镇住了。看来我们无路可逃了。

“嗨呀！”伯恩斯先生惊讶地叫道，“又没风了！”

我对他讲话时的态度就好象他是个神志清醒的人。

“十七天来，我们一直处在这种情况之中，伯恩斯先生，”我十分辛酸地说。“一阵风，然后停一停。过一会儿，你准能瞧见它掉转船头，离开航线，一溜烟儿的不知奔到什么魔鬼那儿去了。”

他抓住我的话，“东藏西躲的老魔鬼，”他令人毛骨悚然地尖叫，然后突然大笑，我以前从未听过这种笑声。这是挑衅，是嘲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刺耳嚎叫。我惊慌失措

地连退几步。

立刻后甲板上发出一阵骚乱和一阵绝望的低语，下面的黑暗中有人哀声问道："又是谁发疯了？"

也许他们以为是船长疯了吧！这些可怜的人身体太弱了，说他们"冲"上来就太过分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短得惊人的时间里，全体能走的水手全上到后船楼来了。

我朝他们吼道："是大副。来两个人抓住他……"

我以为只有大打出手这事儿才能完。没想到伯恩斯先生停止尖笑，猛地朝海员们转过身去，喊道：

"啊哈！嘿嘿！你们原来也有舌头！我以为你们都哑巴了呢。那么好——笑！笑——我告诉你们。那么——全体，一、二、三，笑！"

然后是一片肃静，静得连一根针掉到甲板上都能听见。接着传来兰塞姆的平静悦耳的声音：

"我看他是晕过去了——"这一小群人开始蠕动，松了一口气似地低语起来。"我架住了他的胳肢窝，来个人架起他的腿来。"

是的，真的令人松了一口气。他暂时安静了——暂时。他要是再疯狂地尖叫，我可真受不了了，我确信此点。这时，甘布里尔，面容严峻的甘布里尔，给我们用另一种声音进行表演。他开始喊人去替他掌舵。他的声音在茫茫夜色中听上去十分悲怆："到后面来个人呀！我顶不住了。它要直冲出去了，我不能……"

我自己向后冲去，半道遇到一股强风，它鼓满了主帆，发出阵阵呼呼声，与桅杆的低声呜咽交相掩映。甘布里尔的耳朵早就远远地听到这阵风在向船逼进了。我到得正好，一把抓住了舵轮，而紧跟着我的"法国佬"抱住了倒下去的甘布里尔。"法国

佬”把他拖开，让他就地躺下，然后走上前来替我。他镇静地问我：

“我怎么掌舵，先生？”

“暂时先别动它。我马上给你拿灯来。”

正往前走的时候，我碰上兰塞姆拿着备用罗盘灯走过来。这个人关心一切，照料一切，他所到之处总是给人们以莫大安慰。我们错身的时候，他安慰我说，星星出来了。真的，海风正在涤荡着墨黑的天空，冲破大海的懒懒的宁静。

许多天来，我们似乎一直象被符咒一样的可怕寂静禁锢着，现在寂静被冲破了。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让自己倒在天窗旁的椅子上。海中涌起一列泡沫迸溅的，低低的浅白色波涛，这是好久、好久以来的第一次。如果我心中不是埋藏着负疚感，我是会三呼万岁的。兰塞姆站在我面前。

“大副怎么样了，还神志不清吗？”我焦急地问。

“哦，先生——这真怪，”兰塞姆显然困惑不解，“他一句话不说，闭着眼睛。可是依我看他不是在干别的，而是在睡大觉。”

我认为没比这消息更叫人放心，叫人舒坦的了。不管是昏迷不醒还是蒙头大睡，大副总算暂时不用操心了。兰塞姆突然说：

“我想你得穿上外衣，先生。”

“是的，”我叹了口气。

但我没有动。我想我需要的是一套新的四肢。我的胳膊腿动弹不得了，累坏了，甚至连疼觉都消失了。但兰塞姆拿来了外衣，我还是站了起来穿上了。他建议最好现在把甘布里尔“带到前面来”。我说：

“好的。我来帮你把他弄到主甲板上来。”

我发现我还能帮他一把。我们两人架起甘布里尔，一路上甘布里尔象个男子汉一样总想自己走两步，但他不断地可怜巴巴地请求：

“咱们到了梯子的时候你们不会放手吧？咱们到了梯子的时候你们不会放手吧？”

风渐渐大起来了，吹动着我们的头发。破晓时分，通过精心调舵，前帆桁自己与龙骨成了直角（此时水面平静），于是我们进而收紧帆索。夜间曾有四个人与我一道工作，现在我只能看见两个，我没问另外两个人的下落。他们垮了，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现象。

在船的前面干活花了我们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和我一起干活的两个水手行动极为缓慢，又频频休息。一个水手说：“船上每一件倒霉的东西都比原来重了一百倍。”这是船上第一声埋怨。如果没有兰塞姆，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静静地和我们一起工作，唇上挂着一丝僵硬的微笑。我不断低声告诫他：“慢慢来，沉住气，兰塞姆。”他用眼扫我一下作为回答。

在我们把一切都弄牢靠以后他就消失在厨房里了。过了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透过敞开的舱门看见他直挺挺地坐在小箱上，头仰靠在舱壁上。他的眼睛闭着，一双灵巧的手拉开薄薄的布衬衣，露出了肌肉发达的胸膛，这胸膛随着痛苦艰难的呼吸一起一伏，令人看了怪难受的，他没听见我的声音。

我悄悄地退下，直奔船楼去接替“法国佬”，这时他已经显得非常难受。他郑重其事地把舵盘交给我，然后拚命想昂首阔步地走开，但还没走出我的视线就一连两个趔趄。

这样，后船楼里只剩我一个人驾船了。船儿乘风破浪，上下

起伏，甚至有点儿猛烈颠簸。一会儿，兰塞姆拿着一个盘子出现在我面前。一看见食物，我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坐在后栏杆上吃早饭，兰塞姆替我掌着舵。

"这阵风看来把大伙都吹倒了，"他咕哝道。"它把他们都撂倒了，统统撂倒了。"

"是吗，"我说。"我想你和我是船上仅有的健康人。"

"'法国佬'说他还有点劲儿，我不知道。他也不会有多少劲儿了，"兰塞姆接着说，脸上又浮起那沉思的微笑。"这个小个子可真不错。不过，先生，如果近岸的时候风转向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接近陆地以后风突然转向，那么不是船搁浅，就是桅杆折断，甚至二者兼而有之。可有什么法子呢？船现在带着我们跑，我们只能转转舵而已。这是一艘没有船员的船。"

"是的，全都倒下了，"兰塞姆静静地重复。"我常到前面去看他们，但我所能做的实在微不足道。"

"我、船和全体船员都感激你，兰塞姆，"我热情洋溢地说。

他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只是静静地掌舵，直到我替换他。他放开舵盘，拿起托盘，在走开前告诉我伯恩斯先生醒了，并且似乎想上甲板来。

"我没法阻止他上来，先生。我不能老在下面待着。"

很明显，他不能老待在下面。伯恩斯先生穿着件肥大的外衣费尽千辛万苦才爬到了上面。我看见他不由得吓了一大跳。我现在正在驾驶这艘载满垂死水手的狂奔的帆船，如果他再在一旁胡言乱语，臭骂一个死人的阴谋，那可就要糟了。

但他的最初几句话的内容和声调都合情合理。显然，他不记得夜里的事了。即使记得他也假装忘了。他话讲得很少。他

坐在天窗上，起初显得气息奄奄，但这强风，这使得我的最后几个海员望风披靡的强风，居然一阵一阵地向他身体里注入新鲜的活力。他一步步的好转真是历历在目。

为了检验他神志是否清醒，我有意提起已故船长。我很高兴地发现伯恩斯先生对这个话题已经不再感到过分兴趣了。他又怀着宿怨幸灾乐祸地重弹了有关那蛮横恶棍劣迹的老调，然后出人意料地总结说：

“我确信，先生，在他死以前一、两年，他的脑子就全坏了。”

惊人的痊愈。我得全神贯注地掌舵，否则我一定要好好夸他一下。

与他前几天的绝望的衰弱相比，他恢复的速度简直令人目眩。船头扬起两道泡沫迸溅的水波，风儿奏出强烈的旋律，在其他情况下，此景此声对我就是欢乐生活的象征。每当高悬的主帆开始劈啪作响，片片饱绽得要在索眼里撕开时，伯恩斯先生就会理解地看看我。

“你看我该怎么办呢，伯恩斯先生？我们卷帆也不行，张帆也不行。我只希望这帆会吹成碎片，自己完蛋。这讨厌的喧嚣声都把我搞糊涂了。”

伯恩斯先生绞着自己的手，突然喊道：

“没有水手干活，你怎么把船开进港呢，先生？”

我无言以对。

嗯——四十小时以后这问题居然解决了。靠了伯恩斯先生怪笑里的祓除妖魔的力量，恶鬼被镇住了，凶恶的符咒被破除了，诅咒被解除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仁慈有力的上苍的手中。船载着我们继续乘风破浪……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黑沉沉、刮着风、星光闪烁的最后一

夜。我掌舵，伯恩斯先生在我向他庄严保证一有新情况就踢他一脚以后老老实实地躺在罗盘柜旁的甲板上睡着了。大病初愈的人需要睡觉。兰塞姆背靠着后桅，腿上盖着一条毯子，一直保持着绝对缄默，但我深知他一分钟也没有合眼。"法国佬"，这洋洋自得的象征，还在幻想自己"还有点劲儿"，坚持要参加到我们中来，但考虑到纪律，他尽量躺到后船楼的前部，靠着桶架。

我掌着舵，但太疲倦了，以致不能发愁，不能进行连贯的思考了。我的心头时而涌起一阵辛酸的喜悦，时而又猛地下沉，因为我想到在黑魆魆的甲板的另一头，船首楼里挤满在热病中挣扎的海员，他们的有些人已到了垂死的地步。这是我的错。可现在没工夫去想这些，没工夫去追悔，我得掌舵。

过了午夜，风小了，后来全停了。五点左右风又来了，非常轻柔，正好送我们上锚地。破晓时，伯恩斯先生正襟危坐，把绳索绕在后栏杆上，瘦骨嶙峋的苍白的双手从外衣深处掌着舵。而兰塞姆和我跑过甲板，到船尾尖部去放下全部帆和帆索，然后又跑到船首楼前去。我们忙着准备抛锚，由于劳累和精神紧张，我们都大汗淋漓。当我们肩并肩干活的时候，我不敢看兰塞姆。我们只交换着简单的话语；我可以听见兰塞姆的喘息声就在耳旁，但我尽量不向他那个方向看，生怕看见他力竭倒毙。他为什么这样用尽全力呢？当然是为了某种明确的理想。

他的完美无缺的海员素质全部发挥出来了。他用不着别人指挥，他知道该怎么办。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他的始终如一的英雄主义的表现。我这样盯着一个昂扬奋发的人是不合适的。

最后，一切就绪，我听见他说"我是不是该下去开压缩器，先生？"

"好，"我说，甚至在这时也没有瞥他一眼。过了一会儿，他

的声音从主甲板传了上来：

“先生，绞盘准备好了，你看什么时候抛锚好？”

我做手势让伯恩斯先生转舵，使船背风，然后我把两个锚一先一后抛下，让锚链尽量拖长一点。两个锚都在船停以前吃上了劲。帆松弛了，头顶上帆的鼓噪喧嚣终于停了下来。船又回复到了一片寂静之中。我站在船头，骤然而来的安静使我一阵晕眩。我听见前船楼传来生病海员的一两声呻吟和断断续续的谵语。

因为我们在后桅上悬挂了请求医药帮助的标志，所以船还没有停稳，从好儿只一齐驶到的军舰上就开来了三艘汽艇，起码有五个海军军医登上了船。他们挤作一团，在空空荡荡的主甲板上看来看去，又朝上面船楼里看——可还是一个人也没瞧见。

我——一个孤孤单单、身着蓝灰两色条纹睡衣、头戴用管土[1]涂白的软木头盔的家伙——向他们走去。他们显然对我厌恶极了。他们以为船上有外科病人，所以每人拿了一套开刀器械。但不一会儿，他们就克服了那点失望情绪。不到五分钟，一条汽船飞速驶向岸边，去叫大船和医院里的人来运送船员。一条汽艇驶回军舰叫来一些水兵帮我收帆。

一个军医留在船上，他从前船楼里冷冰冰地走出来。他注意到我的探询的目光。

“那边没有死人，我可以告诉你，”他审慎地说，然后又以惊异的口吻加了一句：“全体海员一个没死！”

“他们情况很糟吗？”

“很糟，”他说，眼睛在船上扫来扫去。“天呀！那是什么？”

“那是，”我向后看了一眼，“那是伯恩斯先生，我的大副。”

---

① 管土又称烟斗土，是用以制烟斗或擦白器皿的上等白粘土。

伯恩斯先生的七分象鬼 三分象人的脑袋颤颤巍巍地顶在麻秆似的瘦脖子上正在点动着，任何人看了这副样子都要惊叫起来。军医问道：

“他也去医院吗？”

“啾，不，”我诙谐地说，“伯恩斯先生不能上岸，除非主桅杆象人一样会走路。我为他感到骄傲。他是我手下唯一的一位已经复原了的人。”

“你有点……”医生盯着我说。但我愤怒地打断了他

“我没病。”

“不……我是说你有点怪里怪气的。”

“嗯，你瞧，我在甲板上待了十七天。”

“十七天！……但你肯定睡过觉。”

“我想我大概睡过觉，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在过去四十小时里没睡过觉。”

“唷！……你准备立刻上岸，是不是？”

“我要赶紧上岸，我在岸上有的是事呢。”

军医在我们谈话时一直拉着我的手，听到这话，他放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飞快地写了点什么，然后撕下一张递给我。

“我建议你上岸后照这个方子抓药。除非我犯了大错，我看你今天晚上就需要这药。”

“什么药？”我怀疑地问。

“安眠药，”军医简单地回答，说完就兴趣盎然地朝伯恩斯先生走去，和他交谈起来。

我到下面去换衣服准备上岸，兰塞姆跟我下去。他请我原谅他，同时还表示希望我允许他上岸并付清他的工资，他要辞职

不干了。

我惊诧地看着他，他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你不是要离开这船吧！”我叫道。

“我正是要离开它，先生。我想离开这里，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医院可以使我安静。”

“但是，兰塞姆，”我打断他的话，“我不愿离开你。”

“我必须走，”他又打断我的话。“我有离开的权利！”他透不过气来，露出非常坚决的表情。一刹那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在这个人的高尚品质和温和举止后面，我看见了难言的隐衷。他能活下来——虽然活得十分艰辛朝不保夕——对他来说是一种恩惠，他为此忧心忡忡、担惊受怕。

“当然，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付清你的工资让你走，”我赶紧说。“但我必须请你在船上待到今天下午。我不能让伯恩斯先生一个人在船上待好几个小时。”

他立刻软下来，用他那自然的愉快嗓音微笑着请我放心，说他明白这个。

回到甲板上，我看见运走海员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一段生活的最后考验来到了，这次航行锻炼了我的性格，我变得成熟了——尽管我自己不知道。

这情景是可怕的。海员们一个一个地从我面前经过——他们仿佛都在对我进行无声的谴责，以致我感到无地自容。可怜的“法国佬”突然被抬了下来，他失去了知觉，滑稽的面孔红得吓人，似乎浮肿了起来，他的呼吸仿佛是在打呼噜。他比以前更象潘趣先生了，一个醉得一塌糊涂的潘趣先生。

严峻的甘布里尔则正相反，近来他大有好转。他一定要自己走到栏杆旁——当然两侧有人扶着。但越过船舷的时候，他突

然惊慌失措起来，开始可怜巴巴地哭叫：

“船长，别让他们把我扔下去！别让他们把我扔下去，船长！”我大声向他喊，尽量安慰他：“没事儿，甘布里尔。他们不会的！他们不会的！”

这真好笑极了，甲板上的水兵们不禁哑然失笑，甚至兰塞姆（他正在船头帮忙）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一瞬间也明显了许多。

我乘汽艇上岸去，回过头来看见伯恩斯先生站在船尾栏杆旁，身上还穿着那件肥大的羊毛外衣。强烈的日光勾勒出他不可思议的怪诞身影。他好象一个精心制作的可怕的稻草人，竖在死亡之船的后船楼上，吓走来吃尸体的海鸟。

城里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经历，人人都对我们非常友好。航海办公室让我免缴入港税。正巧有一艘船失事了，船员都待在“海员之家”里，我招募多少水手都没有困难。但当我要见一下艾利斯船长时，人家为我的消息不灵通感到遗憾。原来，我离开港口后三个星期，我们的代理海神就退休回家领养老金去了。这样，我想，除了日常事务，让我当船长是他公务生涯里作出的最后一项任命。

登岸后，我觉得很奇怪，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副走路蹦蹦跳跳、目光炯炯、朝气蓬勃的样子，这使我印象很深。当然，在这些人中间我遇到了吉尔斯船长，要是碰不上他倒是怪事，上岸后在城里的商业区长时间散步是他每天早晨的例行公事。

我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金怀表链在他胸前闪闪发光。他本人就放射仁慈的光辉。

“我听说什么了？”握过手后，他象个“好大叔”那样微笑着问，“从曼谷到这儿用了二十一天？”

“你就听说这些？”我说。“我请你一起去吃午饭。我让你确

切知道你给我领到什么路上去了。”

他迟疑了足有一分钟之久。

“好——我去，”他终于屈尊同意了。

我们走进旅馆。我惊讶地发现我胃口还真不赖。桌子收拾干净以后，我一五一十地向吉尔斯船长讲述了我当上船长以后的经历，谈到业务方面，也谈到感情方面，而他则耐心地抽着我给他的雪茄烟。

然后他聪明地说：

“现在你一定感到愉快的疲倦。”

“不，”我说，“不疲倦。让我告诉你，吉尔斯船长，我是怎么感觉的。我觉得自己老了，我一定真是老了。在我看来，你们岸上的人都是一群蹦蹦跳跳的年轻人，不知世上还有忧虑二字。”

他没有微笑，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派头，教人受不了，他说：

“这种感觉会过去的，但你确实见老了——这是事实。”

“啊哈！”我说。

“不！不！人做什么事都不应该过分，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快不慢的生活节奏，”我执拗地喃喃自语，“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保持的。”

“如果你能保持这种节奏，你现在会很高兴的，”他驳斥我，又露出那洞察秋毫的神态。“此外还有：一个人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逆境，自己的错误，自己的意识，等等等等。为什么——因为除了这些，你还能同什么进行斗争呢？”

我沉默不语。我不知道他在我的脸上看到了什么，他突然问我：

“怎么了——你没有胆怯吧？”

“天知道，吉尔斯船长，”我严肃地回答。

“没关系，”他平静地说，“你很快就会学到怎样才能做到不再胆怯。一个人应该学会一切事情——但是许多年轻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哦，我不再是年轻人了。”

“是的，”他承认。“你很快就要走吗？”

“我马上上船去，”我说。“我先拉起一只锚，新水手一上船我就把另一只拉起一半，明天一早我就出发。”

“是吗？”吉尔斯船长哼了一声表示赞同。“该这么办，你可真不含糊。”

“你以为我会怎么着？在陆上歇一星期吗？”我说，他说话的语调使我很恼火。“在船到印度洋以前，我是不会休息的，到了印度洋也不会休息多少的。”

他闷闷地抽烟，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是的，理应如此，”他说话时仿佛在深思。一道沉重的帷幕升起了，露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吉尔斯船长。但这幕仅仅升起一会儿，只够他补充一句：“在任何人的一生中，休息都是又少又珍贵的。最好不要去想它。”

在我们的往来中，现在他第一次使我对他感兴趣，但我们站起身来，在街头热烈握手，然后分道扬镳了。

回到船上，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兰塞姆，他在后甲板，坐在捆得整整齐齐的航海用箱上。

我打了个手势，让他跟我到休息室去，我坐下为他向一位我在岸上认识的人写一封推荐信。

写完以后，我把信推过桌子。“你出院后也许有点用处。”

他拿起信来装到口袋里。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但又

什么也没看。他的脸容焦虑而坚定。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问。

“我感觉不错，先生,”他生硬地回答，“但我担心它会出事……”一刹那间，那若有所思的微笑又浮现在他的嘴角，“我——我很担心我的心脏,先生。”

我向他伸出手去。他没有看我，眼神十分紧张。他象一个在倾听警钟的人。

“你不握手吗,兰塞姆?”我轻轻地说。

他叫了一声，脸上微微一红，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然后,他走了出去,只剩我一个人留在舱里。我听到他谨慎的脚步声回荡在升降梯里,一步又一步,声音里充满了生死存亡关头的恐惧,惟恐触怒潜伏在他多舛的命途中的敌人,那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兰塞姆命中注定要把它带在自己那忠诚的胸膛之中。

赵启光译